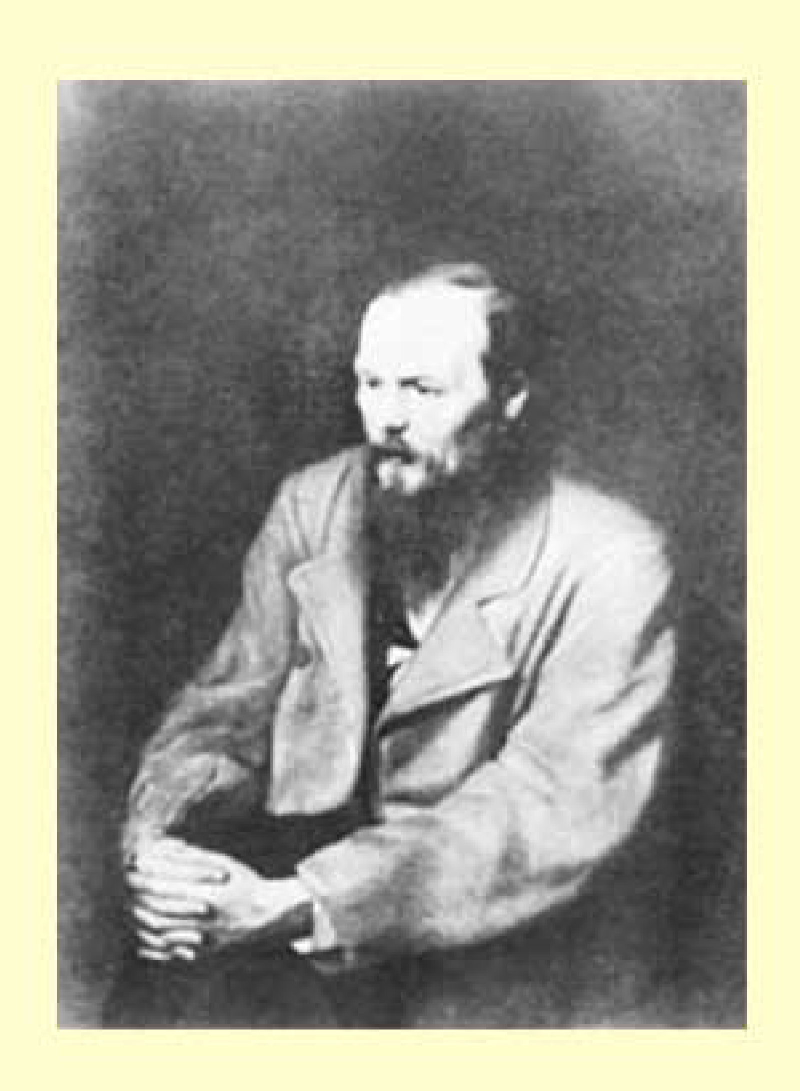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　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　　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曹明慧　译

前　言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也是在思想和创作中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矛盾的作家。他与列夫·托尔斯泰并肩站在俄罗斯国土上,以其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为世界文学史书写了不可或缺的篇章。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写成于一八六八年。《白痴》反映了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资产阶级日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图景,并表现了作者的理想。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精神。梅什金公爵纯洁善良,对不平等的社会怀着强烈的不满,向往着人人平等、友爱的世界,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绝对美好的人物”,几乎是一位“再世基督”。可是,当他走进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时,却无力拯救世间的不幸,洗刷人世的罪恶,这样的理想只能彻头彻尾的失败。理想人物成了“白痴”,这正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矛盾。

纳斯塔西娅是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她出身贵族,父母双亡,聪慧美丽,却被收养她的贵族托茨基占有。后来,托茨基为了抛弃她另娶富家小姐,私下欲达成一笔肮脏的交易,纳斯塔西娅将收买自己的十万元巨款投入熊熊火炉中,表示了对金钱的蔑视。她深爱公爵,却又认为自己是“堕落的女人”,不忍玷污公爵。纳斯塔西娅最终被杀,她的悲惨命运是对虚伪、堕落、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控诉。

尽管《白痴》存在着一些缺陷,但这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思想的真实体现。《白痴》在艺术、思想上都无愧于称作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读者中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一九九八年八月

第 一 部

一

这是十一月末，一个并不十分寒冷的日子，一列火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从彼得堡——华沙铁路线上，全速向彼得堡驶近。由于这里的天气既潮又多雾，天好不容易才亮了起来。可是，车厢窗外，铁路两边，十步远的距离内，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一片雾蒙蒙的。有的旅客是从国外回来的，附近的地位不高的人和做小买卖的商人都挤在三等车厢里，所以，这种车厢坐得比较满。经过一夜的旅途，所有人都感到十分疲倦，眼皮变得很沉重，大家都冻坏了，脸色像浓雾的颜色一样，发黄而没有血色。

一节三等车厢的窗口旁，从天刚刚亮的时候，就面对面坐着两位年轻的旅客。他们相貌英俊，衣着得体讲究，几乎什么行李都没带，而且，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彼此交谈。如果其中一个了解到对方此时在哪些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惊讶万分，因为机会如此奇妙地安排他们面对面坐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线上的这节三等车厢里。其中的一位大约二十七岁，个子不算高，一头鬈发近似黑色，灰色的眼睛虽然很小却十分有神，鼻子又宽又扁，脸庞的颧骨较大。他的薄嘴唇经常透出一种不知廉耻的、讽刺的、乃至恶毒的笑容；但他那个高高的、漂亮的前额，掩饰了他那不好看的脸下部的缺陷。最显眼的是这张脸上的苍白，像死人一样，尽管他有强健的体魄，但是苍白的脸色使他看起来疲倦极了。但此时此刻，与他粗俗、无礼的笑容和锐利、得意的眼光很不相称的是他脸上那令人不安的激动的神情。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肥大的黑色呢面的羊羔皮衣，很暖和，夜里一点没受冻；但他的邻座由于没有对俄罗斯十一月潮湿阴冷的夜晚做好准备，所以被冻得全身颤抖，饱尝了寒夜的撼人之处。和遥远的异国，比如瑞士或者意大利北部，旅客在冬天里常穿的斗篷一

样，他穿了一件有着很大风帽的宽大的无袖斗篷，当然，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路程——从艾德库宁到彼得堡。这种斗篷在意大利有用而且很令人满意，在俄罗斯却很不适用了。这个穿斗篷的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个子中上等，头发的颜色很浅却非常浓密，近乎全白的胡须稀落地长在他微微塌凹的脸颊上。他的眼睛很大、很蓝、很专注，但却有一种宁静的、抑郁的、奇怪的神情从目光中流露出来。根据这种神情，有的人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人。可是，这个年轻人的脸庞秀气而清癯，是很惹人喜爱的，但是却没有血色，此时，已经被冻得发青了。他手里抱着一个用褪了色的旧绸布包着的小包袱，他的全部行李也许就在这个小包袱里了。他脚穿一双厚底鞋，带着鞋罩。他的穿着打扮都不是俄罗斯式的。长着满头黑发的、穿羊皮衣的邻座把一切尽收眼底，一丝讥讽的微笑现了出来；有的时候，别人失败时，很多人就会这样没有礼貌地、冷漠地在一旁嘲笑。另外，因为他闲得无事可做，他开口问道：

“冷吗？”

说完，他把肩耸了一耸。

“很冷，况且，您看，这还不算是冷的天气呢，要是碰上严寒的天气，该如何是好？我没料到，这儿会如此的寒冷，我都不习惯了。”邻座的年轻人回答得十分热情。

“来自国外，是吗？”

“对！打瑞士来。”

“呦！我说呢！……”

黑头发的年轻人吹了一声口哨，哈哈大笑。

他们聊了起来。穿瑞士斗篷的浅色鬈发的年轻人，回答了那位穿羊皮衣的黑脸的年轻人的所有问题，很热情，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很随便、很无聊、很不合适，但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这态度颇令人吃惊。他的回答表明，他已经出国有四年多了，他是因为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性毛病而去国外的，这种病有点像癫痫或者

舞蹈病，发作时会全身抽搐打颤。黑脸的年轻人在听话时，好几次暗暗发笑。于是他问："现在如何，病好了吗？"浅色鬈发的人说："还是没有治好。"这时，黑脸人笑得更厉害了。

"嘿！一定白白地花了很多钱吧？可是我们这儿的人却偏偏相信他们。"黑脸人讽刺道。

"确实如此！"一个坐在旁边的旅客插话进来。他穿得很不体面，大概是一个久居官场却不得意的小官，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强壮的身体，长着红鼻子和满脸的粉刺，"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俄罗斯的钱财就是这样被他们毫不费力弄去的！"

"哦，其实我的这件事，你们说得不对，"在瑞士治病的这个人，低沉地、平静地说，"当然，由于我并没有全面地了解情况，所以我并不想辩驳什么。可是给我治病的大夫不仅为我回国的路费倾囊而出，而且他几乎养活了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替您付钱？"黑脸的年轻人问。

"是这样的。原来养活我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给我的一门远亲——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写了一封信，可是还没有回信，我不得不这样回来了。"

"你往哪儿去呢？"

"是说我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吗？……我实在是不知道，真的，……这样……"

"还没有决定下来吗？"

那俩人听着，不禁又哈哈笑起来。

"这个小包里大概就是你所有的财物吧？"黑脸年轻人问。

"肯定是这样，我打赌，"那个红鼻子的小官员洋洋得意地说，"除了这个小包，行李车里，一定没有您的其他行李了，贫穷并不是罪过，我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浅发的年轻人立即毫不掩饰地承认了。

"这个小包袱对您来说总是有点儿作用的，"两个人笑了一

通(更有趣的是,这个小包袱的所有者,被他们的笑模样逗得自己也笑了起来,他们见此更是乐得不能言表),小官员又接着说:“即使可以打赌,只要瞧一眼您外国鞋上的那双鞋罩,我可以认定:您的小包里不会有拿破仑金币[1],也不会有腓特烈金币[2],而且连荷兰黑头[3] 也没有……不过……假如小包被加上像叶潘钦将军夫人——您所说的那门女亲戚,那么这个小包可就绝非一般了。当然,这是以我们认为您没有幻想并且未搞错,叶潘钦将军夫人真的是您的亲戚为前提……有些时候,人……因为过于丰富的想像力,免不了就会犯这种毛病。”

“噢,您又猜测对了,”浅发的年轻人回答道,“我的确差一点就弄错了。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很远,她差不多不是我的亲戚,甚至我没收到回信也毫不惊讶,真的,这不出我所料。”

“白白地付了邮费,嗯……不论如何,您的忠厚诚实是值得称颂的!嗯……因为叶潘钦将军是社会名人,所以我们知道;我还知道那位供养您的已去世的瑞士医生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这位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由于他们俩是堂兄弟,他的兄弟仍在克里米亚,已故的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其实在社交界受人尊敬,而且在当时拥有农奴四千……”

“是这样的,他的确叫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说完,就十分仔细地、新奇地打量了这位无事不晓的红鼻子先生一番。

有些时候,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里,这种无所不晓的先生屡见不鲜;他们没有什么不知道。当代的思想家们也许会说,由于他们没有较为紧要的人生观和生活乐趣,所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能力,以及他们的不安分的好奇心都被无法遏止地投入到

---

① 破仑金币:法国金币。

② 腓特烈金币:德国金币。

③ 荷兰黑头:一种价值三卢布的俄国金币,因其外形颇似过去在彼得堡铸造的荷兰金币,故名。

某一个方面。但是，“无所不知”这句话是有一个范围来限制的：某人在何处任职，认识谁，当过什么地区的省长，妻子是谁，拥有多少财产，陪嫁是多少，表兄弟是谁，堂兄弟又是谁，等等这些类似的事情。这些万事通先生们每个月只有十七卢布的薪水，大多穿的衣服的肘部早已磨破。他们所了解所掌握内情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猜测出来，驱使他们的是什么动机。同时，因为他们获得自尊，乃至一种心灵的满足，所以其中许多人对这种差不多相当于整门科学的知识感到欣喜和安慰。而且这也是一门很吸引人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我见过许多文人墨客、政治活动家都找到了个人的极度安适的目标，以至于借助这种方法取得功名。黑脸的年轻人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一会儿打呵欠，一会儿没有目的地向窗外望望，急切地等待旅程结束的到来；他好像有点漫不经心，或者说非常漫不经心，差不多是焦虑急躁，从而显得莫名其妙；时而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时而他笑了起来，可是又无法解释他笑的原因。

“您贵姓？……”忽然，满脸粉刺的先生向拎着包袱、浅发的年轻人问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浅发青年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清楚，连听都没听过，”小官员想了想说，“当然，我所指的不是姓氏，历史上确有此姓，应该能在卡拉姆津的历史书中找到，我所指的是人本身，梅什金公爵家族中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根本遇不到的，甚至可以说销声匿迹。”

“哦，当然如此！”公爵马上答道，“除了我，梅什金公爵家族就没有人了。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位似乎就是我。说起来，我的祖辈、父辈都是些小地主，可是，士官生出身的父亲却任过陆军少尉的职务。至于，叶潘钦将军夫人是如何产生于梅什金公爵的女儿们中的，我也不清楚。不过，她也可以说是我那个家族中的最

后一位女人啦……”

“嘻嘻嘻！我那个家族的最后一位女人[①]！哈哈！您说得可真好。”小官员笑嘻嘻地说。

黑脸的年轻人也轻轻地笑了。没想到他居然能讲出这样语义双关的不雅的话，浅发青年有些惊讶。

“你们要明白，我并不是有心这样说的。”终于，他在吃惊过后说明道。

“那是，那是，您这个人呀。”小官员很高兴地表示赞同。

“在国外，公爵，您一定向那位教授学了很多知识吧？”突然，黑脸年轻人问。

“对……学过……”

“我一向什么知识都不学。”

“我也只是学了一些很肤浅的知识而已，”公爵很抱歉地补充说，“他们认为由于我的病，所以不能全面教育。”

“罗戈任家，您知道吗？”黑脸青年急冲冲地问。

“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俄罗斯，我知道的人寥寥无几。您是罗戈任？”

“对，我就是罗戈任，帕尔芬是我的名字。”

“帕尔芬？该不会是那个罗戈任……”小官员很严肃地说。

“不错，是它，是那家。”黑脸年青人生硬地、厌烦地一下子把他的话打断。他始终只跟公爵一个人谈话，根本没有和那个小官员说话。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官员目瞪口呆，以至于差点瞪出了两只眼珠，一种崇敬、讨好、惊慌的神态马上浮现在他的脸上，“刚去世一个月，留下差不多二百五十万家产的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家少爷就是您吗？”

① 此句原文俄语也可译为“就某一方面说最坏的女人”。因此下文有“语义双关”的说法。

“他留下了二百五十万家产，您是如何知道的？”黑脸青年这回眼皮都未抬，就打住了小官员的话，“看看吧！（他用眼光告诉公爵，他指的是小官员），这样谄媚讨好，有什么益处？家父去世的确不假。我一个月后才从普斯科夫回家奔丧，穷得差点连靴子都穿不上！我的混蛋兄长和我母亲，没有一个寄钱给我，也没有一个把这条消息告诉我！好像在对待一条狗一样！在普斯科夫，我得病发高烧，足足躺了一个月！……”

“即使保守点说，您如今也能获得一百万呀！天哪！上帝啊！”小官员双手在空中一拍道。

“这与他无关，真是岂有此理！”罗戈任恼火地、凶恶地冲他点了下脑袋，“即使你在我面前倒立着走个来回，一个戈比我都不会给你！”

“我会这样做的，一定。”

“滚吧！即使你在我面前连续跳一星期的舞[1]，我还是不会给你一个子！”

“不给也罢，你不必给。我一定要跳这个舞。抛开妻子儿女，我也偏要在你面前跳舞，偏要取悦您，谄媚您！”

“呸，去你的！”黑脸青年啐了他一口，“我在五周前，同您差不多，”他对公爵说，“背着小包袱逃离父亲去普斯科夫投奔嫂子，由于患热病，我病倒在那儿，在我远离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去世了。死因是突然中风。希望死去的人千古！那会儿，他几乎把我打死！公爵，相信我，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跑得不快，我肯定会被打死。”

“他因为什么事生您的气了？”公爵把话题接了过来。一种强烈的好奇使他打量这位穿羊皮衣的富翁，这位青年本身和获遗产这件事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但此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使公爵更吃惊、更感兴趣。何况，罗戈任莫名其妙地很高兴和公爵谈话，尽

---

① 俄成语，“谄媚拍马取悦他人”。

管交谈是他所要求的，好像这不是他精神的需求，而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好像不是坦诚厚道，而是随随便便，是因为内心忧虑，躁动不安，所以仅仅是看着谈话者，胡乱聊起话题。看起来，现在，他不是有热病，就是发着疟疾。再说那个小官员，粘在罗戈任身旁，不敢喘一口大气，像那是金口玉言一样，仔细地聆听、品味罗戈任的每句话。

“或许，父亲发脾气是对的，”罗戈任答道，“对年老的母亲，我无话可说，把我害得最惨的是我哥哥。由于上了年岁的母亲，整天跟老太婆坐着聊天，或者读读经文诵集，一切决定权都由谢恩卡哥哥把握，那时，他怎么不告诉我呢？我很清楚！那时，我的确是昏睡不醒，据说，也曾有电报发来。但它是给嫂子的，三十年来，她一直寡居那个地方，整天同一些疯疯癫癫的修士混在一起。虽然她不是修女，可又比修女还像修女。她被电报吓呆了，没有拆开，就送给警察局，它如今仍在警察局。把所有事情告诉我的是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他帮了我很多忙。哥哥在一天夜里，把铸金的流苏从罩在棺材上的锦缎上剪了下来，还说这些流苏值很多钱！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就会因为这件事去西伯利亚，这是对神灵的不敬。咳，你这混蛋！”他对小官吏喝道，“按法律所说的，这是对神灵的不敬吗？”

“是对神灵的不敬！对神灵的不敬！”小官吏马上赞同。

“因为这种行为是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吗？”

“要流放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该马上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们仍旧认为我还在生病，”罗戈任接着对公爵说，“可是我拖着生病的身子，没有说一句话，坐上火车，悄悄地回来了。请打开门吧！我的哥哥——谢苗·谢苗内奇[1]。我很清楚，他向去世的父亲，讲了许多坏话。那时，父亲的确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恼怒于我，好汉做事，敢做敢当，我也有不对之处。”

---

① 谢苗·谢苗内奇：即谢恩卡。恩卡是谢苗的昵称。

“是由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小官员一边琢磨着，一边奉承道。

“你不会知晓的！”罗戈任厌烦地怒叱道。

“我的确知晓。”他极其得意地回答，像打了胜仗一样。

“看啊！有许多人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真是不知羞耻的混蛋！哼！我很明白，一定会有这种家伙来粘缠的！”他又跟公爵说。

“但，我或许真的知道！”小官吏迫不及待地说，“列别杰夫全知道！你斥责我也罢了，如果我可证实一切，您该怎样呢？正是为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个人，您父亲要用荆杖教训您。巴拉什科娃是她的姓，她可称得上是名门淑女，也称得上公爵小姐，她只跟一个姓托茨基，名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人有来往，因为他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同时担任许多公司和集团的股东，所以和叶潘钦将军的交情很深……”

“嗬，你还挺有本事！”至此，罗戈任才大吃一惊，“嘿，真是见鬼了，他确实知道。”

“当然知道，列别杰夫无所不知。先生，实话跟您说，曾经有两个月，在他父亲死后，我是阿列克萨什卡·利哈乔夫的随从，所以我了解一切，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以至后来，如果没有我，他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现在，在债务监狱里，他正坐牢。正是那个时期，我不仅知道了阿尔曼斯、科拉利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且了解了许多的事情。”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是说她跟利哈乔夫……”罗戈任气得嘴唇发白，全身打颤，同时，他狠狠地瞪着小官员。

“没—没什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突然之间，小官员明白了，连忙补充道：“我是说，花了很多钱，利哈乔夫仍没有得到她！要知道，她跟阿尔曼斯不一样，她只爱托茨基。夜晚去圣彼得堡大剧院或米哈伊洛夫剧院，她总是在自己的包厢里坐着。虽然那些军官彼此之间流传着一些风流韵事的闲话，由于他们没有一

点依据，只能说‘看，那就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仅此罢了；他们没有什么话继续往下说了！所以，真的没有什么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罗戈任皱着眉头，板着面孔进一步确认道，“那时，扎廖热夫也跟我这么说，公爵，我穿着当年父亲穿了三年的旧衣服，在要横穿涅瓦大街时，正好碰到了从商店里走出来的她，她上了马车。顿时，我浑身如火如焚。这时，我又遇到了扎廖热夫，他和我大不相同，很像理发店的伙计，一片单眼镜架在鼻子上，而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我只能穿涂抹了油的布靴，只能吃没有鱼肉的菜汤。他对我说，这是位公爵夫人，你根本配不上她，她姓巴拉什科娃，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托茨基同居；而现在托茨基正想方设法摆脱她，这实在是由于他年纪已经有五十五岁了，却希望能同一位美妙绝伦的彼得堡美女结为夫妻。与此同时，他还说，今天在大剧院上演芭蕾舞时，你还可以见到她，楼下一侧是她的包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肯定会坐在那里。父亲健在时，规定要严厉地惩罚去看芭蕾舞的家人，非打死不可。但我却去看了一个钟头，又见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早，父亲让我卖掉两张五千卢布的债券，交待我说，给安德烈耶夫事务所交七千五百卢布，账目付清后，什么地儿都别去，余下的钱要分毫不差地交还给我；我等你回来。我把债券卖了钱后，并没有到安德烈耶夫事务所去结账，却径直进了一家英国商店，用我所有的钱挑选了一对耳坠，每只坠子上都有一颗与核桃差不多大的钻石，可是还是差四百卢布，我报了我的姓名后，他们才同意赊给我。我拿耳坠找到扎廖热夫，告诉他事情的原委，又接着说：‘来吧，伙计，我们现在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吧。’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我不清楚，也记不清自己的脚下是什么，前后左右又是什么。我们一路来到了她的客厅，她本人接见了我们。当时，我并没有自我介绍，是扎廖热夫说‘这是他——帕尔芬·罗戈任为了纪念昨天偶然的相逢送给您的，请求您收下这份礼物。’她把盒子打

开，瞧了一眼，冷冷地一笑：‘向罗戈任先生表示感谢，感谢您朋友的一番心意。’一转身，她走了。唉，我那时为什么没有自杀呢！之所以我动了死的念头，是因为我回去后，也只有死路一条，让骗子扎廖热夫享尽了风流，自己却丢尽了体面，最让人感到十分委屈。自愧不如的我，默默无语地立在那儿，就那么紧紧地望着他，我个头矮，穿着寒酸得像个仆人。相反，扎廖热夫一头鬈发，而且抹得油光可鉴，脸色健康红润，打着格子领带，打扮符合潮流，再加上他的甜言蜜语，溜须拍马，她一定认为扎廖热夫是我。出了她家，我告诉扎廖热夫：‘你听着，从现在起你不能对她有一点儿胡思乱想，懂吗？’他边笑边说，‘可你向谢苗·帕尔芬内奇如何交待啊？’我甚至宁愿去跳河也不愿意回家，但想到‘结果都是相同的’，就像一个背负千古罪名的人回家去了。”

“哎呀！嗬呦！”小官吏露出一副鬼相，身体哆嗦了起来，“他的先父别说是一万卢布，就是区区十卢布也会把人打入地狱。”他向公爵晃了晃脑袋，顺着他的方向，公爵十分好奇地盯住罗戈任，他的脸色现在更加苍白了。

“打入地狱！”罗戈任又跟着说了一句，“你知道什么？”他接着对公爵说，“父亲不久就了解到一切，更何况，扎廖热夫到处乱说。我被父亲抓住关了起来，整整一个钟头，他都在教训我。他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我会在夜里跟你道别。’你能预料到吗？父亲居然来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又是行礼作揖，又是流泪恳求。最后，她取出盒子，扔给他：‘好吧，送你耳环，请代我向帕尔芬·谢苗诺维奇表示谢意，谢谢他；因为帕尔芬承受如此大的危险送我耳环，它的价值对我来说，已经珍贵了十倍！’此时的我，在母亲的许可下，从谢廖日卡·普罗图申手中借了二十卢布，坐车去了普斯科夫。刚到达，我就得了疟疾，一些老太婆不厌其烦地诵念教堂日历，我醉醺醺地在那儿，然后，把最后的几文钱在几家酒店里花得一干二净。由于我在街上昏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我就发了高烧，而且那个晚上，我还被狗咬了，

费了好大劲，才清醒过来。”

“行了，行了，如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肯定对我们另眼相待的！”小官员笑嘻嘻地揉搓着两手，“先生，一副耳坠对您来说是小事一桩。现在，我们完全能把同样的耳坠送给她……”

“你马上给我滚得远远的，如果你再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胡说八道的话。即使你曾是利哈乔夫的跟班，我也会狠狠地揍死你！”罗戈任一边紧紧地抓着他，一边大声地怒喝。

“想要揍死我，言外之意就是你不会放我走啦！揍吧！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了……看啊，咱们到站了！”

列车的确进入了站台，站台上早有几个人在等罗戈任了。他们朝他大声喊着，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尽管他曾说过，他是自己悄悄回来的。

“噢，扎廖热夫居然也站在那儿！”罗戈任一边嘀咕着，一边望着他们，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而又狰狞的笑。他突然对公爵说：“我非常喜欢你，公爵，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这个时刻碰见你是很巧的事，不幸的是也碰到了他（他向列别杰夫指了一下），可是我却不喜欢他。到我那儿做客吧！公爵，我们能把最棒的貂皮大衣给你穿，可以取下您脚下的这双鞋罩，送你一套制作精良的燕尾服，配上白色或其他颜色的马夹，在你的口袋中装满了钱，接下来……咱们俩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来还是不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接受邀请吧！”列别杰夫装模作样地在一边插嘴道，“喂，一定要接受呀。嗨，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梅什金公爵站了起来，向罗戈任十分谦和地递过手，有礼貌地说：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厚爱，我很高兴去您府上拜访。假如时间允许，我或许今天就会登门拜访。因为，实际上，我同样很喜欢您，尤其是您说到钻石耳坠之时。虽然，在此之前，您的脸色很

晦暗忧愁，我仍旧很喜欢您。我也很感激您要送我的皮大衣和其他衣物，它们的确是我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且，我几乎不名一文。”

“钱是会有的，来吧；到黄昏时，你就会有！”

“会有的，会有的。”小官员又插嘴说，“黄昏，太阳还没落山，一切都会有的！”

“公爵，您必须提前告诉我，你是追女人的好手吗？”

“噢！不！不！……您一定不了解，我天生的毛病，使我压根不能碰女人。”

“如果这是真的，”罗戈任欣喜地说，“您与苦行僧没什么区别。公爵，你这种人是上帝最喜欢的！”

“你这种人是上帝最喜欢的。”小官员附和着。

“小丑，跟我走吧。”罗戈任冲着列别杰夫说；随后，他们都下了车。

列别杰夫的目的终于实现了。一会儿，这群吵吵嚷嚷的人朝着升天大街[①]的方向走远了。公爵却不得不拐到翻砂街去；潮湿的天气使得一切都湿乎乎的；当公爵从行人口中得知他的目的地据此有三俄里的路程时，他决定租一辆车马。

二

在翻砂街附近，接近救主变容教堂的地方就是叶潘钦将军居住的私人住房。除了这幢豪华舒适的房屋之外（其中出租的占了六分之五），在花园街，叶潘钦将军还有一幢给他带来许多收入的大房子。除这两处以外，彼得堡郊区的那个盈利巨大的地产，以及彼得堡县的一个工厂都是叶潘钦将军的家产。无人不

① 升天大街：在圣彼得堡，现名梅奥罗夫大街。

知，叶潘钦将军在过去曾干过包收捐税的差使，如今是几家有名的公司的股东，说话很有分量。他不仅是远近知名的富豪，产业颇丰，而且整日忙忙碌碌，结交达官贵人，在许多方面大显神通。比如说，在他工作的部门里，他可以使自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是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他却是军人出身，毫无疑问，这给他带来了光荣。不过，将军虽然很有才智，却也不能避免一些小小的、合情合理的缺点，而且不希望其他人指出这些弱点；但无论如何不容否认，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举个例子说吧，不乱出风头就是他的一个原则；如果必要，他可以做到礼让三分。正是由于他淳厚老实以及熟知自己的能力才使得人们尊重他。此时，如果那些品评者能了解颇有自知之明的这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某时候究竟在思考些什么，简直是再好不过了。在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方面，他不仅有丰富经验而且亲自躬行，常会显露一些很漂亮的本领；可是他更愿处于乐于听从别人意见的角色，他自己的见解很少表达出来，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忠贞不屈，坚持正义”的人，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甚至是一个老实的俄罗斯人，因为后者，他还干过几件令人发笑的事情，但是将军从未因为这些笑料而灰心丧气；再说，他一直很幸运，即使在打牌方面也不例外，他的赌注总是很大，还把喜欢赌博这个小弱点故意地暴露出来。事实上，它在很多场合中给他带来不少益处，而且他故意夸耀这一点。与他交往的人形形色色，自然至少是“社会名人”之流，但是时间会让一切美好的前程一一实现，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梦想都会渐渐成真。更何况，叶潘钦将军只有五十岁，俗话说的好，这会儿正是经验丰富身体强健之际，不仅不老，甚至还正是风华正茂呢；从这个年龄起，生活才真正开始，健壮的体魄，很棒的气色，牙齿有些发黑却很坚固，身躯矮而壮实，清晨工作时显露出来繁忙操劳的神态，在晚上玩牌或在王亲贵族身旁时表现出来愉快闲适的神态——这一切都会给他现在

和将来的成功助一臂之力，使他拥有一条用玫瑰铺就的辉煌人生路。

将军的家庭像鲜花般娇柔美好。不错，家里并不全是怒放的玫瑰，但将军的兴趣和注意力早已聚集在一些地方，并且在上面集中了自己的最重要的愿望和目标。难道生活中还有什么比父母的目标更重要，更圣洁的吗？不一心恋着家庭，那恋着什么呢？夫人、三位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是家中的成员。在将军当中尉时，他就跟一位差不多与之同龄的女人结婚了。虽然妻子没有娇美的容貌和很高文化的修养，而且只有五十个农奴做嫁妆，但事实上，这些为他以后的幸运、福气奠定了基础。对自己的妻子，他很恭敬，有时有点敬畏她，两种感情交织成一种对夫人的爱；而且，将军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结婚较早而牢骚满腹，也不把年轻、没有心计、头脑不冷静作为自己结婚早的原因。将军夫人是梅什金公爵家族中的一员，名门显贵虽然谈不上，但这个家族却有相当悠远的历史。因为她出身于这一家族，所以自命不凡。那时候，答应关心这位小姐婚姻的人是一个有权有势、可以轻而易举承担保护责任的人物。于是他为这个青年军官打开了园门，并推了他一把；其实不用推，只要递个眼色，也不会徒劳无功的！除去寥寥几次例外，夫妻二人生活得还是和和气气、相敬如宾的。将军夫人之所以在年轻时，就找了几个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作自己的保护人，因为她是名门小姐，又是最后一位女公爵，当然也有她个人的性情因素。后来，由于自己的丈夫既加官晋爵，又发了财，她在这上流贵族社会里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地位。

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是将军的三个女儿，最近几年里，都已成年。毫无疑问，这三位小姐只是叶潘钦家的人，但母亲是公爵出身，陪嫁的数目也很大，而父亲提升指日可待，前程不可估量；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年龄最大的亚历山德拉在内，三个女儿都娇美可人。长女已经超过二十五岁了，二女儿二十三岁，最小的女儿阿格拉娅刚刚二十岁。这个小女儿，在社交

界已经引人注目了，因为她的确是美妙绝伦。但是，不仅如此，三姐妹的学问、聪慧和才智更是令人赞不绝口。众所周知，三姐妹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以至有人说，为了全家的崇拜偶像——小妹，两个姐姐心甘情愿牺牲自己。在上流社交界，她们不仅默默无语，而且总是过度地谦虚。没有谁因为她们的傲慢和自视清高而对之横加指责，每个人都明白，她们对自己的身价很清楚，她们是高傲的。直到最近，人们在不经意中才发现了一件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人知晓的事情：大姐是个音乐家，二姐是个造诣很深的画家。总之，关于姐妹仨的称颂赞美之辞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一些人心怀鬼胎，说了一些坏话。还有人怪里怪气地说，她们读了多少多少的书。她们不急于出嫁，虽然重视某些圈子中的名人，毕竟没有十分向往。同时她们父亲的兴趣、性格、愿望和目标又是大家所知道的，因而更引人注目。

十一点左右，公爵拉响了将军家的门铃。将军住在二楼一套朴素的住宅里，但还是配得上他的地位身份。为公爵打开门的是一位穿镶金边制服的奴仆。一开始，奴仆就对他和他的小包充满了怀疑，致使公爵不得不多次向他说明自己的来意。由于公爵一次又一次清楚准确地宣称自己千真万确是梅什金公爵，因为有要事必须拜见将军，这样，这个疑惑的奴仆陪着他，领他进了一间小前厅。接待室就靠着前厅，离书房很近。在那儿，把他交给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每天清晨都在前厅值班，负责向将军报告来访者，他年逾四十，穿着燕尾服，面容显得十分干练精明。由于负责将军的书房事务和通报任务，他有些自命不凡。

“请你在接待室里等候，至于小包，必须留在这儿。”他说着，便在自己的圈椅里坐下，一副不慌不忙、大摇大摆的神气，同时用一种吃惊、严肃的眼光瞅了瞅公爵；公爵于是就用两手拿着那个小包，坐在了他旁边的椅子上。

“要是可以的话，”公爵说，“在那边，我独自一人挺不舒服的！我还是和您一块儿在这里等他。”

“因为您是来拜访将军的，也可称得上是客人，所以您不能呆在前室。您要拜见将军本人吗？”

也许，这种来访的人不受欢迎，所以奴仆又问了一句。

“对，我有事……”公爵回答道。

“我只是负责给您通报——您有什么事情，与我无关；我说过了，由于秘书不在，我不会去通报您的拜访的。”

仆人的疑虑好像越来越大，与时俱增。他与平日的来访者相差太远了，虽然将军常常的差不多每天都在某一时刻接待来客，特别是那些因事求见的客人；虽然一些有关访客的规定已经很宽松，他也已经习惯了杂乱的客人，但这位仆人仍旧疑虑重重，一定要通过秘书才可以通报。

“您真的是……是打外国来的？”他好像是不由自主地发问，到头来，他所说的还是变了形，也许“您真是梅什金公爵吗？”才是他想提出的问题。

“对，刚从火车上下来，我认为，您要问的是：我到底是不是梅什金公爵？出于礼貌的原因，才没问我。”

“嗯……”仆人心里吃了一惊，嘴里却不清楚地含混着。

“请您相信我，我没有欺骗您，我不会让您负担任何责任。由于我眼下的状况不太好，所以我拎着小包的这副尊容，毫不奇怪。”

“哎，我只是负责通报，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担心，您知道，秘书接着会来见见您，要不……这就是关键之所在，要不……您允许的话，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见将军是出于贫困吗？”

“噢，不！不！我有其他事情，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请您别介意，是您的怪样子才使我问那种问题，将军此时正在跟上校谈话，您稍微等一下，秘书待会儿就来了，他在公司里任职。”

“您的意思是说，我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请问：我能在这个地方吸烟吗？烟斗、烟草我总是随身带着。”

“吸……烟？”仆人用一种迷惑和蔑视的神情瞧了瞧他，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吸烟？不！这里禁止吸烟，其实您应该感到羞耻，为您这种想法。哼……您这个人真是与众不同！”

“我并不是想在这个屋子里吸烟，至少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我的意思是，离开这儿，您可以为我指明一个允许吸烟的地方，我早就养成抽烟的习惯了，而现在三个小时了，我一根烟都没吸。不过，我听从您的安排，要知道，有一句俗话——入乡随俗……”

“我如何通报像您这样一位来访者呀？”仆人似乎身不由己般地嘀咕着，“第一，您该坐在接待室，而不是这儿，由于您是来访者又是客人，这是我的责任……难道，您准备在这里住下去？”仆人边补充、边瞥了一眼那令人疑惑不安的小包。

“不，这种想法，我没想过，我不会住在这儿，即使受到他们的邀请我也不会，我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希望认识认识将军。”

“什么？认识认识？”仆人怀着万分的惊奇和疑惑，开口问道，“最初，您不是说有要事吗？”“哦，差不多并不是为了某事而来！换句话说，就算有事相求，也只是想请教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介绍我自己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是梅什金公爵，叶潘钦将军夫人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女公爵，梅什金家族只剩下我和她了。”

“也就是说，您是他们的亲戚吗？”仆人似乎完全吓呆了，以至于颤抖了一下。

“我们之间是远亲，当然，假如非要把我们扯在一起的话，也许这不能看成是亲戚，根本没有确定我们之间关系的办法。在外国的时候，我给将军夫人寄过一封信，我虽然未收到回信，但回国后建立起联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由于我发觉您一直对我有些怀疑，为了使您不再担心，所以我详细地说明了前后的原委：请您大胆地履行职责吧，只要说梅什金公爵求见，我求见的理由在通报中已经显而易见了。能被接见是好事，或许拒绝——

也不错。但，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接见本人，因为我是本家族中比将军夫人长一辈的仅有的一位，对自己家族地位十分看重的将军夫人会非常乐意看到我的，我想，这是千真万确的。”

公爵非常自然随意地说着话，但此时此刻，情况却随之越发荒诞不经了，这个经历颇多的老仆人此时强烈地感到，一些人际间原本合情合理的事物在客人和差人之间，却变得叛经离道了。比主人想像的要机灵许多的仆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公爵也许是个丧失自尊心的笨蛋，或者他是个行为放荡的花花公子，到这里是为哭穷的。要知道，坐在前厅，把自己的事情说给仆人听，决不是一个睿智而体面的公爵的所作所为。据此看来，不论属于二者之一的哪种，自己是否会因此而承担责任呢？

“您最好在待客室里等候。”他竭力坚定自己的看法。

“我如果呆在待客室，就不可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公爵笑得很轻松，“要是如此，您肯定疑心我的外套和小包，也许现在不必等秘书出来，您本人就完全能通报。”

“不行！我是不敢不经由秘书而直接向主人通报像您这样的来访者的；而且，主人刚才嘱咐过，上校在里面时，除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有权直接进入外，其他所有人都不能擅自进入。”

“他是个官员吗？”

“您指的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不是。他在公司里任职。您的包，还是留在这儿吧。”

“这点，我早料到了，要是您愿意，我的外套斗篷是否也要脱掉呢？”

“是的，拜见将军时怎么能穿着斗篷呢？”

公爵欠起身子，那斗篷下面是一件有点旧的上衣，但相当体面而且制作讲究。一条钢链挂在背心上，一块产于日内瓦的银表系在链上。

毫无疑问，公爵是个傻瓜，仆人下了结论。同时，他认为，作

为将军的仆从，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他对公爵颇有好感——从某一方面说的确如此，但这样随意地与客人交谈，实在很没礼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恼怒和无端的火气被公爵激了起来。

“那么，将军夫人何时能接见来访者呢？”公爵边问边坐到原先的地方。

“这早已超出我的职责，夫人待客没有专门规定，关键在于来访者是谁。服装剪裁者在上午十一点进去，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总比别的人先进去，有时他可以和将军家人共进早餐。”

“跟外国比起来，你们冬季的室内很暖和，”公爵道，“这儿的室外却没有那儿温暖；冬天，他们的屋子——由于不习惯，俄罗斯人是不可能居住的。”

“没有生火吗？”

“对，不同之处还有房子的结构，也就是说窗子和火炉都不同于这儿。”

“嗨！您在外国呆了很长时间吗？”

“大约四年左右。但是，我一直呆在一个地方，在农村。”

“您一定不习惯国内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的确如此。您也许不相信，我记得俄语是怎样说的，这实在令人惊奇。在同您谈话的同时，自我感觉讲得蛮好的。也许，这是我今天这么多话的原因吧。说老实话，我打昨天开始，就特别希望用俄语讲话。”

“噢！嗨！从前，您在彼得堡住过吗？”（仆人尽管努力约束自己，也不能使自己不去理会这种温文尔雅的谈话）

“彼得堡？我曾经途经这儿，却几乎从未住过。以前，我对这儿的情况不甚了解，如今，却获悉许多趣闻。听说，就连熟悉掌故的人也不得不从零开始去了解。现在有许多关于法律制度的谈论。”

“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外国情况如何，判案很公正吗？”

“我不太了解。我听许多人都称颂这儿的法律制度，而且，还把死刑取消了。”

“外国有死刑吗？”

“有，在法国里昂，我就见过，施奈德带我去的。”

“犯人是被绞死的吗？”

“不是，法国的死刑是砍头。”

“罪犯会呼叫吗？”

“喊叫，短暂的瞬间。那种机器，叫斩首机，一把沉重有力的大刀咔嚓一落，被放进去的人……眨眼都来不及，尸首已经分家了。最讨厌的是准备工作。判决宣读后，要把罪犯整理一番，用绳子捆牢，抬上断头台，这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虽然法国不欢迎女人观看死刑，但很多人——当然也有女人，总是从四处跑来看热闹。”

“她们不该参与此事。”

“当然！当然！这种痛苦的事，她们决不该看！……有个姓莱格罗的犯人，有胆量，也有智慧，虽然年纪大了却很强悍。您听我说，信不信随您。他流着泪走上断头台，脸色像纸一样白。怎么可以这样？这难道不使人毛骨悚然吗？又有谁会由于心中的惧怕而流泪？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四十五岁的从未哭泣过的男人，一个成年的大人居然因极度恐惧而啼哭。此时此刻，他的心灵一定产生了一些改变，人们又使这心灵遭受到多么大的刺激。这绝不是其他什么，仅仅是对人灵魂的欺侮！‘不要杀人’是《圣经》说的，难道由于他杀了人，他就该被砍头吗？不，这样不行。这件事是我在三十天前见到的，可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我在梦中也见到五次。”

公爵很激动很兴奋地谈着这件事，苍白的面色浮现出一团红晕，不过他说话平和依旧。仆人用怜悯和好奇的目光望着他，

好像很愿跟他呆在一起，他或许也展开丰富的想像并尝试着进行思索。

“令人庆幸的是，砍头时，不是很痛苦。”他说。

“您了解吗？”公爵又兴奋地接着说，“您一定注意到，斩首机是为执行死刑而特制的，别人同您一样，也发现了这点。那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这也许更差劲？您会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想法，但如果您稍微思考一下，这种想法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想想看：打个比方，刑罚只是对人的身体进行拷打，会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但是，这些皮肉的钻心疼痛足以使人能够从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直至死亡来临。事实是，皮肉的疼痛不是最残酷、最主要的痛苦，相反这种真正的痛苦在于你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个钟头之后，接着再过十分钟，半分钟，现在，立即——灵魂将离开你的肉身，你永远不再是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毫无疑问’是主要的。最令人恐怖的是，脑袋已经放在大刀下，听见屠刀在头上咔嚓落下来的那四分之一秒。您一定明白，这绝不是我胡思乱想，很多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我对此坚信不移。所以，我才如此开诚布公地告诉您我的想法。判决杀人犯死刑这种惩罚远远超过了犯罪本身，与强盗杀人相比，死刑判决是更可怕的。不管是在夜里或者在小林里被杀，还是以其他方式被害，总之，被强盗害死的人，自始至终，都有一线能够得救的希望。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像有的人即使喉管已经割断了，仍旧抱着逃跑或求饶的希望。对死刑犯而言，毫无疑问的死剥夺了他仅有的一点点希望（这点希望可以使他以十倍的轻松面对死亡），这就是判决书；这毫不疑问，无法逃避的死亡就是世界上最残酷、最强烈的痛苦了，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匹敌。战场上，带一个士兵来，在战斗中让他面对着大炮，然后开火，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如果向他宣读一份无异议的死刑判决书，他要么发疯，要么痛哭起来。人的天性如何能面对这样强烈的痛苦而不发疯发狂呢？这种没有道理、没有必要、没有用处的欺侮为什么还要存在呢？或

许有这种人，判他死刑，在饱受煎熬痛苦之后，告诉他：‘走吧，你被饶恕了。’这个人也许可以讲出一些体会。耶和华也讲过这种痛苦和恐怖。不行，不能这样来对待人类！”

仆人尽管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话语表达出来——就像公爵那样，也不能把全部的意思都理解明白，但从他脸上的那种同情可以知道，公爵所说的主要意思，他是明白的。

“如果您特别想吸烟的话，”他低声地说，“只要时间不长，我想是可以的。我担心将军在您去吸烟的时间来接见您。您能看见有一扇门在那个小楼梯的旁边吧。进门后，您可以在右边的那个小屋里吸烟，但是，您要打开气窗，要知道，吸烟并不好……”

实际上，公爵来不及出去吸烟。一个捧着公文的年轻人突然来到了前厅。那位仆人急忙给他脱去了皮大衣。斜着眼，年轻人瞥了公爵一下。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仆人用一种很近乎亲昵的声音小声说，“他是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从外国坐火车来，拎着一个小包，但……”

由于仆人的话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低，公爵没有听清仆人后面的话。开始，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公爵，一边专心地听仆人的话。后来，他不听了，就来到公爵身边。

“您是梅什金公爵？”他既文雅又客气地问。这个青年，二十八岁左右，体形匀称修长，一头金发，拿破仑式的小胡子，一张灵活、潇洒的脸庞。总之，他十分英俊。但，看上去似乎很亲切的笑容却使人觉得城府极深；他微笑时，露出雪白但过于齐整的牙齿；他的目光一方面似乎相当地轻松、坦实，另一方面却显得盛气凌人。

“在他独处时他不会如此地看人，也许，他从未笑过。”不知为何，这样的感觉在公爵心头产生。

公爵简明扼要地讲明此行的目的，同刚才他告诉仆人和更

早他告诉罗戈任的完全相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时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您不会是那个人吧?”他发问,“一年前,也许不到一年,有人,似乎从瑞士,写来一封寄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信。”

“不错,正是我。”

“既然如此,这里的人肯定不会忘记您。您要拜见将军大人吗?我马上替您通报……一会儿,他就有时间了。但您……先到待客室里等一会儿……你怎么能如此招呼客人?”他严厉地斥责仆人。

“我告诉过他,但他不听……”

书房的门这时猛地被推开了,一个军官从里面出来,拎着文件包,边说话,边弓身道别。

“加尼亚! 是你吗?”有人在书房里大声说,“请进来吧!”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冲公爵点了一下头,便快步走入书房。

门在大约两分钟后又被推开。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既响亮又亲切的嗓音传了出来:

“您请进来吧,公爵!”

三

在书房的中央站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对走进来的公爵感到十分好奇,以致不觉之中向前走了两步。公爵来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

“行,”将军回答,“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力吗?”

“至于急事,我没有;认识认识您是我来此拜访的目的。我希望自己的来访没有带给您不便,由于我对您会客的规定和有关

安排并不了解……不过,我刚下火车……打瑞士回来……"

将军原想一笑了之,想了一下,便收敛了笑意。然后又想了一想,用眯缝的眼睛,把公爵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又连忙给他指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而他自己却歪着身体坐了下来,接着带着一副没有耐心的神情转向公爵,等着他开口。在书房角落一张古老的书桌旁,加尼亚在整理着文件。

"通常,我并不是有充足的时间来同别人见面、认识,"将军说,"不过,既然您此行目的不是如此简单,那……"

"果然不出我所料,"公爵把他打断说,"您肯定认为我是为着某种不寻常的目的才来拜访的。但,我没有一点其他的念头,请相信我,我只是想见一见您。"

"当然,我也很高兴认识您,但是人生很多时候,快乐是不够的,还有更重要的事……何况,直至此时我仍旧觉察不出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换句话说,是什么缘分……"

"很显然,没有什么缘分。共同点,几乎没有。我十分清楚的是,既然您夫人和我同属于一个家族,那么,这当然不算什么缘分,不过,这恰好是我的所有的理由。有四年多的时间,我不在俄罗斯,可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是如何出国的。我当时几乎神志不清,如今更是茫然,我迫切需要好心人的帮助;我还有一件事,只是不知去何方找何人求教。我在柏林时就想:'我和他们既然几乎是亲戚,不妨从他们开始吧,或许,彼此之间——他们对我,我对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假如他们是好心人。'而且,别人告诉我,你们都是好心人。"

"不胜感谢,"将军有点吃惊,接着问,"那么,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还没有住所。"

"也就是说,您下了火车就直接到我家来了?还……有行李?"

"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装着内衣的一个随身带着的小

包，我总是拎在手里。晚上，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订个旅馆房间。”

“也就是说，您原计划去旅馆过夜了？”

“当然如此。”

“听您刚才的话，我还以为，您是想直接住在我家呢。”

“如果你们邀请我的话，也有可能。说句实话，我不会住在这儿，即使你们邀请了，原因其实没什么，就是……我的性格问题。”

“嗯，如此说来，我碰巧没有邀请您，现在也不想这样做，公爵。让我再弄清楚一件事，因为我们刚刚达成共识，至于你我之间亲戚的关系实在是无话可说，绝无可能。当然，我会荣幸之至，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我该告辞的时候了？”公爵边说边站起来，虽然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不知为什么，他却开怀地笑了起来。“如此而已，将军，说实话，虽然我丝毫不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不知道这儿的人如何生活，但这次会面的结果，却在我意料之中。其实，没什么，或许，本该如此……更何况我当时就没收到回信……好了，恕我打搅了，告辞！”

公爵此时的目光依旧平和，他的微笑中也没一丝隐隐的恨意，依旧温馨，以致使将军呆住，采用另一种方式来看了看自己的客人。于是眨眼间，他的看法与刚才的判若俩人。

“要知道，公爵，”他的声音变得与刚才完全不同，“不论如何，对您，我不甚了解，或许，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愿见见自己家族中的人……如果您还有时间，如果您愿意，请等一下。”

“哦，是的，我有充裕的时间，它们完全听从我的分配（那顶圆边软呢帽马上被公爵放在桌上）。真的，我希望，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或许不会忘记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当我在前厅等待时，我发觉到你们的仆人认为我是到贵府来哭穷求助的，也许，您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但我此行只是想多认识一些人，而非

哭穷。只是现在我很抱歉，如此地打扰，我很过意不去。”

“既然如此，公爵，”将军轻松地笑着说，“假如您的确像我感觉的那样的话，我会很乐意认识您。但是，您一定看得出，我非常忙，不得不立刻审阅和批署文件，然后去见一些大人物，接着去工作。所以，尽管我希望认识一些人……也就是说，结识些好人……但……我确信，您一定接受过好的教育……那么，请问您年龄？”

“二十六。”

“嗬！我还以为您还要小呢。”

“不错，许多人说我相貌年轻，我想我很快就会不耽误您的工作的，由于我本人也不愿意别人打扰，所以我会很快明白这一点……对啦，我认为，在外表方面，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所以，有许多相似点恐怕是不可能的。可是，您瞧，对于下面的这种念头，我自己也很难相信：感觉好像没有相同之处，实际上共同之外还相当多……这只能归因到人们是如此的慵懒，以至于瞥上一眼，就将之划入三六九等，当然找不到相同之处……好了，您一定对我的话不耐烦了吧？您好像……”

“我想问您两件事：您是否或多或少有些财产？您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如此唐突，请见谅……”

“哪里哪里，我明白并也看重这两个问题。现在我什么财产都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当然，的确应该找份工作。现在我用的是施奈德给我的几个钱。我在瑞士时，就是在这位教授家学习、治病，路费几乎花掉了他给我的所有钱，所以，不瞒您说，我只有几个戈比了。但我的的确确有一件事情需要好心人的建议，这是……”

“眼下你想如何谋生？您有何打算吗？请告诉我。”将军打断了他的话，追问道。

“随便找点活。”

“哼，您真是异想天开。但是……您对自己的能力和本领有

多少了解？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谋生小本事也可以。抱歉，我又……”

“噢，用不着道歉。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无论是能力还是什么独特的本领，恰恰相反的是由于我有病，从未受过什么真正的教育。说到糊口问题，我认为……”

将军又一次把他的话打断，细细地寻问他。于是，公爵又重复了他以前所说的话。对于已经过世的帕夫利谢夫，将军不仅有耳闻而且相当熟稔，公爵本人并不明白，帕夫利谢夫因何要热情地培养和教育他——也许他跟自己先父世代相交。父母死后，年幼的公爵因身体有病，清新的空气对他很有好处，所以，他一直是在农村生活，并长大成人。他被帕夫里谢夫家养在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地主那里，他们是亲戚；最初，是一位女家庭教师教他，后来又找了个男性家庭老师；但他说，他模模糊糊记得每件事，但却记不大清楚许多事的细枝末节，所以他有些事说不清。他经常会犯病，差不多成了真正的白痴（他本人就是如此说的：白痴）。他最后说道，有一回，在柏林，帕夫里谢夫碰到了施奈德教授，他是一个瑞士人。施奈德开了一家义诊医院，专治这种病，使用他自己的方法——用凉水和运动体操来治疗。除此之外，还治疗精神病，同时为了提高病人的身心素质和修养，还使他们接受教育；所以，帕夫利谢夫在大约五年前让他去瑞士找施奈德看病，但在两年前，他本人突然去世，什么安排都没有；虽然，他又在施奈德那里治了两年，病虽未彻底根除，却大大好转了。直到后来，除了他自己要求外，也因一个突发情况，就把他打发回俄罗斯了。

将军越来越震惊。

“在俄罗斯，您就没有一个亲友吗？难道根本就没有？”他发问。

“至今一个人都没有，可我想……何况，我曾经收到过一封信……”

“至少，”关于信的事，将军没听清，却又打断他，“您肯定学过一些吧，您的病肯定不会如此严重以致使您不能干一些像某个机关里轻松简单的活吧？”

“嗯，也许没有大碍。由于我本人很希望确认一下自己的能力，所以找个工作干是我求之不得的。虽然四年里我始终依施奈德的方法学习，而且不是什么正规教育，但我坚持不懈，没有半途而废，而且还阅读了很多俄文书。”

“俄文书？也就是说，您可以正确地阅读和书写？”

“哦，是的，这不成问题。”

“太棒了，写得如何？”

“应属于一流水平。或许，这就是我的才能所在，称得上是书法家。允许我马上试着给您写些什么吧！”公爵充满热情。

“那实在麻烦您了。但却很有必要……您这种坦诚认真合作的态度实在让我喜欢，说老实话，公爵，您可爱极了。”

“您这儿的文具实在是不错，那么多的铅笔，那么多的鹅毛笔，还有如此好的纸张……还有这么漂亮的书房！我知道这幅风景画，是瑞士风光。毫无疑问，这是画家写生画下的，无疑，我见过这地方——是乌里州……”

“可能性很大，虽然这是从国内买的。给他一张纸，加尼亚；给您纸笔，到这张小桌子这儿写吧。这是什么？”将军向加尼亚问道。这时候，加尼亚从自己的皮包中拿出一张大照片，送给将军，“哦！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她亲自，亲自给你的，是她亲自送的吗？”他兴趣盎然，好奇地问加尼亚。

“刚才，我去给她祝贺生日时，她给的。很早，我就向她说过。我居然空着手，没送任何礼物为她的生日祝贺，也许这是她在暗示我吧？”加尼亚解嘲般笑着又补充了一句。

“哦，不会，”将军十分坚决地打断他，“你胡思乱想什么！她怎么会暗示……她跟那种见钱眼开的人不一样。况且，你给她送礼送的什么呀？几千卢布才行呢！总不会要送一张照片吧？顺

便问一下，她为何不要一张你的照片呢？”

“没，她还没要；也许永远不会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肯定没忘记今天的晚会吧？您是特邀嘉宾之一呀！”

“当然不会忘，我一定去。二十五的生日晚会，这还用得着说吗？嗨，加尼亚，你知道这样也不错，索性实话告诉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她曾向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我许诺，她将在晚会上做出最终的决定，或同意或拒绝？马上就会知道的，等着吧。”

突然之间，加尼亚异常困窘，以致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她真的是这样说的？”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在两天之前，她是这样说的。我与她纠缠个不停，非要她说出来不可。她只希望在此之前不要让您知道。”

将军专注地瞧着加尼亚，看来对加尼亚的紧张，他很不满意。

“您一定记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加尼亚踌躇不定、惶恐不安地说，“在她决定之前，应给我做选择的绝对自由，那么，即使她已经打定主意，我仍有自己的选择权……”

“难道你……难道你……”忽然之间，将军有些恐惧地说。

“其实没什么。”

“算了吧，你想让我们怎么样？”

“我没有不同意。我大概没有说清楚……”

“你不可以拒绝！”将军恼怒地说。这种烦闷苦恼，他一点也不愿抑制。“老弟，问题不在于你同意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对她的决定要十分愉快、愿意、心满意足地接受……你家里有什么问题吗？”

“家里又怎么样？家里的事由我决定，你知道父亲早成了一个彻底的坏蛋，一直在那里胡闹，我只是严厉地管束他，一句话也不跟他说，你知道，要不是母亲，他早就被赶走了。尽管母亲总是流泪，妹妹总是乱发脾气，我还是不加掩饰地告诉她们，我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同时在家里，我也希望她们能听从我的决定

……至少，我是当着母亲的面，明白地对妹妹讲了这些。”

“但是，老弟，我还很糊涂，”将军耸了耸肩膀，把双手稍微摊开，有所领悟地说，“你记得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天来的时候就长吁短叹很不开心。我问‘你怎么啦？’原来，他们认为这对声誉是有损害的。请问，这里对名誉有何污损呢？没有谁会去指责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什么过失或者不对。难道意在指她曾跟托茨基相好？这完全是流言蜚语，在某种场合尤其如此！她说，‘您不是也不允许她去您女儿那儿吗？’唉！这个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呀！您该明白这个道理，该明白的……”

“自己的地位？”加尼亚提示一时拙于措词的将军，“她肯定明白。您别生她的气了，而且，那时我就责怪她多管闲事，可如今，大风暴迫在眉睫，我们家正是由于最终的决定没有说出才能如此地保持原状。如果今晚最终的决定一公布，那么一切都会爆发出来。”

坐在角落中的公爵写着书法，全部的谈话内容都尽收耳底。写完后，他走到桌边，把自己的样本递了上去。

“这就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吗？”他看了一下那张大照片，很凝神也很好奇，继而惊讶地低声说，“漂亮极了！”他马上又加了一句。照片上的女人美妙绝伦，漂亮之极。她穿着黑色丝质的长裙，式样很普通却很有品味；看上去棕褐色的头发，很平整地梳理着，发式也很普通；有一双深色的眼睛；额头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一种热烈又高傲的神情浮现在脸上，她的脸既清癯又苍白……这时，加尼亚和将军看了公爵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惊奇。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居然还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无比惊讶地问。

“不错，虽然只有一昼夜的时间，我对这位美女却早有耳闻。”公爵答道，于是就向他们讲了偶然遇见罗戈任的先后经过，而且还原原本本地讲述了罗戈任所讲的旧事。

“你看，新闻又来了！”将军仔细地听公爵讲完一切，不禁忧虑起来，他盯着加尼亚，似乎想看出点什么。

“这也许只是捣乱吧，”加尼亚喃喃地说，似乎不知如何是好了，“是一个生意人家的少爷这样胡作非为。有关他的所作所为，我也早有耳闻。”

“兄弟，我也有所耳闻。”将军继续说，“耳坠的事情发生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给我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但是也许今非昔比，他大概真的是百万财产的拥有者，况且……还有非要成功不可的热忱。说他捣乱也好，但他的确很热忱，再说，这群先生如果喝得迷迷糊糊时，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嗯……千万别再有什么新闻！”将军想了想，忧心忡忡地说。

“您一定为他的百万财富担忧吧？”加尼亚咧开嘴笑着说。

“您当然无所顾忌了？”

“公爵，您的看法如何？”突然，加尼亚转向公爵问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彬彬有礼还是蛮横无礼，胡作非为？您对这件事有什么建议？”

这个问题一说出口，一种怪异的变化，突然在加尼亚心里产生了。一个古怪新奇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他的眼睛也因此而炯炯有神。而将军却是真正地为之担忧。他这时斜眼看了看公爵，好像并没有在公爵的回答上寄予很大希望。

“这让我如何跟您说呢，”公爵回答，“但是，我认为，他相当热情，甚至是一种有点病态的热情，而且，看起来他的确还在生着病。回到这儿马上再次卧病不起是非常可能的，更何况他那样毫无节制地饮酒。”

“是这样吗？您是如此认为的吗？”这个想法被将军紧紧地抓住了。

“对，我感觉如此。”

“可是，这种趣事也许不是在几天以后才发生，相反，今天或许天黑之前，就会有什么笑话出现。”加尼亚勉强地笑着对将军

说。

“嗯！……的确如此……一切都由当时她脑袋中的想法决定了。”将军说。

“难道您不知道有些时候她会如何吗？”

“如何呢？”将军心烦意乱，怒气冲冲地对加尼亚嚷。“加尼亚，你听着，你要尽力做到不跟她针锋相对，知道吗……总之，要对她依顺些……喂！……你为什么撇嘴？你听着，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把实情告诉你，而且把这话说出来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忙碌，原因何在？你懂吗？我个人的利益在此事中，是有保障的；我会尽力使事情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由于托茨基也很坚定地作了决定，所以我胸有成竹。现在，我惟一的愿望就是也使你受益。想想吧，连我也不相信吗？何况，你……你是一位，一句话，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在你身上，我寄托了希望……不过，如今在这种状况下，这……这是……”

“这是主要的。”在加尼亚的提示下，不知所措的将军才把话说出来，加尼亚毫不掩饰地撇着嘴，狰狞地笑着。他充血的双眼恶狠狠地直逼将军，似乎想让将军把自己的全部念头和想法看得一清二楚。将军一张脸涨得红红的，怒发冲冠。

“的确，还是听话些，这是关键！”他一边用瞪圆的双眼盯着加尼亚，一边表示赞同，“你好像有点可笑，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你好像很希望这个生意人在这个时间里出现，似乎又看见了自己的出路。只要你动动脑筋从一开始就仔细地想一想，你要做到心中有底……当然，两方面至少要坦诚相待，不然……也会提前告知，免得对他人声誉有损。况且，时间很充裕，就是此时，也还有相当多的时间（将军的眉头颇有深意地皱了皱），虽然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你懂不懂？懂不懂？您同意还是拒绝？要是想拒绝，尽管说，我们会仔细地听您说。没有人会去妨碍你发表自己的见解，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没有一个人逼迫您上当，假如您觉得这是一个骗局的话。”

“我同意。”加尼亚用果断而又低微的声音回答。他十分忧郁地把眼睛垂了下来，一言不发。

将军心满意足，显而易见，他后悔刚才发了一通脾气，觉得那样有些过头。突然，他面向公爵，一种焦躁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这是由于他突然醒悟到一直在场的公爵，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争吵。但他马上就不再担忧，只要对公爵瞅上一眼，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哎呀！”将军把公爵写完的书法仔细地端详了一番，禁不住赞叹道，“这几乎就是例字！的确是难得的好书法！看啊，加尼亚，真不愧是个书法家！”

公爵在那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用的是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字：

“下官修道院院长帕夫努季执笔”

“这句话，”公爵用一种充满热情和愉悦的口气解释了一番，“是帕夫努季修道院长的亲笔签名，是模仿十四世纪的字帖，那些老修道院长和都主教的字都非常漂亮，甚至是鬼斧神功，独树一帜！将军，您这儿不会没有波戈金的字帖吧？后来，在那张纸上，我又写了点其他字体的字：这是上世纪法国粗大型的字体，有些字母的书写方法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一种通用体，是依我的模本仿写下来的办公字体。您看一下这几个圆形字母您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字有些长处，我在书写俄文时，采用了法文的一些特点，难虽难，结果却很棒。这种字体也是相当流畅和奇特的，看看这句话：‘勤奋是克服困难的法宝，’这是文书字体，也可以称作军队中公文的字体。呈给有权势人物的公文要写成这样，字体是圆形的，一种又黑又粗的漂亮的黑色字体，不过，品味却是独一无二的。至于这种花式文体是不允许书法家写的，更确切地说，是不准试着用这种没有写完便停住笔划的花式字体的字尾

来签名。但话又说回来，您一定注意到，这的确是一种体现着军队公文真谛和灵魂的字体：既自然大方，又希望大展宏图，结果像要扣紧军服领子上的风纪扣那样严格的纪律都可以表现在这种字体中，令人惊叹！不久前，我偶然发现一本使我叹为观止的字帖，是在……？是瑞士！嗯，那种英国字体很普通很简单也很纯粹，美到了极致，的确是美妙绝伦，异彩纷呈，像珍珠一样晶莹。但还有一种法国式的变体，从一位出公差的法国推销员那儿，我把它们描摹下来：依旧是那种英文字体，由于黑色的线条变得浓粗之后，破坏了颜色的平衡，您看，椭圆形被圆形化解了，而且又添加上最不安全的花式字体的笔划！花体的个性很独特，要是写得好，深浅和谐，不仅举世无双，还会使人爱不释手。”

“呦！您讲得真是淋漓尽致，精细入微！”将军乐呵呵地说，“看来，您不仅是书法家，也是位见识广博的专家呢！对吧！加尼亚？”

“的确让人大吃一惊，”加尼亚说，“而且还看到自己的职责。”他有些讥讽地补充。

“笑什么，笑什么，这里的确大有文章可做，”将军道，“公爵，我们马上要您抄写的文书，您知道是给谁的吗？最初可以一次付给您下个月的全部报酬，三十五卢布。但是已经十二点半了，”他看了看手表，说，“公爵，我有事在身想先行告退，或许我们今天再不会见面了，我早就说了，您多呆一会儿；经常接待您，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我十分希望为您尽一点微薄之力，一点，当然，这是必不可少的，以后的事情，还是您自己决定吧。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公司里给您找份轻松的工作，要求能工作负责就行了。现在，还有一件事：给您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就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的家里，有两三套装配家具的房间，他的妈妈和妹妹收拾整齐，想要找个值得信任的房客，伙食和服务也包括在内，我介绍您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定会很欢迎的。公爵，对您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

会。首先，您将在一个家庭中生活，而非孤身一人，因为我认为，一开始就独自呆在这个首都是不可以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母亲，他的妹妹叫瓦尔瓦亚·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我很尊重她们，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丈夫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位退伍将军。我任职初期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由于某些原因，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来往，但是我仍旧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懈怠。把这些对您讲明白，公爵，我希望您能清楚，我亲自把您推荐给夫人，就等于做了您的担保人。房租不贵，很合适，我希望您的薪水在不久就完全能支付得起。的确，即使很少的一点儿零花钱，一个人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的。但是，别介意，公爵，假如我认为您最好没有零花钱，而且没必要在口袋里放钱，我是根据我对您的看法才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但，由于您现在身无分文，那么现在，我可以借二十五卢布给您。无疑，这笔钱以后再算清。我想，你我之间没有什么麻烦会发生在这事上，因为您的举止言行证明您是诚实可信的。因为我对您有所企图，当然，以后您会明白这个企图是什么，所以我才这么热心地帮助您。看，对您，我是非常随便的，而且，加尼亚，我想你不会拒绝公爵去你们家住吧？”

“噢，不！母亲她会很高兴的……”加尼亚温文尔雅又很客气地说。

“你们家似乎有人已经租了一间，他叫什么名字，费得……费……”

“费得先科。”

“哦，是的，我讨厌在你们家住的这位费得先科，他像一个卑鄙无耻的怪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为什么如此放纵他，令人费解。他确实是她的亲戚吗？”

“当然不是，这都是鬼话。亲戚的边也沾不上。”

“呸，见鬼去吧！这样安排，公爵，您意下如何？还满意吧？”

“万分感谢！将军，您安排得太周到了，再说，这个请求我还

没说。您待我太好了，我不是因为傲慢才如此说，到何处安身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刚才，罗戈任还邀请我去他家。”

“罗戈任？噢，不，我会如同您的父亲，也许如同您的朋友一样，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来劝您，忘了罗戈任先生。最好的是您能与您即将生活的家庭融为一体。”

“多谢您对我的关照，”公爵说，“有一件事，我曾收到过一个通知……”

“对不起，”将军打断公爵的话，“我的时间太紧迫了，我马上告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您来此拜访；要是她希望见您（我会尽力推举），如果您能充分把握机会使她喜欢您，那么她会因为你们是同一家族而给您很多帮助。要是她不想见您，也别见怪，来日方长。加尼亚，你先把账单过目一下，我和费多谢耶夫花了大气力才算出来，记住把这几笔也算进去……”

将军离开书房，那件被公爵提了几乎四次的事，始终没能讲出来。加尼亚开始吸烟，同时递给公爵一支，公爵接过来，由于他不愿耽误加尼亚的工作，所以没说话，只是看了看书房的摆设。但是，加尼亚把那张写满数字的纸漫不经心地瞅了瞅，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公爵觉察到，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加尼亚似乎更加忧虑不安，不管是他的笑容、目光，还是思绪。忽然，他来到公爵身边；这会儿，公爵正好仔细地欣赏着照片里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公爵，像这样的女人，您喜欢吗？”他一边问一边别有用心地紧紧地盯着公爵。

“她的脸的确让人吃惊！”公爵回答，“我断定她的命运非同寻常，虽然她脸上洋溢着愉悦，却掩饰不了巨大的痛苦，是吗？她的眼睛，细颧骨，眼睛和脸颊之间的两个小点，都是很好的证明。这是一张傲慢的脸，异常傲慢，但不知道她心地是善良还是恶毒。唉，要是善良的话，一切都有救了！”

“这样的女人，您愿意娶她为妻吗？”加尼亚追问道，一双充

血的眼睛专注地凝视着公爵。

“我身体不好，是不可能结婚的。”公爵答道。

“那么，罗戈任会不会同她结婚？你意见如何？”

“毫无疑问，我认为罗戈任一定会娶她，也许明天就可能结婚；但也许更有可能婚后一周，就把她给害死。”

加尼亚一闻此言，不禁打了个冷战，公爵见他这般，几乎要大声喊叫起来。

“你没事吧？”他握住加尼亚的手，大声问。

“公爵大人！将军阁下请您去见将军夫人。”仆人站在门口通告。于是公爵就跟随着仆人离开了书房。

四

叶潘钦家的三个女儿身体都很健壮，相貌都美如天仙，身材修长，肩膀很宽，一双手像男人一样有力。无疑，因为她们的体格健康，力量较大，所以有时她们愿意美美地吃上一顿儿，而且，从不压制这种念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将军夫人，她们的母亲对她们这种不加掩饰的食欲很不满意。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对之采取了以退为让的方法来避免争吵，这实在是由于她那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建议在女儿中间已经没有一点作用（虽然女儿们出于对妈妈的尊敬也接受这些意见），而且在这种争辩中，女儿们的统一行动已经逐渐现出优势。真的，人的性格常常违背理智所做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任性，以至于变得性格古怪，幸好她的丈夫是一个温和听话的人，所以她可以在他身上任意发泄那些无处发泄的怨气。然后，家庭才能重新美满和睦，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几乎好得不能再好了。

事实上，将军夫人本人同样有着好胃口，一般在十二点半与

三个女儿吃早餐，它与丰盛的午餐几乎没有差别。小姐们大约十点钟时，刚睡醒，就喝上一杯咖啡，而且要躺在被窝里。由于她们喜欢，这就成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进餐的时间是十二点半，地点在妈妈房间附近的小餐厅。要是将军有时间，有时他也会来享用这热闹的家庭早餐。除去茶、咖啡、乳酪、蜂蜜、黄油、一种将军夫人最喜爱的油炸馅饼、肉排等食物，还会有稠稠的热鸡汤端上来。故事发生的这个早晨，在小餐厅里，夫人和三个女儿正在等着将军，他许诺在十二点半共进早餐。即使将军仅仅晚了一分钟，她们也会马上让仆人去请。但将军及时赶到了，他来到夫人面前，问候她并在她的白嫩的手上吻了一下，同时觉察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表情显露在夫人脸上。他昨天晚上就预感到，由于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按照他的一贯说法），今天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因而他一直为此担心，从昨晚睡觉起到现在，仍旧有点胆怯。女儿们上前吻了他，虽然并未因他而不高兴，可好像也有一点不同于以往的神情。的确，将军因为一些事而变得疑神疑鬼，但他无论如何是一个老练并且经验丰富的父亲和丈夫，于是当机立断展开行动。

在这里，我们如果间断一会儿，通过一些说明，我们可以把叶潘钦将军家庭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和状况直接准确地描述出来，对我们这个故事的清晰和生动不会有多大损害。将军本人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这是我们早已提过的；但，像他自己所说，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知识。不过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经验丰富的丈夫和老练的父亲。比方说，他并不着急女儿的婚事，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换句话说，“不过分地催促使她们厌烦，”使她们不用因父母过度地关心自己的生活而感到不安，即使在最开明的有几个成年女儿的家庭里，这种事情也不会听其自然，随其发展。虽然事情很困难，但他毕竟费尽心机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听从了他的这条原则，由于这样做很不自然，所以非常不易，但若是以明显的事实为依据，将军的原则很正确。更何况，

一旦待嫁的女儿对自己的意志和选择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而且最终也只能自己去作出决定，事情就会很顺利地进行下去。由于她们主动自愿地去干，就会抛开一些任性和苛刻的条件，对她们，父母只需细心留意，使自己的观察不被发现，从而避免一些怪异的选择或者不自然的差误发生。接着在最佳的时候，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全部影响来促成事情的圆满。而且，既然每年，他们的家私和地位都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膨胀，所以他的这三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的地位和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但是，尽管这些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似乎在不经意中（这事好像历来如此），大女儿亚历山德拉已经过了二十五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差不多同一时期，上层社会的一位显贵，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再次流露了他想结婚的愿望，他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与达官贵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大约五十五岁的他，不仅品味雅致而且气质超凡，这位对美有着极高标准的鉴赏家想要结一门称心如意的亲事。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和叶潘钦将军建立了不一般的关系，因为他们一起参与了一些金融活动，他们更加亲密无间，由于他不知道是否能娶叶潘钦将军的女儿为妻，所以他就对将军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将军能给他一点建议。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变化在这个闲适宁静、和谐幸福的家里出现了。

小女儿阿格拉娅，上面已经说过，是家里公认的美女。即使是最自私的托茨基也知道，不应该对她异想天开，他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阿格拉娅这个漂亮女人的。或许，事情因为一种或多或少盲目的垂青和姐妹间超常的感情弄得言过其实，但她们早在一起热诚地把阿格拉娅的命运预想好了，这是尘世间的天堂才会有的美妙的理想，绝非普通寻常的命运。阿格拉娅将来的丈夫除了要有丰厚的家私外，纯洁高尚的品德和成功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她们可以为了阿格拉娅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是两位姐姐心甘情愿决定的，她们为阿格利娅备

置了令人吃惊的巨大数额的陪嫁。姐姐们的这一决定，父母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托茨基向将军询问他的婚事时，夫妻俩坚定不疑地认为会有一个人同意，从而实现她们的愿望，而且在陪嫁多少的问题上，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不会在乎的。阅历城府很深的将军极力地高度评价了托茨基的想法。托茨基因一些特殊的理由，采取了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和做法，只是对此事做了一点试探，所以，父母所能告诉女儿们的也只是一些没有依据的推测。对这事，两个姐姐虽然有些不肯定，但她们还是很让人放心的。大女儿亚历山德拉似乎会同意。她的性格虽然有点倔，但是却很善良、懂事、待人也很平和；或许她会很高兴跟托茨基结婚，而且如果她同意了，就一定会言而有信。因为她不愿意夸耀显示，所以很有可能避免一些麻烦和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许还会安排一种和谐舒适有滋有味的生活。尽管她不楚楚动人，但仍旧很漂亮。难道还有比她更好的人选吗？

但是，一切仍旧处在试探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在一切未成熟之前就采取正式的、不可补救的做法，托茨基和将军已达成了协议，父母也没有正面跟女儿们提及此事。似乎叶潘钦将军夫人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作为她们的母亲，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不和谐的阴云好像笼罩了全家。假如有一件令人头痛棘手的事情妨碍了一切进程发展，那么这桩婚事以失败而告终就是确定无疑的。

这件棘手难办的"事情"（据托茨基所说）是很早前就开始的，差不多是十八年前。在俄罗斯中部的一个省，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拥有几个富饶的庄园，有一个因常碰到不顺心的事而闻名的小地主在一个庄园旁过着清贫窘困的生活。他是个名叫菲利普·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拉什科夫的退役军官，有一个甚至比托茨基还要高贵的出身，为了还清债务，他把家私典当一空，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小产业在他像农民般的艰辛劳动后，置备了起来，这成就使他兴奋之极。他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高高

兴兴地去县城拜见一位大债主，如果可以，就把债务协议都决定下来。但他在这儿的第三天，骑着马赶来的村长急匆匆地告诉他昨天正午，“领地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夫人被烧死了，孩子都脱离危险了，”村长的脸被烧伤，胡子也被烧焦了。尽管“命运的折磨和打击”对巴拉什科夫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但这次沉重的意外事故把他彻底打倒了，他疯了，因患热病在一个月后死了。为了偿还债务，被烧毁的庄园还有那些农民乞丐都被卖掉了，善良仁慈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主动收养了巴拉什科夫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的两个女儿。并让她们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管家的孩子一起生活并受教育。这位管家是退职的官员，他是个德国人，而且家里人口不少。六岁的女儿因百日咳丧命后，两个小姑娘就只剩下纳斯佳[①]了。住在外国的托茨基，很快就不记得这两个小女孩子。五年后的一天，从那里经过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想看看自己的庄园，没想到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小女儿在自己的乡下住所里，在管家的屋里，她大约有十二岁，活泼可爱，聪慧机灵，将来会成为一个绝代佳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行家好手，从未看走眼。他在庄园居住的几天里，重新安排了一切，女孩所接受的教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请了一位在少女教育方面经验丰富的女教师，她是一个年老的瑞士人，学识渊博，受人尊敬，除了法语外，她曾教过各种学科。自从女教师在庄园木屋住下，小纳斯塔西娅所受的教育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四年后，女教师结束了这种教育，告辞了，从另外一个遥远的省份来了一位夫人把纳斯佳接走了，她是托茨基先生的一个邻居，是个女地主。她是按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委托和指示，来接纳斯佳的。这个庄园并不大，但却也有一间布置得充满情趣的刚刚建好的不大的木屋，好像故意地，这个小村庄的名叫“快乐村”。纳斯佳被径直带到这幽雅的小屋

① 纳斯佳：纳斯塔西娅的小名。

里，这位女地主是个无儿无女的寡妇，距此仅仅一俄里，所以就搬来和纳斯佳住在一起，与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家和一位有经验的年轻女教师。木屋里有各式各样的乐器，供姑娘读的精美书籍、还有油画、版画、铅笔、画笔、颜料、还有一条讨人喜欢的小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两周后亲自来到这间小屋……从那个时候起，这座幽静的草原“快乐村”让他流连忘返，他在每年夏季都在这儿住上两三个月，这种安闲，美妙和舒适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差不多有四年了。

好像是在初冬，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夏天做客离开后的第四个月，发生了一件事。虽然那一次他就呆了两个星期，却有了风闻，更确切地说，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听到这样的谣传：在彼得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要娶一位达官显贵的女儿为妻，不论怎么说，是想巴结一门不同寻常、光鲜夺目的婚事，后来这一传闻被证实，虽然某些细节还有出入。目前，这件事还处在酝酿之中，尚无定论，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一生在这一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转变。她突然之间异常果断，显示出的性格也令人惊讶。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乡村木屋，独自一人到彼得堡找托茨基。托茨基大吃一惊，他刚刚开口说话就意识到曾经运用过的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改变——说话技巧、嗓音、轻松高雅的话题、还有逻辑等等，面前的这个女人与那个他一直所熟识的在七月里才分手的住在快乐村的女人完全不同，简直是另外一个人。

对这个焕然一新的女人，他觉察到，第一，她所了解和明白的事情特别繁多，多得让人咋舌，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学到如此庞杂的知识和如此确切的想法呢？（总不会是那些少女读物吧？）而且，她对法律也非常熟悉，不能说整个上流社会，但至少其中的某些事情的原委，她都了如指掌；第二，她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害羞胆怯的性格，那时候，她像个女学生似的，让人难以捉摸，时而天真活泼，独领风骚，令人心醉。时而又形单影只，沉

思不语，焦虑不安，潸然泪下。

再也不是这样了，这个在他面前开怀大笑、非同寻常、出人意料的漂亮女人，此刻正尽她所能来讥嘲挖苦他，而且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自己从未对他有过任何感情，有的只是蔑视，除了最初的惊诧之外，就只有这令人恶心的蔑视。这个陌生的女人宣称，她根本不在乎他是否马上结婚，跟谁结婚。她这样恼怒怨恨地来阻止他的婚事，其原因只是由于她想这么干，也该这么干——“我此行目的就是要这样随心所欲地把你讥讽讥讽，因为我终于可以来讥讽你了。”

也许她并没有把她心中的想法全部讲出来，但至少这些话是她亲口说的。看着这个改头换面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放肆的大笑和描述事情，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心中琢磨，想把自己杂乱的思想梳理一下。这思索占去了很多时间，他用了两个星期去作出决定。两个星期后，他果断地决定了。五十多岁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享有极高的声誉并受人尊敬，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的身份早已确立而且有着牢固的基础。像一个有身份的人一样，他自己，他自己的平静和安适是他最珍惜的。他决不能容忍自己花费心血确立的这么美妙的东西受到丝毫的破坏和些许的动摇。同时，经验丰富、世故老练的托茨基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作对的绝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她决不仅仅来恐吓一番，而是说到做到，而且没有什么事她干不出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她。这里显而易见地有种象征灵魂和精神躁动不安的东西——它与某种浪漫主义的激愤相似，但没有谁知道它产生的原因和发泄的对象。它又与某种乱了分寸，贪得无厌的蔑视感相似——总之，在上层社会，这种感情是绝对禁止和受人嘲笑的！碰到这种事情对一个体面人来说，无异于受到上帝的惩罚。毫无疑问，托茨基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万贯家私，用一点微不足道、不太严重的小把戏完全可以把这种不愉快免除掉；同时，很显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己是不可能

做出什么事情来破坏他，即使告上法庭，她也不会胡作非为，因为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之压制住。要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像正常人那样按照常规来行动，这一切才能发挥作用。此时此刻，托茨基运用他的知识经验精确地判断出，打官司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于这一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一清二楚，但好像她对此另有打算……证明这一点的是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切对她而言都无所谓，对她自己更是如此（要观察到这一点，一定要有超凡的智慧和观察力。对于这种情感的破坏性，像他这样一个多疑的上流社会的败类是完全明了的）。为了能污辱嘲笑自己厌恶的人，她可以绝不后悔地、毫无理由地毁灭自己，即使因此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也不在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向来不去遮掩他胆小怕事的弱点，换句话说他是个思想保守不开放的人。要是他认为，举例子说，他被杀死在婚礼上或发生一些在上流社会看来是很倒霉、很可笑的不体面的事，被暗杀，流血受伤或于众人面前被嘲讽唾弃，他并不担心，但他所担忧的是这些事情出现的形式异常怪异。再说，虽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没直话直说，但她毕竟决定要这样做，他明白，由于她对他了如指掌，并对他作了透彻的研究，所以她对采用何种方法使他受辱也十分清楚。但这次婚事毕竟的确在准备之中，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只能忍气吞声地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妥协投降。

由于预料不出面前的这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底改变了多少，也促使他当机立断。过去那个温顺听话的女孩，如今却……他和她共处了四年，却依旧没有把她看透，托茨基为此长久地谴责自己。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的内心在突然之间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回想起来，即使在过去，也确实有许多转瞬即逝的怪想法出现过，比如，从她那双深邃的眼睛中好像看出一种难以捉摸的深深的抑郁。这种像谜语一样的眼光，使人迷惑不解。前两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变幻莫测的脸

色常令托茨基感到惊奇,虽然她脸色惨白,但奇怪的是,她反而因此而更有魅力了。就像所有的一生都花天酒纸醉金迷的体面人一样,托茨基当初很得意自己能如此轻易地把这个未受教育的女孩搞到手,如今,他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怀疑。不管如何,他曾在去年春天决定,不久以后,带着一份丰裕的嫁妆,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嫁给一个外省的明白事理、品德高尚的先生(嘿,如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此事可是竭尽嘲讽之能事),但是此刻,也许可以再次利用这个女人,这个新念头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为之一动。他决定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先在彼得堡居住下来,并给她提供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这正所谓有失才有得:借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可以使自己名声大震,或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大出风头。在这一方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很看重自己的名誉的。

在彼得堡已经生活了五年,许多事情在这段时期里已经十分明显了。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状况却让人心忧。更坏的是,由于他胆小怕事,所以一直不能平静如初。他怕——但却不知自己有何好怕的,但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总是心怀恐惧。刚开始的两年,他曾这样认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想嫁给自己,但由于虚荣心太强,所以一直没开口,耐心等着她主动求婚。如果她有如此想法,实在令人感到荒唐。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整日愁眉苦脸,苦苦思索,因为一个偶然的情况使他认识到,就算他求婚,她也会拒绝。对此,他很长时间都迷惑不解。他认为惟一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一个"蒙受欺侮而又异想天开"的女人的傲慢已经变得疯狂起来:为了这暂时的胜利,她可以用拒绝来表示她的蔑视,也可以对这个抬高自己的身份,获得荣华富贵的机会满不在乎。更糟糕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占有绝对的优势。利益,即使是丰厚的利益,她也无动于衷。尽管她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她生活得并不奢华,五年中没攒下什么积蓄。为了摆脱自身的枷锁,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曾冒险

采取过狡猾的措施，世故狡诈的他曾不动声色地用一些条件很棒的人来诱惑她，但是公爵、骠骑兵、使馆秘书、诗人、小说家甚至社会主义者如此众多的理想人物都不能打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心，好像她有的是一颗石头心，感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在大多时间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读书、学习、听音乐。她认识的人很少，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些穷困潦倒的小官员太太、一些老太太和两个女演员。她喜欢一位教师的家庭，这位教师受人尊敬，家庭人口也较多，而这家人也喜欢她、爱她。每晚，仅有五、六个人经常来她这儿。托茨基经常在固定的时间来拜访。叶潘钦将军这几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识，但与此相反，一个姓费得先科的年纪轻轻的小官吏却轻而易举地认识了她。这个人是个不知廉耻、不懂礼节的小玩偶，整日只爱寻欢作乐、花天酒地。还有另外一个叫普季岑的年轻人，他是个奇怪的人，文质彬彬，待人平和，穿着入时，虽然过去家境贫寒，现在却是一个高利贷者。最终，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也认识了她……到头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获得一种颇为怪异的声誉，对她的绝色容貌，大家都如数家珍，除此之外，谁都没有什么可显示的，谁也不能说自己占了什么便宜。她的声誉、修养，还有高贵的气质和敏锐的思维，使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决定执行一个计划。与此同时，以一种热情关心的态度，叶潘钦将军亲自进入到这件事里来了。

当托茨基以一种十分坦诚殷勤的态度同将军商量婚事时，他就把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已决定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摆脱束缚，他的内心始终躁狂不安，即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宣布不再打扰他、报复他。他认为空口无凭，他需要的是最有效的证明。他们谋划后，开始了合作。最初应采取怀疑政策去试着拨动那“高贵的心弦”。于是二人一起去拜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托茨基把自己的难堪境况一五一十地讲了，而且愿意道歉，并率直地说，他并不悔恨自己对她

的所作所为，因为他是个没有自我约束能力的秉性难移的色鬼，但现在他想结婚，而她却操纵着这桩体面合适婚事的成败大权，总而言之，一切都由她那纯洁的心灵所决定。接下来，作为父辈的叶潘钦将军展开攻势，他讲得有理有据，没有感情用事；他只是说他知道，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命运掌握在她手里，而且他还故作姿态地诉苦道，他女儿，两个女儿的一生也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看来只能听从上天的安排了。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你们究竟想怎么样？"时，托茨基仍旧毫不掩饰地坦白，从五年前至今，他一直忧虑恐惧，恐怕直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他才能摆脱这种不安的状况。说到这里他又补充说，要是这个请求不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当然是有些荒谬可笑的。他曾听说有个门第出身高贵的青年，其实就是她的贵宾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对她爱慕已久，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了得到她的好感，把自己的一半生命奉献给她也心甘情愿。这些都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亲口所说，由于他们之间有深厚的情谊，由于他心地纯洁善良，很早他就这样表露心迹了。关于这件事，对这个年轻人有恩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早已知晓。要是一切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所说的那样，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该清楚地了解这个青年的爱，他甚至觉得，她对此事采取了一种大度的态度。虽然，他谈及此事比其他人都更为困难，但是，如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否认的话，除了自私地关心热衷于自己的命运外，他托茨基也希望她能幸福，因而她也该清楚，他对她这样索然寡居的状况不仅奇怪而且伤心，她不肯结婚，是由于前途渺茫，心情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的；事实上，人可以在美好的生活和爱情中重获新生，重新获得希望。如果她仍这样孤身一人，除了寂寞，除了孤芳自赏外，她非同寻常的才能终将毁于一旦，总之，看上去这很浪漫，但这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高贵的心灵和聪慧的头脑所不该产生的。后来，他又说有一句难以开口的话，就是他希望能把七

万五千卢布作为陪嫁送给她，这可以给她的将来提供一定的保障，而且他希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会因轻蔑而拒绝接受。他还补充说，不论怎样，这已经在遗嘱中决定了。总之，这绝不是什么酬金……最后，他又说道，为何不能使他的这种人性中善的一面得到承认，让他自己的不安的良心得到一点点解脱，诸如此类的话等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了很长时间，而且自然地说到关于七万五千卢布这件事，目前，这是他头一次说，甚至连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曾听说，一句话，谁都不知道。

令这两位先生目瞪口呆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回答。

从她身上看不到丝毫的曾经有过的讥讽、敌视和怨恨，和那种毫不掩饰的哈哈大笑（现在托茨基一想起这笑声还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令人吃惊的是，她对自己可以跟人开诚布公地交谈感到非常高兴。她很直率地说，由于自己的高傲，她羞于启齿，其实她非常希望获得朋友的建议。如今，再也没有比破除坚冰更好的事了。最初，她笑得有点伤感，接着她就畅快地顽皮地笑了起来。她又说，过去自己的歇斯底里的大风暴不会再发生了，她对一些事的看法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转变，虽然在心底里，她依旧如昔，但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她只能接受、容忍，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至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对往事还如此心怀恐惧，她甚至觉得有些吃惊。接着她又面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很恭敬谨慎地说，关于他女儿的事她早有所耳闻，并且已经习以为常地真心地尊重她们。仅仅是为她们效力这一想法就足以使她感到幸福和荣幸，即使在爱情上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她希望能通过家庭重获生命的乐趣。对于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不能说什么。也许，他的确爱她。不过，虽然他痴情一片，但由于年纪小，立即打定主意并不是容易之事。但她希望他能用自己的劳动支撑家里的生活。她听说，他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又

很傲慢，想求取功名，赢得一席之地。她也听说，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沃尔金娜，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妈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受人尊敬的夫人；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他的妹妹也是一位坚强的好姑娘，这些情况，都是普季岑告诉她的。她听说，对遭逢到的不幸她们勇敢地默默地承受着，能结识她们是她求之不得的事，但问题在于不知她们是否能在家里容纳她。总之，她没有否认这桩婚事有可能，不论如何，还应仔细地思量一下；她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对于那笔嫁妆，她本人也清楚这七万五千卢布的价值，而且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没有必要难以开口，她会收下这笔钱。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周到谨慎，她万分感激，因为他没把钱的事告诉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将军。但是，让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早些知道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呢？带着这笔嫁妆走进他们家，她不感到有什么羞耻。无论如何，她想要他们知道，她不请求任何人宽恕任何事。如果她没有确定他家是否对她心有成见，她不会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结婚。她认为自己毫无过错，她希望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清楚这五年她是如何在彼得堡度日的，她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关系如何，有了多少积蓄。现在，她接受了那笔钱，不是把处女的贞操卖了个价钱（她对此毫无责任），而是补偿她那被压抑摧残的命运。

到最后，她甚至有点情绪激动，胸中也充满了愤慨（但是，这很自然），致使叶潘钦将军心满意足，以为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一直吃惊的托茨基至今也不敢彻底相信，花丛下面是否有毒蛇出没是他心有余悸的[1]。不论如何，谈判是展开了，他俩的全部伎俩都是建立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喜欢加尼亚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一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晰，以至托茨基也认为这件事很有成功的希望。之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① 典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八场。

和加尼亚进行了一次坦诚的谈话:她极少说话,好像说话使她遭受了伤害一样。但是,她假设他是爱她的,而且也同意他爱她,不过她声称,她不希望受任何束缚。她说,在婚礼举行的最后一刻(如果真会举行婚礼),她都有权说“不”。加尼亚当然也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不久,通过一个熟悉的渠道,加尼亚听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家人对这桩婚事和她自己的恶劣态度(这可以从家里的争吵中看出来)是十分清楚了解的。虽然他整天等着,但她从未跟他说起这件事。许多情况在这次友好的谈判中暴露出来,其实还有许多情况可以披露,不过,由于我们离题太远,而且,许多都是没有根据的流言,也就到此为止吧。例如,不知从何处,托茨基得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叶潘钦家里的几个女儿有一种不公开的、奇怪的关系,——这实在是令人怀疑的传闻。但是,另一个让他恐惧地做起恶梦的传闻,他却不能不信。他毫不怀疑:加尼亚跟她结婚是为了钱,加尼亚是一个心肠恶毒而且贪婪的人,是一个脾气恶劣,蛮不讲理,嫉妒心强的人;曾一度想赢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加尼亚,如今像悔恨自己梦魇般憎恶起她来,因为这两个朋友想利用双方的这种热情,用他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合法婚姻为诱饵来收买他。他的心里,爱与恨纠缠不休,虽然他矛盾迷惑,但最终还是同意和这个“贱女人”结婚,不过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对她进行报复,好像也说过,以后要让她“吃点苦头”,这所有的一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好像都一清二楚,而且暗地里也悄悄地准备着什么。托茨基是如此的胆怯以至于他不敢向叶潘钦倾述自己心中的忧虑;但是,即使一个懦弱的人,在某一时刻也会意气风发,精神振奋。例如,当托茨基听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许诺在生日那天晚上将宣布她的决定时,便兴奋之极,眉开眼笑。不过,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那个与德高望重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关的最怪异、最难以置信的传闻,竟然变得几乎让人不得不信了。

一眼看去,似乎所有的都只是扑风捉影。使人难以相信的

是，如此一位世故老练、聪明机灵的上了年岁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似乎也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迷住了，——但这也不过似是而非，并且好像这一种“表演”达到了谈情说爱的地步。无法想像，此时此刻他有何企图，或许他希望加尼亚能帮助他。不论如何，托茨基有些怀疑将军和加尼亚之间达成了某种心知肚明、不必言说的交易。当然，大家都知道，一个年岁大的人如被女色吸引，就会失去理智，甚至企图于绝处逢生，即使过去他聪明盖世，如今也会像个愣小子胡作非为，失去理智。听说，将军还亲自准备了一条异常昂贵的珍珠项链作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生日礼物，而且还对之很费心，尽管他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并不醉心于钱财。将军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生日之前，竭力掩饰自己，却仍旧遮掩不了内心的紧张激动。有关珍珠项链的流言飞进了叶潘钦将军夫人的耳朵。要知道，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仅觉察到丈夫的轻佻风流，而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此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置之不理的，相反，她对珍珠事件很在乎。将军早就听说了，所以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一想到此事很难解释清楚，将军心里就惴惴不安。在我们讲述故事的那天清晨，他不想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公爵未到之时，他就打定主意以工作繁忙为由，不和她们见面。对将军而言，这种躲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之夭夭。他只希望，今天，他能够平安顺利地度过晚上，不要添什么乱子。凑巧，公爵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将军去见夫人时，心里想：“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上帝安排的！”

五

对自己高贵的门第，将军夫人是引以为豪的。关于家族中最后一位梅什金公爵的事，她很早以前就有所耳闻，但此时此刻她

突然被告之，这位公爵穷得像乞丐一样接受施舍，而且几乎是个傻瓜，不难想像，她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这种结果是将军所期望的，夫人对此有了兴趣，那么她的注意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转移。

当特殊事情发生时，将军夫人总是沉默不语，瞪大了眼睛，面沉似水地盯着眼前的人，向后稍微仰了仰身体。这个女人，年龄与丈夫相仿，身材高大，但很瘦，浓密的深色头发中已夹杂着许多白发了，鼻子呈鹰钩状，发黄的双颊有点微微凹塌，嘴唇很薄。她有一个高而窄的前额，有一双能表达出人意料的神态的灰色大眼睛。她身上保留着一种难以磨灭的念头——她一直不曾怀疑自己的目光晶莹传神，楚楚动人，具有无可比拟的迷人魅力。

“接待？梅什金公爵？现在？马上？”盯着眼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夫人瞪大眼睛。

“噢，只要您，愿意接见他，什么礼节都是不必要的。”将军急着补充道，“他几乎还是一个惹人心疼的孩子；他从小就得一种偶尔会发作的病；从瑞士回来，刚下火车，穿着打扮像个德国人，很怪，的确是不名一文，几乎要哭起来。我不仅给了他二十五卢布，而且在我们机关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mesdames[①]，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招待他，看起来他好像饥寒交迫……！”

“您的话真让我震惊，”将军夫人神态依旧，“又饿又有病！什么病？”

“当然，这病很少发作，何况他像个孩子一样，但是他的知识广博，Mesdames，”他接着对女儿说，“你们不妨考考他，我总该知道，他有什么本领和才能吧？”

“考—他？”将军夫人拉长了声音，一脸的惊诧迷惑，瞪着眼睛看看女儿，又看看丈夫，最后又把目光落在女儿们身上。

① 法文，意为小姐。

“唉！亲爱的，别胡思乱想……不过，随你便；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热情周到地招待他，请他来这儿见见您，这实在是件好事。”

“让他在我们家住？从瑞士到这儿？！”

“这跟瑞士无关，我再重复一遍，随你便。我这样做的原因，第一，他和你出身同一家族，也许是亲戚，第二，他无家可归。我还以为，你或多或少对你这位本家有点兴趣呢。”

“妈妈，既然没有什么礼节，见见也无妨，这暂且不用说，他刚下火车，肚子一定饿了，而且又无处安身，让他饱饱地吃上一顿有何不可呢？”大姐亚历山德拉说。

“何况他还是个孩子，还可以跟他一起玩捉迷藏呢！”

“玩捉迷藏？”

“哎呀，妈妈，您不要再装模作样了。”阿格拉娅有点生气，打断母亲的话。

爱笑的二女儿阿杰莱达，控制不住自己，开怀大笑起来。

“爸爸，让他来吧，妈妈同意了。”阿格拉娅坚决果断地说。于是，将军摇摇铃铛，吩咐仆人带公爵进来。

“但我有个要求，在他进餐时，脖子上必须得带上餐巾。”将军夫人最后同意了，“把费奥多尔叫来，或者让玛芙拉来吧……进餐时，让她站在后头，照看他。他的病发作时，他会很安静，不会乱打乱踢吧？”

“当然不会，而且称得上文质彬彬，很懂礼貌，不过偶尔老实得过头了……看，那就是他！来吧，让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本家或许也是亲戚——梅什金公爵，他是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位传人，请热情地款待他吧。开饭的时间到了，公爵，请您别客气……只是，对不起，我有公务在身，而且已经迟了……”

“公务？难道我们还不知道您有何公务吗？”将军夫人严肃地说。

“公务，紧急公务，亲爱的，我已经来不及了！Mesdames，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他可以给你们写些什么，他是位才华横溢、

现在很难见到的书法家；在书房，他就给我写了几个右体字：下官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执笔！……就这样吧！再见。”

“修道院长？帕夫努季？别走，您别走，去哪儿，帕夫努季是什么人？”对着想溜之大吉的丈夫，将军夫人恼恨地有些惊慌失措地大叫。

“是的，是的，亲爱的，这个修道院长是很久以前……我得去见伯爵了，他一定等我很长时间了，关键是他亲自约定的……再见了，公爵！”

将军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我知道，什么伯爵约见他！”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盛气凌人地嚷了起来，接着就恼怒地盯着公爵。“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有点不耐烦，有点懊恼地思索了一下，说，“噢，发生了什么？哦，对了，那个修道院长是谁？”

“妈妈。”亚历山德拉刚想说话，阿格拉娅则把脚跺了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别多嘴，”一板一眼地，将军夫人打断她，“我只不过也想长长见识嘛。公爵，请您在我对面的这把椅子上坐下来，噢，不，到这儿来，迎着太阳，靠近点，光线明亮多了，我也能仔细地看看您。嗯，那个修道院长是谁呀？”

“是帕夫努季修道院的院长。”公爵很耐心很认真地回答。

“帕夫努季？蛮好玩，那么，他又如何呀？”

将军夫人凝神盯住了公爵，很急很快，而且有点没有耐性地提出问题。可是公爵回答时，她又不住地对每句话都点头称是。

“十四世纪，帕夫努季修道院长生活在伏尔加河畔，”公爵解释道，“也就是现在的科斯特罗马省，他在那儿管理一座修道院，他德高望重，修行很高以至于被人们称赞。他经常去奥尔社帮忙处理一些事务，在文件上签过字，我有幸见过这份签字的拓片，由于很喜欢，就学会了。将军刚才想知道我书法如何，以便给我找份工作，我就用几种不同字体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下官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执笔’，这是模仿他的亲笔签名。将军挺喜欢，

就又说起这事来。”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告诉小女儿，“别忘了，帕夫努季，能记下来是最好的，否则，我总是记不住。但是，也许这样更有趣。现在，这签名在哪儿呢？”

“似乎放在书房的一张桌子上。”

“派人去取，马上！”

“要是您也想看，我可以重新写一次。”

“好啦，妈妈，”亚历山德拉说，“我们都已经饿了，最好现在去吃早餐吧！”

“这样也好，”将军夫人赞同道，“那么，咱们一起去吧，公爵，您一定饥肠辘辘了吧？”

“是的，现在的确有些饿，十分感谢您。”

“您这么温文尔雅是很好的，根本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奇怪的人。来吧，您就在我对面坐吧！”一进餐厅，她就给公爵安排好座位，“我想看着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俩负责招待公爵用餐。他根本不是什么……病人，既然如此，没必要用餐巾了……公爵，吃饭时，您还用餐巾吗？”

“在小时候，六七岁时系过，如今吃饭时，只要把餐巾放在膝盖上就行了。”

“的确如此，您的病怎么样啦？”

“病？”公爵似乎很吃惊，“我的病现在几乎不发作，但是，这也不能肯定，据说，这儿的气候对我的身体很不利。”

“他说得头头是道，”将军夫人朝女儿们说，她仍像刚才那样，对公爵的每一句话都点头示意，“真是令人吃惊。如此说来，那些全是道听途说，没根没据的话啦。公爵您慢慢吃着，再说说，您的出生地是哪里，又在何处长大成人？我希望彻底地了解您，我对您很感兴趣。”

公爵感谢了夫人一片好意，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饭，一边把今天他已重复了几遍的事又说了一次，将军夫人愈听愈心满意

足。几个姑娘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她们原以为，他们可以称得上亲戚，结果是公爵虽然对自己的谱系如数家珍，但不管怎么推拉，他们之间似乎丝毫的亲戚关系也没有，也许在祖辈时还能称得上是远亲。对这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将军夫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尽管她一直没有机会讲一讲自己家族的谱系，但当她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咱们一起去聚会厅吧，”她说，“那是我们大家公用的房间，吩咐他们把咖啡也端过去，”她带着公爵，告诉他，“换句话说，是我的一间小客厅，我们在家时，就聚在那儿，各人干各人的事：大女儿，就是她，亚历山德拉弹弹琴，读读书或者干些手工活；阿杰莱达画一些风景画和人物肖像（至今没有完成一篇作品），小女儿阿格拉娅什么都不做，只是那样坐着。我也一样做不好，也就没干出什么名堂。好了，就是这儿，请您靠着壁炉坐吧，公爵，随便聊些什么。我想知道，您说话时的举止谈吐如何。当我再遇见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个老太婆时，我能够很确切地告诉她，您的一切情况，我猜想，她们对您也会有很大兴趣的。来，说说吧！”

“妈妈，您这样要求实在是太荒唐了。”阿杰莱达说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把画架调整好，拿起画笔、调色板，开始临摹，这是一张风景画。在一张小沙发上，坐着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两姐妹，抱着两臂，想听听他们聊天。公爵觉察到，他身上集中这母女四人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要是让我这样聊，我一定会无话可说的。”阿格拉娅说道。

“为什么？这荒唐什么？他怎么会说不出来？他有嘴呀！我只想知道他的口才。那么，随便什么都行。比如，瑞士是个怎样的城市，给您印象如何？看吧，他马上就会开始的，而且引人入胜。”

“印象很深刻……”公爵开口说道。

“看看，看看，”对着女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急急

地说，“他开始说了。”

“妈妈，您至少该给他说话的机会呀，”亚历山德拉把母亲的话打断，又悄悄地告诉阿格拉娅：“没准，这位公爵绝非白痴，而是个大骗子。”

“我早就看出来了，千真万确。”阿格拉娅答道，“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卑鄙了，这样做，对他又有何好处呢？”

“最初的印象是深刻的，”公爵又重复了一遍，“小时候，被带着离开俄罗斯时，我就只是悄悄地看着所经过的每一个德国城市，它们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我却没问过一个问题，这是我在几次痛苦、严重的病发后所记住的。如果我的病连续多次不停地发作，我就会丧失记忆，陷入一种麻木状态，虽然大脑仍在运转，但思维好像已经不合乎逻辑了。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进行连贯地思考。当这个病好转时，我又像现在这样身体强壮。我记得，那时候，我几乎无法忍受自己的忧郁烦闷，想痛哭一场，而且惊奇和不安缠绕着我，面对着这陌生的一切，我异常地焦虑，对此我是十分清楚的，我被陌生的一切摧残着。我记得，黄昏时分在巴赛尔，在进入瑞士时，我被城里集市上的一头驴子的叫声惊醒，才彻底摆脱了这种蠢钝麻木的状态，真正清醒过来，我不仅对驴子感到吃惊而且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它，同时，我一度混沌的头脑突然清醒了。”

“毛驴？真是怪事，”将军夫人说，“但是，这也不足为奇？我们之中还会有人喜欢上毛驴呢，”看着笑嘻嘻的女儿，她有点恼火地说，“这种故事，在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讲下去吧，公爵。”

“从那时起，我对驴子的喜爱之情胜过了一切，我把它当做宠物。由于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所以我开始去学习有关驴的知识。由此，我知道了，驴子的力量很大，能干许多活，任劳任怨，价钱也不贵，是有很大用处的。因为这头驴子，以前的忧郁愁闷烟消云散，突然之间，我对瑞士有了好感。”

“这一切听起来蛮古怪的，不过，您可以再谈谈其他的事情，

不用提关于驴子的事了。阿格拉娅，你笑什么？你也一样，阿杰莱达？公爵把驴子的故事说得很有趣，他亲眼见过驴，你呢？您恐怕没去过外国吧？”

“妈妈，我看到过驴。”阿杰莱达回答。

“我也听说过。”阿格拉娅接着说。三个女儿又哈哈大笑起来，看着她们，公爵也笑了。

“你们太没有礼貌了，”将军夫人道，“公爵，请您别见怪，她们心地是很善良的。虽然我们常斗嘴，而且她们总是嘻嘻哈哈、单纯、轻佻的，但我依旧很爱她们。”

“怎么会呢？”公爵笑着说，“要是我，也不会放过这样不错的机会。但我还是喜欢驴这种温顺而用途广的动物的。”

“出于好奇我想问一下，公爵，您是个温顺的人吗？”将军夫人问道。

大家又哄堂大笑。

“又提起这讨厌的毛驴了，我完全没有想过，”将军夫人辩解道，“要知道，公爵，我没有……”

“没有指桑骂槐？哦，当然，我从未怀疑。”

公爵仍旧微微笑着。

“您笑了，实在太棒了。依我看，您是一位心地善良的青年，”将军夫人说。

“有时并不善良。”公爵回答道。

“但我是善良的，”突然，将军夫人插了一句，“说实话，我的仅有的弱点就是我总是善良的，因为永远善良是不应该的。我经常冲着她们，还有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火，糟糕的是，在发火时，我依旧善良。在您进来之前，我正在气头上，于是我装作一无所知，也无法弄明白。我经常会像小孩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我是跟阿格拉娅学的，阿格拉娅，谢谢。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我没有像女儿们说的，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糊涂。我有个性，也不胆小怕事。当然，我说这些全无恶意。来，阿格拉娅，吻妈妈一下，

好了……这足够了。”阿格拉娅热烈地亲了亲她的嘴和手，她又说，“公爵，您继续讲吧。或许您能讲一些比驴子更吸引人的故事呢！”

“我又糊涂了，怎么可以这样做，让人开口便说呢。”阿杰莱达又接着说，“要是我，一定不知道说点什么。”

“你又不是公爵，公爵比你聪明十倍，乃至二十倍，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希望你以后要谦虚一点。公爵，让她们看看吧，当然，您可以不再谈驴子，接着说吧，除了驴子，您在国外还有哪些所见所闻呢？”

“他把驴子的故事讲得很精彩，”阿杰莱达说，“公爵津津有味地讲了自己的病，还有如何借助外力来使自己喜欢热爱一切。对理智如何丧失和如何痊愈，我总是很感兴趣。特别是这种事从天而降，突然来临的时候。”

“就是嘛！就是嘛！”将军夫人有点激动，“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不笨；好了，大家不要再笑了！公爵，您接着讲瑞士的风景吧！”

“到了瑞士的卢塞恩，我被带着去卢塞恩湖游玩。这座湖很美，但不知为何我心情变得很沉重。”公爵接着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道。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见到如此美妙的风景，我总是觉得压抑烦乱，既觉得舒畅，又觉得不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的病。”

“哦，其实我倒想去见识见识，”阿杰莱达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们不去外国看看，两年了，我都没有什么素材可画了：东方和南方，早就被画完了……公爵，您为我找点绘画的素材吧！”

“对绘画，我是个门外汉。我一直认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画了。”

“我不能看一眼就画出来。”

“你们俩在猜谜语吗？我什么都听不明白，”将军夫人把他们打断，说道，“不会看？难道没有眼睛吗？在国内您不会看，在国

外也同样。公爵，您不妨谈谈您的见解。”

“这还不错，”阿杰莱达说，“公爵不就是在外国学会怎样看吗？”

“我并不清楚，在国外，我逐渐痊愈，我是否学会了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国外，我几乎总觉得非常幸福。”

“幸福！您总觉得非常幸福？”阿格拉娅禁不住叫了起来，“那怎么能说没学会看呢？请您教教我们吧！”

“请您教教我们吧。”阿杰莱达微笑着说。

“我的确什么都不会。”公爵一边笑，一边说，“在国外，我一直呆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附近的地方也很少去，我能教给你们什么呢？最初，我没有一点孤独寂寞的感觉，我恢复健康后，每一天对我而言都非常珍贵，而且我还意识到，时间会越来越珍贵。我会很满意地去睡觉，很幸福地起床。要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困难。”

“所以您不想去任何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引起您的兴趣？”亚历山德拉问道。

“最初那段时间，我确实被吸引过，我也感到心神不宁，总是在思考，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在心情焦躁烦乱之时，我总想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要知道，这种情况的的确确存在，特别是一个人独处时。我住的地方有一条不太大的瀑布，它仿佛一根细线从高山上倾泻直下，差不多是垂直的——银白色，水声哗哗，水雾弥散在空中，从高处落下来的瀑布，却让人感觉它很低，距它半俄里却仿佛只有五十步。夜里，当我聆听那哗哗流水声时，一种强烈的不安焦虑就会笼罩着我；正午时分，我走进山里，一个人被群山、被流着松脂的古柏苍松包围着；古老的中世纪的城堡的遗迹还伫立在悬崖上，依稀可以望见下面遥远的小村庄；瓦蓝的天空中阳光灿烂，到处都是静悄悄的。这个时候，我总是感觉到，某种东西在召唤我到某个地方，而且我觉得，要是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下去，走出这条线，走出天地相接的那条线，一切谜底都会

显示出来，一种比我们现在的生活热闹、幸福一千倍的新生活就会出现在眼前；像那不勒斯那样有着宫殿，有着美满生活，有着热闹的大都市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不错，我的确想像过许多东西！以至于后来我认为，美满的生活在监狱中也可以找得到。”

“我十二岁时在《文选》课本里读过您最后这个值得称颂的想法。”阿格拉娅说。

“这些都是人生哲理，”阿杰莱达说，“您一定是位哲人，来引导启发我们。”

“您或许说得不错，”公爵轻轻一笑，说道，“天知道，也许我的确是个哲人，启发你们的念头也有可能……是的，完全有可能。”

“您的哲学观点和叶夫兰皮娅·尼古拉芙娜的完全相同。”接着，阿格拉娅就讲了起来，“她是一个故去的官员的妻子，就像一个食客来到我家，节省开支是她的全部生活目标，一开口便是几个小钱的事，过起日子也只想着少花钱，而实际上这个狡诈的女人非常富有。因此，您所谓的监狱里的美满生活，还有在农村四年中的满足和幸福，与此大同小异，尽管只有几个戈比的利益，您仍旧为了所谓的幸福出卖了您想像中的那不勒斯城。”

“我不赞同您对监狱生活的看法，”公爵反驳道，“我曾听说过一个人的故事，他在监狱里呆了十二年。他也是给我治疗的教授的一个病人，他的病也老是发作，有时哭闹不停，焦躁烦乱，甚至想自杀，他后来被治好了。在监狱里，他活得忧郁沉闷，但，要知道，这种生活也并非一无是处。这是有必要说一下的。只有那只蜘蛛和窗外的那棵小树和他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过，最好我还是把我去年见过的另外一个人的事讲给你们听听吧。这里的一个情形之所以很怪异，是由于这种事极少发生。有一次，这个人因政治罪同其他犯人一起押上断头台，被判除执行枪决。但二十分钟后，他被特赦免除死刑，改判另一种判决；这两次判决

之间有二十分钟，或者起码十五分钟的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他毫不怀疑几分钟后，他将突然死去。我很想知道他在那时的心情和感受，我曾多次详细地询问他。他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而且承认，那十几分钟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永远都不可能忘掉。有三根柱子埋在离断头台二十步远的地方，因为有好几个罪犯，一些士兵和平民站在断头台的两边。有三个犯人被押过去绑在柱子上，他们穿着死刑犯的衣服（一种白色的长衣服），用白帽子遮住他们的眼睛，以免看见枪；接着，朝着每根柱子都站着一列士兵，由几个人组成。这个人站在第八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将在第三批被带到柱子边，手持十字架的神父绕着他们走了一圈。所以他们只能再活仅仅的五分钟了。他曾说，这短短的五分钟，对他而言，仿佛是漫长无际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在这五分钟里，他将要走完如此漫长的人生旅途，甚至于临死前的一刹那，现在没有必要去安排，为此他做了详细的打算，跟伙伴们道别会占用两分钟，最后一次忏悔会占用两分钟，然后再看这世界最后一眼。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三件事所花费的时间和他的安排丝毫不差，二十七岁，风华正茂之时，他却要死了。他在与同伙伴们道别，他记得，还问了同伴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以至于勾起他对答案的兴趣。告别之后，他觉得是该自我忏悔的时间了，至于自己会反省些什么，他早就想好了。他一直想像着可以快速清楚地弄明白，此时存在着的、有生命的他在三分钟后就将变成其他什么事物，或是其他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在什么地方呢？他希望在这两分钟里把这些问题解决！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在灿烂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是它金色的圆屋顶。他记得，他死死地看着那屋顶及它所发出的金色的光，以至于不能让目光摆脱那金光：他好像觉得，这金光是他的新的生命，三分钟后，他们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来世的缥缈和迫在眉睫的新生命的厌恶，使他胆战心惊；不过他说，使他更害怕的是一个时时缠绕着他的想法：‘要是不死该多好啊！要是能将

生命留住该多好啊！——没有穷尽的一切都归我所有！那时，我会把一分钟当做是一个世纪，精心安排，决不浪费，决不虚度！’他说，这种想法使他恼火，恨不得立即去见上帝。”

公爵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大家都等着他继续说出故事的结局。

“您的故事完了？”阿格拉娅问。

“什么？哦，是的。”公爵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

“没什么目的……偶尔想起……随便说说……”

“您总是吞吞吐吐，”亚历山德拉说道，“公爵，您是否想证明，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有时，五分钟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座宝藏，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种遭遇的您的朋友……已经改判了，对吗？换句话，他又拥有了‘无尽的生命’。那么，后来，对这笔宝贵的财富，他如何处理呢？他是否真的精心安排每一分钟的生活呢？”

“噢，不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亲口告诉我，他并没有计算着每分钟来生活，相反，他虚度了不少光阴。”

“哦，这对您而言是一个经验啦，没有人能真正地精心地安排生活，不论如何，就是不可能。”

“是的，不论如何，就是不可能，”公爵重复着说道，“对于这一点，我已觉察到了……但是总有点难以置信……”

“如此说来，比起其他的人，您认为自己更明智一些，对吗？”阿格拉娅问道。

“不错，有时，我的确这样认为。”

“如今也是这样认为吗？”

“也……也是如此。”公爵看着阿格拉娅，回答道，脸上的笑容仍旧没有什么改变，平和，有点卑微，但随即就望着她，愉快地大笑起来。

“还蛮谦虚的！”阿格拉娅气呼呼地说。

“但是，你们胆量真不小，看，你们全都在笑，而当时我却被他所说的一切所震动，以至于在梦中，我竟然梦见了这五分钟……”

他第二次扫视了他的听众，有点严肃，还有点探究的意味。

“你们没有由于某种原因而生我的气吧？”突然之间，他有点紧张不安地问，但仍旧那样看着大家的眼睛。

“什么原因？”三位姑娘都很惊讶，一齐嚷道。

“因为，我总像在教训别人一样……”

大家都开怀地笑了。

“要是真生气了，就别见怪，”他说，“我的阅历浅，对生活的了解也很肤浅，这些我都清楚。或许，我有时讲了一些令人不解的话……”

他有些难为情。

“您的生活经历不少，反而相当多，因为您说您曾很幸福；所以这样假意的抱歉是没有必要的。”阿格拉娅很严肃，又毫不客气地说，“您没有必要因为开导我们而不安，这并不能证明您占了上风。即使活上一百岁，您的淡泊清静的哲学也会使生活充满幸福，您可以从死刑或者一个手指头中同样看出玄奥的哲理，并会因此而感到满意。您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呀！”

“我不懂，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气势汹汹的，”将军夫人接口说道，她在一旁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手指头？这是什么意思？公爵讲得很精彩，只是有些伤感，为什么你总是刁难他？开始还笑容满面的他，现在几乎是垂头丧气了。”

“妈妈，别担心。扫兴的只是公爵，您没有亲眼见过死刑，否则，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是见过死刑的。”公爵答道。

“您见过？”阿格拉娅叫了起来，“对于这一点我早应该想到的！这样，一切都好办了。您见过死刑，又为什么说生活得很幸福呢？难道，我说错了吗？”

“不会是您的村子里处死过人吧？”阿杰莱达问。

“不。施奈德曾带我去过里昂，我是在那里凑巧碰到，才见过的。”

“感觉如何？您一定觉得很有趣？大饱眼福，还学了不少东西吧？”阿格拉娅问。

“对此我没有丝毫兴趣，还因此得了病，但我的确呆呆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

“要是我，也会目不转睛的。”阿格拉娅说。

“但这种场合，女人是不受欢迎的，这些女人还因此遭到报刊杂志的评论呢。”

“换句话说，这种事与女人无关，就意味着（可以说他们想证明）这是男人的事啰？这真是绝妙的逻辑，您也赞同这一观点吗？”

“还是再讲讲死刑吧。”阿杰莱达插嘴说。

“我现在不愿提……”公爵皱着眉头，有点为难地说。

“您大概是舍不得告诉我们吧！”阿格拉娅旁敲侧击。

“不，我刚才已经把这次经历讲了一遍了。”

“讲给谁听了？”

“是贵府的一位仆人，我在等……”

“哪个仆人？”这个问题从四处响了起来。

“当时我待在前厅等着拜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时，告诉了那个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坐在前厅里的老仆人。”

“真是有点怪。”将军夫人说。

“公爵是主张民主的，”阿格拉娅说，“既然，您已经讲给阿列克谢听了，就一定会讲给我们听。”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也坚持。

“就是刚才，”公爵又说，他有点激动（他似乎很容易激动），“您向我询问绘画的素材时，我真的有这样一个素材：断头台上站着的那个犯人，立刻就要躺在斩首机下的木板上，您要画的就

是他被斩首的瞬间前的那张脸。”

“脸?只画一张脸?”阿杰莱达有点吃惊地问,“这素材实在很荒唐,这能叫画吗?”

“我不明白,什么使您觉得荒唐?”公爵仍旧很兴奋地坚持,“前不久,在巴塞尔,我见过这样一幅画,我想说……再另找时间吧,……它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巴塞尔的那幅画,以后您再讲,”阿杰莱达说,“对于画死刑犯这种素材的画,您现在就给我讲讲吧。您有何构想?该如何画?就只是一张脸吗? 这张脸又是怎样的呢?”

“在临死的前一分钟,”陷入往事的公爵,好像忘了周围的一切,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那一刻,他登上梯子走上断头台,朝我这边望了一眼,看着他的脸,我几乎明白了一切……但是,要我如何来说呢?不管您或者其他什么人能画下这张脸的话,都是我急切盼望的事情,如果您能画,这是最好的了!当时我想,这幅画将会有很大用途。当然,发挥丰富的想像,把在此之前,他所经历的种种都想像一番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他在监狱里等着判决的到来,他认为起码还有七天时间,他好像对这类手续通常所需要的时间期限满怀希望,文件还要送到某处,七天后才会审批下来。可是这次出于特殊原因,过程被省略了许多。早晨五点钟左右,他还没有醒,十月末清晨的五点钟,天没有亮,也相当冷。带着狱吏的警官走进来,轻微地推了推他的肩膀,把他推醒,他用胳膊撑身坐了起来,——瞧见亮光,便问:‘有什么事?’‘九点后行刑。’开始时睡意正浓的他不信,抢白说,需要一个星期,文件才能完成审批,但当他头脑清醒以后,他立刻就不再言语了,也不辩白了,——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接着又加了一句:‘这样措手不及,让我难以承受……’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接下来,就是那套人人熟知的事情,大约有三、四个钟头,什么神父来了,吃了一顿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的早餐(难道这不可笑吗? 这是非常残忍的事,但同时,出于诚意,并且坚定地认为这种行为是

仁慈的，所以善良纯洁的人才这样做），然后收拾整理一番（你们知道，犯人是如何收拾整理的吗），最后游街，上断头台……我觉得，即使他在游街时，一定还认为有漫长的时光在等着他，也许，游街示众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还有好多时间呢，还能活三条街，瞧啊，除了这条街，还有一条，然后，还有那条街，有家面包店在路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面包店！'他必须面对周围的一切——成千上万的人，熙熙攘攘，上万张面孔，上万双眼睛，更残酷的是，他必须忍受下面的这个想法：'这成千上万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将要被杀头，只有我！'这仅仅是一个小序曲。在通往断头台的小梯前，这个据说无恶不作的强健的汉子，突然之间，哭了起来。神父从一开始就陪着他，坐在囚车上，跟他说话——尽管他在听，也许只听了一两句，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肯定如此。最后，他那被捆绑的双腿，一小步、一小步地登上小梯子。聪明的神父沉默下来，只是让他一个劲地亲吻十字架。在梯子下半部时，他的脸就没有血色了，当他爬完梯子，站在刑台上时，脸一下子变得像白色的书写纸一样。也许他的双腿在不听使唤地颤栗，心里恶心，——嗓子有点痒，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知道当你惊慌失措或处境异常险恶之时，你们是否觉得即使思维很清晰，但对自己的理智却无能为力？这就好像，房子马上朝您压下来，毫无生还的希望时，您就会闭着眼睛坐下来，耐心地等待——听天由命吧！……就在这种绝望之极的无力的情况发生时，神父迅速地把这个不大的、银白色的十字架放到他嘴边——连续不断地送到他的嘴边，每一次亲吻十字架，他就好像有了生命，眼睛可以睁开，双腿可以走路。虽然此时此刻，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他仍旧像再抓住它据为己有以备后患一般，不停地一下接一下频频吻着十字架。这种亲吻一直到他躺在板上……有点让人奇怪的是在动刑前的几秒钟里，犯人的头脑都像一部开动的机器，剧烈地活动着，格外灵活，却没有几个人昏迷不醒。我猜想，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涌现出许多荒唐可笑、

缺头少尾的不完整的想法：‘看四处顾盼的那个人——前额上长了个疣子，这个刽子手衣服下面的钮扣都长锈了。’……而此刻他对一切都十分清楚，什么都不会忘记。由于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永远无法忘怀的中心运转着、进行着，所以他不可能不省人事。想像一下，他把头放在了断头板上，等着直到最后的四分之一秒，他知道，他会突然听到一种嗤溜的声音——那是头上面索链下滑产生的！这声音，他肯定听得见！如果换了我，在等待行刑，我会用心地听，并且一定会听见！尽管可能仅有十分之一秒，但仍能听见！你们可以展开想像，人们还在议论纷纷，或许，在人头被砍掉的那一秒钟内，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想法呀！要是有五秒钟，该如何画？……您先画座断头台，要能清楚地看清最后一级梯子，站在这级梯子的犯人脸色苍白如纸，他迫不及待地用没有血色的双唇去吻神父递过来的十字架，而且注视着——他对一切都很清楚。画的中心是十字架和犯人的头，可以把神父、刽子手及他两个帮手的脸，还有几颗抬头张望的脑袋和几双眼作为背景，隐隐约约，衬托一下……这幅画就是这样的。”

公爵说完，朝大家看了一眼。

“要知道，这似乎不是淡泊清静。”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着。

“那么，您现在把您的恋爱史讲讲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望着她，有点目瞪口呆。

“当然，”阿杰莱达有点急躁，说道，“您原本应该说说巴塞尔的那幅画，但现在我想知道，您的恋爱故事，您一定谈过恋爱，不要拒绝，再说您一开始讲这种故事，就不会品头论足了。”

“为什么每当您说完，对您曾说过的东西您会不好意思呢？”阿格拉娅忽然之间问道。

“你太愚笨了。”将军夫人打断阿格拉娅，有点生气地望着她。

“的确有些蠢。”亚历山德拉也附和着说。

“请不要听她的话，公爵，”将军夫人说，“她只是故意捣乱，实际上，她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她们并不是胡搅蛮缠，也许在玩什么新花样，但从她们的表情中，我可以说，她们都很喜欢您。”

“从她们的脸上，我也看得出。”公爵加重自己的语气说。

“为什么这么说？”阿杰莱达好奇地问道。

“您从我们的脸上得出了什么结论？”另外两个姐妹也禁不住问道。

但公爵面沉似水，一句话也没说，大家都期待着他的答复。

“这个以后再说吧。”他平和又严肃地说。

“您是故意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阿格拉娅大声说，“看他趾高气昂的样子！”

“嗯，”阿杰莱达又急匆匆地说，“既然您会相面，那您肯定谈过恋爱；怎么样，我猜得没错吧！快讲吧！”

“我真的没有恋爱，”依旧那么平和、那么严肃，公爵回答道，“我……拥有一种别样的幸福。”

“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幸福？”

“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们吧。”公爵慢慢地说着，好像已经进入一种深思的状态。

六

“看你们，”公爵说，“既然你们对我如此感兴趣，如果我不说出来，你们也许会生我的气。噢，当然，我只是在说笑话，”他笑着连忙补充道，“在小村庄里……到处都是儿童，在那里，我总是和小孩，也只是和他们呆在一起。那许许多多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我不是他们的老师，那里有一位叫儒尔·蒂伯的学校老师；至于我，也算是教过他们吧，整个四年，我就是这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我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我对他们坦诚相待，从不欺骗

他们。由于孩子们几乎离不开我，总是跟着我，所以他们的父亲和家人对我很恼火，学校的老师也因此认为我是个祸害。为了孩子，我在那里惹怒了许多人。连施奈德也来责怪我。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可以把一切事情告诉孩子——所有一切，令我更惊讶的是，成年人是如此地不了解孩子，连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是这样。不要把他们的年龄作为隐瞒他们、不让知道得太早的借口。这是一种可怜的想法！虽然父亲认为孩子年幼不懂事，实际上，孩子们自己很清楚——他们什么都明白。孩子们能为最难办的事提供有用的建议，但成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噢，天啊！当可爱的小鸟信任又依赖地看着你们时，要是欺骗它，你们会问心有愧的。由于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非小鸟莫属，所以我把他们比作小鸟。实际上，大部分是由于那件事，村里人才生我的气……而蒂伯只是嫉妒我罢了，最初令他奇怪的是，在我这儿对什么都清楚明白的孩子，在他那里却一无所知；后来，由于我说，'我们俩没有教给孩子任何东西，相反从孩子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就开始嘲笑我。他也跟孩子们一起生活，但为什么他要嫉妒，要编造我的谣言呢？其实，心灵上的伤痛可以在孩子那里得到医治……在施奈德的义务诊所里，有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他的遭遇不幸，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他是因为精神失常送到这儿的，在我看来，他只是痛苦之极而不是有精神病——他的病症就在于此。如果你们能了解孩子对他的治疗起了多么大的作用的话，就好了……当然这个病人的事以后再讲给你们听。现在，我想讲一讲，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开始时，我并不受孩子们欢迎。要知道，我是个笨拙的成年人，不英俊，而且还是外国人。他们开始总是讥笑我，后来，他们还扔石头来打我，因为我亲吻玛丽时被他们看到了。其实，我只吻过她一次……不，请你们不要笑，"公爵急急地止住了周围的笑声，"这里一丝爱情也没有。如果你们了解到她的不幸，像我一样，你们也会同情她。她住在那个村里。她的母亲是一个老太太，她们的房子简陋、破旧，有两扇窗子，其中

一扇经村长同意被分离出来;在窗户里,老太太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卖些针线、鞋带儿,烟草、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她身体有病,而且浮肿的双腿不能走路,只能坐着。玛丽是她女儿,大约二十岁,身体羸弱,虽然已患了肺病,她仍旧每天去做小工,干许多繁重的活——擦地板、洗衣服、打扫院子和牲口棚。有一个经销商经过此地把她诱骗强奸并带跑了,但一星期之后,就抛弃了她,溜了。一路上她沿街乞讨才回到家中,此时的她衣衫褴褛,全身上下肮脏不堪,她整整走了一个星期,鞋子破得不成样子,晚上睡在露天地里,也因此得了重感冒,双腿伤痕累累,手臂也浮肿起来,皮肤粗糙不堪。虽说她长相并不十分漂亮,但却有一双柔美、善良、纯洁的眼睛,她总是沉默寡语。有一次,这是很久以前了,在工作时,她突然唱起歌来,使大家非常惊奇,笑着问她:'玛丽为什么唱歌呀!玛丽唱歌了!'——她非常害羞,就不再开口说话了。那时,大家还关心她、爱她,但她被拐跑,得了病回来后,一切都变了。他们是多么残酷的人啊!对此事,他们抱着令人难以理解的观念。第一个轻视她的是她母亲,凶恶地嘲讽她:'你让我丢尽了脸。'她不仅第一个嘲讽她,还让别人尽情地羞辱她;一听到玛丽回来的消息,全村人都蜂拥般地来到老太太的小房子去看玛丽,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妇女、姑娘都挤来凑热闹。玛丽躺在地板上,抱着老太太的脚,筋疲力竭,衣衫破旧,嚎啕大哭。这么多人来看热闹,她羞愧地把脸紧紧贴在地板上,并把头发披散开来遮住面孔。周围的人把她看作浪荡女人,老人们斥责她,年轻人污辱她,妇女们更是责骂她,瞧不起她,十分憎恶地好像对着一只恶毒的蜘蛛似的。对待她。她的母亲对此不仅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幸灾乐祸,不住地点头称赞。老太婆那时已经病入膏肓,马上就要死了,两个月后,她真的死了。虽然她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了,但至死也没有跟玛丽说过一句话,至死也不肯原谅女儿,每天让她睡在走廊里,还不给她东西吃。老太太的病脚要经常在温水里浸泡,每天,玛丽都给她洗脚,细心地照

顾、伺候她。老太太心安理得地承受着所有的温情，却始终拒绝对她说句关心话。这一切，玛丽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在认识她以后，我发现，她不仅默认这一切，而且也自认为是个不要脸的坏女人。照着当地的风俗习惯，老太太卧床不起后，村里所有的老妇人都应依次来照顾他；玛丽在那时几乎没有一点东西可吃，村里人都排斥她，也不像以前那样雇她帮工。没有一个人不厌恶她，男子也不尊敬她，总是对她说下流话来污辱她。有时——当然只是偶尔，酒鬼在星期天为了找乐儿，就往她身上扔几个小钱，玛丽一言不发地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那时，她已经开始咯血了。后来，她的衣服破得以至于无法出门，而且她一直没有鞋穿。四十多个小学生，在这时，凑在一起捉弄她，朝她扔泥团石块。牧人拒绝了她想照看母牛的请求，并把她赶跑。于是她整天和牛群呆在一起，也不回家。后来牧人觉得她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好处，就留下她，有时还给她一点自己的剩饭——奶酪和面包，对于他来说，这已经算大慈大悲了。教堂的牧师在她母亲去世时从未认为当众污辱玛丽这件事是可耻的。站在棺材旁边的玛丽破衣烂衫，伤心地哭着。不少人都跑来看看她如何哭丧，如何送葬，一个年纪轻轻，梦想做一个大传教士的牧师指着玛丽，告诉人们，'这位受人尊敬的妇女之所以死去，全是因为她。'（其实，老太太生病有两年多了）'看看这个贱女人，她不敢看你们一眼，因为上帝在斥责她；看吧，她没穿鞋子，衣服破烂，这就是那些没有道德的人的一个明证！她不是别人，就是这位老妇人的女儿！'你们知道对这种残忍的话语，似乎每个人都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在这时发生了，已经站在我这边的孩子们都同情玛丽，并挺身出来保护她。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帮助玛丽，想给她一些钱，实际上我不名一文，只有一支钻石别针。于是我把它卖给一个走村串乡、卖旧衣服的小商贩，得了八法郎，虽然它可以卖上四十法郎。我希望能单独见见玛丽，很长时间以后，在村外的栅栏旁边，通往山里小路边的一棵

大树后面，我碰到了她。在那里，我把八法郎送给她并要她精打细算仔细地用，因为我不会再有钱了，然后，我亲了她一下，并告诉她，我只是因为同情她才亲她，而不是因为爱她，而且我并不想占什么便宜。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她是个不幸的人，而不是一个做错事的人。我想给她以安慰和信心，其实她不比任何一个人低贱，虽然站在我面前的她一直没有说话，低着眼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很快地觉察到，她并不明白我的话。她在我说完之后，吻了我的手一下，当我也想吻她的手时，她把手缩了回去。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群孩子偷看了一切。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早就偷偷地跟踪我了。他们吹着口哨，拍着巴掌，发出一阵阵怪笑。玛丽慌忙地跑掉了。我本想把一切解释清楚，但他们向我扔起了石块。那天，这件事在村里已经家喻户晓，为此，玛丽不仅又被斥责了一通，而且越来越为人们所厌恶了。我听说，有的人竟然想判处她刑罚，但是老天有眼，她总算平安无事。但孩子们仍旧不肯饶过她，更残酷地捉弄她，向她扔泥巴，撵她，她就尽可能地躲着他们，因为有肺病，常常跑得气喘吁吁，孩子们就在她身后叫喊着、责骂着。有一次，我冲上去和他们吵了起来，接着只要我有机会，就去找他们聊天，天天如此。虽然他们还是骂个不停，但有时会停下来听我说。我告诉他们，玛丽多么可怜，不久他们见到她就不再责骂了，而是默默地走开。后来我们就说起话来，我对他们毫无保留，一切都和盘托出，他们很感兴趣，接着就同情可怜玛丽了。有时碰见她，一些孩子还主动热情地招呼她。其实，人们不论认识与否，相遇时鞠躬问好是村里的风俗习惯，不难想像，玛丽一定大吃一惊。有一回两个女孩子告诉我，她们把弄到的一点食物送给了玛丽，玛丽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们还说很喜欢玛丽。不久，大家在爱玛丽的同时，也喜欢上了我。他们经常找我给他们讲故事，因为他们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知道我讲得很精彩。为了给他们讲有趣的故事，我才用心地学习读书，这样整整过了三年。到头来，连施奈德在内的所有人都来责问我，怎么能

像对待大人一样对待孩子？怎么能对他们毫不保留？我告诉他们，其实，不管怎么欺骗，他们都会了解，何况我耻于撒谎。也许，我能告诉他们的远远超过那些恶心的事。只要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但他们仍然否定这一切……我是在老太太死的两星期前吻玛丽的，所以在牧师污辱玛丽时，孩子们都站了起来，支持我。对于牧师的所作所为，我马上进行了解释并使他们明白；孩子们很恼火，甚至有的用石块砸碎了他的玻璃。由于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他们被我劝住了，但知道此事的村民，立刻怪罪我，说孩子们的变化是我的责任。后来他们听说孩子都很喜欢玛丽，就十分惊恐，而玛丽却觉得无比愉快。虽然孩子们被禁止去见玛丽，但他们总是跑上大约半俄里，到玛丽放牧的相当远的地方去见她；他们不仅送给她各式礼物，有的甚至只是为了拥抱她、亲吻她，为了告诉她'Je vous aime, Marie！'[1]——然后再迅速地跑回去。玛丽几乎被这从天而降的快乐搞得疯狂起来，这是她连做梦都不敢想像的。令人又兴奋又羞涩的是，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总是说我爱她，关于她的许多事，都是我告诉他们的，是我把她的事讲给他们听，而且他们现在很爱玛丽，很同情她，以后也不会改变。他们马上又跑来告诉我，他们刚刚见过玛丽，她向我问好，他们的小脸上都洋溢着愉快和忙碌的神情。我在每天傍晚都去看瀑布；那里有个被密密层层的白杨树包围的地方，很隐密，从村子里望去，是看不见的；每天黄昏时，他们，有的甚至是溜出来的，都到这儿来找我。我一直认为，对于他们而言，我爱玛丽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我在那里居住的四年中，这是我欺骗他们的惟一一个问题。我没有向他们坦白，我一点也不爱玛丽，对于她，我只是怜悯和同情，决非爱情。从种种情况中，我知道，他们希望一切都要像他们所想像和所以为的那样，所以我没有解释，只是假装着被他们猜中了。这

① 法文，我爱您。

是怎样细致温柔、周到体贴的幼小的心灵啊！他们觉得，既然列夫[1] 爱玛丽，玛丽是不能穿得如此破烂，甚至光着脚的。你们也许想不到，他们竟然给她送来了鞋子、袜子、内衣，甚至还有一条裙子；我实在不知道，这些衣物是他们用什么办法搞到的，总之是集思广益弄来的。他们对我的疑问总是很愉快地笑笑，并不回答，女孩子总是拍着手，亲吻我。有时，我也偷偷地去看看玛丽。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几乎不能走路了，后来，她不能再帮助牧人了；但清晨她依旧跟着牛群一起出来，在一边坐着；在那里，有一个突出的山石靠在一个陡峭的几乎垂直的峭壁旁；她从清早到晚上跟着牛群回去，就一动不动地呆坐在那里，在这个突兀的岩石的一块石头上，由于四周高岩林立，谁也看不见她。由于害肺病而身体虚弱，大多时间，她总是闭上眼睛，依靠着岩石打盹，很不轻松地呼吸着；消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脸上不断有冷汗从额头和鬓角冒出来。每次遇见她，总是如此。由于我不希望被别人见到，我只呆很短的时间。每当玛丽见到我，马上就浑身颤栗，睁开眼睛，扑到我身边亲吻我的双手。既然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快乐，我也不抽回自己的手；每次我在她身边，她就不停地流泪，不停地颤栗；她开口说了几次，但却让人难以理解。她经常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兴奋和欢喜，像精神失常一样。有时，孩子会和我一块儿去看他。这时，他们总是站在附近什么地方为我们通风报信，不让任何事、任何人打扰我们，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快活的事。玛丽在我们离开后，仍旧闭着眼睛，头枕着岩石，或许，她已进入梦乡，还梦到了什么呢。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能跟着牛群一起出去了，她只能呆在自己破烂不堪的家中。孩子们很快就知道了，差不多全部的孩子在这一天都去看望她，她躺在床上，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两天里，只有小孩们去照顾她；后来，村民听说玛丽的确要死了，才有老太婆来到她的床头，轮流照料她。人们现在

---

① 列夫：梅什金公爵。

又开始同情玛丽了，不再制止孩子们好好地待她，也不再打骂他们了。玛丽一直在昏睡，但很不安定，还很厉害地咳着。老太婆们不许孩子进屋，但他们总是在窗子下面，呆一会儿，只是想说“Bonjour，hotre bonne Marie[①]！”每当看见孩子或听见孩子的声音，她马上振奋起来，把老太婆的劝阻当成耳边风，用手臂撑起身体向他们点头示意。尽管她几乎不吃一点东西，他们还是把美味的糖果和食品送来。我坚信，是这群孩子，使她在幸福和快乐中死去。是这群孩子，使她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从他们那儿，她得到了宽恕，因为她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有罪的人。像可爱的小鸟在振动翅膀，孩子们每天都敲着她的窗户，大声地告诉她，“Nous táimous，Marie！”[②] 不久，她就死了。我原以为她会比现在活得更长点儿。她死去的前天，我去看她，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她似乎认出了我，就这样。我又一次握住她那双无比瘦弱的手！然而，就在第二天清晨，有人把玛丽去世的消息带给了我。这时，孩子们冲破大人们的阻拦，用美丽的花朵把整个棺材装饰一新，还给她编了一个花环。对于死者，牧师没有污辱她，只有几个好事者去参加了葬礼；当要抬起棺材的时候，孩子全都冲过去要亲自来抬；由于力气太小，只好在一旁帮忙，他们流着眼泪跟着棺材奔跑。孩子们从那时起就常常去玛丽的坟墓前祭拜，他们年年都用花朵装饰它，在坟墓四周种上玫瑰花。这次葬礼过后，由于孩子们的事，我受到全村人的谴责，牧师和学校老师是这件事的策划者。孩子们被禁止来见我，而负责这件事的人竟是施奈德。但是，我们还是能远远地彼此用手势来问候，也有他们写的小纸条不断地送到我这儿。后来，一切都结束了，这样做的惟一结果是，由于这种禁令，反而使我们彼此间更亲近了。在最后的一年中，我和蒂伯、牧师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冰释了。对于我那套

① 法文，意为你好，我们的好玛丽。
② 法文，意为我们爱你，玛丽！

如何教育小孩的坏方法，施奈德和我争论了许多。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方法。在我即将启程之前，施奈德把一个很怪异的想法告诉了我，他毫不怀疑虽然我有成人一样的外貌，但是从心理发育、个性乃至智力方面看，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孩子，即使我活到六十岁，我仍旧是个孩子。我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不以为然，我怎么可能是个孩子呢？但他说对了一点，这也是我以前就觉察到的，我讨厌跟大人、成年人混在一起。这是由于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他们不论对我说了什么，不论对我是如何地亲切，但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舒服；而惟一令我高兴的就是远离他们，去找我的孩子伙伴，但这绝不是由于我是个小孩的缘故，而是我只对孩子感兴趣。当我在小村庄定居下来以后，曾几何时，我独自一个面对群山抑郁忧闷；曾几何时，我孤零零地到处游荡；但每当中午放学时分，我碰见这群背着书包，吵吵闹闹，拿着石板，蹦蹦跳跳，一边做游戏，一边嘻嘻地笑着的孩子们时，我总是突然感到心中涌起一种欲望——加入到他们当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次见到他们，一种幸福和满足就在我胸中荡漾开来。我会伫足观望，看着他们的小腿蹦跳着、奔跑着，看着男孩和女孩一起跑过，看着他们欢笑和哭泣（因为放学路上，打过架，哭过鼻子的许多孩子，又握手言和，一起玩耍了）。此时此刻，我的忧愁烦恼就会无影无踪，由于那种幸福的感觉，我总是开怀地笑起来。接下来的三年里，人们如何烦恼和为什么烦恼使我迷惑不解。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我全部的生命，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告别小村，也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竟然来到俄罗斯。我想一生一世不离开那里，而且我也明白，施奈德不可能供养我一辈子，这时，一件似乎相当紧要的事突然发生了，以至于施奈德不断地催我启程回俄罗斯，而且替我回了信。我此行就是想查清事情的原委，再跟别人商量商量。或许，我的人生将从此发生巨大的转变，当然这不是关键所在。而在于，我的全部的生活已经在改变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都留在了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在火车上，我就一直想：'今天，我正在向人群走去，也许我一无所知，可新的生活毕竟开始了。'我打定主意要真诚地、勇敢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也许，和人们呆在一起，我会觉得无聊和不开心。为了一个好的开始，我会努力做到对任何人都谦逊平和，坦诚相对；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过分地为难我。或许，这里的人认为我是孩子——随他们的便吧！人们不知因为什么，也把我当做白痴，无疑，在我的病严重时，的确像个白痴；但是如今，对人们把我当成白痴这一点，我十分清楚，但我怎么能算是一个白痴呢？每次，我拜访别人，就想：'这回肯定又被当成是白痴了，但出乎他们意料，我是有思想的……'这种念头是我常常会产生的。在柏林时，我就收到了孩子们给我写的几封短信，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我非常非常爱他们。当我收到第一封信时，心里特别悲伤！他们和我道别时，是那么的伤心！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就跟我告别：'Léonsénva，léonsén va pour toujows！'[1] 像以前一样，傍晚，我们相聚在瀑布边，即将来临的道别一直是我们的话题。有时也会像过去一样快乐；只是在分手时，大家热情地、紧紧地拥抱我，过去，孩子们从未如此。有的孩子为了能独自一人，而不是当众拥抱我、亲吻我，就瞒着其他人，悄悄地跑到我这儿。当我要启程离开时，孩子们一起到火车站送我。距离我们一俄里远就是车站。有的孩子很坚强，拼命地忍住眼泪，有的孩子尤其是小姑娘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一路紧赶慢赶，担心误了火车，但是突然之间，就会从人群里跳出一个孩子，跑到我身边，拥抱我、亲吻我。虽然时间很紧，但大家还是停下来，让他告完别。我登上火车，火车驶离站台时，人们冲我喊着'乌拉！'，站在那儿直到火车从远处消失。当然，我也眺望着……说实话，当我来到屋子里，看见你们让人喜爱的脸庞（现在，我还在打量着你们的面容），在聆听了你们的谈话后，几天来头一次，我觉得心

---

① 法文，意为列夫要走了，列夫再也不回来了！

里舒服了些。我刚才还想，我的运气很好，总会遇到一些我喜欢的人。现在，一下火车，就碰见了你们。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却想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我性格冷僻，或许，再来拜访你们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不愿意见到你们，也不是有什么事令我伤心，请不要胡乱猜测。至于对你们的脸的看法，我很高兴能说出自己的一点见解。在你们三个人当中，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脸是最有福的，这是一张令人喜欢的脸。而且，您美丽动人，目睹您容貌的人会说：'她的脸是一张善良仁慈的脸。'您和蔼可亲，活泼可爱，同时又能迅速地体会别人的心思。我对您的面相是这么看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您的脸同样娇美迷人，但或许您心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心地善良的你并不快乐。您的脸有一种类似于德累斯顿的霍尔拜因圣母像的与众不同的神情。哦，对您的脸，我的看法就是如此，我本人相面很准，我说得对吗？您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算命先生吧！不过，对于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之间，他对将军夫人说道，"对于您的脸，我不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而且可以毫不怀疑地指出来，在所有的事情上，不管是好是坏，您的的确确是个孩子，虽然，您已经到了中年。我希望您不会因为我的话而生气。因为您一定知道在我的心中，孩子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随随便便地真诚地谈谈对你们脸的看法，当然，绝非如此！或许，这里还另有深意。"

七

公爵的话结束后，连阿格拉娅在内，每个人都开心地看着他，最开心的要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了。

"他的考试结束了，对吗？"她提高嗓音说，"富有同情心的姑

娘们，你们原准备像对待贫穷的人那样来照料他，而他却像施恩般地不得已才把你们选中，并且还有偶尔光顾的苛刻条件。虽然好像我们都表现得很愚笨，但我还是非常开心，那要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最愚最笨了。太棒了！公爵，我刚才还告诉大家要试试您的本领呢？关于我容貌的看法，您说得一点不错，我很清楚，我就是个孩子。在您说之前，我就知道了，您真是一语道破。我很高兴，因为我们俩的个性不仅相似而且几乎完全相同。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是女人，您是男人，而且在瑞士住过。”

“妈妈，您别太性急呀！”阿格拉娅叫道，“公爵说了，他的话中有话，不是平白无故随意说的嘛！”

“不错，不错。”另外两位小姐嘻嘻哈哈笑着说。

“别闹了，宝贝儿，或许，你们三个加起来也没有他那么足智多谋呢。你们迟早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对阿格拉娅的面相，您为什么一句话都没说？她盼望着，我也期待着呢。”

“我现在一句话都没法说；以后，我再说吧。”

“为什么？是她太漂亮了吗？”

“噢，对，她很漂亮；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非常美丽，以至于人们不敢正视您。”

“就这些？人品如何？”将军夫人刨根问底。

“我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因为美是个难以捉摸的谜语。”

“也就是说，您出了一个谜语给阿格拉娅猜，对吗？”阿杰莱达说，“快猜吧，阿格拉娅。公爵，请问您认为她漂亮吗？”

“非常漂亮！”公爵一边爱慕地看看阿格拉娅，一边兴奋地说，“虽然容貌相差很大，但却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出众！……”

大家都惊异万分，相互看了看。

“和纳——？”将军夫人拖长了语气，问道，“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在哪儿，您看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哪一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就是刚刚，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把一张照片带来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

“这么说，他带照片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了？”

“仅仅是拿来给他看一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就把它拿来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看。”

“我也想见识见识，”将军夫人气势汹汹地嚷道，“这张照片现在在什么地方？要是送给他的话，那照片一定在他那儿，他现在应该在书房里。每个星期三，他来这儿工作，四点之前是不会离开的。快叫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到这儿来见我！当然，我这么着急不是想看到他。公爵，帮帮忙，到书房把照片要来给我，就说只是看看，好吗？”

“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只是经历太少。”公爵离开后，阿杰莱达说道。

“不错，他的生活经验太贫乏了，”亚历山德拉附和道，“以至于让人感到好笑。”

两个小姐好像又没有全部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巧妙地说出了对我们面相的看法，”阿格拉娅说，“不仅说了大家的好话，连妈妈也被奉承了。”

“请别说笑了！”将军夫人高声说，“并不是他奉承我，而是我自己得到了认同。”

“你认为他是很狡猾的人？”阿杰莱达问道。

“我认为，他完全不是如此的幼稚。”

“呸，又在胡说八道！”将军夫人有点生气，说，“依我看，你们比他荒唐得多。虽然他有些幼稚，但是个有自己见解的人，当然，这个最棒的方面可以说和我十分相似。”

“我把照片的事讲了出来，这样做也许非常不好。”在通往书房的路上，公爵有些为难地想着，“不过，或许，我把它告诉了夫人，并不坏……”这样一个有点模糊、有点奇怪的想法在他头脑

中一掠而过。

书房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在低着头忙着处理文件。如此看来，他并不是吃白饭的。公爵把夫人是如何了解到照片之事，而且想要借照片的事情告诉他以后，他显得万分尴尬。

“天—天啊！您怎么这么多事！”他十分恼怒地大声说，“您真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明白！”他自己咕哝着说。

“请您原谅我，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利害关系，顺嘴说了出来，我说阿格拉娅差不多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美丽。”

加尼亚让公爵把详细的情况告诉他，公爵就把整个事情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又一次，加尼亚轻蔑地瞅了他一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倒没有忘记啊……”他小声地说着，很快就思索起来，不再说了。

显而易见，他有点惊慌失措。公爵再一次向他提出借照片。

“听我说，公爵，”加尼亚好像突然灵光一现，说道，“我想请您帮我一下……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

他很为难，又停了下来，似乎很矛盾。公爵站在那儿，沉默无语。加尼亚又一次凝神，探究地端详着公爵。

“公爵，”他接着说道，“如今，那边对我……因为这件事很怪……甚至荒唐……这并不是我的错……唉，反正您知道了也没有用，——那边好像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如果她们在这段时期不叫我去，我不会去那里。但此刻我很想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谈谈。我准备了几句话（一张折好了的小纸条出现在他手里），但我无法送给她。公爵，能否麻烦您把这张纸条亲自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本人，而不让其他什么人知道此事，您懂吗？当然，这并非什么机密之事，绝对不是……但，您能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并不喜欢干这类事情。”公爵说。

“可是，公爵，这事很急迫！”加尼亚央求公爵，“或许，她会给我一个回答，……您知道，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才来找您的

……除此之外，还有谁能帮我呢？……这很重要……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加尼亚低声下气地恳求公爵，有点可怜地盯着他的眼睛，惟恐公爵拒绝。

“好吧，我答应你。”

“一定要偷偷地给她一个人，”加尼亚喜出望外，又央求公爵，“对您的为人品性，我可是绝对地信任啊！”

“我不会让别人看见的，”公爵说。

“纸条，我没有封，不过……”加尼亚有点紧张，没好意思再说下去。

“当然，我也不会看。”公爵一边很老实地说，一边拿了照片离开书房。

书房里只剩下加尼亚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头埋在胳膊里。

“她只要说一句，我可以……我，也许，我会跟她断绝关系……！”

他激动得不能再安静下来处理文件了，他从书房的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焦急地等待着。

公爵边走边思索着，这个请求让他感到惊讶和不开心，那个给阿格拉娅的纸条也使他惊讶和不愉快。在离小客厅还有两个房间时，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他见四下里没人，就来到窗子下面，借着光亮，端详起照片里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他似乎很想看透这张脸所包含的那种让他震惊的东西。现在他好像急迫地再次审查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如今他对这张异常美丽的非同寻常的脸更加惊异了。一种无比的高傲和蔑视似乎更像是一种仇恨，还有一种极端的老实诚恳的神情如此神奇地隐含在这张脸上。对它看上一眼，巨大的差异使公爵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醉人的美。而且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美——苍白的脸色，凹陷的面颊，炽热似火

的目光。公爵看呆了，骤然间才回过神来，又四下里看看，急急地亲吻了一下照片上的人。一分钟过后走进客厅的他已经心平气和了。

但是，他刚刚走进餐室（离客厅还有一个房间），在门口几乎和迎面走出来的阿格拉娅撞了个满怀。只有她一个人。

“这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要我带给您的。”公爵一面说，一面把纸条递过去。

阿格拉娅接过纸条，有点惊讶地看了看公爵。从她的眼中，看不出一点难为情，如果要说有什么，有的也只是惊奇，而这似乎也是公爵带来的。阿格拉娅盯着他，似乎在问：他怎么参与到加尼亚这件事里了？虽然她在寻求答复，但她仍旧那么高傲，那么冷静。他们对视了几秒钟之后，一种讥讽的神态显露在她脸上，她笑着走了。

用一种蔑视的神情，将军夫人默默端详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她伸直了胳膊，风度翩翩地故意把照片放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

“不错，很美，”她开口说道，“可以说非常美丽，我只是在远处见过她两次。对这样的容貌，您喜欢吗？”突然之间，她问公爵。

“是的，……我喜欢……”公爵回答的吞吞吐吐。

“您喜欢的就是这种美？”

“不错，正是。”

“为什么？”

“这张脸……饱含着太多的痛苦……”公爵好像是身不由己地，又像是没有回答问题，而只是自语地说着。

“但是，您或许只是胡言乱语罢了。”说着，将军夫人非常不屑地把照片扔在桌子上。

亚历山德拉拿过照片，和阿杰莱达一起，仔细地看起来。阿格拉娅在这时又回到客厅。

“多么具有震撼力呀！”在姐姐背后，着迷地看着照片的阿杰

莱达禁不住大叫起来。

“从哪儿看出来？有何种震撼力呀？”利扎韦塔·菲利波芙娜硬梆梆地问。

“这种美本身就可以撼人心魄，”阿杰莱达热烈地说道，“如果拥有这种美，一个女人可以倾国倾城！”

她慢慢地沉思着向自己的画架走去。而阿格拉娅只不过瞥了照片一眼，就把眼睛眯起来，噘着小嘴，走到一边，抱着双臂坐了下去。

将军夫人把铃摇了几下。

“到书房叫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这里。”她吩咐进来的仆人。

“妈妈！”亚历山德拉另有深意地叫了一声。

“我只是有两句话想告诉他，仅此而已！”将军夫人十分生气，她不顾女儿的反对，坚决地说，“公爵，您一定觉察到了，所有的事情在我家这里都是秘密！说是什么礼貌的要求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坦诚、真实。这几桩正在进行中的婚事，我都不赞同……”

“妈妈，您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呀？”

“亲爱的，你怎么啦？你不是也不喜欢吗？至少我和他是朋友，公爵听见了，没有什么麻烦。上帝所要找寻的人，只能是好人，绝不是那些内心险恶、不守信用的人，尤其不是那些不守信用，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的人。您懂不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公爵，在她们眼中，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我还是会辨别好人与坏人的。除了心地好之外，其余都无关紧要，当然，聪明也是必要的……也许，同样很重要，阿格拉娅，笑什么，我的话并没有矛盾：有心没脑，有脑无心的人都是可怜的傻瓜，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我是有心无脑的笨蛋，你是有脑无心的傻瓜，我们俩一样的可怜，一样在受着痛苦的折磨。”

“妈妈，您为什么如此的痛苦呢？”阿杰莱达忍不住插嘴问

道。她们中似乎只有她自己仍旧保持着愉快的情绪。

“首先，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识渊博的女儿，”将军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其他的没必要说了。我已经说了不少的废话了。我真想见识见识，你们俩（不包括阿格拉娅）怎样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伶牙俐齿走出这困窘之境！还有尊敬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小姐，您与您的先生能否美满如意？……唉！……”看着加尼亚走进客厅，她不禁唉声叹气起来，“看吧，这儿又在默默准备着一场婚事，您好！”加尼亚向她鞠躬问好，她没有给他让坐，回答道，“您在筹备婚事吗？”

“婚事？……什么婚事？……谁要结婚？……”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被这一问题弄得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回答。

“我想知道，您是否快要结婚了？要是您希望我这样问？”

“不—不是…我……不—不，”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急忙否认。他偷偷看了看在一旁坐着的阿格拉娅，又急忙把目光转移到别处。阿格拉娅则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心平气和地看着他，注视着他无比难堪的境况。

“不？您否认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毫不留情地不依不饶地问他，“好，今天，星期三的上午，对我的问题，您的答复是‘不’，我不会忘记的。今天是星期三，对吗？”

“好像是的，妈妈。”阿杰莱达回答说。

“你们向来不知道日期。今天多少号？”

“是二十七号。”加尼亚答道。

“二十七？据某个说法，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好吧，再见，看起来，您也是公务繁忙，我也应该换上衣服出门了，带走您的照片，代我向可怜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好。公爵，再见，没事请来坐坐，现在我要到别洛斯卡娅老夫人那去，告诉她你的一切。要知道，公爵，是仁慈的主把您从瑞士派到彼得堡来到我身边。当然你此行或许还有其他任务，但主要是因为我，这是上帝的安排。再见了，各位。亚历山德拉，跟我来，好吗？”

说着，将军夫人离开客厅。灰心丧气、惶恐不安的加尼亚，恼火地从桌子上拿起照片，勉强地露出一丝微笑，对公爵说：

“我要回家去了。公爵，要是您仍旧愿意到我家去住，我可以给您带路，否则，您不知道我家的地址。”

“等一下，公爵，”突然之间，阿格拉娅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您还没有给我写几个字呢。爸爸说，您是个难得的书法家。我马上去拿纪念册……”

话音未落，她就走出去了。

“公爵，再见了，我也得走了。”亚历山德拉说。

她热情地和公爵握握手，客气而又娇美地朝他笑了笑，没看加尼亚一眼，离开了客厅。

“是您，”大家刚刚离开，加尼亚就凶神恶煞般恶狠狠地对公爵说，“是您胡说八道，告诉她们我要结婚！”他低低地小声说，瞪着公爵，好像发疯一样，“您真是个地道的乱嚼舌头的卑鄙小人！”

“您一定弄错了。”公爵冷静地彬彬有礼地回答，“您是否要结婚，我一无所知。”

“刚才，您一定也听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今天晚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作出最后的决定，您肯定把这消息告诉了她们！您在骗人！否则，她们怎么会知道？除了您，难道还有别人来给她们通风报信吗？难道老太婆没有旁敲侧击地指出来吗？”

“既然您认为她已经给了您某些提示，对于是谁告诉她的，您会一清二楚，我关于此事没有说一个字。”

“纸条呢？给她了？答复呢？”加尼亚又迫不及待地追问道。但是，阿格拉娅在这时，回到客厅，公爵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给您，”一边说着，阿格拉娅一边把自己的纪念册放到小桌上，“公爵，您随便挑一页，写点什么都行。只是这是只新笔，不会有什么不妥吧？据说，书法家不使用钢笔写字。”

她只顾和公爵说话，完全无视加尼亚的存在。公爵调整了笔尖，在空页上，准备开始写字，这时，加尼亚走到离阿格拉娅很近的壁炉旁边（此时，她站在公爵的身体右侧），他用极低的、发抖的、不连贯的声音轻轻在她耳边说：

“一句话，您只要说一句话——我就有救了。”

公爵很快地转了过来，朝他俩瞅了一眼。一种绝望的表情从加尼亚的脸上流露出来，他似乎豁出一切，不加考虑地脱口而出。跟刚刚看公爵的表情相差无几，阿格拉娅注视了加尼亚几秒钟，很冷静，也有点惊诧，好像对加尼亚的话，完全不懂。对加尼亚来说，她这种故作不知的表情的可怕程度远远大于最极度的轻蔑。

“要我写点什么？”公爵问。

“我马上告诉您，”阿格拉娅面朝着他，说：“您都准备完毕了吗？您只要写：‘我不参与交易。’然后写上年月日。请让我看一看。”

公爵把纪念册递给她。

“太棒了！您写得非常漂亮，您的书法的确让人倾倒！谢谢您，再见，公爵……稍等一会儿，”她好像猛然想到了什么，又加了一句，“请您跟我来一下，我想送给您一些纪念品。”

公爵跟着她走了出去，但阿格拉娅在餐厅就停了下来。

“请您看看这个。”她说着，就把加尼亚的纸条送给他。

公爵迷惑地接过字条，看着阿格拉娅。

“我相信，您没看见过这个字条，您也不是这个人的亲信。看看吧，我希望您能看看。”

显而易见，这张纸条写得十分局促：

> 这是决定我一生的一天，您知道该如何来决定。今天，我一定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当然，我不配要求得到您的怜悯，也没有这个奢望；但是您以前说过一句话，只这么一句

话就像一个灯塔照亮我黑暗的生活，如果您能再对我说一遍那句话，就可以把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如果您告诉我：斩断它。现在，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摆脱她，唉，您开口说这句话只是举手之劳！我所要的只是，您对我的怜悯和同情——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再没有别的奢望了，没有了！我不敢异想天开，也不配有这种想法，但您的话可以使我安于我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勇于面对我的困境。我不仅会去迎接战斗，而且会以战斗为乐，并在斗争中赢得我新的生命！

请对我讲这句仁慈的话吧（我向您保证，我只需要同情）。请不要因为我的胆大妄为而气恼，也不要对一个绝望的人生气，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生存。

加·伊[1]

“他保证，”在公爵看完之后，阿格拉娅用刺耳的声音说，“‘斩断它’这话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而且也用不着负担什么。您瞧，他写了这张纸条当做自己的书面保证。您看，他还幼稚地在某些话下加了着重号，但他险恶的用心却让人一览无遗。实际上，要知道，如果他能摆脱这些，而且并不抱希望于我，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争取到的，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告诉我。也许，我会改变对他的成见，甚至成为他的好朋友。对于这一点，他很清楚，但他的灵魂却极其低贱，对一切都一清二楚却不能当机立断；对一切都清楚，却还要一个保证。为信念而战他是做不到的。他竟妄想用我对他的保证去做那十万卢布的补偿。关于说我曾经给过他生活的希望和勇气这些话，都是他的谎言。那一次我仅仅是表示出一点同情罢了。不过，这个自以为是、不知羞耻的人当时就有了非分之想，这一点我立刻就觉察到了。他从那时起就不停地追我，至今仍然如此。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请把字条还给

① 加·伊：加尼亚·伊沃尔金的缩写。

他，在离开我家之后，一出门就还给他。”

“那么如何回答他呢？”

“什么都不必回答，这已经是最完美的回答了。看起来，您还是要到他们家住啦？”

“这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建议我去的。”公爵回答说。

“我告诫您，对他，您不能大意，现在您把纸条还给他，他不会放过您的。”

阿格拉娅轻轻地握了握公爵的手就离开了。当她告别公爵时，脸色很严肃，没有一丝笑意。

“我拿了我的小包袱，就来，”公爵说，“马上就动身。”

加尼亚跺了跺脚，很不情愿。他气得脸色发紫，印堂发黑。然后，公爵拎着小包，和加尼亚一起走到街道上。

“答复呢？”加尼亚怒气冲冲地质问公爵，“她都说了些什么？您把纸条给她了吗？”

当加尼亚看见公爵递给自己的纸条时，目瞪口呆。

“到底是为什么？我的信！”他叫了起来，“您没有交给她？哼，我该想到的呀！ 噢，你这坏……一切都真相大白，为什么她刚才什么都不明白，原来如此，您为什么没有交给她呀！唉，你这坏家伙。”

“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像您所希望的那样，我将您给我的纸条很快地送给她。至于它现在在我手上，是由于刚才，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把它还给了我。”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当我写完纪念册后，她让我跟她一起走（您也一定听见了）到了餐厅，她递过纸条，要我看看，又告诉我把它还给你。”

“看看！”加尼亚火冒三丈地大声叫着，“看看！ 您看了？”

他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诧异之极以至于张着嘴巴，不知如何是好。

“不错，我刚刚才看过。”

“是她本人，本人要您看的？”

“是的，是她请我看的，否则，我不会瞅一眼！”

加尼亚在沉思无语之后，又突然喊叫道：

“不可能！她怎么会让您看。您在说谎，是您自己偷偷看的！”

“我所说的一切句句是实话，”公爵回答得很冷静，“请相信我的话：我很抱歉，没料到这件事使您如此生气。”

“不过，倒霉蛋，她至少对您说了什么话？至少该给我一个答复吧？”

“当然，当然。”

“快点告诉我！快点！噢，真是见鬼了……”

加尼亚用穿着套鞋的右脚在人行道上急急地跺了两下。

“我刚看完，她对我说，您在追求她；您不仅想破坏她的地位，而且想得到她的保证，然后凭借这个，去弥补另外十万卢布的亏空。她还说，要是您没有向她要求什么，也没有像做生意那样，而是自己斩断情丝，也许她还会成为您的朋友，大概就这么多话。噢，当我接过信，要她回个话时，她说，不回答是最完美的回答，——似乎，就这么多；对不起，原话我不记得了，只能告诉您我自己理解的意思。”

加尼亚的胸中顿时怒海澎湃，他暴跳如雷，禁不住大声吵嚷：

“呀！原来如此！”他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居然将我的纸条抛到窗外！哼！她不参与交易，——我参加！走着瞧！非给她点颜色看看不可……哼！走着瞧！……我一定会让她顺从的！……”

他的脸气得走了样，面色也气得发青，白沫从嘴里向外喷；他挥舞着拳头，不停地恫吓着。就这样，他们走了几步。他一点也不在乎公爵，像他自己呆在房间里一样，肆无忌惮，因为公爵对于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但他好像突然之间有所醒悟。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公爵说，“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

自语道“白痴”)你们刚刚认识才两个钟头，她怎么会如此相信您？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来在他的种种痛苦之中所没有的嫉妒之情如今突然猛烈地刺痛了他的心。

“对此，我也不太明白。”

加尼亚气势汹汹地看着他。

“难道她把您叫到餐厅就只是把这份信任交给您吗？她不是说有点纪念品要给您吗？”

“如果不是如此，我就不知道其他的理由了。”

“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见鬼！在那儿，您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是怎样获得她的青睐的？您听着，”忽然之间，他心里烦乱极了(此时，他觉得头脑中一片混乱，理不出个思路，不能集中注意力)，“听着，您能否仔细地回忆一下，从头至尾，您说了什么，从您说过的话中，您没有一点发现吗？记不住了吗？”

“哦，当然，我记得一清二楚！”公爵说，“最初，我走进去，彼此问候了一番，就谈到了瑞士。”

“算啦！让瑞士滚蛋吧！”

“然后又谈到了死刑……”

“死刑？”

“不错，出于一个特殊的情况……接着又告诉她们我在瑞士的三年中的一些情况，和一位不幸的村姑的事……”

“算啦！让这不幸的村姑滚吧！然后呢！”加尼亚打断他，很不耐烦地。

“然后，我把施奈德对我的性格的见解讲给他们听，以至于他们偏要我……”

“别提什么施奈德了，他与我无关！接着说！”

“后来，因为某个原因，我说起了面相，这就提到了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差不多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同样美丽的话。于是，我把照片的事讲了出来……”

“不过，您没有泄露，没有泄露在书房里听见的话？没有？是吗？”

“我再说一遍，没有！”

“那她是怎么，真是白日见鬼……啊！阿格拉娅是不是给老太太看了纸条？”

“我可以向您保证，将军夫人没见过。我一直和将军夫人呆在一起，况且她来不及。”

“唉，或许，您什么都没记清楚……哼！该死的白痴，”他身不由己地叹了口气，“什么都不知道！”

加尼亚已经骂了起来，总有些这样的人，没有反击，就没有了节制。他几乎生气到发狂的程度，也许不久，他就要朝人吐唾沫了。若不是他被这种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早该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个“白痴”不仅可以快速准确地感受一切，而且能精彩地有条有理地说出来。不过，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这时发生了。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想我该告诉您，”公爵打断他的谩骂，说道，“过去生病时的我，的确像白痴。但此时，我已经康复了，所以，我对别人当着我的面叫我白痴，很不高兴。当然，我可以不怪罪您，因为您太生气了，但您已经在发泄中两次污辱我，这是我不想听到的，特别是我们头次见面，您就这么没有教养，现在，我们正好来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就此分手的好：您往右拐，回家，我往左走，我想二十五个卢布也许能帮我找一间有家具的旅店住房。”

加尼亚顿时难堪之极，以至于脸都涨红了。

“对不起，公爵，”突然，他的温文尔雅的举止取代了粗俗的谩骂，亲切地说着，“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别见怪！您也瞧见了，我很可怜！当然，您差不多一无所知，但如果，您明白了真相，您多多少少会原谅我的；当然，毫无疑问，刚才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原谅的……”

“噢，您不必这样连声道歉，”公爵连忙说，“我知道，您情绪

很糟糕，才会出口伤人。来吧，我们去您家吧。我很高兴……”

“哼，绝不能这么轻易地饶了他，”一路上，加尼亚时时凶恶地盯着公爵，心里想：“这个混蛋从我这儿打听到一切情况后，就撕下了面具……这实在不是小事。走着瞧！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了结，所有的一切，就在今天！”

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座楼房的附近。

八

这是一条干净、敞亮的楼梯，沿着它爬上三楼就到了加尼亚家。这里有样式普通的六七间住房，这对一个有家庭的小官吏来说，两千卢布的年薪也不够长期支付大量的开销。这套房子原打算分租给几户的，而且把饭食和家务活都包了。但两个月以前，不顾加尼亚的反对，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定要全租下来，只是由于她们俩想帮家里多多少少挣些钱补贴家用，加尼亚一直认为出租房屋、招房客是很不体面的事。而且，他也因此在上流社会中觉得低人一等，因为在上流社会里，他以年轻有为、前途似锦而著称。对命运的忍让和让人头痛的贫困都是他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不仅会为一点小事而大发脾气，而且会不分轻重地火冒三丈，只有当他打定主意用最少的时间改变一切时，他才会暂时妥协和忍耐。而实际上，他要完成这种改变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同过去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解决这一问题要更繁琐、更痛苦。

一条与前屋相连的过道把这套住宅一分为二。有三个待租的房间在过道的一边，是为“特别推荐”的房客准备的；同一方向，过道的尽头，紧挨着厨房，还有一个比其他房间都狭小的屋子，户主——退伍将军伊沃尔金就住在这儿。他总是在一张大沙

发上睡觉，所以进出房间都不得不经过厨房走屋后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十三岁的弟弟，科利亚，正在念中学，也被安排和父亲一起挤在这小房间里，每天他在这里学习、休息，他在一张铺着破烂不堪床单的又窄又短的旧沙发上睡觉，由于老将军已经离不开别人的照料了，所以就让小科利亚担负起这个任务。公爵住的是三间客房中间的那个，一个名叫费得先科的人住在右数第一间，另一间还空着。但公爵首先被带到他们家自用的那边。那边是由待客室、客厅和卧室三部分构成的。有时，待客室被用作餐厅，客厅只有在清晨和上午才能发挥其作用，晚上就成了加尼亚的书房和卧室；那一间小小的总是关着门的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卧室。一句话，这套住房被拥挤地、紧张地布置着。加尼亚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独自一个人生闷气；尽管他也希望孝顺母亲，但您一进他家的门就能觉察到，他实际上是家里的土皇帝。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起呆在客厅里，她们一面编着东西一面跟客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聊着天。看上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大约有五十岁，一副虚弱有病的样子，脸是清瘦的，眼睛被一圈黑晕包围着，但她的容貌和目光却是让人开心的；她的言谈充分地体现了她严肃、自尊的性格。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坚毅，或者说是刚强。她穿着一件深色衣服，很朴素，像一个老太婆，但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证明她曾是位不简单的、见过世面的妇女。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是位二十三岁左右的少女，个子不高，非常瘦削，一张不算漂亮的脸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惹人喜爱的迷人的味道。和母亲一样，她一点也不化妆打扮，连穿着也学她妈妈。虽然她灰色的眼睛常常流露出喜悦和亲切，但更多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有的只是一种异常的严肃和文静。从她脸上，我们可以觉察到超过她母亲的韧劲和精干。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脾气很急躁，甚至连她的小兄弟也惧怕

三分。正在跟她们聊天的客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也有些怕她。他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穿着朴素但很别致,言谈举止除了有点摆架子外,还是很有礼貌的。他有一副深色的络腮胡,表明他并不在政府机关里任职[1]。虽然他不常开口说话,但谈起话来风趣幽默,引人注目。一句话,他给人的总体印象非常不错。显而易见,他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不是没有心思的,而且也从不遮掩自己对她的感情。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对他也很温和,但对他提的有些问题,总是避而不答,甚至有些厌烦。但是,普季岑是一个有主见、有耐性的人。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仅很喜欢他,而且越来越信任他。但是,众所周知,他是靠放高利贷收取抵押品而发财致富的,他和加尼亚是好朋友。

加尼亚态度冷淡地问候了母亲,理都没理妹妹,就把普季岑叫了出来。加尼亚东一句西一句详细地介绍了公爵后,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亲切地问候了公爵,就命令在门口偷看的科利亚把他带到中间的客房。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有一张令人喜爱的脸蛋,纯真质朴,值得信任。

"您把行李放在什么地方了?"他把公爵带到房间里,问他。

"我有一个小包袱,我把它放在前厅了。"

"我这就给您拿来。厨娘和马特廖娜两个是我们家所有的佣人,所以我经常帮忙。瓦里娅[2]是总负责人,性格暴躁。加尼亚说,今天您是从瑞士回来的?"

"对。"

"瑞士好吗?"

"是的,很好。"

"有高山吗?"

---

① 沙皇尼古拉一世规定:政府官史不得蓄须。

② 瓦里娅:瓦尔瓦拉的小名。

“当然有。”

“我立刻去给您把包袱拿上来。”

这时,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走进房间。

“马特廖娜很快来为您准备床铺。您还有箱子吗?”

“没有,我只有一个小包,在前厅,您弟弟已经去取了。”

“除了这个小包袱,没有别的包裹了?您是把它放在前厅了吗?”回到公爵的房间里,科利亚问。

“当然,就是这个,”公爵拿过包袱,告诉他们。

“噢!我还猜也许是费得先科拿走了呢。”

“不要胡说八道。”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严厉地打断他。她对待公爵的态度很冷淡,也许比起平时还算客气了许多。

“Chère Babette,[1] 用稍微柔和一些的态度和我交谈好不好,我可不是普季岑。”

“你想要挨打吗?科利亚,你真是笨到了极点。您有什么需要,找马特廖娜就行,午餐时间是四点半。您可以在自己房里用餐,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您自己决定。我们出去吧,科利亚,不要打扰公爵了。”

“好吧,您的性格真是果断坚毅呀!”

在他俩出去时,加尼亚走了过来。

“现在父亲在家吗?”加尼亚向科利亚问道,当得知父亲在时,他就对着科利亚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

科利亚点了点头,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齐走出去了。

“由于这些小事,我竟然不记得要告诉您几句话。我希望阁下不要把我和阿格拉娅之间的事在这里说,也不要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到那边乱说,我知道这对于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何

[1] 法文,意为亲爱的巴别特。巴别特:瓦尔瓦拉这个名的法语昵称。

况这个家的确是很不体面的。但是，真见鬼……起码今天要守口如瓶。”

“相信我，我不是长舌妇，即便乱说，我也根本没有您想像的那么多。”公爵有点生气地对加尼亚说。看起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地扩大。

“好啦，今天，我被您整惨了。一句话，拜托您了。”

“您必须承认，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刚才，您并没有要求我保守秘密，所以没有丝毫限制的我，又为何不能讲讲照片的事呢？”

“噢，这房间真是太差劲了，”加尼亚漫不经心地四下看看，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窗子朝着大院，又这么阴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您都不应该在此时到我家来……哼，这与我无关，租房子不是我的事。”

这时，普季岑把头伸进来，叫了加尼亚一声；加尼亚于是就扔下公爵走出去了，好像因为犹疑不决和耻于开口，有些话他并没有说出来，而且他好像是带着羞愧之意来诅咒房子的。

公爵刚漱洗好，稍许梳理一下，这时门又开了，一个陌生人望了一下。

这位先生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个头不矮，虎背熊腰，大大的脑袋上长着红棕色的鬈发，脸很胖却红润有光泽，扁扁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小小的眼睛胖得好像睁不开似的，好像在不断地眨眼，显示出一种轻蔑的表情。这个家伙穿着不干净的衣服，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粗俗和无所忌讳的。

最初，他从门缝里探进自己的脑袋，四下里看了看，五秒钟之后，慢慢地拉开门，整个人在门口出现了。但他仍旧站在门口，眯缝着小眼睛、端详着公爵。最后，他把门关上，走到公爵面前，紧紧地握住公爵的手，自己坐在椅子上，同时示意公爵在长沙发上落坐——他的斜对面。

“鄙人，费得先科。”他自我介绍说，但在他盯着公爵的眼神

中仿佛有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

“有什么事吗？”公爵忍住笑，回答道。

“房客。”费得先科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公爵的脸，说道。

“您希望认识认识吗？”

“唉！”这位客人叹了口气，一边挠挠满头乱发，一边看着对面的角落。“您有钱吗？”他猛地朝公爵转过来，发问道。

“没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

“二十五卢布。”

“给我瞧瞧。”

公爵把那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从衣服口袋中取出来，递给他。费得先科打开钞票，看看，又转过来，凑近灯光，仔细地看了看。

“莫名其妙，”他沉思着说，“这钞票的颜色怎么这么深呀？不像别的票子总掉色，这种二十五卢布面值的钞票颜色反而会变得很深。您拿回去吧。”

公爵把自己的钞票接过来。这时，费得先科也站起身来。

“我此行是想提醒您：第一，如果我来向您借钱，千万不要借给我。”

“好的。”

“在这里租房，您准备交房租吗？”

“是的。”

“我可不这么想，很感谢。您瞧，我住在您右边的房间里。希望您不要费心地去我那里看我，我会常来拜访您。您见过将军吗？”

“没有。”

“有所耳闻吗？”

“也没有。”

“哦，您会耳闻目睹的，再说，他还经常向我借钱！Avis au lecteur[1] 再见。难道姓费得先科的人也能活在世上？啊？”

“为什么？”

“再见。”

他向房门走去。后来，公爵才知道，这位费得先科总是想用自己荒唐可笑的言谈举止使人们震惊，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但他却从未达到他想要的结果。真正令他灰心丧气的是，有些人对他居然感到厌烦。不过他仍旧没有抛弃自己的义务。他走到门口时，已经恢复了正常，却和迎面进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他在这位陌生的来客背后，多次向公爵眨眼，以示警告，才放心地离开。

这是一位大约有五十五岁也许更老些的先生，身体高大，肥嘟嘟的脸上横肉松弛，而且红通通的。除了小胡子外，还留着一圈络腮胡子。一双向外凸出的大金鱼眼。如果他不是如此的肮脏、拖沓，不是如此的不修边副，他还是个相当威武的人。他身上的那件破旧的礼服的肘部已经磨破了，而且内衣看起来脏兮兮的——显然，这是家居时的打扮。一种伏特加的味道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虽然他有时故作姿态并想以此来给别人一个下马威。但是，他的一言一行的确风度翩翩，魅力十足。他从容自若地向公爵走去，脸上漾起和蔼的微笑，沉着地握着他的手不松开，一言不发地上下打量了公爵好一会儿，似乎从中发现了他所熟悉的什么东西。

“是的，就是他！”他低低地，但很认真地说，“就像他又复活了一样！我常听见人们在传说着一个高贵的姓氏，也常回想起那永远逝去的往事……您应该是梅什金公爵吧？”

“不错，我就是。”

“我是一个退休的不幸的将军，我叫伊沃尔金，冒昧问一下

---

① 法文，意为预先通知。

阁下的名字和令尊的名号?”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没错,没错,您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儿子?”

“我父亲的名字叫尼古拉·利沃维奇。”

“是的,利沃维奇。”将军很镇定地改正,心里充满了自信,好像他只是一时说错了,但仍记得一清二楚。他拉着公爵的手要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并告诉他,“您小时候,我还抱过您呢!”

“是吗?”公爵问,“我父亲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不错,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零三个月。我们曾经一块上学。后来,我直接进入了军事部门……”

“我父亲也在军事部门任过职,是瓦西利科夫团的少尉。”

“瓦西利科夫团?他是在去世前不久,调到瓦西利科夫团的,就在这里,我曾为他祈祷。您母亲……”

这回忆的伤感使将军稍稍打住了话题。

“她在半年之后,患上伤寒也去世了。”公爵回答说。

“不是因为伤寒,决不是这个原因,你听我说。当时,是我给她举行的葬礼,她的去世不是由于伤寒,而是由于对丈夫去世的过度悲哀。当然,对于您母亲,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年轻的时候易冲动,因为她,我和您父亲多年的交情几乎在决斗中荡然无存。”

将军继续讲着,公爵在一旁半信半疑地听着。

“我一直爱着您母亲,那时她跟您的父亲(我的朋友)已经订了婚,只是没过门而已。您父亲发觉我倾慕她之后,非常吃惊,清晨六点钟左右跑来叫醒我。我很奇怪,穿好了衣服,我们一句话都没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从衣袋里,他拿出两支手枪,把一方手绢放在中间,不需要任何证人,我们在五分钟后就可以让彼此永远地闭上眼睛,还用证人做什么?装上子弹,拉开手绢,用手枪顶住彼此的心脏,我们互相看着,一瞬间,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

流出来，我们的手都情不自禁地抖了抖。我们两个人，两个人都停了下来！那一刻，当然，不仅是紧紧地拥抱对方，而且还大方地彼此谦让。您父亲叫着：她属于你！我也大声地嚷：她属于你！总之……总之……您是要住在这里吗？”

“对，是要住上一段时间。”公爵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公爵，我妈妈请您来一下，”科利亚在门口伸头喊道。将军用右手轻轻按住刚要站起来离开的公爵，亲切地请他坐回到沙发上。

“作为您父亲的好朋友，我想告诉您，”将军说，“您也许已经觉察到，由于运气不好，家里日趋困窘，我生活得并不开心；但是，无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一位难得的仁慈的妇女，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也是个难得的乖女儿！我们做出租房屋这活，实在是因为家中收入太少——家中衰败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已！原本我是能官任总督的！……不过，您能来，我们很荣幸。但是，实话跟您说，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正在发生！”

公爵看着他，内心充满了迷惑和惊奇。

“我们家正在准备一桩非同寻常的婚事。一个声誉不好的女人想和一位可能成为殿卫侍官的青年结婚。现在这个女人就要成为这个家的一员，可这里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不过，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允许这样一个女人到我家来，我会躺在门口，除非她能从我身上跨过去……我差不多不跟加尼亚说一句话，也不想见他。我想提醒您，住在我们这里，您会目睹一切。但您是我朋友的儿子，我完全可以希望……”

“公爵，麻烦您，请跟我来客厅一下，好吗？”房间门口出现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身影，她亲自来找公爵了。

“亲爱的，您是否记得，”将军忍不住叫着，“以前，我还抱过公爵呢！”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紧闭着嘴，随便看了看将军，又看了

看公爵似乎想知道个所以然。跟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公爵来到客厅，刚刚坐下，她就急忙小声告诉公爵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将军突然也来到了客厅。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马上不再说什么，有点沮丧地去编织活计了。对这种沮丧，将军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仍旧表现得兴致盎然。

他冲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这是我已故去的老朋友的儿子！这实在太巧了！很久以前，我就不想了，可是，亲爱的，你还记得已去世的尼古拉·利沃维奇吗？你在……特维尔还见过他呢！"

"我实在记不清尼古拉·利沃维奇这个人了。公爵，是您父亲吗？"她问道。

"是的，不过，他好像是在伊丽莎白格勒去世的，而非特维尔，"公爵有点难为情，他向将军指出，"这是帕夫利谢夫讲给我听的……"

"不，是在特维尔，"将军断然地说，"他是在去世前，也许是在病情严重之前调到那儿去的，您年纪太小，也许早就忘掉了有关调动和搬家的事，虽然帕夫利谢夫是个不错的人，但也会有出差错的时候。"

"帕夫利谢夫，您也认识？"

"他是个好人。但您父亲去世时，我不仅在场，而且临死之前，我还为他祝福了呢。"

"我父亲是在受审时死去的，"公爵又说，"但我始终不知道他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受审，他是在医院里去世的。"

"哦，这与列兵科尔帕科夫案件有关，当然，您父亲原本是该被无罪释放的。"

"是真的吗？您肯定？"公爵十分好奇地说。

"当然！"将军大声说，"什么判决都没有，法庭就宣布休庭了。这是个有点古怪的、难办的案子。您父亲在连长拉里翁诺夫上尉要死的时候临时代理了这一职务，这是不错的。这时列兵科

尔帕科夫因偷战友的靴皮换酒喝，而犯了盗窃罪。这也不错。您父亲当着全体上士和士兵的面斥责了科尔帕科夫，并说要用树条抽打他来作为惩罚，这也不错。但科尔帕科夫回营房后在床上躺了一刻钟，就死了。太棒了；这突如其来的事，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不论如何，科尔帕科夫被埋葬了，而且您父亲也向上级通报了此事，并将他除名，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但在半年之后的一次全旅阅兵式上，在同一个旅同一个师的瓦西利科夫团二营三连中又出现了列兵科尔帕科夫的身影！”

“这是为什么？”公爵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

“事实并非如此，他弄错了！”突然，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用一种阴郁的目光看着他，说道，“Mon mari se trompe。”[1]

“可是，亲爱的，Se trompe，是很容易说的，这件事情，你又能如何解释！大家对这件事都无能为力。原本，我可以第一个去说 qu′on se trompe[2]。但是，我不仅是调查队的队员，而且还亲眼目睹这件案子。所有的出面对质的证明无不说明这人就是那个半年前依照普通的仪式击鼓埋葬的列兵科尔帕科夫，一点没错。这的确是古怪之极，让人无法相信，这说法，我赞同，不过……”

“爸爸，您吃饭的时间到了，”走进房间的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告诉将军。

“噢，很好，太好了！我太饿了……不过这件事，也许可以说跟心理知识有关……”

“菜汤快要凉了。”瓦里娅焦急地催促道。

“就来，就来，”将军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出去，“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他已经走到走廊上，可声音还能听得见。

“要是您打算住下去，对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您

---

① 法文，意为我丈夫弄错了。
② 法文，意为别人弄错了。

一定不要见怪,”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对公爵说道,“当然,他是独自吃饭的,不会老去打搅您。要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的人甚至比那些人人唾弃的家伙还要差。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要是我丈夫向您要租金,您只要告诉他,您已经交给我就行了。当然,如果您交给了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有效。我这样做,只是担心出差错而已……你拿着什么,瓦里娅?”

瓦里娅走进客厅,一声不响地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递给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接照片的时候,不禁打了个冷颤,她有些惊慌,又带些无可奈何的失望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她抬头看了看瓦里娅,目光中充满迷惑。

“今天她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作礼物,”瓦里娅说,“今天晚上,他们会把一切事情决定下来。”

“今晚?”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近乎绝望地低声地说着。“这如何是好?都没有异议了吗?再没有转机了:这照片证明了一切……是他本人把它拿给你的?”她十分惊讶地望着女儿。

“您知道,整整一个月,我们俩没有说一句话。这些是普季岑告诉我的,我是在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捡到这张照片的。”

“公爵,”忽然,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公爵,“有一个问题,我请您到这儿来,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以前,您就认识我儿子吗?他说,似乎您今天才从国外回来,对吗?”

公爵概括地、简略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都认真地听着。

“我这样询问您,并不是希望从您这儿打听一些关于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事情,”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解释道,“您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不会背着他去探究他的事,如果他不愿当面告诉我。我之所以问您,是因为加尼亚不论您在不在场,当我询问有关您的情况时,总是告诉我,‘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需要遮掩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您到底了解

到何种地步……”

加尼亚和普季岑在这时突然走进客厅，于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闭上嘴。公爵依旧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的椅子上坐着，瓦里娅站到一旁；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前面的小桌子上——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摆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张照片。加尼亚一看到照片，立即皱起眉头，从桌子上捡起来，狠狠地扔到他自己的书桌上（在房间的另一侧）。

“加尼亚，今天晚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蓦地问道。

“今晚？”加尼亚心头又是惊异，突然火山爆发般地冲向公爵，“噢，我知道了，又是您；在胡闹！……您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做呢？您就不能管住您的嘴吗？您该明白事理呀！公爵阁下……”

“加尼亚，你别怪公爵，是我说的。”普季岑把加尼亚的话打断了。

加尼亚迷惑不解地盯着普季岑。

“加尼亚，这也不坏，再说，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了。”普季岑边嘀咕，边走到桌边，从兜里拿出一张满是铅笔字迹的纸，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加尼亚脸色阴郁，有些紧张地等待一场争吵的到来。至于向公爵道歉的事，他想都没想。

“要是所有的都能结束，毫无疑问，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所为是正确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加尼亚，你不必皱紧了眉头，也不用烦恼生气，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会去问你，我保证，我听从命运的安排，请你不必顾虑。”

她看似平静地说了这番话，手中并没有停止编织。虽然加尼亚很吃惊，但仍旧很谨慎地看着她，不出一声，似乎希望她能更清楚地讲出来。他实在是受够了这没完没了的家里的争吵，甚至有些筋疲力竭。看着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又勉强地笑着补充说：

“你别再有疑心了，请相信我，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流着眼

泪去求你了。你知道，只要你能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听从命运的安排，不论以后我们住在一起，还是分开，我的心与你同在。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意见，你不能强迫你妹妹也如此……”

“哼，她！”加尼亚轻蔑地瞅了妹妹一眼，恶狠狠地说，“妈妈，虽然我早已说过，现在我再次向您发誓：只要我活着，还生活在这个地方，无论何时，任何人都要尊敬您。住在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您绝对地尊重……”

加尼亚异常兴奋，温和地、亲切地看着母亲。

“你知道，加尼亚，我对自己并不担心，这些天里，我并不是为自己操心和忙碌。听说，今天晚上，一切都会有结果了？有何种结果呀？”

“今天晚上，在她家里，她会当众宣布：答应还是不答应。”加尼亚说。

“这样也许会好一些，整整三个星期，对这件事我们都避而不谈。如今，一切都结束了，我还想问一句：要是你不爱她，为什么她能同意，而且还给您照片呢？难道您真的爱上了这……这……”

“这个老练的有经验的女人，是不是？”

“这并不是我想用的话。只是你能一直欺骗她到这种程度吗？”

一种很强烈的愤恨从她的问话中流露出来，加尼亚站在那儿，沉思片刻，毫不掩饰自己话语中的嘲讽说：

“妈妈，您别激动，又忍耐不住了，我们经常从这儿开始激烈的争吵。您已经说过，要不闻不问，可这又重新开始了！说实在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再说了，起码，您还曾想过……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抛弃您；要是别人，有这么个妹妹，早该吓跑了吧，……瞧她现在看我的那个眼神！不要再说了！本来，我是非常高兴的……您凭什么说我是在蒙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至

于瓦里娅，不用去管她，——这就够了。嗬，我真是再也无法忍受了！”

加尼亚激动地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话锋很快就要触痛家里人的旧伤疤了。

“我早就说了，要是你要她，我就离开这里，我决不食言。”瓦里娅断然地说。

“顽固不化！”加尼亚大喊道，“不结婚也是由于你固执！瞧不起我吗？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我根本不在乎。如果您想那么做，请便，我对您早就失去耐心了。嗨，公爵，您现在打定主意要离开吗？”看见公爵站起身来，他大声地嚷着。

从加尼亚的声音里不难判断他已经生气到极点，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许会为这种生气而心情畅快，于是就越来越放任自流，毫无顾忌地听凭自己放纵下去，反正越生气、越痛快。已经走到门口的公爵这时似乎想停下来说些什么，只是，从这个放肆疯狂的人的脸上那种不正常的神态中，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加尼亚已经濒临爆发的边缘，一句话就会引燃导线。于是他就转过身离开了客厅，一句话也没有说。几分钟过后，他模糊地听到客厅里的吵嚷声，没有公爵，争吵更加没有什么忌讳，没有束缚了。

穿过客厅，来到前厅他想经由过道回自己房间里去，当他走过楼梯附近的大门时，他发现有人在外面使劲地按门铃，但这早就坏的门铃除了轻微地颤几下外，就像哑巴一样无声无息。公爵拉开门闩，把门打开，看到来客，他惊诧得向后倒退了几步，不禁哆嗦了一下：来客正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凭借照片，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认了出来。她一看见他，一种气恼的神情从目光中流露出来，她用肩膀推开挡在路中间的公爵，快步走进前厅，气冲冲地脱下皮外套，说道：

“要是偷懒不想把门铃修好，起码也该有个在前厅里开门的人吧！瞧，笨蛋，大衣掉在地上了！”

果然，外套掉在地板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没有等公

爵给她脱大衣，自顾自脱下来，胡乱地扔给公爵，慌忙之中他没有接住。

“真该解雇你。马上去通报呀。”

公爵惶恐不安，欲言又止，把大衣从地板上捡起来，抱在怀里，往客厅走去。

“哎，又拿着大衣进去了！为什么要抱着外套进去呀？哈哈！难道你精神不正常？”

公爵神情木讷地看着她，像个木头似的走回来；他跟着她笑起来，只是仍旧无法开口说话。开门瞬间中，面色苍白的他，此时已涨得满脸通红。

“真是白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气得大叫，还不住地使劲跺着地板，“喂，你干什么去？喂，你知道我是谁？”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嘟念着。

“你认识我？”她吃惊地说，“我跟你从未谋面呀！那，你去通报一声……为什么里面这么吵？”

“他们在吵架！”公爵说完，快步向客厅走去。

他走进客厅时，情况正处于很关键的时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似乎把她曾说过的“听从命运安排”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竭尽全力偏袒着瓦里娅。普季岑此时也把那张满是铅笔字的纸片扔到一边，站到瓦里娅旁边。这个有胆识的敢作敢为的姑娘此时丝毫也不害怕；只是哥哥的话变得更粗俗，更肆无忌惮，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下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一言不发，只用一种无比轻蔑的眼光死死地、默默地盯着哥哥。她清楚地知道，这是整治他，使他火冒三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在这个针锋相对的时刻，公爵走进了客厅，告诉大家：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这儿来了！”

九

一时间寂静之极，大家迷惑地盯着公爵，似乎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加尼亚更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突然来访，仅让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而且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失措。这一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来访，就足以使人惊诧，难以捉摸了。因为以前，生性高傲的她从未告诉加尼亚她想主动地见见他的家人并认识认识他们，而且近来一段时期，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们一样，她压根就没有提起过。加尼亚始终觉得能把这种麻烦事推迟下来很庆幸，尽管如此，对她的这种高傲，他仍旧有点不满意。不管怎么样，他知道等待他的只有她的嘲笑和轻蔑，要她到他家来拜访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她很清楚，他的求婚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还有他家人对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如今，她送了照片，又在她的生日这一天，准备了结一切地登门拜访，似乎已经暗示出她的最终决定了。

大家仍旧迷惑地看着公爵，片刻之后，门口出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影，她又把公爵轻轻地推到一边，走进客厅。

"我好不容易进来……为什么要把门铃挂起来呢？"看见加尼亚快步来到她身边，就伸出手去，很愉快地说，"为什么您如此垂头丧气啊？……替我介绍……"

加尼亚不知如何是好，第一个把她介绍给瓦里娅，她们对视的眼神有些异样，接着便握了握手。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旧装着很开心似的笑着。不过瓦里娅不愿装模作样，一丝普通礼节所要求的笑意都未曾流露，仍旧板着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加尼亚惊呆了，此时此刻，已经来不及恳求她了，只好极其富

有威胁性地看了瓦里娅一眼。从这目光中，瓦里娅意识到这一刻对她哥哥是至关重要的，她才打定主意，做些忍让。于是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轻轻一笑，（其实他们家里人还是相亲相爱的），把这种难堪的境况稍微扭转过来的还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昏头昏脑的加尼亚在给妹妹介绍后，才介绍母亲，并把她领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刚说了一句"我很荣幸"，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不耐烦地朝加尼亚转过身去，径直地没有接到邀请就坐到角落里的一张小沙发里去了，高声叫着：

"哪是书房？哪有……房客？你们不是出租房屋吗？"

加尼亚满脸通红，吞吞吐吐地不知怎样回答，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接着说：

"这里怎么可以招房客，您没有书房，难道这能有收益吗？"突然，她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询问道。

"是有点忙乱，"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道，"这的确会有些创收，但是，我们刚刚……"

又一次，没等她说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笑嘻嘻地冲着呆呆的加尼亚说：

"您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了？噢，天啊，看看现在您的脸！"

她笑了一段时间，加尼亚那目瞪口呆、荒唐可笑的胆怯和无措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脸色，因发抖而扭曲的嘴唇，注视着仍在嘲笑不止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目光是沉默的、是粗鲁的。

还有一个人虽然仍旧没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来访所带来的惊异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呆若木鸡般地站在客厅门口，但他觉察到了加尼亚苍白的脸色和这种剧烈的变化，惊慌万分的他，下意识地向加尼亚走去。

"喝点水吧，"他小声对加尼亚说，"不要这样盯着人看……"

很明显，这毫无目的的未加考虑的话脱口而出，此时却起到

了特别的功效。突然之间，公爵好像成了加尼亚所有怨恨的出气筒，他紧紧地抓住公爵的肩膀，用无比愤怒，像有着深仇大恨似的目光瞪着他，什么话都无法说出来。在场的人不禁担心起来；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也禁不住轻声叫了起来，普季岑也向前迈了一步，连刚刚赶来的科利亚和费得先科在门口也呆住了，只有瓦里娅，抱着双臂，站在母亲身边冷静地观察着一切。

在自己采取这种举动的第一分钟内，加尼亚就清醒过来，接着他就像发神经似的哈哈笑起来。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理智。

“您怎么啦，公爵，您不会是医生吧？”他竭尽全力显得十分高兴和坦诚，说道，“居然把我给惊呆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介绍一下，这是我在今天上午才结识的一位很难得的先生。”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望着公爵，一副疑惑的样子。

“公爵？他是公爵？要知道，刚才，我居然认为他是仆人，还要他给我通报一下！哈哈哈！”

“没事了，没事了！”走进客厅里来的费得先科接着话头，看到大家笑了起来，说道，“没关系：se non è vero……”[1]

“我几乎要开口斥骂您，公爵，希望您不要见怪，此时您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费得先科，我觉得，至少不会碰到您。他是谁？公爵？梅什金公爵？”她又问加尼亚，虽然，他仍旧没有松开公爵的肩膀，却为他作了介绍。

“我们的房客。”加尼亚又重申。

显而易见，公爵似乎像一个稀奇的东西（可以活跃气氛），几乎是硬塞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而且公爵十分清楚地听见有人提起“白痴”这两个字，好像是在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作介绍时，费得先科小声说的。

“为什么方才，我把您当做佣人……如此荒谬，您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又问公爵，同时很随便

---

① 意大利文，意为即使是假的。

地上上下下端详着他，焦急地等着；好像毫不怀疑地认为公爵的回答必定荒唐可笑，愚笨之极。

“突然见到您，我很吃惊……”公爵木木地回答。

“您是如何把我认出来的？以前，在什么地方，您见过我？为什么，我似乎真的在某个地方见过您。刚才，您怎么呆呆地站在那儿？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让您这样吗？”

“快点，回答呀！”费得先科做了一种怪相，继续说，“您快回答吧！天啊，要是换了我，我可以滔滔不绝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倒是快讲呀！……公爵，我真不知该如何说你，大傻瓜！”

“如果我是您，同样会说许多话，”公爵冲着费得先科微微一笑，“就在不久前，我见过您的照片，我很惊讶，”他接着告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接着，我和叶潘钦家里的人也谈过您……早晨，火车还没到彼得堡时，一位叫帕尔芬·罗戈任的先生在火车上告诉我一些关于您的故事……给您开门那会儿，碰巧我在想您，突然之间，您就来了。”

“您是如何把我认出来的？”

“当然是依据照片了，不过……”

“不过？”

“不过在我的想像中您就该如此……好像在什么地方我曾看见过您一样。”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您这双眼睛……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随口说说……我是头一次到这儿。或许是在梦里吧……”

“您还真有点本事！”费得先科嚷起来，“我该把 se non è vero 这句话收回来了。……只是，只是，他是如此坦诚地说了这些话！”他有点儿失望地说了一句。

公爵在讲这几句话时，有点紧张，似乎上气不接下气，话语断断续续，他内心的激动不安暴露无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

娜对他充满了好奇心，止住了笑。这时，一个新的洪亮的嗓音从公爵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周围的人群后边传了出来，这声音把人群分成两半，中间闪出一条通道。一家之主伊沃尔金将军来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穿着整洁的胸衣和燕尾服，还把胡子染了……

对此，加尼亚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强烈的自尊心使他爱慕虚荣到了一种多疑和痛苦的程度。两个月以来，他坚持不懈地寻找着这样一个依靠：在上流社会体面的生活中，在这条决定的路上，他没有经验，也许什么都不能实现。这种孤注一掷的心态使他在自己家里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却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惟命是从。因为至今，她仍旧让他稀里糊涂，无法捉摸，却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曾有人告诉他，他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里，不过是一个“缺乏耐心的穷小子”罢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这一切都要她来偿还，有时他却幼稚地想像着有一天可以使大家和谐相处，没有任何矛盾——而此时，尤其在这时，他不得不把这杯苦酒咽下去。在自己家里为自己的家人感到羞愧，这种对于爱慕虚荣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生在他身上，这时，一个想法突然在加尼亚的脑海中闪过：“她的偿还能抵得上我为此付出的一切吗？”

他的父亲终于在家里见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是两个月以来，在噩梦中把他吓得满身冷汗，把他羞怯得无地自容的事情。有的时候他强迫自己设想一下将军的尊容，但总是中途而废，不能完成这有些痛苦的想像。或许，像其他追求虚荣的人一样，他把这种不幸不合情理地夸大了。两个月以来，他花了许多时间来考虑并决定，他告诉自己，不论母亲的意见如何，一定要把自己的父亲管束起来，不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抛头露面，或者让他离开彼得堡。十分钟前他因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突然出现而惊皇失措，根本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阿尔达利翁·

亚历山德罗维奇会出现，所以事先没有安排任何措施。于是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寻找嘲笑和蔑视他及亲人的时候，将军很严肃地收拾妥当，穿着燕尾服出现在众人面前（对此，他毫不怀疑）。何况，除此目的，她这次来访还有其他的意思吗？是想来这儿对母亲和妹妹表示亲切的问候，还是想嘲笑讽刺他们一通？从现在这种情形来看，我们不难得到答案：被侮辱的母亲和妹妹在一边坐着，可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似乎浑然不觉，她此时是同她们共处一室……其实，她这样漫不经心的言行举止必然有她自己的意图。

费得先科上前搀扶着将军，把他领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沃尔金，"将军面带微笑向她躬身介绍说，"我是一个倒霉的退伍老兵，一家之主。很高兴您这样一位漂亮……"

费得先科在他的话未结束前，就拿起一把椅子在他身后放下。在午饭这个时候，站着会使将军双腿发软，所以他就"扑通"一声，更确切地说是倒在椅子上。但将军并没有因此而难为情，他很快就坐好了，很自如地用一种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姿势把她的手贴在自己唇上。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能使将军难堪尴尬。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除了表面看起来有点拖沓之外，还是很有派头的。在过去，他与上流社会交往频繁，只是在两三年前才被拒之门外。自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任由自己的一些癖好随意发展，但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丢弃那种优雅、洒脱的气质和风度。对于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突然出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好像很快活，当然她在很久前就听说过他。

"听说，我儿子……"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道。

"对呀，你儿子！您也不错，亲爱的爸爸！您为什么一次也没有到我那儿去？为什么呢？是您自己不愿意还是被您儿子藏了

起来？要知道，您可以随时去我那儿，对任何人的声誉都没有丝毫伤害。”

“十九世纪时，父母和孩子……”将军又接着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请您不要纠缠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出去，外边有人找他。”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让他出去？这怎么可以呢，将军的大名如雷贯耳，早想目睹他的风采！您已经退伍了还有什么事吗？将军，您肯定不会就这样走开，不会丢开我的，对吗？”

“请相信我，他一定会亲自去看望您的，但此刻他不得不去休息。”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该休息了吗？”就像一个任性的、被抱走玩具的小笨蛋一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做了一个抗议和厌烦的怪相，问道。而将军又恰恰在为自己的处境更加荒唐而努力。

“亲爱的，亲爱的！”他一边用手按在胸膛上，若有其事地转向妻子，一边用谴责的口吻说道。

“妈，难道您不愿意从这儿走开吗？”瓦里娅问，声音很大。

“不，我会奉陪到底的，瓦里娅。”

她们之间的交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全都听见了，但却好像更高兴了，快活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马上，她又问了将军许多问题，才过五分钟，将军已经兴致勃勃，开开心心地在众人的笑声中发表自己的宏篇大论了。

科利亚把公爵的后衣襟扯了一扯。

“您得出个主意，让他离开这里，好吗？麻烦您了！”男孩子可怜兮兮地哀求着，恼怒的泪水从眼睛中夺眶而出。“噢，这个可恶的甘卡[1]！”他喃喃自语道。

---

① 甘卡：加尼亚的蔑称。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是我的至交好友，”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些问题，将军胡乱地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我和他，还有已经去世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重新和他儿子拥抱接吻），可以说，是三个亲密无间的骑士：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尔密斯[①]。唉，可惜的是，今天，一个已与世长辞，被诬陷和子弹害死，另一个坐在你们面前，仍没有停止和诬陷子弹作争斗……”

“和子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禁不住叫了起来。

“此刻，这颗子弹就在我的胸口中，我是在卡尔斯中弹的。每逢天气阴沉，就会隐隐作痛。除此而外，我的生活依旧悠闲舒适，外出走走，散散步，像休假日里的资产者那样，在咖啡馆里下下棋，读读《Indépendance》[②]。二年前，因为火车上的一条哈巴狗的事，我跟波尔多斯，也就是叶潘钦断绝了来往。”

“哈巴狗！这是怎么一回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极感兴趣地问道：“与哈巴狗有关，而且在火车上，等一下……”她似乎回忆起什么。

“唉，这实在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无意义的事：这件事的全部责任都在别洛孔斯卡娅公爵的家庭教师施密特太太身上，只是……它不值得重提。”

“您非讲不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异常开心地大声说。

“对此事，我也是一无所知。”费得先科插嘴说道，“Cést du nouveau。”[③]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哀求地叫了起来。

---

① 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尔密斯：法国大作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② 法文，意为《独立报》，指《比利时独立报》。

③ 法文，意为这可是条新闻。

“爸爸，有人来找您了！”科利亚冲父亲大声说。

“那的确是件没意思的事，我简单地讲讲吧，”将军有点炫耀地说，“前年，不错，马上就要两年了，一条新铁路开始通车后，我（这时穿着便装）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因为我正忙于一些很重要的退休后的事宜。走进车厢后，我坐在位上，吸了一支烟。其实应该说接着吸烟，这支烟是我早就点燃了的。我独自一人坐在这节头等车厢里。那时火车上虽然不允许吸烟，但也未曾禁止过，通常是半许可吧，关键要看吸烟的人是谁，车窗是打开的，就在火车要发动的时候，突然，有两位牵着一只哈巴狗的太太在我座位的对面坐了下来，她们来迟了。其中一位穿着名贵的淡蓝色衣服，十分漂亮；另一位穿着一件黑色绸衣，上面有围巾，看起来朴素一些。她们俩容貌都很美，态度很高傲，用英国话交谈。我仍旧吸着烟，没有特意地去理会她们。换句话讲，虽然我想了一想，但因为车窗是开着的，我就冲着窗子继续吸着烟。穿淡蓝色衣服的那位太太的膝盖上温顺地躺着的是那条小哈巴狗，大小就跟我的拳头差不多，罕见的是它全身漆黑，只有四个小爪子是白色的。它带着一个刻有铭文的银项圈。我仍旧没去搭理她们，但我觉得出，她们好像由于我在抽雪茄而很恼火。那个戴着玳瑁镜框的单目眼镜的太太使劲地盯着我，由于她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依旧我行我素。她们毕竟有可以说话的舌头，要是她们开口提醒或请求我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她们仍旧一句话也没说……我要讲的是，我没有觉察到一点暗示或提醒，那个身穿浅蓝色衣服的太太像发了疯一样，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雪茄，扔到了车窗外。这时火车已经飞奔起来，我望着她，呆若木鸡。这是个不折不扣野蛮的、粗鲁的女人，而且正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但是，这个女人又显得有点肥胖和高大，头发是金黄色的，红扑扑的脸蛋可以说红得过分了，一双眼睛因为生气而闪闪发光，她看着我。我一言不出，很客气地、很有礼貌地甚至称得上温文尔雅地伸出两个手指，用优雅的姿势把那只哈巴狗的脖颈

抓住，朝车窗外一扔，它就紧跟着我的雪茄发出一种尖锐的叫声飞出窗外！火车仍旧向前奔驰着……”

“您实在是太可怕了！”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开怀地笑着，手舞足蹈地叫着。

“精彩极了！精彩极了！”费得先科先生禁不住也喊了起来。普季岑这时也笑了笑，他原本对将军的出现很不高兴，连科利亚也开口笑了，以至于一句“棒极了！”脱口而出。

“况且我做得完全正确，正确千万倍！”将军有点得意忘形，热烈地接着说，“既然不允许在车厢里吸烟，带狗就更不允许了。”

“太棒了，爸爸！”科利亚激动地大声嚷着，“您做得太棒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可是那位太太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追根究底地又说。

“哼，她？她真是所有不快的祸源，”将军把眉头皱了皱，又说，“她一言未发，也没有提醒，给了我一记耳光！的确是个粗俗的恶女人！一点教养也没有！”

“可是，您自己呢？”

将军把眼睛垂下来，把眉毛扬了一扬，双唇紧闭，耸了耸肩膀，把双手张开，好一会儿才压低声音说：

“当然，我也缺乏理智。”

“你们吵得很严重吗？严重吗？”

“不，不是很严重！虽然吵了起来，但并不严重。我只不过挥了这仅有的一次手扇了她一下。但是，我这回可是大祸临头了，身穿淡蓝色的那个英国女人，或者是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的家庭教师，或者是他们家的一位朋友，那位穿黑绸衣的不是别人，正是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大女儿，她大约三十五岁，还未出嫁。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和别洛孔斯卡娅家是什么关系。家里的公爵小姐无一不眼泪汪汪，哭得晕倒过去，

给她们的哈巴狗哭丧祭祀。这位小姐声嘶力竭的哭喊着，高声尖叫着仿佛世界即将被毁灭一样！当然，我亲自去道歉了，承认自己错误，而且还写了信，只是他们对我和信件都毫不理睬，接着我就和叶潘钦将军闹翻了，接着就是被革职，被拒之门外！”

“可是，请您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问道：“这个故事我在五天之前在《独立报》[1]上也看见过，要知道，我经常看《独立报》，他们几乎一模一样！在莱茵河边的铁路线上，火车车厢里在一个法国男子和英国女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同样的一支雪茄扔出窗外，同样的，一只哈巴狗也被扔出窗外，最后的结局也同您的一样，甚至也是同样的淡蓝色的衣服。”

顿时，将军羞红了脸，科利亚抱着头，脸也涨红了，普季岑迅速地把身体转过去。费得先科却仍旧像刚才一样哈哈地笑个不停，这里却不必去提加尼亚，他正忍耐着让人无法忍受的痛苦，默默地站在那儿。

“请听我说，”将军小声地嘟囔着：“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爸爸和别洛孔斯卡娅家的那个教师——施密特太太千真万确有一件很不开心的事，”科利亚大声地说，“我没有忘记。”

“什么？完全一样？在欧洲大陆的东边和西边有完全相同的故事发生，甚至细节也没有差别，还有那淡蓝色的衣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依不饶地反问，“我可以拿《独立报》来给你们看一看！”

“不过，要知道，”将军仍不肯承认，“这是两年前发生的。”

“是啊，这是惟一的一个不同点！”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禁开怀地大笑起来，以至于身体不停地前后晃动。

---

① 原文为法文。

“爸爸，请您跟我来，我有两句话想告诉您，”加尼亚毫无意识地抓住父亲的胳膊，浑身颤栗，十分痛苦地说。无穷无尽的怨恨在他眼中涌动着。

忽然，一阵儿响亮的门铃声从前厅传来。如此猛烈地拉按门铃，铃绳肯定会被扯断。这预示了一次特别的来访即将出现。科利亚急忙跑去开门。

十

突然之间，前厅里沸沸扬扬，非常的热闹，客厅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有几个人走进了院子，跟着还有人继续往里走。数个声音在一起吵嚷、说话，而且，楼梯上也有人在喧哗和说话，大家听出来，那扇在前室和楼梯之间的门没有被关上。这的确是一次奇怪的来访。客厅里的人们彼此看着，不知该怎么办，加尼亚连忙向待客室走去，没料到，几个人早已走进了待客室。

“噢，他来了，你这个犹大！”公爵听到一个很熟的声音在大声地叫着，“你好呀，甘卡，不要脸的东西。”

“是他，不要脸的东西！”另一个人附和道。

公爵确信无疑：这两个人是罗戈任和列别杰夫。

加尼亚傻傻地呆立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地望着这十个或十二个人在帕尔芬·罗戈任之后鱼贯而入地走进待客室，他没有加以阻拦。这群人有些是滥竽充数，五花八门，而且没有体统。有些就像仍在街道上一样，身着外套和皮衣走了进来。虽然没有人耍酒疯，但似乎一个个都带些醉意；而且大家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单独走进来，需要互相间鼓励壮胆才可以。连领头的罗戈任也是小心谨慎地走进门来，但他好像心怀诡计，看上去脸色阴晦，恼怒而且心事重重。至于别的人只不过是来助威，或者说是摇旗呐喊的。除去列别杰夫，还有那个烫着鬈发的扎廖热夫，他

在前厅脱下了大衣，摇头摆尾地洋洋自得地走进来。另外，还有二三个年轻的生意人和他差不多。剩下的几个，一个穿着半军用大衣，另一个是非常胖的笑眯眯的人，再有一位是个身高有两俄尺十二俄寸的大个子，他也很胖，不但怒气冲冲地说一句话，而且好像可以马上借助于自己的拳头，凭武力来对付一切。除此之外，还跟着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和一个紧跟着他们的波兰人。另有两位不敢进来，站在楼梯上向里面张望的太太；科利亚当着她们的面把门呼的一声关上，并闩了门。

“你好呀，甘卡，坏家伙！吃惊吗？我帕尔芬·罗戈任会到这里来？”走到客厅门口，停住脚步的罗戈任，冲着加尼亚，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忽然之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在客厅里，面朝自己坐着的正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显而易见，能在这里看见她是出乎他意料的，这突如其来的相逢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的脸顿时苍白如纸、连双唇都失去了血色。“看起来，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他低低地自言自语，好像已经六神无主了，“全完了……好……请你马上回答我！”他无比愤怒地凶神恶煞般地盯着加尼亚，恶狠狠地说，“哼！……”

他说话有点费力，好像呼吸很不通畅，他毫无意识地往客厅里走。在门口，虽然他心中很不平静，但看到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还是有点难堪地停下脚步，喝得醉醺醺的紧紧跟着他的列别杰夫也走了进来，然后是大学生，攥紧拳头的高个先生和进屋后不住朝两边躬身问好的扎廖热夫，那个矮胖子最后才进来。显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在场的女士而有所收敛并多少被限制了一下。当然，这种约束不会维持太久，到有理由吵嚷和打骂时……哪位女士对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妨碍。

“咦？公爵，您怎么会在这儿？”罗戈任仍旧心不在焉地说，虽然这次相逢令他感到有惊诧，“仍带着鞋罩，唉！”随着他的叹气，他马上就把公爵抛到脑后，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慢慢地向她走过来。

看着这些贸然闯进来的来访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心里又是好奇又是紧张。

加尼亚这时才猛地清醒过来。

“请问，你们到这里来有何贵干？”他冷冷地威严地看着这群人，把矛头主要指向罗戈任，“这里似乎并不是马房，诸位，我母亲和妹妹在这儿……”

“母亲和妹妹？！我们看见了。”罗戈任不屑一顾地说。

“看得出这就是母亲和妹妹。”列别杰夫装模作样地说道。

那位握紧拳头的高个先生似乎认为是时候了，就含混不清地嘟噜起来。

“不过，既然如此！”加尼亚突然出人意料地像炸雷一样，高声说，“首先，请所有人离开这里，到待客室里去，其次，请诸位先生自我介绍……”

“看啊，他不知道，”罗戈任仍旧站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说，“你不认识我罗戈任了吗？”

“也许在什么地方，我真的见过您，不过……”

“听啊！在什么地方见过！在三个月之前，你从我这儿赢走了我父亲的二百卢布，直到被气死他仍没有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是你把我拽下去了，克尼夫从中捣了鬼，忘了吗？普季岑可以证明！如果我此时从衣袋拿出三个卢布给你看一看，你就会像牲畜一样跟着这三个卢布爬到瓦西利岛上去，你就是这种人！你的灵魂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可以用钱来收买你，别看我现在穿着这样的破鞋，可是，伙计，我有的是钱，你的人和你的全部我都能买下来……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不剩地都买下来，买下来！”看起来，罗戈任此时已经醉得有些糊涂了，他狂乱地叫着，“嗨！”他又大声地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请允许我留在这里，问您一句话：您真的马上要嫁给他了吗？”

罗戈任此时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在向神询问什么，又像一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死囚那样孤注一掷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异

常痛苦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端详着他，目光里充满了傲慢和讥讽，同时她也瞅了瞅瓦里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瞥了瞥加尼亚，猛地改变了语气。

“根本没有这种事，您这是怎么啦？怎么会冷不防问这个问题？”她非常镇定、非常郑重地说，似乎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吃惊。

“没有？没有这种事？！”罗戈任兴奋地疯狂地叫起来，“也就是说这是无稽之谈了？！可是，他们告诉我……嗯！是这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听说，您和加尼亚已经订婚了！和他，这怎么行？(我现在就当众宣布)虽然我花一百卢布就能将他收买，我可以付给他一千，三千也行，只要他退出，在婚礼前溜走，把新娘完完整整地留给我！给你钱，给你！我此行就是想同您订个协议，我决不反悔！”

“你这醉鬼，快滚！”加尼亚面色忽红忽白，高声嚷起来。

他的话音刚落，几个更高的嗓音就炸开了锅，对加尼亚的挑战，罗戈任的跟随者已经拭目以待，列别杰夫在罗戈任的耳边以谄媚的神态低低地讲着什么。

“不错，小官吏！”罗戈任说，“不错，你这家伙！哼，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像精神病发作似的先是有点心虚地望着她，接着又显得很兴奋、很激动，孤注一掷地说，“这里是一万八千卢布！”说完，啪的一声在她面前的小桌子上放了一捆用十字交叉的带子捆好的白纸包，“都在这儿！而且……不止这些！”

他又把话咽了回去，没敢说完。

“不要，不要！”列别杰夫又小声地跟他说起来，好像心惊胆战似的，看起来，这笔巨款让他很害怕，于是想劝罗戈任暂且用小数目试探试探。

“不，伙计，你这就不懂了，这样做的确太过分了……我真是

个混蛋，居然采纳你的意见！”罗戈任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气愤恼火的目光惊醒了，不禁颤栗了一下，“都是由于你，我简直是在胡言乱语。”他懊悔地补充说。

看着罗戈任那失望懊悔的脸，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微微笑了。

“一万八，给我？不过是乡巴佬，不要装了！”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用一种放荡无礼的语气又加了一句，像是要起身离开。站在一边观看的加尼亚，此时此刻连心跳都要静止了。

“四万、四万如何，不是一万八！”罗戈任又叫了起来，“在七点钟前，万卡·普季岑和比斯库普会送来四万，四万！当场付清。”

这场戏似乎已经很过头了，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旧笑嘻嘻的，故意想拖延下去，没有离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此时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不说一句话，等待着结局的到来。瓦里娅的眼睛闪闪发光，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却对此感到异常痛苦，她浑身哆嗦，似乎立刻就会昏过去。

“好吧，十万，今天就拿十万，普季岑，帮我一个忙，给你一笔生意做做！”

“你疯啦！”普季岑迅速来到他跟前，拉着他的手臂，低声说：“你醉了，他们会叫警察来的，你知道，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吗？”

“喝醉了，胡说八道，是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旧不放过他，似乎故意在挑逗他。

“我决不是胡说八道，这是真的！在天黑之前，我就会有十万。帮我一把，普季岑，放高利贷的，不管利息多高，天黑之前，贷给我十万卢布，我决不是吝啬鬼！”罗戈任突然之间兴冲冲地说。

“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忽然，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气势汹汹地走到罗戈任面前，声音洪亮严厉地大声喝道。在此之前，一言未发的老头子，这时一声怒吼，让人忍俊不止，引起哄堂大笑。

“您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罗戈任哈哈笑着,“来,老家伙,我请你喝个痛快!”

“无耻之极!”科利亚因为恼火和感到羞辱哭着叫道。

“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下贱的女人从这儿拖走!?”气得颤栗的瓦里娅大声地嚷着。

“我是个下贱的女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屑一顾地乐呵呵地说,“我真是个笨蛋,还想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参加晚会,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看看吧,你的妹妹是如何辱骂我的。”

加尼亚在妹妹破口大骂时,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仿佛被雷击中了似的。但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确要离开了,就几步冲到瓦里娅面前,狠狠地抓住她的胳膊,仿佛神经失常了一样。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大发雷霆,像要一口把她吞下去似的。此时他的确是失魂落魄。

“我怎么啦!你干吗拉着我,因为她让你母亲,让你全家遭受侮辱,就让我向她道歉! 你真是无耻之徒!”瓦里娅又喊又叫,得意地望着加尼亚,仿佛打了胜仗一样。

他俩就这样彼此看着,相持了一会儿,她的胳膊仍被加尼亚拽着,她使劲地想挣脱他,一次、两次,最终忍耐不住自己的怒火,朝哥哥的脸上吐了一口。

“真是个厉害的姑娘!”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叫了起来。“妙极了! 普季岑,我先祝贺您了!”

加尼亚一时昏了头脑,不顾一切地伸出手来使出全身力气朝妹妹掴过去,本来,这一巴掌会打在瓦里娅脸上,但是,在空中加尼亚的胳膊突然被另一只手抓住了。

原来是公爵挡在了加尼亚和他妹妹之间。

“行啦,不要这样了!”他断然说,仿佛遭到巨大的打击而浑身哆嗦。

“为什么你总是来阻拦我！”加尼亚松开瓦里娅的手臂，怒吼着，歇斯底里地轮起那只手狠命地扇了公爵一记耳光。

“啊！”科利亚吃惊地拍了一下手，“天啊！我的天呀！”

一阵惊叹声，从四周的人群中响起，公爵脸色苍白。他盯着加尼亚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怪异和谴责，他的双唇颤抖，似乎要讲点什么，他扭曲着嘴露出一种特殊的完全不合时宜的微笑。

“就这样吧，我来接他的这一记耳光……但是想打她……我绝不允许！……”他低低地说了几句，突然之间，他控制不住自己，丢开加尼亚，两手遮住面孔，走到墙角，朝着墙壁，断断续续地说：

“噢，对您自己的所作所为，您该感到无比可耻！”

加尼亚这时的确十分困窘地站在那儿。科利亚跑到公爵身边，拥抱他、亲吻他，接着，罗戈任、瓦里娅、普季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连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内都向公爵围了过来。

“这没什么，没有关系！”公爵依旧那样不适时地笑着，冲着大家轻轻地说。

“他肯定会内疚的！”罗戈任叫着，“你内心会不安的，你居然打……这样温顺的绵头（一时他找不到其他的语句）！公爵，你是我的宝贝儿，离开他们，啐他们一口，跟我来吧，我告诉你，我罗戈任非常喜欢你！”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被加尼亚的所作所为和公爵的言辞深深地震动了。她那张无血色的、若有所思的脸庞与刚才矫揉的大笑一直格格不入，此刻虽然洋溢着全新的激情，但是，她仍旧用那种高傲嘲讽的表情遮掩着自己这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不错，这张脸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突然之间，她记起自己方才的问题，又郑重其事地说道。

“难道您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您怎么会是这种人呢？这是

真的吗？”忽然，公爵诚心诚意地责备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心中非常吃惊，勉强地笑了笑，这笑里似乎包含了许许多多，她觉得有些尴尬，瞅了瞅加尼亚，走出客厅，她还没到走廊，又转了回来，快步走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吻了吻。

“我的确不是这种人，他说得完全正确。”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就这样迅速热情地轻轻地说了一句，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这次她动作非常快，以至于没有人明白她回来干什么。他们看见的只是她吻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手，还跟她说了些什么。不过这一切瓦里娅都耳闻目睹，看着她离开，心中惊讶万分。

加尼亚清醒过来，急忙跑着去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她已经出去了，在楼梯上，他追上了她。

“不必送了！”她告诉他，“今天晚上，再见！”

他焦虑不安、心事重重地回到客厅，那令人迷惑的疑问纠缠在他的心头，似乎更加沉重地压抑着他。隐隐约约中，他看见公爵的身影……他是如此地沉迷在痛苦里，没有看到罗戈任这帮家伙是如何跟着罗戈任从他身边走过，并把他挤到一边的。但他们每个人都在高声地说着什么，普季岑和罗戈任一块边走，边争论着什么重要的、亟待解决的事情。

“加尼亚，你输定了！”罗戈任从他身边经过时，冲他喊了一句。

加尼亚目送着他们远去，心中更加惴惴不安。

十　一

公爵从客厅里出来，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科利亚跟着跑来安抚他、看望他。看起来，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离不开他了。

“这样也好，您走吧，”他说，“这会儿那边一定吵得比刚才还

凶，因为这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们整天都是如此。”

“你们家的事可真是千奇百怪，一件接一件啊，科利亚。”公爵说道。

“对，的确不少。我们不去说我们家的事吧，都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过，我还有一位更不幸的朋友，您愿意认识认识他吗？”

“当然，是您的同学吗？”

“可以这样说，这些我以后再慢慢告诉您……我觉得纳斯塔娅·菲利波芙娜长得很美，您怎么看？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但我很想见见她。她美得让人眩晕。要是加尼亚真的爱她，我一点都不会怪他，但糟糕的是，他居然要别人的钱！”

“对，我并不太喜欢您哥哥。”

“噢，当然！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您又怎能……听我说，跟这事相似的种种观点，我都不喜欢。比方说，一个疯子、流氓、坏蛋歇斯底里地打了另外一个人耳光，那么这个人要是不用决斗或者让对手跪着道歉的话，他就会永远抬不起头。在我看来，这是荒唐专制的。莱蒙托夫的剧本《假面舞会》就是以此为题材的。瞧，这样写，很荒谬，对吗？至少，有些牵强。不过，他其实是在他童年时写的这个剧本。”

“您姐姐这个人我很喜欢。”

“没想到她敢啐甘卡的脸，瓦丽娅她胆子真不小！虽然您没有吐他，我知道，您不是没有胆量。唉，这个人经不起人说，说到她，她自己就来了。她迟早会来。她品质很好，尽管有点不足之处。”

“您不用再呆在这儿了，”一进门，瓦里娅就急冲冲地告诉科利亚，“去看看爸爸怎么样了，公爵，您没有厌烦他吧？”

“没有，我很喜欢他。”

“姐姐，您别再这样说了，您这样很让人烦。我还以为爸爸会跟着罗戈任走呢，现在他也许后悔了。我应该去看看他现在如何了。”说着，科利亚走了出去。

“谢天谢地，我把妈妈搀出去躺了下来，不管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加尼亚很羞愧，有很多心事，他该仔细地考虑考虑，这次的教训多大呀！……我这次来是再次谢谢您的。还有一个问题：以前，您认不认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不，我不认识她。”

“那您为什么说她‘不是这种人’呢？而且，您没说错，或许，她真的不是这样。但我并不了解她！毫无疑问，她这次来是故意想羞辱我们的。以前，我对她的事有所耳闻，要是她真心诚意请我们去她的晚会，开始，她是不会那样对待妈妈的。对她很熟悉的普季岑刚才也无法弄清楚她的目的，她那样对罗戈任说话，要是一个自尊自重的女人，在她的……那样说话恐怕不妥吧？妈妈也很担心您。”

“没关系。”公爵轻轻地挥了挥手，说道。

“她为什么对您的话言听计从呢？”

“言听计从？”

“当您说她该感到羞愧时，她就像变了一个人。您可以影响她，公爵。”瓦里娅说到这里，笑了一笑。

这时，门被打开了，加尼亚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因为看见瓦里娅而有丝毫的踌躇，在门口，他站了一会儿，就很坚决地来到公爵跟前。

“公爵，我刚才的所作所为很粗鲁，请您原谅我，好吗？”他很动感情地对公爵说，痛苦的表情表现在他的脸上，公爵看着他，很吃惊，没有马上回答他。“嗨，请您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呀！”加尼亚焦急地请求着，“嗯，要是您不介意，让我亲吻您的手吧！”

公爵惊讶万分，他一句话也没说，伸出双臂，把加尼亚拥在怀里，两个人热情坦诚地相拥着、亲吻着。

“您能这样，的确是出于我的意料，”公爵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还以为，这是您做不到的……。”

“连承认错误都做不到？……以前，我居然把您当成白痴了！

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您能发现。我可以跟您谈谈，不过……还是别说了。”

“还有一个人，您必须向她道歉。”公爵指着瓦里娅说。

“不行，她仍旧是我的死对头。听我说，公爵，我也努力试过很多次，要知道，这儿的人不可能真正原谅我！”加尼亚不假思索地说，他背对着瓦里娅，转到一边去。

“不是这样的，我会真心地原谅你的！”突然，瓦里娅说道。

“那么今天晚上，你会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里去参加晚会吗？”

“要是你希望我去，我就去，但你应该自己想想，我去她那里是否有一点点可能。”

“她决不是那种人，你也知道，她喜欢让人捉摸不透！这只是个小把戏罢了！”加尼亚有点恼火地说。

“我也清楚，她不是那样的，只是在玩把戏，可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呀？加尼亚，小心些，在她眼里，你怎么样？虽然她吻了妈妈的手，虽然这只是一点小把戏，可她到底是在嘲笑你呀！哥哥，这绝对不值七万五千卢布。我之所以这样跟您说，是因为您并没有丧失人的高贵品质。您也不要去了！哎，注意点儿！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瓦里娅情绪激动地说着，然后快步离开了这里……

“看吧，他们都是这样！”加尼亚强作笑脸，说道，“他们认为，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其实，我比他们更明白这一点。”

说完，加尼亚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想跟公爵接着谈下去。

“既然您自己对此很清楚，”公爵问他，有点难为情，“您所忍受痛苦不值七万五千卢布，您还这样做，不是很荒唐吗？”

“我不想说这件事，”加尼亚低声说道，“好吗，您能否告诉我，您对此事的看法，我对这种‘痛苦’的忍耐是不是值七万五千卢布？”

“我觉得，这是不值的。”

“咳！您这么说是我意料之中的，这种婚事是可耻的，对吗？”

“是的，可耻之极！”

“既然如此，您听着，我要跟她结婚，一定要和她结婚。也许方才我仍打不定主意，现在我决定了！您不用再说什么了！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我要对您说的绝非您所想像的，我为您不一般的自信心感到很吃惊……”

“自信心？什么自信心？”

“首先，您坚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跟您结婚，而且毫不怀疑所有的事情都会结束，其次，您认为在跟她结婚之后，这七万五千卢布就会装进您的腰包，但是，这其中许多事儿我都不知道。”

加尼亚突然起身向公爵靠过去。

“的确如此，许多事儿，你还不清楚，”他说，“况且，我为什么要把这沉重的负担承担下来呢？”

“要知道，这种事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因为钱而结婚，而钱财却被妻子所掌握。”

“不会的，我们不会那样的……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加尼亚有些慌乱，他心事重重地、喃喃地说，“我们可以确定，她的答复，”他又加了一句，“她会拒绝我，您有什么理由这样说？”

“除了我的所见，我一无所知；方才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哼，他们总是不知所云。我很清楚，相信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只是在讥讽罗戈任。显而易见，刚才，我还很担心，现在对一切我都了如指掌了，或许，您指的是她对我妈妈、爸爸、还有瓦里娅的态度吧？”

“也包括对您的态度。”

“或许如此，这没什么，不过是女人的惯用的毫不新鲜的报

复手段而已。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失去提升机会的小官一样，不仅爱发脾气，还想炫耀自己，想把自己对他们……还有对我的轻视全都表现出来。我承认这些都是真的……不过，她仍旧会和我结婚。您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出人的自尊心会迫使他们干出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事：例如，她以为我恬不知耻，只是因为钱才这样堂而皇之地娶一个做过别人情妇的女人；可是她没有想过，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许会用更无耻、更卑劣的方法来欺骗她：他会死死地纠缠住她，讲一些有关自由主义的进步言论，也会列举出一些与妇女相关的问题，这样，她仿佛一根线一样，被穿进了他的针鼻，中了他的诡计。对这个盲目自大的笨女人，他还会发誓(她会轻易地相信)，他是因为她'心地善良，不幸可怜'才想同她结婚。但归根结底，他同她结婚的原因还是因为她有钱。我不被大家所喜欢，无非是我不想花言巧语地欺骗她，本该如此嘛。可她又在做什么？没有分别呀！那为什么蔑视别人，搞出这些诡计来？我同样也高傲，不会让她占着什么上风。就这样，走着瞧吧！"

"您以前真的爱她吗？"

"最开始的确爱过……算了，还说这些干什么？……有的女人，除了能做别人的情妇，就没有别的价值。我并非说，她曾是我的情妇。要是她希望安分守己的生活，我也会平平静静地同她过一辈子。如果她想闹脾气使性子，我会马上带着钱离开她。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柄，这是我最讨厌的事。"

"在我看来，"公爵谨慎地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女人，既然她对前途早有预料，为什么还要走这路呢？她完全能和其他人结婚。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奇怪。"

"她当然别有用心！对于其中的一些情况，您并不了解，公爵……其中……况且，她确信无疑，我爱她爱得如痴如醉，我可以发誓，您知道吗？我觉得她同样爱我，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俗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在她眼里，我永远都是一个无耻之徒(也许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不过，她终究是爱我的——

用她自己的方式，这是她的性格和教育造成的。您知道吗，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俄国女人，哼，我为她准备了一件礼物，肯定出乎她的意料。刚才，瓦里娅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偶然事故，但对我有很大帮助，她不仅目睹了而且会毫不怀疑我对她的赤胆忠心，甚至可以为她同亲人断绝来往，这样看来，我并不笨，相信我吧！顺便问问，您认为我很啰嗦吗？不瞒您说，公爵，我所做的一切也许真的很可耻。我之所以跟您说，是由于我遇到的惟一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就是您。不过，您千万别认为这个'跟'字是一语双关的。您还在因为我刚才的举止生气吗？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对别人说过真心话了。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比普季岑更正直坦诚的了，您在笑，是吗？无耻之徒喜欢正直之人——也许这其中的奥秘您有所不知吧？对于我……请您不要昧着良心说，为什么我可耻？大家为什么要像她一样侮骂我是个小人、流氓呢？听我说，现在我居然也跟他们和她一样，认为我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无耻就无耻吧！”

“可是，从今往后，在我眼中，您绝不是个无耻之徒。”公爵说，“我刚刚认为您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混蛋，可您此时却给我一个全新的印象，我实在很激动——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教训：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您不仅不是一个混蛋，甚至都不算太坏。除了性格软弱和毫无个性外，我觉得您不过是大千世界里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而已。”

加尼亚勉强地笑了笑，没有说话。见到加尼亚并不喜欢他的见解，公爵有点难为情，就不再说话了。

“我爸爸跟您要钱了吗？”

“没有。”

“他会的，请不要给他。在我记忆之中，他曾经是个有身份的人，常出入上流社会。但过去的达官显贵已经消失了，如果外界的情况一变，像云烟一样，历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我发誓他并不像现在这样胡言乱语，只不过做事常常不假思索，冒冒失

失——看，如今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全是因为他嗜酒如命，告诉您吧，他还有一个情妇，他并不只是一个爱信口开河的纯朴的人。至于对他如此胡作非为还能忍耐的老妈妈，我很不明白。他给您讲过围攻卡尔斯的故事吗？有没有讲那匹突然之间讲起话来的拉边套的灰马？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只会胡说八道。”

突然之间，加尼亚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这样瞅着我？”他向公爵发问道。

“您能够这样开怀大笑，我的确很惊讶；您刚才像孩子一样地笑着，而且您道歉时说：‘我可以亲吻您的手’这样孩子气的话。由此可见，您还可以如此说话如此做事，而且您能这样开诚公布、毫不保留地说起这令人汗颜的事情和那七万五千卢布。似乎这些都是很荒唐的，都是不现实的。”

“您是不是从中看出了什么？”

“我想知道，您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了吗？您难道不应该再仔细地考虑一下？或许，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没有说错。”

“哦，又是长篇大论！我知道，我不是愣头青，”加尼亚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这样和您交谈。公爵，我不是因为精打细算后才决定做这种丢人的事的。”他不停地说着，就像一个被伤害了自尊的年轻人，“由于我的性格不坚定，考虑问题不周密，我会在精打细算方面出差错。我这样干是源于对一个宏伟目标不懈地追求和热烈的激情。您认为，我会用这七万五千卢布购置一辆马车。不，我仍旧会穿那些旧得不能再穿的外套，断绝和那些俱乐部里朋友的交往。虽然，我们干的都是高利贷这一行，但可靠的人并不多，可我希望能承受住考验。我的全部任务就是现在要把这件事进行到底！普季岑十七岁时就在马路上过夜，做过铅笔刀的生意，白手起家；如今他有六万块钱，这是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才取得的成果。如今我却可以跨过这些困难，摇身变成一个有资本的高利贷者。十五年之后，就会有人

说：'看吧，犹太人的王——伊沃尔金！'您说我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公爵，您是否意识到，这个时代和我们的身世地位足以使我们感到羞辱。这实质等于告诉他，他毫无个性，软弱无能；他没有才华，平庸无奇。听我说，在您眼里，我连一个卑鄙之极的混蛋都算不上，我差一点要把您一口吞下去！您对我的侮辱远远大于叶潘钦，他说我可以把老婆卖给他（而且不用商量，不用引诱，只因为我幼稚单纯），对这些我早就疯狂了，但我所需要的是钱。当我成了百万富翁，我会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钱财能给人以才能和智慧，这是它最令人痛恨之处，而且直到世界毁灭也不会有所更改。您也许会说，您的话像孩子一样，或者只是异想天开；即使如此，我仍旧会为此而感到愉快，而且我一定要实现我的目标。我会坚持不懈地干下去。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1] 叶潘钦之所以这样羞辱我，从来不是由于仇恨，只因为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哼，有朝一日……但是，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该告辞了。科利亚在门口已经探了两次头，他在叫您去吃午饭呢。现在我要出去了，有空我会来看望您，您会觉得在这里很舒适。您已经不是外人了。但是，要替我保守秘密。我认为，我们之间非敌即友。公爵，要是我方才亲吻您的手（我是心甘情愿地，希望能那样做），您还认为我会成为您的对头吗？"

"当然，会的。但不会永远这样，我们将会在后来和好如初的。"公爵沉思了片刻，面带笑容但却很肯定地说。

"啊！我可要提防着您。天知道，这话里有什么阴谋诡计。或许，说不准我的对头就是您！我只是信口乱说的，哈——哈，对了，我还想问一句，您好像非常喜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没说错吧？"

"不错……我喜欢。"

"爱上她了？"

---

① 法文，意为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没有。”

“您现在可是红着脸，很苦恼的样子。好啦，没事，我不会取笑您的，再见。但听我说，公爵，您相信她的品德高尚吗？您认为她曾跟什么托茨基同居过吗？根本没有。况且这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您一定觉察到她很害怕很困窘，刚才有一段时间她还真挺难堪的，对吗？的确如此。这种人最愿意去支配、命令别人了。就这样，再见！”

加尼亚似乎很轻松，心情愉快地走了出去。剩下公爵一个人呆呆地沉思了十几分钟。

这时房间的门口又伸进科利亚的脑袋。

“我不想用餐，科利亚，刚才我在叶潘钦家吃过早餐了，一点也不饿。”

科利亚走了进来，把一张字条递给公爵。这是将军写好、折叠起来并盖了印章的。科利亚显得心事重重，看起来，送这张纸条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看完纸条，公爵站起身来，把帽子拿起来戴上。

“离这儿不远，”科利亚有些难为情地说，“此刻，他正在那里喝酒。我实在弄不清楚。他凭什么可以在那里赊账？公爵，关于我递条子给您的这件事，您千万别告诉我家里人。我曾经发过誓，不给他传递条子，但是心里又可怜他。不过，公爵，您决不能客气，只要给他几个零用钱，就足够了。”

十　二

公爵跟着科利亚来到附近，挨着翻砂街的一家路边的咖啡厅兼台球房里。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坐在右墙角的一个小单间里，像个经常来这儿的老主顾。一瓶酒放在他面前的桌

子上，一份《Indépendance Belge》[1]被握在手中。他在等公爵，看见公爵走进来，他马上扔下报纸，热情而又啰嗦地解释起来，因为将军已经喝醉了，所以公爵差不多什么都没听明白。

“十个卢布，我没有，”公爵把他的话打断，说道，“这里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换开吧，给我十五卢布，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一分钱了。”

“噢，当然，听我说，等一会儿……”

“将军，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您去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家吗？”

“我？是否去过？打听这件事儿？亲爱的公爵，我去过好多次了！”将军大声说着，脸上洋洋得意地挂着一丝讥讽，“由于我不同意他们这桩丢人的婚事，我主动终止了和她的交往。今天上午您耳闻目睹，一个父亲所能做到的，我全做了，而且相当的仁慈，相当的温厚。而从现在起，大家等待着将要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父亲：或者是一位有着丰功伟绩的将军把阴谋摧毁，或者是一个贱女人嫁入这个显贵的家里。”

“我想请求的是，今晚您能否以朋友的身份带我去拜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有事必须去见她，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去。虽然，刚才，她已经认识了我，但我没有被邀请；今天晚上那儿有一个应邀出席的晚会，我不怕任何人嘲笑我，不管忽略了什么礼节，只要能够进去就行！”

“我的小伙子，您和我想的完全一样，”将军高兴地叫了起来，“我并不是因为这点零用钱才写纸条叫您来！”他接口道，伸手把钱接过来塞进口袋，“我之所以叫您来，就是希望您能和我一起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更确切地说，是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作战！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她会看到这威严的一幕！我会借着向她祝贺生日的机会，间接地而非直

---

[1] 法文，意为《比利时独立报》。

截了当地说明我自己的意见。当然，这与直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到那个时候，看加尼亚怎么办：听我的意见，听有丰功伟绩的将军还是……所说的……不过，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吧！您的意见很棒，我们九点钟去，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她的住址在什么地方？”

“离这儿很远，在大剧院附近，在广场上的梅托夫措娃公寓的二层楼上……虽然今天是她的生日，来的人不会太多，也不会散得太晚……”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公爵坐在那儿，一边等待着，一边听将军天南地北地说个不停。将军讲了不计其数的趣事，但没一个故事讲得完整无缺。在公爵来到咖啡店之后，将军又喝了一瓶酒，整整花了一小时，然后又要了一瓶，喝完了。可以说，将军一边喝这两瓶酒，一边讲了自己的身世经历。最后，公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站起身来。将军把最后一点酒喝完，也站了起来，脚步踉跄地走出单间；公爵见此情景，非常失望，他自己弄不懂，自己怎么能如此轻易地信任他。事实上，他并没有相信将军，他只是希望将军能帮他想点办法去拜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虽然他想到可能会做出一些过火的事情，但他并不想闹得满城风雨。此时的将军醉得不省人事，胡说八道，喋喋不休，而且泪如雨下，情绪激动。他不仅说到了他的家庭被家里人的可耻言行所毁灭，还讲到如今这种状况不论怎么样都该有个结果了。他们到达翻砂街。路上的积雪慢慢地融化着，街上到处弥漫着一种温暖、湿润的风，马车在泥泞的街道上啪嗒啪嗒地走着，马匹的马蹄钉和地面撞击着，清脆的声音不时响起来。在人行道上徘徊着一些浑身湿乎乎的没有精神的人。偶尔，也会遇到几个喝醉酒的人。

“那些二楼的房间，亮着灯的，您看见了吗？”将军问道，“我过去的同事都在那里住着，而他们当中年限最长、经历最多的我，此时此刻却步履艰难地走在通往大剧院的路上，到那个风流

放荡的女人家去。您知道吗？有十三颗子弹在我的胸膛中……那个时候，皮罗戈夫替我给巴黎拍了电报，并且把被围困的塞瓦托波尔抛在脑后，凭着科学的名义，巴黎的太医奈拉通想方设法搞到一张自由通行证，来到这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给我治疗。对于此事，政府当局也是知晓的：'噢，瞧，这就是伊沃尔金，身中十三颗子弹！……'他们一提起我总是这样！公爵，您看这幢房子，我的老朋友索科洛维奇将军和他那出身高贵的一家都住在二楼。除了这家，我还认识涅瓦大街上的三家，还有海洋街上的两家，可以说，这就是我私交的范围。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早就听天由命了，可我仍旧忘不了过去……可以说，虽然我没有在那个体面的生活圈子里生活，但我仍旧是他们的偶像。索科洛维奇将军（当然，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还有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公爵，您一定明白，如果您自己不再接见客人，也会自然而然地不去拜访别人。可是……看来……您有点怀疑，我怎么就不能带着您——我童年好友的儿子去这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中去呢！伊沃尔金和梅什金公爵！您会结识一个漂亮高贵的小姐，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她们都是这里上流社会的天之骄子：漂亮、有修养、志趣高雅……她们对妇女问题很热心，喜欢诗歌，这些融合在一起，汇聚成一个绚丽多姿、快乐幸福的代表人物。这还不包括每人最起码的八万卢布的嫁妆，这笔钱不会受到任何妇女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影响……无论如何，我必须、必须带你去，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两个人！"

"立即！此时！难道您不记得了吗？"公爵开口说道。

"不，我记得相当清楚，来吧，跟我来！从这座华丽的楼梯爬上去，为什么没有守门的？真奇怪，因为是节日，所以没有。我这个酒鬼还没有被他们赶出门去。若不是我，凭索科洛维奇的才能，根本不会在生活和事业上有这么多的好运气，这全是因为我，没有别人什么事，噢……我们到了。"

对这次拜访，公爵已不反对，公爵很听话地跟在将军身后，不想惹怒他。但他依旧希望：如果索科洛维奇将军和他家人慢慢地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们就可以别无选择地下楼。不过，他越来越担心，以至于这种希望渐渐地没有了；他跟将军爬上二楼，这期间，将军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关于他的经历以及住址位置的细枝末节，甚至达到数字化的准确程度，似乎这里住的的确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停在二楼一套高贵华丽的住所门前，公爵在将军按住门铃的那一刻才打定主意要马上离开这里，但他并没有走，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情况。

“将军，您糊涂了，”他说道，“您要找的人叫索科洛维奇，可这门上标写的是库拉科夫。”

“库拉科夫……库拉科夫这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索科洛维奇的房子，管他什么库拉科夫，我要找的就是索科洛维奇……看，门就要开了。”

门的确打开了，开门的仆人朝外瞅了一眼，就说：“主人不在家。”

“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太不凑巧了，”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失望，他连说了几遍，“亲爱的，请您告诉主人，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来专程拜访，却……我们非常遗憾……”

就在此时，有一张面孔从房间里露出来朝着房门看了看，这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岁的太太，穿着颜色较深的衣服，不是管家，就是家庭教师。听到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这两个名字，她就半信半疑有些好奇地走了出来。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不在家，”她边说边仔细地打量着将军，“她和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小姐去老夫人家里了。”

“夫人把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也带去了！噢，天啊，太糟糕了！您看，太太，我实在太不幸了！请您传达一下我对夫人诚挚的问候。并告诉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请她回忆回忆

……一句话，我衷心地祝愿她周四在听肖邦叙事曲的时候能如愿地实现自己的祈祷；她一定不会忘记……请把我的祝愿传达给她！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

“我会转告的。”那位太太躬身道别，看来她已经不再怀疑他了。

将军在下楼时，仍旧强烈地为主人不在家、公爵没能结识这家高贵体面的人而遗憾万分。

“亲爱的，听我说，我天生有一分诗人的气质，难道您没有觉察到吗？但是……好像，刚才，我们的确弄错了。”突然，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诧万分的结论，“我记起来了，索科洛维奇的家在另一幢楼里，而且，这时，他似乎在莫斯科定居。是的，我错了，不过……这实在是无所谓的。”

“现在，我只想知道，”公爵沮丧地说，“我是否还应该依靠您，不如让我自己去算了。”

“不靠我？独自一人？不过，这是怎么说的呢？这对于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决定着我家的荣辱。您对伊沃尔金太不了解了，我的小伙子。人们说到‘伊沃尔金’无异于在说‘高山’，您依靠我无异于依靠着稳固的大山。我刚刚在骑兵连任职时别人就说，依靠伊沃尔金就如同在大山上依靠着。我只希望顺路到一户人家去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几次死里逃生，处境艰难，只有在那儿，我才能真正地放松心灵，得到休息……”

“您不是想回家吧？”

“当然不！我只想……去看望我的下属……朋友……捷连季耶夫上尉的遗孀，捷连季耶娃夫人。只有在那位夫人家里，我才能获得精神的解放，才能真正放下纠缠我生活和家庭的这么多的忧愁……由于我今天承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我……”

“我刚才去惊扰您，”公爵低声说道，“实在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再说此刻您……再见吧！”

“但我不能，不能让您离开，我的小伙子！”将军十分焦急，

“她是个有孩子的寡妇，她已经拨起的心弦，可以使我产生心灵震撼和共鸣。我们只需要五分钟来看看她；在这里，我很随便，而且就像家里人一样。我洗洗脸，整理整理，租辆马车，咱们一起去大剧院。今天晚上我离不开您，相信我……我们已经到了，就在这幢楼里……咦，你怎么在这儿，科利亚？玛尔法·鲍里索芙娜不在吗？你也刚到这里吗？”

“不，不是，”科利亚说，他是偶尔在这儿撞见他们的，“我来这陪陪伊波利特，已经好长时间了；他越来越虚弱，今儿早晨，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我去楼下的小店买纸牌。玛尔法·鲍里索芙娜正在等您来呢，但，爸爸，您没事吧？……”看着父亲踉跄的脚步和歪斜的身子，科利亚忍不住问道，“还是让我们一起上去吧！”

公爵从碰见科利亚就打定主意，先陪将军去玛尔法·鲍里索芙娜家呆短短的一会儿，然后请科利亚帮自己，一定要离开将军。他对自己寄希望于他而后悔万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爬后梯来到四楼。

“您想把公爵介绍给他们？”科利亚在爬楼梯的时候问。

“不错，亲爱的，我是想介绍一下，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不过……玛尔法·鲍里索芙娜这会儿怎么样啦？……”

“听我说，爸爸，现在您最好别去！她会把您吃了！三天了，您都没来，她需要钱。为什么您要许诺给她钱花呢？您总是这样！看您如何处理。”

他们停在四楼一扇低矮的门前。将军看起来有点害怕，让公爵走在前面。

“我最好呆在这儿，”他喃喃地说，“让她意想不到……”

科利亚最先走进去，一个女人这时朝门口望了望，这“意料不到”就夭折了。这个女人大约有四十岁，化着浓妆，脚穿便鞋，身穿短衣，编着辫子，一看见将军，她马上大吵大嚷起来：

“是他，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人，果然不出我所料！”

“来吧，没事。”将军一边跟公爵说话，一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脸。

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们穿过低矮阴暗的前厅，走进厅房，这里摆放着六把椅子和两张打牌的小桌子。女主人立刻装模作样地哭起来，却仍用普通的声调接着骂：

“你真无耻，无耻之徒，对我们家来说，你就是强盗，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掠夺一空，都榨干了，可你仍旧这样贪得无厌；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您这个无耻的暴君呀！”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玛尔法·鲍里索芙娜！这是……梅什金公爵，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将军胆战心惊，不知该如何是好。

“您信吗，”突然，女主人冲着公爵说道，“您信吗，甚至连我这些可怜不幸的孩子，他都不肯轻易放过！我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被抢走偷走，卖光当光了。你的这些借条有什么用啊，真是没良心的恶人！你说啊，混蛋，你说啊！你太贪婪了；让我如何供养这些孩子呀？看你喝得醉成这样子，站都站不住……我做错了什么，上帝如此惩罚我，你这个无耻小人，你告诉我呀！”

可是，将军已经来不及回答了。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我只能把这仅有的二十五卢布给你了……这是一位高尚的慷慨的朋友帮忙给我的。瞧，公爵，我真是糊涂透顶！这就是生活……对不起……我很累，”站在屋子中央，将军朝四面不停地躬身致歉，“我浑身无力，很抱歉！列诺奇卡！给我拿个枕头……宝贝儿！”

那个叫列诺奇卡的八岁的小女孩，连忙拿来枕头，放在漆面的、很硬的破沙发上。将军坐到上面，许多想说的话，在他碰到沙发的那一刻全都消失了，他身子一歪，脸冲着墙壁，呼呼地进入梦乡。玛尔法·鲍里索芙娜苦笑着示意公爵坐在牌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她本人坐在公爵的对面。女主人用手支撑着脸颊，无可奈何地叹息着，看着公爵，这时三个小孩（两女一男，列诺奇卡是

最大的一个)来到桌子旁边,把手放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爵。这时,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了科利亚。

“科利亚,在这儿碰到您,我真的很开心,”公爵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下?我今晚必须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刚才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答应帮我,可现在他已经睡着了。我既不知道街名也不知道路名,您带我去吧。地址好像是靠近大剧院,梅托夫措娃公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根本不住在大剧院那儿,您也许并不清楚,我爸爸从未去过她家,真荒唐,您竟然寄希望于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五角地带附近,靠近弗拉基米尔街。我们现在就动身吧!此时是九点半,来吧,我这就带您去。”

于是公爵和科利亚离开了女主人家。由于公爵身无分文,他们只好徒步走着去。

“我原来打算给您介绍一下伊波利特呢!”科利亚告诉公爵,“他是刚才那位夫人的大儿子,躺在另一个房间,他有病,只能那样躺着。他脾气怪得不得了,要面子,我想,您那个时候去他家,他会觉得很尴尬的……由于我爸爸在这边,我并不十分难为情,而他那边是他妈妈,毕竟有所不同,更何况男人并不以此为耻。但是,或许这是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看法造成的。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但仍旧无法摆脱世俗的奴役。”

“您的意思是说,他得了肺病?”

“对,还不如早点死了呢。换了我,就希望快点死。可他心里放不下那几个小兄弟小妹妹。要是我们有钱,我们就会离家出走,自己租一套房子。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听我说,我告诉他您的经历,他很气恼地说,如果被打了耳光,却不提出决斗,他实在是个酒囊饭袋。看他这样生气,我就不再同他争论了。如此看来,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邀请您去她家参加晚会的?”

“她并没有邀请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那么您怎么去呀？”科利亚停下来，站在人行道上惊讶地叫起来，“何况……您这身打扮，那是应邀出席的晚会啊！”

“我如何能进得去，我没有一点儿主意。最好能放我进去，否则，我也无可奈何；至于衣服，还是别去考虑了。”

“您找她是有事吗？还是仅仅想去见识见识上流社会，pour passer le temps[①]”

“不，我只是……是有事情才去找她……不过想说清这事儿，很困难，不过……”

“哦，我并不关心您究竟有什么事。我只是希望您不是为了去参加这个晚会，去结识那些风尘女子、将军和高利贷者。要是真是如此，公爵，请您原谅，我会蔑视您，那儿没有什么品质高尚的人值得您去尊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轻视他们，尽管他们要求别人尊敬他们。瓦里娅首先就看不起他们。您一定觉察到，公爵，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在担风险。尤其在我们的国家——俄罗斯。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造成的，看起来，牢固的根基，现在如何？人人都这么说，这么写。现在国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在批判。做父母的最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前的道德风尚是羞于谈起的。在莫斯科，有一个父亲就曾经告诉儿子，挣钱可以不顾一切，连报纸都刊登了这件事。回头来看看我父亲，他又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但是，我仍旧觉得，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直的人！虽然他常常胡闹、爱喝酒。的确如此，我很同情他，可大家没有谁不笑话我，我从不把这点说出来，我真的同情他。可那些自诩聪明的人又能如何？无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贷的罢了！伊波利特反而替他们说好话，说什么这是必需的，什么经济起伏、什么涨落之类的话，天知道这多么荒谬。我对他这套理论很生气，可是他脾气很大。您知道吗，他母亲，就是那位夫人拿过我爸爸手里的钱，马上就以高利息贷给我爸爸，这实在是太可恶了！

① 法文，意为消磨打发时间。

我告诉您，我妈妈，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经常帮助伊波利特，送衣送食，还有钱，而且还给那几个孩子东西，瓦里娅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孩子太可怜，太不幸了。”

“看，我们国家并不是如您所说的那样无人不放高利贷，没有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您妈妈和姐姐都是君子，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能帮助别人，这就是一种高尚的品德的威力呀！”

“瓦里娅只是因为自尊，自我表现才那样做的，只是希望她并不比妈妈差劲。我只尊重我妈妈……她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的。不错，我认为她是对的，而且我尊重她。虽然伊波利特也赞同这种行为，不过他已经变得冷漠无情了。最初，他讽刺妈妈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人的，现在有些时候，他也承认这是正确的。哦，方才您称之为‘威力’？我不会忘的。幸好加尼亚不知道，否则，他定会说这是姑息养奸。”

“加尼亚不知道？看起来，加尼亚对很多情况都一无所知。”公爵想了想，开口说道。

“公爵，您知道吗？我很喜欢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今天下午所做的一切。”

“科利亚，我也很喜欢您。”

“告诉我，您想在这里怎样生活？我没有多久就可以找份工作，挣一些钱，我、您、还有伊波利特，我们三个租一套房，我们住在一块吧，可以让将军经常来玩。”

“我很愿意。不过，这以后再说，好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什么？到了！就是这儿……大门真是华贵！有守门的。唉，科利亚，到底会怎么样呢？”

公爵站在门口，紧张慌乱。

“明天，您再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别紧张，上帝会保佑您如愿以偿的，因为我的观点没有一点不同于您的，再见。我要回到伊波利特那儿去，告诉他一切。别担心，他们会让您进去的，她非同寻常，从底层的楼梯上去，守门的会带您进去。”

十　三

在爬楼梯时，公爵心里一直紧张不安，不停地给自己鼓劲。“最糟糕的，”他心里琢磨，“就是她不接待我，而且还认为我心怀诡计；也许接见我，把我当做取笑的对象……嗯，这些都无所谓！”不错，除了一件事，这些的确没有什么，“他去那里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对此，他无法找到一个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虽然他会抓住一切时机，告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要和这个不爱您的人结婚，这样做就是摧残您自己，我只想告诉您，他曾亲口告诉我，他要您只是为了钱，连阿格拉娅・叶潘钦小姐也是如此说的。”但是，若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种举动并不合适。还有一个公爵不敢想像、非常重大的却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它如此艰难以至于他不敢让自己去思考它，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说，一想到这个困难，公爵的脸顿时通红，不停地颤栗。不过，虽然他很胆怯，也没有信心，他还是走了进去，拜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这套公寓虽然不大，却装修得很豪华。她住在彼得堡的这五年里，最初的一段时期，在她身上，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大把大把地花钱。他在那时还幻想凭借这种无比奢华的生活骗取引诱她的爱情，因为他清楚这一点：奢侈的生活习惯可以轻易地养成。一旦它成为一种习性，就很难摆脱掉。对于这一点，托茨基不仅笃信老信条，不去做丝毫的改变，而且对这种外界环境影响的威力充满信心。对于奢侈的生活方式，纳斯塔西利・菲利波芙娜不仅不排斥，而且还很喜欢。不过，令人惊诧的是，她并不过分地依恋它，她可以立刻脱离它；更令托茨基惊诧的是，她多次宣布她可以过清贫的生活。事实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令托茨基烦恼和惊讶的地方的确有

很多。有时候,她喜欢让一些举止很浅薄的人接近自己,毫无疑问,看起来,她对他们同样有好感。一些彼此矛盾的性格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会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她不仅可以习惯,而且喜欢一些上流社会和志趣高雅之人所不齿的东西。比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忽然表现出一种讨人喜欢的、天真的无知,她对乡下女人不能穿她的麻纱内衣一无所知,这样,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就会觉得很开心。在这一方面,托茨基是个有经验的老手,根据他制定的计划,这种效果是在最初培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时就希望达到的。不过,这种结局却令人感到吃惊。尽管如此,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却流露出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有时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也对她那独特的令人喜爱的迷人魅力感到惊诧。即使这个时刻,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企图全部失败,他仍旧会十分着迷。

一位姑娘走出来接待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雇的多为女佣人),她对公爵求见的请求没有丝毫的迷惑,对此公爵很吃惊。她并没有因为公爵脏兮兮的鞋、宽宽的帽檐、没袖的风衣外套而犹豫。她帮他脱下大衣,让他稍微等一下,立刻替他通报。

这次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参加舞会的人都是她熟悉的经常来往的客人。不过和往年的这个日子相比,来宾少了许多,主要的客人是阿法纳西·托茨基和伊万·费奥多维奇·叶潘钦,他们俩都笑容可掬,但是一想到今晚将要公开关于加尼亚的最后决定,就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难以遮掩的紧张和焦虑。除了这两位首席嘉宾,忧虑不安、心事重重的还有加尼亚,他根本没有一丝微笑,大多时间都站得远远的,一言不发。他没带瓦里娅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没有向他问及她,不过,和加尼亚彼此问候之后,他跟公爵今天上午的冲突就会闪现在眼前。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将军好奇地打听起来,加尼亚不动声色地但毫不隐瞒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并把自己向公爵道歉的

事也和盘托出。而且，他很冲动地说，不知为什么，自己非常奇怪地称公爵为“白痴”。实际上，“他认为恰恰相反，公爵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感兴趣地看着加尼亚，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见解；不过大家又谈到了罗戈任——他是今天早晨冲突的参与者，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很好奇地问这问那。因为，对罗戈任的特殊状况有所了解的普季岑，一直到九点钟，他都和罗戈任呆在一起，为他出谋划策。罗戈任一定要弄到十万卢布。“他那时候确实喝醉了，”普季岑说，“虽然有些困难，但是还是会帮他拿到十万卢布，今天能否弄到以及能否凑齐就不得而知了？但金德尔、特列帕洛夫、皮斯库普等很多人都在帮他，不管利息有多高，这都得怪他喝醉了，还有他第一次这么畅快……”普季岑说完，大家在好奇之余，都有点不放心。对此，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沉默不语，不想说什么，加尼亚也一句话都不说。现在，只有叶潘钦将军胆战心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虽然很客气地收下了他早晨送来的珍珠项链，但态度仍旧很冷漠，甚至还流露出一丝讥讽和嘲弄。客人当中，只有费得先科自己兴趣盎然，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尽管如此，只是他由于自己心甘情愿地扮演小丑罢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今天晚上似乎心事重重，而且有些难为情，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他总是滔滔不绝，谈吐高雅，即使在这种晚会上也能左右逢源，控制局面。其他被邀请的人并不多（一个有点萎琐的小老头，他是一位教师、一位陌生的年纪轻轻的有点胆怯的小伙子，一直没说话；还有一位大约四十岁，挺活泼的女演员；最后这位是个小姐，她很漂亮，穿戴打扮相当体面，但很少开口说话），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活跃谈话的气氛，甚至有些无话可说。

所以，这时公爵的到来恰到好处。女仆通报之后，在场的人都有些迷惑，又很有深意地笑了笑。尤其是他们发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此时她亦很惊奇，大家更是觉

得很奇怪。但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惊奇之后,立即显出很高兴的神情,人们就准备笑容满面地来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或许,他是出于天真才有这种举动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说,“不过,提倡这种习惯是很不安全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以如此怪异的方式来访,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凭我对他的了解,或许,他会给我们带来欢笑。”

“再说他并不是应邀而来。”费得先科立即接过话头。

“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将军有些厌恶费得先科,态度很冷漠。

“我的意思是,他该买票入场。”费得先科解释。

“嗯,梅什金公爵和你费得先科绝对是不一样的!”将军脱口说道,他一直无法忍受和费得先科这种人同处一室,平起平坐。

“呦,将军,您别把我费得先科当做出气筒,”他嘻皮笑脸地说着,“我是享有特殊权利的。”

“特殊权利?”

“上一次,关于这一点,我向诸位先生女士解释过,今天再给您解释一遍,也没有什么关系。将军,您瞧,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不会讲点俏皮话。由于人们都清楚,一个不说俏皮话的人只能讲真话、实话,于是我为了弥补我的缺欠,只好实话实说。何况我睚眦必报,也无非是由于我不聪明,不会讲笑话。不论别人怎么羞辱我,我总是忍了再忍,一直到那个人开始走下坡路时,只要他一开始失势,过去我所忍受的羞辱会立刻浮现在我头脑中,我会想方设法来报仇,像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所说,我这是后蹬蹄,当然,普季岑先生是不会这样做的。将军,您一定读过克雷洛夫的《狮子和驴》这则寓言故事吧? 写得不就是咱们俩吗?”

“费得先科,您又在信口开河了!”将军发起火来。

“将军,你没必要这样,”费得先科没有丝毫犹豫,开口接着说,这种能让人高谈阔论的时机是他盼望已久的,“将军,您别担

心，我有自知之明，要是我们是克雷洛夫故事中的主角的话，我自然会充当驴子的角色，您，毫无疑问，是狮子，就像克雷洛夫故事中所讲的那样：

威严的狮子，是森林之王，
只因为年老，力衰威严失。

将军，那头驴，非我莫属。”

“对于最后那句话，我也同意！”将军未加思索脱口而出。

虽然这种话很粗俗，而且是他精心地准备过的，但是大家却没有吃惊，因为费得先科的这种角色已经被默认了。

“我之所以能出入这种场合，”费得先科提高嗓门说，“就是因为我可以这样说话，否则，我怎么能受到接待呢？对此，我心里很清楚。我这样一个小丑怎么能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样的达官显贵平起平坐呢？让我和他坐在一起，惟一的理由就是使这事成为不可想像，难以理解的。”

费得先科不仅说得粗俗鲁莽，而且夹杂着一些讽刺。有时可以算得上毫不留情、尖刻无比，似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欣赏的正是这一点。想成为她的客人，就要首先承受费得先科这张刻薄的冷酷的嘴。也许，他的推测很正确。他之所以受到接待，是因为他头一次在这里出现就让托茨基忍无可忍，而且加尼亚也受过费得先科的讥讽和刻薄的嘲笑；从这方面说，费得先科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来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觉得，公爵会为我们先来一首流行的浪漫情歌。”费得先科边说，边观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色。

“我并不这样看，费得先科，请不要太过分。”她面无表情地说。

“噢，既然他享有特殊待遇，我当然也会以礼相待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没有理会他，站了起来，亲自去欢

迎公爵。

“对不起，”突然，她在公爵面前出现，说道，“我在匆忙之中忘记了邀请您，对于您的信心和光临，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和敬佩，见到您我很高兴。”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公爵，说出这些话，想或多或少地弄清楚他此行的目的。

也许公爵原打算对她的客气的欢迎说些感谢话，但他被这种高雅的美震得哑口无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看到他沉醉的样子，很开心。今天晚上，她打扮得非常漂亮，令人难忘。她拉起他的手，向客厅走去，公爵在迈进客厅的时候停了下来，他很激动地快速地小声告诉她：

“您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可挑剔的……连苍白的脸色，清瘦的身材也不例外……我无法想像您不是这样……我非常想来见您……我……对不起……”

“您没必要请求原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笑着对公爵说，“这样会把独特和新奇完全毁掉的。看来，人们没有说错，您的确很怪。也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完美无缺的人啦？”

“不错。”

“尽管您是个解谜高手，但这回您错了。今天晚上，您很快就会发现，我并非像您说的那样……”

她在给他作介绍时，许多人早就认识他。托茨基很快地说了一些欢迎的话。气氛似乎热闹活跃起来，大家开始说笑了。公爵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安置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

“其实，公爵的光临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费得先科的高嗓门压过了其他人，“这很明显，事实说明了所有问题！”

“不错，太清楚不过了，而且这事本身已经很明白了，”一直没说话的加尼亚接着说道，“今天上午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书房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照片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在观察他，我在当时就这样想过，如今已经可以确信无疑了，而且，

公爵本人也坦白地告诉过我。”

加尼亚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一点都不是在开玩笑，甚至还有一丝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忧愁。

“我并没有向您坦白什么，”公爵满脸通红，“我只是回答了您的问题。”

“很精彩，很精彩。”费得先科又叫了起来，“起码这是率直的，有点滑头却直言相告。”

所有的人听到这话，都哄堂大笑。

“费得先科，请您不要这样大喊大叫，好不好？”普季岑有点不耐烦地轻声告诉他。

“公爵，您这种勇敢的举动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压低声音跟公爵说道，“您难道不知道，谁才会这样干？在我心目中，您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哲人，是一位体面、优雅的翩翩君子！”

“公爵因为这个小小的玩笑，就像一个纯洁可爱的女孩似的羞红了脸，从中不难看出，您是一位品德高尚、志向高远的小伙子。”那位一直沉默无语的七十岁的老头，就是那位教师突然出人意料地说，更确切地说，他的牙齿都没有了，话说得很不清晰。在场的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老头会说起话来，还认为他会一直这样沉默不语。他说完这席话，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老头也许认为别人在开他的玩笑，所以就瞅着大家，也裂嘴笑起来，但笑一会儿就猛烈地咳嗽个不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马上走过去抚慰他，吻他，并要仆人给他送杯茶。不知什么原因，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这种稀奇古怪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还有疯癫的教士都怀着一种喜爱之情。她跟一位走进来的女佣要了一件短披风裹住了身体，又告诉女佣给壁炉加点柴火。她又问女佣现在是什么时候，女佣告诉她，十点半了。

“各位来宾，想不想来点香槟酒，”突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邀请道，“我早有准备，说不定，来点香槟，会让你们更开

心，来吧，尽情喝吧。”

用这种轻松的话语邀请大家喝酒，而且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的，大家都大吃一惊。众所周知，过去，她总是很郑重其事地举行生日晚会。一句话，这次与以往的生日晚会不相同，气氛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可是，对于喝酒，没有人反对。在将军的带领下，活跃的太太、老头子、费得先科都举起酒杯，接着所有的人都喝了起来。托茨基也端起自己的酒杯，希望借助于酒来调节那迫在眉睫的新的氛围，并让它更轻松、更快活一些。一滴酒都没喝的只有加尼亚。今天晚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举止很怪异，让人难以捉摸，她端起酒杯，说要饮酒三大杯；她时而情绪激动，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时而又沉默无语，阴晦不定——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的这种变化。有些人甚至怀疑她得了寒热病；后来，在场的人们觉察到，她不时看看钟，像在等待着什么，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忧虑和漫不经心的神情。

“您是不是有点冷啊？”那位挺活跃的太太问她。

“不仅是有点，而是非常冷，我这才裹上披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回答说，看得出，她的脸色更苍白了，而且正努力地使自己颤抖的身体平静下来。

看见这种情况，大家不禁紧张起来。

“女主人是否该休息一会？”托茨基边说边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了看。

“没有必要，各位！请大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大家来到这里是我所需要的，尤其是在今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很坚定地、意味深长地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楚有一个至关紧要的决定将在今晚公布，她的话在这时显得异常有力量。将军和托茨基又彼此看了看，此时加尼亚的身子不禁抽风似的哆嗦了一下。

“我们来玩点 Petit jeu[1] 吧。”那位活跃的夫人说道。

“我会一种非常有趣的 Petit jeu，”费得先科又接过话说道，“这个游戏在世界上只玩过一次，而且还失败了。”

“这是什么游戏？”那个活跃的夫人好奇地问道。

“那回，我们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突然有个人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每一个都要讲一段自己的故事，不能昧良心，这故事是他自认为出生以来所做过的最无耻的事，而且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胡编！”

“真是荒诞的玩法。”将军说。

“越荒诞越有意思，将军。”

“这个游戏的确可笑，”托茨基说道，“但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吹牛比赛。”

“或许，这正是所需要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这种游戏根本不会让人发笑，恰恰相反，它会使人痛哭流涕。”活跃的夫人说。

“这个游戏，是玩不成功的，只不过是异想天开吧。”普季岑说道。

“那么你们成功了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禁不住问道。

“当然没成功，糟透了，每个人的确都讲了一件事，多数人都讲了实话，想想看，甚至有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恶心，忍无可忍！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令人心情很愉快。”

“不错，这样也不错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么一说，在座的人们一下子又热闹了。“我们来试一试吧！似乎我们的确不太高兴。如果诸位都赞同说点……也就是此类事情……只是要同意，而且完全是心甘情愿，如何？说不准，我们可以承受

① 法文，意为小游戏。

得了？这起码是相当新颖有意思的……

“这的确很高明！”费得先科又接着说：“女士除外，先生们，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可以像那次一样，抓阄决定！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如果谁不想讲，完全可以不讲，只是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请吧，把你们的阄放在我这儿，放在帽子里面，由公爵来抓吧。题目并不复杂，讲讲自己生平最无耻的事情，这再简单不过了。各位来宾，你们马上就能见到。要是哪位不记得，我会给他提个醒。”

没有人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有的人把眉皱了起来，有的人不怀好意地偷偷笑着，有的人态度不很坚定地反对。比如，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之所没有太反对这个游戏，是因为他看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这个荒唐的主意很感兴趣。只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自己的主意一公布，即使这些念头是很荒唐的，甚至根本没有意义，她都要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它。此时此刻的她就像发疯一样来回不停地走动着，时而突然狂笑一阵儿，尤其是当托茨基反对这个游戏时，她更是嘲笑他的紧张不安。她的深褐色的大眼睛烁烁闪光，苍白的脸上升起两团红霞。看到某些客人那副沮丧和不耐烦的模样，她想取笑嘲弄人的愿望更加强烈，或许，她喜欢的正是这个主意的毫不留情和恬不知耻。还有人认为，她这样做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是，后来没有人反对了，不论如何，这的确很吸引人，多数人对这个游戏还是很感兴趣的。费得先科忙忙碌碌，比谁都忙。

“如果有些事儿……不能当着女士的面讲，该如何？”一位说话不多的青年，有点难为情地问道。

“您可以不说这事呀，难道您就只干了这么一件可耻的事吗？”费得先科说，“瞧您这个年轻人！”

“我的确不知道我的经历中什么事可以称得上最恶劣的。”活跃的夫人插嘴说到。

“女士是允许不讲的，”费得先科又说了一遍，“只是可以不

讲，要是自愿来讲一讲，我们也欢迎，先生中要有不愿意说的，也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力。”

“可是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没有撒谎，”加尼亚问道，“要是我讲了假话，游戏也就失去它本身的价值。况且没有人不会说谎，任何人都不会实话实说。”

“此情此景，人又怎么能讲瞎话呢？这足以引人入胜。至于你加尼亚，不要为说谎的事而烦恼，如果你不说谎，大家对您的卑劣行径也了如指掌。就这样吧，各位，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下，”费得先科突发奇想，“想一下，故事讲完之后，明天，我们会如何看待彼此呢？”

“能这样干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真的想玩这个游戏吗？”托茨基非常严肃地说。

“怕狼就不要走进树林里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冷冷地讥讽他。

“请回答我，费得先科先生，这样难道可以玩成沙龙游戏吗？”托茨基又问道，他的惶恐不安越来越明显，“相信我，这种游戏是不会顺利地进行下去的，您也曾说过，上次就以失败而告终。”

“谁说失败了！上一回，我讲的是自己如何偷了三个卢布的事，我真干过，而且也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即便如此，大家是绝对不可能相信您所讲的这些所谓的真事的。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讲得很正确：这个游戏会因一点点谎言而变得毫无意义。就算是说实话，也不过是巧合，或者说是没有情趣，只是想用特殊的方法自我吹嘘罢了。而且，在这种场合下做这种游戏实在是有失体统的。”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不愧是有心计的人，我都甘拜下风了！”费得先科大声地嚷道，“按照他的逻辑，大家想一想，我不能把我自己偷钱的事讲得真实可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只不过是想巧妙地暗示：事实上，我根本不会去偷钱（因为当众

讲出来，是很不体面的）。当然，他背后或许坚信，这事完全是有可能的。好啦，咱们言归正传，不去讲那些没用的话了，每个人的阄都交来了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阄也放进帽子里了，既然如此，大家都一致同意。来吧，公爵，你来拿吧！”

公爵把手伸进帽子里，没有说什么；拿出的第一个阄是费得先科的，普季岑是第二，将军是第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第四，他本人是第五，加尼亚是第六，等等。

女士们没把自己的阄放进帽子里。

“噢，天啊，太不幸了！”费得先科禁不住叫了起来，“我还想着，公爵是第一位，将军是第二位呢。不过，老天有眼，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排在我后面，我心里也就平衡了。好吧，我当然该带个好头，可目前我仍深感遗憾：我是那么的平凡无奇，那么的渺小，连职位也是我的最小，嗯，我做了些什么事，是既无耻又好玩的呢？那，我做了什么最卑劣的事呢？这实在是 embarras de richesse[1]。干脆还讲讲那个偷钱的事吧，也让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相信，即使一个不是小偷的人，也会有偷窃的行为。”

“费得先科先生，我已经开始相信，在没有人询问您的情况下，您要是可以讲讲自己的无耻之举，千真万确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快活的感觉……但是……我很抱歉，费得先科先生。”

“行啦，费得先科，开始吧！您废话太多，没完没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很恼火地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谈话，要费得先科快点开始。

大家突然发现，刚才还歇斯底里哈哈大笑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此时突然又非常恼怒、忧虑、爱发脾气，可她仍旧是坚持地、任性地想把这种残酷的游戏玩下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已经痛苦到极点。可是至今为止，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仍旧满不在乎地坐在那里喝着香槟酒。也许正在琢磨他到时该说些

---

[1] 法文，意为因太多而犯难。

什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见到此情此景更是火冒三丈。

十　四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正因为我不会开玩笑，所以才废话连篇。”费得先科辩解着，开始讲自己的可耻行为，“如果我也很明智，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现在我会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一样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一直认为，世界上的小偷比不是小偷的人要多许多，一辈子没有一次偷盗行为的人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公爵，您意下如何？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我并不想根据这个就得出人人都是贼的结论。虽然，我特别想得出这个结论，您对此有何见解？”

“哎哟，您这话说得毫无道理，”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听完这话马上插话说道，“您这简直是在信口开河，没有人不曾偷过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偷过什么东西。”

“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您从未偷过任何东西？我们还是听听公爵的高见吧，看他已经满脸通红了。”

“我认为，您所言极是，只不过有点夸张罢了。”公爵说道，他的脸的确是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公爵，能告诉我，您也没有偷过东西吗？”

“嗨，这太荒唐了！费得先科先生，你难道糊涂了吗？”将军插嘴进来。

“这只是因为真正开始以后，他就会变得难以启口，他看到公爵软弱可欺，就要拖公爵下水。”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吐字清晰地说。

“费得先科，如果你不想讲，就不要开口，不要管别人闲事，

我几乎没有耐心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毫不留情地不耐烦地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立即就开始说；这样看来公爵是承认了，我坚信公爵是承认了的。如果某个时间其他什么人想开口讲讲实话，不知还会有什么见解？关于我，各位来宾，其实没必要再讲下去了：非常简单，蠢笨、卑劣。不过，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小偷，我的确偷盗了，可偷得莫名其妙。这件事发生在两年以前的一个星期天，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家的别墅里。在他那儿，许多来宾在进午餐。先生们在午餐过后呆在那儿喝酒。突然，我想把他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芙娜小姐请出来弹奏钢琴。当我从一个小角屋经过时，我看见一张绿色的钞票，三卢布放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工作用的小桌子上：大概是女主人用来支付家用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我把钞票拿过来塞进了口袋，但我并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于是，我迅速地回到桌旁，坐在那儿。就那么一直坐着等待着，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可嘴却不停地说着俏皮话，开着玩笑，唠叨个没完没了，后来，我又靠近女士们坐了下来。大约半小时以后，终于有人发现钱丢了，把女仆们盘问一通，并开始怀疑一个叫达里娅的女仆。当时，我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好奇和极大的兴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达里娅惊慌失措时规劝她承认这件事，而且还当众说，我可以用脑袋担保，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慈悲心肠，她会放过她。我看着客人们注视着我，心里洋洋自得，这正是由于那三卢布老老实实地在我口袋里放着，而我却在宽宏地劝诫她。当天晚上，我在饭馆里喝光了三卢布。我在饭馆里叫了一瓶拉斐特酒；从前，我没喝过这种酒，而且没有其他什么，就只要了这瓶酒，我只想马上把钱花掉。在当时甚至后来，我都没有受到过多的良心的谴责。我想，下一次我也许不会再干这种事了。信不信由你们，我并不想多说什么。好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当然，这并不是您一生中最恶劣的行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很讨厌地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心理活动，并非实际的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道。

“女仆后来怎么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道，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厌恶。

“毫无疑问，女仆第二天就被解雇了。那个家庭有严格的规矩要求。”

“您就这样作壁上观？”

“这问题问得多荒唐？您要我去承认是我偷了钱不成？”费得先科笑着说，不过他心里有些吃惊，因为大家听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快活。

“这实在是太卑劣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高声嚷起来。

“哎哟！既然是最无耻的事情，怎么可能又是正大光明的呢？最无耻的事情永远都是卑劣的。现在，轮到伊万·彼得罗维奇开始讲了，许多人看上去高贵华丽，还满嘴的仁义礼智信，这只不过是由于他有自己的车马，现在这种人还少吗？……而且用的都是些什么手段呀……”

总之，费得先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像摆脱了某种束缚一样，把什么都抛之脑后，说了许多过分的话，而且连脸都气得走了形。也许有点怪，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故事，可以获得与此大相径庭的结果。就像托茨基说的那样，对费得先科而言，这种情趣低下和独特的自我吹捧的失败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和他的个性也是一致的。

气得浑身颤栗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死死地盯着费得先科，费得先科不禁有点儿胆战心惊，甚至有点发冷，他不再说话了，他是有点过头了。

“不如就此结束吧？”心怀鬼胎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趁

机说道。

“是该我讲了吧，不过我想发挥特权的作用，我不讲了。”普季岑很果断地说。

“您不愿意说说吗？”

“我不会讲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一直以为这是种令人尴尬的游戏。”

“将军，接下来该您了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说，“要是您也不想讲，那我们就以您为榜样，这个游戏就到此结束，我会很失望，我原计划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之后，说说‘我生平’中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会给我以鼓舞，”说完，她大笑起来。

“要是您也要讲，”将军兴奋地叫道，“我心甘情愿告诉您我这一生中的所有事情。知道吗，我在等待的时候，早就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从将军的一举一动就很容易判断出，他的故事早就得到文学艺术的加工滋润……”费得先科虽然还未摆脱困窘处境，仍大着胆子讥讽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瞥了将军一眼，心里暗暗发笑，但她身上流露出的痛苦和焦虑似乎越来越显而易见。听说她也要讲故事，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更加紧张失措，六神无主了。

“各位，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我的一辈子也曾经有过一些不体面的事儿；”将军说道，“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小故事是我所做的事中最可耻的一件。虽然这件事发生在三十五年前，可我一想起来，就始终感到一种内疚和惭愧。事实上，这是很笨拙的我在那时不过是个准尉，在军队里干份累活。我想没人不清楚，准尉意味着什么？雄心壮志，经济却很紧。那时我有个叫尼基福尔的勤务员，很关心我的生活，精打细算，缝缝补补，洗洗扫扫，什么都操心。为了使家里生活富裕一些，去偷他所能偷的所有的一切，他的的确确是忠诚可信、值得信赖的年

轻人。不用说，我对他要求很严格也很公正。我们有一段时间在一座小城里驻扎，我住在城市郊区一个退伍少尉夫人的家里，她是个八十岁，或者差不多接近这个年龄的老寡妇。她的住房是个十分破烂的小木屋，十分贫困，连一个女仆都雇佣不起。不过，有一个主要的情况是：她曾拥有过一个人口颇多的家庭，只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人投奔他乡，有些人不记得老寡妇了，而且在四十五年前她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几年以前，据说还有一个很凶恶的驼背的侄女，和她住在一起，有一回咬了老太婆的手指一口，可是不久她也死了，于是这个老太婆又孤孤单单生活了三年。她是一个很呆板的人，我在她那里除了无聊，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乐趣了。后来，我的一只公鸡被她偷去了。其实，至今这件事仍没有水落石出，不过除了她，就没有其他人了。我们为这件事很厉害地吵了一架，恰好又有一种情况出现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提出申请，于是就被调换到城市另一边的郊区一个人丁旺盛的大胡子家里。我和尼基福尔兴高采烈地搬了家，心怀恼怒地把老太婆扔在那里。三天之后，我从操练场回来，尼基福尔告诉我，‘先生，我们把一个盘子放在那个老太婆那儿了，如今没有用来盛汤的器皿了。’我非常惊讶：‘我们的盘子怎么会丢在她那里啊，怎么会呢？’尼基福尔也觉得很怪，他接着说，我们搬家时，女主人拒绝把盘子给他，是因为我把她的一个罐子摔碎了，就用那只盘做补偿，而且好像是我本人答应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的这种无耻下流，我热血沸腾，夺门而出；可以说，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一路飞奔到老寡妇家里，我看见她孤单单一个人在外屋角落坐着，似乎害怕被太阳光晒着，用一只手撑着脸。听我说，我冲过去朝着她破口大骂！你们也清楚，我用俄国话把她臭骂一顿。不过，我骂着骂着，心里不禁有点奇怪；她脸朝向我坐着，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摇晃着身子，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后来，我的怒气渐渐消了，仔细端详着她，问她几句话，她仍旧一言不发。我站在那儿，犹豫不决，周围的苍蝇乱嗡嗡

地飞着，太阳已经落山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赶快离开了那里，心里很慌乱。在我还没到家之前，就被叫去见少校，接着又去了一趟连部，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尼基福尔一见我，就说：'先生，您还不知道吧，那个女主人死了。' '什么时候？' '今天黄昏，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前。' 这就是说她在我破口大骂时死了。不瞒你们，当时我不仅仅是吃惊，而且吓得不知所措，几乎昏倒。我从那时起就忘不了这件事，那个老寡妇常常出现在我梦里。虽然我不信鬼之类的话，我仍在第三天去教堂参加了她的葬礼。总之，随着时间一点点消逝，我反而越来越不能忘掉它。当然也不是沉湎其中，只是每每回想起来，就有点难过。最终对这件事我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有生命的仁慈的人，生活过，而且一直生活到她七八十岁。以前，她曾有孩子、丈夫、家庭和亲戚，这些都在她身边生机勃勃，在她身边欢歌笑语，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为历史，一切都消失，只剩下她形单只影的一个人，就像……一只生来就受人厌恶的苍蝇。于是，上帝带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跟着夕阳西下的残辉，在那个寂静的夏日黄昏，她走了——当然，这其中绝对有规劝的意味，在她魂飞魄散的那一瞬间，那个气势汹汹的年轻准尉用叉腰大骂代替了送别的眼泪，来送别这位老太太西去的灵魂，这仅仅为了一只盛汤用的盘子！我的确做错了，时光慢慢地走远，性格渐渐地改变，对我自己曾有的行为，我早已像看别人一样看待，不过，我仍会内疚。所以我再次重申，我也觉得很怪，再说，就算我错了，也不能把罪全归结到我头上，为什么她一定要死在那个节骨眼上呢？毫无疑问，只有一个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行为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不过，我仍旧不能安下心来，直到十五年前，我赡养了两位终年有病的老妇人，把她们送到敬老院去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我打算死后专门拨出一笔钱，作为孤寡老人的救济金。好了，我说完了。再说一遍，凭良心说，我一生中曾做过的错事中，这是一件最卑劣无耻的事儿。"

“您不但没有讲您丑陋无耻的事，反而讲了您所做的大善事，您把我费得先科给骗了！”费得先科总结性地说了一句。

“说实话，将军，您居然心地如此仁慈宽厚，我竟然有点失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心不在焉地说。

“失望？为什么？”将军很和蔼地笑着说，又洋洋得意地喝光了杯里的香槟。

接下来，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始了，他同样准备得很充分。大家预料，他不会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一样不讲，而且出于一定的理由，大家对他即将讲的事都非常感兴趣，还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反应。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装出一种和他堂堂仪表相符的郑重其事的风度，用低低的、亲切的声音开始讲他生平中一个“有趣的经历”（顺便介绍介绍：他是个风度翩翩，很有气质的人，身材健壮高大，有点胖，有点秃顶，两鬓微白，红光满面，肌肉有些松弛，嘴里镶着假牙。他穿着打扮很讲究，内衣也很精致。令人惊叹的还有那双胖乎乎的白嫩的手。一只高贵的钻戒戴在右手食指上）。他讲故事的时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瞅着自己衣服袖口上的折皱，左手的两个指头来回扯着，没看那个讲故事的人一眼。

“我之所以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任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始讲了，“是因为不是讲其他什么，只是说说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坏的事。对此，我也就没什么疑虑了：我的良心和记忆早就告诉我该讲哪件事。我毫不否认，我曾做过许多不合体统的轻薄之事，但至今仍使我心情沉重的是那件大约在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我那时到农村去看普拉东·奥尔登采夫，刚被选为贵族会议首席贵族的他带着妻子来过节。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又恰好在这个时间过生日，这样就安排了两次舞会。当时小仲马的

可爱的小说《La dame aux camélias》[1] 在上流社会很流行，在我看来，这部优美的史诗是会流芳百世，永远受世人欢迎的。在外省，对这本书，许多女士都爱不释手，看过的人更是惊叹不已。整个故事引人入胜，主人公的身世命运安排得很巧妙，对这个让人向往的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画，还有书中那些令人沉醉的细节（比如，白茶花和红茶花交替使用的情节），一句话，把这些感人的情节，全都汇聚起来，一种无比震撼人心的效果就诞生了。'茶花一时间成了抢手货，每个人都想得到茶花，每个人都在寻找茶花。我问一下，小小的县城里，为了去参加几个并不太多的舞会，没有人不在寻找茶花，这难道是可能的吗？那时，有个可怜的年轻人，叫彼佳·沃尔霍夫斯科伊爱上了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他们能有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太清楚彼佳·沃尔霍夫斯科伊是否可以追得上她？他为了在傍晚之前弄几枝茶花去参加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晚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听说，从彼得堡请来的省长夫人的贵宾索茨卡娅伯爵夫人和索菲娅·别斯帕洛娃会带来几枝白色茶花。爱出风头、爱炫耀的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就想带几束红色的茶花。为此普拉东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是丈夫，曾保证把红茶花弄到手，可是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梅季谢娃早就提前一天在半路上截走了红茶花，这个女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死对头，两个人早就针锋相对了。这种事一发生，毫无疑问，她不仅大哭大闹了一场，而且几乎晕了过去。普拉东这时彻底绝望了。显而易见，在这种关键时刻，要是彼佳能弄到红茶花，那么他就可以把好事向前推进一大步。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感激不尽的。于是他四处奔波，但没有丝毫的可能弄到红茶花。就在生日舞会的前一天晚上，大约半夜十一点钟，在奥尔登采夫的邻居玛丽亚·彼得罗芙娜·祖布

① 法文，意为《茶花女》。

科娃家里，我偶尔遇见他。他显得兴致勃勃，很开心。‘你怎么啦？’‘我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天啊，你真让我吃惊，老弟！在什么地方？如何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离这二十里远，有一座小城，不属于我们县），那里有个大胡子商人，叫特列帕洛夫，是个大富翁，没有孩子，和老伴一起生活，还喂养了许多金丝雀。他们俩非常喜欢养花，他们那儿有茶花。’‘算了吧，这也不一定能拿得到，要是他不给你，怎么办？’‘我就在他面前跪着哀求，如果他不给，我就不走！’‘你何时动身？’‘明天清晨五点钟。’‘就这样吧，上帝会保佑你的！’——听我说，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接着我就回到奥尔登采夫家里，直到晚上一点钟，我心里还老是想着这事。本来打算上床睡觉，突然一个奇怪的主意从脑袋里钻了出来！马上，我到厨房把马车夫萨维利推醒，给他十五卢布，要他在半小时内备好车马，半小时过后，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我得知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此时偏头疼病发作了，发高烧说胡话，——我坐上马车就出发了。我到达叶克沙伊斯克时还不到五点钟，我在客店里一直等到天亮，天亮就行了，我在七点钟到达特列帕洛夫家。我这么一说，就问他：‘您有茶花吗？大爷，亲爱的老爹，帮助我吧；救救我吧；我这就给您跪下了！’这个老头看起来很厉害——高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冷峻的面孔。‘不行，不管怎么样都不行。’我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就这样跪着，最后都爬不起来了！‘您这是何苦呀！老弟，您怎么样了’他有点害怕。‘这是关系到人生死的大事呀！’我冲着他大声喊。‘既然如此，那，您去取几枝吧。’我立即爬起来剪了几枝红茶花！他的一间小温室里密密麻麻的都是茂盛的美丽的茶花。老头儿一直在痛惜地哀叹。我取出一百卢布给他。‘千万别这样，老弟，您不可能如此看不起我呀！’‘既然如此，大爷，不妨请您把这一百卢布捐给当地医院，给病人改善改善饮食吧！’‘这就另当别论了，老弟，这就是好事，高尚的事了，为了您平安健康，我会替您捐去了。’这时，我渐渐地对这个俄罗斯老头产生了好感，他可以称得上是个

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de la vraie souche[1]。由于马到成功，我兴高采烈地立即启程返回，为了避免和彼佳相遇，我们是绕道回去的。我一到达，马上吩咐人在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苏醒之前送去这束茶花。那种场面你们不难想像得出——欣喜若狂，感激涕零！昨天还灰心失望，毫无生机的普拉东，居然扑到我怀里痛哭流涕。唉，从制订……合法的婚姻条例起似乎没有一个丈夫不是这样。我不敢添油加醋地编加些什么，但那个小故事发生以后，彼佳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最初认为，得知此事的彼佳一定会杀了我。我都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不过，一件令我吃惊的事这时出现了：他昏过去了，黄昏时满嘴胡言，清晨又发起了高烧，他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全身抖个不停。一个月之后，他刚刚康复，就申请到高加索去工作，这件风花雪月之事尽人皆知，直到他在克里米亚因公殉职，才最终结束。他那会儿，还有个叫斯捷潘·沃尔霍夫斯科伊的哥哥是个团长，他征战沙场，立过赫赫战功。说实话，我一直都受着良心的折磨；晚上不能很好地睡上一觉；我又何必这样沉重地打击他呢？要是我也爱上了那位女士还情有可原。我这只是在胡闹，想显示显示自己献殷勤罢了。如果我没有抢先拿到手，也许，他至今仍然活着，开心幸福地活着，或许已经卓有成就，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土耳其人去打仗。”

同他开始讲的时候一模一样，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用一种严肃的庄重的语气结束了他的故事。当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之后，一种异样的眼神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睛中射出来，她的双唇不禁颤栗了一下。大家盯着他们俩，充满了好奇。

“我费得先科又上当了！您可真会骗人啊！骗得太高超了！”费得先科用哭腔高声叫着，他知道，此时此刻他能而且应该说几句俏皮话。

---

[1] 法文，意为正宗的。

“这只能怪您自己不明事理?应该多向聪明人学习学习!”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差不多十分得意地把他打断(她一直是托茨基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

“我想您是正确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petit jen 真的是很没意思,快点让它结束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心不在焉地说,“我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我们来打牌吧。”

“不过,先把您许诺要讲的故事讲完吧!”将军很兴奋地表示同意。

“公爵,”突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很果断,又很令人惊奇地冲着公爵说,“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两位老朋友都很希望我结婚,您有何高见,我到底结不结婚?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将军也呆若木鸡;在场的诸位也都吃惊地瞪着两眼,伸着脑袋,加尼亚更是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跟……跟谁结婚?”公爵压低了嗓音说。

“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结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回答说,她不仅说得一字一句很清楚,而且异常坚决果断。

顿时周围一片寂静,几秒钟过后,公爵觉得心头似乎压了一件重物,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不—不……您不要结婚!”终于,他使劲地喘了一口气,小声说道。

“就这样吧,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很严肃地对他说,语气中有一种胜利的喜悦,“公爵的话,您也听见了? 我的答复就是这样,这事就算完了,永远完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也叫道,语气中透露出一

种规劝和不安的意味。

这时，没有一个人不惊慌失措，议论纷纷。

“你们这是怎么了？”她看着这些来宾，有点儿吃惊，接着说，“为什么你们这样慌张？看看你们自己的脸！”

“不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难道不记得了吗？”托茨基吞吞吐吐地说，“你以前说……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说，您起码也该同情同情……这令我多尴尬……也非常困窘，不过……此时此刻，您当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一切如此……用这种 petit jen 决定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件关系到您身份和声誉的大事，……这件事关系到……”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一点都不懂您在说什么，您在这儿稀里糊涂说了些什么呀。第一，您怎么能说‘当着大家的面’呢？难道，我们不是和我们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吗？这和 petit jen 没有丝毫的关系。我真的想讲一讲自己的故事，看，我这不是已经讲了吗，难道它不好听吗？您又怎么能说我‘不严肃’呢？难道这不严肃吗？我告诉公爵：‘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您也一定听见了。要是他说‘可以’，我会马上同意跟他结婚，不过他说‘不’，因此，我就拒绝了。我把一生的命运都寄托在这一瞬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吗？”

“不过，公爵，这事跟公爵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公爵又算得了什么？”将军自言自语地说，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因为公爵享有如此恼人的权利而气愤。

“公爵是我这一生里惟一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他看见我的第一眼，就信任我，我也同样相信他。”

“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感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如此客气……来回答我，”加尼亚撇着嘴唇，打着战说，“不过，事情一定会是这样的……只是……公爵……公爵在这件事中……”

“可以得到七万五千卢布，对不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猛地打断他，说道，“这就是您想说的，是不是？不要抵赖，您就

是想说这话！我几乎忘记说一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请收回这七万五千卢布，而且我再告诉您，您完全自由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好了，您可以轻松一下了！九年零三个月！从明天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不过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由自己来决定一切！将军，拿回您的珍珠，送给夫人吧！拿去！我明天就会从这套公寓里搬出去，而且也不会再举办这样的晚会了，各位！”

她说罢，站了起来，似乎想要离开。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屋子里到处都喊了起来。大家都非常慌乱，纷纷离开座位，围在她周围，大家都紧张不安地听着她这些疯狂、兴奋的话，没有谁不觉得迷乱疑惑，每一个人都稀里糊涂，每个人都不明白。就在这时，一阵急躁的响亮的门铃声响了起来，和刚刚在加尼亚家猛拉门铃的声音一样。

“噢！是该结束的时候了！终于出现了！十一点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提高嗓门说，“请大家坐下，一切都该结束了！”

说罢，她自己坐在椅子上。一抹古怪的笑浮现在她的嘴角。她一言不发，盯着门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这肯定是，罗戈任和他的十万卢布。”普季岑喃喃地低声说道。

十　五

名叫卡佳的女仆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知道外边出了什么事，有十几个喝醉的酒鬼非要往里闯，要见您，他自称罗戈任，还说您知道他。”

“是这样的，卡佳，马上放他们进来，全都进来。”

“真的让他们全进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听我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不体面，甚至很可怕！”

“放他们进来，全进来，不落下一个人，卡佳，不要担心，否则，他们还是会硬闯进来的。看他们那个张狂样子，就跟刚才那次没有什么分别。”她又告诉她的客人：“大家请不要责怪我当众接见这群人，我很遗憾，也很抱歉，但我希望各位能坚持到最后，看看结局到底如何？不过，当然，留不留下，由你们自己决定……”

虽然来宾们一个个仍在交头接耳，惊讶地互相看着、但是心里早就很清楚地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精心安排妥当的。此时，什么都不可能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改变心意(她已经完全昏了头脑)。大家此时都非常好奇，无法抗拒好奇心的诱惑。何况，谁都没感到不安和恐惧。在场的只有两位女宾：一位是活跃的见过各种大场面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太太，没有什么会让她感到难堪尴尬，另外一位不太熟的太太，长得挺漂亮，总是沉默无语。不过她是德国人，刚来彼得堡，不懂俄语，所以她并不十分理解大家在谈论什么。而且，她的愚笨和她的美貌成正比，有多美就有多笨。由于她刚来到这儿，每次举行晚会，她都被请来参加，她就会像时装模特一样，梳着时髦的头发，穿着光艳的衣服，来到晚会上，就像有的人用临时借来的一幅画卷、一只花瓶、一尊雕塑或一面屏风之类的来装饰晚会一样，这位太太就仿佛一幅美丽的画，使整个晚会增添了一点动人色彩。至于男客，普季岑和罗戈任原本就是朋友，费得先科巴望着热闹一番，可以大显身手，加尼亚还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理智，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无法抑制的冲动，自己必须在耻辱柱旁坚持下来；那个教师小老头看见大家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都很不安，不了解其中缘由的他几乎害怕得要哭起来，而且浑身发抖，像对待自己的小孙女那样。他特别特别喜欢纳斯塔

西娅·菲利波芙娜，不过，要是让他在这种情况下丢下她，还不如让他去死。对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来说，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声誉在这种突发事件中受到损害，不过，尽管事情在突然之间猛烈地变化，他还是非常在乎这件事的结局。况且，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讲出的话，二三句都是与他有关的，要是事情没有个眉目，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他决定一言不发，冷眼观战，坚持到最后，只有叶潘钦将军一人感到十分恼火。不仅是因为刚才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留情面地用可笑的方式把珍珠还给他，还因为这一系列古怪的事接踵而至，尤其是罗戈任的出现，更使他火冒三丈。他这一种身份能跟普季岑和费得先科平起平坐，就够委屈的了，尽管贪恋美色可以让他低三下四，但最终它终将会被责任感，被义务、地位、出身，或者说是他的自尊所压倒。所以，他将军阁下在场时罗戈任这群家伙闯进来，他会感到非常困窘。

“噢，将军，”他还没有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提出这一点，她抢先开口说道，“我几乎忘掉了！不过，您不必担心，您的想法我一清二楚，要是您顾忌到您的面子和身份，您真的可以离开，尽管我希望您能留在我身边。总之，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您，也很感激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过，要是您担心……”

“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立刻被一种宽宏大量的骑士风度所支配，他说道，“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仅仅凭我的忠诚，我也不会离开您的，一旦，有什么紧急……再说，对此，我也很感兴趣。我只是担心他们会把地毯弄坏，或者把什么东西打碎……我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没有必要让他们全都进来！”

“罗戈任到！”费得先科郑重其事地通报。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怎么看？”将军急忙低声问他，“她是否发疯了？我不是在比喻，而是按照医学上所说的她得了疯病？”

“我曾经告诉过您，这是她所喜欢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很狡猾地小声说。

“似乎她的情绪很不稳定……”

跟今天早晨差不多，除了新添了一个小老头外，罗戈任那帮人还是原先的几位。这个小老头曾做过一家低级小报的编辑，专门揭露别人的隐私，有一个传闻说他曾当掉他嘴里的金牙，去喝酒。还有一个和罗戈任这伙丝毫也不相干的退伍少尉，他和早晨那位握着拳头的高个先生在工作任务上可以说是竞争对手吧，他是在涅瓦大街上参加入伙的。在此之前，他用马尔林斯基的语言拦阻过往的行人乞讨，而且还说他自己“过去每次施舍都是每人十五卢布”。一见面，他们俩就针锋相对。那位拳头先生把“乞丐”的加入看作是对自己的欺侮。他原本就不爱说话，只会像头熊似的怒吼几声。对这位“乞丐”的溜须拍马、奉承吹捧十分轻视和瞧不起，而这个少尉原本就是个上流社会中善于应酬的人。表面看起来，他不想依靠武力而寄希望于以智取胜，再说他要比拳头先生矮许多。他态度平和，对公开的辩争不屑一顾，只是竭力地自吹自擂，多次说到英式拳击的长处，一句话，他是个地道的西方派。听到“拳击”这句话时，拳头先生只报以冷笑和轻视。对他而言，也懒得与他争论，只是装作很随便地漫不经心地露出他那个大大的国产货——青筋突出，骨节粗大，被一层红茸毛包裹的拳头。于是大家就清楚地知道了，要是什么东西被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击中的话，肯定会成为一摊不堪入目的肉泥。

跟上午一样，他们当中没有谁真正醉了，这不得不归功于罗戈任。整整一天他都想来拜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看起来，他已经彻底清醒了，可是这种跟他生活过的日子迥异的一天给了他一种乱糟糟的印象，差不多又把他弄得稀里糊涂。有那么一件事，他分分秒秒都没有忘记，他每时每刻都在脑海里琢磨着。他从下午五点钟到十一点一直在忧虑、烦躁地忙着这件事，不停地和金德尔和皮斯库普打交道，把他们支使得东奔西走，为

了他的事情疲于奔命。不过，现在到底凑齐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模糊的漫不经心地说到的十万卢布，至于高得惊人的利息，连皮斯库普也羞于大声说，只是私下里悄声和金德尔商量。

罗戈任跟下午一样，走在这群人的前面，其余人在后面跟着，他们仍旧有点害怕，尽管他们的优势显而易见。他们主要是莫名其妙地敬畏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甚至于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从楼上赶出去。”连那个穿着体面的风流公子扎廖热夫也这样担心。不过别的人，像那位拳头先生，尽管没有说什么，但内心里却是轻视，甚至仇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就像攻占城池一样来到她的公寓。不过，当他们穿过头两个房间时，他们就被镇住了，不禁暗生敬意，还有几分恐惧，因为这里摆放的稀奇的家具、美丽的画幅、巨大的维纳斯的塑像都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膨胀的好奇心和逐渐消失的恐惧感使他们肆无忌惮地尾随罗戈任走进客厅。不过，当发现叶潘钦将军也在宾客当中时，拳头先生、“乞丐”和其他几个人顿时惊慌失措，产生了退意，不由自主地退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最自信、最坦然的人要数列别杰夫了。他紧紧跟着罗戈任气势汹汹地往前走，他清楚一百四十万的财产和现在手中的十万卢布的价值。但是，我们仍要清楚一点，在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大力量、是否可以为所欲为这些问题上，包括老手列别杰夫在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列别杰夫有时会说，他们无所不能，但又不得不在某些时候，来记诵法典中的一些条例，尤其是可以给他鼓劲、给人安慰的条例，来防备特殊情况。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客厅带给罗戈任的是与他同伴迥然不同的印象。门帘一掀起来，除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对一切都视而不见，这种感觉跟早晨的相同，甚至大大超过早晨。他顿时停住了脚步，脸色刷白，不难想像，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盯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点痴迷，有点怯懦。他好像疯了一样，脚步踉跄地走到桌子旁边。他没有觉察到

自己被普季岑坐着的椅子绊了一下，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脏鞋踩着了不说话的德国女人高贵的浅蓝色裙子的花边而道歉。他径直来到桌边，把一件形状很怪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他进客厅时就抱着它。这是一个三俄寸高、四俄寸长的大纸包，是用《交易所新闻》报包捆的，四面都被绳子绑得很结实，像包着一大包糖果一样，还打了十字叉，捆了两道。接着，他默默无语地放下手站在那儿，像是候审的犯人。他还穿着早晨的那身衣服，只不过多了一条崭新的点缀着红花的绿色丝巾，一颗形似甲虫的大钻石别针别在上面，一块大钻戒戴在右手脏兮兮的手指上。列别杰夫在离桌子三四步时就停了下来；其他人，像刚才说过的，一个一个蹩进客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女仆卡佳和帕莎有点吃惊有点胆怯有点好奇地从掀开的门帘外向里张望着。

“这是什么东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罗戈任，好奇地问他，并用眼神指了指那个包。

“十万卢布！”罗戈任低低地回答。

“噢，您真是好样的，言而有信！请坐，这里吧，就在这把椅子上坐吧！等一会儿，我有话告诉您。还有谁跟您一起来的？还是和上午一样？来，请他们都进来，请随便坐，那边的长沙发，还有这张沙发，那儿的两把椅子……怎么啦，难道不想坐？”

事实上，有的人觉得很尴尬，就退到另一屋子里；也有的人留下来，在离桌子较远的角落里挤着坐了下来，想偷偷溜走的仍不乏其人；还有一些坐得较远的人，很快就异乎寻常的胆大张狂起来。罗戈任也坐在那把椅子上，不过很快他又站了起来，再没坐下。他开始逐个地打量辨认在座的客人。看见加尼亚后，他冷冷地笑了笑，喃喃地说：“德行！”他瞅了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一眼，毫不紧张，甚至连好奇都没有。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公爵坐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边，他看了公爵很久。不难想像，有的时候他头脑混乱。不算他今天所遭逢的事情，他在火车上就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差不多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大家看一看，这里放着十万卢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用一种亢奋的急切的挑战式的语气冲着大家说，“就在这个脏兮兮的纸包里面。今天上午他就疯狂地叫嚣着要在晚上送给我十万卢布，我一直在等他。他要把我买下来：一万八，接着又是四万，这会儿又涨到十万。他确实说到做到！看，他的脸是多么的苍白呀！……这事发生在今天上午加尼亚家，我去拜访他妈妈，我将来的家庭，不过他妹妹却朝我大叫：‘没有谁能把这个无耻的贱女人赶出去吗？’说完，她还啐了加尼亚——她哥哥一口。她真是一位有个性的姑娘！”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冲着她喊道，语气中有明显的责备。依据他自己的理解，渐渐地，他开始明白事情的原委了。

“怎么啦，将军？有失体面吗？行啦，别道貌岸然了，我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千金闺秀在法国剧院二楼的包厢里坐着；五年之中，我像一个野人一样躲避着那些追求我的人，看起来是纯洁傲慢的，实际上，愚蠢透顶，装模作样！如今，看呀，五年里我守身如玉，忽然之间，有人当众把十万卢布放在桌上，也许，还有几辆三驾马车在门外等候我。他肯花十万卢布买我！加尼亚，看得出，您现在还气鼓鼓的，你真的想和我结婚吗？和我，和一个罗戈任的女人结婚！刚才，公爵是怎么说的？”

“我从未说您是罗戈任的，您不是他的！”公爵用颤抖的声音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算了吧，亲爱的，算了吧。”突然，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控制不住自己，开口说道，“既然他们让你厌恶，为什么要去理他们呢？你会因为区区十万卢布就跟他走吗？不错，十万卢布不是小数目，要不你就收下十万卢布，然后赶走他们，对付这种人，难道不该如此吗？哎哟，换了我，早把他们一个个……唉，就该如此！”

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着说着，发起怒来。这个女人心

地善良而且容易冲动。

“别发火，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勉强地笑着对她说，“我跟他说话时并没有生气，我也没有责怪他呀！我也真是糊涂，傻乎乎地妄想嫁到一个正派的家庭中去。我见了他的妈妈，还亲吻她的手。加尼亚，我上午为什么要在你们家嘲弄讥讽你们，我只想有意地最后看看，你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嗨，你的确令我大吃一惊。我预料了很多种情况，偏偏没想到这一点！如果你知道，在你准备结婚前，我收下了他刚刚送给我一串珍珠，你还会和我结婚吗？至于罗戈任，他是在你家当着你妈妈和妹妹的面开价买我；然后，你居然还来向我求婚，还想把你妹妹带来？罗戈任说你会为了三个卢布一直爬到瓦西利岛上，不会是真的吧？”

“一定会爬去的！”罗戈任蓦地轻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信心。

“要是你快要饿死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过我听说你的薪水还挺高！而且除去你所遭受的耻辱，你要娶一个你所痛恨的人（我清楚，你是痛恨厌恶我的）！噢，不！为了钱他会去杀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疑，钱使这些人贪婪成性，昏头昏脑，眼里只有钱，什么傻事都可以干。自己本身年纪不大，却想方设法要放高利贷！就像我以前续的那个故事一样，把剃刀用绸子包捆起来，像宰杀羊一样，从背后悄悄地杀死自己的好朋友。唉，你真是恬不知耻的人！我无耻，你更卑鄙。对那位为我生日送来鲜花的人，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是这样的吗？是您吗？”将军双手轻轻地一拍，很伤心地说，“原来的您是那么的温文尔雅，是那么体贴温和，可是现在，您为什么说得这么刻薄？”

“我已经喝醉了，将军，”忽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放声大笑，“我想痛痛快快地玩一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休假，我的生日，这一天是我盼望已久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你

看见那位送鲜花的先生了吗？他就是这位 mo—nsieur aux camélias[1]，他在那里坐着笑话我们呢……”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并没有笑，相反，我听得很认真。”托茨基很严肃地反驳道。

“既然如此，让我讲讲他吧，我干吗要让他在整整五年里不得安分，不放他走？这样对待他值得吗？这的确是他应该得到的……可他却认为我欠他，就因为他让我受到了教育，把我当成伯爵夫人似的供养着，钱是花了许多，在农村他给我找了个体面的丈夫，这里又有一个加夫里亚；你怎么认为都无所谓，我五年里没和他同居过，不过花了他的钱，而且花得理所当然！看，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了！方才你说，如果讨厌他，就收下十万卢布，轰走他。这的确很讨厌……其实，我早该嫁人，即使不是嫁给加夫里亚，也是让人讨厌的。我怎么会在这种怨恨中度过五年？你信吗，四年前，我曾想干脆嫁给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吧！那时，我这样想，是因为我太愤怒了；那时，我有许多许多怪异的想法，我完全能逼他那样做！你信吗？他本人也苦苦哀求过。不错，他在骗人，不过这种好色之徒，是招架不住的。后来，多亏了上帝，我意识道，这种人只配被人斥骂痛恨！一时，我对他厌恶之极，即使他亲自来向我求婚，我也不会理睬的。五年来，我就是如此装模作样！不，我不如跑到马路上，呆在我应该呆的地方！要不就跟罗戈任一起花天酒地，要不明天就去做洗衣女工！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我的，要是我离开，一切的一切，连最后一件衣服都要还给他，我什么都没有了，哪个人还会娶我，你问问加尼亚，他要吗？连费得先科也不会娶我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费得先科是不会娶您的，我想什么就说什么。”费得先科插嘴说道，“我知道，公爵会娶的！您就只顾哭天抢地，您问问公爵呀！我早就觉察到了……”

---

[1] 法文，意为拿茶花的男人。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转身好奇地望着公爵。

“是这样吗?”她问道。

“是的。”公爵轻声回答。

“娶一个身无分文的风流女人?”

“我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这的确是条新闻!”将军自言自语地说,“不过并不出人意料。”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在端详着公爵,公爵也看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目光中充满了哀伤,冷峻,可又是那么敏锐。

“看,这儿又出来一位!”突然,她又扭过头去对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我知道他的的确确是出于好心。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慈悲心肠的人! 不过,别人也许没说错,他有点……那个。既然你喜欢我,肯让一个罗戈任的女人做自己的老婆,你又凭什么来谋生呢?”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要娶的是您,一个纯洁的女人,并不是罗戈任的女人。”

“我? 纯洁?”

“是的,您纯洁。”

“噢,您怎么会这么说……公爵,您是在小说里看的吧,这是过时的疯话,如今的社会是聪明了许多,这些都是胡言乱语罢了! 况且,您怎么可以结婚呢,您自己还要找个仆人呢!”

公爵蓦地站起身来,用一种虽然颤抖却坚决果断的声音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并没有说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世面都没见过,不过,我……我觉得这是您看得起我,而不是我看得起您。我平庸无奇,您却经历了无数的苦痛,在这种肮脏的地方仍旧纯洁高尚,您已经很出色了。为什么您会觉得羞愧,为什么要跟罗戈任去?这只是您失去理智了……您不仅把七万五千卢布还给托茨基,而且还舍弃这里的荣华富贵,在座的没

有一个人能做到。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爱您，我可以为您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您的坏话来侮辱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要是我们很贫穷，我可以去工作挣钱……”

公爵讲完最后几句话，费得先科和列别杰夫忍不住偷着笑起来，将军也漫不经心地在喉咙里咳了一咳，普季岑和托茨基也无法不笑，不过，他们忍住了。其他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或许，我们并不穷，相反会非常富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仍旧有点害怕地说，“但是，我还不敢肯定，因为至今，我仍旧没能打听到什么。我在瑞士时收到莫斯科一位萨拉兹金先生给我的信，他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一笔相当大的遗产，就是这封信……”

说着，公爵把一封信从衣袋中取出来。

“他不是在胡说八道吧？”将军喃喃地说，“这可真是座精神病院！”

顿时，屋子里沉默无语。

“公爵，您方才说是萨拉兹金给您写的这封信？”普季岑问道，“这个人在法律界无人不知，而且他是著名的事务代理，要是他告知您，您丝毫不用怀疑。前不久我和他交往过一段时间，认得出他的笔迹……要是您允许我看看，或许我能帮您一点忙。”

公爵用微微发抖的手把信递给他，一言未发。

“这是真的吗？真的吗？”突然间，将军清醒过来，疯狂地盯着大家，“居然真的有遗产？”

大家都盯着正在读信的普季岑。大家的好奇心这时又开始显示它特殊的力量。费得先科有点蠢蠢欲动，罗戈任不知所措地一会儿看看公爵，一会儿又瞅瞅普季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迫不及待地等着结果。连坐在角落里的列别杰夫也忍不住弓着身子挨着普季岑的后背，想看看那封信，一副害怕会被人痛打一顿的模样。

十　六

普季岑终于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是真的！"说着，他折好信，还给公爵："您姨妈立下的这份处理财产的遗嘱无可置疑，根据它，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笔数量惊人的财产。"

"这不可能！"将军爆发出一声惊叫，他的喊叫犹如突发的枪声一样。

人们仍然目瞪口呆。

普季岑对大家——主要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解释道：五个月前，公爵的姨妈不幸去世了。这位姨妈是公爵母亲的亲姐姐——尽管公爵从来都没见过她，她们的父亲就是在贫困破产中死去的莫斯科三等商人帕普申。但这位帕普申的哥哥却是一位有名的富商，他在不久前也去世了。大约在一年前，富商的两个儿子都相继死去了，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这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以致老头自己不久也一病不起，随即就去世了。由于老头是一个鳏夫，因此除了他的亲侄女——也就是公爵的姨妈外，没有别的继承人。公爵的姨妈非常穷，长期寄人篱下。在得到这笔遗产时，姨妈因为得了水肿病已不久于人世了，她立即委托萨拉兹金寻找公爵，并赶紧立下了遗嘱。看起来，公爵和他在瑞士所寄居的那位医生都来不及等到正式的通知，也不想再作一下查询，于是，公爵决定带着萨拉兹金的信亲自回国……

最后，普季岑对公爵说："我仅能向您指出这一点，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而无可争议的。既然萨拉兹金的信中说明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那么您可以把那笔财产看作您口袋里装着的现钱一样可靠了。恭喜您呀，公爵！也许您即将到手一百五十万，甚至还会更多。要知道，商人帕普申是非常富有啊！"

费得先科大声喊道："太伟大了，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位梅什

金公爵！”

“乌拉！”这是列别杰夫用他那因为喝醉酒而变得沙哑的嗓子在叫。

“可是刚才我还借给这个可怜的家伙二十五卢布呢，哈哈哈！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就这么说变就变！”将军终于说话了，刚才他几乎被发生的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真是恭喜您了！恭喜！”将军站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公爵。其他人也纷纷向公爵身边挤过来，就连那些在门帘后躲着的人也都走出来了。整个客厅里顿时人声鼎沸，谈话声、惊叹声、要求开香槟酒的喊声乱哄哄地此起彼伏。这时候，人们几乎忘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忘了她是晚会的女主人这个事实。但是过了一会儿，人们又几乎同时想起了她，想起了刚才公爵向她求了婚。于是，事情变得更加疯狂、更加异乎寻常了——几乎是刚开始时的三倍。托茨基深为震惊，只能不时地耸耸肩——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里，其余的人都挤在桌子周围，乱作一团。事后大家都一口咬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在这个时刻精神失常的。当时她仍然坐在那里打量着大家，眼光里充满了惊讶和奇怪，好像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苦苦思索。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回过头去打量公爵，双眉紧锁，上上下下地端详他，但她的神情立即又变了。大概是因为她突然觉得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别人在开玩笑，是一个恶作剧而已，但公爵的表情又使她的疑虑立即被打消了。她又沉思起来，突然又微微一笑，但也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笑。

“这么说，我真的成了公爵夫人了！”她喃喃地说道，有几分嘲讽的口气。接着，她不经意地看见了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立即又笑了起来：“真是出乎意料啊……我……没想到结局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都站着？请你们都坐下来吧，诸位，来向我和公爵表示祝贺吧。刚才不是有人要喝香槟吗，费得先科，请您去吩咐他们送酒来。卡佳、帕莎，”她忽然注意到了站

在门口的女仆，“你们过来吧，我就要出嫁了，听明白了吗？嫁给公爵，梅什金公爵，他有一百五十万的财产，而且要娶我！”

“让上帝保佑您吧，亲爱的，您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她大为震动。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则自顾自地继续说着：“坐到我身边来吧，公爵，就这样。看见了没有，有人送酒来了，祝贺我们啊，各位！”

“乌拉！”这是许多声音在齐声呐喊。人们——几乎也包括罗戈任带来的所有人，都挤过去拿酒。但是，不管是大呼小叫着的人还是正准备喊叫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感到事态已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的环境和情况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其他的人则觉得非常困惑，难以置信地等待下文。很多人在交头接耳，认为事情极为平常，只要一个人身为公爵，那么他跟任何女人结婚都不足为奇，即使是四处流浪的吉卜赛女郎。罗戈任本人则站在那里看着，莫名其妙地傻笑着，笑容凝固在他木然的脸上。

“公爵，亲爱的，醒醒吧！”将军从一旁走上去，扯了扯公爵的衣袖，惶惑地低声唤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看到将军的举动，便哈哈大笑起来。

“不，将军，我现在已经是公爵夫人了，您听见了吗——公爵是不会允许别人欺负我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祝贺我吧，我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您的妻子享受同等待遇了；有这样的一个好丈夫，您不觉得好处很多吗？一百五十万的财产，再加上公爵这个称号，而且，听说他还是一个白痴，事情还可能更完美吗？只有从现在起，我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你来迟啦，罗戈任！收起你这包东西吧，我要和公爵结婚了，现在我比你更富有了！”

但是，罗戈任终于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的脸上流露出无法

形容的痛苦的神情。他轻轻拍了拍手，从心底发出一声呻吟。

“让给我吧！”罗戈任冲公爵喊到。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让给你？”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洋洋得意地插嘴：“看看！就这么把钱往桌上一扔，十足的乡巴佬！公爵要娶她，你却来捣乱！”

“我也要和她结婚！立刻就结，现在就结！倾我所有……”

“看看你自己吧，一个从小酒馆里跑来的醉汉，真该轰你出去！”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忿忿不平地嚷道。

笑声比刚才更大了。

“您听见了吗，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公爵说：“这个家伙就是这样讨价还价想要买您的未婚妻的。”

“他醉了”，公爵回答说，“他是真的很爱您。”

“以后您不会觉得丢脸吗？要知道您的未婚妻差点就跟着罗戈任跑了。”

“您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就像您现在净说胡话一样。”

“如果以后别人说您妻子曾经是托茨基的情妇的话，您也不觉得丢脸吗？”

“不，我不觉得丢脸……您并非心甘情愿地和托茨基同居的。”

“您永远不会因为这件事责难我？”

“绝不！”

“哦，小心点吧，你保证不了一生都这么做。”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以一种似乎是怜悯的口吻低声说道，“我刚才说过，如果您肯答应和我结婚，我将十分幸福，是您赏脸，而不是我给您面子。我的话使您觉得可笑，我听见周围的人也笑了。也许我说这些的确很可笑，我自己也让人觉得可笑，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我还是明白什么是幸福的，而且也坚信我说的都是真的。您现在想要毁掉您自己，而且是不可救

药地毁灭，因为以后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因为您做了这件事，而实际上，您毫无过错。说什么您的生活已经完全毁掉了呢，这丝毫没有可能。罗戈任来找您，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想要欺骗您，这些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您为什么要不断提起这样的事呢？我再次告诉您，您做过的事是许多人都望尘莫及的，至于您说想跟罗戈任跑掉，只不过是您神志不清、一时冲动决定的。现在您也不是很清醒，所以最好还是回去躺下休息吧。到了明天，您会宁可去做洗衣妇，也不愿再和罗戈任在一起的。您非常高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也许您太不幸了，以致您竟会认为自己有罪。您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我，会照顾您的。今天上午，看到您的照片时我就觉得您的脸似曾相识，我当时就感到您在呼唤我……我……我会永远尊敬您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突然说不下去了，他如梦初醒般意识到他是当着怎样的一些人说这番话的，不由得面红耳赤。

普季岑甚至认为公爵的话玷污了他，便低下头盯着地面。托茨基则暗自想道："一个白痴，也知道阿谀奉承最能使别人高兴；这真是人的本能啊！"而加尼亚则在一个角落里目光闪闪地盯着公爵，仿佛要用目光把公爵烧为灰烬，这一点，甚至连公爵都感觉到了。

"真是个大好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大为感动。

"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却不可救药！"将军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

托茨基拿起礼帽，以便站起身来偷偷溜出去。他和将军对看了一眼，想一块儿走。

"公爵，谢谢您，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所有的人都是想讨价还价，买下我，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向我求婚。阿法纳西·伊万内奇，您听见了吗，您觉得公爵的话怎么样？是不是有些难登大雅之堂呢……等等，

罗戈任！您先别走。我看，您也走不了。说不定我还是会跟您走的。您想带我去哪儿呢？”

“去叶卡捷琳娜宫[1]，”列别杰夫从一个角落里回答，而罗戈任只是颤抖了一下，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瞪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他突然成了一个呆子，犹如受了当头一棒。

“怎么啦，您到底怎么啦，我亲爱的！您不会真的生病了吧，难道您真的疯了吗？”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连声嚷了起来。

“你是怎么想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从沙发里跳起来，一面哈哈大笑：“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会去毁掉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人吗？那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喜欢干的；他就喜欢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罗戈任，走吧！你想和我结婚，这没什么，但还是得把钱给我，把你的钱准备好吧。我还不一定要嫁给你。难道你相信只要和我结了婚，这笔钱就还是你的吗？别做梦了！我是一个无耻的女人！我还曾经是托茨基的情妇……公爵！现在您应当娶的是阿格拉娅·叶潘钦小姐，而不是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否则，费得先科会在您背后指指点点嘲笑您的。您无所谓，可是我怕，怕我会毁了您，怕以后您会埋怨我！至于您刚才保证，我嫁给您，是我给您面子，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托茨基的心里最明白。而你，加尼亚，你错过了阿格拉娅·叶潘钦小姐，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不是这样讨价还价，她一定会嫁给你的。你们所有的人都一个样：要么去跟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要么就与正正经经的女人交往——你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否则，事情就会乱套了……看看将军那模样，大张着嘴……”

“真是乱弹琴，全乱套了！”将军反反复复地说，不时耸着肩。他从沙发里站起身——所有的人又都站着了。纳斯塔西娅·菲

---

[1] 叶卡捷琳娜宫：位于彼得堡西南郊的皇村，一七一一年由彼得一世建造，后来，以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名字命名。

利波芙娜好像发疯了。

“这是真的吗？”公爵绞着手指，痛苦地呻吟着问道。

“你不相信吗？尽管我也许很高傲，但这没有用，因为我只是一个没有廉耻的女人！刚才你把我夸得十全十美了；而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听到别人的夸奖就应当视百万家财、视公爵的名位为粪土，把它们统统踩烂，自己则住进贫民窟里去；这样才是完美啊！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做你的妻子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这可真是将百万家私朝窗外扔啊！难道您竟然相信，我会嫁给加尼亚，嫁给您这七万五千卢布，并会觉得幸福？把您这七万五千卢布拿回去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还不到十万，罗戈任都比你有钱）；至于加尼亚，我倒有个主意，可以安慰安慰他。现在，我要找点乐子，我本来就是个马路天使嘛！有整整十年，我过的是坐牢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幸福了！怎样，罗戈任？我们马上就走，你快去做好准备吧！”

“我们就走！”大喜过望的罗戈任发狂似的大叫起来：“你们……所有的人……快来……快送酒给她！哇！……”

“多准备点酒给我喝。有乐队吗？”

“有，有，都会有的！你不许过来！”罗戈任一眼看见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正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走过来，立即发狂似的大吼起来：“她是我的了！全都是我的！我的女王！你们完了！”

罗戈任越来越兴奋，都喘不过气来了；他围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团团转，一面冲所有的人吼道：“不许靠近！”而他带来的那帮人已经全部挤进了客厅。一些人开怀畅饮，另一些人大笑大嚷，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个个放肆不羁。费得先科试图要加入他们中间。而将军和托茨基又拿起礼帽，想要尽快溜走。加尼亚也拿起了帽子，但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仍然无法从眼前的场景中清醒过来。

“不许走近！”罗戈任还在吼叫。

“你嚷嚷什么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哈哈大笑,冲着罗戈任说:“我现在还是女主人,还在自己家里;只要我愿意,我还是可以轰你出去。我还没收到你的钱呢,它们都还放在桌子上;把它们拿过来吧,一整包都拿过来!这包里就是十万卢布吗?哎呀,这是多么的肮脏啊!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你没事吧?难道你还真希望我把他给毁掉吗?(她指指公爵)他怎么能结婚呢,他得给自己找个保姆才是;将军就能给他做保姆,看吧,他老是缠着公爵呢?公爵,你看见了吗?你的未婚妻把钱收下了,因为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而你居然想娶她!你怎么哭了?你感到痛苦了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笑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停地说着,两颗晶莹的大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滑落,“要相信时间——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改变主意总比以后再后悔要好得多……为什么你们都哭了——连卡佳也在哭!你哭什么呀;卡佳,亲爱的?我要留好多东西给你和帕莎,我已经都安排好了,现在我们该告别了。让你这样的好姑娘来服侍我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这样最好,公爵,真的很好,不然将来你会瞧不起我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幸福的!你不用发誓,我是不会相信的!而且这将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不,咱们最好就这样好分好散,不然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爱幻想的人。难道我没有想过要嫁给一个你这样的人吗?正如你所说的,很久以前我就这样幻想过——那时我还住在他乡下的村庄里,孤苦伶仃地过了五年。我常常像这样一个人幻想着,幻想着,想有一天能够遇见像你这样的人:善良、正派、心好,还带着一点点傻气,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是清白的,我非常尊敬你、爱你!’我常常这样想入非非,几乎使自己疯狂……然而那时候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人:他每年来住上一两个月,肆意地欺凌、引诱我,使我蒙受奇耻大辱,然后就一走了之。不知有多少次,我曾经想投湖自尽,但我生性卑贱,没有这种勇气。算了,现在……罗戈任,你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不许靠近！”

“准备好了！”好几个声音同时答道。

“几驾三套车正在外面等，是带铃铛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帕芙娜伸出手去，一下子抓起了那包钱。

“加尼亚，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想给你一点补偿，因为……有什么理由要让你失去一切呢？罗戈任，他真的会为了得到三个卢布就愿意爬到瓦西利岛去吗？”

“没错，一点没错！”

“那好，加尼亚，你听着，我想再看看你的灵魂，最后一次。你已经让我受了三个月的折磨，现在，轮到我来发令了。你看见这个纸包了吗？里面有十万卢布！我现在就把它丢进壁炉，扔到火里去，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这里的人都是见证！一等火燎着了纸包，你就把它从壁炉里取出来，只是必须光着手，卷起袖子，不戴手套就这样从火里把它取出来！只要把它拿出来，它就是你的了，整整十万卢布全都是你的了！你最多会把手指头烫伤一点，就可以得到十万卢布，你想想吧，十万呐！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倒要好好看看你的灵魂，看你怎么样伸手到火里去把我的钱拿出来！大家都可以作证，这包钱就是你的了！如果你不愿意取，那就让它烧光吧：谁也不许动它！走开！统统都给我走开！这些钱是我的，是我和罗戈任睡觉挣来的。罗戈任，这些钱是我的吗？”

“是你的，亲爱的！都是你的，我的女王！”

“那好，大家都让开吧，我要照我想的去做了！不要碍手碍脚的！把火拨旺点吧，费尔德先生！”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实在无法下手啊！”费尔德大为震惊，回答道。

“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叹了口气，伸手抓起火钳，扒开壁炉里刚刚烧着的两块劈柴，火苗蹿了起来，她立即把纸包扔进了火里。

四周的人惊叫起来，许多人甚至画起了十字。

“她疯了，真的是疯了！”周围的人都在大呼小叫。

“是不是……我们该不该……把她捆起来？”将军低声问普季岑，“或者我们应该派人去请……她疯了，是不是疯了？这难道不是疯了吗？”

“不，不，也许她根本没疯。”普季岑喃喃地说，他的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目光却无法从那刚刚开始燃烧的纸包上移走。

“她疯了吗？她不是疯了吧？”将军又缠住了托茨基。

“我早就告诉过你，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嘟嘟囔囔地说，他的脸色也开始有些苍白了。

“天哪，要知道，十万卢布啊！……”

“主啊，主啊！……”四周的人惊叹着。所有的人都挤到了壁炉旁，伸长脖子往里看，感叹不已……甚至有人跳到了椅子上，越过别人的头顶往里看。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则飞快地跑到另一间屋子里，惊慌失措地压低声音向卡佳和帕莎讲述，那个德国美人则不知影踪了。

“我的妈呀！我的公主！我的万能的女王！”呼天抢地的列别杰夫双腿着地，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爬着，伸手向壁炉抓去，“十万！整整十万啊！我亲眼看见了，当着我的面包起来的！我的娘！我的仁慈的女王！让我钻到壁炉里去吧：我要整个儿钻进去，我要把我这白发苍苍的头全伸进火里！……我老婆有病，连动都动不了了，我还有十三个孩子——他们都那么可怜，上星期我刚刚埋葬了我的父亲——他是给活活饿死的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又哭又叫地说完，立刻就要钻进壁炉。

“走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力推开了列别杰夫，一边喊道：“你们大家都让开，让出一条道来！加尼亚，怎么你还坐着不动！用不着害羞！快伸手去拿吧！你交上好运了！”

但是，今天白天和夜晚，加尼亚已经受了太多的刺激了，而且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最后的考验一点准备也没有。人群分到两

边，将俩人之间的地方让了出来，于是加尼亚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俩人相隔只有三步远，面对面地站着，四目相对。她紧挨着壁炉站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目光如火焰一样炽热。而加尼亚则穿着燕尾服，默默地站在她面前，双手交叉，手里拿着礼帽和手套，一言不发地望着火苗。他的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绢帕，脸上挂着一丝近乎疯狂的微笑。的确，他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已经开始隐隐燃烧的纸包上移开，但是他的心中仿佛萌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仿佛使他发誓要经受住这场严酷的考验似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他是决不可能去取出那个纸包的，他不可能会去拿。

“哎呀，钱就要被烧光了，明天人们一定会嘲笑你是个大傻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大声冲加尼亚喊道，“以后你会后悔得上吊的，我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火苗本来在两块即将燃尽的木头之间蹿跳着，纸包落在火上，压得火几乎快熄了。但一股小小的蓝色红焰，从下面那段木头的一角冒了出来，忽上忽下地蹿动。终于，细长的火舌掠过纸包，并从纸的四角向中间蔓延，蓦地，整个纸包都燃了起来，明亮的火焰从壁炉中蹿了起来，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叫声。

“我的天啊！”又是列别杰夫在呼天抢地，这时他又冲到前面来了，但是罗戈任将他拖了回去，推到一边。

而罗戈任本人，几乎都看傻了。他盯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眼都不眨一下。他已陶醉得飘飘然，魂飞天外。

“这真是女王的派头！”他反反复复地对周围的每一个人念叨着，“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气派！”他得意忘形地高声喊叫：“喂，你们这群骗子手，谁有胆量像她这样玩啊？”

公爵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带着几分伤感。

“只要谁给我一千卢布，我宁愿用牙齿去叼它出来！”费尔德提出了建议。

“我也可以用牙齿去叼嘛！”绝望之极的拳头先生在别人背

后咬牙切齿地说。当他看到火焰后，立即又大叫起来："见鬼，烧起来啦，全都快烧光了！"

"烧着了，燃起来啦！"众人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所有的人几乎都冲向了壁炉。

"加尼亚，不要再装模作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快去拿呀！"费得先科发狂似的冲到加尼亚面前，使劲拉他的袖子，同时大声吼叫："快伸手去拿呀，你这个牛皮大王！就快要烧光了！噢，你——这——该——死——的！"

加尼亚用力将费得先科推到一边后，转身走向门口；但没有走上几步，他摇晃了一下，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他晕倒了！"周围的人大叫。

"我的妈呀，全都快烧没了！"列别杰夫又哭又叫。

"就要白白烧光了！"四面八方的人都吼了起来。

"卡佳、帕莎，快拿点水、拿点酒来给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然后她立即抓起火钳，从壁炉里夹出了那包钱。

包在钱外面的纸几乎都烧糊了，而且还在隐隐燃烧，但是人们立即就可以断定，里面的部分还没有烧着。这包钱外面足足包了三层报纸，因此里面的钱都安然无恙。人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顶多损失了区区一千卢布，其他的都没事！"喜形于色的列别杰夫大声宣布。

"都给他！所有的钱都给他！各位，都听见了没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宣布，并把那包钱放在了加尼亚的身边，"他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伸手去拿！这说明他的自尊战胜了贪婪。没关系，他会醒过来的！否则，也许他还会杀人……看吧，他马上就要醒过来了。将军、伊万·彼得罗维奇、卡佳、帕莎、罗戈任，你们听明白了吗？这些钱都给他，给加尼亚。所有的钱都给他，这是对他的奖励。……好了，不管怎样，都给他吧！请你们转告他，我把钱放在这儿了，就放在他身边了……咱们走吧，罗

戈任！再见，公爵，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再见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merci[①]！”

罗戈任带来的所有人，都喊来喝去、大呼小叫，乱作一团地跟在罗戈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后，穿过一个个房间，走向大门口。侍女在门厅里将皮大衣递给了她；厨娘玛尔法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一和她们吻别。

“小姐，难道你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了？您到哪里去啊？偏偏还碰上是您的生日，偏偏是在这样的日子走！”涕泪横流的两名女仆吻着她的手，伤心地问道。

“我要到街上去鬼混，卡佳，你没有听明白吗？那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否则我就得当洗衣妇！我已经厌倦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一起了！代我向他致意吧，如果我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尚请海涵……”

大家纷纷登上了那四辆有铃铛的马车，公爵也迅速跑向门口。但将军在楼梯上追到了他。

“够了，公爵，你醒醒吧！”将军抓住了公爵的胳膊，对他说：“你算了吧！难道你还没有看出她是怎样一个女人！我是以父辈的身份对你说这些话的……”

公爵只是看了将军一眼，就一言不发地挣脱开去，继续向楼下飞奔。

公爵赶到大门口时，那几辆马车刚刚绝尘而去，将军看见公爵将遇见的第一辆出租马车截了下来，跳上去，便向车夫喊到：“跟住前面的三套马车，去叶卡捷琳娜宫！”随后，将军那辆由灰色大马驾辕的轻便马车也驶了过来，将军便坐着它回家了。一路上，将军满怀着新的希望和打算，怀中还揣着以前他送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串珍珠——将军到底还是没有忘记顺手

① 法文，谢谢。

将它带了回来。在他仔细盘算时，将军的眼前有两三次闪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美丽的身影，他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可惜呀！真是可惜呀！一个堕落的女人！疯狂的女人……总之，现在公爵应该娶的绝对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今晚的客人中有两位则决定步行一会儿，他们边走边聊，互相说了一些带有劝诫意义的话来赠别：

“听我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据说日本人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伊万·彼德罗维奇·普季岑说，“一个人觉得受了侮辱，就会去找到侮辱他的人，对他说：‘你使我蒙受了耻辱，因此我要在你的面前剖腹自尽’，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果然当着这个侮辱了自己的人的面剖腹了，好像这样一来，他就真的复了仇，也许他因此感到心满意足了。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难道您认为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属于这种情况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微笑着回答：“哦！不过话又说回来，您做了一个很俏皮的比喻。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最最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那些超过我能力的事我无法做到，对此，想必您深有体会？不过，不管怎么说，您得承认这一点：这个女人有一些最根本的优点……一些超凡脱俗的品质。刚才在那片混乱中，如果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话，我甚至要对她大喊一声。她对我做了种种责难，然而她本人，却是我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辩护——唉，有谁可以抵御这个女人的魅力，不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忘记一切？您看，罗戈任这个乡巴佬居然会为她弄来十万卢布！如果说，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是浪漫而有失高雅的，但它却是绚丽夺目、精彩生动而别出心裁的。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天啊，一个具有这般个性和这

般美貌的女人，将要带给世界怎样的轰动和震惊啊！但是，不管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也不管她有多深的学问，——一切全完了！一颗没有雕琢的美钻——我已经这么说了无数次了……”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第 二 部

一

在本书第一部结束时，我们讲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晚会发生的奇闻。之后过了两天左右，梅什金公爵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莫斯科去了，去办理关于接受那笔出人意料的财产的事项。当时人们还纷纷猜测，说他这样匆匆离去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对于这一点，就像公爵在莫斯科以及离开彼得堡后所发生的事一样，我们能告诉大家的实在不多。公爵离开彼得堡整整有六个月，在这期间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连那些因某种理由而对他的命运深感关切的人，也知之不详。诚然，也有一些传闻偶尔会传到那些人的耳里，但大多数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往往漏洞百出。在所有人中最关心公爵的，自然是叶潘钦一家，尽管公爵仓猝离开，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向他们告别。不过，那时候将军还是见过公爵的，而且不止一次，他们认真严肃地讨论了一些问题。但是，尽管叶潘钦本人见过他，但叶潘钦却始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再说，在公爵离开后的最初一个月里，叶潘钦的家里根本就没有提起过他。只有将军夫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在刚开始时说过，"她完全看错了公爵"。后来，过了两三天，又补充了一些话，但这次并没有明白地指出公爵的姓名，而只是模糊地指出："她这辈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停地看错人。"最后，大约已经是在十天以后，不知女儿为什么事让她大为生气，她便意味深长地作了总结："错误已经太多了！今后绝不能再犯了！"同时正如我们不得不指出的那样，叶潘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笼罩着一种沉重而不愉快的情绪。大家彼此之间都不自然，有话也憋在心里，心情沉重地紧锁双眉。将军公务繁忙，夜以继日地处理政事——没有人见过他比现在更忙碌、有更多活动——尤其是在处理公务方面。家里人也很难见到他。至

于叶潘钦家的三位小姐，她们嘴里也没有说过什么，即使私下里，她们互相之间也没怎么说起。这几位小姐都很孤傲，而且有强烈的自尊心，因此在姐妹间也羞于启齿。然而，她们只要听对方说一句话，甚至只是对视一眼，就能互相了解，因此有时候也就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旁观者——如果有旁人在场的话，倒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尽管表现得不够明显，但可以看出尽管公爵只到过叶潘钦家一次，并且来去匆匆，但也到底还是给叶潘钦留下了深刻而又特别的印象。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公爵那有几分传奇色彩的遭遇引起了人皆有之的好奇心所造成的罢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反正使人们有了印象。

渐渐地，曾经传遍全城的流言又变得不明真相起来。的确，有一种说法是，一位公爵同时也是一个傻瓜（没人知道他的确切姓名），突然得到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和一个外来的法国女人——这是一个在巴黎花宫跳康康舞的著名舞星——结了婚。还有一些人则说，得到遗产的人是一个将军，而跟那个跳康康舞的著名舞星结婚的人是一个财富多得数不清的俄国商人。这位商人在自己的婚礼上喝醉了，仅仅是为了炫耀，就把价值整整七十万卢布的最近一期的有奖公债券拿到蜡烛上烧掉了。但这些传闻很快就风平浪静了，这大概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使谣言不攻自破。例如，罗戈任那伙人中大概有许多人说出了些什么，那日他们在叶卡捷琳娜宫纵酒狂欢了一顿——当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参加了，过了整整一周以后，罗戈任又亲自率领这帮人浩浩荡荡地赶赴莫斯科去了。一些对此兴趣极浓的人根据某些传闻得悉，这些人在叶卡捷琳娜宫狂欢的第二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逃去了，不知所踪。后来才查明她的去向：她去了莫斯科；因此，罗戈任去莫斯科的行动正好符合了传闻的说法。

也有一些流言是关于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

尔金的，他在他的那个圈子里也是一个知名人士。但是他也发生了一些事，使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流言迅速降温，最后烟消云散了。原来他身患重病，不仅没有能在社交界露面，而且连班也没法上了。差不多一个月后他才康复，但不知为什么又彻底辞去了在股份公司的职务，只能由另一个取代了他的位置。病好以后，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叶潘钦将军家，以致另一个官员开始经常出入将军家去处理有关的公务。可能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敌人会以为：由于所发生的一切使他羞于见人，以至于不好意思上街了。但实际上，他是得了这样的病：成天郁郁寡欢，神思恍惚，而且暴躁易怒。也就在那年冬天，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和普季岑结了婚；认识他们的所有人都认为，是这样的情况促成了这桩婚事：那就是加尼亚不愿再去公司上班，因此，也就无法继续赡养家庭，甚至连他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几乎也处在别人的照顾之下了。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叶潘钦家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个人，就像这个人不但在他们家，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存在一样。同时，叶潘钦家人人又知道（而且是很快就知道了）关于他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在发生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之后，也就是在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夜里，加尼亚回到家后并没有上床睡觉，而是迫不及待地、焦躁不安地等待公爵回来。当公爵从叶卡捷琳娜宫回来后，已是清晨五点多了。于是，加尼亚走进了公爵的房间，把他昏倒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放在他身边的那包烧过的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并坚决地恳求公爵尽可能将这笔钱还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进公爵的房间时，加尼亚对他有一种仇视的情绪，几乎要不顾一切。但是，不知他和公爵说了些什么，以至他呆在公爵房里的整整两个小时里始终痛哭流涕。当俩人分手时，几乎已成了好朋友。

后来，叶潘钦家得到的这个消息被证实是真实的。当然，这

种消息这么快就传开，而且这么快就让他们知道，的确有点令人奇怪；举个例子，几乎就在第二天，叶潘钦家的人就全都知道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儿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连细节都很准确、清楚。至于那些有关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消息，我们可以猜测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告诉叶潘钦一家的，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成了叶潘钦家几位小姐的座上客，而且很快就和她们很亲热，这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感到非常吃惊。不过，尽管不知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出于何种目的去亲近叶潘钦家的小姐，但她并不一定会同她们谈起自己的兄长。她的自尊心也相当强，尽管这种自尊心仅局限在某一点上——她现在正在结交的就是差点赶走她兄长的家庭。以前，她和叶潘钦小姐也互相认识，但极少见面。不过，即使是现在，她也极少出现在客厅里，而总是匆匆忙忙地从后面的台阶进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始终不赏识她，尽管前者非常尊重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也就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母亲。对于女儿们与瓦里娅的交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感到又惊讶又恼怒，认为这是由于她们的任性和自作主张，认为她们"千方百计想和她作对"。不过，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在结婚前和结婚以后始终频繁地与叶潘钦小姐们交往。

但是，大约在公爵离开了一个月左右，叶潘钦将军夫人收到了别洛孔斯卡娅老公爵夫人的一封信——大约在两周前，公爵夫人离开了彼得堡去莫斯科探望出嫁了的大女儿。这封信使将军夫人的情绪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尽管她在女儿们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面前闭口不提信的内容，但家里人还是从种种迹象看出，不知为什么她变得异常兴奋，甚至激动不安。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和女儿们唠叨些稀奇古怪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她显然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每每欲言又止，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收到信的那一天，她十分和蔼地对待大家，甚至还吻了阿格拉娅和阿

杰莱达，并向她们承认自己错了，但究竟错在哪里，她们也不知道。甚至对已经失宠了一个月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她也突然宽容起来，既往不咎。结果，第二天她又忽然不满意自己在前一天的多愁善感、感情用事，因而极为恼火，在吃午饭前几乎和所有的人都吵了一次。但到了傍晚，她的情绪好转，又雨过天晴了。总之，有整整一个星期，她的心情都非常好，这已经是很久没有的现象了。

但一个星期后，她再次收到了别洛孔斯卡娅的信，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把事情讲给大家听了。她郑重地向大家宣布："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在背后说起公爵夫人时，她总是叫她老太婆）告诉了她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而且这个消息是关于那个……"怪人，哦，也就是公爵的！"到莫斯科以后，老太婆到处打听查访公爵的消息，终于听到了好消息；之后、公爵又亲自前来拜访，给老太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已经很明显了：每天她都邀请公爵到她家里作客，从一点呆到两点，而公爵则从不推辞，而且到现在，老太婆还没有感到厌烦！"将军夫人据此得出了她的结论，接着说，经过老太婆的介绍，已经有两三户门第高贵的人家接待了公爵，并把他作为座上客。"他不再闭门不出，不再像一个傻瓜那样见人就脸红了，——这不是很好吗？"小姐们听完后立即发现，她们的妈妈仍将信的许多内容向她们隐瞒了。或者，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使她们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关于公爵的情况和他在莫斯科的活动，凡是普季岑知道的，瓦尔瓦拉也可以知道，并且一定会知道。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事，普季岑比谁都知道得多。虽然他对生意上事的往往能严守秘密，但是有些事，他是理所当然地要对瓦里娅讲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将军夫人也就更加增添了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恶感。

但不管怎样，那种坚冰一样的气氛给打破了，于是大家突然变得能够随意谈起公爵了。另外，公爵在叶潘钦家出现时以及他

走后留给他们那不同寻常的印象以及引起的空前浓厚的巨大兴趣也再一次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对于叶潘钦家三位小姐受到莫斯科传来的消息如此之深的影响,将军夫人也大为惊讶。同样,女儿们也觉得母亲非常奇怪,因为一方面她煞有介事地宣称:“她今生最最突出的缺点就是不断地看错人”,一方面她又拜托那位“神通广大”的老太婆在莫斯科多多关照公爵,而且,要让这位老太婆关照别人并不是容易办到的,因为她是很难请动的,所以不得不对她苦苦哀求。

但是,就在这刚刚打破坚冰、空气松动的时候,将军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发表议论了。原来,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件事。不过,他说的仅仅是:“问题的事务方面”。实际上,为了维护公爵的利益,他曾经拜托了两位非常可靠,还在莫斯科有着某方面影响的先生关注公爵的行为,尤其是要严密注视他的法律顾问的活动。关于那笔遗产的种种传闻,尤其是:“是否真有遗产其事”,经过调查证实是真的。但说到遗产本身,最终却不像当初人们传说的那样可观。有一半的财产是糊涂账;而且突然又出现了债务,许多人还对这笔财产虎视眈眈;偏偏公爵又不够精明,不采纳别人给他的建议,干了许多蠢事。“当然,希望上帝会保佑他!”现在,由于已经打破了“沉默的坚冰”,将军便乐于“诚诚恳恳”地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个小伙子虽然有点那个”,但还是值得别人去多关心他的。再回过头来,公爵已经在这方面干了许多傻事,例如,有几个人作为那位已故商人的债主出现,仅仅出示了一些令人怀疑、甚至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的单据。还有些消息灵通的人,打听到公爵的弱点,也就毫无凭据地跑来要债,——后来怎么样呢?几乎所有人的要求都得到了公爵的满足;而且他之所以满足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中的确有几个人曾经受了些损失。

对于这一点,将军夫人的反应是别洛孔斯卡娅的信中也提到过的这些情况,她甚至还刻薄地指责公爵:“这太傻,简直就蠢透了,蠢得无可救药!”但是,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告诉了人

们，她对这个“傻瓜”的表现实际上很欣赏。最后，将军发现了他的夫人像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关心着公爵，而且还莫名其妙地对阿格拉娅也格外和蔼起来了。看出这种变化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顿时摆出了一副凡事三思而行、反复权衡的姿态。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愉快的情绪并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仅仅是在两个星期后，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将军夫人重新紧锁愁眉，而将军本人，在耸了几次肩后，再次如履薄冰般地屈服于“沉默的坚冰”的统治了。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两周前，将军得到了一个简单的、不太清楚然而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据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失踪之后，又被罗戈任在莫斯科找到了，不久她再次销声匿迹，又再次被他找到，于是信誓旦旦地答应嫁给他。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将军大人突然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第三次逃跑了，而且是在婚礼即将举行时逃跑的，这一次她跑到了外省的某个地方完完全全地失踪了。几乎就在同时，梅什金公爵也将所有的事务交给萨拉兹金代办，自己却离开了莫斯科。“到底是和她一起走了呢，还是追她去了——这没人知道，但中间肯定有什么名堂”，将军作出了结论。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得悉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最后在公爵离开了两个月之后，所有关于他的传闻都在彼得堡平息下来了，而叶潘钦家的“沉默的坚冰”，已经再也无法打破了。不过，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依然与三个千金过往甚密。

在结束对这些谣言和传闻的叙述时，我们必须作出一点补充：在春天快到时，叶潘钦家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因而很快就忘记了公爵。而且公爵本人也音讯渺茫，或许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下落吧。在冬天里，叶潘钦一家逐渐地下定决心到国外去消磨夏天，也就是由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带着女儿们去；至于将军，他自然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消遣”上。实际上，正是由于小姐们异常坚决地表示非去不可，才作出了这个

决定的。小姐们完全相信，父母之所以不愿带她们去外国，是由于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地为她们找到丈夫、把她们给嫁出去的缘故。或者到后来，她们的父母终于相信，在国外也可以替她们物色到未婚夫，因此去旅行一个夏天不仅不会对此有什么妨碍，而且，或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顺便说一句，原来计划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和叶潘钦家大小姐的婚事已经泡汤了，托茨基也根本就没有正式求过婚。似乎这事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了，既没有唇枪舌剑的争论，也没有引起任何家庭纠纷。自从公爵离开彼得堡，双方都突然停了下来，闭口不提这门亲事了。这也是导致叶潘钦家当时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尽管那时候将军夫人曾表示，她对此赞成得"举双手画十字"。虽然将军受到冷遇，并自觉有错，但还是生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闷气，因为他还是很惋惜失去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样的一个好女婿："多么多的家财和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啊！"不久以后，将军得到消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又迷上了一个从法国来旅游的贵妇人——据说她是一位侯爵夫人，而且是保皇派。他们已经谈婚论嫁了。而且，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将跟她去巴黎，然后再到布列塔尼的某个地方去。"好啊，居然和法国女人混在了一起，让他们一走了之吧！"将军暗自决定。

叶潘钦家的小姐们正在为夏季的出国旅行做着准备。这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得不将旅行暂时搁置起来——而这使将军和将军夫人都深感高兴。有一位希公爵，从莫斯科来到了彼得堡——这是一位名人，就某种非常好的观点来看，他简直是大名鼎鼎。他是这样一种人中的一员：他们是当代的活动家，正直、谦虚、真诚并自觉地为民众做好事，并且勤勤恳恳、日夜操劳。公爵不喜欢抛头露面，也从不介入冷酷无情、唇枪舌剑的党派之争，他也从不以领袖自居，但他对近来所发生的事却了如指掌、明察秋毫。以前，他担任过公职，后来又致力于地方自治活动。同时，他还和好几个俄罗斯学会保持着

有益的通讯关系。他还曾经和一个做技术员的朋友一块，用实地考察和多方收集得到的资料，帮助一条正在设计的非常重要的铁路选取了更加正确的方向。今年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是一个“最最上流社会”的人，而且，他还有“很多的、举足轻重的、无可争议的”财产，正如将军所知道的那样。有一次，将军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公事到他的上司伯爵那儿去，正好认识了公爵，而公爵受一种特殊的好奇心的驱使，从来也不肯错过和俄国的“实业界人士”结交的机会。顺理成章地，公爵也就认识了将军的家人。三个女儿中的一个——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春天快来时，公爵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而阿杰莱达也很喜欢他，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他印象也很好，将军对此非常高兴。很自然的，旅行就只好延期了。他们决定在春天举行婚礼。

实际上，旅行本来也可以安排在仲夏或夏末，即使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带着剩下的两个女儿去玩一、两个月，也可以散散心，消除一些因为阿杰莱达离开她们而引起的伤感。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在春末的时候——阿杰莱达的婚礼稍稍后延至仲夏了，希公爵将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远亲带到叶潘钦家里。这个年轻人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P，大约二十八岁左右，是一个侍从武官，且是长得如画一样的美男子，出身于名门望族，风流倜傥、为人机智、聪明过人，同时还“非常新派”、“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富甲天下的财产。对于最后这一点，将军的态度相当保守谨慎，他多方打听后认为：“不错，好像的确是这样的，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则使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的侍从官身价倍增。但他有些名声叫人不得不慎重对待：别人发誓说他有好些风流韵事，曾经“征服”过好几颗可怜的心。见到阿格拉娅后，他坐在叶潘钦家里的时间异乎寻常地长了起来。的确，现在他什么都还没有说，甚至也没有作出任何暗示，但身为父母的他

们还是觉得，这个夏天没有必要再提起出国旅行的事了。至于阿格拉娅本人，或许她有不同的看法。

这件事情几乎就发生在本书的主人公再次出现之前。就表面上看来，彼得堡的人在这时候几乎已经完全将可怜的梅什金公爵忘记了。如果这时他突然在熟人们之间出现，人们会以为他从天而降。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得提到另外一件事，用它来结束我们在第二部的开场白。

科利亚·伊沃尔金在公爵离开彼得堡以后，仍然继续像原来那样生活，也就是过着每天去学校、拜访好友伊波利特、照料将军和帮助瓦里娅做家务——实际上就是帮她跑跑腿——这样的生活。但是，不久，房客们一个个都走了。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发生了那桩奇事后的第三天，费得先科就搬走了，而且杳无音讯，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渐渐地也就平息了。有人说看见过他在某个地方喝酒，但又不敢确定是他。公爵则去了莫斯科。房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瓦里娅出嫁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加尼亚就跟着她一同搬到伊兹梅洛夫团的普季岑的家去了；而伊沃尔金将军，几乎就在那个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被关进了债务监狱。他之所以身陷囹圄，是因为他的那位情人——上尉夫人用他在各个时期签发给她的累积达二千卢布的借条使他入狱的。对他说来，这一切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可怜的将军“几乎就是成为他自己那种过分相信别人的高尚品格的牺牲品”，他早已经习惯了心安理得地在各种借钱的信件和字据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会对他造成影响，因为他始终认为这不过只是签了个字而已。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从今以后再去轻信人吧，再对人表现出你高尚的信任吧！”当将军坐在塔夫索拉牢房里和新结识的朋友们一同借酒消愁时，不断发出痛苦的感慨。当时，他正在给这些新朋友讲被困卡尔斯和一个士兵死而复生的故事。实际上，他在那里边日子过得还不错。普季岑和

瓦里娅都认为那才是适合他呆的地方；加尼亚对这种看法也非常同意。只有可怜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为此而痛苦地暗自落泪（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大为惊奇），并且不顾自己抱病在身，常常去伊兹梅洛夫团[①] 去探视自己的丈夫。

但是，就在科利亚所谓的“将军事件”发生以后，或者说是自从姐姐出嫁开始，科利亚几乎就不再服从他们的管教，而且最近还发展到很少回家、甚至夜不归宿的地步了。听说，他新结交了许多朋友；而且，在债务监狱里几乎无人不晓他的大名。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每次去探监都得依赖他；甚至现在家里人也不再因好奇而打搅他，对他问长问短了。即使是瓦里娅——她过去曾非常严厉地对他，现在对他整日东游西荡也不闻不问；而更让家里人十分吃惊的，是得了忧郁症的加尼亚，现在对科利亚说话时也十分和气，有时甚至情深意切，这也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因为加尼亚已经二十七岁了，他自然不会对自己十五岁的弟弟有什么亲热和蔼的表示，所以他过去对科利亚非常粗暴，并要求所有的家里人要对科利亚严厉，甚至经常威胁“要揪他的耳朵”，这常常使科利亚忍无可忍。现在，可以想像得出，是加尼亚有些时候甚至离不了科利亚了。让科利亚大感惊诧的是加里亚居然将那笔钱退回去了，就凭这一点，他就可以在许多事情上原谅自己这位兄长了。

伊沃尔金一家在公爵走了大约三个月后听说了科利亚突然成了叶潘钦府的座上客，并深受小姐们的欢迎。很快，瓦里娅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不过，并不是瓦里娅的引见使科利亚结识了叶潘钦一家的，他是“自己登门求见”的。慢慢地，叶潘钦家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了。刚开始时，将军夫人极不喜欢他，但不久也就对他和蔼起来了，“因为他个性坦率，不喜欢阿谀奉承”。说起科

---

① 伊兹梅洛夫团：塔夫索拉牢房是彼得堡的债务监狱，它就座落在伊兹梅洛夫团第一连，故这里以伊兹梅洛夫团指代塔夫索拉债务监狱。

利亚不喜欢阿谀奉承，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有时候，他也会为将军夫人念念书、读读报——这只是因为他热心助人，有求必应。但他在叶潘钦一家面前却总是不卑不亢，平等地与他们交往。然而，他也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发生了两三次激烈的争执，并宣称她是一个专制魔王，而且自己从此不上她家来了。第一次争执是由“妇女问题”引起的；第二次则是为究竟哪个季节是逮黄雀的最好季节而争吵。尽管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将军夫人还是在争吵后的第三天就派仆人捎了一张字条给他，希望他再次光临叶潘钦家；而科利亚也没有乘机装腔作势，而是立即就去了。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不知是为了什么而对他没什么好感，常常居高临下地对他不屑一顾。然而，偏偏就是科利亚让她大吃一惊。有一次，也就是在复活节期间，当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科利亚乘机将一封信递给了阿格拉娅，只说了一句：这是有人托他当面转交的。阿格拉娅板着脸看了看这个“自以为是的混小子”，但科利亚说完就离开了，并没有等她回答。阿格拉娅打开信，上面这样写道：

从前，您曾经慷慨地赐给了我信任。或许现在您早已将我完全忘记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写信给您呢？这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我确实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愿望，想让您——正是使您，重新记起我来。有许多次，我觉得非常需要你们三姐妹——但在你们三人中，我心中想的只是您一个人。我需要您，迫切地需要您。至于我自己，我没什么可说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您能够得到幸福。现在，您幸福吗？这就是我想要对您说的。

您的兄长列·梅什金公爵

读完这封简短的、语无伦次的信后，阿格拉娅突然满脸绯红，若有所思。她当时的思绪是我们所无法言传的。顺便说一句，

她当时就问自己："需不需要拿给别人看呢？"这让她有些难为情。不过，最后她将信扔进了自己的小桌，脸上还挂着几分嘲弄的、让人纳闷的微笑。第二天，她又把信拿了出来，夹在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里了（她总是这样处理自己的信件，以便当需要的时候能够很快找到）。大约在一周后，她想看看那究竟是哪本书。竟然是一本《堂吉诃德》。阿格拉娅不禁捧腹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大笑。

同样，没人知道她是否曾经将自己收起来的这封信给某个姐姐看过。但是，当她再次读这封信时，她突然想到：难道这个自命不凡的混小子、吹牛大王竟然是公爵挑的通信员吗——甚至还是公爵在本地的惟一一个通讯员？尽管她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但还是将科利亚叫来仔细盘问。但一向易怒的"混小子"这次却对她的轻蔑毫不介意；而且还相当冷淡和尽可能简短地向阿格拉娅解释，在公爵临走时，他将自己的永久通信处告诉了公爵，以备不时之需，并表示愿意为公爵效劳。尽管如此，这还是公爵第一次委托他传信，也是他第一次收到公爵的信。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他还出示了他自己收到的那封信。对此，阿格拉娅心安理得地将信拿过来看了。公爵给科利亚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科利亚，拜托，请将信中所附的那封打了封印的信转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顺祝

健康！

爱您的列·梅什金公爵

"把事交给这样一个小毛头来办，简直太可笑了。"阿格拉娅将信还给科利亚，一面怒形于色地说，说完她就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

阿格拉娅的态度让科利亚忍无可忍：为了办好这件事，他还

特意从加尼亚那里借来了一条全新的绿围巾——没有告诉加尼亚为什么，并且还特意围上了它。现在，他简直怒发冲冠了。

二

六月初的时候，彼得堡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的难得的好天气了。叶潘钦家在帕夫洛夫斯克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富丽的别墅。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间心血来潮，就忙碌起来了；不到两天，全家就搬到别墅去了。

在叶潘钦家搬走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从莫斯科乘早车抵达了彼得堡。没有人去车站迎接他；但下火车时，公爵突然感觉到在围上来迎候火车的这群人中，有一双眼睛向他射出了奇怪而又炽热的目光。他仔细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什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幻觉，但却让人极不痛快。再说，公爵本来已经够郁郁寡欢、若有所思，好像心事重重的了。

公爵坐着一辆出租马车到了离铸铁街不远的一家旅店里。这里条件非常简陋。公爵要了两个小房间，这两个房间光线昏暗，家具也不好。盥洗更衣完毕后，公爵什么东西也没要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好像怕耽搁时间或者怕访人不遇。

如果半年前他刚到彼得堡时就认识他的人们中有人现在看到他，可能会发现他的外貌有了很大改变——变得好看多了。但也并非真是如此。实际上仅仅是衣服都变了：所有的服装都变了——都是在莫斯科由最好的裁缝定制的；但还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做得太时髦了（一些干活很卖力，但手艺又不是非常高明的裁缝做出来的往往如此），再加上它们又被穿在了对服装式样毫无兴趣的人身上，因此，只要那些热衷于取笑公爵的人对他仔细打量一下，就不难找到让他们觉得可笑的地方了。但有些人莫名其

妙地觉得可笑，别人又能怎么样呢？

公爵拦了一辆出租马车，就赶到沙滩去了。在圣诞街的一条胡同里，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座小木屋。他惊奇地发现：这座小木屋看上去居然还很漂亮，还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房前有一个种满了花的花圃。临街的窗户都打开了，传出了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说话声——甚至近于喊叫了，好像有人在里面高声朗诵，甚至是在发表演说；有时，有几个人发出的清脆的笑声又打断了这个声音。公爵走进院子，上了台阶，求见列别杰夫先生。

“他们在那儿。”一个袖子挽到胳膊肘上的厨娘来开了门，又用手指着“客厅”，回答道。

这是一间糊了深蓝色壁纸的客厅，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有些过于讲究：一张小圆桌、沙发，一座带玻璃罩的青铜台钟，墙上镶着一面狭长的镜子，天花板上还用铜链挂着一盏有许多玻璃串的枝形吊灯。列别杰夫本人就站在房间的中央，背对着走进来的公爵，他穿着坎肩，而没有穿外衣，十足的夏日装束。他正捶胸顿足地就某一问题发表着痛心疾首的演说，而听众则包括：一个长着一张快活而聪明的脸的男孩，他大概十五岁左右，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一个全身缟素的年轻姑娘，她二十岁上下，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一个也穿着丧服的十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她正笑得前仰后合，嘴张得大大的；最后一位听众则非常特殊，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躺在沙发上，他长得非常英俊：微黑的皮肤、浓密的长发、又黑又大的眼睛、鬓角和下巴上胡须微露。大概就是他常常打断列别杰夫滔滔不绝的议论，并与之争辩，其他的听众大概就是为此而发笑的。

“卢基扬·季莫费伊奇，喂，卢基扬·季莫费伊奇！快看啊！往这边看！……唉，你们这帮人可真该死！”

厨娘挥了挥手，气冲冲地走开了，她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了。

列别杰夫一回头，就看见了公爵，立即像被雷击似的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满面堆笑地、谄媚地跑向公爵，但在半道上又呆住了，结结巴巴地叫道：

“公爵——阁——阁下！”

不过，他仍然不自在，就转过身去，莫名其妙地斥责那位怀里抱着婴儿的身穿孝服的姑娘，使得她大出意料，而急急忙忙地躲开了。但列别杰夫立即又不再管她，于是冲着在另一个房间门口站着的那个十三岁的女孩喊骂——这时她还没从刚才的大笑中恢复过来，仍是一脸傻笑，女孩子经不起他的吆喝斥骂，一溜烟地躲进了厨房；列别杰夫却还冲着她的背影连连跺脚，以进一步威吓她。但是，他看到了公爵那尴尬不安的目光后，立即解释道：

“这只不过是为了……恭敬，嘻……嘻！”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公爵刚想说话。

“就来，就来，就来……我立即就会回来”。

列别杰夫飞快地跑出了房间。大为惊诧的公爵看了看姑娘、男孩和在沙发上躺着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全都在笑，于是，公爵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去换燕尾服了。”男孩说道。

“这真让人过意不去……”公爵刚要开口，“我还以为……请你们告诉我，他……”

“难道您认为他喝多了？”躺在沙发上的年轻人喊叫，“不！他一点都没有醉！仅仅是喝了三四杯酒，哦，顶多有五杯吧，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的——只是家常便饭罢了！”

公爵正要转过身去，对那个在沙发上的年轻人说话，但那位姑娘这时说话了，同时，她那美丽的脸庞上现出了最坦然的神情。她说：

“在早晨，他从来不多喝的；如果您有事找他，那么请赶紧说吧，现在正是时候。到傍晚，他就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而且由于

我们的母亲在五个星期前去世了，所以他现在在临睡前一定会哭，并给我们念《圣经》。”

“他之所以跑开，是因为刚才他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沙发上的年轻人笑了起来，说，“我敢打赌，他立刻就会编出一套谎话来骗您，现在他正在绞尽脑汁呢。”

“仅仅五个星期！只不过五个星期呀！”列别杰夫回来了——他已经穿上了燕尾服，插嘴说。同时，他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绢装作擦眼泪，“抛下了我们这群孤儿！”

“您干吗穿着破了的衣服就出来了？”姑娘问他，“在这个门后不是有一件崭新的外套吗，难道您没有看见？”

“住嘴！就你这个丫头事多！”列别杰夫呵斥道，“哼，你呀！”他同时还对她连连跺脚，但她只是付之一笑。

“您吓唬谁呀？我可不是塔尼娅，不会逃走的。倒是柳芭奇卡，看来要被您吵醒了，说不定还会得急惊风……您喊什么呀！”

“不许这么说，不会的！叫你烂舌头，烂舌头……”列别杰夫突然感到了害怕，抢上前去看姑娘抱着的正在熟睡的孩子，惊魂未定般地画了几个十字，“上帝保佑，保佑她平平安安！这是我的亲生骨肉，是我的女儿，叫柳博芙，还在吃奶，”他对公爵说，“她是我合法的女儿，我的妻子叶琳娜在分娩时去世了。至于这个丑丫头，这个穿着孝服的丫头，是我的女儿薇拉……而这个，这个，哦，他是……”

“怎么说不下去了？”年轻人叫了起来，“你倒是往下说啊，用不着害羞。”

“公爵大人！”列别杰夫突然冲动地喊了起来：“您在报上看到过关于热马林一家被害的消息吗？”

“看过。”公爵回答，多少有些惊讶。

“呃，他就是杀害热马林一家的真正的凶手，就是他！”

“您说些什么呀？”公爵问。

“这是一种比喻，我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会有第二个热马林

家的话，他就是那第二个凶手。他正在朝这方面发展……”

于是，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公爵转念一想，觉得大概列别杰夫或许真是犹豫不决和装腔作势，这不过是因为他预感到了公爵会问他一些问题，而他还不知道如何应付，因此就设法拖延时间，想考虑对策。

“他想造反！他要搞阴谋！”列别杰夫似乎已发了狂，大声叫了起来，“哼，难道我能够、我有权利把这个善于造谣中伤他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浪子、一个恶棍，把他看做自己的亲外甥、看做是我死去的亲姐姐阿尼西娅的独生儿子吗？”

“闭嘴，你这个醉鬼！你信不信，公爵，他现在居然想出来当律师，去作代理人受理法律诉讼；因此，他就开始练口才了，总是在家里对着孩子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五天前，他还在民事法官们的面前发表了一次议论。可他是为谁辩护呢？不是为了那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曾经对他苦苦哀求，因为有一个无耻的高利贷者勒索她仅有的五百卢布，也就是将她所有的财产据为己有了，他是替那个高利贷者犹太人扎伊德莱辩护，仅仅是因为那个家伙答应付给他五十卢布……”

“只有我赢了官司，他才会给五十，如果输了，就只有五卢布。”列别杰夫突然声调大变地解释道，就好像他从来就没有喊叫过一样。

“哼，于是他就胡说八道一气，当然，世道已经不同了，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制度了，因此他仅仅成为了别人的笑柄。但他还得意洋洋，说，公正无私的法官大人们，请你们想一想，一个老头——他晚境凄凉，常年卧病在床，而且他向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请你们想想一位立法者的至理名言吧：‘法庭应该以仁慈为本’。您相信吗，每天上午，他都要在这里反反复复地对我们做这篇讲演，就好像他正在法庭上演讲一样；今天，他已经唠叨五遍了；就在您来之前，他还大声地演说，极其自以为是。他自以为这段话字字珠玑、一鸣惊人。他还要再打算为其他的什么人辩

护。大概您就是梅什金公爵吧？科利亚对我讲过您的事，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比您更为聪明的人……”

“是的！是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了！”列别杰夫忙不迭地随声附和。

“依我看，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科利亚是因为爱您才这么说的，而他则是在奉承您；而我，根本就不打算巴结您，您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我看来，您是很明智的一个人；您来评评理吧，看我和他谁对谁错。喂，您希不希望让公爵来评评理？”他冲舅舅问道，“公爵，我甚至为您的突然出现而非常高兴。”

“好！”列别杰夫坚定地大声回答，但他仍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听众——这时大家开始重新围拢过来了。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呢？”公爵不禁皱起了眉头，问。

公爵开始觉得头疼，而且他也越来越深信不疑：列别杰夫正在顾左右而言其它，把正事搁在一边，而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谈，并乐此不疲。

“我先把事情说明一下吧。我是他的外甥，在这一点上他没有撒谎，虽然他谎话连篇。我没有上完大学，但我想念完并将坚持下去，因为我非常有个性。为了谋生，我找了一份在铁路上干的差事，月薪为二十五卢布。同时，我承认他帮过我两三次。我曾经有过二十卢布的现金，但都输给别人了。公爵，你相信吗？我是多么的卑鄙、多么的下流——竟然会把钱给输了。”

“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坏蛋，输给了一个无赖！你根本就不该把钱给他！”列别杰夫叫了起来。

“是，我是输给了一个无赖，但既然已经输了，就应该给人家钱。”年轻人继续说了下去，“至于说他是一个坏蛋，我就能证明这一点，这不仅仅因为他揍过我一顿。公爵，他是一个被革了职的军官，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尉，过去和罗戈任那帮人是一伙，还教过拳术。自从罗戈任解散他们后，这些人至今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明知道他是一个坏蛋、一个恶

棍、一个小偷，却还是和他一起坐下来玩牌，在赌得只剩下最后一个卢布时（我们玩的是帕尔基牌），我暗暗地打主意：再输了，我就去找卢基扬舅舅，只要我去求他，他是不会拒绝的。这实在是下流了，太下流了！简直就是明知故犯的卑鄙！”

“简直就是明知故犯的卑鄙！”列别杰夫重复了年轻人的话。

“唉呀，你不要得意，我还没有说完呢！”外甥生气地叫了起来，“他还在高兴呢。公爵，我找到了他，向他坦白了所有的事——我做得光明磊落，没有替自己开脱责任；我甚至当着他的面臭骂了自己一顿，当时大家都亲耳听到了，可以证明我的话。为了在铁路上工作，我必须置办些像样的服装，因为我全身上下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您看看我这双靴子！否则，我就不能去上班，如果我没有在指定的日期前去报到，可能就会由别人去占了这个职位了。那样，我又会‘高挂在赤道上空’，不知要再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找到新的工作。现在，我只是求他借十五个卢布给我，并且保证今后不会再来借，而且，我还保证在三个月内还清所有的债务，一戈比也不欠。我说话算数。因为我很有个性，可以坚持一连几个月吃面包和克瓦斯。在三个月内，我能挣七十五个卢布。而加上以前借的，我一共欠他三十五个卢布，也就是说，这笔债我还是还得起的。好吧，他也可以要利息，而且要多少给多少，他妈的！难道他还不清楚我的为人吗？您可以问问他，公爵，过去他帮我，我是不是还了钱给他？为什么现在就不答应了呢？我把钱给了那个中尉，他就大光其火了；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原因！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利己，也不利人！”

“你还赖着不走！”别列杰夫又叫了起来，“甚至干脆躺在这儿，赖着就不走了！”

“我早就讲明白了。只要你不给，我就不会走的。您笑了，公爵？是不是您认为我不对？”

“我没笑，不过在我看来，您确实有些不对的地方”。公爵不高兴地回答他。

“干脆您直接说我全错了得了，别这么支支吾吾的；什么叫‘有些’！”

“如果您不介意，那您是完全错了。”

“我不介意！真好笑！难道您以为我真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强人所难吗：钱是他的，借不借应该是他的权利，我逼着他借，就是强迫他了。但是公爵，您……您不知道什么是世态炎凉。这种人，如果不教训教训，是不会明白事理的。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可。要知道，我是问心无愧的；凭良心说，我不会让他吃亏的，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他的。而他，也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看到我这样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他还想怎么样？这种拒绝帮助别人的人，又有什么用呢？算了吧，他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您可以问问他，他都对别人干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对别人坑蒙拐骗的？他耍了些什么手段来买下这座房子？如果他过去没有欺骗过您，而且现在也没准备千方百计地骗您，那我就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您笑了，难道您不相信？”

“我觉得，这些都和您那件事关系不大，”公爵说道。

“这已经是我躺在这儿的第三天了，什么事情没看到！”年轻人好像没有听到公爵的话，继续大声嚷嚷，“您试想一下，他居然会对这样一位天使，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姑娘，我的表妹产生怀疑，每天夜里，他都会到她房间里去捉奸！甚至还会偷偷地跑到我这儿来，搜查沙发下面。他简直就得了疑心病，而且已病得发疯了，看到每个角落都有贼。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不停地跳起来，一会儿去看看窗有没有关严，一会儿去试试门有没有关好，一会儿又探头探脑地去检查炉子，一夜总要这么折腾七八次。在法庭上，他替骗子辩护，但到了夜里，却三番五次地爬起来作祷告，也就在这间客厅里，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每次都要折腾大约半个小时。同时，他还为一个什么人祈祷，并且念念有词地哭诉，这只是因为他喝醉了吗？他甚至还为杜巴丽伯爵夫人作过安魂祈祷——我亲耳听见了，当时科利亚也听见了；他完完全全

地疯了！”

“公爵，您是看到了，也听到了：他是怎么诽谤我的！”列别杰夫叫道——他已经给气得脸红脖子粗了，“但他不知道，虽然我是一个酒鬼、一个混蛋、强盗、恶棍，但心地善良。很可能是我活该——谁让我自讨苦吃呢？当这个人，就是这个喜欢嘲笑诽谤别人的家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曾经为他包过蜡烛包，给他在盆里洗过澡——那时候，我的姐姐阿尼西娅刚刚成为寡妇，一贫如洗。而我也和她一样穷困潦倒，我天天守夜，常常彻夜不眠地侍候他们这两个病人，偷楼下看门人的劈柴，还饿着肚子给他唱歌，打榧子逗他玩——总算把他拉扯大了，而他现在却这么放肆地嘲笑我！即使我真的为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灵魂能够安息而在自己的额头上画着十字作过一次祷告，可这又和你有什么相干呢？公爵，大前天我在一本百科辞典里第一次知道了她的生平。你知道杜巴丽是谁吗？你说话呀，知不知道？”

“哼，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年轻人不情愿地喃喃说到，脸上带着讥讽的表情。

“她是一位伯爵夫人，曾不顾羞耻地代替王后，管理宫廷事务，有一位伟大的女皇亲自写信，称她是‘ma cousine’[1]，还有一位教皇派来的使节——他是一位红衣主教，在levée du roi[2]上（你知道什么是levée du roi吗）自告奋勇要为她穿丝袜（当时她光着两只脚），并深感自豪——她就是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一个人！你知道这些吗？看看你脸上的表情，我就晓得你不知道。那么，她是怎么死的呢？如果你知道，你回答我呀！”

“滚开！你有完没完。”

“她是这样死的：在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她这位从前的娘娘竟然被一位叫萨姆松的刽子手拖上了断头台，供巴黎的pois-

① 法文，我的表妹。此处为女皇表示与她亲近。

② 法文，晨服仪式。

sarcles[3] 们取乐，她惊恐万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看到刽子手掐着她的脖子要按到断头刀下去，还用膝盖把她往里顶——这时台下的人都高兴得直笑，她就喊了起来："Encore un moment，mou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2] 也就是在喊：请等一会儿，刽子手先生，就一会儿！或许，就在这一会儿里，她会得到上帝的饶恕，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想像，人心还能忍受更甚的 misére[3]。你知道 misére 这个词的意思吗？反正 misére 就是 misére。当我一看到伯爵夫人的喊叫，一看到她请求再等一会儿时，我就心如刀绞。在临睡前的祈祷中，我提到了这位大罪人的名字，跟你这个小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提到她，为她祈祷，是因为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为她在自己的脑门上画过十字，甚至都没有人这样想过。如果她泉下有知，知道有一个像她那样的罪人在人间为她作着祈祷，即使只有一次，她也会含笑九泉的。你笑什么？你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些。那你又怎么会知道呢？你说你偷听了我的祈祷，简直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不仅仅是为杜巴丽夫人一人作过祈祷；我是这样祷告的：'主啊，请您让大罪人杜巴丽伯爵夫人、让所有跟她一样的人安息吧！'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有许多罪孽深重的人，有许多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他们历经苦难，现在还在惶惶不可终日地呻吟着、等待着；那时，我还为你以及和你一样不知羞耻、处处为难别人的无赖们作过祈祷，如果你真的曾经偷听过我的祷告……"

"好了，够啦，别说了，你爱替谁祷告就替谁祷告吧，真是活见鬼，还嚷嚷起来了！"列别杰夫的外甥非常恼火，打断了他的话，"公爵，想必您还不知道，他是我们这儿博览群书的人，"他接着尴尬地冷笑了，又说："现在，他总是读这类五花八门的书和回忆录。"

---

① 法文，女商贩，讲粗话的女人。

② 法文，请等一会儿，刽子手先生，就一会儿。

③ 法文，苦难、灾难。

“您舅舅毕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公爵勉强回答,他现在对这个年轻人非常反感。

“您太抬举他了!您看,他已经把手按在心口上了,嘴还张成V形,还想接着听好话呢! 或许,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却是一个骗子,事情就糟糕在这里;再说,他还成天喝酒,醉得摇摇晃晃、站立不住,和所有喝了许多年酒的老醉鬼一样,因此他总是浑身不舒服。就算他是爱孩子的,对死去的舅妈也很敬重……甚至他也爱我,真的,他在遗嘱中也给我留了一份财产……”

“我什么都不会留给你!”列别杰夫喊道,显得冷酷无情。

“听我说,列别杰夫,”公爵不再理睬年轻人,转过身去,坚定地说:“凭我的经验,我知道,只要愿意,您就会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赶时间,如果您……对不起,刚才我忘了,请问您的名字和父称?”

“季—季—季莫费。”

“还有呢?”

“卢基扬诺维奇。”

屋里的人全都哄堂大笑。

“瞎说!”他的外甥大喊,“连这个他都要撒谎! 公爵,他根本不叫什么季莫费·卢基扬诺维奇,而叫做卢基扬·季莫费伊奇!嘿,说说你撒谎的原因吧?得了,对你来说,叫卢基扬或是叫季莫费,都没什么区别,这跟公爵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您,公爵,他撒这个谎只是因为恶习难除。”

“是真的吗?”公爵不耐烦了,问道。

“卢基扬·季莫费伊奇,这是我的真名。”列别杰夫承认,他有些尴尬,便老老实实地垂下眼睛,并再一次把手放在心口上。

“您这是为什么呢,唉,上帝啊!”

“出于谦虚。”列别杰夫小声地回答,他的态度更为恭顺,头也垂得更低了。

“唉，为什么要自谦呢！我只是想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科利亚！”公爵说着，就转过身子，准备离开了。

“我可以告诉您，告诉您科利亚在哪儿！”年轻人马上又自告奋勇。

“不许说，绝对不许说！”列别杰夫立即拦住他的话，显得气急败坏。

“科利亚曾经在这里过了一夜，但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他的父亲将军去了。公爵，天知道您怎么会从‘债务监狱’里把他给赎出来。昨天，将军还答应到这儿来过夜，但他却没有来。可能他是在天平旅馆过的夜——那儿离这里不远。因此，科利亚在那儿，要不然就在帕夫洛夫斯克的叶潘钦家。他有点钱，昨天就想到那里去了。就这样，他不在天平旅馆，就在帕夫洛夫斯克。”

“在帕夫洛夫斯克，在帕夫洛夫斯克！……不过咱们先上这来，到花园里来，喝点咖啡……”

列别杰夫拉着公爵的手，硬把他拽了出去。他们走出房间，穿过小院，走进了篱笆门。这里面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花园，因为天气不错，园中已是绿树成荫、春满枝头了。列别杰夫请公爵在一张绿色的长椅上坐下，坐在一张埋在地下的绿色桌子的对面，而他自己，则坐在公爵对面。再过一会儿，咖啡也真的端来了，公爵没有拒绝。列别杰夫继续目不转睛地观察公爵的脸色，显得又谄媚又贪婪。

“我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好的家业。”公爵说道，一副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样子。

“都是没——没娘的孩子。”列别杰夫蜷缩起身子，开始说话，但立即又停住了；公爵仍然心不在焉地看着前面，显然已忘记刚才自己提的问题。大概又过了一分钟，列别杰夫继续窥视着、等待着。

“啊，您说什么？”公爵如梦方醒地问道，“哦，对了！您也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列别杰夫，我是收到您的信才来的。您说

吧。”

列别杰夫大感尴尬，想说些什么，但欲言又止。等了一会儿后，公爵凄楚地笑了笑。

“对您，我还是理解的，卢基扬·季莫费伊奇，大概您没有想到我会来吧。您认为，我不可能一接到您的通知，就从那个穷乡僻壤赶来，您这么做只是为了求得良心的安宁。但我却来了。好，好啦，不要再骗我了，也不要再搞一仆二主的把戏了。罗戈任已到这儿三个星期了，这些我都知道了。您是不是已经把她出卖给他了，就像上次那样？请您说真话。”

“是那个恶棍打听出来的，他自己知道的。”

“不要骂他了；当然，他对您的确是非常不好……”

“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毒打了我一顿！”列别杰夫顿时激动起来，抢过话头说，“在莫斯科，他还放狗咬我，追了我整条街——那是——跑得非常快的猎犬，一条凶猛无比的猎犬”。

“您把我看成个小孩子吗，列别杰夫。请您告诉我，这次在莫斯科，她真的已经离开他了吗？”

“真的，真的离开他了，又是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罗戈任那家伙正在翘首企盼呢，她却到了彼得堡，而且直接就来找我了，她对我说：‘救救我吧，卢基扬，请您保护我，也千万别告诉公爵……’公爵，她比怕罗戈任还要怕你，这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列别杰夫一边说，一边狡黠地伸出一个手指，指指脑门。

“现在您又让他们在一起了？”

“公爵大人，我怎么能……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在一起呢？”

“好了，够啦，我会自己去弄清楚一切的。不过您要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是在他那里吗？”

“哦，不！绝对不在那里！她还是独自一人。她说：‘我是自由的！’公爵，您知道吗，她对此非常坚持，她说：‘我仍然完全自由！’她还住在彼得堡区，在我小姨子家里住着——还是和我给

你写的信中说的一样。”

“现在还在那里?”

“是的,除非她因为天气好会到帕夫洛夫斯克去,去住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别墅里。她说:‘我有绝对的自由;她昨天还在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面前夸耀了好长时间呢——夸耀她的自由。这可是不祥之兆啊!”

说完,列别杰夫咧开嘴笑了。

“科利亚常常去她那里吗?”

“这孩子做事冒冒失失,常让人莫名其妙,又口无遮拦。”

“您很久没到那去了吧?”

“每天,我天天都去。”

“这么说,昨天您也去了?”

“没有;我是大前天去的。”

“可惜您喝多了,列别杰夫! 否则,我还有些问题要问您。”

“不,我一点也没醉!”

列别杰夫圆睁了双眼,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架势。

“请您告诉我,当您离开她时,她的情况怎么样?”

“若有所失……”

“若有所失?”

“是的,她好像丢了什么东西,老想把它找回来一样。每当她一想起这门亲事,就觉得恶心,就忍不住要生气。她顶多将罗戈任看得跟一块桔子皮一样而已,甚至还不仅仅是这样,她一想起他,就又是害怕、又是恐惧,甚至都不许人提起他,只有到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才会见他一面……而他,对此也清清楚楚! 但他又拿她毫无办法!……现在,她心烦意乱,对人冷嘲热讽,而且言行不一、脾气暴躁……”

“言行不一、脾气暴躁?”

“脾气很暴躁;上一次,仅仅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她差点揪掉我的头发。于是,我就用《启示录》为她祈福消灾。”

“怎么回事？”公爵以为自己听错了，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我给她念《启示录》。她是个有着丰富想像力的女人，嘿嘿！而且，根据我所观察到的结果，她非常喜欢严肃的话题，即使那与她毫不相干。我对讲解《启示录》很在行，已经讲了十五年。她也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匹黑马的时代，也就是骑马人的手中拿着天平的时代，因为在现在这个世道，所有的事都建立在天平和契约上，每个人都只是寻找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三升大麦’……再有的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纯洁的心灵和健康的身体，以及上帝赐予的一切。但是仅仅靠权利是保不住这些东西的，因为接踵而至的是一匹灰马，它的名字就叫死亡，而在它之后就已经是地狱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这种话题；——这使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您真的这么以为吗？”公爵非常奇怪地看了看列别杰夫，问道。

“我相信，所以才这么说。因为我一无所有，仅仅是人世间的循环轮回中的小小一分子。谁会把我列别杰夫当人看呢？但在讲解《启示录》时，却可以和达官贵人们平起平坐了，因为智慧高于一切！达官贵人们会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领悟圣义……也会在我的面前颤抖。前年复活节之前，一位大官尼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听说了我这个人（当时我还在他老人家的厅里工作），特意叫彼得·扎哈雷奇从值班室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并叫其他人都出去，然后问我：‘你真的是研究反基督的专家吗？’我毫不隐瞒地说：‘是的。接着，我就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解起来，我不但没有减少故事的恐怖性，而且展开譬喻的画卷，通过想像来加强这种色彩，甚至还举出一些数字。大人在听到数字和这一类的描述后，不禁苦笑，并颤抖起来，赶紧叫我合上书快走。在复活节时，他还传令对我进行嘉奖，但到复活节之后，他的灵魂就去见上帝了。”

“这怎么可能呢，列别杰夫？”

“这是真的。他吃过饭后，从马车上一头跌了下来，太阳穴撞在了马路边的短石柱上。于是，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像个小孩子一样，立即就断了气。按照履历表上算，他当年已七十三岁了；可仍然是鹤发童颜，浑身还洒满了香水，总是笑容可掬的，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彼得·扎哈雷奇回忆道：‘这件事被你不幸言中了’。”

公爵站了起来。列别杰夫对公爵起身准备告辞的行动大为惊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了。

“您对此居然无动无衷吗，嘿嘿！”他大着胆子向公爵谄媚地说。

“的确，我觉得有些不太舒服，可能是因为旅途劳顿吧，现在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公爵一边皱着眉头，一边回答他。

“我看您最好还是到别墅去稍微休息一会儿。”列别杰夫小心翼翼地提醒公爵。

公爵站在那里好一会儿，若有所思。

“再过三天，我自己也会带着全家去住一段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婴儿的健康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此机会将那幢房子全部装修一番。也是去帕夫洛夫斯克。”

“你们也要去帕夫洛夫斯克吗？”公爵突然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人都要去帕夫洛夫斯克吗？您的意思是，您在那里也有属于自己的别墅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帕夫洛夫斯克。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搞到了几幢比较便宜的别墅，就让了一座给我。那里景色宜人，而且居高临下，四周绿树掩映，而且那里的人品味高雅，还有乐队，所以人们都去帕夫洛夫斯克。不过，我只住厢房，至于别墅嘛……”

“已经租出去了？”

“不……不。还没……没有说定。”

“那就租给我吧。”公爵突然这么要求。

看来，列别杰夫说了这么多话，就是要说这个问题。他的脑子中在三分钟以前就闪过这个念头了。实际上，他已经用不着再另外找房客了；因为，已经有人到这儿来表示想租这座别墅，还亲口告诉他，也许他想租下这座别墅。列别杰夫心里很清楚，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会租。但现在，他突然想到无与伦比的主意，为什么不利用那个承租人还没有说定这一点，把别墅租给公爵呢？"冲突迭起，事情急转直下"的图画骤然浮现在他的想像之中。于是，他几乎是喜出望外地接受了公爵的提议，因为当公爵坦率地向他谈起房租的时候，他甚至连连摆手。

"好了，好了；我先去打听打听；反正不会让您吃亏。"

他俩一边说，一边走出了花园。

"如果您愿意听，公爵大人，我倒有……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告诉您——是关于那个人的"，列别杰夫一边嘟嘟囔囔，一边高兴地在公爵身边侧着身子转来转去。

公爵站住了。

"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帕夫洛夫斯克也有一幢小别墅。"

"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位太太是她的好朋友，也许，会打算经常到帕夫洛夫斯克去拜访她。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啊，够了，列别杰夫！"公爵好像被触到了痛处，感到很不愉快，就打断了他的话。"所有的事……都是一场误会。您最好还是告诉我，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到那里去？就我而言，是越快越好，因为我现在是住在旅馆里……"

俩人一边说，一边走出了花园。他们没有回到屋里去，而是穿过了院子，走到了门口。

"最好这样，"最后，列别杰夫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您今天

就直接从旅馆搬到我这里来，后天，我们就一起搬到帕夫洛夫斯克去。”

“让我再考虑考虑。”公爵若有所思地说，然后就走出了大门。

列别杰夫看看公爵的背影。他对公爵突然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感到大为惊讶。公爵甚至都忘了说一声“再见”就出去了，连头都没有点一下。这实在是有些反常，因为据列别杰夫所知，公爵一向都是彬彬有礼而礼貌周全的。

三

已经过了十一点了。公爵知道，如果现在到叶潘钦家去，那他就只能遇上将军一个人了——他因为要处理公事而留在了家里，而且可能连将军也不一定能遇见。他心想，或许将军还会立即驾车，送他到帕夫洛夫斯克去，而他，却非常想先去另一个地方拜访。于是，公爵宁愿先去找那幢他非常想去的房子，而将拜访叶潘钦家和去帕夫洛夫斯克的行程推迟到第二天。

然而，这次行动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冒险的。他有些为难，犹豫再三。据他所知，那幢房子就在豌豆街，离花园街并不远，他决定先到那里去，以便使自己能够在走到要去的那个地方前，能最终下定决心。

当走到豌豆街和花园街的十字路口时，公爵感到非常激动，这使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没想到自己的心会跳动得如此痛楚。有一座房屋老远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概是因为它的外表独特吧；后来公爵想起来了，便对自己说：“这一定就是那座房子了。”他极为好奇地走上去，想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觉得，如果他真猜对了，不知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阴森森的，有三层楼，建筑得毫无特色，本来这幢楼

是绿色的，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脏脏的灰绿色。这是上个世纪末建造的那类房子，不过只有极少数的几幢在日新月异的彼得堡的这几条街道上得以保留下来。这些房子都非常坚固，墙很厚，窗户则很少；在底层的窗户中有些还装了铁栅栏。一楼大部分都开了兑换货币的铺子。掌柜极为冷酷无情，他们租了楼上，就住在那里。不知为什么，这座房子从里到外都让人觉得非常冷漠呆板，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一切都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至于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光凭它的外表，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当然，建筑的线条之结合，自有它的神秘。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生意人。公爵走到大门前，看了看钉在那里的名牌："世袭荣誉公民罗戈任住宅"。

公爵没有再犹豫，推开玻璃门就走了进去，门立即砰的一声在他的身后关上了，他从正对着大门的楼梯上到了二楼。楼梯里很暗，是用石头砌成的，结构粗糙，但两边的护栏却漆成了红色。公爵知道，罗戈任和母亲、弟弟占据了这幢房子的整个二楼。一名仆人替公爵开了门，并不经通报就带着他往里走，走过了好长的一段路；他们先穿过了一座正厅，它有着仿大理石的墙壁，和橡木拼花的木板，而家具则是二十年代的，极为笨重。他们又穿过了一些像鸽子笼一样的小屋子，就这么弯弯绕绕地走着，一会儿登上两三级台阶，一会儿又下两三级台阶，最后才终于敲响了一扇门。开门的正是帕尔芬·谢苗内奇本人；一看到公爵，他的脸色立即变得惨白，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像一具石雕一样，好一会儿都满眼惊惧、目光呆滞，嘴角扭动，挂着一丝大惑不解的微笑，——好像他认为公爵的来访实在是匪夷所思，简直就是奇迹。虽然公爵也想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也还是觉得惊讶。

"帕尔芬，也许我来得不巧了，那我可以走。"公爵终于尴尬地说了一句。

"来得正好！正是时候！"帕尔芬如梦方醒一般，"请进！快请进！"

他们彼此以“你”相称。以前在莫斯科时，他俩时常见面，还进行促膝长谈。在他们的会谈中，甚至有许多个瞬间，他们俩人几乎肝胆相照，非常难忘。但现在，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未曾谋面了。

罗戈任的脸色仍然像先前那么苍白，脸似乎也始终微微地抽搐着。虽然，他请客人进了房间，但似乎仍感到非常窘迫。当他带公爵走到软椅前，请他在桌前坐下时，公爵无意地一回头，发现他的目光非常古怪、非常沉重，不由得站住了。他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令人沉痛、令人怅惘的往事。公爵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立即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戈任的眼睛；在开始的那一瞬间，罗戈任的眼里似乎有亮点突然闪动。最后，罗戈任笑了一笑，仍然有些困窘和手足无措。

“干吗要这么死命地盯着我？”罗戈任嘴里嘟嘟囔囔的，“坐下吧！”

公爵坐了下来。

“帕尔芬，”他说，“你老老实实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会来彼得堡？”

“我早猜到你会来，果然猜中了，”罗戈任苦笑了一下，又接着说：“但我怎么会知道你是今天来呢？”

罗戈任用反问来作回答，表现出突然的冲动和令人惊讶的恼怒，这就更让公爵感到惊讶不已了。

“就算你是知道我今天会来的，又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公爵有些尴尬，低声地问道。

“那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下火车的时候，看到了一双眼睛，就跟你刚才从背后看我时一模一样。”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那会是谁的眼睛呢？”罗戈任有些怀疑地喃喃自语。公爵觉察到他好像哆嗦了一下。

“不知道；那个人在人群中一闪就不见了，我几乎以为那是

我的错觉了；最近，我整天神思恍惚，老是产生幻觉。帕尔芬老兄，现在我总觉得恍恍惚惚的，就跟五年前我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一样。

“或许，这仅仅是你的错觉吧；我也不太清楚……”帕尔芬喃喃地说。

这时，他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但这与他的神情很不协调，就好像这个微笑中有什么东西断开了，帕尔芬正竭尽全力地想把它连起来，但无济于事。

“怎么，你又要出国吗？”他问，忽然又解释说：“你还记得吗，去年秋天，我们一起从普斯科夫坐火车，就在同一节车厢，我要回彼得堡，而你……披着斗篷、戴着鞋罩，还记得吗？”

说完，罗戈任突然高兴地笑了，这一次，他的神情中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怨愤，似乎能够借此机会发泄一下满腹的怨气使他非常高兴。

“您就在这儿定居了？”公爵环顾着这间书房，问道。

“不错，就住在自己家。我还能住到哪里去呢？”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听说了关于你的很多消息，听起来，简直就不像是你干的。”

“管它呢，别人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吧，”罗戈任冷冷地答道。

“不过，你把那帮人都给解散了；你也待在家里了，不再出去胡作非为了。这不是很好嘛。这幢房子是你的还是大家的？”

“是我妈的。从这里穿过走廊，就是她的房间了。”

“那你弟弟住哪儿呢？”

“我弟弟谢苗·谢苗内奇住在厢房里。”

“他结婚了吗？”

“妻子死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公爵瞥了罗戈任一眼，没有回答；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之中，就跟没有听见罗戈任的问题一样。罗戈任也没有追问下去，只是

静静地等他清醒过来。俩人相对默然，过了好大一会儿。

“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有一百步远，就已经猜到这是你家了。”公爵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为什么。这座房子有着你们整个罗戈任家族和你们家族生活的外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我也说不上来。当然，我只是信口开河而已。我甚至还有些害怕，惴惴不安。以前，我想都没有想过你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但刚才我一见到它，就对自己说：‘他的房子也应该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罗戈任并没有明白公爵的含糊其词的说法，便含糊地笑了笑，“这幢房子还是我爷爷修的，”他说，“住在这里的全都是阉割派教徒，有一家姓赫鲁佳科的，到现在还租我们的房子住。”

“阴森森的。你就住在这种阴森森的房子里。”公爵一边打量书房，一面说。

这个房间很大、很高，但显得阴暗，里面摆满了各种家具——大部分是些大型的办公桌、写字台、里面放着账册文件的橱柜。还有一张宽大的羊皮红沙发，那显然是被罗戈任用来睡觉的。公爵还注意到了罗戈任请他在旁边就坐的桌子上有两三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索洛维约夫著的《历史》，书页翻开着，还夹了书签。四面的墙上挂了几幅油画，框架涂成了金色，但已经黯淡无光了，画面也灰蒙蒙的了，几乎已经辨不清画面的内容了。有一幅全身肖像很是醒目，引起了公爵的注意：画面上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他穿着德国式的外衣，不过衣襟很长，脖子上还挂着两枚奖章，黄脸上堆满了皱纹，还留着稀疏的、短短的、灰白的胡须，目光显得有些多疑、深不可测而又哀伤。

“这是令尊吗？”公爵问。

“是的。”罗戈任苦笑着回答，显得很不愉快，似乎一提到他已故的父亲，他就准备着立即听到几句无礼的玩笑话。

“他是旧礼仪派教徒吗？”

“不，他上教堂，真的，他也说过旧教派的信仰更为正确。他对阉割派也很尊重。以前这里就是他的书房，你为什么要问他是不是旧派教徒呢？”

“你准备在这里举行婚礼吗？”

“是——就在这里。”罗戈任回答道，同时，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差点使他为之一颤。

“快了吗？”

“你也很清楚，难道这是可以由我决定的吗？”

“帕尔芬，我和你并不是仇人，而且我也决不会妨碍你。我再次向你声明这一点——过去有一次，几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也向你作过同样的声明。当你在莫斯科准备要举行婚礼时，我没有妨碍过你，你也知道这一点。第一次，在婚礼即将举行时，是她自己跑到我那里去，请我‘救救她’，帮助她摆脱你。我现在是在对你重复她的原话。后来，她又从我那里逃走了，你再次找到她，并带她去结婚，有人说，她又离开了你，逃到这里来了。这是真的吗？我是听列别杰夫这么说的，所以，我也赶来了。至于你们在这里又和好了这一点，我是昨天在火车上才从你过去的一个好朋友那里第一次听到的，是扎廖热夫告诉我的——如果你想知道那是谁的话。我到这里来，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我想说服她去外国休养，以恢复健康；现在，她已经心力交瘁，特别是脑袋，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我觉得，她需要得到精心照顾。我并不是想由自己陪她去国外，我指的是在没有我陪同的情况下去国外。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们真的已经和好了，而且这是真的，那么今后我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并且再也不会来找你了。你也很清楚，我不会欺骗你，因为我对你总是坦诚相待的。我从来也没有向你隐瞒过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果跟着你，她一定会毁了自己的，而你，也会和她一起毁灭……甚至会比她更惨。如果你们再次分手，我会觉得很欣慰的；但我无意对你们挑

拨离间。你大可放心，而没有必要怀疑我。再说，你也应该清楚：我什么时候真正地做过你的情敌呢？甚至在她跑来找我的时候也是一样。瞧，你现在笑了，我明白你在笑什么。的确，我们在那里曾分道扬镳了，去了不同的城市，这一切你一定都知道了。以前，我就这么对你解释过了，我对她的感情，'不是爱情而是怜悯'。我认为我这么说是很确切的。那时你曾经说过，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真的吗？你现在看着我，显得多么地仇恨我呀！我这次来，是为了让你放心的，因为对我来说，你也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地爱你，帕尔芬。我马上就走，而且永远不再回来了。再见。"

公爵站起身来。

"再陪我坐一会儿，"帕尔芬低声说道，他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而是垂下了头，埋进右手中，"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公爵坐了下来。俩人相对沉默。

"只要你一不在我的眼前，我就会立即对你充满怨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咱们没有见面的这三个月中，我分分秒秒都在恨你，真的。我恨不得将你抓住，立即害死你！我真想这么干。现在，你跟我一起坐了不到一刻钟，我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在我看来，你又和从前一样可爱了。陪我坐一会儿吧……"

"当我跟你在一起时，你信任我，当我不在你身边时，你马上就不会再相信我了，就开始怀疑我了。你简直就和你父亲一样！"公爵说，他还友好地笑了一下，竭力想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

"当我们坐在一起时，当听到你的声音时，我就会相信你。但我也很清楚，你和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你和我……"

"你何必再说这种话呢？看看你，又生气了。"公爵对罗戈任的态度感到奇怪。

"老弟，这件事并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罗戈任说，"这是不需要我们来做决定的。对于爱情，我们采取的方式不同，我们在

任何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罗戈任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说，你爱她是出于怜悯。我对她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她也对我痛恨到了极点。现在，我每晚都会梦见她，梦见她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嘲笑我。老弟，事实也是如此。她答应跟我结婚，但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她把我扔在一边，就像换鞋一样简单随意。你相信吗，我已经有五天没有见过她了。因为我不敢去见她；她会问：‘你来干什么？’她不仅仅会羞辱我……”

“羞辱你？你在说什么呀？”

“你居然还装作不知道！刚才你还说，几乎就在‘婚礼即将举行’时，她从我这里逃走，和你一起私奔了。”

“不是连你自己也无法相信……”

“在莫斯科时，她难道没有和那个叫泽姆秋日尼科夫的军官一起羞辱我吗？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存心想让我颜面扫地的，而且，还是在她自己确定了婚期以后。”

“不可能！”公爵喊了起来。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罗戈任坚决地肯定说：“你以为她不是这样的人吗？老弟，不要再说她不是这样的人了。这些都是胡扯。跟你在一起时，她确实不是这种人，但跟我在一起时，她的确成了这种女人。就这样。她认为我只是一个最没有出息的窝囊废。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她和凯勒尔——就是那个动不动就要动手打架的军官，俩人一起编了套谣言，这仅仅是为了取笑我，……也许你不知道，她在莫斯科时怎样捉弄了我！我白白地为她花了多少冤枉钱啊……”

“那……现在你怎么可以和她结婚呢！……以后你可怎么办啊？”公爵近于恐怖地问。

心情沉重的罗戈任看了看公爵，他神态极为可怕，一句话也没说。

“今天已经是我没到她那儿去的第五天了，”沉默了一会儿后，罗戈任接着说，“我总怕她会把我轰出去。她总是喜欢说：‘我

自己的事我自己会作主，只要我高兴，就叫你永远滚蛋，而我则出国去。’”(“是她亲口对我说她要去国外的”，他好像补充说明，并且有些异样地盯着公爵的眼睛)；有时候，她的确只是在吓唬人。不知为什么，她总会嘲笑我。但有时候，她又确实是愁眉苦脸，有气无力的，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肯说；这一点正是我最害怕的。前段时间，我甚至这么想：我能空着手去见她——然而，结果是使她大为好笑，接着便大发雷霆。她还将我送给她的一条围巾赏给了她的女仆卡佳——而这是一条非常名贵的围巾，即使她从前过着那么奢华的生活，恐怕也没有见过更好的。我根本就不敢问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一个连看都不敢去看她的人，又怎么能算是她的未婚夫呢？现在我每天呆在家里，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跑到她住的那条街上，在她的门前徘徊，或者躲到某个角落里偷看。前段时间，我每天在她家大门的附近，几乎一守就是一夜——当时我好像隐隐约约地看到什么东西在我眼前一晃。可能是她向窗外偷看，好像在说：‘就算你看到了我在欺骗你，你又能如何呢？’我忍不住说道：‘你心里明白！’”

“明白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罗戈任笑了起来，有些恶狠狠的味道，“虽然在莫斯科，我跟踪了她很久，却始终没有发现她和别人在一起，没抓到她的任何把柄。有一次，我硬把她给拽住，对她说：‘你已经答应要嫁给我，要嫁入一个体体面面的人家了。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东西吗？’我说：‘你算什么玩意！’”

“您对她说了？”

“说了。”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她说：‘就算你现在要给我做佣人，我也不一定会要你，更不用说会嫁给你。’我说：‘那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反正也完了！’她说：‘我马上就叫凯勒尔，叫他轰你出去。’于是，我就扑了上去，狠狠地揍了她一顿，打得她鼻青脸肿。”

“不可能！”公爵叫了起来。

“我告诉你，我真的揍她了，”罗戈任两眼闪亮，压低声音肯定地说，“后来，整整一天两夜，我不吃不喝不睡，一直呆在她的房里，甚至向她双膝跪倒，对她说：‘如果你不原谅我，我是死也不会出去的，如果你叫人硬把我拖出去，我就去跳河；因为如果失去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天，整整一天，她都像一个疯子，一会儿哭，一会儿又要拿刀杀死我，一会儿又骂我、嘲讽我。她还叫来了扎廖热夫、凯勒尔和泽姆秋日尼可夫以及所有认识的人，叫他们来看我出洋相，当着他们的面羞辱我。她说：‘各位，今天我请大家去看戏，既然他不肯走，那就让他留在这儿吧，我可不会为了他而受拘束。帕尔芬·谢苗内奇，即使我不在家，仆人也会给你送茶来的——你今天大概也饿了吧。’她独自一人从剧场回来了，对我说：‘他们都是胆小鬼，是一群混账东西，他们都害怕你，还威胁我说：‘他不会这么容易就走的，说不定他会杀了你。’现在，我要回卧室睡觉去了，而且进去以后偏不锁门；看我会不会怕你！我要让你看看、让你明白这一切！你喝茶没有？’我回答：‘没有，也不想喝。’‘不喝就算了，随你的便，不过这对你好像不合适。’她敢说敢做，果然没有锁房门。第二天清早，她从卧室里走出来，笑着对我说：‘难道你疯了吗？这么不吃不喝的，就不怕饿死吗？’我说：‘原谅我吧！’‘我早就说过了，我不会饶恕你的，更不会嫁给你！难道整整一夜你都这么坐在椅子上，没有睡觉吗？’‘没有睡’，我回答说。‘真是聪明啊！现在，你还不打算喝茶和吃饭吗？’‘我说过不想吃不想喝的——你原谅我吧！’她说，‘这可不是你该干的，就像给牛配上马鞍一样不合适，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该不会在吓唬我吧？你不吃不喝地坐在那里，会让我觉得多不幸啊；你可吓坏我了！’她生气了，但过了不一会儿，又重新挖苦我。她那副模样，让我很是诧异，为什么她的满腹怒气都烟消云散了呢？要知道，她是一个很记仇的人，对别人常常会记很长时间的仇！当时，我想她一定把我看得太下流卑

贱了，连认真地对我生气都觉得不值得。事实也是这样的。她说：‘你知道罗马教皇是谁吗？’我说：‘听说过’。她说：‘帕尔芬·谢苗内奇，你连一点世界通史也没有学过吧’。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学过’。她说：‘那么，我给你一本书，让你读一段故事：从前有一位教皇，曾经有一位皇帝让他非常生气，结果这位皇帝到教皇那去，整整三天都不吃不喝的，赤着脚在他的宫殿前长跪不起，一定要请教皇饶恕他；你猜后来怎么样，这位皇帝足足跪了三天，这段时间里他都翻来覆去地想了些什么，私下里又发了些什么誓呢？……等一等’她说，‘干脆让我念给你听算了！’她跳了起来，拿过来一本书。她说：‘这是诗。’她就对我念起了那首诗，这诗里说的是这个皇帝在这三天里诅咒发誓，非要报复那位教皇不可。她说：‘难道你不喜欢这个故事吗，帕尔芬·谢苗内奇？’我说：‘你读的这一切都是对的。’‘是啊，你也认为这是对的，这就意味着你也会这么发誓：一等到她嫁给我，我就会跟她算这笔账，要对她嘲弄个够！’我回答道：‘我不知道，或许，我会有这种想法的’。‘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又说：‘是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现在都想了些什么呢？’‘一看到你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过我的身边，我就望着你、注视着你；一听到你的衣服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当你走出房间，我就回味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忆讲这些话时你的声音，回忆你都说了些什么；可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只是一直在听，听你睡着后的呼吸声，听你怎么动弹了两次……’她笑了起来，说：‘大概你也想过打我的那件事吧，没有想吗？是不是也不记得了呢？’我回答说：‘大概是想了吧，我不知道。’‘如果我既不打算原谅你，也不准备嫁给你呢？’‘我就要去投河自尽——这一点我早就说过了。’‘也许在你投河之前，还会先杀掉我吧……’说完，她再次陷入了沉思中。后来，她恼怒起来，走了出去。一个小时后，她闷闷不乐地重新走出了卧室。她对我说：‘我决心要嫁给你了，帕尔芬·谢苗内奇，这并不是因为

我害怕你，而是因为不管怎样，我都会毁灭的。哪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呢？你坐下吧’，她又说：‘我马上叫她们送吃的来给你，’立即又补充到：‘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你了，就会做你的忠实的妻子了，对于这一点，你不要怀疑，也用不着担心。’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说：‘不管怎么说，你毕竟不是我的奴才；然而，我却把你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奴才。’她立即就决定了举行婚礼的时间，但在一个星期后，她又离开了我，再次逃走了，逃去找列别杰夫，逃到这里来了。等我一到这里，她就对我说：‘我并没有彻底地拒绝你；我只想推迟一段时间，我喜欢等多长时间就要等多长时间，因为我自己的事仍然应该由我自己作主。如果你愿意，就等下去吧。’现在，我们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你是怎么看这一切的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你自己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公爵反问道，他看着罗戈任，眼神有些凄苦。

“难道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罗戈任脱口说道。本来他还想再多说几句话，但由于他正陷入苦恼中无法自拔，便又沉默了。

公爵站起身来，又想告辞了。

“反正我绝不会从中作梗的。”公爵若有所思地说，好像在回答自己内心里隐秘的思想一般。

“我想对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罗戈任突然精神振奋、目光炯炯地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迁就我呢？难道你一点也不爱她了吗？毕竟，你过去也曾为了她而苦苦相思啊，这一点，我是看得出来的。那你现在急急忙忙地跑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出于怜悯吗（这时，罗戈任的脸扭曲起来，还带着近于恶意的嘲笑）？嘻嘻！”

“难道你以为我在骗你吗？”公爵反问。

“不，我相信你，只不过因为这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最好的解释是因为你的怜悯心大概比我的爱更为强烈吧。”

他的脸上燃烧起一种怨恨的、想要一吐为快的神情。

“怎么说呢，你的爱和恨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公爵不禁微微一笑，“如果爱情消失了，也许不会发生更多更大的不幸。帕尔芬兄弟，现在我就向你指出这一点来……”

“难道我会把她杀了吗？”

公爵不禁打了个冷战。

“因为你眼前对她的这种爱情，为了眼下你所承受的所有这一切痛苦，你会将她恨之入骨的。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她怎么会又答应和你结婚呢？昨天，我一得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难以置信，而且心情非常沉重。要知道，她已经拒绝你两次了，而且都是在婚礼即将举行时逃走的。这就说明了她的心中对此是有预感的！……她现在会看上你什么地方呢？难道是看中你的钱吗？这简直荒唐可笑。再说，你对钱也太挥霍无度了。难道她仅仅是为了找一个丈夫吗？除了你，她也可以找别人的。而且，不论她嫁给谁，都比嫁给你强，因为或许有一天，你真的会杀死她的，而且，大概她对此也一清二楚了。或者因为你对她的爱情如此强烈？不错，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常常听别人说，有一种人，正是要寻求这样的爱情……不过……”

公爵停住了，没有继续说下去，开始沉思起来了。

“你怎么又对着我父亲的画像发笑呢？”罗戈任问道，他一直非常留神地注意公爵脸上的任何一点变化，不放过任何一个转瞬即逝的表情。

“我为什么笑？我是想到了，如果你没有遇上这件令人头疼的事，没有产生这段爱情的话，大概你会变得和你的父亲一模一样的，而且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会娶一个恭顺驯服、寡言少语的妻子，默默地住在这幢房子里，你的话很少而且声色俱厉，并且不信任任何人，也不需要相信任何人，每天都阴沉着脸、默默地聚敛财富。最多会偶尔对某些古书大大赞扬一番，对旧派教徒用两个指头划十字感到兴趣盎然，或者，这些也要等到老的时候……”

“你尽管嘲笑吧。在不久前，她也细细地端详过这幅画像，也说过一些和你刚才说的完全相同的话。真奇怪，现在你们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协调一致了……”

“难道她已经来过这儿了？”公爵好奇起来。

“来过的。当时她看着这幅画像，看了很久很久，还问了我许多关于先父在世的事情。最后，她对我笑了笑，说道：‘你也会变成这样的。帕尔芬·谢苗内奇，你是情感强烈的人，如果你失去理智的话，你会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情感而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的，不过你这人倒很聪明，决不至于干出那些傻事的。’（她会这么说，你能想得到吗？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这种话）‘你尽快改掉这些胡作非为的毛病吧。因为你这个人没有受到过任何教育，所以你赶快攒钱吧，就像你父亲那样，同那些阉割派教徒一块在这幢房子里坐着；到后来，或许你也会改信旧教的，并且会爱上自己拥有的财产，不仅仅是二百万，也许能攒到一千万，然后就守住你那些一麻袋一麻袋的钱，活活地饿死。因为不论干什么，你都会不顾一切，非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不可’。她就是这么说的，我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她的原话。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她总是要东拉西扯地胡说八道一气，不然就会对我大加嘲弄；即使是这次，她也是边说边笑，到后来，则沉下脸来；她四处走动，把这个楼到处都看了个遍，仿佛有什么东西让她害怕一样。我说：‘我要把这里变个样，要重新装修，或者，就另外买一幢房子来作新房’。‘不，不需要’，她说，‘这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吧，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等我嫁给你以后，我想和你妈妈住在一起’。我带她见我母亲，她对我母亲非常敬重——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在此之间，大概已有两年了吧，我母亲的精神就不完全正常——她有病，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不说话了，还坐着不动，看见人，她都要在原地向他行礼问好，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看起来，如果你不喂，她三天都不会想到要吃东西。我拿起母亲的右手，将她的手指捏拢到一起，说道：‘妈

妈，祝福她吧，她就要和我结婚了’，而她，则动情地吻了吻我母亲的手。‘想来，你母亲一定吃过很多苦吧，’她说，接着她看见了我的这本书：‘怎么，你开始看起《俄国史》来了（其实，在莫斯科时，她有一天亲口对我说：‘你稍微充实自己一点嘛，即使去读读索洛维耶夫的《俄国史》也好啊，你实在是太无知了’）？你这样做很好’，她说，‘就这么继续读下去吧。我要亲自开一个书单给你，告诉你哪些书是你最应该看的，你愿不愿意？’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一次也没有，因此，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了，头一次，我可以像一个活人一样松口气了。”

“帕尔芬，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公爵情真意切地说，“真的很高兴。谁知道呢，也许让你们在一起，是上帝的旨意。”

“这永远不可能！”罗戈任激动得大喊了一声。

“听着，帕尔芬，既然你这么爱她，难道你就不想让她尊重你吗？如果你想要得到她的尊重，难道就此绝望了吗？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她会答应嫁给你？然而，尽管我无法寻求到答案，我仍然坚信不疑：这中间，一定有一种充足的、合情合理的理由。对于你的爱，她是深信不疑的；但她对你的某些优点一定也一样深信不疑。否则，这绝对不可能！刚才，你自己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你自己也这么说，她已经发觉她现在可以用一种与从前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来和你讲话了。因为你生性多疑，嫉妒心又强烈，所以你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如你意的事，就言过其词地将它夸大。所以，她当然不是像你说的，把你看得那么坏。否则的话，她嫁给你，不是成心要去跳河或是去挨刀吗？难道这可能吗？有谁会成心去跳河去挨刀吗？”

听着公爵这番热烈的话，帕尔芬的脸上始终挂着苦笑。看样子，他的这种信念已经确立起来，而且已不可动摇了。

“你现在看着我的这种神情是多么痛苦啊，帕尔芬！”公爵心情沉重，脱口而出。

“跳河或是挨刀！”罗戈任终于开口了，“哼！她之所以要嫁给

我，恐怕正是因为想要我给她一刀！公爵，难道到现在，你真的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好吧，或许你是真的不明白，嘿嘿！难怪有人说你是，是……那个。她心里爱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她现在爱着另外一个人，就像我现在爱着她那样。你知道这另外一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你！怎么，难道你真不知道？”

“是我？”

“是你！从她过生日那天开始，她就爱上你了。只不过她认为如果嫁给你，就是玷污了你，就会毁了你的前途，因此她不能嫁给你。她说：‘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大家都很清楚。’直到今天，她自己对这一点仍然是直言不讳。这些话都是她当着我的面，直截了当地亲口说出来的。她害怕会毁了你的前途，害怕会玷污你的名声，而嫁给我，就没什么关系了，反正嫁就嫁吧，——看看，她把我当成什么东西了，请你注意这一点！”

“那她怎么会离开你，跑来找我，然后，又……离开我，跑去……”

“又离开你跑去找我！哼！她一分钟一个主意，就这么反复无常！现在，她就像是正发着热病一样。一会儿冲我喊：‘嫁给你，就等于是投河，快点举行婚礼吧！’于是，就亲自跑来催我，选定结婚的日子，可当婚期临近，她又会害怕，不然就是冒出了别的主意，——只有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她又哭又笑，又是像打摆子那样发着抖。至于她为什么会离开你，再次逃跑，又有什么无法理解呢？她从你那里逃走，是因为当时她突然意识到了，她对你的爱是那么的强烈。这让她无法继续呆在你的身边。刚才你说我在莫斯科把她找到了，这是不对的——是她自己从你那儿跑来找我的。她说：‘你选好日子吧，我已经决定了！快拿香槟来！咱们一起去找吉普赛姑娘……’——当时她就这么大喊大叫！……如果没有我，恐怕她早就投河自尽了；我说

的都是真的。之所以她没有去投河，大概是因为我比水还要可怕吧。她是因为发狠才会嫁给我的……如果她真的嫁给我的话。我敢肯定，她是因为发狠才嫁给我的……”

“你怎么能……你怎么可以！……”公爵叫了起来，但他的话并没有说完，只是惊惧地看着罗戈任。

“怎么不说下去啊？”罗戈任龇牙咧嘴地接过话头，“要我替你把你现在的心里话说出来吗？你心里正在想：‘哎，现在她怎么可以嫁给他呢？我怎么可以放任她这么做呢？’你心里想什么，那是显而易见的……”

“我到这来，并不是为了这个，帕尔芬，我可以肯定，我心里想的，也不是这件事……”

“你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可能是这样吧，但现在，你想的肯定是这件事；嘿嘿！算了，够啦！为什么你要这么灰心丧气的呢？难道你对此真的是一无所知吗？你真让我惊讶！”

“这全都是妒忌，帕尔芬，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夸张得过分了……”公爵咕哝着，情绪异常激动，“你究竟怎么啦？”

“放下！”帕尔芬一把将公爵手里的刀夺了过来——这是公爵顺手从桌上那本书旁拿起来的，放回到原处。

“当快到彼得堡时，我好像有一种预感，我好像知道……”，公爵继续说下去，“本来，我是不想到这来的！我想忘掉这里的一切，要把它们从心里连根拔掉！好了，再见吧……怎么啦？”

公爵刚才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又从桌上拿起了那把小刀，罗戈任又从他手中一把抢了过去，扔回到桌上。这是一把形状极为普通的小刀，刀柄是鹿角的，不能折叠，大约有三俄寸半长，也差不多有这么宽。

罗戈任发觉公爵对他两次从公爵手中夺回小刀的情况极为注意，非常恼怒；他把刀夹进了书里，然后把书扔到了另一张桌

子上。

“你用它来裁书的，对吗？”公爵问道，但有些神思恍惚，好像仍陷于沉思中无法自拔。

“是，是用来裁书……”

“这不是果园里用的刀吗？”

“是，是果园里用的。难道果园里用的刀就不能用来裁书吗？”

“不过这刀，……完全是新的。”

“新的又怎么啦？难道现在我连买把新刀都不行吗？”罗戈任越说越气，最后暴怒地叫了起来。

公爵颤抖了一下，凝神看了看罗戈任。

“我们这是怎么啦！”公爵好像突然清醒了，笑着说，“对不起，兄弟，像现在这样，我头重脚轻的，而且我这病……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了，变得十分可笑。我完全不想问这件事……我想不起到底想问什么了，再见吧……”

“不是往这边走。”罗戈任说。

“我忘了！”

“走这儿，从这边走，走吧，我带你出去。”

四

他们又从公爵来时走过的那一个个房间穿过；罗戈任走得稍稍靠前，公爵紧跟着他，他们走进了一间大厅。大厅的墙上挂了几幅油画，都是些主教的肖像和风景画，画面已经黯淡发黑，模糊不清了。在通向另一个房间的上方，还挂着一幅样式极为奇特的油画，画宽两俄尺半左右，但高还不到六俄寸。画面上是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救世主。公爵匆匆扫了一眼画面，似乎想起了什么，但他并没停下来仔细端详，只想尽快走出门去。他心里

非常难受，想尽快离开这幢房子，但罗戈任却突然在这幅画前站住了。

“这里所有的画，”他说，“都是先父花了一两个卢布买下来的拍卖品，他喜欢画。有一位行家一一看过了所有这些画；他说：这些画都一文不值，只有这一幅（就是门上这幅，买它时花了两个卢布）还值些钱，居然有人要花三百五十卢布，想从先父手里买走这幅画，还有一个叫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商人，他姓萨韦利耶夫，也很喜欢画，甚至愿意出四百卢布，上个星期，居然有人对我弟弟谢苗·谢苗内奇说想花五百卢布买下它。我硬把它留下了。”

“噢，这……这是一幅临摹汉斯·霍尔拜因的画，”公爵仔细地看着这幅画，说：“尽管我并不是很在行，但也看得出来，这幅画临摹得很好。在国外时，我曾经见过这幅画，便怎么也忘不了。但是……你怎么啦……”

罗戈任突然不再管这幅画，沿原路向前走去。当然，心不在焉、突然表现出来的奇特的激动和亢奋的情绪，似乎可以用来解释罗戈任这种忽冷忽热的行为；但公爵还是感到奇怪；就这么，谈话突然中断了——这次并不是由他挑起话题的，但罗戈任居然会对他的话不理不睬。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说，我早想问你这个问题了：你信仰上帝吗？”走了几步后，罗戈任突然再次开口，问道。

“你问得真奇怪，而且……你的眼神也古古怪怪的！”公爵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喜欢看这幅画。”罗戈任沉默了一会儿，又低声嘟哝，他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他问的那个问题了。

“看这幅画！”公爵被自己突然产生的一个念头所激动，突然叫了起来，“看这幅画！ 可是，看这幅画会使有些人丧失信仰的！”

“确实会失去信仰。”出人意料地，罗戈任突然对这一点表示赞同。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出门的地方了。

“什么？”公爵突然停住了脚步，“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刚才我只不过在开玩笑，你居然就当真了！你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信仰上帝？”

“不为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以前我就想要问你。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不再信仰上帝了么？有个人喝醉以后对我说，在我们俄罗斯，不信上帝的人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是不是真的？你曾经在外国住过，你认为是这样吗？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做起来比他们容易，因为我们比他们要走得远……’”

罗戈任有些刻薄地笑了笑；说完自己的问题后，他就抓住了门锁的把手，突然打开了门等公爵走出去。公爵非常惊异，但还是走了出去。罗戈任跟着他走到了楼梯口，随手带上了门。俩人就那么面对面地站着，好像俩人都忘记了他们应该往哪儿走，现在又该干些什么。

“再见。”公爵伸出了手。

“再见。”罗戈任紧紧地握住公爵伸过来的那只手，但显得有些机械。

公爵下了一级楼梯，又回过身来。

“说到信仰，”公爵微微一笑（显然，他并不想就这样离开罗戈任），同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使他兴奋起来了，于是说道，“说起信仰，上个星期，我在两天内遇到了不同的四个人。早晨，我坐上了一条新通的铁路线的火车，在车上和一位C先生立即就熟识了，我们在车厢里聊了四个小时。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过关于他的许多事——都是关于他是无神论者这一点的。他这个人确实学识渊博，我也很高兴能和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谈话，而且，他的教养也是少见的好。在和我谈话时，完全就像在和一个知识水平、理解能力都和他一样的人谈话一样。他不信仰上帝。惟一使我惊讶的是：自始至终，他谈的好像都不是那个问题。这一点之所以让我惊讶，是因为，不论我过去曾经见到过多少不信仰上帝的人，也不论我读过多少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我总

是发现，这些人说的和这些书上写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尽管表面上好像在谈那个问题，但没有切中要害。当时，我向他讲了我的这种感受，但是，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讲清楚，或是词不达意吧，因为他什么也没听明白……晚上，我住在县城的一家客栈里，当时这家客栈刚刚发生过一桩凶杀案，就在我到那里的前一天夜里。因此，当我进去时，听见人们正对此议论纷纷。有两个都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都没有喝醉，而且这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彼此相知甚深。在喝完茶之后，他们想住在一起，睡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但就在最近的两天，其中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有一块银表，用一根穿着黄色珠子的链子系着，看起来，他显然从来不知道对方有表。这个人并不是贼，甚至还很老实，按照农民的眼光看来，他也根本算不上穷。但是，他是如此的喜欢这块表，以致无法抵制它的诱惑。最后，他失去了自制力：趁朋友转过身去后，他拿起了刀，从背后蹑手蹑脚地走上去，用刀对准了他的朋友，然后两眼望天，暗暗地、痛苦地祷告：'上帝啊，请您看在基督的面上，饶恕我吧！'说完，他便一刀杀死了朋友，就像杀死一头羊一样，并掏走了他的表。"

罗戈任听后哈哈大笑，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像犯了病一样。刚才，他还是愁云满面，现在却又这么开怀大笑。他的这种表现，让人见了不得不大感惊讶。

"我就喜欢这样的事！不，简直精彩极了！"他叫起来，就像抽了疯一样，上气不接下气的。"一个人根本就不信仰上帝，另一个却虔诚到杀人的时候还要祷告……不，公爵老弟，这绝不可能出自你的杜撰！哈哈哈！不，这简直精彩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城里闲逛，"等罗戈任一停下来，公爵就接着说下去了，尽管这时候罗戈任还发出阵阵痉挛似的笑声，嘴唇还在不停地哆嗦。"我看见一个样子十分邋遢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走到我的跟前，说：'老爷，请买下这个银十字架吧，只要出二十戈比我就卖

给你，这可是银的啊！’我看他手中拿着一个十字架，大概是刚刚从身上摘下来的，用一根很脏的淡蓝色丝带系着，但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只不过是用锡做成的十字架，是大号的、呈八角形。我掏出了二十戈比给士兵，并立即把这个十字架挂到了自己身上。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当时他有多得意，因为他让这个愚蠢的老爷上了当，而且，他一定会立刻就拿着卖掉十字架换来的钱去买酒喝，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弟，自从回到俄罗斯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见得多了，这使我印象极为深刻；以前，我对俄罗斯一点也不了解，就像是一个聋哑人一样，在国外住的这五年里，我常常带着幻想来思念她。当时，我一边走一边寻思：不，还是再等一会儿再对这个出卖基督的人加以批评吧。上帝会知道，这些醉生梦死的空虚的心灵在想什么。一个小时后，我在回旅馆的途中又遇上了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她还相当年轻，小孩也刚出世六七个星期。这个孩子冲她笑了一下，而且，根据她的观察，这是自出世以来，孩子的第一次笑。我看她突然非常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你干吗呀，大嫂？’我问她。——那时我见了什么都要问。她回答道：‘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看到了宝贝第一次笑，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就像上帝在天上，每当他看到一个罪人诚心诚意地跪在他面前祈祷，所感到的喜悦一样！’那个女人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这几乎是她的原话，她说出的正是真正的宗教思想，而且这么深刻、这么细腻，一下子就将基督教的全部实质表达清楚了，这就意味着：上帝就像是我们人类的亲生父亲一样，上帝会为人的作为而高兴，就犹如父亲会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而高兴一样，——这就是基督教的最主要的思想！而她，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的确，她也是一个母亲……谁知道呢，也许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士兵的妻子呢。帕尔芬，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将这样回答：宗教感情是不能归纳成任何的高谈阔论，也与任何的过失和负罪的感觉毫不相干，更不是无神论对它的种种抨击；这里面似乎有一种无法言传的东西，而且永远不

是你能说出来的；无神论对它的各种评论永远都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永远也不可能击中要害。但最主要的是你可以最迅速、最准确地从俄罗斯人的心灵中发现这一点，这，也就是我的结论！这也是我从俄罗斯得到的最早的信念之一。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帕尔芬！在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请相信我！你想想，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常常谈心……我根本想不到现在我会回到这里来！根本，也根本就没有想过会再见到你！好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别了，再见！愿上帝与你同在！”

公爵转身下楼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刚走到第一个楼梯拐弯处的小平台时，帕尔芬从楼上叫住了他，“你从那个当兵的手里买的那个十字架，现在在你身边吗？”

“是的，我戴着它。”

“拿上来让我看看。”

又是一件古怪的事！公爵想了想，又走上楼去，给罗戈任看自己的十字架，但并没有将它从脖子上取下来。

“把它送给我吧。”罗戈任说。

“干什么？你难道……”

公爵难以割舍，不想把这个十字架送给别人。

“我想戴它，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你戴。”

“你是要交换十字架么？好，既然这样，帕尔芬，你拿去吧，我乐于从命；从此咱们就是弟兄了！”

公爵把自己的锡十字架摘了下来，帕尔芬也摘下了自己的金十字架，俩人互相交换了。帕尔芬一言未发。公爵心情沉重，他惊讶地发现，先前那种不信任、那种近乎嘲讽的苦笑，似乎仍然停留在他那位结拜兄弟的脸上，并没有消失，至少有那么几个瞬间还表现得极为强烈。最后，罗戈任默默地拉起公爵的手，站了一会儿，似乎他正打算做什么但又犹豫不决；最后，他突然拉

了公爵就走，一面用压得很低很低的声音说："跟我来。"他们穿过了二楼楼梯的平台，到他们刚才从里面出来的那扇门对面，拉了拉门。很快，就有人为他们打开门。一位包着头巾、穿着黑衣、身材有些伛偻的老妇人向罗戈任低低地鞠了个躬，一句话也没说；罗戈任匆匆地向她问了句话，但并没站住听她回答，而是领着公爵穿过房间，继续朝前走。他们又经过了一些幽暗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显得异乎寻常的清冷和干净，还陈设着一些古老的家具，洁净的白布蒙在上面，透出冷清、肃穆的气息。罗戈任没有等人通报，就带公爵进入了一间像是客厅的不大的房间，屋子的中间用光亮的红木板壁隔开了，在它的两侧各有一扇门，其中一扇门大概是通向卧室的。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靠近壁炉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单看外貌，她还不算太老，甚至面容还是非常健康、愉快的，还有圆圆的脸，但已经白发苍苍了，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老太太是得了病，完全成了一个老小孩了。她穿着黑色的毛料长裙，一条黑色的大围巾围在脖子上，头上戴着一顶干净的、系着黑缎带的白色包发帽。两只脚搁在一张小凳上。在她的身边，还坐着另外一个整洁干净的老太婆，年龄看起来比她要大些，也穿着孝服，戴着白色包发帽，看起来，她大概是一个陪伴老妪，现在她正默默地织着袜子。看起来，大概她们俩一直都这么一声不吭地、沉默地坐着。前者一看到罗戈任和公爵走过来，就朝他们微微笑了一下，并朝他们一连点了几下头，神态和蔼可亲，向他们表示欢迎。

"妈妈，"罗戈任吻了吻她的手，对她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我们俩已经交换了十字架，在莫斯科时，有一阵他像亲兄弟那样对我，并且帮了我很多忙。妈妈，请您祝福他吧，就像祝福您的亲生儿子那样。等一下，我的老妈妈，该这样做，让我先来为您捏好手指……"

然而，还没有等到罗戈任动手，老太太就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捏拢三个指头，虔诚地为公爵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又和蔼可

亲地对他点了点头。

“好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咱们走吧，”帕尔芬说，“我带你到这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当他们走出门，再来到楼梯口时，罗戈任又补充道：

“其实，不管你跟她说什么，她都不会明白，她也丝毫不懂得我的意思，然而，她还是祝福你了，这就意味着，她是出于自愿的……好了，再见，是咱俩分手的时候了。”

说完，罗戈任立即打开了自己的门。

“你这个人真是古怪，至少也应该在分别的时候拥抱一下吧！”公爵望着罗戈任大声地说，脸上流露出温和的责怪，并想过去拥抱他一下。但帕尔芬刚抬起双手，立即又放了下去。他有些犹豫不决，便转过身去不再看公爵——他不想和公爵拥抱。

“你用不着害怕！虽然我拿了你的十字架，但我决不会为了一块表就去杀人的！”他含混不清地嚷道，突然又奇怪地笑了起来。但是，他的脸突然大变：脸色苍白得让人害怕，嘴唇不停地颤抖，两眼闪闪发光。他抬起双手，紧紧地拥抱了公爵，然后喘着气对他说：

“你去娶她吧！我认命了！她是你的！我让给你了！……不要忘了罗戈任！”

他丢下公爵，匆匆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反手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甚至都没有看公爵一眼。

五

公爵到叶潘钦家时已经很晚了，大约已经是下午两点半左右了，也就没有见着将军。留下自己的名片后，公爵决定到天平旅馆去找科利亚；如果在那里没找到他，就给他留张字条。天平旅馆的人告诉他：“尼古拉·阿尔达利翁维奇今天一早就出去

了，不过，他临走时交待，如果有人来找他，就请转告这位先生，他可能会在下午三点之前回来。如果到了下午三点半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表示他坐火车到帕夫洛夫斯克的叶潘钦将军夫人的别墅去了，也就是说，他要在那里吃过晚饭才回来。”公爵听了这番话后，决定坐下来等他，顺便就给自己要了午餐。

到了三点半，甚至四点钟时，科利亚依然没有回来。公爵走出门去，漫无目的地信步走开去。初夏时节，彼得堡偶尔会有一些美丽的日子——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四周静悄悄的。无巧不成书，这一天正好是这种少有的好天气。公爵漫无目的地随意闲逛着。他对这座城市并不太熟悉。他一边走，一边随意停下来，有时在十字街头伫立，有时又在一些房屋前站住，有时他站在广场和桥头。有一次，他甚至还走进了一家食品店，以稍稍休息一会儿。有时，他极为好奇地对一个个往来的行人仔细观察；但更多的时候，他既没有过多地注意行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情绪，一直都是痛苦、紧张而不安的，同时，他又感到自己确实需要安静地独处。他很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完全消极地沉溺于这种痛苦的紧张状态中，并放任它的发展，而不想做一点点努力去寻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方法。一连串问题纷纷乱乱地涌上他的心头，他不想去解决，而且一想到去解决就觉得厌恶。“怎么，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我不对吗？”他不禁喃喃自语，但他对自己说了些什么几乎毫无意识。

快到六点时，他在皇村铁路的站台上出现了。这种形单影只的孤独使他很快就无法忍受了；他的心中有一种新的冲动袭来，使他的心又酸又热。本来，他的灵魂困居于黑暗中，非常压抑而酸痛，可现在，一道亮光突然划破了这黑暗，出现了一丝光亮。他买了一张去往帕夫洛夫斯克的车票，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到那里去；但是，显而易见的，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他非常苦恼，这就是现实，而不是他喜欢想入非非的那样。但是，他刚上火车，几乎就要在车厢里坐下来时，他突然又扔掉了刚买的车票，走出了

车站，一副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在大街上，好像又猛然想起了什么事一样，好像又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他想起了一件令他很长时间都感到不安的非常奇怪的事情。突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事，而且已经做了很久，但在此之前，他竟然对此毫无察觉：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甚至还在天平旅馆时，甚至还在他去天平旅馆之前，他就好像突然在周围寻找着什么，不时又忘记了，甚至一忘就是很长时间，长达半个小时，接着，他又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在四周寻寻觅觅。

但是，当他发现了自己这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一直在支配着他的病态的行动后，他的眼前又有一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的回忆突然闪过。他想起了，就是他发现自己总是在周围寻觅着什么的那一刻，他正好站在了人行道上一家店铺的橱窗前，非常好奇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件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现在，他非常想核实一下，而且非要核实一下不可：刚才，大约在五分钟之前，他是不是真的站在那个橱窗前，那会不会是他的幻觉，会不会是他把什么东西弄混了？是不是真的有这家铺子和这件商品的存在？要知道，今天他的确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心态之中了，这几乎就和从前他的老毛病刚开始发作时他的感受一模一样。据他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每当这种病快要发作时，他就常常会神思恍惚，除非是特意地集中注意力，否则他就会常常弄混一些东西和面孔。但是，他一定要去核实这一点——当时他是否真的站在那家铺子前，还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当他打量橱窗里陈列的物品时，他曾经注意到了一个东西，甚至还给它估了价，是六十个银戈比，尽管他当时心神不定，神思恍惚，却还记得这件事。因此，如果真的有这家铺子存在，而且确实有那件东西陈列在橱窗里的话，那么他就是为了这件东西而停下来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件东西有某个地方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所以，即使他走出车站后，严重地心绪不宁，这件东西仍然能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往回走，烦恼地、不停地往右边看，心脏由于过于烦躁而猛

烈跳动。但是，看吧，那家铺子就在前边，他终于还是找到了！就在他即将放弃时，这家铺子离他只有五百步远了。看，这不就是那件值六十戈比的东西吗？“当然，顶多只能值六十戈比，再多就不值了！”现在他能够确认了，于是就笑了起来。但是，他的笑有些近于疯狂，他的心情又沉重了。现在，他很清楚地回忆起来了，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橱窗前时，他猛一回头，发现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就像今天早上他突然发现罗戈任的那两只眼睛在注视他那样。经过这番核实，他确信自己没有搞错（实际上，就是不核实，他也会对此确信无疑），于是就丢开了这家铺子，赶紧走开了。对所有这一切，他都应该尽快考虑，一定要好好想想。现在可以确定了：在火车站，一定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发生了与他过去所有的不安有关的事，而不是他产生了错觉。然而，一种无法克制的内心的厌恶又使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现在，他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没有想；他开始考虑另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了。

顺便说一句，他此刻在想，在他的癫痫病发作时，就在发作之中，还有一个预备阶段，——如果发作的时候他还醒着的话，就在他感到极度的忧郁、沉闷和压抑时，他的大脑会在霎时间豁然开朗，立即变得明察秋毫，他所有的生命力也会在一瞬间鼓舞起来，汇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这些电光火石的瞬间，他的生命感受、他的自我意识会几乎增加十倍，一种转瞬即逝的非凡的亮光会忽然照亮他的智慧和心灵；所有的激动、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安将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归于平和，归于一种高度的宁静，并充满了明朗和谐的欢欣与企盼，充满了理性与太极之光。然而，这些瞬间、这些闪光只不过是那最后的一秒钟（从来也没有超过一秒钟）即将到来的先兆，从这一秒钟就开始发病了。这一秒钟当然是倍受煎熬的。然后，在他恢复健康以后，他再来对这一瞬间进行探究时，常常这样对他自己说：这种骤然增强的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也就是“最高存在”的这些昙花一现的光亮，

只不过是一种病态，是破坏人的常态的一种方式，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也就根本不是什么最高存在了，正好相反，这只能算是一种最低级的状态。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结论："就算是病又有什么关系呢？"最终，他认定了："如果结果本身，如果在恢复健康后回忆起这一瞬间的感受，并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高度的和谐与极度的美，而且，使人感受到一种闻所未闻、始料不及的充实感和恰到好处、心平气和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又同最高级的生命共同体热烈、虔诚地融为一体，那么，即使这是一种病态的紧张状况，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含混模糊的句子，虽然有些词不达意，无法表达他的心意之万一，但他自己倒觉得非常清楚明白。从而说道，这确实是一种"美和祈祷"，确实是一种"最高级的生命共同体"。对此他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也不容许自己怀疑。在这一刹那，他看见的绝不是那些服用了大麻、鸦片和酗酒后，由于理性衰退、灵魂被扭曲而出现的那些不正常的、虚幻的影子，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这一点，他是能够在清醒时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这些瞬间，仅仅是自我意识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强化——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那么那个词就是自我意识，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直接的自我感觉。如果在那最后的一秒钟内，如果在癫痫病发作前他还能够有意识的最后一刹那间，他来得及清醒、自觉地为自己说一句："是啊，为了感受这一瞬间，我可以付出生命作代价！"那也就是说，这一瞬间本身的价值可以抵得上整个生命的价值。但是，对于自己这个结论的辨证部分，他并不赞同：接踵而至的是他的神志不清、思维停滞的白痴状态——这是这种"最崇高的瞬间"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当然，他并不打算一本正经地就此进行争辩。这个结论——也就是他对这一瞬间作出的评价中，无疑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他仍然对这种感觉的现实性感到困惑。确实，他应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实呢？毕竟，他自己的确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即使在那最后的一秒钟，他

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既然他能够在这一秒钟中感受到无尽的幸福，那么，它就可以等同于整个生命。在莫斯科，当他和罗戈任相聚的时候，他有一次曾经这样对罗戈任说："在这一瞬间，我对那句深奥的话：'不再有时日了'似乎增加了一些了解。"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这大概就是那一秒钟了，就是患了癫痫病的穆罕默德观察了真主的住处的那一秒钟，也就是他打翻水罐后，水还没有溢出之前的那一个瞬间。"不错，在莫斯科，他常常和罗戈任见面，俩人谈的，也不仅仅是这些。"刚才罗戈任说过，当时我和他简直情同手足，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说。"公爵暗自思量着。

公爵在夏园树阴下的长椅上坐下，继续想这件事。已经是傍晚七点左右了。整个夏园里空无一人，一片黑暗袭来，刹那间遮掩了夕阳的光辉。空气异常沉闷，就像是雷雨欲来的先兆，尽管这雷雨还有些遥远。此刻，公爵沉浸在一种沉思默想的状态中，而且这种状态对他极具诱惑力。每当看到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他都会浮想联翩、思绪纷纷扬扬，他也喜欢这种遐想：他总是想忘掉某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只要看一眼周围的事物，那些阴郁的念头立即又浮现在他的心头，而他，又极力地想摆脱这个念头。他想起刚才在小饭馆里用饭时，一个跑堂跟他谈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非常奇特的凶杀案。但是，当他想起这件事时，他又突然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

一种极不寻常、无法抗拒的愿望——这几乎是一种诱惑了，突然攫取了公爵的全部意志。他从长椅上站了起来，离开了夏园，径直向彼得堡区的方向走去。刚才，在涅瓦河滨街，他曾向一位过路人请教过涅瓦河向彼得堡区应怎样走。那人给他指了路，但他并没有立即过河往那里去。而且，不管怎样，今天是大可不必去了。他对这一点很清楚，他早就知道了这个地址，而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列别杰夫的亲戚家的房子，但他也几乎可以断定，他到那里是不可能遇见她的。"她一定是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了，否则，科利亚一定会按照约定的办法在天平旅馆留下什么

话的。”因此，他现在要去那里，当然不是为了在那里见到她，一种新的、近于阴暗的好奇心在折磨着他、诱惑着他。一个突如其来的、新的想法开始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开始往前走了，而且还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这就够了。一分钟后，他又开始走路了——而且依然是几乎不看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只要一想起那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他立即就会觉得非常反感，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千方百计地想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仔细观察眼里看到的任何东西，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视涅瓦河。他还想与路上遇见的一个小孩子讲话。大概，是他的癫痫病症状越来越明显了。远处传来了隐约的雷声，空气也越发沉闷了，看样子，真的是雷雨快要来了，尽管它的速度很慢。

莫名其妙地，他现在总是会想起今天早些时候见到的那个列别杰夫的外甥，就像有时会常常想起那些挥之不去、单调乏味得令人厌恶的旋律一样。令人奇怪的是，公爵总是会把他和那个凶手——也就是列别杰夫在向他介绍外甥时提到的那个凶手联系起来，把他想成那个凶手的样子。的确，不久前他才从报上看到了有关那个凶手的报道。自从回到俄国后，对于这一类的事，他已经读得够多了，也听得够多了；对这一切，他也抱着一种密切关注的态度。今天中午，他和跑堂的也正是谈起了热马林全家被害的那起凶杀案，当时，他甚至为此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还记得，跑堂的对他的看法极为赞同。他也记起了那个跑堂的小伙子，他并不愚蠢、而且还显得稳重和小心谨慎。“不过，只有天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是很难看透的。”但是，公爵已经开始对俄罗斯人的灵魂产生了热烈的信任了。啊，在这六个月中，他经历了多少事啊——而这些事对他说来，是全新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出意料的！但是，正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俄罗斯人的心灵又是多么的高深莫测啊！很多人，是让公爵无法理喻的。就拿罗戈任

来说吧，他们俩人相交已久，而且关系密切，相处得就像“兄弟一般，”然而，他对罗戈任了解吗？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在这所有一切之中，有时又是多么混乱、多么杂乱无章、多么不像话呀！但是，方才提到的列别杰夫的这个外甥又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坏蛋啊！不过，我这是干吗呀？（公爵继续沉浸在幻想中）难道，杀死这些人——这六个人的凶手是他吗？我似乎把什么给弄混了……这多让人奇怪呀！我好像有些头晕……列别杰夫的大女儿，就是那位怀里抱着婴儿的姑娘，她的脸多么可爱、多么惹人喜爱啊！而且，她的表情多么的天真无邪啊！简直就是孩子的表情、孩子的笑声！而他，几乎将这张脸忘记了，现在，才又刚刚想起来，这不是很奇怪么。尽管列别杰夫朝他们跺脚，大概，还是非常宠爱他们每一个人的。但是，最不容置疑的，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确定的，是列别杰夫对自己那位外甥也非常宠爱。

不过，他今天是初来乍到，为什么急于对他们进行最后的评定，要对他们作出这样的判决呢？不错，今天列别杰夫让他觉得为难：哼，难道他可以料到列别杰夫是这么一个人吗？难道他过去了解到列别杰夫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列别杰夫和杜巴丽——我的上帝！不过，如果罗戈任要杀人，那他起码不会这么胡乱杀一气。凶手按照图样定制了凶器，然后夺去了六个人的生命！难道罗戈任也按照图纸定制了凶器吗……他有……不过……难道这样就可以断定罗戈任一定会杀人吗？公爵突然颤抖了一下。“我毫无顾忌地作出了这么恬不知耻的猜测，难道不是一种犯罪行为、一种卑劣的做法吗！”公爵失声叫了起来，深感羞耻，脸上一下子就布满了红晕。他感到非常惊愕，站在马路中央，一动也不动。突然，他又想起了刚才到过的帕夫洛夫斯克车站，到过的尼古拉耶夫车站，想起了在罗戈任面前开门见山地提出的关于眼睛的问题，想起了现在在他身上戴着的罗戈任的十字架，想起了罗戈任亲自带他去见自己的母亲和母亲的祝福，想起了刚才罗戈任在楼梯口给他的最后一次神经质的拥抱，想起了最后罗

戈任宣布要放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声明。他还想起了在这一切发生后,他蓦然发觉自己不断地在四周寻寻觅觅,想起了那家店铺,想起了橱窗里的那件东西……这是多么卑鄙无耻啊!在这一切之后,现在,他又因为“某种特别的目的”、某种特别的“意想不到的念头”正在向前走去!现在,公爵的整个灵魂都陷入了绝望和痛苦之中了。他想转过身,想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旅馆中去,甚至他已经转过身去走了好几步了;但走了一分钟后,他又停了下来,犹豫地想了一阵,又转过身去,继续沿着原路向前走去了。

公爵已经到了彼得堡地区了,离那幢房子也已经很近了;但是,现在他再去那里,已经不再抱着当初的那个目的,也不再是由于某种“特别的想法”! 刚才,怎么可以那样呢? 不错,一定是他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一定是这样。也许,今天就要发作了,而且一定是在今天发作!他的心情之所以如此晦暗,完全是因为这病又要犯了! 现在,晦暗的心情已经被驱散了,魔鬼也已经被赶走了,怀疑已烟消云散,他的心重新被快乐充满了!而且,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他必须要见她一面,而且……真的,他很希望能够遇到罗戈任,如果真能遇上他的话,他一定会挽起他的手,和他携手离开……他是问心无愧的;他怎么可能成为罗戈任的情敌呢?明天,他一定要亲自到罗戈任家去,去告诉他,自己已经见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了;难道自己如罗戈任今天形容的那样,马不停蹄地赶到彼得堡来,不正是为了想要见到她吗!或许,他是可以见到她的,毕竟,她或许并没有去帕夫洛夫斯克呢!

是啊,现在必须把这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之间也应该坦诚相待,而不是像刚才罗戈任所做的那样,提出要主动放弃——这种放弃并非出于自愿,而且也并不能做到,一切应该是顺其自然的,和……光明磊落。罗戈任难道就真的不会光明磊落吗?他说他爱她,但爱的方式与我不同,他的心中没有同情,也就

没有“丝毫这样的怜悯”。是啊，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你的怜悯要比我的爱情更为强烈”——但是，他这是在自己诋毁自己。嗯，罗戈任开始读书了——这难道不是“怜悯”，不是“怜悯”的开始吗？难道，有了这本书的存在还不能证明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应该和她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吗？那么，他刚才讲的故事呢？不，这决不会仅仅是情欲，这种感情要比情欲更深。难道，她的那张脸所能唤起的，就仅仅只是情欲吗？甚至，这张脸现在可能激起情欲吗？它只会唤起痛苦，占据了人整个心灵的痛苦，痛苦……一段炽热的、令人痛苦不堪的往事，突然在公爵的心头浮现。

是的，它让人痛心疾首。他想起，在不久之前，当他第一次发现她有神经失常的症状的时候，他是多么痛苦啊！当时，他的感受几乎就是绝望了。当她逃离他的身边，跑去找罗戈任时，他又怎么可以丢下她不管呢？他应该亲自去寻找她，而不是坐等消息。但是……难道罗戈任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她身上的精神错乱的征兆吗？……噢……罗戈任把一切都归结为另有原因，归结为出于情欲！这么嫉妒是多么疯狂啊！刚才，他的假设又想说明些什么呢（公爵突然间面红耳赤，仿佛在他心中，有什么地方颤栗了一下）？

不过，又何必再去回忆这些呢？在这件事上，双方都表现得近于疯狂。而说到他，也就是公爵热烈地爱着这个女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乎近于残忍和毫无人性了。是的，就是这样！不，这是罗戈任在诋毁自己。他有博大的襟怀，既能承受痛苦，也可以表示出同情。当他了解了事情全部的真相，当他确信了这个被人蹂躏、已经濒于疯狂的女人是怎样一个可怜的人的时候，难道到这个时候他还能够对她过去的一切耿耿于怀，还能够不原谅她给自己带来的种种痛苦吗？难道，他还不愿意去做她的仆人、她的兄长、她的朋友，去做她的保护神吗？这种同情心会让他明白过来的，会让罗戈任明白做人之道的。这种同情心是整

个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法则——也许是惟一的法则。哎，他是多么对不起罗戈任啊！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过错，他的行为又是多么的不够光明正大啊！不，并不是“俄国人的心灵高深莫测”，而正是他自己的不可捉摸，看看他竟然会想像出那么可怕的事情来就知道了。仅仅因为在莫斯科时，他说了一些热情真挚的话，罗戈任就对他刮目相看，并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兄弟一般，而他……但这都是因为有病而胡说八道！所有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刚才，罗戈任说他自己“正在丧失信仰”，而他说这话时，又显得多么灰心绝望啊！他一定感到非常痛苦。罗戈任不仅仅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而且，归根结底，他还是一名斗士：他想努力使自己失去的信仰得到恢复。现在，他非常需要信仰，已经渴求到了痛苦的地步……不错！一定要信仰一种教义，一定要崇拜一个神！不过，那幅霍尔拜因的画是多么奇怪啊……对，就是这条街了！或许，这就是那幢房子了，就是它了，十六号，“十品文官夫人菲利索娃之寓”！公爵拉了拉门铃，表示想求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公馆的女主人亲自出来告诉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今天一大早就去帕夫洛夫斯克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了，“甚至，她可能会在那儿逗留一段日子”。菲利索娃个子不高，长得尖眼尖脸的，大概在四十岁左右，目光狡猾而又锐利。她请教公爵的姓名，在问这个问题时，她好像故意地使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样——起先，公爵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马上又回来，请她一定要转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己的姓名。菲利索娃对公爵强调的“一定”二字显得极为关注，并流露出一种神神秘秘的神情。显然，她想借此来对公爵表明：“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她显然对公爵的姓名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公爵心不在焉地看了她一眼，就转身往自己旅馆的方向走去了。但是，他出来的时候和他刚去拉菲利索娃家的门铃时相比，已经是神态大变了。好像就是在那一瞬间，他的心中又有某种特别的变

化发生了：走着走着，他的脸色变得极为苍白，神情极为激动和痛苦，似乎人也变得虚弱了；他的膝盖不停地哆嗦，嘴唇也开始发青，一丝模糊的、不知所措的微笑游移在他的嘴角；他那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在这一瞬间突然得到了证实，而且说明了他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他重新相信自己心中的魔鬼了！

但是，这种想法真的得到了证实了么？但是，这种想法真的是正确的吗？那么，为什么他又会全身颤抖，为什么他会冒出冷汗，为什么他的心情会如此晦暗，为什么他又会不寒而栗呢？是因为刚才他又看见了那双眼睛了吗？但是，他走出夏园，不就是为了再看到那双眼睛吗！他那“突如其来的想法，”不就是要这样吗？对于“今天清早看到的那双眼睛，”他执意想再见一次，为的是最终他会确认，确认他一定会在那里，会在那幢房子的附近，再见到这双眼睛。这种愿望使他难以扼制，而且，刚才他果然又看到了这双眼睛，那么，他现在又为什么会感到这么压抑而大惊失色呢？好像他对这一切毫无心理准备似的！没错，这就是那双眼睛，对于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了——这就是今天早上，他在尼古拉车站下火车时，在人群中正是这双眼睛注视着他，一闪就不见了，这就是他后来在罗戈任的书房里坐下时，突然捕捉到的那双在背后注视着他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千真万确！）。当时，罗戈任失口否认了：他冷冷地笑了，有些苦涩地问：“究竟是谁的眼睛呢？”在不久以前，他从皇村铁路车站上了火车，准备去看望阿格拉娅，当时，他也猛然发现了这双眼睛，在一天中第三次看见了这双眼睛——当时，他立即想走去找罗戈任，对他说：“知道这是谁的眼睛吗，它就是你的眼睛！”可是，一直等到他跑出了车站，等到他站在那家刀具店前面时，他才清醒过来——当他站在橱窗前，为一把鹿角小刀估价为六十戈比时，他才清醒过来。一个奇怪的、可怕的魔鬼正对他苦苦纠缠，而且他再也无法摆脱它了。当他在夏园的树阴下坐定，当他陷入了沉思的时候，这个魔鬼一直在他的耳边低语：如果真的从一大早起，罗戈任就在盯他

的梢，那么如果罗戈任知道了他不去帕夫洛夫斯克（显然，对于罗戈任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既然如此，那罗戈任一定会到那里去——到彼得堡区的那幢楼里去，并且一定会在那里守候着他——公爵，毕竟，今天上午公爵还在信誓旦旦，表示"从此不再见她，"而且自己"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到彼得堡来的"。然而，公爵却匆匆向这幢房子走去了，慌慌张张地跑去了，如果在那里，他真的见到了罗戈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看见的，只会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心情抑郁，但又很可以理解。现在，这个不幸的人甚至都不再躲躲闪闪了。不错，今天上午，罗戈任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而矢口否认了，而撒了谎。但在车站上，他却大模大样地站在那里，并没有躲躲藏藏的。其实，躲躲藏藏的人正是公爵自己，而非罗戈任。现在，罗戈任就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就站那幢楼的旁边，在大约距离五十步的地方，抱着双臂，等候着。这一次，他完全公开地站了出来，好像故意要引人注意。站在那里，他好像是一个揭发者、一个法官，而不是像……而不是像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公爵现在不走到罗戈任面前去？而是要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想要转身就走呢，而且，他们的目光已经相遇了，（确实，他们的目光相遇了！而且，还四目对视了好大一会儿。）刚才，公爵不是还表示要挽起罗戈任的手，要和他携手到那里去吗？他不是还想明天登门去找他，对他说自己已经去找过她了吗？在去那里的路上，当快乐突然占据了他整个心灵的时候，他不是已经摆脱了心中的那个恶魔了么？或者，罗戈任的身上，真的有某种东西——在他今天所表现的整个形象中，在他的言谈、举止、行动和目光中，真的有某种东西存在，使公爵那可怕的预感、使公爵心中魔鬼说的那些令人恼怒的话语都可以得到证实？有某种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不可言传、无法分析，更不能有足够的理由来进行解释。但是，尽管存在了这么多的困难和不可能，它还是给人一种完整的、强烈的印象，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印象又转化成了完全的确定。真的是这样吗？……

确定——确定什么呢？(哎，这种确定是如何的以其“卑鄙的预感”的荒唐、卑劣来折磨着公爵，使他万分痛苦，使他激烈地自责啊！)“如果你有勇气，你倒说说看，你确定的究竟是什么？”他带着几分挑战地责备自己说。“说出来吧，要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清楚、准确、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啊，我实在太无耻了！”公爵涨红了脸，愤怒地重复道：“现在，我这辈子还怎么有脸去见这个人呢！哎，这是怎样的一天啊！天啊，这真是一场噩梦！”

从彼得堡区回来的这条路显得极为漫长而又充满了痛苦，在这段行程即将结束时，曾经有那么一刻，公爵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愿望占据了——马上到罗戈任那里去，等他回来，含着热泪羞愧地拥抱他，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然后彻底了结这件事、这一切。但是，现在，他已经站在自己所住的旅馆前面了……刚才，他对这家旅馆是多么的不喜欢啊，从看第一眼起，他对这些走廊、这整幢楼以及他住的那个房间都非常地不喜欢；这一天里，他好几次想到自己必须回这里来，心里都充满了厌恶……“我这是怎么啦，像一个生了病的女人，今天尽相信这些预感了！”他在大门口站住了，自嘲地、生气地想道。一阵新的、近乎于绝望的羞愧感涌上了心头，使他难以忍受，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站在了大门口。在那里，他站了一会儿。人们常常都会这样的：当突如其来地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尤其是其中交织着羞愧的往事时，通常都会停下来，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呆一会儿。“是的，我是个毫无良心的人，是个胆小鬼！”他忧郁地重复了一遍心里想的话，匆忙向前走去，但是……他再次停住了脚步……

旅馆的大门里光线本来就很暗，现在更是漆黑一片了：雷雨就要来了，乌云密布，吞没了黄昏的一丝微弱的光明。当公爵走近屋子时，满天的乌云突然迸裂，大雨倾盆而下。当公爵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匆匆忙忙向前走去的那一刻，他正好站在大门口，也就是由街上进入大门的入口处。这时，他突然在大门的深

处，在那个通向楼梯口的半明半暗的地方，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但是一闪就不见了。公爵没有看清这个人，当然，也无法断定他是什么人。何况，这里过往的行人非常多；这里是旅馆，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有人匆匆从楼道里来来去去。但是，公爵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使他得以最充分地、不容置疑地认定：他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罗戈任。公爵立刻就紧跟着这个人奔上了楼梯。这时候，他的心几乎都快停止跳动了。“一切都会立刻真相大白了！”他怀着一种奇怪的信念，喃喃地对自己说。

公爵从大门口快步冲上去的那段楼梯，是通往一楼和二楼的走廊的。和所有的古老建筑一样，这座楼梯是用石头砌成的，又暗又窄，绕着一根粗石柱子盘旋而上。在楼梯的第一个拐角处的平台上，这根粗石柱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有一步宽、半步深，像一个壁龛似的，里面可以藏下一个人。尽管楼梯里极为幽暗，但跑上这个平台后，公爵立即看出，不知为什么，有个人躲在了这个壁龛里。公爵突然想径直走过去，不往右看。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了，但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忍不住扭头往那边看了一眼。

那两只眼睛，今天已见过好几次的那双眼睛，突然与他四目相对了。在壁龛里躲着的那个人从里面往外跨出了一步。于是，突然间，两个人就面对面地站着，几乎紧贴到了一起。公爵猛地抓住了那个人的肩膀，迫使他向楼梯这边转过头来，凑近光亮——他想将这张脸看得更清楚些。

罗戈任的两眼突然闪亮了一下，扭曲的脸上挂着疯狂的微笑。他举起了右手，手中有什么东西亮闪闪地晃了一下。公爵想都没想到应该抵挡一下。他只听见自己好像大喊了一声：

“帕尔芬，我不相信！……”

紧接着，他的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一种异乎寻常的心灵之光，照亮了他的灵魂。这个瞬间大概有半秒钟；但是，公爵却清

楚地、有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开始，记住了自己那可怕的第一声惨叫。这第一声惨叫是他的胸中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的，不管他花费了多少力气，也无法克制它。紧接着，在刹那间，他所有的意识都泯灭了，眼前一面漆黑。

他的癫痫病发作了——这已经很久没有发作了。众所周知，癫痫病实际上就是羊癫疯，是在一刹那突然发作的。在这一瞬间，人的脸孔，尤其是眼神，会突然扭曲，神情大变。全身和整个脸部都会不断地抽搐、痉挛。胸膛里会爆发出一阵可怕得让人难以想像的、乱七八糟的喊叫；在这阵号叫中，似乎人性中所有的东西都在刹那间灰飞烟灭了；旁观的人简直难以置信，至少他很难想像和假设，这些嚎叫是一个人发出来的。甚至他会异想天开：以为在这个人的身体内，还藏着另外的一个什么人，而正是那另外一个人在嚎叫。至少，有许多人是对自己的印象做出这样的解释的；癫痫病人发作时的模样，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无法忍受的极大的恐惧，甚至在这恐惧中还夹杂了一些神秘的因素。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突然产生的这种恐怖，和其中包含着的各种各样的可怕的印象，使罗戈任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因而也就救了公爵的命，使他没有承受那本来已向他刺了过来的、无可避免的一刀。随即，罗戈任突然看到公爵直挺挺地仰面倒了下去，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由于太过猛烈，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了石级上，罗戈任看到这一切，还没来得及明白这是癫痫病发作，就惊慌失措地飞一般跑下了楼梯，绕过躺在地上的公爵，魂不附体地跑出了旅馆。

抽搐、发抖和痉挛使公爵的身体顺着楼梯——不超过十五级，滚落下来，而且一直滚到了楼梯的尽头。很快——不超过五分钟，有人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公爵，立即又有很多人上楼来围观。公爵头旁的一大滩鲜血使人们纷纷猜测：到底是这个人自己摔伤的呢，还是有什么人“行凶”？但很快有人看出这是癫痫病发作了；旅馆的一名侍者也认出了公爵就是那位刚来的旅客。这场

混乱最终由于一个偶然的巧合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本来，科利亚·伊沃尔金说好了在下午四点之前回到天平旅馆的，但他没有按时回来，而是去了帕夫洛夫斯克，由于某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他又没有留在叶潘钦将军夫人家用“便饭”，回到了彼得堡，并且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天平旅馆，等他到时，已是晚上七点了。他见到公爵留下的字条，知道他已经回到了彼得堡，便按照字条上的地址，匆匆忙忙地赶来找公爵。到这家旅馆后，别人告诉他：公爵出去了，于是，科利亚就到楼下的小吃部一边喝茶、一边听人摇风琴，等候公爵回来。刚才，他无意间听说有人发病，便凭着准确无误的预感，飞快地奔到了现场，立即认出了公爵。他马上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人们手忙脚乱地将公爵抬进了他的房间；虽然这时他已经醒了过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人们请来一位大夫为公爵检查了摔伤的头部，大夫开了一些外敷的药水，并说明碰伤的地方没有危险。一个小时后，当公爵的神志已经相当清醒时，科利亚叫了一辆四轮马车，把公爵从旅馆送到了列别杰夫家中去。列别杰夫接待了病人，而且显得非常热情、非常巴结。为了公爵，他甚至加快了准备搬进别墅的进度；第三天，所有的人都到了帕夫洛夫斯克了。

六

列别杰夫的别墅并不大，但很舒适，也相当漂亮。而他要租给别人的那部分，更是装修得焕然一新。凉台相当宽敞，这也是从外面进入房间的入口。列别杰夫在这里摆上了好几棵橙子树、柠檬树和茉莉花——它们都种在绿色的大木桶里，看上去赏心悦目。其中有几棵树，都是列别杰夫连同别墅一块买下来的。列别杰夫对这些花木放在凉台上所产生的效果，表示出极大的赞

赏，因此，凑巧在其他地方也有这些花木拍卖时，列别杰夫就下定决心，买了一些同样的、栽种在木桶里的花木，和原来的配成了一套。等到所有的花木终于都运到了别墅，并且将它们一一摆好以后，列别杰夫一天连续几次跑下凉台的台阶，从街上来翘首欣赏自己的房产，每一次都要重新盘算一番，并准备向未来来租住这幢别墅的人逐渐增加房租的数额。公爵病体未愈，而且内心苦闷，四肢虚弱无力，他非常喜欢这幢别墅。其实，在搬到帕夫洛夫斯克来的那一天，也就是公爵的癫痫病发作的第三天，从外表上看来，公爵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尽管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复原。在这三天里，他很喜欢他自己看到的周围所有的人——他喜欢几乎寸步不离跟着他的科利亚，喜欢列别杰夫全家人（当然不包括那个不知去向的外甥），他喜欢列别杰夫本人；甚至他还接待了伊沃尔金将军——在城里时，他就拜访过公爵了，而且表现得很高兴。在他搬到这个别墅来的当天，已经接近傍晚了，还有许多客人来访，都围在他身边，一起坐在凉台上。最先到来的是加尼亚，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变了很多了，人也瘦了不少，以致公爵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加尼亚之后，瓦里娅和普季岑夫妇也来了，他俩也是到帕夫洛夫斯克来避暑的。伊沃尔金将军几乎一直都住在了列别杰夫家里，甚至让人觉得是跟他一起搬来的。列别杰夫竭力让伊沃尔金将军呆在自己住的厢房里，不让他去打扰公爵；而且，他对将军非常友好，看上去，他俩已经认识很久了。公爵还发现，那两人在这三天里，常常在一起促膝长谈，也常常会发生争论，吵吵嚷嚷的，甚至好像是在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显然，列别杰夫对此感到很高兴。可以想到，列别杰夫实际上离不开将军，甚至是很需要将军。但是，他为了保护公爵而制定的种种防范措施，在搬到别墅来以后，他要求自己的家属也必须同样遵守：他借口不许打扰公爵，禁止任何人接近他。尽管公爵曾经多次请求他不要赶走任何人，但只要他稍起疑心，稍微怀疑他的女儿们有到公爵所在的那个凉台上去的

企图，他就会扑过去，又是跺脚、又是驱赶，甚至连那个抱着孩子的薇拉也不能幸免。

“第一，如果让她们这么放纵下去，那就有失礼貌和恭敬了；第二，她们自己也太有失体统了……”有一次，由于面对公爵直截了当的追问，列别杰夫不得不这么解释道。

“您这是何苦呢？”公爵对此大不以为然，“说真的，您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监视和保卫措施，只能使我感到更难受。我老是一个人呆着，非常烦闷，尽管我也说过好几次了，但连您自己也是不停地摆来摇去，踮着脚尖走来走去，这只会让我越来越烦闷。”

公爵这句话中暗示着，尽管列别杰夫借口病人需要静养，赶走了家里所有的孩子，但在这三天中，他本人却几乎每时每刻都要偷偷地溜进来看公爵。而且，每一次他都是先开门，探进头来，环顾房间四周，好像在检查：公爵在里面吗？他没有逃跑吧？然后，他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慢慢靠近安乐椅。因此，往往使毫无防备的公爵吓一大跳，他不断地询问公爵：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当公爵忍无可忍地请求让自己安静地呆一会儿的时候，他立即顺从地、默不作声地转过身，再踮着脚尖走回到门口，而且一边走还一边连连摆手，好像在向公爵说明：他仅仅是进来随便看看的，决不说一句话，现在他要出去了，而且决不再来了。但往往过不了十分钟、顶多有一刻钟，他又再次出现了。只有科利亚可以自由出入公爵的房间，这使得列别杰夫非常伤心，而且极为气恼。科利亚也注意到：列别杰夫常常在门外偷听他和公爵的谈话，而且往往一站就是半小时。当然，科利亚也告诉了公爵这个情况。

“好像我已经被您据为己有，已经被您锁起来了一样，”公爵带着抗议的意思说道，“我希望您不要再这样，至少在别墅里的时候不要这样，您心里要明白这一点：我想见谁就见谁，而且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这是理所当然的。”列别杰夫说，一边还摇着手。

公爵从头到脚细细地打算了他一番。

“卢基扬·季莫费伊奇，您是不是把过去钉在床头的那只小壁橱搬到这里来了？”

“没有，没有搬来。”

“难道您把它留在那里了？”

“实在没法搬，除非能把它从墙里撬出来……实在是钉得很牢，非常坚固。”

“或者，这里也有同样的壁橱？”

“甚至比那还要好，还要好得多，当初我买下这幢别墅时，这里就有这样的壁橱。”

“啊……啊。刚才您是没有让谁进来看我？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那……那是将军。我确实是没有让他进来，实际上，他也不应该到这儿来找您。公爵，我非常地尊敬这个人，这……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怎么，您不相信？好吧，以后您会明白这一点的，不过，说到底……公爵大人，您最好还是不要在这儿接待他。”

“请问，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列别杰夫，为什么您要踮起脚尖，而且每次来看我的时候，总像要偷偷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

“卑贱，这只是因为我太卑贱了，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出人意料地，列别杰夫这样回答，并且激动地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可是公爵，在您看来，将军是不是太过殷勤了？”

“太殷勤？”

“是太过殷勤了。第一，他已经打算好要住在我这里了，住就住吧，他还很容易激动，并马上就和我攀起亲戚来了，我和他已经算过好几次亲戚关系了，原来我们是亲戚。您原来还算是他的表外甥呢，他昨天向我讲清楚了这一点。照这样继续算下去，我和您也应该是亲戚了。这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而已。但是，刚才他又试图想让人相信，他这一辈子，从开始当准尉

的那天开始到去年的六月十一日，每天到他家吃饭的人总不少于二百人。最后，他竟说得这样天花乱坠：这些人坐下后，甚至再没有站起来过，三十多年就这么毫不间断地吃了午饭吃晚饭，吃了晚饭就喝茶，每昼夜连续十五个小时坐在餐桌旁吃喝，甚至连换台布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一个人站起身来刚走开去，另一个人又来了，在假日和皇家节日里，来客更是多达三百人。在俄罗斯建国一千年的纪念日那天，他统计了一下，居然有七百人之多。这可真是不得了！一个人吹牛吹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很糟糕的事；在家里接待这样一位殷勤好客的人，简直让人觉得可怕。所以，我才会想：对于我和您来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太过殷勤了。”

“但是，看起来您和他的交情好像非常好吧？”

“就跟亲兄弟一样。但这仅仅是闹着玩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亲戚，那么说起来只会让我更觉光彩。甚至通过他吹嘘关于二百多人吃饭和俄罗斯千年纪念日的事情，我也可以从中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刚才您提到了秘密，公爵，您说我走过来好像是想要告诉您什么秘密。真是巧了，真的有一个秘密：有一位太太刚才向我表示，她很想秘密地见您一面。”

“为什么要秘密地见面呢？那可不行，我可以亲自到她那里去，即使是今天就去，也没有问题。”

“不行，这绝对不行，”列别杰夫连连摆手，“实际上，她所害怕的并不是您想的那件事。顺便告诉您一声：那个恶棍每天都会来打听关于您的健康的消息，这件事您知不知道？”

“好像您经常地把他叫做恶棍，对此我觉得很可疑。”

“您不必有任何一点怀疑，真的不必，”列别杰夫赶快岔开了话题，“我想要说明的只是这一点：这位太太怕的不是他，她害怕的是另外一个人，完全是另一个人。”

“她害怕的究竟是谁，您倒是快说呀，”公爵开始追问，列别杰夫的鬼鬼祟祟、故弄玄虚让他很不耐烦。

“这就是秘密所在了。”

说着，列别杰夫微微一笑。

“谁的秘密？”

“您的秘密。公爵大人，您自己曾经严禁我在您面前提起……，”列别杰夫嘟嘟囔囔地说，看到自己终于让公爵的好奇心强烈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他心中感到极为满足，然后，说出惊人之语：“她怕的人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公爵皱起了眉头，沉默了足有一分钟。

“真的，列别杰夫，我想离开您的别墅了，”公爵突然开口说道，“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普季岑夫妇在哪里？您是不是把他们也招引来了？”

“他们马上就到，马上就来了。甚至将军也会紧随在他们后面来到。我要去打开所有的门，我要把我所有的女儿都叫出来，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叫她们出来，叫她们统统地出来。”列别杰夫有些惊慌地低语着，一边不停地挥舞着双手，从一扇门奔向了另一扇门。

这时，科利亚在凉台上出现了。他刚从外面进来，并宣布，有几位客人随后就要到了，——她们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她的三位女儿。

“那么现在要不要让普季岑夫妇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进来？要不要让将军进来？”科利亚带来的消息让列别杰夫大吃一惊，他急忙冲上前来，问道。

“为什么不让呢？让每一个想进来的人都进来吧！列别杰夫，我实话实说吧，从一开始，您好像就没有真正弄明白我和大家的关系；您总是在不断地出错。我没有任何理由想躲着或避开谁的。”公爵笑了起来，说。

看见公爵笑了，列别杰夫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也应该跟着笑。尽管他心中异常不安，可是看起来却非常得意。

科利亚带来的消息是真的；他只是为了通知他们，而比叶潘

钦母女仅仅早到了几步。因此，两家的客人突然从两边同时到来了，从凉台上进来的是叶潘钦母女，而普季岑夫妇、加尼亚和伊沃尔金将军几人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叶潘钦家的人刚刚从科利亚那里知道公爵生了病，以及他现在住在帕夫洛夫斯克的消息，在此之前，将军夫人一直满腹心事、苦恼和困惑。前天，将军就把公爵留下的名片带给了家里人，这张名片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心中燃起了信心，她几乎坚定不移地相信公爵本人一定会紧随而至，跟在这张名片后来帕夫洛夫斯克与她们相见。尽管小姐们极力劝说她：一个半年都没有来一封信的人，也许根本就不会急着来看她们，而且，也许虽然没有见到她们，他在彼得堡也一定会有许多事情可忙，谁知道呢？然而，小姐们的这些劝说使将军夫人非常生气，她甚至要和她们打赌，断言公爵一定会在第二天前来拜访——尽管："这已经是姗姗来迟了。"第二天，她等了一个上午；又等了一个中午，后来等到了傍晚。当夜色完全笼罩下来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看见什么都会大光其火，跟所有的人都大吵了一通。当然，在吵架的原因中，她对公爵几乎只字不提。第三天整整一天，她也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公爵。在吃午饭的时候，阿格拉娅在无意间脱口说道，妈妈之所以会如此生气，是因为公爵没有来，将军立即针对这一点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他可没什么错，"——听到这话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即站了起来，忿忿地离开了饭桌。终于，到了傍晚时分，科利亚来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还向大家描述了他所知道的公爵的种种遭遇。听完之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高兴得跟胜利了一样，但现在她仍然狠狠地将科利亚数落了一顿："要不就整天整天地在这里转悠，怎么赶都赶不走，但这一次，就算你自己不来，也应该叫人给我们捎个信来啊。"本来，"怎么赶都赶不走"这句话让科利亚大为生气，但他并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决定把这句话留到以后再追究，如果不是因为这句话太让他生气了，也许他就

会对此一笑置之了，因为在听说公爵发病的消息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表现出来的激动和不安，让科利亚觉得很高兴。她一再坚持必须派一个人专门赶回彼得堡，请来一个第一流的名医乘第二天早上的第一趟火车赶到这儿来，替公爵诊病。但是，女儿们劝阻了她；不过，当母亲迅速地收拾好，打算要去探望公爵时，她们也不甘落后，跟着她一起去了。

“现在他危在旦夕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边忙忙乱乱地收拾，一边说：“我们却还要在这里讲究所谓的什么礼仪！他究竟算不算是我们家的朋友？”

“不过我们也不该就这样莽莽撞撞地闯了去吧。”阿格拉娅说。

“好吧，那你就不用去了，这样最好——否则，如果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来了，谁来接待他呢？”

有了这几句话，当然的，阿格拉娅也就立刻和大家一起出发了——实际上，没有这些话，她也会这么做的。本来希公爵和阿杰莱达在一起坐着，她请他一同前去，他几乎立刻就同意陪同女士们前往。以前，在他刚开始和叶潘钦家交往的时候，他就听她们说起过公爵，从而产生了对公爵的浓厚的兴趣。本来他就认识公爵，不久前他们在某地认识了，并且一起在一个小城里住了一两个星期。——这已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希公爵还向叶潘钦母女讲起了和公爵有关的许多事，表现了对公爵的强烈的好感，因此，现在他也非常高兴能去拜访这位老相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今天正好不在家。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这时也还没有到来。

叶潘钦家到列别杰夫家的别墅的距离还不到三百步远。看到公爵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产生第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是她看到公爵身边围了一大群客人，更不用说这帮人中还有两三个人是她所痛恨的了；她的第二个不愉快的印象，是她惊讶地发现迎上来对她们表示欢迎的公爵是一个非常健康、衣着考

究的年轻人,而且还满面笑容——本来,她以为会看到一个缠绵病榻、奄奄一息的公爵的。她甚至因为觉得莫名其妙而停下了,科利亚看到这一情形后大为开心。本来,在将军夫人从她自己的别墅动身之前,科利亚可以向她说明事实的真相,告诉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正奄奄一息的,更没有什么人要断气;但他偏偏就不说明,因为他预感到:如果她见到其好友公爵非常健康的样子,一定会大为生气的,而他早就调皮地等待着将军夫人那滑稽可笑的生气模样。科利亚甚至当众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这就显得太不客气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此则大光其火。尽管科利亚与将军夫人交情非浅,甚至谁也离不开谁,但俩人又常常互相嘲讽,有时还很厉害。

“等一等,亲爱的,你先别着急,不要得意得太早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边对科利亚说着,一边坐在了公爵为她摆好的那把安乐椅上。

列别杰夫、普季岑、伊沃尔金将军等人连忙为小姐们搬来了椅子。阿格拉娅坐在了将军搬来的椅子上,列别杰夫又搬来了一把椅子给希公爵,他弯腰曲背地搬着椅子,表现得毕恭毕敬。而瓦里娅则兴高采烈地小声地一一向小姐们问好,如同她往日所做的那样。

“公爵,我还以为会看见你缠绵病榻,真的,心中一害怕,就夸大了你的病情,我不对你说假话,刚才看到你神采飞扬,我心里非常恼火,但是,我也敢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仅仅过了一分钟,我就明白过来了。如果多思考一下,凡事都三思而后行,那么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我都会更聪明一些;大概你也一定是这样的。说真心话,看到你已经康复了,我又是多么的高兴啊,甚至比看到我的亲生儿子(如果我有亲生儿子的话)的病好了还更为高兴;如果你对我刚才的话表示怀疑,那么,应该感到羞愧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但是,这个坏小子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来捉弄我。大概你想袒护他吧;那么,我要向你提出警告:请你相

信，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忍痛与他一刀两断，拒绝和他交往。”

“但我又有什么地方错了呢？”科利亚叫了起来，“不管我告诉您多少次，公爵几乎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您却始终也不会相信，因为您正想像他就咽气了——这要有趣得多。”

“您到我们这儿来，是打算长住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问公爵。

“住一个夏天，也许再长些。”

“你还是一个人吗？没有结婚吧？”

“没有，没有结婚。”听到这种天真而略带讥讽的话，公爵微微地笑了笑。

“这有什么可笑呢；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嘛。我说的是别墅；为什么你不住到我们家里去呢？我们的厢房整个都空在那儿呢，不过，随便你怎么决定吧。你这幢别墅是租他的吗？就向这个人租的？”说着，她把头向列别杰夫那儿指了指，压低声音接着说：“这个人怎么老是点头哈腰，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

这时，像往常那样，薇拉抱着孩子从房间里走到凉台上来了。而列别杰夫这时仍然在围着椅子团团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好像有些手足无措，但又非常不情愿就此离开。他一看见薇拉，列别杰夫就猛地向她扑了过去，连连挥手，想把她赶出凉台，他甚至向她连连跺脚，而忘了周围是些什么人。

“他疯了吗？”将军夫人突然又问了一句。

“不，他……”

“大概是喝醉了吧？你周围的这帮人好像不怎样嘛，”她扫视了一下其他的人，极不客气地对公爵说，“不过，这位姑娘却非常可爱！她是谁？”

“她叫薇拉·卢基扬诺芙娜，也就是这位列别杰夫的千金。”

“啊！……她真可爱。我想和她认识认识。”

但是，在听到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芙娜的夸赞以后，列别杰夫已经亲自拽着女儿过来，向将军夫人作介绍。

“她们都是些没娘的孩子，一些孤儿！”列别杰夫一边往这边走过来，一面感慨万千地对大家说道，“她手里抱的这个孩子也是个没娘的孩子了，她叫柳博芙，是我的妻子——刚刚去世的叶琳娜所生的。在六个星期之前，由于上帝的旨意，我的妻子在分娩时去世了……是的，现在只能由她来代替妈妈照料她们了，尽管她只是她们的姐姐，仅仅是一个姐姐……，不过是，不过是……”

“可是，你不过是一个傻瓜，先生，请原谅我这么坦率地说话。好了，够啦，我想你自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显得异常恼怒，一下子打断了列别杰夫的话。

“千真万确！”列别杰夫说道，还恭恭敬敬地、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列别杰夫先生，我听别人说过，您会讲解《启示录》，这事是真的吗？”阿格拉娅问道。

“千真万确……我已经讲解十五年了。”

“我听说过一些有关您的事情。好像报上也曾经刊登过您的事迹？”

“不，那介绍的是另一个诠释家，是另外一个人，不过，那个人已经去世了，就剩下我了，我代替了他。”列别杰夫回答说，他这时开始得意忘形了。

“要麻烦您了，看在咱们现在是邻居这一点上，过几天您能为我讲解讲解吗？对于《启示录》，我实在是一无所知。”

“我不得不提醒您一下，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这个人在冒充内行招摇撞骗罢了，请您相信我。”伊沃尔金将军突然插嘴说道。在此之前，将军一直如坐针毡地等待时机，千方百计地想找到机会发表自己的高见；现在，他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身边坐下了。“当然，在别墅休闲时，人有自己的权利，”他继续往下说，“也有自己的娱乐，而请这么一位非凡

的冒牌货到别墅来，并听他讲解《启示录》，也未尝不是一种娱乐——和其他方式的娱乐一样，甚至这种娱乐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启迪智慧的游戏，但是我……您这么看着我，好像非常惊讶？我很荣幸地向您作一下自我介绍：在下是伊沃尔金将军。您小时候我还抱过您呢，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认识您非常高兴。我认识令千金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和尊夫人尼娜·亚历山得罗芙娜。”阿格拉娅嘟哝着，同时，她极力控制住自己，以免一时忍不住，自己就会大笑起来。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大光其火了。她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郁结已久，现在突然想乘机发泄出来。这位伊沃尔金将军让她最为深恶痛绝。她以前也认识将军，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撒谎，先生，这好像已经习惯成自然似的，您从来就没有抱过她。”她对他愤怒地说道。

“您忘了吗，妈妈，他的确曾经抱过我，在特维尔，”阿格拉娅突然为将军证实道，“那时，我们住在特维尔。我记得当时我才六岁。他做了弓和箭给我，还教我怎么射箭，当时我还射死了一只鸽子。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一起射死了一只鸽子？”

“我也还记得，当时他还带了硬纸板做的头盔和木头做的箭来给我。”阿杰莱达也喊了起来。

“我也还记得这件事，”亚历山德拉也证实道：“当时，你们俩还为了那只受伤的鸽子而大吵起来，结果被分开后，就罚站墙角，阿杰莱达在罚站的时候，还戴着头盔，拿着木剑。”

虽然将军对阿格拉娅声称：他曾经抱过她，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只不过是为了由此开始他的高谈阔论。而且，事实上，在和任何一个年轻人攀谈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与这个人结识时，他也总是会这么说的。然而，这一次却无巧不成书，他偏偏说的是事实，而且，又跟成心安排好了一样，他自己偏偏又忘了这件事。因此，现在阿格拉娅突然证实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提

起他们俩曾经一起射死了一只鸽子时，他的脑海豁然开朗，他自己也回忆起了这件事，甚至连细枝末节也一清二楚地记起来了，这就和所有已年迈的老人回忆起一件遥远的往事时的情形一样了。我们很难说清楚对于这位可怜的、总是带着几分醉意的将军来说，这段回忆产生了怎样一种强烈冲击啊；但最后，他突然感动不已。

“记得，我全都记得！”将军喊了起来，“当时，我还是一个上尉。您还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大，长得非常惹人喜爱。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加尼亚……在您府上……蒙受款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瞧你，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将军夫人插进来说道，“现在，既然您这么大为感动，这就意味着，您总算还没有把自己的高尚的情感都统统喝光！您可让您夫人受了多少罪啊。本来，您也该成为孩子们的表率，教育他们，可是，您却坐进了债务监狱里。请您走开吧，先生，从这儿走开，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去，去躲到门背后的角落里，好好地痛苦一通，想想自己那纯洁无瑕的过去吧，或许，上帝会宽恕您的。走吧，走开，我可是认真地跟您说这些话的。如果您想要痛改前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回忆过去，追悔过去了。

然而，大可不必再三地告诉将军：你对他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因为像那些常常酩酊大醉的人一样，现在将军非常容易动感情，也像所有的落魄过甚的醉鬼一样，将军现在无法承受住对幸福的往事的回忆。他站了起来，温顺地向门口走去，这一来，反而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即又可怜起他来了。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在将军背后喊到，“请你等一下，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的良心的谴责不那么重了，那时再回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叙叙旧。也许，我自己比起你来，罪孽还要深重五十倍；但现在，再见吧，你可以走了，这儿没你的事了……。”她突然又害怕他会

真的转来了。

“最好您暂时不要跟着他，”公爵劝阻科利亚道——这时，他已经在他父亲后面想跟着出去，“否则，过一会儿他又会懊恼起来，那这番功夫就付诸东流了。”

“这话倒也不错，别理他，过半个小时后你再去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作出了决定。

“尽管他这辈子可能就说了这一次真话，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竟然会被感动得流泪！”列别杰夫鼓起了勇气，插进了一句话。

“如果刚才我听到的话都是真实的话，先生，那么你也好不到哪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即止住了他下面的话。

聚集在公爵周围的这群客人之间，渐渐明确了他们的相互关系。对于将军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对自己的关切，公爵自然能够体会，也确实体会到了。因此，他也就情真意切地告诉她们，在她们到来之前，尽管自己抱病在身，而且天色已晚，但他还是打算今天一定要到叶府去拜访她们。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公爵的客人扫了一眼，回答说，即使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普季岑为人非常有礼貌，而且也很知趣，听到这话后，他立即就站起来身来告辞，悄悄退到了列别杰夫的厢房中去了，他还想将列别杰夫也一并带出去。列别杰夫答应他马上就出去；瓦里娅这时正和几位小姐谈得高兴，也就留了下来。看见将军走了，她和加尼亚都大为高兴——很快，加尼亚也跟着普季岑出去了。在凉台上和叶潘钦母女一同度过的几分钟里，他态度谦和、举止得体，即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从头到脚认真打量了他两次，而且目光严厉，他也没有显露出一点惊慌失措来。的确，过去认识他的人都会想，他真是变了很多了。对于这种变化，阿格拉娅十分喜欢。

“刚才出去的人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她突然问道。她常常会这么做：随时会打断别人的谈话，大声而生硬

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却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发问。

“是他。”公爵回答道。

“我差一点就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变化太大了，……变得好多了。”

“我为他感到高兴。”公爵说。

“他病了一段时间，大病了一场。”瓦里娅补充道，她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同情。

“他什么地方变好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问道，她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并有些惊恐，因而愤怒起来了。“凭什么说他变好了？他丝毫也没有变好。究竟你认为他什么地方变好了？”

“再没有比‘可怜的骑士’[①]更好的人了！”一直站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椅子旁边的科利亚这时突然宣称道。

“我也这么认为。”希公爵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的。”阿杰莱达也郑重宣告。

“什么‘可怜的骑士’？”将军夫人问，她一边大惑不解而又懊恼地打量着每一个说话的人，看见阿格拉娅突然间满面通红，便立即生气地又说了一句，“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可怜的骑士’？”

“难道受到您宠爱的这个浑小子是第一次歪曲别人的话吗？”阿格拉娅说，她的神态也极为傲慢却又极为愤怒。

每当阿格拉娅突然发怒的时候——她经常会突然发怒，尽管她都一本正经地绷着脸，声色俱厉，好像心如铁石，但几乎总会流露出一些孩子气的、小学生一样急躁的表情；她竭力想掩饰住，但往往欲盖弥彰，因此她的那副模样总让人无法不感到好笑，然而阿格拉娅又不明白为什么要笑，因而往往更为恼怒。“他们怎么可以笑呢？又怎么敢笑呢？”现在，姐姐们在笑，希公爵在笑，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也不知为什么红了脸，微微笑

---

① 语出普希金的诗《世上有位可怜的骑士》。此处暗指梅什金公爵。

了。科利亚则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这一回，阿格拉娅是真的生气了，但一生气，她反而显得更加妩媚了。受窘的样子使她更为动人，可她立即又为此暗自生气——于是显得更为娇嗔可爱了。

“他歪曲您的话还少吗？”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这句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是以您自己的叹息为根据的！”科利亚叫了起来，“一个月前您读《堂吉诃德》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这句话，当时您说没有比‘可怜的骑士’更好的了。当时，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是堂吉诃德，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是另外的一个人，反正是在说一个人，这件事说来就话长了……”

“亲爱的，你少胡乱猜测了，我看，你实在太放肆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懊恼地阻止科利亚继续说下去。

“难道这么想的只有我一个人吗？”科利亚并不肯就此住嘴，“当时，所有的人都这么说，现在也还在这么说；希公爵、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和所有的人刚才都对‘可怜的骑士’表示赞同；这就是说，‘可怜的骑士’是确有其人的，依我看来，如果不是因为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那么我们大家可能早就知道这位‘可怜的骑士’指的是谁了。”

“怎么会怪到我头上来呢？”阿杰莱达笑着说。

“请您画一幅肖像您却不答应嘛——难道这不应该怪您吗！当时，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要请您画一幅‘可怜的骑士’的肖像，甚至还把她自己构思的整幅画的题材都讲给您听了，您还记得那题材吗？但当时您就是不肯……”

“可是您叫我怎么画，又画谁呢？她构思的题材中说，那位‘可怜的骑士’应该是这样的：

从此再也不从脸上
摘下那钢铸的面罩

这脸叫我怎么画呢？我能画些什么呢：就画一个面罩？一个看不见真面目的人？”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什么面罩，我简直搞不懂！”将军夫人生气了。其实，这个“可怜的骑士”指的是谁，她也了然于胸——大概，大家对以此来称呼那个人，早就心照不宣了。但是，最让她感到恼火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竟然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竟然会困窘得面红耳赤——就像一个十岁的孩子那样。“怎么啦，是不是该结束你们这种愚蠢的玩笑了？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可怜的骑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以致不让别人过问吗？”

但大家只是继续笑着，没有人回答她。

“这是一首古怪的俄国诗，”希公爵终于出来解围了，显然，他急于岔开话题，转移大家的注意。“是一首长诗的片段，无头无尾，讲的就是一位‘可怜的骑士’的故事。大概在一个月前吧，吃完饭后大家一起说笑，照例要为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未来的画寻找素材。——正如您所知道的，为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寻求画画的题材，早已经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任务了。当时就提起了这个‘可怜的骑士’，究竟是谁第一个想起这个的，现在我也不大清楚了……”

“是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科利亚插进来叫道。

“大概是她吧，我记不太清了，”希公爵继续说道，“当时，一些人嘲笑这个题材，但另一些人却声称，没有什么比这更高雅了。但是，如果要画这位‘可怜的骑士’，无论如何得先有张脸才行；于是，大家就开始对所有认识的人的脸庞进行挑选，结果没有一个人的脸合适，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今天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又重新想起了这件事，并当众提起来？实际上，尽管当时大家觉得很好笑，现在想起来，却又觉得索然无味了。”

“他提起来是因为别有所指，是一种新的恶作剧，又愚蠢又

气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毫不客气地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愚蠢的恶作剧，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敬意。”阿格拉娅突然说道，她的语调是出人意料的严肃而且一本正经。看来，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丝毫没有刚才那种又窘又急的神情了。不但如此，看她现在这模样，根据其中某些迹象，我们可以猜到，看到这个玩笑越开越大，越开越离谱，她甚至觉得很是高兴；而她的心情发生这一变化的时候，正是公爵已经越来越窘态毕露，而且他的窘迫已经达到顶点，几乎无以复加的时候。

“刚才还像个疯子一样哈哈大笑，现在居然又会突然冒出了深深的敬意！你们都疯了！为什么要表示敬意？马上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冒出了什么深深的敬意？”

“我之所以会产生深深的敬意，”阿格拉娅保持了那种严肃而又一本正经的语调，并以此来回答她母亲那近于挖苦的问话，“是因为这首诗里描写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富有理想，而且一旦他树立起理想，便对此坚信不疑，甚至会为了它而盲目地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总能遇上这种人的。在这首诗里，也并没有具体地说明这位‘可怜的骑士’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但可以看出来的，就是这个理想是一个光辉的形象，纯洁而美丽的形象，因此，热烈地执着于自己信仰的骑士就把念珠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让它取代了围巾。是的，诗中还有一句含义模糊、让人费解的铭文——字母 A. H. Б.，他还在自己的盾牌上写下了这句话……”

“是 A. H. Д.。”科利亚纠正道。

“我说是 A·H. Б.，而且我偏要这样讲，”阿格拉娅显得有些恼火地打断了科利亚，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不管那位女士的心上人是谁，也不管她过去都做过什么事，只要他爱上了她，相信了她那种“纯洁的美丽，”就已经足够了。以后，他便会终身地崇拜她；他的优点就是，即使以后

她做了小偷，他也仍然会对她坚信不疑，会为了她那纯洁的美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她赴汤蹈火。大概诗人试图把一个纯洁而高尚的骑士身上那种富有中世纪骑士之风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全都纳入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形象中去；显而易见，这一切仅仅是理想。这种情感在那位‘可怜的骑士’身上已经发展到了极至，甚至到达了禁欲主义的境界。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人有这样的情感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情感一定会留下深深的、值得称道的痕迹，更不用说堂吉诃德了。‘可怜的骑士’就是堂吉诃德，不过是严肃的堂吉诃德，而不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以前，我对这个道理并不太明白，因而嘲笑过他，但现在，我爱这位‘可怜的骑士’，更重要的是景仰他的高尚行为。”

阿格拉娅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宏论，她现在这副模样，甚至让人无法确定，她到底是在说正经话还是在取笑别人。

“哼，他一定是个傻瓜，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也只能是傻得出奇！”将军夫人决绝地说，“还有你，我的小姐，竟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上起课来了；照我说，你这样做很不成体统。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容忍的。你说的是什么诗？念出来给我听听，我想你一定背得出来的！我一定也知道这首诗。这辈子最让我讨厌的就是诗了，我好像有预感似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再忍耐一会儿吧，公爵——看来，咱俩现在都只能耐着性子听了。”她转身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说，阿格拉娅的那番话让她感到非常懊恼。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本来也想说些什么，但因为仍然感到窘迫不安，所以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只有阿格拉娅——她放肆地大发了一番“宏论，”不但没有感到丝毫的羞涩，反而显得很高兴。她立即站起身来，表情仍然和先前一样的郑重和严肃，而且表现出了一副早就准备好、等候邀请的神情，她走到凉台中央，在仍旧坐在安乐椅中的公爵面前站住了。大家望着她，带着几分惊讶，几乎所有的人——希公爵、两位姐姐和母亲，都望着

这准备开场的新的恶作剧，感到心里很不愉快——无论如何，这样做有点离谱了。但是，显而易见，阿格拉娅正是喜欢这样装腔作势，并立即就摆出这副架势一本正经地要开始朗诵诗歌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几乎就要轰她回原来的座位去了，但就在阿格拉娅马上就要开始煞有介事地朗诵起那首著名的诗歌时，有两位新的客人从街上走进了凉台，一边还高声交谈着。来的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一位年轻人紧跟在他的后面。他们的到来在凉台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七

和将军一起来的那位年轻人大约二十八、九岁，个子很高，身材匀称，长了一张英俊而充满智慧的脸庞，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炯炯有神，而且洋溢着机智和嘲讽。阿格拉娅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依然故作姿态地盯住公爵一个人，继续一本正经地朗诵诗歌——也只对着公爵一个人朗诵。公爵心中非常清楚，她这么做是另有目的的。但是，新来的客人至少让他的尴尬处境多少得到了一些改善。看见他们到来后，公爵欠身站起，有礼貌地向远处的将军亲切地点点头，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不要打断阿格拉娅的朗诵，然后他自己退到安乐椅的后面，将左手搁在椅子背上，继续听阿格拉娅的朗诵——这样，他的姿势多少可以自然一些，不致于像坐在安乐椅里那么“滑稽”了。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则用命令的手势向这两个新进来的人挥了两次手，示意他们就停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和将军一起进来的那位客人引起了公爵极大的兴趣，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关于这个人的事，公爵已听说了许多，而且也曾经不只一次地想到过他。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那身便装让公爵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曾经听说

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是一个军人。在听阿格拉娅朗诵的过程中，嘲讽的微笑始终在这些新客人的唇间飘荡，好像他也听说了一些关于“可怜的骑士”的风言风语。

“或许，他只是在凭空猜测而已。”公爵暗自寻思。

但是，阿格拉娅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刚开始表演朗诵时，她表现得煞有介事、装模作样，现在，她的表情已变得严肃认真了。她已经深深地陶醉在这首诗的精神内涵之中，并且，以对全诗内涵的高度理解来念每一个词，以一种高度的淳朴来朗诵每一行诗。因此，在朗诵即将结束的时候，她不仅仅是引起了大家的普遍注意，而且还由于她表达出了这首诗的崇高精神，因而为她那么一本正经地走到凉台中央，又竭力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装模作样的姿态的举动多多少少作了一些辩解。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在这种郑重其事的神情中，大家可以看到她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那种崇高的精神充满了无限的，甚至是天真的敬仰，她的双眸中闪烁着光芒，她那美丽的脸庞上两次因灵感的勃发和内心的喜悦而引起了轻微的、不易察觉的颤栗。她朗诵道：

世上有位可怜的骑士，
他沉默寡言，单纯朴实，
他外表忧郁，脸色苍白，
但精神勇敢，为人爽直。

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幻，
在他的眼前反复出现，
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
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

从此他的心开始燃烧，
不再对女人看上一眼，

至死对任何一个女人，
没有吐露出片语只言。

他把念珠围在了脖颈间，
代替了那围巾一条，
从此再也不从脸上
摘除那钢铸的面罩。

他的心中充满了纯洁的爱情，
他的一生忠于那甜蜜的梦幻，
他将赤红的鲜血写在了自己的盾牌上：
“圣母啊，愿您欢欣。”

此时，在巴勒斯坦的荒原上，
骑士们正在跃马驰骋，
他们高呼着情人的芳名，
在悬崖峭壁间冲锋陷阵。

“圣洁的玫瑰啊，天国之光！”
他呐喊，他大声狂烈地疾呼，
喊声就像霹雳震天，
使穆斯林们胆战心惊。

他又回到了遥远的城堡，
离群索居闭门自囚，
总是一言不发，满脸忧伤，
终于如痴如狂魂归上苍。

后来当公爵再回想起阿格拉娅朗诵诗时的情景，有一个问

题始终困扰着他，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她怎么能把一种真实的、美好的感情和一种明显的、恶毒的嘲笑结合在一起呢？他坚信不疑地认为那就是嘲笑；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并认为事出有因：在朗诵诗的时候阿格拉娅竟然把 A. M. D. 三个字母偷换成了 Н. Ф. Б.[①]。她没有读错，而他没有听错——对于这一点他也是确信不疑的（后来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阿格拉娅的这种乖张的举动——她当然只是开玩笑，尽管这玩笑开得太离谱，太轻浮了，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早在一个月以前，大家就谈论过（而且是"取笑"过）这个"可怜的骑士。"然而，事后不管公爵怎么回忆，都觉得在说到这三个字母的时候，阿格拉娅不但没有一丝一毫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嘲讽的味道，甚至，她也没有对这三个字母作任何强调，以便将这三个字母中隐含的意思强调出来；恰恰相反，在说到这三个字母时，她仍然那么严肃、那么纯洁、那么天真、那么自然，让别人情不自禁地相信：这首诗中本来就有这几个字母，书上本来就是这么印着的。公爵的心中，有一种沉重的不快的感觉在啮咬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当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她既没有发现阿格拉娅偷换了字母，也没有发现她的含沙射影、另有所指。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只知道他们在朗诵诗歌。而其他的听众，大部分人都听懂了，而且对阿格拉娅这种大胆的乖张行为和含沙射影感到惊讶，但他们都不动声色，竭力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但听懂了（公爵甚至愿意就这一点打赌），而且还摆出一副样子，极力向大家表示他听懂了：他微微地笑了一笑，神情表现出了一种夸张的嘲弄。

"多么美妙啊！"朗诵一结束，将军夫人就赞叹不已地叫了起来："这是谁的诗？"

"普希金的，妈妈，您别丢我们的脸了，连这个都不知道，叫

① Н. Ф. 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的字母的缩写。

人多不好意思啊！”阿杰莱达叫了起来。

“有你们这些千伶百俐的人在我身边，我怎么能不变成傻子呢，而且要多傻有多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有些伤心地说，“真是丢人啊！呆会儿回家后，马上把普希金的这首诗拿来给我看看！”

“好像咱们家根本就没有普希金的诗！”

“很久以来，咱们家就只剩下了两卷破破烂烂的书，而且还不知被扔到哪儿去了。”亚历山德拉补充说。

“马上就派人进城去买，派费奥多尔或者派阿列克谢去买，得乘头班火车去，——就派阿列克谢去买吧。阿格拉娅，你到我这儿来！亲亲我吧，你朗诵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你朗诵这首诗是出于真心，”她用近于耳语的声音继续说下去，“那么，我为你感到惋惜，如果你的这番朗诵只是为了嘲讽他，那么对你的作法我不能赞同，因此，无论如何，最好你根本没有朗诵。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小姐，你可以走了，以后我再接着跟你说，——不过，咱们是不是已经在这里呆得太久了。”

与此同时，公爵走过来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问好，将军则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介绍给公爵。

“是我从半路上把他拽来的，他刚下火车，知道我要到这里来，而我们家的人又都在这里……”

“我听说您也在这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打断了将军的话，说道，“以前我就打算要认识认识您，而且不仅如此，我还想和您交个朋友，所以知道您在这里后，我立即就争分夺秒地赶了过来。您身体不适吗？我也是刚刚才听说……”

“我已经痊愈了，很高兴能够认识您，——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甚至希公爵也和我谈起过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

俩人寒暄客套了一阵，又彼此握手问好，然后又仔细地互相打量了一番。大家立刻就互相交谈起来。公爵发现（现在他对一

切事情都很注意，甚至能注意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并迫不及待想弄个水落石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身穿的那套便服，引起了大家普遍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惊诧以至于所有其他的印象都被忘却、忽视了，不予理会。可以想像，在这种改变服装的行为中一定包含了某种特别重要的内容。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大惑不解地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亲戚希公爵则坐立不安。只有阿格拉娅看了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尽管很好奇，但仍显得很平静——好像她只是要比较一下：到底是穿军服还是穿便服对他更合适，使他更好看，但仅仅过了一分钟，她又转过头去，不再看他一眼了。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尽管可能也感到有些不安，但也无意就此打听什么。公爵觉得，她好像不太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真叫人莫名其妙，叫人大吃一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回答所有人的提问。“刚才，我在彼得堡遇见他的时候，简直就难以置信。为什么会这么突兀地改变呢？真叫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当初带头嚷嚷说什么决不能砸烂交椅的人也是他！”

接踵而至的是纷纷乱乱的议论，从中可以了解到，很久以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就宣布他想退役，再也不做军人了；但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表情都不够严肃，因此也就无法让人把他的话当真。不过，就算在谈到什么严肃的事情，他也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尤其是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他的真实想法时，就更是会让人云里雾里，将信将疑。

“这次我的退役不过是短时期的，也就几个月，最多退役一年。”拉多姆斯基笑着向大家解释。

“这大可不必，至少我还是很清楚您的情况的。”将军仍然激动不已。

“难道也没有必要去自己的庄园巡视一番吗？这可还是您自己向我建议过的，何况，我也想到国外去一次……”

然而，话题很快就改变了。这期间，公爵一直在冷静地旁观，在他看来，人群中的这种不安实在太特别了，而且现在仍然继续着——这毕竟有些有失分寸，事情一定另有蹊跷。

"这么说，'可怜的骑士'再次粉墨登场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走到了阿格拉娅身边，问她。

然而，让公爵大为惊讶的是，阿格拉娅只是打量了他一眼，而目光中竟然充满了莫名其妙，充满了疑问，好像在向他暗示：关于"可怜的骑士，"他俩之间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她甚至都不明白他在问些什么。

"太晚了，现在要派人进城去买普希金的诗已经来不及了，天色太晚啦！"科利亚在正竭尽全力地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进行辩论，"我已经对您说过三千遍了：太晚啦！"

"的确，现在要派人进城，的确是晚了一点，"这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急忙撇下了阿格拉娅，突然插了一句，"我想，现在彼得堡的书店都已经关门了——都快九点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还掏出了怀表。

"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也从来都没有想起来要买，就再忍耐一下，等到明天再去总行了吧。"阿杰莱达也插嘴说道。

"而且，"科利亚又补充道，"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居然会对文学有如此之大的兴趣，实在有失体面。不信，您可以问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装有红轮子的黄色轻便马车感兴趣，也要体面得多。"

"科利亚，您又从书本上引经据典了。"阿杰莱达指出。

"他就是喜欢掉书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立即接过了话茬，"喜欢将文学评论中的句子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对于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谈话，我早有领教。不过这一次，他说的却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话。尼古拉·阿尔达利翁维奇显然暗示的是我的那辆红轮子的黄色的轻便马车。不过，我已经换了一辆马车了——您说得晚了一点。"

公爵一直在倾听拉多姆斯基的说话……在他看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举止大方、谦和而又谈笑自若，他尤其喜欢看他和与他抬杠的科利亚说话——他是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友好的态度在说话。

“这是什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转身问列别杰夫的女儿薇拉——这时薇拉已站在她面前了，双手还捧着几本书：大开本、装潢精美的崭新的书。

“普希金的诗，”薇拉回答道，“我们家里藏的普希金文集。爸爸让我给您送来。”

“怎么能这样？这怎么可以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这一行为很是吃惊，不由得说道。

“不是送给您的，不是送给您的！——就算想送，我也不敢这么做啊！”列别杰夫突然从他女儿的身后跳了出来，“我按原价卖给您。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普希金文集，已经珍藏了好久了，还是安年科夫版的呢，现在这个版本的书几乎找不到了——我只是按原价卖给您。我这么恭恭敬敬地拿它们过来，是想把它们转让给您，以便使夫人您那想要迫不及待地欣赏文学的高尚的、高雅的情感得到满足。”

“啊，你要卖给我，那么谢谢你了。我不让你吃亏的。不过，先生，请你不要这么装腔作势的。我听说过关于你的一些事，听说，你读过不少的书，什么时候咱们可以聊聊；你是打算亲自把书送到我那里去吗？”

“我要恭恭敬敬而又……恭恭敬敬地给您送去。”列别杰夫从女儿手里把书抓了过来，矫揉造作地说道——看上去，他已经有些得意忘形了。

“好，给我送去吧，只不过别弄丢了，你也用不着这么毕恭毕敬的，而且有一个条件，”她认认真真地打量着他，又补充道，“你只许送到门口，因为今天我不愿意接待你。如果你让你的女儿薇拉送去，那么现在就送去也行——我很喜欢她。”

“您怎么不提那帮人的事呢？”薇拉有些迫不及待地向父亲说道，“就算您不理会他们，他们也会自己闯进来的——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大吵大闹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几个人要找您，早就到了那边了——在我们那边等着，而且一直骂骂咧咧的；但是爸爸却不让他们进来见您。”她一边说一边转向了公爵，公爵则早已将礼帽拿在手里了。

“什么样的客人？”公爵问到。

“他们说有事要找您，而且像他们那种人，就算现在不放他们进来，他们也会在半道上截住您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最好还是放他们进来吧，省得以后会有麻烦。现在，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在劝说他们，但他们不听。”

“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您用不着理睬他们！不值得去见他们！”列别杰夫说，一边还连连挥手，“他们的无理取闹也不值得一听；最尊敬的公爵阁下，为了他们的事而让自己不得安宁，也太有失您的体面了。就这么回事，他们不值得……”

“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我的天啊！”公爵极为窘迫地惊叫起来，“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已经委托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了吗？刚才，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对我说……”

但这时候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已经走出了房间，出现在凉台上了；在他后面，紧紧地跟着普季岑。在离凉台最近的一间屋子里，传来了喧闹声和伊沃尔金将军那洪亮的声音——似乎他正试图将其他的几个嗓子的声音压下去。科利亚立即向喧闹声那里跑了过去。

“多有意思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大声说道。

“这么看来，他是了解这件事的！”公爵暗自寻思。

“哪个帕夫谢利夫的儿子？……帕夫谢利夫哪来的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疑惑不解地问道。他好奇地打量着大家

的表情，并且惊讶地发现，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件新闻。

实际上，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这不禁让公爵大为惊讶：大家居然会对这么一件纯属他个人的私事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

“如果您能亲自将这件事立即做一了结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阿格拉娅走近公爵，带着一种极为严肃的神情对他说道，“请允许我们大家做您的见证人，他们想要毁掉您的声誉，公爵，您必须理直气壮地向大家证明：您是一个正人君子，我在这里先为您的胜利而感到万分高兴。”

“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卑劣无耻的敲诈勒索行为做一了结，”将军夫人也高声叫道，“公爵，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教训这帮人，用不着对他们手下容情。这件事我已经听到过太多次了，把我耳朵都吵聋了，也为了你的事而生了不少气。不过看一看也挺有意思的。阿格拉娅的建议很好。我们都坐下，把他们都叫进来吧。这件事您听说过什么没有，公爵？”她又转过身去问希公爵。

“当然听说过，就在您们家里听说的：但我倒很想看看这是怎样的一帮年轻人。”希公爵回答道。

“他们就是那种所谓的虚无主义者，不是吗？”

“不，也不能说他们就是虚无主义者，”列别杰夫跨前一步，说道——因为不安，他也差点浑身颤抖，“他们是另外的一种人，一种特殊的人，据我外甥说，他们比虚无主义者还要虚无主义。将军夫人，您以为有您在场，他们就会羞愧、窘迫么？不会的，这实在是枉费心机。毕竟，有时候虚无主义者还是挺通情达理的，甚至还可以算是学者，但这些人可就更为过分了，因为他们是一些干实事的人。实际上，这也是虚无主义的某种结果，但是是道听途说、间接造成的后果，而不是直接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们也没有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直接就采取行动。例如，他们从来不会谈诸如普希金毫无意义、俄罗斯必须分解为哪几个部分这一类的问题；不，现在他们

已经理直气壮地认为：如果很想做什么事，那么不管遇上什么障碍，也不能阻止他们，即使必须要杀死八个人才能干好这件事也在所不惜。所以，公爵，我认为您最好还是……”

但这时候公爵早已走开去，准备为客人们开门了。

“您这是在诽谤，列别杰夫，”公爵微笑着说，“大概由于您的外甥使您伤透了心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请您别听他的。我可以保证，戈尔斯基和丹尼洛夫之流的人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且这些人也仅仅是……一时糊涂……但我不想在这里，不想当着大家的面，来处理这件事情。实在对不起，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等他们进来后，让你们见一见他们，我就会把他们带走。请进来吧，先生们！”

其实，是另一个念头在折磨着他，使他感到不安。他模模糊糊地想着：这件事会不会是有人暗中安排好的？会不会就是要在此时此刻，就是要当着这些人的面，让他们亲眼看到他出乖露丑，而不是希望他取得胜利？但是，他立即又会为自己居然产生这种“荒谬的可恶的疑心病”而感到惆怅难过。如果有人知道了他心中的这种念头，他宁肯立即死去。就在新来的客人们进来的那一刻，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他自己是在周围这群人中道德最最卑劣的一个。

有五个人走了进来，其中四个人是新来的客人，第五位则是紧跟在他们后面进来的伊沃尔金将军。将军显得焦躁不安，正十分激动地向那些人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他一定是正在帮我说话！”公爵脸露微笑，暗暗地想道。科利亚也跟在这帮人的后面溜了进来，他正在和伊波利特——新的来访者之一热烈地说着话，而伊波利特只是一面静静地听着，一面微微地冷笑。

公爵请客人们都坐下。这几位客人都非常年轻，甚至还是些未成年的人。因此，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和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种种礼仪，实在让人不得不大为惊诧。举个例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对这件“新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甚明了个中的

奥秘，因此，见到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夫人对公爵的私人利益表现得过分热情，从而使他不便公开发作的话，将军是一定会用某种方式表现他的不满的。然而，他仍然继续留在这里——其中，一部分是出于好奇心，一部分则是出于好心，甚至准备随时助公爵一臂之力。无论如何，他还是有一定威望的——这还是管用的；但是，伊沃尔金一进来，老远就开始向他鞠躬，这又让他大为气恼；他紧锁双眉，决定要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其实，在这四位年轻的来访者中，有一个人已经有三十岁左右，他就是“罗戈任那一伙人中的退役的陆军中尉，也就是那位曾给每位伸手求告者十五卢布的教人拳术的教师爷。”不难想到，他是陪同其他几个人前来的——如同他们的知心朋友那样。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他们助威壮胆的，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出手相助。被称为“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的那个人，自报姓名为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在这几个人中处于首要地位并实际也起着首要的作用。这位年轻人衣着寒酸、不修边幅，穿了一件极为平凡普通的外衣，两只袖子已经油光光的，像镜子一般光可鉴人了；一件满是油污的背心一直把扣子扣到了脖子底下，衬衫却不知去向了——大概是缩在里面了；脖子上则围着一条黑色的丝绸围巾，但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上面满是油污，并且皱皱巴巴地团成了麻花。一双手也没有洗过，看起来脏极了，脸上长满了粉刺，头发则是淡黄色的，目光显得既天真无邪又厚颜无耻——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他的个子不矮，身材消瘦，年轻在二十二、三岁上下。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讥讽的表情，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不定；相反，在他的脸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对自己拥有的权利的彻底而又愚昧的陶醉；而且，他的表情同时又显示出他似乎有一种需要，一种奇怪的、连续的需要——他需要摆出一副承受了莫大冤屈似的架势。他说起话来，显得情绪激昂，又说得很快，结结巴巴地词不达意，就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笨

嘴笨舌的人，甚至像是一个外国人在说话，——尽管从出身来看，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

陪同他来的几个人中，第一位就是读者已经认识了的列别杰夫的那位外甥，剩下的那位就是伊波利特。伊波利特还非常年轻，大约有十七岁。顶多也就十八岁。脸显得很聪颖，但常常又会显得非常冲动，而且，疾病也在他们脸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迹。他非常瘦弱，甚至像一具骷髅，脸色惨白而又泛着蜡黄，但两只眼睛却闪动着光芒，脸颊上燃着两团红晕。他不断咳嗽；每说一个字，甚至是每呼吸一次，都会响起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他的肺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看起来就像最多还能活二三个星期。他显得疲惫不堪，因而，比任何人都先坐下，几乎是跌坐到椅子上了。而其他人进来以后，还稍稍寒暄了几句，甚至还表现得有点难为情。但同时，他们都尽力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好像怕有失身份一样。这就让人觉得和他们平日的名声出奇地不协调——平时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总是否定上流社会的所有无用的繁复礼节，否定所有的世俗偏见，否定世界上除了他们自身利益以外的一切。

“在下是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那位自称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的人这么声称，他的声音急促，而又说得结结巴巴的。

“我是弗拉基米尔·多克托连科。”列别杰夫的外甥口齿伶俐，清清楚楚地作了自我介绍，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向大家夸耀自己就是多克托连科似的。

“凯勒尔！”那位退役的陆军中尉低低地说了一声。

“鄙人是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出人意料地，最后那一位尖起了嗓子喊道。终于，大家都坐定了，面对公爵坐成了一排。做完了自我介绍以后，他们又立即皱起了眉头，又都把帽子从一只手里转到另一只手中，好像正在鼓足勇气一样。大家都准备好了要说话，但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只是都在等待着，保持一种挑衅的姿态等待着。他们的神情分明表示出了：“不，老弟，你在撒

谎，你别想骗过我！”而且，可以感觉得到，只要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那么，所有的人便会一齐行动，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争辩起来。

八

“先生们，我没有料到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会大驾光临，”公爵开口说话了，“我一直在生病，到昨天还没有痊愈，至于您的那件事（他转向了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道），早在一个月前，我就委托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理了，对于这一点，当时我也通知了您。不过，现在我可以当面向您解释，并不会有所回避。不过，想来你们也会看到，天色已经太晚了，如果用不了太长的时间的话，我建议诸位和我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现在这里有我的许多朋友在场，请你们相信……”

“朋友……来多少都无所谓，但是，对不起……”尽管列别杰夫的外甥在说话时没有刻意地提高音量，但他突然打断了公爵的话，并且以一种十足的教训人的腔调继续说道：“请听听我们的郑重申明吧，公爵，您不妨对我们更有礼貌一些，不应该让我们足足等了你两个钟头，而且是坐在下人的房间里等……”

“而且，当然，还有我……摆什么公爵的臭架子！还有这个人……看得出来您是一位将军！我可不是您们家的佣人！而且我，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结结巴巴地抢着说道，他非常激动，说话时嘴唇始终颤抖着，声音也哆哆嗦嗦的，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同时唾沫飞溅，好像整个人破裂或是决了口，突然间又越说越快，以致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

“这是摆公爵的臭架子！”伊波利特用尖细的、颤抖的声音叫道。

“如果是我发生了这种事，”那位拳术家嘟嘟囔囔，“如果用

这种态度来对待我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人，如果我是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的话……我……”

“先生们，我知道您们到这儿，仅仅才是一分钟前的事，上帝可以作证。”公爵再次向他们说明。

“我们是不会怕您的朋友的，公爵，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因为我们有权利来向您兴师问罪。”列别杰夫的外甥又再次申明。

“不过，我倒想知道，”伊波利特又尖叫了起来，而且情绪非常激昂，“您凭什么让您的朋友们来对布尔多夫斯基的事指手画脚？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听您的朋友们胡说八道呢；要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显而易见的，您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但是，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如果您到底不愿意在这里谈，”好不容易，公爵才找着机会插进话来，事情竟然会这样开场，使他大为惊讶，“我早就对您说过了，我们可以到另一个房间去谈，至于说到诸位的光临寒舍，我在这里再重申一遍，我也是刚刚才听说这件事的……”

“但是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叫您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回事！……”布尔多夫斯基突然又嘟嘟囔囔地说道，同时，他有些难为情地、惊恐地环顾了四周，他越是充满疑虑就越是害怕见到陌生人，心中也就越发急躁。“您没有权利！”说完这句话后，他猛地停顿了一下，就像话被一下子扯断了似的，他沉默地瞪大了两只近视的眼睛——它们布满了血丝，很厉害地向外暴突出来，身子向前探出，疑惑地盯住了公爵。这一下使公爵摸不着头脑，惊讶地闭上了嘴，一言不发，也瞪大了双眼盯住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叫了起来，“快来看啊，快来看看这篇文章，就是写你那件事的文章。”

她匆匆地递给了他一份幽默刊物的周报，用手指了指其中

的一篇文章。在这些新客人刚刚走进屋子的时候，列别杰夫就急忙从旁边跑到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身边去了——他一直在竭力地讨好她，立即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这份报纸，径直递到了她的眼前，指了指用笔划出来的一篇文章，一句话也没有说。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惊失色，情绪极为激动。

"您最好还是别念，"公爵窘迫至极，喃喃地说道，"让我自己来看……一个人……以后……"

"还是你念出来比较好，快念吧，要大声地念出来！念出声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耐烦了，她一把从公爵手中夺过了报纸——实际上公爵的手才刚刚碰到了报纸，转向科利亚说："你来念给大家听吧，大声一点，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性子很急，她是个容易冲动的女人，因此常常会因为一时性起，就不假思索地拔锚启航，也不顾天气是否适宜，就贸然地开进公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感到不安，在座位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但是，就在大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等待下文的最初的那一个瞬间，科利亚已经打开了报纸，开始念那篇文章——刚才别列杰夫又跑过来指给他看了那个地方：

贫民与贵胄，司空见惯的白日行劫之一！进步！改革！公理！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神圣的俄罗斯，在这儿所处的这个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突然重视起民族性和每年向国外输出货币达几亿卢布的时代，在我们这个鼓励发展工业而劳动者又纷纷失业的时代，等等，等等，实在是怪事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因此，先生们，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这是一件发生在一位我国过去的地主贵族(de profundis![1])的后裔身上的奇事。他是这样一类后裔中的一员:他们的祖辈在轮盘赌中输光了一切,以至于他们的父辈不得不出去找个差事,当士官或尉官之类的,通常又会在无意中弄错了公款,在吃官司时一命呜呼;于是,他们的孩子便会像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了:或者长成了一个白痴,或者甚至被牵连进刑事案件之中,不过,最后总是会由于陪审员们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洗心革面而为他们辩解开脱,从而被无罪释放;或者,他们到最后做出来一些惊世骇俗的、让我们这个可耻的时代蒙受了更大耻辱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这位贵胄,在半年以前的那个冬天从瑞士回到了俄罗斯——当时,他脚上像外国人一样套着鞋罩,穿着一件没有衬里的外衣,冻得瑟瑟发抖。他是在瑞士治疗白痴病(sic[2])的!应当指出,他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人,姑且不论他在瑞士治疗的那种有趣的疾病(请大家想一想,难道白痴病也可以治好吗?!!),只说他以自己的经历向人们证实了俄罗斯一句成语的正确性:“傻人自有傻福!”请大家设想一下:这位爵爷的父亲是一位陆军中尉,据说他在赌博时将全连的公款输了个精光,或者因为御下过严,滥用刑罚(请诸位记住那是在旧时代!),总之他吃了官司,随后便一命归西了。当时,我们的主人公还只是一个吃奶的孩子,而被一位家财万贯的俄罗斯地主大发慈悲地收养了下来。这位俄罗斯地主……我们姑且称他为帕某吧,他在那个已经成为昨日黄花的黄金时代,拥有四千个农奴(农奴!诸位,你们明白这个名词的含义吗?我可是不明白。应当去查一查俄语详解辞典,真是“往事历历、乍信不疑。”看来,他大概是俄罗斯

① 拉丁文,指“从深处。”
② 拉丁文,“注意”之意。

的游手好闲的一个寄生虫，一直在国外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夏天到矿泉疗养，冬天则到巴黎的花宫作乐，一辈子在这些地方花钱无数。我们可以肯定：他以前从农奴那里搜刮来的租子，有三分之一都落到了巴黎花宫老板的腰包里了（他多好的福气啊！）无论如何，那位无忧无虑的帕某按照培养公爵的方式来培养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少爷——他为他雇用了好几名家庭教师，自然，也包括了花容月貌的女教师，都是他从巴黎请来的。但是，这个高贵的家族的最后一位后裔却是一个白痴。即使是从花宫请来的女教师对此也无能为力，以致使这位受教育者长到二十岁时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俄语也不例外。不过，下面这一点倒也情有可原。最后，那位俄罗斯农奴主帕某突然异想天开，认为可以把这个白痴送到瑞士去——让他在那里学聪明一点。其实，这种想法倒也合情合理——这位大财主和他的寄生虫自然会认为，只要肯花钱，是可以从市场上买到聪明的，何况还是在瑞士呢。结果，这位小少爷接受了瑞士一位著名的教授的治疗，一治就是五年，花掉了数以万计的钱，这当然没有使白痴变得聪明起来，但据说，他总算开始有个人样了，尽管只是勉勉强强地有了个人样。突然，帕某猝然去世了。不用说，他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产业照例乱得一团糟，有成堆成堆的贪婪的继承人，而且，他们也丝毫不再理会那位由于他人慈悲为怀而在瑞士治疗先天性痴呆病的那位最后一位贵族后裔。而这位贵族子弟虽然是一个白痴，竟也会尝试蒙骗那位著名的教授——他对自己恩人已死的消息守口如瓶，并且继续在教授那里白白治疗了两年，分文未花。然而，这位教授也是一位十足的江湖骗子，他终于明白了这位二十五岁的寄生虫不名一文，而且又为他那惊人的饭量吓坏了，便让他穿上了自己的旧鞋罩，让他穿上了自己破破烂烂的旧外套，并且让他坐上了火车的三等车厢——这完全是

大发慈悲了，打发他 nach Rnssland[1]，——将他逐出了瑞士，从此如释重负。看来，这一次我们的主人公被幸运女神抛弃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命运女神弗尔图娜宁肯让俄国整省整省的人饿死，也要将自己所有的恩惠通通地赐给这位贵胄，这就如同克雷洛夫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乌云飞越了干旱的原野，却在海洋上降下倾盆大雨。几乎就在他从瑞士回到彼得堡的那一时刻，他的母亲（当然，是一个商人的女儿）有一个亲戚在莫斯科去世了。那是一个商人，无儿无女、孤苦伶仃，是个大胡子、分裂派教徒，他留下了好几百万的遗产，而且都是无可争议的、不折不扣的净值遗产（读者，这要是给了咱俩，那该有多好啊！）然而，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位贵族后裔，留给了我们这位在瑞士治痴呆病的男爵！于是，情况顿时就截然不同了。这时，在我们这位套着鞋罩、本来在拼命地追求一位著名的美人和某富翁的外室的男爵周围，突然聚集了许多的亲朋好友——其中当然不乏攀龙附凤之徒，甚至还出现了一群待字闺中的名门千金，她们都渴望能与这位爵爷缔结姻缘——还能有谁比他更好呢：贵族、百万富翁、白痴——集所有的身份于一身，这样的好丈夫就算打着灯笼也找不出第二位来呀，就算定做也找不到呀！……

“这……我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异常愤怒地高声叫嚷。

“不要再念下去了，科利亚！”公爵央求地叫道。四面响起了一片感叹声。

“念！无论如何要念下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斩钉截铁地说，显然，她竭尽全力才勉强抑制住了心中的怒火。“公

---

① 德文，回俄国去。

爵！如果不让他念下去，我是会和你吵架的。”

无可奈何的科利亚情绪激动、面红耳赤，焦躁不安地大声念了下去：

然而，正当我们这位暴发的百万富翁正在过着神仙般逍遥的日子的时候，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清早，一位客人找到了他。这人脸色平和、态度严峻，说话彬彬有礼、谈吐脱俗，穿着朴素大方，态度理直气壮，思想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来意：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是一位年轻人委托他来处理一件民事诉讼案的，这次他就是以年轻人的名义来登门拜访的。无巧不成书，那位年轻人竟然是那位已故的帕先生的儿子，虽然他现在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生性好色的帕某年轻时曾经诱骗了一个仆人的女儿，那是一位清白而又贫穷，又受到过欧式教育（当然，在过去的农奴制时代，大地主被认为有这样做的权力）的姑娘。当帕先生发现他与这位姑娘的这种关系即将导致一个无法回避的后果时，就急急忙忙地把她嫁给了一位靠手艺糊口的年轻人——他甚至还曾经任过公职。这是一个高尚的年轻人，而且对这位姑娘早萌爱意。开始时，帕氏还对这对新婚夫妇进行过一些资助；但是，那位性格光明正大的丈夫很快就拒绝了这种资助。又过了一段时间，帕氏也就渐渐地忘却了那位姑娘以及她为自己生下的那个儿子。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帕氏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后事作出任何安排就去世了。当初，在他的儿子刚出世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合法妻子。因此这个孩子也就随着别人的姓长大，而他母亲的丈夫品格高尚，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抚养，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养父也去世了。这样，他就只能独立谋生了，同时还要赡养自己那远在边远省份、病魔缠身的在痛苦中煎熬的母亲。他在我

们首都的一个商人家里教书，靠自己的劳动正大光明地赚钱糊口。他先半工半读地在一家中学里念书，后来为了有更远大的前程，又去大学里旁听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课程。但是，他在俄国商人家里教着十戈比一节的课，又能挣到多少钱呢？再加上他还有一个缠绵病榻多年的老母。即使后来母亲在外省去世了，也几乎没减轻一点他的负担。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位贵族后裔应该怎样扪心自问，来公正地处理这件事呢？亲爱的读者，你们一定会这么想——他会对自己说："我的一生都来自帕氏的恩惠，为了让我得到教育，他给我聘请家庭教师，在瑞士为我治疗白痴病，花掉了成千上万的钱；现在，我有了数百万的身家，而帕氏那品性高尚的儿子却在靠为别人教课而艰难度日。尽管他的父亲风流成性，早就忘记了他的存在，但是他父亲的过错并不应该由他承担。他的父亲花费在我身上的一切，实际上都应该花在他身上的。花在我身上的那些数以万计的钱，实际上都不该属于我。这一切仅仅是命运女神一时疏忽犯下的错误；那些钱都应该属于帕氏的儿子所有，应该花费在他的身上，而不是花天酒地、轻浮善忘的帕氏一时冲动而肆意妄为的产物——花在我的身上。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品格高尚、为人公道而且善于为别人着想的人的话，那么，我就应该送给他儿子我所继承的遗产的一半；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精明冷酷的人，我心里非常清楚，用不着把我的几百万家产的一半轻率地赠与别人，而且我这么做，法律是管不着的。但是，我现在应该将帕氏为了治疗我的白痴病而花费的几万卢布还给他的儿子，否则，我做人也做得太低级、太无耻了（这位贵族后裔没有想到，这么做实际上也并不划算）。现在，只有良心和公理才能够裁判一切！因为如果当初帕氏没有收养我，如果他对我不闻不问，如果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今天的我又将如何呢？"

但是，亲爱的读者，你们都错了！我们的这些贵族后裔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这位律师接受了年轻人的委托，出面为他奔走处理这件事，纯粹是出于友情，而且几乎是勉强答应这么做的。然而，无论这位律师怎样对我们这位贵胄晓以大义、动以真情，苦口婆心地劝他顾全名誉，承担起正直、公道的责任，甚至还粗略地算给他听，指出他不会吃亏的，然而，我们这位刚从瑞士回来的帕氏的养子却丝毫不为所动、心硬如铁——对此大家不都束手无策吗？这些都还算不得什么，而真正让人无法谅解的事，无法借口任何一种有趣的疾病来为自己开脱的事是：这位刚刚脱下了教授送的鞋罩的百万富翁，竟然始终无法领悟到这一点——那位以教书来谋生的品格高尚的年轻人并不是前来乞求他的恩赐或是施舍的，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索还他自己应有的权利——尽管这不是法律规定他应得的，但也是他当之无愧应该享有的权利，甚至这也并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而是朋友们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的。而我们这位贵族后裔居然神气活现、自以为是到以为可以依仗自己的数百万家财来肆意地侮辱老百姓而不用承受任何惩罚的地步——他居然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派人送给这位高尚的年轻人，以作为他的无耻的施舍。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可以相信这件事吗？你们会愤慨，会觉得受了侮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他的的确确这么做了，看吧，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当然，这张钞票很快就被退还给他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当面退还”。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件事呢！这并不能依靠法律来进行裁决，惟一的办法就是将之公诸于众！我们把这段奇闻公布出来与诸君共享，并担保此事的真实可靠。据说，有一位在我国非常有名的幽默作家曾经顺口编了一首绝妙的打油诗来记述这件事，这首诗在我国的风情散记中——不仅在外省，即使在首都，也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廖瓦[1] 在整整五年之中，
一直把施奈德[2] 的外套贴身穿上，
整日里无所事事单调乏味，
虚度年华碌碌无为。

穿着鞋罩他就回到了祖国，
突然继承到百万遗产，
用俄国人的方式向上帝祷告，
转眼间对穷学生巧取豪夺。”

念完了这篇文章，科利亚便立即把报纸递给了公爵。然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奔到角落里，一头扎在那里，把脸深深地埋在了双手里。他几乎羞愧得无地自容，他那颗年轻的心还太敏感、太不习惯人间的污浊，因而对这一切感到异常气愤，甚至失去了应有的分寸。他感到刚才发生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下就毁灭掉了一切，而他自己则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仅凭他念了这篇文章这一点，就可以如此断言了。

所有的人好像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觉。

小姐们则异常尴尬，感到这件事很可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勉强控制着自己满腔的怒火，也许，她已经痛悔地介入到这件事情中去了，现在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此时公爵有着那种过分羞怯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惯有的反应：他为别人的行为而感到羞耻，为自己的客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致在最初的那一瞬间，他竟然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他们一眼。普季岑、瓦里娅、加尼亚，甚至列别杰夫——几乎所有的人都满脸羞愧。最让人感到奇

① 廖瓦：贵族后裔的小名。
② 施奈德：瑞士教授的名字。

怪的是，伊波利特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似乎也有几分惊讶；列别杰夫的那位外甥则明显地表示出不满。只有那位拳师仍然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一手捻着小胡子，仍然端着一副傲慢的架子。他微微地垂下了眼睛，但这并非是出于难为情，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谦逊和一种露骨的得意忘形。从他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对这篇文章显然是极为欣赏的。

“鬼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压低了嗓音吼道，“这简直就是五十名奴仆七拼八凑地搞出来的。”

“阁下，我倒要请问，您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呢——就用这样的假设？”伊波利特气得全身发抖，问道。

“这，这，这对于这么一位具有侠肝义胆的人来说……将军阁下，您得承认，如果这篇文章是一位侠肝义胆的人写的，那么您这话简直就是侮辱！”那位拳击手咆哮道，不知为什么，他突然颤抖了一下，便一边将全身扭来扭去，一边用手捻着嘴上的胡须。

“第一，我不是你们所谓的‘阁下’；第二，我也无意向你们作出任何解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暴怒了，他焦躁不安而又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到了凉台的出口处，背对着大家，在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站定了，——他对仍然坐在原位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为恼火，因为现在她仍然没有回家的打算。

“诸位，诸位，现在请允许我也来讲几句话，诸位，”心事重重的公爵激动不安地大声叫道，“请您们稍微地费点心，让我们大家来推心置腹地谈一次吧，以便我们能互相理解。关于这篇文章，我实在不愿再说什么了，诸位，就随它去吧；但是，诸位，这篇文章中所讲的一切都不是事实。我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对于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地明白，甚至会觉得可耻。如果它是出自于你们中间某一位的笔下，这将使我非常惊讶。”

“就在听到这篇文章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伊波利特宣

称，“对于这篇文章，我并不赞同。”

“虽然我早就知道有人写好了这篇文章，但是……我并不主张现在就发表，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列别杰夫的外甥也补充说道。

“我是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我有这个权利……我……”那位自称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的人则嘟嘟囔囔的。

“怎么？难道，竟然是您编造了这一切？”公爵好奇地看着布尔多夫斯基，问道，“这不可能！”

“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本就不承认您有权利问这样的问题。”列别杰夫的外甥插进话来，为自己的同伴助威。

“我只不过是有些惊讶而已，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居然能够……但是……我想说的是，既然这件事早已被你们公之于众了，那么我刚才在我的朋友们面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你们竟然会那么生气呢？”

“简直是无理取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忿难平地嘟嘟囔囔。

“您甚至忘了，公爵，”列别杰夫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这时实在忍不下去了，突然从椅子中间钻了出来，说道，“您甚至忘了，您只是由于自己的善良和无限的好心，才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这无理取闹的意见——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来这样要求，更何况您早已经委托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这件事了——甚至您这么做。也仅仅是出于您那过分的好心，而且，您现在正在招待您的亲朋好友，绝不能为了这些先生就牺牲了您自己的朋友。因此，您可以立即送走这些先生，让他们从台阶上走出去，而我，作为您的房东，将很乐意……”

“完全正确！”伊沃尔金将军突然从房间的角落里爆发出一声大喊。

“算了，列别杰夫，好了，行了……”公爵刚刚开口；下面的话

就被淹没在一阵突发的愤慨中了。

“不，对不起，公爵，对不起，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就算了结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大声喊道，几乎将所有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地、明确地提出这件事情来，因为，显而易见，大家并没有弄清这件事的关键所在。这里，有一些根据法律而提出来的借口，有些人就根据这些借口威胁着要轰我们出去，要把我们从台阶上轰出去！公爵，难道您真的以为我们竟然傻到了这种程度，傻到自己真的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如果根据法律分析起来，我们甚至没有向您索要一个卢布的合法权利吗？恰恰相反，我们偏偏明白这一点，明白即使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法律权利，我们也有人的权利，有天赋的人权；有合情合理的理智良心和权利的呼声。纵然，在任何一部腐朽的人类法典里都找不到我们的这一权利，但是，即使法典中没有明文规定，一个正人君子，只要他是个理智健全的人，那么他也始终应该是一位高尚正直的人。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来到这里，还冒着被你们从台阶上把我们扔出去的危险（刚才你们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乞求什么，而是来提出我们的要求的；而且，还因为天色已晚，我们还冒昧登门造访——实际上，我们来的时候，天色还早，是你们让我们不得不等在下人的房里，因此才晚了，实在是有失礼貌，因此，你们就要赶我们走。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之所以会无所畏惧地走了进来，是因为我们假定您正是一位理智健全的人，是一位正直而有良心的人。的确，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显得不够谦卑，不像那些阿谀奉承您的人，不像那些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像自由人那样，高昂着头进来的，我们也绝不是来乞求的，而是来自由而又高傲地向您提出我们的要求（不是乞求，而是要求，您听清楚了吗？请您牢记这一点！）。我们开门见山而又庄重地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布尔多夫斯基这件事上，您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您承不承认自己是受

了帕夫利谢夫先生的恩惠，甚至连您的生命，也是他挽救的？如果您承认（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您是不是应该打算，在您继承了数百万的遗产之后，拿些钱给帕夫利谢夫那穷困潦倒的儿子作为补偿呢？尽管他现在姓布尔多夫斯基，您可以问问自己的良心，这么做是不是很公正？应该还是不应该？如果应该的话，或者这么说，如果您身上还有一点点你们称之为荣誉和良心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更准确地称之为合情合理的东西的话，那么，您就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这件事也就得以了结了。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用我们来请求，也不用我们的感激，并且不要期望会从我们这儿得到它们，因为您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公正。如果，您不愿意满足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您回答道：不！那么，我们立即就走，事情也就这么了结了。但是，我们会当着您所有的见证人的面，亲口对您说：您是一个头脑顽固、智力低下的人；从今以后，您再也没有权利自诩为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人，您要利用几个钱就买下这个权利，未免也太廉价了。我的话说完了。问题我也提出来了。只要您有足够的胆量，那么现在就可以轰我们出去。您可以这么做，您也能办到这一点。但是，也请您记住，我们不是来乞求您的，而是来提出要求的。是要求，而不是乞求！……”

列别杰夫的外甥慷慨激昂地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乞求的，而是来提出要求的，是要求，要求！……”布尔多夫斯基嘟哝着，脸涨得通红，就像一只熟透了的大龙虾。

等列别杰夫的外甥一说完，所有的人都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周围嗡嗡嘤嘤地响成了一片——尽管除了列别杰夫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介入这场是非之中。列别杰夫一个人的情绪却忽冷忽热，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奇怪的是：一直旗帜鲜明地站在公爵这边的列别杰夫，在听完他外甥的那番演讲以后，现在却又似乎感受到了家族的骄傲和愉悦；他至少

有几分特别的洋洋自得,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所有听众。)

“多克托连科先生,”公爵低声说道,“在我看来,刚才您说的那番话中,有一半完全正确,甚至有一多半是正确的,本来我可以完全地同意您的高见的,但您的话中却忽略了一些东西,让我不敢苟同。到底您忽略了什么东西,我一时也说不清,但要说到无懈可击,您的话里显然还缺少了什么。不过,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吧,各位,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呢?要知道,这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是诬蔑;因此,在我看来,各位,你们干的是一件卑劣的事情。”

“对不起!……”

“先生!……”

“这……这……这……”客人们激动不已,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至于这篇文章,”伊波利特尖声叫道,“至于这篇文章,我早就告诉过您了:我和别的人都不赞同!是他写了这篇文章,”说着,他指了指坐在自己身边的那位拳师,“这篇文章写得很糟,我也同意这一点,不但文理不通,而且文体也是那种他这样的退役军人惯用的笔法。他不但是非常愚蠢,而且是个骗子,这一点我也同意,每天我都要在他面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些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他的话有一半是正确的,他也有这么做的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公开地发表出来是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至于他那些荒唐的话,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而说到刚才我曾经代表大家反对让您的朋友们也在场,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解释清楚,我之所以要反对,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们有权这么做。实际上,我们甚至期盼能有人在场,刚才,在我们没进来时,我们四个人就已经商量好了。不管谁会是您的见证人,就算他们是您的朋友也好,他们都不得不承受布尔多夫斯基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权利显而易见和数学一样的精确无误)。所以,如果这些见证人真的是您的朋友的话,情况只会更有利于我们;这样,真理将会变得

更加显而易见。”

“是的，我们是这样商量好的。”列别杰夫的外甥证实他的话。

“既然你们也愿意这样，那为什么一开口就气势汹汹地大吵大闹，闹得不可开交呢？”公爵大为诧异。

“至于这篇文章，公爵，”拳师也赶紧插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自己的高见公诸于众，这时他笑容可掬、显得极为愉快（显而易见的，有女士们在场，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强烈的），“说到这篇文章，我承认的确是出自我的手笔。虽然，刚才我这位病病歪歪的朋友对它颇有微词，但是，我已经习惯于原谅他了，因为他是那么的体弱多病。但我写这篇文章，并把它发表在好友的一家杂志上，仅仅是把它作为了一种通讯报道。其中只有那首诗的的确确不是我写的，它的的确确是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的手笔。这篇文章我只念给布尔多夫斯基一个人听过，而且还没等我念完，他就立即同意我拿去发表了。但是，你们也应该同意这一点，即使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我也可以把文章发表出来。说话、写文章，乃至把知道的事情公开披露出来，是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一种高尚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权利。公爵，我希望您是开明的人，不至于会否认我有权利这样做吧……”

“我不会否认任何一点，但是也希望您能够同意，在您的大作中……”

“言词犀利，您是想这么说吗？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能够有益于社会，而且，您自己也应当承认，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能够造成轰动效应的机会轻易放过呢？这固然不利于某些行为不检点的人，但应该首先考虑到它对社会是有益的。至于说到文章中有某些地方不够真实，也就是所谓的夸张之处，您也不得不承认，最重要的是这样做的动机，最要紧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最重要的是这种实例能够产生出良好的效果，然后，我

们再来分析其中的个别事实，最后可以谈谈文体，我们可以断言，这里需要幽默效应，不管怎么说，您也应该看到，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写的嘛！哈哈！”

“然而，你们所选的这条路是完全错误的！我敢肯定这一点，各位，”公爵大声地说，“你们发表这篇文章，是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上的：你们一门心思地认定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满足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提出的要求，因此，你们想用它来恐吓我，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但是，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也许会作出决定，要使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得到满足。现在，我要公开向你们宣布——就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我一定满足……”

“这才是一个聪明而又非常光明磊落的人呢，这才是他说的一句聪明而又非常光明磊落的话呢！”那位拳师庄严地宣称。

“上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惊叫脱口而出。

“是可忍，孰不可忍！”将军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诸位，请允许我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经过，”公爵恳切地说，“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全权代表和辩护人——一位名叫切巴罗夫的先生在大约五星期前到з城来找到了我。凯勒尔先生，您在您的文章里曾经对他大加赞扬，”公爵突然笑了起来，对拳师说道，“但是，对于这个人，我非常不喜欢。不过当他第一次来访时，我就非常清楚地了解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切巴罗夫身上，坦率地说，或许他正是利用了您的单纯，唆使您做这件事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

“您没有说这种话的权利……我……并不单纯……这……”布尔多夫斯基激动得语无伦次地说道。

“您没有任何权利来作出这样的假设。”列别杰夫的外甥赶紧帮腔，依然是用那种十足的教训人的口吻。

“这实在令人气愤，”伊波利特也尖声说道，“您的这种假设实在令人气愤，它是错误的，并且与事实无关。”

“抱歉，各位，对不起，”公爵连忙表示歉意，“请你们谅解；因

为我想，咱们最好还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但是，你们想怎样，就随你们的便，一切都悉听尊便。我当时就对切巴罗夫说，因为我不在彼得堡，所以会立刻把这件事委托我的一位朋友来全权处理，后来，我也通知了您，告诉您这一情况，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现在，我要对你们直截了当地说，诸位，我觉得这事另有蹊跷，都是切巴罗夫在捣鬼……哦，各位，请你们不要见怪！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们千万不要见怪！”这时，布尔多夫斯基满面怒色，而他的朋友们也纷纷骚动起来表示抗议，公爵看到这一切后，不禁害怕得叫了起来。“我说这其中定有蹊跷，和你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一位，也和你们从未谋面，甚至还不知道你们的尊姓大名呢；我这所有的话都是冲着切巴罗夫一个人说的；而且，我也只是泛泛而论，因为……如果你们知道了自从接受遗产以后我受了多少骗，也许你们就不会怪我了！”

“公爵，您实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嘲弄地对他说。

“您是公爵，同时又是一位百万富翁！因此，也许您真的是心地善良、单纯朴实，但是，您终究还是不可能摆脱一条规律，那条普遍的规律。”伊波利特神态庄严地宣告。

“可能吧，很可能是这样的，各位，”公爵立即说道，“尽管对于你们说的什么普遍规律，我并不太明白。但是，请允许我继续说下去吧，不过，请各位不要为此而生气；我可以发誓，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侮辱各位的意思。诸位，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我竟不能说一说真心话——说一说心里话，你们就要大光其火！但是，第一，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位‘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存在，而且，他的处境竟是如此的困苦悲惨，而且，正如切巴罗夫向我指出的一样，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也是家父的朋友。（唉，凯勒尔先生，为什么您要在您的文章中写了那么多歪曲事实的关于家父的情况呢？他没有将连队的公款挥霍一空，更没有苛待过下属——我可以确定这一点。您又

怎么可以提起笔来写出这些空穴来风的诬蔑之词呢?)而您写的那些关于帕夫利谢夫的话,则更是让人忍无可忍了:您居然将这样一位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称为贪淫好色的花花太岁,而且那么大胆、那么肯定,好像那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似的。而实际上,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洁身自好的一个人!甚至,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许多在科学界受到尊重的人都保持着通信关系,而且还资助给科学研究很多钱。而说起他心地善良、做过许多好事,噢,当然,正如您写的那样,当时我几乎还是一个白痴,什么也不懂(尽管我会说、也能听懂俄语),但是,我还是会对我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事情,来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对不起,"伊波利特尖声叫了起来,"您这是不是过于多愁善感了一些呢?我们都不是三岁小孩了。您要说什么,就请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吧,请您记住:现在已经九点多了。"

"好吧,各位,好吧,"公爵立即就接受了这一意见,"在最开始产生的怀疑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可能是我错了,也许帕夫利谢夫说不定真的有一个儿子。但是,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儿子居然会这么轻率地,我是指,居然会这么公开地和盘托出自己身世的秘密,更主要的是,他竟然会连自己生母的名声受到玷污也在所不惜。因为,当时切巴罗夫就曾经威胁我说,要公开这个秘密……"

"多么愚蠢啊!"列别杰夫的外甥叫了起来。

"您没有这个权利……没有权利!"布尔多夫斯基也叫了起来。

"老子的放荡行为是不能由儿子来负责的,而母亲,则更是无辜的。"伊波利特也尖着嗓子热烈地叫着。

"那似乎更应该体谅她啊……"公爵怯生生地说。

"公爵,看来您不仅仅是天真,恐怕还是过分的天真。"列别杰夫的外甥冷笑着对他说。

"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尖叫起来,声音极不自然。

“我没有任何权利，丝毫没有任何权利！”公爵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承认，在这一点上，你们是正确的，不过，我这仅仅是出于情不自禁。因此，当时我马上就告诉自己，不应该由于自己的情绪而影响事情的发展，因为，即使是仅仅感激帕夫利谢夫对我的恩惠，就已经使我认为自己应该使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得到满足；而且，不管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也就是不管我是否尊敬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都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我开头说那些话，各位，那是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儿子居然会这样公开地把自己母亲的秘密披露出来，实在是有悖常理……总之，主要是我确信切巴罗夫一定是一个骗子，确信是他设置了这样的骗局，怂恿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来进行这样的讹诈的。”

“简直是岂有此理！”客人们喧哗起来，甚至有几个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各位！因此，我才这么认为：这位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一定无依无靠，而且太过单纯，容易被骗子们摆布。所以，我更应该帮助他，就像帮助‘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样，——第一，我要反其道而行之，破坏切巴罗夫的阴谋；第二，我要用我的忠诚和友情来开导他；第三嘛，我决定送他一万卢布，按照我的计算，这就是帕夫利谢夫可能花在我身上的钱……”

“什么，只有一万啊！”伊波利特叫了起来。

“好了，公爵，您的算术是不是太差劲些了呢，或者说，您的算术实在是太高明了——尽管您装成这种傻乎乎的样子！”列别杰夫的外甥也叫道。

“我不同意就给一万卢布，”布尔多夫斯基说道。

“安季普！你就先答应下来吧！”那位拳师趴在伊波利特的椅子背上，把头探过去，提醒布尔多夫斯基，又快又清楚地说道：“你就同意吧；剩下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听我说，梅什金先生，”伊利波特尖叫，“您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不是傻瓜，更不是庸俗的蠢货，大概，您所有的客人就是

这么看我的，还有这些正满脸愤怒地嘲笑我们的、尤其是这位上流社会的先生（他指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当然，我还没有幸运到认识他，但我也多少听说了一些……”

“对不起，诸位，请原谅，我想你们又误解了我的意思！”公爵非常激动地对他们说，“首先，凯勒尔先生，您在您的文章中关于我财产的报道非常不准确，我根本就没有得到几百万财产。我所有的，大概只有您估计的数目的八分之一或是十分之一；其次，在瑞士的时候，他花在我身上的钱也根本没有好几万，施奈德每年只收到六百卢布，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三年的事情，而帕夫谢利夫也从没有从巴黎请回什么花容月貌的家庭女教师，这又是诬蔑。依我算来，他花在我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我，却决定要给你一万卢布。你们也必须承认，作为偿还给他的债务，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更多的钱了，即使我非常地爱他，但仅仅是因为出于礼貌和维护他的体面，我也不能再多给了，因为，我是在向他偿还债务，而不是施舍给他。诸位，我不知道，你们竟然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但是，我希望今后能用我的友谊来使这一切获得补偿，对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命运，今后我会积极关心的。显然，他是上了别人的当，因为，倘若没有人欺骗他，他也不可能自己来采取如此卑劣的做法的，就像凯勒尔先生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公然宣扬他母亲的秘密那样……你们到底怎么了，诸位，你们终于又冒火了！可见，我们到底还是根本不可能理解对方的！这个结果真是不出我所料！我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而也就更加确信无疑地认为：我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公爵急躁不安，想要说服这些人。他想使他们的焦躁平息下来，却没有发现这只是适得其反，让他们更为激动。

“什么？您确信的是什么？”他们对公爵群起而攻之，态度近于凶暴。

“好啦，第一，我自己已经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布尔多夫斯基

先生，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在欺骗他！而他，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我应该体谅他；第二，我已经委托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办理这件事，而且，已经有很久没有得到他传来的消息了，因为我一直在旅行，来彼得堡后又病了三天。然而现在，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他突然告诉我，他已经完全把切巴罗夫的意图摸清了，并且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切巴罗夫正是像我所猜测的那种人。诸位，我很清楚，许多人都把我看成白痴，切巴罗夫也正是根据了我的这种名声，才会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欺骗我，认为我会轻率地拿出钱来；并且，也正是在打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情的主意。但更主要的是，诸位，请继续听着，请听下去！更主要的是，现在突然发现了这一点：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根本就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就在刚才，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相信他弄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好了，诸位又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要知道，在这场轩然大波已经发生了以后，这简直让人无法置信！听着，证据确凿！现在，我依然无法相信，诸位，请相信我，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现在，我还有怀疑，因为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全部真相和细节，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是——切巴罗夫是一个坏蛋！他欺骗了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欺骗了你们大家。诸位，你们帮助自己的朋友，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显而易见，他需要帮助，我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他却欺骗了你们，使你们都被裹挟进这桩诈骗事件中，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诈骗……诈骗！”

“怎么可能是诈骗呢！……怎么会不是‘帕夫谢利夫的儿子’呢？……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四周响起了惊叹声。而布尔多夫斯基那一帮人则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慌乱之中。

“这当然是诈骗！现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帕夫谢利夫的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多夫斯基先

生提出的这种要求就的的确确的成了一种诈骗行为了（当然，这是假定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言）。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受到了欺骗，所以，我才坚持要为他辩解，所以我才要指出，由于他过于单纯，他是应该受到同情和帮助的；否则，就这件事的结果看来，他也成了骗子。不过，我已经对此深信不疑了：他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在到瑞士去之前，我也曾有过他这样的情况：说话不连贯，语无伦次，词不达意……对此我很清楚；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最后，我还是……我还是不准备改变自己的决定，尽管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存在，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骗局，我还是准备拿出一万卢布，以表达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怀念。在布尔多夫斯基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本来想用这一万卢布来兴办一所学校，以纪念帕夫利谢夫。但现在看来，办学校也罢，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也罢，反正都是一样的，因为即使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也和他真的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差不多了，他是被心怀叵测的人欺骗了，因而对此信以为真了！诸位，请认真地听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说明这件事，咱们让这件事就此了结了吧，请不要发火，也别激动，都请坐下来！我也很想了解全部的真相。他说，他甚至亲自到普斯科夫您母亲那里去过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她根本就不像那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病魔缠身、奄奄一息……请你们坐下，诸位，请坐下！"

公爵带头坐了下来，并且再一次让那些从座位上跳将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一伙人重新一一就座了。在最后的一二十分钟里，他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嗓门又大，心浮气躁地只顾一路说下去，把所有人的声音都盖了下去，以致使他现在又对刚才脱口而出的某些词语和假设而后悔不已。如果不是别人触痛了他，使他不得不大感恼火，他是不会允许自己这么仓猝地公开表达自己心中的某些猜测和某些过于坦诚的话的。但是，一等他坐回

原位，就感到自己的心扉被一阵炽热的痛悔刺痛了。且不说由于他公开地将自己的猜测——认为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患有他自己曾到瑞士去求治的那种病说出来了，因此得罪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而且，他又将原来要捐助给学校的一万卢布提供给他。现在看来，这件事他也办得太粗俗、太不谨慎，而且还当着大家的面公然地讲了出来，简直就像是一种施舍嘛。“应当再等一等，等到明天单独相处时再提供给他。”公爵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现在看来，已经无法挽回了！是啊，我真是一个白痴，一个真正的白痴！”

这时，本来一直置身事外、保持沉默地站在一边的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在公爵的邀请下，走上前来，站在公爵的身边，开始从容地报告公爵委托他办的那件事的详细情况，而且口齿极为清晰。在一刹那间，周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谈话都停住了。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兴趣侧耳倾听，布尔多夫斯基那伙人则更是如此。

九

“当然您还不至于否认，”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直接面对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的布尔多夫斯基说，而这时布尔多夫斯基却正惊讶得张口结舌地望着他，显而易见，他异常地慌乱。“您不至于否认，当然也不会想要一本正经地否认，您的可敬的母亲和您的父亲——十等文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合法地结婚以后，又过了整整两年，您才出世。事实上，您的出生日期实在是太容易证实了。因此，凯勒尔先生在文章中对这一事实大肆歪曲，对您和您的母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凯勒尔先生的想像力太过丰富，他想借此来强调您的权利无可争议，也就更能使您的利益得到维护。凯勒尔先生这么说

过：在文章送去发表之前，他将文章念给您听过，虽然他没有念完……毫无疑问，当时他肯定没有给您读过这个地方……”

“确实没有念到这里，”拳击手打断了他的话，“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事实都是一个对事情真相极为清楚的人告诉我的，我……”

“对不起，凯勒尔先生，”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截住了他的话，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请允许我把话说完。请相信，过一会儿我还会再谈起您的大作的，那时您再作出解释也不晚。现在最好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由于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由于我妹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帮助，我从她的好友——孀居的女地主薇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祖布科娃的手中弄到了一封信，那是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在二十四年前从国外写给她的信。在接近了薇拉·阿列克谢耶芙娜之后，我又在她的指点之下，找到一位名叫季莫费·费奥多罗维奇·维亚佐夫金的退伍上校，向他求教。而他，则是帕夫利谢夫的远亲和他的生前好友。从他那里，我又得到了两封信，也都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从国外写给他的。根据这三封信，根据这三封信中注明的日期，根据这三封信中讲到的事实，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而且没有任何反驳和怀疑的可能——就在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呱呱坠地的一年半之前，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就已经出国了，而且一连三年，他一直侨居国外，没有回国。而令堂大人在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俄罗斯，这一点您也很清楚……现在，我就不读这几封信了。我只打算宣布简单的事实，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但是，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可以约个日子——即使是明天上午也可以，到我那里来一趟，并且带着您的见证人——不管来多少人都没关系，带着您的笔迹鉴定专家一起来，那么你们将对我所讲的确凿无疑的事实有目共睹。对于我，这一切已毫无疑问。既然如此，那么不必多说，这件事也就不攻自破、不了了之了。”

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人人都激动不安。而布尔多夫斯基则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如果这些话是真的，那么我是上当了，被人欺骗了。不过，并不是上了切巴罗夫的当，而是在很久以前，就上了别人的当；我不需要再找别人鉴定笔迹了，也不需要再和您会晤，我相信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要拒绝……那一万卢布，我不要……再见……”

说完，他就拿起了帽子，推开了刚坐着的椅子，想尽快离开。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态度亲切地低声地阻止他，“请您再留一会儿吧，哪怕就五分钟也好啊。因为我发现了几个重要的事实，与这件事，尤其是与您本人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都值得听一听。在我看来，您对这些事，不会一无所知。如果把事情都说开了，或许您心里会好受一点……”

布尔多夫斯基沉默地坐了下来，头稍稍低垂下去，好像心事重重、神思恍惚的样子，而列别杰夫的外甥也紧随其后，坐了下来——他本来已经站了起来，想陪布尔多夫斯基一起出去的。虽然他还不至于显得惊慌失措，勇气顿失，但也显得非常困窘。伊波利特则双眉紧锁，凄凄惶惶的，似乎对此惊讶万分。但是，就在这一时刻，他又爆发出剧烈的咳嗽，甚至还咯出了血来，把手帕都弄脏了。拳击手看到这一情景，几乎惊惧得不能自已。

“哎呀！安季普！”拳击手喊到，声音中充满了苦恼，“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好像就是在前天吧，我对你说，可能你真的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

有人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了，有两、三个人的笑声尤其响亮。

“凯勒尔先生，刚才您指出的这一事实实在是太珍贵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接着自己刚才的话继续说道，“不过，根据确凿无疑的材料，我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尽管布尔多夫

斯基先生对他自己的出生日期非常清楚，但他却对关于帕夫利谢夫侨居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帕夫利谢夫的大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即使他中间回到俄罗斯，也从来只会停留极为短暂的时间。而且，当时他常去国外，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以至于在二十年后几乎已无人记得这一事实了。甚至，就连帕夫利谢夫的至亲好友对这一点也淡忘了，更何况是当时还没有出世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呢。当然，现在想要调查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要承认，我纯粹是在极偶然的机会里得到这些调查材料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无法取得的；因此，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甚至是在切巴罗夫的眼里看来，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的的确确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想要进行调查，也只能是白费力气。但是，可能他们根本就想不到……”

“请原谅，伊沃尔金先生，”伊波利特突然恼怒地开口了，打断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话，“您还说这些废话——请恕我冒昧直言，干什么呢？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我们也相信您说的一些主要的事实是有确凿的根据的，那么，为什么您还要说这么多令人难受和气恼的废话呢？大概，您是要借此来对自己的手段高明、调查有功夸耀一番吧，在我们面前，在公爵面前，显示一下您是多么能干的一位侦探和侦察员吧？或者是因为您打算原谅布尔多夫斯基，打算为他辩解，说他是被迫卷入了这一事件中而实际上对真相却一无所知？但是，先生，您这样做也太自以为是了！布尔多夫斯基不需要您为他辩解，更不需要您的原谅——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他感到很屈辱，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而且，他现在的处境极为尴尬，对于这一点，您应该看得出来，也应该理解……”

“够了，捷连季耶夫先生，够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伊波利特继续说下去，“您应该冷静一点，不要这么激动；好像您觉得不太舒服，是吗？我对您表示真诚的同情。既然如此，我会尽快结束我的讲话，如果您希望这样的

话，当然，这也就是说，我将不得不只是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些事实，而我认为，能够详细了解这些事实的所有情况，是非常必要的。”这时，人们普遍感到不耐烦，开始骚动起来了，看到这一情景，他又补充说道，“我只是想拿出真凭实据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并且，想让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都了解这件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之所以您的母亲是惟一受到帕夫利谢夫好感和关照的一个人，只因为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爱上了一位女仆，如果不是那位女仆得急病死了，那么他一定会娶她为妻的，而您的母亲，就是那位女仆的亲妹妹。对于这件家庭秘闻，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它是确凿无疑和真实可靠的，不过对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甚至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其次，我还可以说明，当您的母亲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时，帕夫利谢夫就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收养了她，并且还为她准备了一笔数目非常可观的嫁妆。于是，帕夫利谢夫的众多的亲属便对于他给予她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产生了许多令人忧虑惶惑的流言；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会向自己的养女求婚。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在她十九岁时，由于她爱上了一位土地测量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对此，我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并嫁给了那位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另外，我还收集到了一些无可争议的证据，可以证明尽管您的父亲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从来也不是一位生意人。但是，在得到了令堂那一万五千卢布的嫁妆以后，他却辞去了原来的职务，开始进入商界，但结果却是上当受骗、血本无归。由于他对此感到非常痛苦，便开始借酒浇愁了，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就在他和您母亲结婚后的第八个年头。后来，这是您母亲亲口证实的，她就贫困潦倒了，如果不是帕夫利谢夫继续慷慨大方而又频繁地接济她，每年提供给她六百卢布的话，她一定会走投无路的。另外，还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明，当您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您就很得他的欢心。根据这些材料，再加上您母亲的证实，我们不难看出，他之所

以会怜爱您，主要是因为在童年时代，您说话不太利落，好像有什么残疾，看上去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而根据确凿的证据，我可以断定，对于所有的发育不良和先天就有缺陷的人，尤其是这样的孩子们，帕夫利谢夫都有一种特殊的慈祥和怜爱之情——我可以确信不疑地认为，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我还要就我对主要事实的确凿无疑的调查，向各位夸耀一番，那就是帕夫利谢夫对您的这种特别的宠爱（他千方百计地送您进了中学，并使您在上学时受到了校方的特别监护），终于使帕夫利谢夫的亲属和家人都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您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您的父亲只是一个被另有外遇的妻子欺骗的丈夫。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帕夫利谢夫的晚年，这种想法才逐渐固定下来，并继续发展，以致所有的人对此都信以为真了。这让大家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遗嘱，而忘却了最初的事情本来面目，而要调查却又无从着手。毫无疑问，您也听到了这种猜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而且您对这种说法也深信不疑。我曾经很荣幸地亲自去拜访过您的母亲，尽管她也听说了这些流言，但她却从来都不知道（对此我也只字未向她提起）她的儿子——也就是您，居然也对这些流言将信将疑。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当我到普斯科夫，见到您那位令人尊敬的老母时，她正疾病缠身，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自从帕夫利谢夫去世以后，她就开始过着一贫如洗的贫苦的生活。她告诉我说，现在由于有您和您的帮助，她才能勉强活下去；对您的未来，她充满了希望，并且坚定地相信，您一定前途无量，在说这些话时，她的眼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

“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列别杰夫的外甥很不耐烦地大声宣称，“您对这段风流韵事如此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到底要干什么？”

“让人作呕、不成体统！”伊波利特突然又咳嗽起来了，咳得全身都剧烈地颤动着。但是，布尔多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注意

到，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有什么居心？有什么用意？”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边故作惊讶，一边准备恶狠狠地说出自己的结论，“第一，也许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已经能够完全相信，帕夫利谢夫这么爱他，仅仅是出于慷慨和仁慈，而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必须要明白这个事实，因为刚才听完这篇文章后，他曾经对凯勒尔先生表示肯定和赞同。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第二，本来这件事中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欺诈和欺骗存在，甚至连切巴罗夫也不例外。对我来说，这一点甚至非常重要，因为刚才公爵一时冲动，提到了这一点，似乎我也认为这一切是一个骗局。但恰恰相反，从各方面看来，这件事都确实会让人信以为真。就算切巴罗夫真的是一个大骗子，但在这件事中，他最多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一个诡计多端的讼吏、一个舞文弄墨的书吏、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罢了。作为律师，他渴望能够谋取暴利，而且算盘也打得很精、很在行，并自以为是万无一失：他看准了公爵花钱散漫，看准了公爵对已故的帕夫利谢夫深怀感激敬佩之情。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看准了公爵对正直、良心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骑士之风。而关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本人，我甚至可以这么认为：由于他自己对这件事信以为真，因此完全被切巴罗夫和他周围的人所影响，所左右，以至于在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时，他并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而是几乎以为这样做是在为真理、进步和人类效劳。现在，当事情的真相向大家公开以后，想来大家也明白了，尽管有种种假象，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却的的确确是清白无辜的，而公爵现在也会比刚才更愿意更乐于提供友好的帮助给他，就像在刚才谈到创办学校来纪念帕夫利谢夫时所提到的那种实际的支持一样。”

“请您不要再说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不要再说下去了！”公爵有些惊惧地向他喊道，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说过，已经说过三遍了，”布尔多夫斯基叫了起来，他显得异常愤怒，“我是不会拿这些钱的。我绝不会接受……为什么……我不要……就这么一回事！……

说完，他几乎要从凉台上冲出去。但列别杰夫的外甥抓住了他的手，对他悄悄说了些什么话。于是，他又迅速地回转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没有封口的大信封，丢到了公爵身边的那张小桌子上。

“这是您的钱！……您休想……您休想……还您钱！……”

“这是那二百五十卢布，也就是您通过罗巴切夫施舍给他的那些钱。”多克托连科在一旁代为说明。

“文章里不是说只有五十卢布吗！”科利亚也喊了起来。

“这是我的错！”公爵走到了布尔多夫斯基跟前，对他说，“布尔多夫斯基，我对您感到非常抱歉，但我给您这些钱，并非是一种施舍，请相信我。现在我做得不好，刚才也做得不太对。（说话时，公爵显得很难过，神情疲惫，一副虚弱无力的样子，而且语无伦次。）刚才我说到了欺骗等一些话……但并不是针对您说的，我错了。我是说，您……您跟我一样，是个有病的人。但实际上，您和我并不一样，您……还给别人教课，还要赡养母亲。我还说，您损坏了令堂的声誉，但实际上，您爱她；这是她亲口说的……我并不知道……刚才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没有来得及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做得不对。我竟然还斗胆要提供一万卢布给您……但我这样做是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的，但现在……更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您已经瞧不起我了……”

“这倒真成了一座精神病院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喊道。

“真是一座精神病院！”阿格拉娅也忍无可忍地说了一句尖刻的话。但她的话被周围的喧闹声淹没了；所有的人都大声说起话来了，每个人都在发表议论，有的争论起来，有的却在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几乎要怒发冲冠了，他摆出一副尊严

受到了侮辱的姿态，在等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同回家去。而列别杰夫的外甥又不失时机地插嘴，最后说了一番话：

“真的，公爵，应该对您说一句公道话，您真的是非常善于利用您的……所谓的疾病（这么说要冠冕堂皇得多）；您就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来向人表示您的友谊、提供金钱，以至于使任何一个高尚的人现在说什么也不会接受它们了。您这么做，如果不是太过天真，那么就是太狡猾的……无论如何，您心里一定比谁都清楚。”

“请原谅，各位，”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叫了起来——他已经打开了装钱的信封，“里面根本就没有二百五十卢布，总共才只有一百卢布。公爵，我只怕会出现什么误会，才这么做的。”

“算了，别管它了，”公爵一个劲地朝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摆手。

“不，绝不能‘算了’，”列别杰夫的外甥立即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公爵，您这一声‘算了’，实在是对我们的莫大的侮辱。我们不想遮遮掩掩的，我们要公开宣布：是的，这里面的确只有一百卢布，而不是总共的二百五十卢布，但是，难道这有什么不同吗？……”

“不，不一样的。”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又插进一句话，他依然装作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故作天真。

“请您别打岔，律师先生，我们并不是都是您认为的那种傻瓜，”列别杰夫的外甥又气恼又是痛恨，大声说道，“当然，一百卢布不等于二百五十卢布，这二者是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原则；最重要的，是我们主动把钱掷还给您的那种精神，而说到少了一百五十卢布，那只不过是细枝末节。但最重要的是，公爵大人，布尔多夫斯基并没有接受您的施舍，而是当面掷还给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百卢布和二百五十卢布都是一样的。您是亲眼看到了的，布尔多夫斯基并没有接受一万卢布；而且，如果

他不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么他根本就不会还回这一百卢布！另外那一百五十卢布，他给了切巴罗夫，作为他到公爵那儿去的开销。您尽可以嘲笑我们不够精明，嘲笑我们不善于办事——即使没有这些，您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求我们的笑柄，使我们成为很可笑的人，但是，绝不能因此说我们不够光明磊落，不够正直。公爵大人，我们大家会一起将这一百五十卢布凑足，还给您的；哪怕是一个卢布一个卢布地凑，也一定要还给您的，而且一定付给您利息。布尔多夫斯基一贫如洗，布尔多夫斯基不是百万富翁，而切巴罗夫在出差回来后，又交回来一张账单，我们原本希望是会赢了这场官司的……处在他的地位上，谁又会不这么做？”

“什么叫也会这样？”希公爵叫了起来。

“再这么下去，我可真要疯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叫了起来。

“这倒让人想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笑了起来——他一直在一旁冷眼旁观，“不久前一位律师作出的那篇著名的辩护词。他的当事人为了谋夺财物，一下子就杀死了六个人。然而，这位律师却以他的当事人一贫如洗这一点作为情有可原的理由来进行辩护，并突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很自然，是为贫困的生活所迫，我的当事人才会顿起歹意，杀死了六个人，有谁在他那样的处境下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总之，诸如此类的话，仅仅会让人觉得很好笑。”

“够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宣布道——这时，她几乎气得发抖了，“这种胡说八道也该收场了！……”

她的情绪非常激动，庄重威严地昂起了头，显示出一种高傲的、急切的、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挑衅的神情，她的两眼闪烁着光芒，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但此刻她未必能认得出谁是她的敌人，谁又是她的朋友。她努力克制了很长时间的怒火，就要以此为契机汹涌而出了。现在，她渴望立即投入战斗，立即就想朝什么人扑了过去、一泄心中怒火——这是她现在最无法抑制的冲

动。了解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人，都意识到她的举动异常。第二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曾对希公爵说过这样的话，"她常常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却很少会到现在这种程度，大概每三年发作一次，无论如何不会更多了！无论如何不会更多了！"为了让别人明白，他又补充说道。

"够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别管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高声说道，"您干吗要现在才把您的手凑过来？您刚才怎么不带我走呢；您是丈夫，是一家之主；如果我不服从您，不肯出去，您尽可以揪着我——这个傻女人的耳朵，硬把我拖出去呀。哪怕只是为了女儿们着想，来向我表示一下关心也好啊！然而，现在，即使没有您，我们也能找到出路，这是会让我难受整整一年的奇耻大辱……等一等，我还要向公爵表示感谢呢！……公爵，十分感谢您的款待！而我却不成体统地坐在这里听这些年轻人胡说八道……这太卑劣、太恶劣了！简直是乱弹琴、乱成一团糟，甚至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难道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吗？……住嘴，阿格拉娅！亚历山德拉，你也闭嘴！这没你们的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要再围着我转来转去了，您实在是让我讨厌极了！……亲爱的，您真的需要请求他们的原谅，"她又转过身来，对公爵继续说下去，"你还说些什么：'对不起，我居然斗胆想送钱给您'，……你这喜欢吹牛的臭小子，有什么好笑的！"突然，她又冲着列别杰夫的外甥叫了起来，"你说了些什么呀，'我们不要钱，我们是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不是来乞求的！'好像还真的不知道，明天这个白痴就会急急忙忙地跑来找他们，向他们表示友谊，并提供钱给他们！难道你不想去吗？到底你去不去？"

"去！"公爵心平气和地回答她，声音极为低沉。

"听到了没有！你不正是希望这样吗，"她又转过身去对多克托连科说，"因此，现在那些钱就像已经装进了你的口袋一样可靠，所以，你才会这样说大话，才会这样故作姿态来骗我们……

不，亲爱的，你去找别的傻瓜吧，我们可算是看透你们了……看透了你们所有的鬼把戏！”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公爵叫了起来。

“咱们走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们早该走啦，把公爵也带走吧。”希公爵微笑着对她说，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

小姐们都站到一边，表现得近于恐惧，将军则早已吓得惊慌失措了；所有的人都感到极为惊讶；有些人远远地站着，暗暗发笑，一边窃窃私语地议论了些什么；列别杰夫的脸上则表现出无法掩饰的极为兴高采烈的神情。

“夫人，不成体统和乱七八糟的情况随处可见。”列别杰夫的外甥则含沙射影地说，但他也显得极为窘迫。

“就算是不成体统，就算是乱七八糟，各位，也决不是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有些歇斯底里地发作道，还多少有几分幸灾乐祸，“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她冲着那些试图劝阻她的人叫道，“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自己刚才也说过，甚至在法庭上的辩护律师都可以声称，再没有因为迫于穷困而杀死六个人更为自然的事了，这么看来，世界末日确实是来了。这样异想天开的说法，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现在我可算是明白啦！就拿这个连话也说不清楚的家伙来说吧，难道他不会杀人吗（她指了正莫名其妙、大惑不解地看着她的布尔多夫斯基）？我敢跟你们打赌，他一定会杀人的！你的钱——就是那一万卢布，或许他的确不会去拿的，他不拿，可能是害怕良心的谴责吧，但是，他可能会等到夜里摸进屋里，杀死别人，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从匣子里拿走钱！他这么做，并不能算作是杀人越货、并不能算作是鸡鸣狗盗的可耻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迫于高尚的绝望而铤而走险’，这只能叫做‘否定’，或者是叫什么鬼才知道的叫法……呸！什么都颠倒过来了，人人都脚底朝天走路了。一个从小在自己家里长大的姑娘，忽然间就跑到大街上，纵

身跳上了一辆轻便马车，说道：‘妈妈，几天前我已经和一位名叫卡尔雷奇的或是叫做伊万内奇的人结婚了，再见！’在你们看来，这么做自然也是正确的了？也是让人尊敬的了？这么做自然吗？这就是所谓的妇女问题吗？看吧，就是这个浑小子（她指着科利亚），在几天前还和我争论，说这就是所谓的‘妇女问题’。就算你的母亲很不像话，你还是必须像对待人那样对待她！……刚才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昂首挺胸地走过来？整个一副‘不许靠近，我们来了’的架势，表现出‘交出一切权利来给我们，不许在我们面前说半个不字。在我们面前，你必须诚惶诚恐的，表现出你前所未有的敬意来，然而，在我们的眼里，你只不过是一个最下贱的奴才，甚至还不如奴才！’他们似乎在探寻真理，而且似乎还很理直气壮，但实际上，他们却表现得像异教徒一样，在文章中极力地诽谤诬蔑他。‘我们是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不是来乞求的，您休想从我们的嘴里听到半句表示感激的话，因为您这么做仅仅是出于让自己的良心得到满足的目的！’这理由是多么的充足啊：既然你不会产生丝毫的感激之情，那么，公爵也完全可以这么回答你啊：因为帕夫利谢夫之所以会做好事，仅仅是出于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满足的目的，那么他对帕夫利谢夫也用不着有任何的感激之情了。说到底，你们的算盘不就是看准了他对帕夫利谢夫会感恩戴德这一点吗？毕竟，他从来没有向你借过债，也不欠你任何东西，你的希望不就是寄托在他会对帕夫利谢夫感恩戴德这一点上吗——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指望呢？你自己又怎么可以否认一个人应该知道感激、知恩图报呢？真是些疯子！因为公众会对一个被勾引的少女侧目而视、歧视诬蔑，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野蛮而毫无人性的社会。既然认为这是一个毫无人道的社会，那么你也一定会认为这个少女只会痛恨这个社会，对它痛心疾首了。既然认为她会痛心疾首，你们为什么又要在报上公开地把她的事情披露出来，向整个社会揭露她的丑事，而又要要求她不感到痛苦呢？都是些疯子！都是虚荣心在作祟！他们不信仰

基督，也不信仰上帝！要知道，到头来你们一定会被虚荣和骄傲腐蚀，一定会狗咬狗不可，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不是一片混乱吗，这不是乱七八糟吗，这不是太糟糕了吗？看到发生的这一切之后，这个不要脸的人竟然还死皮赖脸地向他们请求原谅！难道你们是狼狈为奸吗？你们为什么要笑：是在笑我跟你们在一起颜面扫地吗？既然已经没有面子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吗！……不许笑，你这坏家伙！（她突然回过头去冲着伊波利特叫道）自己都只剩下一口气了，还要腐蚀别人。这个浑小子就是被你带坏的（她又指了指科利亚）；他现在张口闭口就要提起你，满嘴的胡说八道，你教给了他无神论，你也不信仰上帝，实在需要狠狠地揍你一顿，先生，你们这些人实在让人恶心！……这么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你是要去的，明天你要去找他们？"她几乎说得要喘不上气了，又回过头来问公爵。

"是的。"

"如果你去，我就和你绝交！"她立即转过了身，急急地走开去，但猝然之间，她又回过身来。"你也要去找这个无神论者吗？"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伊波利特。"你为什么要冲着我这么冷笑！"她多少有些不自然了，叫道，因为对他那辛辣的嘲笑无法容忍，她突然向伊波利特扑了过去。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四面八方都突然响起了惊叫声。

"妈妈，您这实在是太丢脸了！"阿格拉娅大声叫道。

"请放心，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伊波利特非常平静地回答，正在这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已经冲到了他的身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而且莫名其妙地紧紧抓住，不肯松手；她就站在他的面前，紧紧地盯住他，目光已濒于疯狂，"您放心，您的母亲一定会看出来，我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她绝不会跟我打架的……我准备解释一下：关于我笑的原因……如果你们

允许我这么做的话，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这时候，他又突然咳嗽起来了，可怕地咳嗽了足足一分钟，而且怎么也抑制不住。

“都快要断气了，还总是这么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叫了起来，并立即松开了他的胳膊，惊惧地看着他擦去嘴角的血迹，“现在你怎么可以再说话呢？干脆，你应该回去躺下……”

“我会躺下的，”伊波利特轻轻地回答道，他的声音沙哑，近于耳语，“今天我一回去，就立刻躺下去……就我所知道的，我顶多再能活两个星期了……这是博大夫亲口告诉我的……因此，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希望您能听我说几句话，就当是我的临终遗言吧。”

“你真的是疯了吗？还这么胡说八道的！现在你应该好好治病，哪还能说什么话呢！快去，快去躺下休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惧地叫了起来。

“只要我一躺下，就再也不能起来了，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伊波利特微微地笑了一笑，“昨天我就想躺下来，而且从此不再起来，就这么等死算了。但到了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想等到后天再说吧，因为毕竟我这两条腿还可以站得住，还能走……今天我想陪他们一块儿到这里来……只是我太疲倦了……”

“那就坐下吧，赶紧坐下，为什么还要站着呢！给你椅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连忙跑了过去，亲自端来了一把椅子给他。

“谢谢您，”伊波利特低声说道，继续往下说，“请您坐在我对面，这样，咱们可以好好谈谈……咱们俩一定要好好谈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现在，我坚持这一点……”他又微微地向她笑了一笑。“您想想，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出来，最后一次和大家呆在一起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一定会魂归黄泉的。好像今天我是来和大家、和大自然告别的。尽管我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动

情、伤感的人，但您可以想想，在帕夫洛夫斯克发生这一切之后，我还是很高兴的：起码，我还是可以看看绿叶婆娑的树。”

“现在你怎么能说话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越来越惶恐惊惧了，“你全身发烧滚烫呢。刚才还尖着嗓子使劲嚷嚷呢，现在却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么上气不接下气的。”

“一会儿就好了。您为什么不让我的最后一点愿望得到满足呢？……您知道吗，很久以前，我就幻想着能认识认识您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常常听别人说起您……是科利亚告诉我的；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您实在是一位又特别又古怪的女人，一位不同凡响的女人。现在，我总算亲眼见到您了……您知道吗，现在，我甚至有些喜欢您了。”

“上帝啊，说真的，刚才我差一点打了他。”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把您给劝住了，我没有弄错吧？她就是您的女儿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吧？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可刚才见到她第一眼时，我就立即猜出她是谁了。哪怕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见一见这位美女呢，”伊波利特不好意思地微微笑了一笑——那是苦涩的笑。“瞧，公爵也在这里，您丈夫、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为什么您要拒绝我这最后一点愿望呢？”

“椅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喊道，但她又亲自去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了伊波利特的对面，“科利亚，”她又立即吩咐道，“你马上陪他走吧，送送他，明天，我一定会亲自……”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请公爵给我一杯茶……我实在太累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刚才您好像要带公爵去您家里喝茶，请您再留在这儿一会儿吧，我们再一起呆一会儿，公爵一定会给我们茶喝的。请您原谅我这么冒昧地自作主张……但我非常了解您，知道您心地善良，公爵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善良，都是善良得可笑的大好人……”

公爵张皇失措地忙着安排给大家倒茶。列别杰夫慌慌张张

地飞奔出去，薇拉也紧跟着他跑了出去。

“的确，”将军夫人果断地说，“你说吧，不过别太激动，要小声些。你真的让我感到同情……公爵？本来我是不屑于留在你这里喝茶的，然而，就这么算了吧，我决定留下来，尽管我不会向任何人道歉！不向任何人！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不过，公爵，刚才我狠狠地骂了你一顿，还请你不要介意……如果你希望我这么做的话。其实，我也不会硬逼着谁留下来，”她突然又怒气冲冲地对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们说道，好像他们做了什么事令她大光其火一样，“我一个人也是可以回家的……”

但是她的话并没有讲完。大家立即就走上来围在她身边，表示愿意留下来陪她。公爵也立即恳切地请求大家留下来喝茶，并为自己现在才想到这件事而不停地道歉。甚至将军也非常和蔼了，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话，请求主人不要介意，甚至还亲切地问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不是觉得呆在凉台上有些凉了？"他甚至差一点问伊波利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大学的？"——但他终于没有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希公爵也突然变得和颜悦色、神态可亲，并且显得兴趣盎然。而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尽管还有几分诧异，但脸上也竟然流露出了满意的神情，——总之，由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情绪危机终于过去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坐得远远的。其他的人也全都留了下来；没有谁打算离开，连伊沃尔金将军也不例外，但列别杰夫顺便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想来将军听了不太愉快，因此将军立即就退到角落里去了。公爵又走到了布尔多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面前，一一邀请他们留下来喝茶。他们低声说要等伊波利特，可以呆会儿再走，但一个个神色极为古怪，说完就立刻退缩到凉台的最远的那个角落里，重新一个挨一个地坐下了。列别杰夫立即端了茶送上来，大概，他早就预备好了茶——或许是预备自己要喝的。这时，时钟敲响了十一点。

十

伊波利特接过薇拉·列别杰娅端来的茶杯，润了润嘴唇，随手将茶杯放在小桌上，突然显得有些难为情起来，他有些窘迫地向周围扫了一圈。

“您看看这些茶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他有些奇怪地、急促地说道，“这些茶杯，好像是最为精美的瓷器，以前一直放在列别杰夫的玻璃餐具柜中，还一定会上锁；从来没见他拿出来用过……通常总是这样，这是她妻子的嫁妆……他家照例是从来不用的……现在，他拿出这些瓷杯来给我们用，这当然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可见他有多高兴……”

他本来还要再说些什么话，但一时又没想到该说些什么。

“他到底还是不好意思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低声对公爵说道，“这真有些危险了，是吧？这种征兆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表明他现在满腹怨恨，马上就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惊人之举，大概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很快就要坐不住了。”

公爵疑惑地望了望他。

“您不怕他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接着说，“我也不怕，甚至还会对此拭目以待；在我看来，只希望我们这位亲爱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接受一点点教训，而且一定就要在今天，马上就受到一点点教训，否则我就不打算离开。您好像有些发烧？”

“这些以后再说吧，您先别打岔吧。的确，我有点不舒服。”公爵有些神思恍惚，甚至是很不耐烦地回答他。这时，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伊波利特正在谈他。

“您不信吗？”伊波利特笑得有些歇斯底里，“我知道您一定

不信，可是公爵却肯定一说就信，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你都听见了，公爵？”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转过身来，向公爵问道：“你听见了吗？”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列别杰夫又慌慌张张地挤到前面去，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眼前晃来晃去。

“他说，这个装模作样的家伙——也就是你的这位房东……替那位先生修改过文章，就是刚才念的那篇诽谤你的文章。”

公爵讶异地看了列别杰夫一眼。

“你为什么不说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追问，甚至还向他跺了跺脚。

“这没什么，”公爵一边打量列别杰夫，一边小声地说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文章是他修改过的。”

“真的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即又转过身去问列别杰夫。

“千真万确，将军夫人！”列别杰夫一只手贴在胸口上，毫不犹豫地肯定道。

“他这简直是在炫耀！”她差点就从自己的椅子里跳了起来。

“我卑鄙，我无耻！”列别杰夫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一边捶打着自己的胸，同时头也垂了下去，越来越低。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卑鄙呢！他以为只要骂自己几句卑鄙，就可以没事了。公爵，我再说一遍，难道你不觉得和这样的人交往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吗？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你！”

“公爵会宽恕我的！”列别杰夫说，带着几分自信、几分感动的神情。

“仅仅是为了朋友之间的义气，”突然间，凯勒尔也跳了过来，直接面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而又响亮地说道，“仅仅是为了朋友之间的义气，夫人，我就决不会干落井下石、出卖朋友的事，所以，尽管刚才他叫嚷着要我们滚出去——这话您自己也听到了，刚才我还是替他隐瞒了他参与了修改文

章的那件事。为了让事情的真相能够大白，现在我承认我确实就这件事向他请教过，还付给了他六个卢布，但我决不是让他修改文章，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知情人，向他了解更多的我不知道的事实。例如，其中关于鞋罩、关于在瑞士教授家里饭量惊人等这些事情，甚至关于那五十卢布——而不是二百五十卢布，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他写出来的，为此我付给了他六个卢布，但他没有作文字上的修改。”

“我必须指出，”在周围人的哈哈大笑中，列别杰夫心急如焚，迫不及待而又犹犹豫豫地开始说话了，并阻止了凯勒尔继续往下说，“我只修改这篇文章的前半段，因为我们对中间部分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并因为其中的一个提法争论起来了，因此我就没有继续修改后半段，因此对其中那些文理不通之处（而且确实有许多文理不通之处），我一概不承担责任……”

“看看，他竟然还在为这一点操心！”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叫道。

“请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向凯勒尔问道，“你们是什么时候修改这篇文章的？”

“昨天上午，”凯勒尔回答，“那时我们见了一次面，并且都保证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那也正是他对你阿谀奉承，口口声声地向你表达他的无限忠诚的时候！唉，都是些什么样的卑鄙小人！我不要你的普希金文集了，你也用不着叫你女儿到我家去了！”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作势要站起身来，但转念之间，她又突然气势汹汹地冲着一直含笑不语的伊波利特说道：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是想让我在这里颜面扫地成为笑柄，不是吗？”

“没有这样的事，”伊波利特苦笑着说，“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您那稀奇古怪的性格，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承认，刚才我告诉您列别杰夫那件事确实是故意的，是一个恶作

剧，因为我知道听完后您一定会怒发冲冠的——而且只有您一个人会这么生气，因为公爵一定会原谅他的，甚至已经原谅他了……他的脑子中已经打好了原谅他的腹稿也说不定。是这样吗，公爵，您说，我说的这些对不对？”

他一边说，一边又喘息起来，而且他每说一句话，异常激动的情绪就增长一分。

“是吗？”伊波利特的那种阴阳怪气的腔调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感惊异，便忿忿地说道：“是吗？”

“我以前常常听别人说起有关您的一些事，——不外乎就是这一类……我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学会了十二万分地尊敬您。”伊波利特又接着说了下去。

他这么说，总让人觉得他话中有话，真正想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话里隐含讽刺，而同时又表现出不正常的激动，还疑神疑鬼地四处张望，说话也毫无逻辑，语无伦次。因此，这一切，再加上他那副痨病鬼的模样和眼里闪烁着的好像是发狂一般的光芒，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注意着他。

“话又说回来，我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对这一点我完全承认）。但我仍然大感意外，因为不仅您自己留了下来，留下来和我们这些在您眼中不过是下三流的家伙们呆在一起，甚至您还把这几位……小姐留下来听这些乱七八糟、不成体统的事，尽管她们也看过小说，对什么都很了解了。不过，也许我还不理解……因为我说起话来着东不着西。但是，不管怎么说，除了您之外，还有哪个人可能会留下来呢……而且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毛孩子的要求（是的，我只是一个毛孩子，对这一点我也只好承认），并跟他促膝长谈，而且还对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出怜悯……仅仅是为了……第二天想起来就觉得羞愧难当……（不过，我承认，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欣赏，并对此深感崇敬，尽管您的丈夫将军大人会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不愉快，他的脸上正表现出这一点来呢……嘻嘻！”他嘻嘻嘻

地笑了起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突然又咳嗽起来，整整有两分钟，他没法接着说一个字。

“看看，他连气都要喘不上来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冷冷地、刻薄地说道。同时又板起脸来，好奇地打量着他，“唉，好孩子，你也说够了。快回家去吧！”

“先生，请允许我也向您说几句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实在无法再克制自己了，突然怒气冲天地说道：“我的妻子会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住在这里，因此，不管怎么说，年轻人，您也没有任何资格来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言行举止指手画脚，同样，您也没有任何资格来指出我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先生，我妻子之所以会继续留在这里。”他一口气往下说，而且几乎越说越有气：“不如说她是觉得奇怪，是受到了好奇心驱使——这一点现在人人都能够理解，想看看你们是怎样奇怪的一群年轻人。我自己也留了下来，就像有时候我也会在街头停一会儿，发现一些什么可看的东西而想继续看个明白一样，仅仅是为了看……看……看……”

“看什么稀罕东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提示他。

“好极了，对极了，”正苦于一时想不出恰当比喻的将军大为高兴，“正是为了看什么稀罕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最让我感到惊讶的、甚至是最让我感到伤心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有些人居然会不明白这一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之所以会留下来，现在还和您呆在一起，只是因为您是个病人（如果您真的是奄奄一息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是出于同情，因为您说了那些令人怜悯的话，先生；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肮脏的语言和想法也不能让她的声誉、品德和地位受到一丝一毫的玷污……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将军脸红筋胀地结束了他的讲话：“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那么立即就和我们这位善良的公爵告别吧，并且……”

“谢谢您的教诲，将军。”伊波利特若有所思地望着将军，突

然用一种出人意料的严肃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咱们走吧，妈妈，您还打算在这儿呆多久呀！……”阿格拉娅不耐烦了，忿忿地说道，一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再等两分钟，亲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如果您允许的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庄严地转过身来，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发觉他浑身都在发烧，一直在胡说八道；我也确信不疑地认为我没有看错；他的眼睛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就这么撇下他一走了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今天能不能不要他再回彼得堡去，留他在你这里过一夜再走呢？Cher Prince[1]，您觉得很无聊吗？”她莫名其妙地又转过头去问希公爵。“亚历山德拉，孩子，到这儿来吧，把你的头发稍稍整理整理吧。”

她为亚历山德拉稍微整理了一下头发（尽管她的头发根本就用不着整理），并吻了吻她——叫她过来是为了干这个。

“我认为您是可以改变的……”伊波利特从刚才那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重新说道。“是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就拿布尔多夫斯基来说吧，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维护自己的母亲的，难道不是吗？可结果呢，却让她的名声受到了玷污。再举个例子，就说公爵吧，他本来是想帮助布尔多夫斯基的，想要真心真意地将自己温厚的友谊和财产奉献给他，或许，在你们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对布尔多夫斯基没有反感，然而，他们两个人却互相敌视，好像真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哈哈哈！你们全都对布尔多夫斯基非常反感，因为在您们的眼里，他那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实在是太不体面、太不高雅了，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对不对呢？毕竟，你们大家最看重的，就是那种表面上的高雅和体面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早就怀疑，你们讲究的，就是这一点！）那么，跟你们实话实说吧，在你们中间，也许找不到一个像布尔多

[1] 法文，亲爱的公爵。

夫斯基那样爱自己母亲的人!公爵,我想您一定已经不肯声张地让加涅奇卡寄钱去给布尔多夫斯基的母亲了,这事我敢打赌!(嘻嘻嘻!他又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了),我也敢打赌,现在,布尔多夫斯基一定又要指责您这种做法的不得体以及对他母亲的不尊重,一定会这样的,上帝可以作证,哈哈哈!”

说到这里,他又上气不接下气,又开始咳嗽了。

“好了,就这些话吗?现在都说完了吧?好了,现在你赶紧去睡觉吧,你一直都在发烧呢,”一直都在紧张不安地注视着他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这时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啊,上帝啊! 他居然还要逞能,硬挺着说下去!”

“好像您在笑吧?您为什么老是要笑话我呢?”伊波利特突然又忐忑不安起来,怒气冲冲地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而他的确一直在笑。

“我只是想问一句,伊波利特……先生……很抱歉,我记不清您的姓了。”

“捷连季耶夫先生。”公爵说。

“对,捷连季耶夫,公爵,谢谢您了,刚才您也说过了,但转眼之间我又忘得干干净净了……我想向您请教,捷连季耶夫先生,我听说您曾经这么评价过您自己:只要您站在窗前,和老百姓说上一刻钟话,他们就会立即赞同你的观点,并追随在您的身后——您真的说过这些话吗?”

“很可能说过……”伊波利特仿佛开始追忆往事一样,回答道,“一定说过!”突然又补充了一句,立即活跃起来,凝神望了望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就算我这么说过,又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我只想知道这一点作为补充。”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但伊波利特却依然望着他,迫不及待地想听他接着说下去。

“嗯,怎么样,说完了没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先生,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他该去睡

觉了。还是您想说什么又找不到话说呢？”（看上去，她恼火极了。）

“好吧，我很乐意再说几句作为补充，”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捷连季耶夫先生，刚才我听见了您的朋友说的一切，也听到了刚才您以您那无可争议的过人的才华来阐明的一切。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可以归结为‘权利至上论’，你们就是将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将其他的一切忽略不计，或是将其他的一切排除在外，而甚至还把权利放在了探讨权利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之前，我说的对吗？或者，我是误会了您的意思？”

“当然是误会了，现在我甚至都听不懂您在说什么……还有呢？”

从凉台的角落里传来了低低的议论声，是列别杰夫的外甥在低声嘀咕什么。

“接下去我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着自己的讲话，“我仅仅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再这么发展下去，事情可能会直接导致出强权论的产生，也就是有人用个人的拳头和欲望为所欲为，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常常以此为结局。蒲鲁东是主张强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有许多最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到头来却宣布自己是拥护种植场主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黑奴就是黑奴，是比白人低劣的种族，所以白人应该拥有强权……”

“怎么？”

“这么看来，也就是表明，其实您并不否认强权了？”

“后来呢？”

“您真喜欢刨根问底；我只想指出：从强权到老虎和鳄鱼的权利，甚至到丹尼洛夫和戈尔斯基，都只有咫尺之遥。”

“我不知道，还有呢？”

伊波利特勉强地听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讲话。虽然他也不时地对他表示出“怎么样，”“接着说，”但是，看起来这主

要是他多年养成的交谈中的一套老习惯，而并不是因为他对谈话感到关注和好奇。

“我没有什么要接着说下去的话了……就这些了。”

“不过，我并不生您的气，”伊波利特突然说道，完全出人意料地结束了这件事。他边说边递过手去——未必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作法，甚至还始终微笑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刚开始时，显得非常惊讶，但立即就以最为严肃的神态碰了碰对方伸过来的手，就像接受了对方的宽恕那样。

“我不能不继续补充道，”他仍然用那种貌似恭敬的语气说了下去，“向您说一声谢谢，以感激您关注地听完了我的讲话。感谢您允许我说话，因为，就我自己经过多次观察所知道的，我们的自由主义者是从来也不能容忍别人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的，只要一听到反对意见，他们马上就会以辱骂来回敬对方，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的……”

“您说的非常正确，”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道。他双手放在背后，向凉台出口的方向退了几步，显示出一种感到索然无味的神态，又恼火地打了一个呵欠。

“好了，你说够了没有，先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真让我厌烦透顶了……”

“该走了，”伊波利特突然又变得忧心忡忡，几乎以一种惊惧的姿态站了起来，张皇失措地望着周围的人。“我浪费了你们的时间，我想把我想的都告诉你们……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所有的话……这不过是幻想……”

显而易见的，他的精神兴奋是一阵一阵的，常常是真正地处在一种梦呓般的状态中，又常常会从那种状态中挣扎出来，清醒一会儿，但往往只有片刻功夫，他可以完全清醒地想起什么，而说起话来，大多是一些只言片语。或许，这是他躺在床上养病的那长期的寂寞无聊的日子中，在他失眠时早就反反复复地想过

和背熟了的内容。

“好了，再见！”突然，他又断然说道，“你们以为，我对你们说一声‘别了’容易吗？哈哈！”他为自己提出了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而懊恼地笑了起来。突然，他好像是痛恨自己总是无法正确地表达出想说的话，大声地、激动地说道，“将军大人！我非常荣幸地邀请您来参加我的葬礼。如果您肯赏光的话……还有，请各位也和将军一同光临！……”

他又笑了起来，但这时笑声已濒于疯狂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慌地走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手。他凝神望着她，脸上还挂着同样的笑，但笑声却并没有继续下去，仿佛这笑已停滞了，凝固在他的脸上了。

“您知道吗，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看这些树？就是这些……（他指了指花园里的树木）这难道不可笑吗，啊？可是，这件事却没有任何可笑的地方，对吗？”他神情严肃地问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但又突然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之后，他又抬起头，用好奇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他是在找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就站在原地，就在伊波利特不远的地方，但伊波利特却已经忘了，所以在周围寻找。“啊，您没有走！”他终于找到了他，“刚才您一直在嘲笑我想站在窗口对老百姓讲一刻钟的话……您要知道，我早就过了十八岁了：我枕着枕头躺了这么多年，也望着窗外望了这么多年，想来想去……什么都想过了……这么多年……您知道，死人是没有年龄的。上个星期，我才想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午夜醒了……您知道吗，您最怕的是什么？您最怕我们的真诚，尽管您对我们非常鄙视！我也是那天半夜躺在枕头上明白这一点的……您以为，我刚才是想嘲笑您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我决不是想笑话您，而只是想称赞……科利亚说，公爵把您叫做小孩……这太好了，对了，到底我想说什么……我还想说什么……”

他把脸埋进了两只手里，开始陷入了沉思之中。

“瞧，我想起来了：刚才你们要告辞的时候，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掠而过：从此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见不到这些人了，永远见不到了！连这些树也见不到了，只剩下一堵红色的砖墙了，梅耶罗夫公寓的墙……就在我窗口的对面……好吧，你不妨对这些人把一切都讲出来吧……你可以试试看，讲吧！这位是美丽的姑娘……但你却是一个死人了，就这么自我介绍吧：‘我是死人！’说：‘死人是什么话都敢说的！……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夫人也不会骂你的，哈哈！你们不觉得好笑吗？”他怀疑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知道吗？当我靠在枕头上时，浮想联翩……毕竟，我确信大自然常常会捉弄人的……刚才您说，我是个无神论者，可你们知道吗？这个大自然……为什么你们又笑了？你们真够残酷的！”他打量着大家，突然又是凄凉又是愤怒地说道。“我没有带坏科利亚，”他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严肃而又坚定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你放心，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取笑你，没有一个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几乎是痛苦地说，“明天，会有一位新的大夫来——过去那个把你的病弄错了；坐下来吧，别再站着了！你在说胡话……哎，现在应该怎么办！”她张罗着，让他坐进椅子里。脸颊上开始有泪光闪烁。

伊波利特几乎被惊呆了，他举起手，怯怯地伸了出去，摸了摸那颗晶莹的泪珠，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我……爱你们，”他兴高采烈地说了起来，“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们……他在我面前谈起您来总是那么神采飞扬的——我是说科利亚……我喜欢看到他神采飞扬的样子。我没有带坏他！我只是让他留在了我身边……我还想让大家都留下来，让大家——但没有什么‘大家’了，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我想成为一个活动家，我有这种能力……唉，我想做的事有多少啊？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愿意去想了，我曾经发誓什么也不去想了；就让大家，就让所有的人撇下我寻求真理去吧！

的确，命运捉弄人！为什么它，”他突然又热烈地说下去了，“为什么它要创造出最优秀的人物，却又要对他们尽情地嘲弄呢？命运是这么安排的，只有一个人可以为人们所公认，成为一个至善至美的人……命运是这么安排的，让这个人展示给人们看了以后，再让他说一些至理名言，再为了这些至理名言而洒出自己的鲜血。假如这些血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一定会憋死淹死呛死这世上的所有人！噢，好在我就要死了！否则，也许我会说出什么可怕的谎言来的，造化就喜欢捉弄人！……我没有带坏任何人……我只想活下去，为人们造福，活下去，为了发现和宣告真理……我望着窗外那堵梅耶罗夫公寓的墙，就想讲上一刻钟的话，并且让大家、让大家都被我说服了，这辈子我只有这一次遇上了……你们，而不是遇上了人民大众！但又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什么也没有！结果只是让你们鄙视我！可见我这个人一无是处，可见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傻瓜，可见我的确是应该死了！我不会让人们回忆起我来。我没有留下一句话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成就一件事业，没有传播一个信仰！……请你们不要再嘲笑一个傻瓜！忘了他吧！忘了他吧……每个人都忘了他吧，不要这么残酷！你们知道吗，要不是正好得了这个肺病，我一定会自杀的……”

他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但没等说完，就倒在椅子里，双手捂住了脸，像个小孩子那样哭了起来。

“唉，现在该把他怎么办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高声叫道，她立即奔到他面前，抱着他的头，把它紧紧地搂在自己胸前。而他，正抽动着两肩放声大哭。“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好了，好了，够啦！你是个好孩子，上帝会原谅你的无知的，好了，不要再哭了，勇敢一点……再说，以后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我还有，”伊波利波说，猛地抬起来，“我还有一个弟弟、几个妹妹，而且年龄都还很小，家里又穷，但他们都很天真无邪……她会带坏他们的！您是一位圣徒，您……自己就像是一个孩子，——救救他们吧！从她手里把他们抢回来……她……可耻啊

……啊，救救他们吧，上帝会为此给您百倍的报答，请您看在上帝份上，看在基督份上！……”

“您倒是开口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地叫了起来，“拜托了，别再装腔作势地保持沉默了！如果您不说该怎么办，那么我老实告诉您，我就只好留在这里过夜了，您总是这么独断专行、横行霸道，我实在是受够了！”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问话既热烈又充满了愤怒，并且要求别人马上回答。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在场的有多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能以沉默和消极的好奇来回答她，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即使是表表态，也要等到很久以后。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已经打定了主意，就算坐到明天早晨，也决不就此事说上一句话，比如说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她整个晚上都坐在离人群较远的地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倾听别人的讲话——也许，她这么做有她自己的道理。

“我认为，亲爱的，”将军终于开口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去找一个助理护士，或者是找一个可靠的、头脑冷静的人来陪夜，而不是在这里急得团团转。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应该征求一下公爵的意见，而且……让他立即去休息。然后，明天咱们再一起来商量应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我们决定要回去了。到底他是跟我们回彼得堡，还是留在您这里？”多克托连科非常恼火地向公爵问道。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陪他，”公爵说，“这里有地方给你们睡。”

“将军大人，”凯勒尔跑到将军身边，带着一种让人觉得惊讶的洋洋得意的神情，说，“如果您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陪夜的话，那么，我准备好了，要为朋友作出牺牲……这是个多好的

人啊！很久以前，我就认为他很伟大，将军大人！当然，由于我一向没有什么学问，他也常常批评我，他的批评真可以说是妙语连珠啊，将军大人！……”

将军绝望地转过身去了。

“如果他愿意留下来的话，我很高兴。当然，现在他回去是有困难的。”公爵这样回答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那充满了气恼的问题。

“你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先生，那么就让他住到我家去吧！上帝啊，怎么连他自己也快要站立不住了！你是不是病了？”

刚到这里的时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看到公爵并不像她想像中那样疾病缠身、奄奄一息，便又根据他的外表将他那差强人意的健康状况大大夸张了。但是，首先，公爵病愈还不久；其次，这次犯病使他回忆起了痛苦的往事；第三，今晚的忙忙碌碌使他疲惫不堪；第四，由于发生了“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件事，现在又出现了伊波利特这件事——这一切都让公爵那敏感脆弱的神经深受刺激，使他现在几乎像打摆子一样的忽冷忽热。同时，现在他的目光中又多了一种忧虑，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神情，他惶恐地盯着伊波利特，好像怕他还会出什么意外一样。

伊波利特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惨白得令人害怕，脸也扭曲得变了形，流露出一种近似于遭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般的可怕的神情。他的眼神也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现在，他望着大家，目光中充满了仇恨和恐惧），而他的不断颤抖着的嘴角挂着一缕茫然的、苦涩的、游移不安的苦笑，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垂下了眼睛，跌跌撞撞地、蹒跚地向站在凉台出口处的布尔多夫斯基和多克托连科走了过去，嘴角仍挂着那样的苦笑——他要和他们一起走。

“唉，我一直担心他不肯留下来！”公爵叫道，“偏偏叫我猜中了！”

伊波利特暴怒了，猛然转过身来面对公爵，这时，似乎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在跳动，都在说话。

“啊，您就担心我不肯留下来！‘偏偏叫您猜中了’！那么我告诉您，如果在这里，我仇恨着什么人的话，”他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白沫四处飞溅。“（我恨你们大家，恨这里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您，就是您这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您这个白痴，这个口是心非的百万富翁！在我刚刚听别人说起您的事时，我就看透了您，就开始恨您，就对您恨之入骨了……现在，这一切都是您一手造成的。您逼得我旧病复发！又是您，让我这个垂死的人蒙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您，您，您，必须要为我现在表现出的可耻的沮丧负责！只要我能活下去，就一定会杀死您的！我不需要您的仁慈，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施舍，您听着，我不会要任何人的施舍！刚才，我只不过在胡说八道，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了！……我诅咒你们所有的人！永远诅咒你们！”

说到这时，他几乎已喘不上气了。

“他觉得自己的眼泪很可耻！”列别杰夫悄悄地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偏偏让我猜中了！’公爵真是明察秋毫！一眼就看穿了他……”

然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都没正眼看一看他。她昂首挺胸地站着，用一种看似好奇，实际是蔑视不屑的目光打量着“这帮卑鄙小人”。当伊波利特的话音刚落时，将军耸了耸肩；但还没等他结束这个动作，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就愤怒地看着他，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似乎在质问他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接着又回过头来，对公爵说：

“谢谢您，公爵，谢谢您让我们大家度过了一个如此愉快的夜晚——您真是我们家的一位古怪的朋友。现在，想来您正在暗自高兴吧！因为您居然把我们也拖进了这件您干的荒唐事中了……好啦，我们家的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了，我们总算看清了您

是怎样一个人！……”

她开始义愤填膺地整理起自己的披肩来，准备让“那帮家伙”先走一步。这时，一辆出租马车由远而近，停在了“那帮家伙”的身边。这是一刻钟前，多克托连科派列别杰夫的儿子（一个中学生）去叫来的。而将军在夫人说完以后，乘机也开口说道：

“公爵，这让人大感意外，真的……而且还是在这一切都发生了之后，在亲亲热热、不分彼此的交谈之后……而且，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终于……”

“又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呢！”阿杰莱达大声地感叹道，一面急急忙忙走到公爵面前，向他伸出了手。

公爵若有所失地、茫然地向她笑了笑。

这时，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串急促而又热烈的低语。

“如果您不马上和这些卑鄙小人断绝往来，我会恨您一辈子的，而且一辈子就恨您一个人！”这是阿格拉娅在低声说话；她好像已经愤怒得要发狂了，但还没有等公爵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她已经转身走了。然而，这时公爵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抛弃，也用不着和什么人断绝关系了。这时，那帮人已经勉勉强强地扶着生病的伊波利特上了马车，马车立即就绝尘而去了。

“怎么，这件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来一个了断呢，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我还需要对这些可恶的家伙们的胡作非为忍受多久呢？”

“我，亲爱的……我，当然，随时可以，还有……公爵……”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把手伸给了公爵，但还没来得及握一握手；就赶紧跟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后面追了出去——这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已经怒气冲天地走下了凉台，嘴里还嘟嘟囔囔的。阿杰莱达和她的未婚夫、亚历山德拉等人一一诚恳礼貌地向公爵告辞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是这样——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心情愉快。

“果然不出我所料！只不过让您这小可怜儿受苦，实在是有

些遗憾。”他带着最亲切的微笑对公爵低声说道。

阿格拉娅则不辞而别了。

但这天晚上的奇遇并未就此结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还要在途中遭遇一次完全在意料之外的邂逅。

她还没有走下凉台，走到环绕着花园的马路上，这时一辆套着两匹白马的轻便马车——这是一辆豪华的、流光溢彩的马车突然从公爵的别墅旁飞驰而过。坐在马车里的，是两位雍容华贵的妇人。但是，马车突然停了下来——仅仅驶过了不到十步路；其中一位女士迅速地回过头来，就像突然发现了她急需寻找的某位熟人一样。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真的是你吗？”一个声音喊了起来——又清脆又甜美，这个声音让公爵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颤抖了一下。“嗨，总算找到你了，我可真高兴！我派了人去城里给你送信，派了两个！整整找了你一天！”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呆呆地站在凉台的台阶上，仿佛遭受了晴天霹雳。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停了下来，但她并不是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那样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她用高傲而又冷若冰霜的目光扫了一眼那位肆无忌惮的女士，就像五分钟前她鄙视地看那些小人那样，惊鸿一瞥之后，她开始注视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这儿有个消息！”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接着说道，“你再也用不着担心库普费尔手中的那些借据了；罗戈任花了三万卢布把它们买下来了，是我劝他买的。你至少还可以安安心心地再过三个月。至于比斯库普和那群坏蛋，想来总能和他们谈妥的，都是熟人嘛！好人，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切都很顺利。你就放宽心吧！明天见！”

马车又飞驰而去，很快就不见了。

“简直是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终于叫了一声。他已经气得面红耳赤，并且莫名其妙地环顾周围的人，“她说了些

什么呀，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什么借据？她究竟是什么人？”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继续盯了他两秒钟，然后迅速转过身去，向自己的别墅走去了，大家则紧跟在她的后面。足足过了一分钟，神情异常激动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回到了公爵的凉台上。

“公爵，请您对我说真话，到底您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对此一无所知。”公爵回答说，这时他自己也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不安。

“不知道？”

“是的。”

“我也是一无所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又笑了起来，“真的，那些借据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您怎么啦？是快晕过去了吗？”

“哦，不，不，不会的，您放心……”

十　一

直到第三天，叶潘钦一家才决定对那天的事不予追究，才心平气和起来。尽管公爵照例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责，并真心诚意地等待接受惩罚，但他心中仍然充满了自信，认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可能真的生他的气了，看起来，她多半是在生自己的气。因此，这么长时间的不和——到了第三天，就使公爵郁郁寡欢，茫然不知所措了。而使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在这三天之中，公爵的疑心日益加重了（在不久前，公爵就不断自责，谴责自己走了两个极端：他既责备自己那“毫无意义而且令人厌恶”的极度轻信；又责备自己同时也产生了“阴暗而又卑劣”的多疑）。总之，

在第三天即将过去时，对于发生的那件奇怪的事——那位奇怪的女士的突然出现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的那些话，在他脑海中，已经发展到神秘莫测，让他坐立不安的程度。这个神秘莫测的实质，除了事情其他方面的因素外，对公爵来说，还是一个痛定思痛的问题：这件后来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事情，是否也应该归咎于他，或是仅仅……然而，他并没有说出还有谁。至于那几个缩写字母 Н·Ф·Б·，在他看来，那件事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恶意的恶作剧，甚至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恶作剧，因此，认为她有错——哪怕只是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也应该感到惭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可耻的。

不过，就在那个不成体统的“晚会”（那晚乱成一团糟，而他则是所谓的罪魁祸首）后的第二天一早，公爵就很高兴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来访的希公爵和阿杰莱达：“他们只是顺便来看看他，并打听打听他的健康状况，”他们是出来散步，顺便来这里的。刚才，阿杰莱达在公园里发现了一棵树，那是一棵非常美丽的古树，枝叶繁茂，树枝舒展，而且还弯弯曲曲的，在树干上有个树洞和一些裂痕，绿荫覆盖，她想画这棵树，一定要画！在他们来访的这整整的半个小时里，她一直都只谈这件事。希公爵照例很和蔼可亲，他向公爵问起了一些过去的事，并回忆起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而对于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则只字不提。最后，阿杰莱达实在忍不下去了，微微地笑着，说：他们这次顺道而来，incognito[①]，但她也就说到此为止了，尽管她用的 incognito 这个词已经表明，她的父母，主要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现在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无论是关于她，还是关于阿格拉娅，甚至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情况，在这次拜访中，阿杰莱达和希公爵都只字未提。然后，他们告别了公爵，继续去散步，但临行时也并没有邀请公爵和他们一道散步。而说到请公爵到他

① 法文，微服私访。

们家去，更是连暗示都没有；阿杰莱达的嘴里甚至还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谈到她的一幅水彩画时，她表示很想让公爵看一看那幅画。“怎样才能尽快让公爵看到画呢？等一等！或者我让科利亚给您送来——如果他要来这里的话，或者等到明天我和公爵出来散步时，我自己给您带来。”她终于找到办法解决自己的难题，而且觉得这样做极为灵活，又对大家都好，因而非常高兴。

最后，几乎是在他们向公爵告辞以后，希公爵又突然说话了，那样子好像是他猛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啊，对了，”他问道，“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知不知道，昨天那位坐在马车里冲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叫的女士，究竟是什么人？”

“那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回答道，“难道您真的没有认出来那就是她吗？但那个跟她在一起的女士，我就不知道是谁了。”

“我知道，我听说了！”希公爵插进话来，“但她喊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解之谜……对我，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希公爵在说这些话时，明显地流露出一种非常惊讶的神情。

“她是说了一件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什么借据的事。”公爵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他，“现在，由于她的请求，那些借据又从一个放高利贷者的手里转到了罗戈任手中了，并说罗戈任可以再等一段时间，让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必着急。”

“这些我都听见了，都听到了，我亲爱的公爵，不过，这事绝不可能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现在绝不可能会写任何借据的呀！他拥有这么多的财产……的确，由于他的轻浮草率，他过去也出过事，甚至我也出面替他解过围……但是，现在他有这么多的财产，却要向一个高利贷者立下借据借钱，甚至还要为无法按期还钱而提心吊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也绝不可能和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要好到这种以你我相称的程度——这真是让我绞尽了脑汁也不知其所以然。他发誓说他对此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这一点,我也完全相信。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亲爱的公爵,我想请问您,您是不是知道一些有关的情况?或者说,有些什么传闻鬼使神差地传到您这里来了?”

“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可以发誓,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

“啊,公爵,您在说些什么呀!今天,我简直都不认识您了。难道我会怀疑您参与了这种事情吗?……算了,我看您今天情绪不佳。”

说完,他拥抱了公爵,还吻了他。

“什么叫参与了‘这种’事情?为什么我看不出什么是‘这种’事情?”

“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为难,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他进行栽赃陷害,从而使别人认为他有一种品质——那是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希公爵回答道,态度非常冷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显得非常尴尬,但他仍然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希公爵;而希公爵却闭上了嘴,没有再说一个字。

“不会就是什么借据吧?不会真的和昨天说的那些话一模一样吧?”公爵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嘟嘟囔囔地说。

“您听我说嘛,您自己想想,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她之间,还有和那个罗戈任之间,能够找出任何共同之处吗?我再次申明,他有一笔数目庞大的财产,对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另外,他叔叔还可能留下一笔财产给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简直就是……”

希公爵突然打住了自己的话,显而易见的,他不想继续当着公爵的面讨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这么看来,他一定认识她,是吗?”沉默了一会儿后,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公爵突然又开口问道。

“可能认识吧；毕竟他是个纨袴子弟嘛！不过，就算他认识她，也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也是两三年前的事了。要知道，他也认识托茨基。但是，现在却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而且他们俩之间也不可能以你我相称，永远不可能！而且她一直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的任何地方，这一点您也很清楚，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她又出现在这里了。也就是这两天，我看到了她的那辆马车，最多也只有两三天。”

“那是一辆多么漂亮的马车啊！”阿杰莱达赞叹道。

“不错，马车确实很漂亮。”

他们俩告辞了，但在临行前，都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表现得非常友好，甚至可以说那是手足之情。

然而，这次拜访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来说，却包含了某种极为重要的意义。即使从前一天夜里开始（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他就非常怀疑了，但他一直无法断定自己的疑虑是完全正确的，直到他俩前来拜访。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明白了，当然，希公爵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并不正确，但其中也有几分道理，毕竟，他明白了这里面包藏着阴谋诡计。（或许，公爵暗自沉吟，或许他心里早就对一切洞若观火了，只不过他不想当面指出来。因此，故意作出了这种不正确的解释罢了。）最显而易见的，是竟然会有人在今天（而且偏偏是这位希公爵）来找他，希望他就这件事作出某些说明；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他们的眼里，他简直就是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同时，如果一切真的是这样，而且真的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她这么做一定是出于一种非常可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这简直太可怕了！“怎样才能制止她这么干下去呢？如果她认定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话，那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止她的！”对于这一点，公爵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屡试不爽。“真是疯子。疯子！”

但是这个上午并非只发生了这一件事，还有许许多多的无

法解决的其他问题也汇集起来,这种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而且都凑在同一个时刻出现,都要求立即就得到解决,这让公爵忧心忡忡。后来,薇拉·列别杰娅抱着柳芭奇卡到他这里来,和他一边玩,一边说笑,才总算稍稍排解了一些他的忧虑。紧跟在她后面来的,是她那张大了小嘴的妹妹。在她们走了以后,列别杰夫的儿子——那个中学生也来了。他坚持说,《启示录》中讲到了一颗名叫"苦涩"的星,也就是那颗落在了江河泉源上的星星,根据他父亲的解释,这就是欧洲大陆上密布的铁路网。公爵不相信列别杰夫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便决定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去直接向他本人询问。从薇拉·列别杰娅那里,公爵又知道了从昨天开始,凯勒尔就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了。种种迹象都表明,缠上了他们以后,他绝不可能轻易搬走的,因为在这里,他又找到了好伙伴——和伊沃尔金将军交上了朋友;不过据他自己声称,似乎他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学识得以充实,才搬到这里来住的。而公爵也一天比一天更为喜欢列别杰夫的那几个孩子了。科利亚则整整一天都没露面了:一大早,他就去彼得堡了。(天刚亮,列别杰夫也出门去了,去办一点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让公爵等得坐立不安的,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造访——今天他一定会来看公爵的。

一直等到了傍晚六点多,大家都吃完晚饭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才到来。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公爵便开始寻思了,至少这位先生一定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的,而且会准确无误地知道全部的内情的,——有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和她的丈夫那样的人在他身边作帮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公爵和加尼亚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特别。比如说,尽管公爵会把布尔多夫斯基那件事委托给他去办理,并且还特别拜托他,请他多多费心,但是,虽然公爵对他那么信任,又有他俩过去的那种交情,在他俩之间,却似乎总有些不愉快,而且彼此都对此只字不提。有时公爵也觉得,或许加尼亚很愿意主动表示出诚意

和友好来。举个例子，就说现在吧，加尼亚一走进来，公爵就立刻感觉到，加尼亚充满信心地确信：现在是打破他俩之间一切问题上的坚冰的时候了，就在此时此刻。（然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却显得行色匆匆；他的妹妹正在列别杰夫那边等他；他们有什么事需要急着去办。）

但是，如果加尼亚真的会以为公爵会急切地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会情不自禁地向他说出心里话，向他倾诉衷肠的话，那么现在，那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在他来访的整整二十分钟内，公爵一直心事重重，甚至表现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来。看样子，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包括加尼亚一门心思地认为他会提出的种种问题，公爵是决不会提出来了。因此，加尼亚决定讲话时尽可能点到为止。在整整二十分钟内，加尼亚一直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一直谈笑风生，十分亲热地和公爵聊天，很随便地聊着一些闲话，但是，对于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加尼亚顺便提起，尽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帕夫洛夫斯克，总共还不到三、四天，却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她住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小房子里，——那是在一个叫水手街的什么地方，但她的马车在帕夫洛夫斯克却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一大群喜欢拈花惹草的老老少少的追求者已经聚集在她的身边；这些人往往就骑着马，前呼后拥地护送她的马车出门去兜风。像过去一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光非常挑剔，只允许那些她看得上眼的人登门。尽管这样，在她的身边仍然形成了大队人马，只要有需要，愿意出来替她讲话、替她撑腰的大有人在。在众多的来别墅消夏的人中，有一位已经正式订了婚的人，已经为了她而和自己的未婚妻大吵了一架；还有一位老将军，为了她几乎要诅咒自己的儿子。每当她坐着马车出门去兜风时，还常常会带上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这个女孩子是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一位远房亲戚，刚满十六岁；女孩子的歌声极为美妙——因此每到傍晚，她们住的那

幢小房子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作风非常正派，衣着非常有品味又免于俗丽，因此，所有的太太小姐们都"非常羡慕她的品味、美貌和马车"。

"昨天她的那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加尼亚脱口说道，"她当然是早就计划好的，而且，当然是不应该计较的。除非硬要对她鸡蛋里挑骨头，除非故意挑她的毛病，或者是无事生非，不过，这也很快就会发生的。"加尼亚结束了他的话。他本来以为，在听到这些话后，公爵一定会追问："为什么他说昨天那件事是早有计划的？为什么那一切很快就要发生？"然而，公爵却并没有提这种问题。

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有关情况，也是加尼亚自己说出来的，并没有谁特意问他这个，这就叫人不得不感到奇怪了——为什么他会无缘无故地说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呢？在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看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根本不认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即使是现在，也只能勉强算作是点头之交。因为就在三四天之前一次散步的时候，才有什么人把他介绍给了她，而且他也未必会和其他人一起到她那里去做客——恐怕连一次也没有去过。而关于她说的什么借据，倒还有些可能（加尼亚对这件事了如指掌）；当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拥有庞大的财产，但是，"庄园里有些事情也确实是乱七八糟的。"在谈起这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时，加尼亚突然停了下来。而关于昨天夜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异乎寻常的举动，除了上面那些捎带提起的情况，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最后，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来找加尼亚，她呆了一会儿后，也宣称（同样，并没有人向她问起）：今天，也有可能是明天，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要去彼得堡，而她的丈夫——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也要到彼得堡去，差不多是为了处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那件事才去的——那里真的出了什么事。在临走时，她又补充说，今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心情坏极了，但最让

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阿格拉娅和全家所有的人都吵了个遍——不但和父母吵，甚至和两位姐姐也吵了起来，“这可非常不好”。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说。在告诉了公爵这条消息后——似乎仅仅是顺便提起的，他们兄妹俩就走了，而对公爵来说，这个消息意义十分重大。而加涅奇卡也只字未提那件“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的事情，这或许是故作谦虚，或者是出于“体谅公爵的感情”，但公爵还是再一次感谢了他，感谢他鼎力相助，使这桩公案得以圆满解决。

现在，终于只剩下公爵一个人了，所有的人都告辞了，这让他非常高兴；他走下凉台，穿过马路，走进了花园里；他需要好好考虑考虑，想想下一步该干什么。但是，这“下一步”并不是可以让他思前想后的，而恰恰是不容多想只能下决心去做的：突然间，他很想抛开眼前的一切，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去一个遥远的远离人群的地方，而且立即就走，甚至不用跟任何人告别。他有一种预感，只要他继续留在这里，哪怕只呆几天，那么他一定会在劫难逃，被卷进这场是非漩涡中去，而且，这场是非最终将归结在他的头上，使他成为罪魁祸首。但是，还没有考虑十分钟，他就作出了决定，要逃走，几乎“毫无可能”，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畏缩怯懦的行为；摆在他面前的诸多难题，他现在都没有任何权利决定撒手不管，甚至也没有权利不去竭尽全力解决它们。他又抱着这样的想法回家去了——出来散步恐怕还没有一刻钟。这时，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不幸的人了。

列别杰夫仍然没有回来，因此，傍晚时分凯勒尔能够闯进公爵的房间。不过，他并没有喝醉，而是前来向公爵作自我表白和倾诉衷肠的。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公爵，他要向公爵讲述自己的一生，他甚至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留在了帕夫洛夫斯克的。没有任何赶走他的可能：说什么他也不会走的。本来，凯勒尔准备讲很长时间的，而且讲得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几乎才刚刚开始讲，就突然跳跃性地结尾了，他还说，他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所有信仰”

(这完全是由于他不信仰至高无上的上帝而造成的),以至于他曾经偷过东西。“您能想像出这一点吗?”

“凯勒尔,听我说,如果我是您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就不坦白这件事,”公爵开口对他说,“不过,也许您仅仅是故意贬低自己,才这么说的吧?”

“我只对您,仅仅对您一个人坦白这一点,而且只是为了帮助自己改邪归正!我再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这一点的;就算死,我也会把秘密带进坟墓!但是,如果您能知道在咱们这样的时代,想弄点钱是多么困难的话,公爵,那该有多好啊!说了这些话,我想再请问您,怎样才能弄到钱呢?答案只有一个:‘拿黄金来,拿钻石来,把它们抵押给我,我就给你钱’。这就是说,要用恰恰是我没有的东西来换,您能想像这一点吗?最后我生气了,就站在那里不走了。‘用绿宝石作抵押,您给不给钱?’我这么问他们。他回答:‘用绿宝石作抵押,也可以。’‘好,真是太好了’,说完,我就戴上帽子,走了出来;见鬼去吧,你们这群混蛋!真是这样!”

“难道您有什么绿宝石吗?”

“我哪来的什么绿宝石啊?公爵,您的眼光居然还是那么天真、那么乐观,您竟然还用那种田园牧歌般的态度来看待生活!”

终于,与其说公爵对他产生了同情,不如说是他觉得不好意思。他的脑中甚至有这么一个念头迅速闪过:“难道不能有某个人来对他施加好的影响,使他能够改邪归正,有所作为吗?”而且,他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不适合由自己去施加影响,这倒并不是由于他过分贬低自己,而是因为他对事物持有某种特别的看法。渐渐地,俩人谈得极为投机,以致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了。凯勒尔推心置腹,心甘情愿地说了一些事——一个人竟然能够坦率到讲出这些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他讲每一件事情之前,他都千方百计地让他相信,他是怎样地悔恨莫及,怎样心里充满了“悔恨的泪水”。但等他一讲起来,那种口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做

过这些事感到自豪一样，而且，常常又显得极为可笑，以至于到了后来，他和公爵都哈哈大笑，而且就像疯子那样笑得不可收拾。

“重要的是，在您的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轻信和一种不同寻常的诚实，”公爵终于说道，“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弥补您身上的许多不足之处了，您知道吗？”

“我刚毅正直，正大光明，和骑士一样正大光明！”深受感动的凯勒尔大加肯定，“但是，您知不知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或者可以这么说，是海市蜃楼，公爵，实际上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我实在是搞不懂。”

“您不要泄气嘛。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您已经把您的一切都告诉我了；至少我觉得，对于您刚才所讲的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凯勒尔感叹道，语气中还带着几分怜惜，“唉，公爵，您看待人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瑞士式的水准上，您还是太过天真了啊。”

“难道您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公爵非常惊讶，有些胆怯地问道，“那么，到底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凯勒尔，请您老老实实地告诉我，您到我这里来忏悔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希望从您这里得到什么？希望什么？第一，仅仅是来看看您那忠心仁厚的样子，也足以让人感到愉快了；陪您坐一会儿，跟您聊聊，会让人心里非常轻松愉快了；至少我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至于这第二点嘛……第二……”

他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话说，一时难于启齿，便说不下去了。

“也许，您是想来借钱吧？”公爵很随便地提醒他，但表情却极其严肃，甚至还带着一点点羞怯。

凯勒尔猛地怔住了；他像先前那样，用惊讶的目光飞快瞥了公爵一眼，并直视着他的眼睛，突然在桌上猛击了一拳。

“嘿，这一下您可真让人糊涂了！算了吧，公爵，刚才您还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忠厚老实，那真是在黄金时代也找不出来的；现在，您的目光却又这么敏锐，用这么深刻的心理观察一下子洞穿了人的五脏六腑——就像利箭一样。但是，公爵，我很抱歉，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我……我现在真是摸不着头脑了！当然，说到底，我来是为了向您借钱，但刚才您问我是不是想借钱时，那样子好像并不认为我这么做应该受到责备，好像认为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是的……对于您来说，这么做确实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您不感到气愤吗？”

“是的……为什么要感到气愤呢？”

“听我说，公爵，我从昨晚起，就住在这里了。第一，是出于对法国大主教布尔达鲁[1]（在列别杰夫那里，我俩喝了一瓶又一瓶，一直喝到了凌晨三点钟）的发自内心的崇敬，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我可以划着十字在上帝面前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千真万确），我之所以要留下来，是为了向您忏悔，完完全全，诚心诚意地向您忏悔，并以此来促使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凌晨三点时，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泪如雨下地睡着了。您现在还愿意相信一位胸怀坦荡的正人君子吗？当我睡过去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真地充满了泪水，脸上，可以说，也满是泪痕（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我终于失声痛哭了），当时，一个邪恶的念头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在我向他作完忏悔以后，能不能向他借几个钱来花呢？’于是，我就准备好了一篇忏悔辞，可以这么说，这就像是一道‘泪汁肉丁’一样，目的就是用这些眼泪为我泡开通路，让您深深地受到感动，然后，就会借给我一百五十个卢布。您看看，这还不够卑鄙吗？”

---

[1] 布尔达鲁：布尔达鲁和波尔多在法语中发音相近。此处凯勒尔便以布尔达鲁戏指“波尔多”葡萄酒。

“但是，也许这不是真的吧，只不过是一件事碰巧和另一件事一起发生罢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的：两个念头不期而遇。我自己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认为这非常不好，凯勒尔，您知道吗，每当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是会严厉地责备自己。现在，您讲的好像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会这么认为。”公爵很严肃地继续往下说，这个问题确实让他很感兴趣，“或许，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因此，我也就开始认为自己的想法无可厚非了，因为，要跟这种双重的思想作斗争，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此，我深有体会。只有上帝才可能知道，这些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又是从哪儿来的。可是，您却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为卑鄙！现在，我又开始对这种双重的思想斗争感到非常害怕了。不过，我没有权利对您的行为进行评判。但是，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把这种现象就这么直截了当地叫做卑鄙，您怎么认为呢？您想耍花招，想通过流眼泪来赚点钱花，但是，您不是也发过誓吗？您说您来忏悔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一个不仅仅是为了骗钱的正大光明的目的；至于说到了钱，您是想用钱买酒喝，想要纵酒狂饮，是吗？在做了这样的忏悔以后，您这种想法自然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但是，戒酒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您说对吗？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这该怎么办呢？最好还是留给您的良心去解决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公爵非常好奇地看着凯勒尔。显而易见的，他早就对这个关于双重思想的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嘿，听您说了这些话以后，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还会有人把您叫做白痴呢？”凯勒尔叫了起来。

公爵的脸微微有些泛红了。

“那个布尔达鲁大主教是不肯体谅别人的，可您却这么体谅别人，把我当成一个人来评判是与非！为了惩罚自己，也为了向您证明我大受感动，现在我不要一百五十卢布了，您只需要借给我二十五卢布就可以了。我只需要这么多，这足够我花两个星期

的了。在这两个星期之内，我决不会再来向您借钱了。本来，我还想让阿加什卡也高兴高兴，但是她不配我为她这么做。啊，愿上帝保佑您吧，我亲爱的公爵！”

最后，列别杰夫走了进来——他刚刚回到家里，看到凯勒尔的手里拿着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他不禁皱了皱眉。但这时凯勒尔已经拿到了钱，在这里呆不住了，而且立即就溜之大吉了。他一出去，列别杰夫立即就开始批评指责他。

“您这么说不太公平，他的的确确是真诚忏悔的。”最后公爵说道。

“什么忏悔！就和我昨天说的‘我卑鄙，卑鄙’一样，仅仅是一句空话而已！”

“这么说，您也只不过是说了句空话罢了？本来我以为……”

“好吧，我就对您——而且只对您一个人说句真心话吧，因为您已经看穿了别人了：说也罢，做也罢，谎话也罢，实话也罢——这些我都有，都混杂在我身上，而且都非常真诚。真话和行动表里如一，是我的真诚忏悔的表现——信不信由您，但我可以为这一点发誓；空话和谎言则存在于我那地狱一般阴暗的思想中（而且是永远存在，挥之不去的思想），怎样千方百计地让人上当受骗，怎样千方百计地用自己悔恨的泪水来欺骗别人！真的，就是这样的！在别人面前，我决不会说出这些话来的——因为只不过会白白地让人嘲笑一通，招人唾弃罢了；但是，您会把我当做人来看待的，公爵，您会公开地评判我的言行的。”

“太有趣了，这简直就和他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一模一样。”公爵叫了起来，“而且你们俩更像是在自我标榜、自我吹嘘！你们甚至让我非常吃惊，只不过他要比您真诚一些，而您简直就是把这种做法职业化了。好了，够了，列别杰夫，不要皱起眉头，也别把您的手贴在心口上去。您是不是还要对我说些什么呢？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列别杰夫立即就开始拱肩缩背，作出扭扭捏捏的姿态来了。

“我已经等了您整整一天了，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您从头到尾都对我讲真话，——即使您这一生中就只说这么一次真话：昨天那桩马车事件，您是不是或多或少也参与了？”

列别杰夫又开始扭捏作态了，他一个劲嘻嘻嘻地笑，不停地搓着双手，甚至到最后还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但还是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把心里的话都告诉公爵。

“依我看，您肯定牵扯进去了。”

“但我只是间接地参与，仅仅是间接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我的参与，只不过是及时地让那位夫人知道，有一大群人来我家里拜访，其中都有谁和谁，诸如此类。”

“这些我都知道了，您打发令郎去那里告诉了他们，刚才他都对我讲了，但是，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呢？”公爵叫了起来，显得很不耐烦。

“这不是我的阴谋，不关我的事，”列别杰夫说道，一边连连挥手，“这是别人搞的，是别人，而且可以这么说，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而仅仅是一种幻想。”

“您倒是说清楚啊，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您不知道，这么做会直接牵涉到我？这不是诚心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脸上抹黑吗？”

“公爵！我最尊敬的公爵！”列别杰夫又作出拱肩缩背状，谄媚地笑着，“您这是不许我讲出全部的真相吧；我不是已经开始给您讲真心话了么；而且还讲了不只一次；是您禁止我往下说嘛……”

公爵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儿。

“那好吧，您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吧。”公爵心事重重地说道，显而易见的，他的思想经过了激烈的冲突。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列别杰夫立即就开口说道。

“闭嘴，别说了！”公爵发狂般地叫了起来，他气愤得（也许是

羞得)面红耳赤。“这决不可能,您这是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您,都是您这样的疯子们编出来的。希望从此以后,您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讲这种话!”

晚上,已经到十点多了,科利亚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消息。他的消息大概分为两种:彼得堡的消息和帕夫洛夫斯克的消息。他匆匆说了些彼得堡方面的主要消息(主要是关于伊波利特的消息,关于昨天那事的消息),准备呆会儿回过头再接着谈,就开始急急忙忙地先讲起了帕夫洛夫斯克方面的消息。他是在大约三小时前从彼得堡回来的,回来后他并没有先来看公爵,而是直接 去了叶潘钦府。“那里的情况简直乱成了一团糟了!”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那辆马车的事,但一定还发生了什么事——他和公爵都不知道的什么事。“我当然不会去做什么密探,也不想去向什么人打听;可是,她们却对我非常友好,好得都让我受宠若惊了;但是,公爵,她们却一个字儿也没有提起您来!”其中最主要的,也最让人感兴趣的事是,刚才阿格拉娅为了加尼亚而和家里人大吵了一场。至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次争吵却的的确确地是由加尼亚引起的(您想像得到这是为什么吗?),而且她们甚至还吵得非常厉害呢,可见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重大的秘密。将军回来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双眉紧锁,是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同回来的,叶潘钦母女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态度非常友好,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高采烈、神采飞扬。最重要的消息,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露声色地把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当时她正坐在小姐们的身边聊天,并宣布永远将她驱逐出了自己的家门。不过,她采取的方式倒还非常礼貌,——“这些都是瓦里娅亲口对我讲的。”但是,当瓦里娅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房间里走出来,并对小姐们说再见的时候,就连这些小姐们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与她话别了——从今以后,她将永远被叶潘钦家拒之门外

了。

“但是今天七点钟的时候,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还到我这里来过的呀?”公爵不胜惊讶地问。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她下驱逐令大概是在七点多或者八点钟的时候。我非常同情瓦里娅,非常同情加尼亚,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在计划什么阴谋——不搞阴谋,他们就会活不下去了。但我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究竟在计划些什么,而且我也不想去弄清楚。但是,请您相信这一点,我亲爱的好公爵,加尼亚是一个善良的人。当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堕落,但在许多方面,他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我应该多发现他的优点,令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以前对他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在瓦里娅被他们家拒之门外以后,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到那里去了。的确,从一开始我就单独行动,使自己能够完全独立,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的确应该好好想想了。”

“您也用不着太同情自己的哥哥了。”公爵对科利亚说,“既然事情已经发展成现在的这种局面,那么可以看出的是,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眼里,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已经成为一个危险人物了,因此,他的某些希望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什么,什么希望!”科利亚惊讶地叫了起来,“难道您以为阿格拉娅……不,这决不可能!”

公爵沉默了。

“您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怀疑论者,公爵。”沉默了两、三分钟后,科利亚再次开口说道,“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您逐渐变成了一个极端的怀疑论者了;您开始对一切都表示怀疑,您认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怀疑论者’这样一个词。我这么用,对不对?”

“我认为是对的,不过,老实说,我自己也不能肯定。”

“但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要自己推翻‘怀疑论者’这种说法，因为我找到了新的理由解释您的行为。”科利亚突然又大叫起来，“您不是什么怀疑论者，您是一个醋坛子！刚才，您是为了一位骄傲的小姐而醋意大发，您在吃加尼亚的醋。”

说完，科利亚跳了起来，他哈哈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或许，他这一生也没有这么大笑过。看到公爵已经面红耳赤，科利亚笑得越发不可收拾了；只要一想到公爵居然会为了阿格拉娅吃醋，他就觉得非常开心。但是，他也发现，听到他的话后，公爵真地显得非常忧伤，也就立刻闭嘴不笑了。接下来，他们又严肃而又担心地谈了一个小时，或是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因为有急事要办，公爵到彼得堡去了，并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到下午过了四点以后，他才回到帕夫洛夫斯克。在火车站，公爵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期而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把抓住了公爵的胳膊，又仿佛有些害怕似的环顾了四周，便一把将公爵拉进了头等车厢，要和他坐在一起。——看起来，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急于与公爵商量。

“第一，亲爱的公爵，请您不要生我的气，——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话，还请多多包涵。昨天，我就准备亲自去看你，但是，不知道如果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知道了我这么做了，会怎么想……我家里……现在简直就是一个地狱，就好像有一个神秘莫测的斯芬克司住了进来一样。对此，我忐忑不安，又丝毫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而你，在我眼里，对这件事应负的责任要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小，尽管，有许多事情都是因你而起的。你看见了吗，公爵，虽然做一个慈善家是愉快的，——但也并不总是如此。也许，现在你自己已经品尝过这种苦果了。当然，我以行善为乐，而且很尊重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但是……”

将军还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但是，他的话毫无逻辑，前言不搭后语，令人惊异。显而易见的，有一件让他简直莫名其妙

的事情在一直困扰着他，使他大为震惊。

“你和这件事毫无关系，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将军终于比较明白地说道，“但是，我友好地向你请求，在一段时间内，最好不要来拜访我们，直到风向改变为止。而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高声叫道，神情极为热烈，“那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诽谤，是诽谤中的诽谤！那是诬蔑，里面一定会有阴谋，想要挑拨离间，破坏一切。你看，公爵，我跟你说句悄悄话吧：在我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之间，还没有正式地说过什么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还不用受到任何约束，——尽管这种话是迟早要说的，甚至用不了多久，甚至很快就要说了！所以就有人想要破坏！但这是为了什么呢，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女人，我真是害怕她，以至都夜不能寐了。她可真有气派——豪华的马车，雪白的两匹马，这不正是法国人所称道的气派吗？这些都是谁送给她的？真是作孽，前天我竟然会怀疑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但是，现在看来，那几乎毫无可能，既然这毫无可能。那么，她到这里来捣乱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谜！难道是因为她想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留在自己的身边吗？但是，我再重申一次，我可以发誓：他决不认识她，这些关于借据的话也都是捏造！她竟然还这么不顾廉耻地隔着马路‘你呀你呀’地乱叫一气！这完完全全是一个阴谋！显而易见的，我们对这一切应该嗤之以鼻，而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则应该加倍地尊敬。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最隐秘的想法：我固执地坚信，她这么做，是为了向我个人进行报复。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为了从前的那些事，尽管，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现在，一回想起从前的事，我就会脸红。而她，现在居然又出现了，本来我还以为，她已经彻底地销声匿迹了呢。请你告诉我，那个罗戈任现在呆在什么地方？我本来以为，她早已成为罗戈任夫人了呢。”

总而言之,这个人已经完全被这件事弄昏了。在一路上,整整一个小时里,都是他自己在说话,自己提问题,又自己回答,还不时地握一握公爵的手,借此来让公爵相信这一点:他想都没有想过要怀疑公爵参与了这件事。而对公爵来说,这一点也极为重要。最后,将军又说起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那位亲叔叔,他是彼得堡某个部门的长官,"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地位显赫,喜欢寻欢作乐,又贪口福之欲,总之,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头……哈!哈!我还知道,他也久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芳名,甚至还试图要获取她的芳心。刚才,我顺道去拜访了他,但由于他推说身体不好,没接见。但是,他的确非常有钱,非常有钱,而且地位显赫,还……但愿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到头来一定会得到的……是的,是的……不过,我仍然感到害怕!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怕些什么,可就是觉得害怕……天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飞来飞去,倒霉事总是会从天而降,就像蝙蝠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样,我真地很害怕,真地很害怕!……。

最后,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到了第三天,叶潘钦一家才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正式和好。

十　二

傍晚七点;公爵正准备去花园。这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凉台上,找着了他。

"首先,你不要误认为,"她开口说道,"我来这儿找你是来向你道歉的。这种想法简直荒谬绝顶!因为,你完完全全地错了。"

公爵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认为自己是否有错呢?"

"有错,不过您也一样,咱们彼此彼此。但实际上,咱们都只

是无心之过，都不是故意的。前天，我曾经以为自己真地有错，但现在，我得出了结论：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啊！好吧，请你坐下来听我说，因为我可不希望就这么站着说话。”

于是，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其次，你不许提起关于那帮臭小子的任何事，一个字也不许！我就只和你谈十分钟，坐在这儿谈；今天我到这里来，是向你证实一件事（天知道你会以为我是来干什么的？），哪怕你只有一个字说起了那帮坏小子，我马上站起身就走，而且，从此和你断绝关系。”

“好。”公爵回答。

“我问你，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以前，也就是在复活节前后，你是不是寄过一封信给阿格拉娅？”

“是——是的。”

“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信里都说了些什么？把信拿来，给我看！”

“信不在我这里，”公爵听了她的话感到非常惊奇，也很有些怯懦，说，“如果那封信还在的话，那么它现在是应该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手里。”

“别想耍花招，你到底在信中写了些什么？”

“我没有耍花招，我也用不着害怕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不许我写信给她的……”

“闭嘴！这些话你留到以后再说吧。你到底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你的脸红了？”

公爵想了想。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过我也感觉得出，您对这封信非常不满意。您必须承认，本来我是可以拒绝回答这种问题的。不过，为了向您表明我并不为自己写了这封信而感到害怕，也绝不后悔写了这封信，而且，

我也绝不是因为提起这封信而脸红的(这时,公爵的脸更红了,几乎比刚才还要红一倍),所以,现在我要把这封信背给您听——因为我好像还记得,可以背出来。”

说完,公爵就原原本本地将那封信背了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您说说,这些荒唐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非常认真地听公爵背完了这封信后,尖刻地问他。

“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只知道我是真心诚意的。写这封信时,我好像感受到了生命的的喜悦,怀着非常巨大的希望。”

“什么希望?”

“我也解释不好,但是,绝不是您现在所设想的那种希望,也许,是这样的……唉,总而言之,是对未来的憧憬,是体验到了生之欢乐,也许在那里我不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不再是一个外国人。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呆在自己的祖国。于是,在一个清晨,阳光明媚,我就拿起笔给她写了这封信;为什么偏偏是写给她呢——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明白。有时候,我非常希望身边有一个自己的朋友;看来,大概我是希望有一个朋友吧……”公爵停了一会儿,又加上了这句话。

“你是在恋爱,对不对?”

“不……不是。我……我给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只是把她当做了自己的妹妹;我的落款上也注明了‘兄长’两字。”

“哼,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这一点我很清楚。”

“回答这些问题让我感到非常不愉快,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我知道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你是不是不舒服与我丝毫没有关系。听着,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像你现在在上帝面前一样:你刚才有没有撒谎?”

“没有,我没有撒谎。”

“你说你没有恋爱，这也没有撒谎吗？”

“好像，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看看你说了些什么，‘好像’！是不是让那个臭小子转交的？”

“我的确是请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臭小子！臭小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地叫道，打断了公爵的话，“我根本不认得什么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是臭小子一个！”

“不，他不是臭小子，是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公爵回答道，尽管他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却极为坚决。

“唉呀，好吧，亲爱的，好吧！这件事先记在这，以后再和你算账。”

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便稍稍休息了一会儿。

“那么那个‘可怜的骑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对此根本一无所知；我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大概，这只是一个玩笑罢了。”

“等我把一切都弄明白以后，再来和你算账！不过，难道她对你也有什么意思吗？她不是一直把你叫做‘丑八怪’或是‘白痴’吗？”

“您实在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些的。”公爵说道，他的声音低沉，充满了责怪的语气。

“你先不要生气。这个丫头从小被我们宠坏了；而且现在疯疯癫癫、自命不凡，……况且她爱上了什么人，就一定会大声地骂他，当面嘲弄他的；从前我也曾经像她这样。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忘形，亲爱的，她决不可能和你结婚；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它也永远不可能发生！我对你说这些话，无非是希望你能立即行动起来。听着，我要求你发誓：你没有和那个女人结婚！”

“您在说些什么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这怎么可能呢？”公爵大吃一惊，差点就跳了起来。

“难道你不是差点就要和她结婚了吗？”

“我是差一点就和她结婚了。”公爵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头也垂了下去。

“好吧，这么看起来，你是爱上她了，对不对！你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她，对不对？为了这个女人？”

“我不是为了和她结婚才回来的。”公爵回答道。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看来是神圣的？”

“有。”

“那么请你发誓，发誓你不是为了和她结婚才回来的。”

“我发誓，您要求我发什么誓都可以。”

“我相信你的话了，亲我一下吧。这下，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你要明白这一点：阿格拉娅并不爱你，你应该尽快想出对策，只要我还活在世上，她就决不可能嫁给你！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这时，公爵的脸更红了，他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正眼看看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你要好好地记住。我曾经像等待上帝的恩赐那样盼你回来（你根本就不配让我这样对待你！）。每天晚上，我都泪如雨下，甚至把枕头都哭湿了，——不过并不是为了你，亲爱的，你放心好了，我是为了别的事情，我另有伤心事，无休无止的，永远总是那一件伤心事。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望穿秋水地等你回来呢；那是因为我依然相信，你是上帝亲自派来的，是来给我做朋友，来给我做亲兄弟的。除了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以外，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谈谈心了，但是，现在连这个老太婆也远走高飞了。再说岁月不饶人，现在她也蠢笨如牛了。你知道为什么她要在马车里那么大喊大叫的吗？现在，我只要你干干脆脆地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以人格担保，我没有参与这件事，对此我一无所知。”

“好了，我相信你说的话。对于这件事，现在我已经有了别的看法了，但是昨天上午，我还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狠狠地抱怨了一通呢。前天整整一天和昨天上午都是这样。现在，我当然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看法很正确了：显而易见的，别人把他看成了一个傻瓜，对他进行嘲笑、作弄，反正是居心叵测，另有目的就是了（仅仅是这一点，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这么做也毫不光彩嘛！），——但是，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吧：阿格拉娅是决不会嫁给他的！就算他真地是一个好人，这桩婚事也决不可能成功。以前，我就一直犹豫不决，现在，我更是下定了决心：‘除非你们先把我装进了棺材，把我埋进了土里，然后你们才能谈论女儿的婚事，’今天，我也是这么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的，说得斩钉截铁。你看，我把心里话都对你说了，看见没有？

“我看见了，我明白。”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盯着公爵，目光非常锐利；或许，她很想知道，这些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消息会让公爵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关于加夫里亚·伊沃尔金的事，你也是一无所知吗？”

“您指的是……知道得很多。”

“那么，他和阿格拉娅有来往，你又知不知道呢？”

“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大吃一惊，甚至还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什么，您是指，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俩人有来往？这不可能！”

“这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他的妹妹一个冬天都在帮他打通道路，就像耗子打洞那样。”

“我不相信，”沉思了一会儿后，公爵非常激动，跟着断然说道，“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一定会知道的。”

“说不定他会自己跑过来，伏在你的胸前，痛哭流涕地向你忏悔这一切呢！唉，你呀，真是个大傻瓜，傻得不能再傻的傻瓜！所有的人都在欺骗你，把你看作……看作……你却还这么信任

他，难道不觉得惭愧吗？难道你没有发现，他一直把你蒙在鼓里？”

“有时候，他的确欺骗了我，这一点我很清楚。”公爵小声地说道，显得极不情愿，“而且，他也很清楚我知道他骗了我……”他又补充了一句，但并没有把话说完。

“你既然已知道了这些，居然还这么信任他！不过，我早就料到了你会这么做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上帝啊！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呢？呸！你知不知道，这个甘卡，或者是这个瓦丽卡，居然还把她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扯上了关系，你知不知道？”

“把谁？！”公爵叫了起来。

“阿格拉娅！”

“我不信！这决不可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公爵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也没法相信，虽然人赃俱获。阿格拉娅这个丫头喜欢我行我素、异想天开，整天疯疯癫癫的！而且这个丫头的脾气糟糕极了，糟糕极了，糟糕极了！即使再过一千年，我也会这么说，也会坚定不移地肯定：她的脾气糟糕极了！我现在的这几个女儿都是这样的，就连那个毫无主见的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但是，还是要数这个丫头坏得出了格。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相信！可能，也是因为我一定不肯相信的缘故吧，”后面那句话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了。“为什么你不到我家来？”突然，她猛地转过身，问公爵。“为什么整整三天，你都没有到我家来？”她又继续问了一问，因为急躁而嚷嚷了起来。

公爵正准备向她解释自己这几天没去她们家的原因，她又打断了他的话。

“所有的人都把你看成是傻瓜，都在骗你！昨天你进城去了；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去找那个混账东西，跪下来求他收下那一万卢布了，对不对？”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甚至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这样做。甚至，我都没有见到他，而且，他也绝不是混账东西。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把信拿给我看看。”

公爵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封便函，递给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信中，他这样写道：

> 先生：或许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任何权利来拥有自己的自尊心。在人们的眼里，我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得连拥有自己的自尊心也没有资格。但是，这是人们的看法，而不是您的看法。先生，我坚信您也许比其他人要好得多。我不赞成多克托连科的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我永远也不会收下您的一分钱，但是，因为您曾经帮助过我的母亲，我仍然十分感激您，尽管这又是我的一种软弱的表现。一句话，对您，我是另眼相看的，并且，认为让您知道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我认为，除此之外，在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别的任何交往了。
>
>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
>
> 上次的钱不到二百，还差多少，以后我一定会如数奉还。——再启。

“写得乱七八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把信扔还给公爵，说道，“让人不屑一顾。你为什么要笑？”

“您得同意，在读这封信时，您也觉得非常愉快。”

“什么！在读到这种虚荣心作祟的胡说八道时，还会觉得愉快！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由于太过骄傲，太过虚荣，他们一个个全成了疯子吗？”

“的确，但他毕竟已经认错了，还跟多克托连科断绝了关系，他的虚荣心越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唉，您真是孩子气，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简直是岂有此理！你是不是希望我给你一巴掌？”

“不，我没有任何对您不敬的意思。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您明明很高兴看到这封信，嘴里却死不承认。为什么您会为自己的感情觉得不好意思呢？而且，在每个方面，您都是这样。”

“从现在起，你不许再跨进我家大门一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得脸色惨白，忍不住跳了起来，“从现在起，你永远也不准踏进我家大门！”

“再过三天，您又会亲自跑来，叫我去您府上了……唉，为什么您会不觉得惭愧呢？这是您的最美好的情感啊，为什么您会觉得这种美好的情感让您不好意思呢？您这难道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算去死，我也决不会再来叫你！我要忘掉你的名字！现在我已经忘掉了！”

她转过头去，急急地走了。

“就算您没有说这句话，我也已经被您的府上拒之门外了！”公爵对着她的背影喊道。

“你说什么——！谁禁止你去了？”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即转过了身来，好像猛然被针刺痛了一般。公爵犹豫了起来，不知该不该回答她；他觉得自己又在无意之间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谁禁止你去我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又狂叫起来。

“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她什么时候不许的？您倒是告诉我呀！！！”

“今天早上，她派人来告诉我，叫我永远不许去您家。”

听完这话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目瞪口呆，不过，她正在努力思索。

“她怎么告诉你的？叫谁来的？又是叫那个臭小子来告诉你

的吗？是口信吗？”突然，她又叫了起来。

“我收到了一封信。”公爵回答道。

“信呢？快拿给我！快！”

公爵想了想，终于还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字条，上面的字极为潦草，字条上这么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在以前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后，如果您还敢冒昧地到我们的别墅来拜访的话，那么希望您相信，就算别人会欢迎您来访，我也决不欢迎您。

阿格拉娅·叶潘钦娜

看完了信，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猛然冲到了公爵的面前，一把将他的胳膊抓住，拉起他，拔腿就往外走。

“快走！快走！一定要赶快，现在就走！”她大声叫道，突然间，她显得异常激动，迫不及待地逼公爵出发。

“但是，您会让我受到……”

“受到什么？你真是幼稚无知，真是一个大笨蛋！你这样哪里还像个男子汉！好了，我立即就要亲眼目睹这一切了……”

“至少，您也得让我戴上帽子吧……”

“这不是你那顶破帽子是什么！赶快走吧！也不会挑个款式稍微像样点的！……这是她……这是上午那件事发生以后，她……一气之下写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边往外走——她仍然拽着公爵，几乎一刻也没有松手，“今天上午，我为你忿忿不平，说你是一个傻瓜，始终没有来……否则，她决不可能写给你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一封有失体面的信！——对于一位出身高贵的，受到过良好教育而又聪慧过人的姑娘来说，写这样的一封信，实在有失体面！……嗯，”她又接着往下说，“当然，最让人生气的还是你没有去。不过，她

没有意识到，对一个白痴写这样的一些话是不够明智的，因为他一定会望文生义，只理解这些话的表面意思。事情可不正是这样嘛。你怎么可以偷听我的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不由得喊了一句，“她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丑，而且也有很长时间不见了，她请你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她一定会讽刺你、嘲笑你，我真是开心，实在太开心了！你也只配让人家这样对待你。她就是喜欢挖苦人，唉，那张小嘴有多厉害，都不用我再提啦！……”

第 三 部

一

经常听到有人不停地抱怨，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缺少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举个例子说，从政的人很多；将军也有不少；形形色色的主管，只要需要，不论多少，马上可以找到……，即使这样，却找不到务实的人。起码人人都这样抱怨。听说，一些铁路上竟找不出合格的工作人员；一家轮船公司试图组建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管理机构，据说也成为泡影。还有这样的传闻，一条铁路线刚投入使用，结果有火车撞在一起，也或许是在桥上翻了个过儿；报纸上还有这样的消息，某列火车才行驶了几个小时，就停在雪地里动不了，险些在白雪茫茫的原野上过冬。几千普特的货物积压在一处等着运出，拖延了两三个月，最后造成货物变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里的某个管事的人，可能就是主任之类的，当商家的雇员催促着要求尽早发货时，竟然在伙计脸上掴了两个巴掌作为回答。这位负责人对自己这种管理手段，仅仅以"一时冲动"来搪塞。如此看来，国家机关中部门林立，多得超乎想像；人们都供过职，都在供其职，有人想谋职。——照这样说来，诸多热衷公务管理的人杰才俊，却难道连一个像模像样的轮船公司行政机构也组建不起来吗？

对此的解释有时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确，据说，在我国，大家都供过职或正在任职，这是承袭日耳曼模式，由远祖传至子孙后世延续了两百年的传统。但担任公职的，却是最缺少真才实学的人，以至于在这些同仁们中间，不久前，不问现实，不学无术甚至成为他们最崇尚的美德和被举荐的原因。不过，我们不必对公职人员品头论足，我们真正想讲的，是那些脚踏实地的人。这时不容疑问的是，在我国，小心翼翼、毫无主见被认为是他们最重要也最优秀的特征，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如果把这种

意见看成是一种指责，那又何必仅做自我批评？从古至今，世界各地，欠缺创造力一直被视为一个干练、有为的务实人才所拥有的一流品质和对他的最佳褒奖。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直坚持这一想法，而另外的百分之一至今仍常有不同意见。

发明家和天才人物在事业伊始（也往往在生命终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为与傻瓜相差无几，这算是妇孺皆知的陈腐意见了。比如，过去数十年里，大家以百分之四的年息把钱存入银号，存的钱甚至有几十亿卢布。可如果银号不存在了，大家当然就随心所欲，这亿万钱款必定在疯狂的股票交易中挥霍一空，或者进了骗子的腰包，这甚至还是顾及名声和品行端正的做法。的确如此；谨小慎微和中规中矩在我国至今仍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正派人不可缺少的品质。如果突然发生太大变化，就太不正派，甚至是颜面尽丧。譬如，一个关爱孩子的母亲，如果发现她的子女稍微偏离常规，岂非要方寸大乱或吓出毛病？“不，心肝宝贝，最好别标新立异，还是平稳安康的生活吧”，每个母亲在哄摇篮里的宝贝入睡时都这样想。而在催孩子入眠时，我们的保姆自古以来也千篇一律地这样念念有词、柔声哼唱：“宝宝日后满身金，加官晋爵当将军！”可见，就连保姆们也视将军名衔为俄国式幸福的最高追求，这也是象征着富足安康的最大众化的民族理想。确实，只要考试及格，达到三十五年任期，最终我们哪个不能拿到将军的头衔并在银号里积下一笔存款？所以，一个俄国人几乎不必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最终博得勤勉、实干的嘉誉。事实上，在我国与将军无缘的，只是那种富有创见，换言之，即不安于平淡的人。也许这中间存在一些误会；但大体说来，这似乎是对的，我们的社会在确定实干家的理想时，有理有据。

不过，以上的话毕竟有些多余；其实，我们只想对我们所熟稔的叶潘钦一家予以说明。这家人，或起码这家中最明智的成员，经常感到苦恼，因为他们几乎全部受到一种家风的熏陶，而这种他们共有的家庭品质与前面所议论的那些美德针锋相对。

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事实（因为了解事实并非易事），却往往疑心他们家好像哪方面都和别家大相径庭。别人家如意顺遂，他们家却磕磕绊绊；别人循规蹈矩，他们却总离经叛道。人家无时无刻不谨慎小心，他们却做不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固然显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些神经质，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渴慕的那种为人处世谨慎规矩。其实，也许也只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在一边焦虑难安：小姐们年纪轻轻，尽管她们洞察力颇强，对世事人情怀着冷嘲热讽的态度；而将军虽然也试图洞察入微（不过颇费脑筋，但当举棋不定时只会说：嗯！），这样最终还是寄希望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因此，她自然也就义不容辞。倒不是叶潘钦家有所谓的主动性或者为求新求异而故意滑出轨道，那是全然不体面的。噢，才不呢！毫无此事，就是说，并没有刻意追求的目的，而最终结果依然是，叶潘钦家尽管倍受尊敬，但总不像一般德高望重的家庭所理应接受的敬意一样。最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开始把一切都归咎于自身和自己那"不幸的"性格，从而使她的痛苦大大加重了。她不时地痛责暗骂自己是个"蠢笨荒谬的怪女人"，总是无端猜疑，庸人自扰，常常心乱如麻，在小麻烦面前也无能为力，并老是对所谓的不幸夸大其词。

故事开端我们曾提到，叶潘钦一家受到普遍的尊敬而非浪得虚名。即使将军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的出身卑微，却也无可怀疑地赢得敬意。这其中缘由，首先在于他拥有财富并且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其次因为他尽管才智不足，却为人正派，脑子不够灵活即便不是针对每个事业家而言，至少对钻营敛财的人来说应该必备这一品质。最后一个原因，是将军为人品端行正，待人谦和，深知沉默是金，同时也不容别人挖自己墙脚，这不单是因为他是将军，也因为他具有正直高尚的美德。更重要的，是他的靠山很强大。再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前文已表，她的家庭出身很不错，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如今并不以门第为

重，除非与此同时有必要的关系。但她也有一些必要的关系；有这样一些人对她尊敬有加，而且也很喜欢她，继那些人之后大家当然也就对她深表敬意、大大欢迎了。毫无疑问，她的家庭烦恼无凭无据，因为那都是些日常琐事，却偏偏被渲染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如果在您的鼻梁或脑门上冒出个瘊子，您就总感觉每个人在世上惟一要做的事，就是瞧您的瘊子，对它讥笑斥责，就算您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无济于事。无疑，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社交圈子里，她是被视为"怪女人"的，但她同时又受到尊敬；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最终对人们向她表示的敬意产生了怀疑，全部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看着自己的女儿，她为满腹猜疑而苦恼不堪，她害怕自己可能在某方面耽误她们的远大前程，担心自己性格荒唐可笑、有损颜面、令人不堪忍受，为此她不断对女儿们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挑三拣四，整日与他们闹脾气，同时又忘我地、近乎狂热地爱着他们。

她感到最苦恼的是，她怀疑女儿们正越发变得如她一样"古怪"，上流社会中没有、也不该有像她们那样的女孩子。"个个都成了虚无主义者！"她常常喃喃自语。这一年来，尤其是最近，这个令她黯然神伤的念头愈益牢固地种在她头脑里。"首先，为什么她们都不想嫁人？"她常常这样自问。"不过是想让我这个做母亲的难过罢了，——这就是她们认定的生活目的，事实如此，因为这一切全是所谓的新潮思想，这一切全是那讨厌的妇女问题！阿格拉娅不就在半年前想把她那迷人的长发剪掉吗？（天哪，当年连我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头发呢！）她连剪子都握在手里了，幸亏我跪下苦苦哀求，她才放弃了！……即便这一个是想故意惹我生气，让我伤心，因为她脾气恶劣，既娇气任性，又刚愎自用，但主要还是铁石心肠、铁石心肠、铁石心肠！可亚历山德拉那个胖丫头，不是也想步她后尘想剪掉头发吗？但她却不是有意气我，也不是闹脾气，而是如傻瓜似的一心想剪掉头发。这个笨丫头竟听信阿格拉娅的鬼话，说剪发后她就能睡得踏实些，也不会头痛

了。看看，已五年时间了，登门求亲的多得很，多得很！这些人中的确有人品好的，甚至是百里挑一的！她们究竟磨蹭什么？哪方面不如意呢？还不是要气我这做母亲的，——此外别无他因！别无他因！”

做母亲的这颗心终于企盼到红日高升；起码有个女儿，起码阿杰莱达的终身有了确定。“毕竟有个女儿了却我一桩心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有说话场合时就常这么说（其实她在暗忖自语时用词温柔无比）。整个事情的操办顺畅无阻，风光体面；以致上流社会谈及此事时也颇有艳羡之意。未婚夫是名门望族，位居公爵，又有家产，品行也不错，加上她也觉得称心如意，门当户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但是，她原本对阿杰莱达操的心就比对那两个女儿的要少，尽管她的画家气质也颇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猜疑的心时常忐忑难安。“但她生性开朗，而且通晓事理，这丫头想来不至于吃亏。”最后她也就不再担心了。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她也无计可施：要不要为她操心？有时她觉得“这丫头不可救药了”，已二十五岁了，无疑是要当老姑娘了。“可惜了这花容月貌！……”夜深人静时，一念及亚历山德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就不禁潸然泪下，可在这样的夜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却泰然安睡。“她究竟搞什么鬼，——是虚无主义者，还仅是冒傻气？”她其实不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此完全肯定：她很尊重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许多见解，遇事也愿意跟她商量。但说她无精打采——这也毫无疑义。“她倒是能沉住气，怎么都推不醒！不过，“无精打采”的也有外松内敛的时候——唉，我被她们搞得摸不着头脑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几近怜惜的同情心，她对她的同情和关怀甚至多于对她奉为偶像的阿格拉娅。但是，喋喋不休（这是她对孩子表达关怀与同情的主要方式）、吹毛求疵，和说女儿“没精打采”等，只能令

亚历山德拉觉得好笑。有时最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也能叫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由自主地大动肝火。譬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好睡懒觉，还常常做梦，但这些梦往往既虚幻又幼稚，——七岁孩童做这种梦才有情可原。可正是这种幼稚的梦不知何故会触怒妈妈。一次，亚历山德拉梦到九只母鸡，母女竟为这事实实在在地吵了起来，——为什么呢？——说不清原因。另有一次，仅此一次，她终于做了个所谓新奇的梦，——梦见一个修士，孤身一人在一间黑屋子里，而她始终没敢走进去。听了这梦后，两个妹妹捧腹大笑，并马上兴味盎然地转述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听；没想到妈妈听后又火冒三丈，并把三姐妹都斥为傻瓜，“哼！她倒慢条斯理得像个傻瓜似的，真正‘没精打采’，一点也推不醒，倒是也有心事，有时满面愁容！她琢磨什么呢，为什么犯愁呢？”有时她也询问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而且总以歇斯底里的威胁口气，马上就要答案。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先是哼哈几声，皱眉耸肩，最终两手一摊，发表高论：

“她该嫁人了！”

“上帝保佑她别找个像您这样的丈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终于跟弹药似的爆炸了，“千万别像您一样做事犹豫，优柔寡断，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千万别像您一样言语鲁莽，俗气透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赶忙溜之大吉，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在这爆炸般地宣泄后平心静气了。勿需多言，当天晚上她肯定要对她的“言语粗陋、俗气透顶”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的亲善可爱、惹人怜惜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更加温柔呵护，更加体贴恭敬，因为她这一生都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怀有钟爱热恋之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为此而对自己的贤内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倍加尊敬。

但她最重的心病和时常为之烦恼的，是阿格拉娅。

“跟我完全相像，简直是我的再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

芙娜自语,“一个任性讨厌的淘气包！虚无、怪异、疯狂,性子恶劣,恶劣之极！哦,老天,她将何其悲惨呀！”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旭日升起,一切都暂时被融化、照亮了。将近一个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从生活的忧虑中全身而退,得到完全的休息。由于阿杰莱达即将出阁,上流社会自然也由此谈及阿格拉娅,同时,阿格拉娅处处表现得举止从容、风姿优雅、甚至不可征服;尽管有些高傲,但这与她相得益彰!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也很亲昵孝顺!(“真的,对那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需仔细观察,看个真真切切,况且,阿格拉娅对他也不见得特别青睐!”)不管怎样,她一下子出落得国色天香,姣美如花,——多美呀,天哪,她多美呀,而且日益漂亮!可是……

可是自打冒出这个倒霉的公爵,这个糟糕透顶的大白痴刚一露面,一切就被搅得乱七八糟,家里乱成一团。

但是,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在别人眼里,也许什么事都未发生。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却异于他人,她可以在稀松平常的事物的复杂交错中,以她那特有的神经过敏的性格,一贯能捕捉到足以令她惊吓成病的东西,——这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恐惧,一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因而也最令人难以忍受。原本她的忐忑不安都是荒唐可笑、莫名其妙的。可如今透过那茫然无绪的杞人忧天,果真显现出某种似乎真的很重要的势头,似乎真的应该为之惊疑、烦忧的迹象时,叫她怎不焦虑不安呢?

“他们竟敢,竟敢写这该死的匿名信给我,还说那个贱女人与阿格拉娅有联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路拖着公爵回家时想道;到家后,她让公爵坐在一家人聚会的一张圆桌旁,仍在想。“他们竟敢这么做?假如我轻信了上面的只言片语,或把信拿给阿格拉娅看,不羞死我才怪!这是对我们、对叶潘钦将军家明目张胆的嘲弄!全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缘故,都是您造成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唉,为什么我们不去叶拉金岛

呢；我明明说过要去那儿的！信极可能是瓦丽卡写的，我晓得，或许也可能……这全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错！这贱女儿搞这种恶作剧，是要让他出洋相，算是表明他们以前不明不白的关系，出他的丑，就像他上次送她珍珠项链，她把他当傻瓜耍弄，拿他取乐，搞得他团团转一样……结果我们也无故受累，您的女儿们也被牵扯进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她们都是黄花闺女、名门小姐、是待嫁的大家闺秀，当时她们都在，就站在那里，全听到了；还有那几个臭小子的事也把她们卷进去了。您称心了吧！您高兴吧！她们当时也亲耳听到了！我无法原谅，决不原谅这个死公爵，永不原谅！这三天来阿格拉娅为何歇斯底里地胡闹，为何差点儿跟两个姐姐吵翻了？甚至跟亚历山德拉也大动口舌，而她向来尊敬亚历山德拉，总是像对待母亲一样吻她的手。为什么这三天里她把我们都搞糊涂了？这与加夫里亚·伊沃尔金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昨、今两天她对加夫里亚·伊沃尔金大加赞赏，并且大哭一场？为什么匿名信中提到了那个天杀的"可怜的骑士"，而公爵给她的信，阿格拉娅并没给姐姐们看呀？这到底为了什么……刚才我干吗莫名其妙地跑去找他，现在又亲自拽他回来？上帝，我神经错乱了，我如今惹了麻烦，竟把女儿的秘密说给一个青年男子听，而且……而且谈的还是与他差不多有直接关系的秘密！我这是做出什么事啊！上帝，还好他是白痴，并且……并且……又是亲朋好友！可阿格拉娅竟对这个废物着了迷吗？天哪，我胡说八道些什么！呸！我们全是怪物，……该被罩在玻璃框内供人参观，我打头炮，每张门票十戈比。这件事我不能饶恕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永不宽恕您！阿格拉娅现在怎么不给他难堪？扬言要狠狠损他，却又不这么做！看，看呀，她光瞪大双眼瞧着他，却不吭声，也不离开，明明是她自己不许他上门的……他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可这个讨厌的饶舌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独自一人夸夸其谈！他口若悬河，别人也没法插嘴。而我只要有说话机会，稍使点儿手腕，就可以马上弄清事实的来龙

去脉……”

坐在圆桌旁的公爵，脸色的确有些惨白，他好像在同一时间内，既惶恐不安，可眨眼又陷入一种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兴奋得透不过气的惊喜之中。哦，他没有勇气朝那儿看，因为在那个角落，他所熟悉的黑眸正凝视着他；他同时又幸福得无法呼吸，因为收到她写的不欢迎他来的那封信后，他却仍能坐在这些人中间，又会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上帝啊，她快开口了！”他自己还一言未发，只是在紧张的情绪中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滔滔不绝——这位还不常像今晚此时这样春风得意和兴味盎然的。公爵在听他讲，可半天也几乎没明白一句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彼得堡还未回来，除此，该来的都已在座。希公爵也来了。他们似乎想稍呆一会儿，在用茶点之前先去听音乐。眼下的谈话在公爵来之前显然就已开始。不一会儿，科利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溜到凉台上。“看来这里对他的欢迎一如从前。”公爵心中暗想。

叶潘钦家的别墅十分豪华，带有瑞士村居精舍的风格，四周鲜花绿荫相映成趣，优美雅致。别墅被一座小而精美的花园环抱着。大家都坐在凉台上，同公爵那儿一样，只不过这儿的凉台稍稍宽敞些，布局也比较讲究。

正在进行的话题看来不对大多数人的胃口；看得出，谈话是由一个激烈的争执引起的。大家当然都试图换个话题，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却似乎执意坚持，也不顾及别人的反应；公爵的到场好像使他兴头更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双眉紧锁，尽管她不明白他们谈话的内容。阿格拉娅端坐一边，差点把自己塞进角落里。她并不离开，始终在听，可一直闭口不语。

“慢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斗志旺盛地辩驳道，“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异议。罪不在它；它是一个整体必需的组成部分，缺了它，整体会崩溃或僵硬；自由主义与最为规矩的保守主义同样具有存在权利；但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却要攻击，不过我再次声

明，我这么做只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并非俄罗斯的自由派。谁能请出俄国的自由派，我马上在你们面前亲吻他。”

“这还要看他是否愿意和您亲吻。”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激动万分地说，以至于她的双颊也比平时更增两点红晕。

“瞧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心中暗忖，“平常除了吃就是睡，怎么也推不醒，可一年中也有这么一次突然迸发的时候，而且说的话都叫人瞠目结舌。”

公爵无心地注意到，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吐轻松的样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好像极为反感，——他所谈的内容是严肃的，自己时而也有激烈的观点，可同时又似乎在说笑话。

“公爵，您来之前我刚提出自己的想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道：“我认为至今俄国的自由派仅出自两个阶层：即以前的地主（农奴制已废除）和宗教学校的学生。因为这两个阶层最终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等级，成了置身于民族之外的特殊的东西，并且一代一代地愈演愈烈。因此，过去和现在，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绝非民族性的……”

“什么意思？依你所言，难道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俄罗斯式的？”希公爵反驳道。

“非民族性的；尽管属于俄国式的做法，但不是民族的；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我国的保守派也非俄罗斯的保守派，毫无例外……我们的民族无论何时，永远不会肯定地主和学生的一切所为，请相信这一点。”

“真乃高见！如果这些话是认真的，您如何提出此等怪诞论调的？我决不接受关于俄国地主的这类邪说怪论；况且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希公爵坚决反对着。

“请注意，我不是以您理解的意义作为角度来谈俄国地主的。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阶层，我也是其中一员即已证明这点；特别在它不复存在的今天……”

“我国文学难道也全无民族性的东西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不等他讲完就追问。

“文学方面我不是行家，但依我所见，除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果戈理外，俄国文学也并非全是俄国的。”

“首先，这已不少了；其次，这三人中一个出身平民，另俩人也是地主。”阿杰莱达笑着说。

“一点不错，但要高兴还为时尚早。因为直到今天，俄国的所有作家中才出现这三个人，每个都可以表达出真正是自己的、而非抄袭模仿他人的东西，正因此，这三人即成为民族的了。俄国人中谁能把非自己莫属、不是剽窃他人的某种东西说出、写出或做出来，这人就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即使他的俄国话可能不很地道。这是我所信奉的。不过我们最初的话题不是文学，而是社会主义者，并由此引出这些内容；我敢确定，我国不存在任何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现在和过去均如此，因为我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是地主或者教会学校的学生出身。所有那些恶名远播、大言不惭的社会主义者，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都算上，其实就是一些来自农奴制时代的地主阶层的自由派。笑什么？你们何不取出他们的作品、学说和回忆录？虽然我不是文学评论家，但保证写出一篇切中要害的文学评论，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地向你们证明，他们的著作、小手册和回忆录中的每一页，无一不表明作者首先是一个旧式的俄国地主。他们的恼怒、愤恨和诙谐，是属于地主式的（甚至是法穆索夫[①]之前的地主！），他们的欢喜和眼泪也许是真诚的，并非矫饰，但也不过是一个地主的眼泪！一个地主或教会学生的眼泪……怎么又笑起来了？怎么您也笑，公爵？您也反对我的观点？”

确实，大家都在笑，公爵也忍俊不禁。

“我还不能马上直接回答我是否同意，”公爵说；突然他收起

---

① 法穆索夫：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中的俄国地主。

笑容并打了个寒噤，就像一个中学生搞小动作而被当场捉住，“但我发誓，我正兴致勃勃地洗耳恭听……”

说这话时，他几乎气喘吁吁，额头上甚至沁出汗珠。这是他自打坐在那儿后第一次开口。他原想扫视一下在座各位，却又不敢妄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觉察到他这一动向，淡淡一笑。

“各位，我向你们宣布一件事实，”他继续以刚才的口气说道，也就是：一面好像慷慨激昂，同时又像在自我解嘲。“观察这一事实，或者再确切地说，是发现这一事实，我觉得是本人的大功一件，甚至可以说功全在我；至少有关这一问题尚无何人在何地曾说过或写过。这一事实揭露出我所指的那种俄国自由主义的一切实质。首先，一般说来，所谓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攻击（这种攻击的是对是错，尚需另当别论）。不是如此吗？好，我提出的这一事实却证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非攻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攻击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攻击社会自身，而非单纯攻击秩序，并非单纯攻击俄国的秩序，而是对俄国本身发起攻击。我说的自由派竟发展到否定俄国自身的地步，这相当于仇视和鞭打自己的母亲。俄国的任何不幸和受挫都令他得意洋洋，甚至是喜出望外。他敌视民间风俗，痛恨俄国的历史，痛恨一切。若要为他开罪，只能解释成他搞不懂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认为最为彻底的自由主义就是对俄国的敌意（哦，你们在我国常能遇到被别人吹捧喝彩的自由派，而他全然不知自己才是最荒谬、最固执、最危险的保守派）。还在前不久，我们的一些自由派竟还把对俄国的仇视当成是对祖国的真正热爱，甚至自诩在如何才是爱国这点上他们比谁都清楚；而现在他们更为坦诚，竟连‘爱国’二字也羞于提起，甚至‘爱国’这一概念也被他们视为有害的无聊的东西而给以排斥和淘汰了。事实确凿，我坚信这一看法，何况……有朝一日，我们总得坦率而又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但同时这又是从古至今，不管何时何地，在哪个民族中都不会有，也未曾有过的一个事实。因此，这一事实是暂时性的，

早晚会消逝的，我同意这点。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痛恨祖国的自由派。那我国发生的这一切该如何解释呢？只能用老一套：俄国的自由派如今仍是非俄罗斯的自由派，我以为这是惟一的解释。”

“你说的这些我只能当成是笑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希公爵郑重其事地反对道。

“我不敢妄加评议，毕竟我未见过全部自由派，”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说，“但您的高论令我愤然：您以个别现象代替普遍规律，这可是诽谤。”

“个别现象？啊！一言既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马上接过话头，“公爵有何见解，这是不是个别现象？”

“其实我见识浅陋，很少与……自由派有来往，”公爵说，“但您的话，我认为也许有点儿道理，您所说的俄国自由派，有一部分确实存在敌视俄国本身的趋向，而非仅仅敌视它的制度。不过，这仅是一部分……至于说到全体，未免不太公平……”

他由于找不到措词，结果话没说完。尽管他心潮澎湃，但对这次谈话甚觉有趣。公爵有个特点，即他在聆听引起自己兴趣的话题时，以及在回答别人提问时，他总怀着一种天真单纯的态度。他的神态似乎表现出这种淳朴、这种对于玩笑或诙谐丝毫无疑的轻信。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他说话时，虽然总有一点儿特别的嘲弄，这是他积习已久的做派。但现在听了公爵的回答后，他却马上一本正经地瞧瞧他，似乎对公爵会如此回答感到意外。

“真的吗……不过您这么说倒有点儿怪，”他说，“您的确在认真回答我吗，公爵？”

“您难道不是在认真地向我提问吗？”公爵惊奇地反问。

在座的都笑起来。

“要相信他，”阿杰莱达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向来以寻大家开心为乐事！您可知道，有时候他的话还是很认真的。”

“我觉得这种谈话毫无乐趣，压根儿就不必提起，”亚历山德拉不留情面地说，“原想出去走走……”

“那么走吧，夜色多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嚷着，“不过为了向各位表明，我这次谈话绝非戏言，特别要向公爵表明这一点（公爵，我对您的话极有兴趣，我起誓，我并非他人眼中那类无聊之辈，尽管本人的确无聊！）。另外……若各位允许，我想向公爵提最后一个问题，这完全是个人好奇，问完即可。这问题两小时前就盘旋在我脑中，就像有意这样（您瞧，公爵，偶尔我亦想些严肃的事）；对该问题，我已有答案，不过想请教公爵对此的意见。大家刚说过‘个别现象’，该词在我国意义颇深，时有耳闻。不久前，大家都在谈话中和文章里议论一个……年轻人杀害六人的那桩惨案和律师的那一席奇谈怪论的辩护，什么在穷困潦倒中罪犯自然产生杀这六人的意图，如此云云，意思基本没错。依我之见，当这位律师作出这一奇怪的辩护时，他完全自以为提出了当代所能宣传的最自由主义、最人道主义和最进步的思想。那么，请问阁下：如此是非颠倒，扭曲概念和信条，并且竟然引出这样歪曲和哗众取宠的观点，此乃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大家哄堂大笑。

“自然是个别现象。”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笑着说。

“容我再次提醒你，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希公爵作了补充，“你这个玩笑过时了吧？”

“您有何见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觉察到公爵正以询问而郑重的目光看着他，因此没听完希公爵的话便问道。“您认为这属于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老实说，我特地给您想出这个问题。”

“不，这不属于个别现象。”公爵以低沉而肯定的声音答道。

“怎么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希公爵略显气恼地叫道，“您难道没发觉他有意拿您取乐吗；他机关算尽，就等您进圈套。”

“我觉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是认真的。”公爵涨红了脸，目光低垂。

“亲爱的公爵，”希公爵继续言道，“您还记得大概三个月前吧，咱们有一次交谈；当时我们谈到，我们的司法制度刚刚实施，却已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辩护律师！并且陪审团作出的裁定也莫名其妙之极！对此您当时深感欣喜，而我也为您的高兴而感到快乐……我们说，确实值得引以为傲……而这篇措词不当的辩护词，这种不可理解的论点，自然是极其个别的，仅仅是千万中的偶然现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考虑了一下，尽管轻声，甚至似乎有点儿难为情，但仍坚定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对信条和概念的歪曲（就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的那样），在我国已蔚然成风。很遗憾，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倘若此类曲解并未如此猖獗，大概这种不可思议的罪行就不会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罪行？但是我能够肯定，此类罪行，可能尚有更令人恐惧的罪行，以前发生过，而且一向都存在，不单是在我国，各地皆然，我想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反复。其中的差别，仅在于我们过去没有过多的舆论，而如今人们公开谈论这些案件，甚至通过文章发表议论，因而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些罪犯只是现在才有的。这就是您的错误之处，一个很天真的错误，您尽可以相信这点，公爵。”希公爵揶揄地笑了笑。

“我也知道过去已有许多案件，而且可怕的程度与此相差无几；前不久我到监狱去过，有机会跟几个犯人和被告认识。有的罪犯居然比那个更奇怪、更可怕，竟对自己连害十命毫无悔意。不过同时我也发现，最罪有应得、顽固不化的犯人毕竟也明白自己是个罪犯。也就是说，他的良知告诉他，自己做了坏事，尽管毫不悔改。他们中人人如此，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那些人就连自己是罪犯这一点也不愿承认，还自认为有这个权利，甚

至以为……自己做得好，或者近乎此意。依我看这才是可怕的差别所在。请允许我提醒您，这些都是年轻人，换句话说，他们正处于毫无戒备、毫无自卫能力，且最易受谬论影响的年龄状态。”

希公爵迷惑不解地听公爵讲着，已不再发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早有话想说，这时却闭口不言，好像被某个特别的想法制止了。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这回已没有丝毫嘲弄的笑意，他大为惊讶地望着公爵。

“阁下为何对他感到如此惊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插上一句，“他难道就比您笨？就不能如您一样思考问题？”

“不，我并非此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可是，公爵（请恕我唐突），您既已对此看得明明白白，那怎么会（再一次恕我冒昧）在那件怪事上……就是几天前……那个大概姓布尔多夫斯基的人的事……一样明显存在着这类谬论和怪诞的道德观念，当时我觉得您似乎根本没看出来。”

“是这样的，公子爷，”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焦躁地说，“我们得意地认为自己什么都发现了，坐在这儿自吹自擂比他高明，可他今日收到一封来自那群人中间的信，就是脸上长满痘子、那个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亚历山德拉，你还记得吗？他在信中向他道歉，尽管是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并对公爵讲，他已与那个当初总在教唆他的人断交了。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还说他现在觉得公爵更值得信任。可是我们却收不到这种信，虽然我们这里人人都有本事在他面前把鼻子翘得高高的。”

“伊波利特刚刚也搬到我们别墅来住了！”科利亚喊道。

“是吗？已经来了？”公爵大为吃惊。

“您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前脚刚走，他就跟着到了；是我把他接过来的！”

“哼，我打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勃然大怒，浑然忘记刚刚她还夸过公爵，“我打赌他昨天肯定去那家伙的阁楼

上，还跪在地上求他宽恕，才使那个脾气恶劣之极的小子赏光住到此处。你去了没有？你自己刚才承认了吧。是这样吗？你跪下没有？”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科利亚为公爵大声辩解，“正相反：昨天伊波利特紧抓住公爵的手吻了两次，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为澄清误会而进行的谈话；另外，公爵只不过说，到别墅去住对他会比较合适，伊波利特就一口应承，待身体恢复了就搬。”

“科利亚，您这又何苦呢……？”公爵起身拿起帽子，同时轻声说，“您何必说这些，我……”

“您到哪儿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把他叫住。

“公爵，您别为他操心，”情绪激动的科利亚接着说，“您别去惊动他，他一路鞍马劳顿，已睡着了；他很开心；公爵，我认为今天你们不用相见，不如等到明天，这样会比较好，否则他又会感到窘迫。他今天上午说，足有半年他都没有过这么好的自我感觉，而且不似平素那么虚弱，就连咳嗽也少了三分之二。”

公爵注意到阿格拉娅忽然离开她坐着的地方，向桌子这边走来。公爵没有勇气看她，但他整个身体都感觉到阿格拉娅这时正盯着他，或许是深含怒意，她那双黑眸中一定盛满愤慨。于是，公爵的脸“腾”地红了。

“不过我认为，若您所说的就是几天前哭着请大家参加他的葬礼的那个痨病少年，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那么您接他到这儿来住纯属多余之举。”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他那时说到邻屋的一面墙时，言辞优美之极，您尽可以相信，他肯定会因想念那堵墙而愁肠百结。”

“他的话很有道理！他会跟你大动口角、大打出手，接着扬长而去，就是这样！”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边说着，同时煞有其事地把她的小针线筐儿挪到面前，忘了大家已起身准备散步去了。

“我记得他说起那堵墙时大有炫耀的意味，”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继续说，“离开那堵墙，就不可能让漂亮话伴着他离开人世，而他十分渴望能在漂亮的话语的伴随下告别人间。”

“那又如何呢？”公爵咕哝着，“若您不愿宽恕他，他也会在没有您的宽恕的情形下死去……他现在搬过来是想看看这里的树。”

“噢，就我个人来讲，我原谅他的一切；您可以把这一点转告给他。”

“不能对此作这样的理解，”公爵不情愿似的轻声回答，一面仍继续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并不抬眼，“应该让您也愿意得到他的原谅。”

“为何要他原谅我？我哪个地方对不起他了？”

“如果您不懂，那就……可您不是不懂；当时他在想……为各位祝福，同时也得到你们的祝愿就这么简单……”

“亲爱的公爵，”希公爵与在座的某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有点儿充满担忧似的插话说，“人间天堂不是轻易就可到达的，而您多少仍巴望着人间有天堂出现；造天堂并非易事，要比您那美丽的心灵所能体会到的困难还要多很多。还是别谈这个了，否则我们大家可能又会觉得尴尬，那时……”

“咱们去听音乐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呼呼地站起来，硬邦邦地说道。

二

公爵忽然来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面前。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公爵握住他的手，怀着一种奇怪的激情说，“请您相信，不管怎样，我觉得您称得上是最为崇高的、非常好的人；请相信这个……”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诧异得竟倒退一步。有一刻他尽力压制自己禁不住要放声大笑的欲望，但当他走到近前细细打量后，他发觉公爵神情反常，至少有点儿异样。

“我敢肯定，”他嚷道，“公爵，这不是您想说的，或许还根本不是想冲我讲的……可您怎么啦？是不是感觉不适？”

“大概是这样，极可能是的，您很细心地察觉到了，或许我不是想找您！”

说完这些，公爵露出一个奇怪的、甚至有点儿滑稽的微笑，但马上又似乎兴奋起来，高声叫道：

“请不要对我提起我在三天前的行为举止！这三天我感觉羞愧难当……我明白是我的错……”

“可是……可是您到底做过什么让您如此苦恼的事呢？”

“我看得出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也许比别人更为我觉得害臊；您的脸在变红，这是美好心灵的标志，我这就离开，请放心。”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这样子就表示快犯病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胆战心惊地问科利亚。

“您别放在心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没犯病；我会马上走。我……天生命薄，病了二十四年，从生下来一直到二十四岁。现在就听听我这个病人所说的话。我这就走，立刻，请别担心。我不觉得脸红，因为这个而脸红岂非怪事？但在交际场上我是多余的……我不是为争面子才这么说……这三天我再三考虑，决定只要有机会就诚心诚意和坦诚无欺地对你们说清楚。有这么一些思想，有若干崇高的思想我不该随意谈论，因为我肯定令大家觉得滑稽；刚才希公爵提醒我注意的就是这点……我不会做出得体的姿态，也缺少分寸；我说的话与想法并不一致，从而歪曲了这些想法。因此我毫无资格……况且我又多疑敏感，我……我坚信，这家人不会待我亏欠，而且我能获得多于我值得的爱；可我也明白（我可以完全肯定），二十几年的病患必定要留

下一点后遗症，所以我有时……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笑……不是吗？”

他扫视众人，好像在等着回答和决定。人们都被这一意料之外的和病态的、起码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举动搞得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地站着。可这一行为却引来一段奇怪的插曲。

“您为什么在这儿讲这些？”阿格拉娅忽然叫嚷起来，“您怎么对他们说这些？为什么对他们！他们！”

看起来她怒气冲天，双眼像在冒火。公爵在她面前哑口无言，脸色刷地变得煞白。

“任何在此的人都没资格听这些话，”阿格拉娅爆发了，“所有这儿的人全都连您的一根小指都不如，不论是头脑或是心灵都及不上您！您比所有的人都更方正、更崇高、更优秀、更慈悲、更聪慧！这里某些人甚至不配弯腰去捡您刚才掉到地上的手绢儿……您为何要妄自菲薄，把自己放在所有人下面？您何必歪曲自己的全部，为什么您就没有自尊？”

“上帝，能料想到这个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两手一拍失声惊呼。

“可怜的骑士！乌拉！”科利亚喜出望外地大喊。

“闭嘴！……竟然有人在您家里欺负我！”阿格拉娅突然又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吼。她已陷入一种漠视任何界限、敢越所有障碍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中。“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例外地折磨我？足足三天，公爵，他们一直纠缠着我，对您说三道四，为什么这样？我不管怎样都不嫁给您！绝对不嫁，永远也不！您要弄清楚，您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怎能嫁给您这么滑稽可笑的男人？您不妨现在照照镜子，您这样子与哪个相配得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耍弄我，说什么我想嫁给您？您要清楚这件事，您也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逗弄过你！”阿杰莱达惊讶而恐惧地嘀咕着。

“没人这么想过，也没人这么讲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高声嚷着。

“有谁逗过她？何时有人逗她了？谁能对她讲这事儿？她是胡说八道还是清醒着？”气得浑身战抖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问在场的人。

“每个人都说过，人人都说了，足有三天！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他，永远都不！”

这些话喊出后，阿格拉娅涕泪交流地痛哭失声，她用手绢儿遮住脸倒在椅子上。

“他还没向您求过……”

“我不曾向您求婚，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脱口说道。

“什——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怒震骇地猛然拉长了调子，“你说什——么？”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公爵急得直打哆嗦，“我只不过想向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表明……但愿我能有幸解释，我全然无意于……不企望能有幸向她求婚……无论何时……这丝毫不能责怪于我，上帝可以证明，不能责怪我，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我从不妄想，从来没萌生过这个念头，永不会想。您以后会明了的，请信任我！这肯定是哪个心怀鬼胎的人在您跟前诬陷我！您不必担心！”

说着，他来到阿格拉娅身旁。阿格拉娅把蒙在脸上的手绢揭开，迅速扫了一眼公爵和他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样子，弄懂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忽然冲着他径直放声大笑，——那么乐不可支，一种深感滑稽、充满嘲讽地狂笑，这使得阿杰莱达首先情不自禁，特别是在她也瞧了公爵一眼之后，就扑到妹妹身边，把她搂在怀里，同样仿佛小学生似的开怀大笑。看着这姐妹俩，公爵也一下子喜笑颜开，还带着快乐和幸福的表情再三念叨着：

“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亚历山德拉此时也不由得打心眼儿里大笑起来。这姐妹三人的狂笑似乎没完没了了。

“唉，疯疯癫癫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嘀咕着，“一会儿吓得人半死，一会儿又……”

可现在连希公爵也笑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在笑，科利亚笑得不亦乐乎，公爵看着大家也吃吃笑着。

“去散步吧，去散步吧！”阿杰莱达叫道，“大伙儿一块儿去，公爵也一定要同去，您不必离开，您真可爱！阿格拉娅！他多可爱！您说呢，妈妈？而且因为……因为他刚才对阿格拉娅表白心迹，我一定、一定要吻他一下、拥抱他一下。亲爱的妈妈，您同意我吻他一下吗？阿格拉娅！让我吻一下你的公爵吧。”淘气的阿杰莱达真跳到公爵面前，对着他的额头亲了一下。公爵则紧紧抓着她的手，几乎使阿杰莱达叫出来，他激动万分地看着她，忽然把她的手举到唇边，接连吻了三下。

“咱们走吧！”阿格拉娅召唤着众人，“公爵，您可以搀着我吗？能让这个拒绝我的人搀着我吗，妈妈？公爵，您永远拒绝了我，不是吗？哦，这样不对，把胳膊伸出请女士扶着，可不像您这种姿势。难道您不清楚该如何搀着女士？这样才对了，出发吧，我们走在最前面；您是否愿意走在所有人前头，tête — à — tête[1]？”

她不断地说话，时而还笑声阵阵。

“感谢主！感谢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连连嘀咕着，她自己也不晓得为何感到开心。

“的确是些古里古怪的人！”希公爵忖度着，自打与他们结识，大概这已是他第一百次这么想了，不过……他喜欢这群奇怪的人。至于公爵，他可能不很欣赏；当大家出去散步时，希公爵显

---

① 法文，单独相处。

得有些郁闷，好像怀有心事。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像心情极佳，在向车站去的路上一直逗得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大笑，而她们对他的调侃戏谑也特别乐意以笑声回应，以至于这种配合令他在某一刻疑心这姐妹俩完全没听他讲些什么。这一想法使他突然间不说明理由地高声大笑，并且确实是极为自然地笑着（这就是他的脾气！）。那姐妹俩此时就像过节一样兴致勃勃，她们总在望着前面的公爵和阿格拉娅；很明显，小妹妹对她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难题。希公爵一直试图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大概是想让她散心，结果却令她烦得要命。她的思绪仿佛一团乱麻，常常答非所问，有时索性不理不睬。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今晚的谜语尚未出完，最后一道谜题是留给公爵自己一人享用的。当他们走出距别墅百步远时，阿格拉娅迅速对身边这位固执的沉默不语的男伴耳语：

“您朝右边看！”

公爵瞥了一眼。

“留意瞧瞧。看到公园里那张绿色长椅了吗？就在三株大树那儿……”

公爵说看到了。

“您喜不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在大清早，大概七点钟前后，人们都在蒙头大睡呢，我单独一人走到这儿，坐在那座椅上。”

公爵轻声说此处很美。

“您现在走开吧，我不打算再和您挽手同行了。或者最好这样：您仍搀着我走，但不必对我讲只言片语。我希望一个人沉思……”

这一告诫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就算没有嘱咐，公爵在这一路上也一定不会开口。听了有关那张座椅的话后，他的心怦怦直跳。过一会儿他恍然大悟，并惭愧地把自己异想天开的想法驱散了。

人人皆知，起码大家都觉得，跟节日和星期天从城里涌向帕夫洛夫斯克车站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相比，平时聚集在此的人显得“略高一筹”。人们尽管不是过节时的装扮，但却很高贵优雅。来此听音乐已成为一个传统。而此处的乐队大概也的确是俄国花园乐队中最优秀的一支，演奏的曲目比较时尚。虽然总体看来洋溢着一种家庭气氛，甚至有点儿亲密无间，可人们行为体面，温文有礼。人们大多是来别墅消夏，他们到这儿彼此探望。很多人衷心愿意这么做，来此仅为这一目的；可也有些人只为来听音乐，极少出现胡来的事，但就算在平时这种事也还是会发生的，这是免不了的。

今晚夜色撩人，游人很多。正在演奏的乐队四周早已没了空位。我们那一伙在稍靠边的椅子上坐着，离车站的最左出口很近。纷沓而至的游客，优美动听的音乐，使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神情明快了一些，也将小姐们的愁绪一扫而光；她们已跟一些熟人打过照面，并远远地朝某些人点头致意；她们已仔细观察了人们的服饰，对有些不合她们心意的地方评论两句并嘲讽地付之一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不时欠身行礼。阿格拉娅仍跟公爵在一块儿，这已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不多会儿，有些熟络的青年就来到将军夫人和小姐们近旁；其中两三位留下来聊天；他们全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朋友。其中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军官，性情爽朗，能言善谈；他赶忙同阿格拉娅攀谈，千方百计地让她留意自己。阿格拉娅也很随和，乐滋滋地和他说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请求公爵同意把这位朋友介绍给他；公爵差点儿没弄懂别人要他做什么，终于俩人还是结识了，相互鞠躬行礼、握手致敬。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朋友问了公爵一个问题，而公爵似乎没给他答案，或者十分奇怪地嗫嚅几句，使得那个军官不知所措地专注地看看他，然后扭头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去，此刻他才对为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作此介绍的用意有所了解，于是领会地一笑，重又与阿格

拉娅聊起来。仅仅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自己发现阿格拉娅这时忽然红了脸。

公爵甚至没留意旁人在和阿格拉娅聊天并大献殷勤，有时他甚至忘记自己正在她旁边坐着。有时候，他希望远离此处，彻底消失无踪，任何去处都无所谓，哪怕是一个漫天黄沙、杳无人烟的地方，只求能单独一人默想沉思，不许哪个人知晓他身在何方。要不然，起码也要在自家中，在廊台上也行，不过一定不要任何人在他身旁，不管是列别杰夫还是孩子们，都别打扰他；让他躺在沙发里，用枕头蒙住脸，就这么呆上一天一夜，再这样过一天。一瞬间，他又心驰神游，幻想着那山峦叠嶂，想着那山岭中他时常魂牵梦萦的那个熟悉的地方。以前他在国外时，经常喜欢去那，从那里俯瞰村庄，远眺山下那时隐时现、亮如白带的瀑布，天上的朵朵白云和那座废弃的古堡。啊，他真希望此刻就能去那儿，去思考一件事，——这一生就只思索这件事，能叫他想上一千年的！让这儿的人彻底忘记他吧。哦，这甚至很必要。倘若他们完全不知道他这个人，倘若眼前的这些都只不过是虚幻的梦，这反而更不错。可到底是梦幻还是真实，不都没多大分别吗！有时他突然开始仔细观察阿格拉娅，有五分钟他都直直地盯着她；可他的眼神非常奇怪：他望着阿格拉娅的神情，就仿佛看与他相距两俄里的一件东西，或者仿佛在端详她的肖像而非她本人。

“公爵，您怎么这样瞧着我？”阿格拉娅忽然停止了同身边人们的谈笑风生，冲他问道，“我对您这副样子很害怕，总感觉您似乎想伸手触摸我的脸。是不是这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看我的眼神多古怪呀！”

公爵听到有人朝他讲话，好像觉得诧异，他思忖了一下，没彻底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没答应。不过他见阿格拉娅和人们都在笑，也就跟着张开嘴巴笑起来。四周的笑声更响了；那位青年军官也许是个好寻开心的人，干脆“噗哧”一下笑出来。阿格拉娅却忽地恼恨地低语：

“白痴！”

“上帝啊，她难道竟对这样的人……莫非她真的疯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从牙缝里嘟哝着。

“这是开玩笑的。和上回讲‘可怜的骑士’一样，都是闹着玩的，”亚历山德拉以确定的语气在她耳边说，“没其他的意思！她又玩自己的老把戏，用他找乐子，寻开心。可这玩笑太过分了；叫她别再乱来了，妈妈！刚才她表演得活灵活现，只想着自己调皮，却让我们受惊不小……”

“幸亏她碰到的是这么个白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女儿低声说。女儿说的这些毕竟让她放心了不少。

可公爵还是听到有人叫他白痴了，他打了个寒战，不过不是由于他被人称做白痴。“白痴”什么的，他即刻就忘了。但在距他所坐之处不远的人群中，在他旁边的哪个方位——他也搞不清到底是哪儿，有一个面孔倏忽闪过。那是很苍白的一张脸，鬈曲的深色头发，一种他熟悉的、十分熟悉的笑容和眼神，——这副面孔一闪即逝。极有可能是他的幻觉；整个影像印在他脑中，仅存有一抹冷笑、一双眼睛和一条在那个倏然消失的先生脖颈上系着的时髦的淡绿色领带。这人到底是离开了，还是一晃儿溜进了车站，公爵难以断定。

可一分钟过后，他忽然又快速而焦虑地四下张望起来；那第一个幻觉极为可能是第二个幻觉的预兆和前驱。必定如此。在跟大家出发来车站时，难道他忘了可能会与他狭路相逢？确实，他到车站时，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走到这儿来，——他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假使他长于或者可能专心致志、仔细察看的话，那么他可能在一刻钟之前就会发觉，阿格拉娅有时似乎也带有一丝焦灼地东瞧西看，像在自己四周找什么似的。此刻，在他的忐忑不安已非常清晰时，阿格拉娅也随之更为激动和惊惶。公爵只要向后东瞧西看，她就马上也跟着往后面东张西望。过不多久，这种焦灼不安即得到了验证。

从车站最边上的那个出口，也就是挨着公爵和将军夫人和小姐们坐着的地方的那处旁门，一伙人忽然鱼贯而出，最少也有十人。这群人头前走着三位女子；其中两个貌美出众，难怪有这么多仰慕者跟在后面。不过，这些仰慕者和这几个女子都有点儿特别，跟其他来这儿听音乐的游人亦有明显不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留意上这伙人，可多数人尽力摆出对他们熟视无睹的样子，只有一些年轻人朝他们面带微笑，私下里互相议论。不可能对这一行人佯装不见，因为他们表现得很张狂，纵声说笑。很显然，这些人中有不少已喝醉了，尽管从外表看有几位的穿着十分考究细致；不过中间也有些人样子怪异，奇装异服，神色古怪而兴奋；其中还有几位军人；也有年龄不小的人；一些人身着宽松舒服、做工精细的大袖长袍，戴着戒指，打着领扣和袖扣，套着一流的黑得发亮的假发，留着络腮胡子，气质高贵，尽管带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对于这类人，上流社会往往避之惟恐不及。诚然，我们的郊外消夏地有不少规矩体面、深受好评的处所；可就算最为仔细慎重的人，也不能每分钟都提防着有砖瓦碎片从邻舍屋顶掉下来。不过现在，这块砖头就要落向在乐队四周围坐着听音乐的中规中矩的人们头上了。

从车站走向乐队所在的广场需要下三级台阶。而这伙人就在台阶前停住了，犹豫着下不下台阶；但其中一位女子领头迈步向前；只有两名她的随员敢跟在后面：一个是相貌平庸的中年人，看外表各方面却还像样，但绝对像一个单身汉，就是说，是那类从不结交谁，谁也不跟他交往的人。紧随其后的另一位，不修边幅，形迹令人生疑。除此，其他人都没跟在这位奇怪的女士后面。但她沿台阶走下时，连回望一眼都没有，似乎毫不在意是否有人跟随在后。她依旧高声说笑；她的穿着装扮十分考究华贵，不过有些花里胡哨。她经过乐队走向广场另一边，一辆私家马车在那停着正等什么人。

已经三个多月公爵都没见到她了。打从彼得堡回来后，他一

直计划去她那儿;但大概一种奇妙的预感令他犹豫不前。至少,公爵不管怎样也琢磨不出他如果见了她会得到怎样的印象,有时他惶恐不安地努力去设想可能有的印象。有一点他明白得很——他们的重逢会是痛苦的。这六个月以来,他多次忆起这个女人的容貌给他的第一感觉,那时他还只见过相片;但在他的记忆中,即便是得自于相片的印象也包含了好多酸楚。那一个月他在外省时,差不多跟她天天见面,那段时间他受到了可怕的影响,以至于有时他竟试图遗忘这段并不遥远的往事。她的脸上总带着一种令他柔肠寸断的神情。跟罗戈任交谈时,公爵形容这种感觉为无比的怜惜,此言不虚:因为只从相片上她的面容就引起公爵心底的一种哀伤的怜悯;对她的这种同情感,也可以讲是为这个女人忍痛的感觉,从未在他心底消失,如今亦然。啊,不,反而愈加强烈。不过公爵认为他对罗戈任说的还不尽确切;直至这时,在她忽然现身的这一刻,他终于知道,可能是凭借直觉才了解到,到底他对罗戈任说的话里少了什么。恰恰缺少用以描述恐怖感的词语;没错,正是恐怖! 直到此刻,直到这一时候,他才深深认识到这个;他确信,并且由个人的特别理由而完全肯定,这个女人必定发疯了。假如你对一个女人的爱意超过整个世界,或者预料到有可能发生这种爱,然而忽然你见她戴着手铐脚镣,被囚禁在铁窗里,在看守的棍棒下煎熬,——则你所产生的感觉一如公爵此时的体验。

“您有什么不妥吗?”阿格拉娅端详着公爵并且心无城府地拽一下他的手臂,同时很快地悄声问道。

公爵回头看着她,看了看她那双这时迷惑不解的熠熠闪光的黑眸,他试着朝她微笑,可眨眼间似乎又一下子将她忘了,目光又移向左边,又去追踪那个倏然而至的幻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此时恰从小姐们的座位旁经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仍在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讲一件也许十分荒唐有趣的事,他说得飞快,眉飞色舞。公爵记得阿格拉娅蓦地低语:“她多

么……”

这话只讲了半截儿，语意含糊；她忽然不出声了，没跟着说别的，而这已够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原本似乎漠然地走过去，于是突然朝他们这个方向转过头来，好像这时才注意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样。

“哦！他原来在这儿呢！”她马上站住叫起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找到，却待在这个没人料得到的地方……我原以为你在那边……在你伯父那里呢！”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地瞪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眼，赶紧又转过头特意不看她。

“怎么？！难道你不知道？上帝，真的不知晓呢！他开枪自尽了！你伯父今早开枪自尽了！我是下午两点时才晓得的；现在半个彼得堡都已传开了；听说他挪用了三十五万卢布的公款，有人说是五十万卢布。我还总巴望着他遗留一大笔给你呢，哪曾想都被他花个精光。实在是个穷奢极欲的老东西……不说了，再见吧，bonne chance！[1] 莫非你果真不打算去？难怪你适时退出，够精明的！不，胡说八道，你晓得，老早就晓得，可能昨天就知道……”

尽管她有意表明的深情厚谊其实并非如此，这种无礼搅和别有用心，——这一点现在已完全肯定，——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开始还企图不予理会，敷衍了事，不答理这个故意寻衅滋事的女人。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番话如晴天霹雳击得他头晕目眩；听到伯父的死讯，他的脸色刷地煞白如丝绢颜色，他转向那个给自己带来凶信的女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这时候快速离座站起，还叫大伙跟她一块儿起身，近乎奔逃般走开了。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多逗留了一会儿，好像一时踌躇，还有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仍失魂落魄地呆在那儿。可叶

---

[1] 法文，祝你交好运。

潘钦一家还没走出二十步，就闹出了一场大动干戈的乱子。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好友，即跟阿格拉娅攀谈过的那个军官，对此义愤填膺。

“要拿鞭子教训她，否则没什么能对付这贱女人！”他差不多是高声说出这话。（看来以前他就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confident[①]）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立刻转向他，目光一闪，扑向两三步外那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一把抢过那人握着的一根纤巧的藤编手杖，用力朝这个斗胆辱骂她的军官脸上斜着抽去。一切都在眨眼间发生……那个军官气急败坏，狂怒地直扑向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没有随员跟在左右；那位温文体面的中年绅士早就脚底抹油，而醉意正浓的那个正立在一旁狂笑不止。当然了，警察过一小会儿就能过来，可假如此时无人出其不意地现身救这女人一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免不了要吃亏。站在她两步外的公爵从后面猛然拽住军官的胳膊。那军官挣脱出一只胳膊，同时对着公爵前胸猛推一下；公爵被推得站不稳脚，踉跄着退后三步，跌倒在椅子上。而此刻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边已有俩人挺身而出保护她。一个拳击手正站在企图作恶的军官面前，他正是读者所知的写那篇文章的人，也是从前罗戈任那伙打手的正式一员。

“在下凯勒尔，退役陆军中尉！”他威风凛凛地对自己作了介绍，“若您打算空手比试，上尉，我想替这个弱女子代为领教；奴才对英国式的全套拳击颇为精通，别推三阻四的，上尉；我对您蒙受的莫大耻辱深表同情，可我无法忍受您在众人面前对一个女人动粗。要做光明磊落的君子就得另找法子，那样才有面子，若是这样，——上尉，我不多说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上尉已冷静下来，已不再理睬他的话。这时候，罗戈任

① 法文，密友，亲信。

从人群中出来快速抓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手臂，挽着她走了出去。罗戈任自己好像也受惊不小，面色惨白，瑟瑟发抖。领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时，他竟然没忘记当那军官的面冷嘲热讽，就像一个招揽生意的小贩似的，趾高气昂地说："哟！瞧这倒霉样，脸上都挂花啦！行了！"

军官醒过神后，完全料到了对方的身份；因而他彬彬有礼地（只不过把脸用手绢捂住了）对此时已从椅子上站起身的公爵说：

"敢问我有幸认识的是梅什金公爵吧？"

"那女人是个疯子！她发了疯！请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公爵用颤抖的声音说着，不知为何还朝他伸出哆哆嗦嗦的双手。

"当然，我不能自诩对这种事情一问便知；可我一定要知道阁下的贵姓尊名。"

他对公爵点点头离开了。警察在最后的出场人物消失无踪五秒钟后才来到出事地点。这场风波其实从头到尾也最多不过两分钟。一些游人已起身离开了，另一些只是调了下位子；也有人对目睹这一戏剧性的事件甚觉高兴，更有些人兴味十足地大加议论。总之，这次轩然大波最终也就烟消云散了。乐队重新开始演奏。公爵也赶上叶潘钦一家离开了。假若他刚才在被军官推倒在椅子上时，意识到或者有余暇朝左边瞧上一眼，那他会发现阿格拉娅在他二十步开外的地方停步看着这出闹剧，毫不理睬远去的母亲和姐姐们的召唤。之后是希公爵跑到她面前，好歹把她给劝走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还记得阿格拉娅回到她们这儿时激动万分，似乎对她们的催促充耳不闻。可两分钟过后，当他们这行人刚走入公园，阿格拉娅又恢复了她以往那种冷淡而淘气的语气，说道："我倒要看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

三

车站的意外事件令母女们几乎都惊恐万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在惊惶和激动中差不多是一路跑着领女儿们从车站回到家里。依她的想法和观点来看，太多问题从这一事件中显露出来，她的头脑里因此也萌发出一些坚决的念头，虽然脑子暂时乱成一团，心里也一片惊慌。而且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刚刚发生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开始被泄露，这未尝不是好事。不论希公爵以前再怎么担保和解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这次终于"原形毕露"，伪装的假面具被彻底撕碎，"他跟这贱女人的关系已无可狡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连那两位小姐均有如此想法。而从这个结论中导致的结果是：接二连三的哑谜搞得人稀里糊涂。对于妈妈慌成那样，而且不加掩饰地如此奔逃，两位小姐心中十分不快，但在惊魂未定时不敢问来问去地搅扰她。另外，她们莫名其妙地老是感觉到：小妹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知道的情况要比她们母女三人合在一块儿还要多。希公爵表情阴郁，面露忧色，而且似乎满腹心事。他仿佛毫无觉察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路上对他不言不语。阿杰莱达试探着问他："刚才提到的那位伯父是指谁，彼得堡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希公爵神情十分窘迫地给了她一个晦涩含糊的回答，说什么尚待调查，而且全部都是无稽之谈。"这是确定无疑的！"阿杰莱达应了一句，而后就不再询问了。阿格拉娅看起来倒十分平心静气，途中只说了一句：她们跑得实在太快了。有一次她扭头看见公爵紧赶慢赶地追着她们。见他费力地追赶她们的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阿格拉娅露出嘲讽的笑容，此后没再回望过他。

最后，差不多在别墅门前，恰逢从彼得堡刚回来的伊万·费

奥多罗维奇迎面而来。将军张口就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情况。可将军夫人怒气十足地擦着他肩膀走过去，对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看到女儿们和希公爵的眼神，将军马上料想到家里风云乍起，山雨欲来。不过，他自己的脸上原本也早已流露出一种不寻常的焦虑不安。他一下子挽住希公爵的胳膊，让他在门口呆一小会儿，对他如同耳语一般轻轻说了几句。之后这二人上了阳台来找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看他们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显然是得知了什么绝非儿戏的消息。大家逐渐都聚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楼上的房间，只有公爵还呆在廊台上。他好像在等候什么似的坐在角落里，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还留在这儿；看到这全家上下乱成一团，他压根儿就没考虑到走开；他仿佛连整个宇宙都遗忘了，就算让他在指定的位置坐上两年，他也能一动不动。偶尔他听见惶恐忧虑的谈话声从楼上传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像这样呆了多长时间。时候不早了，夜幕已经降临。阿格拉娅突然间登上廊台；尽管有些脸色苍白，但她还算神态自如。发现公爵在这儿，阿格拉娅颇为不解地冲他一笑。很明显，她没“想到”公爵会躲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坐着。

“您在这儿干什么？”她来到公爵面前。

公爵有些难为情地不知所云地咕哝了几句，并从椅子上迅速站起来；而阿格拉娅蓦地在他身旁坐下来，因此他就又坐下了。阿格拉娅忽然很注意、很仔细地对公爵上下打量了一下，之后茫然地望着窗外，然后又回头看着他。“她大概又想嘲笑我，”公爵心中不禁在想，“不，假如她想笑，那她不会忍住不笑的。”

“您可能要喝茶吧，那我去叫她们端来。”她在片刻沉默后找了句话。

“不，不……我不晓得……”

“啊，怎么会不知道这事！哦，请回答我：倘若有人要跟您决斗，您怎么打算？我刚才就准备问您。”

“但是……有谁会……没人会找我决斗的。”

“假设有这样的人，您该怎么办？您肯定很害怕，是吗？”

“我想，我是十分……怕的。”

“真的？这么说您是懦夫？”

“不——不；可能并非如此。懦夫是由于胆怯而逃避的那种人；要是胆怯但并不临阵脱逃，那就不能说是懦夫。”公爵想了一下，微微一笑。

“那么您会不会逃跑？”

“可能不会逃。”阿格拉娅的问题终于令公爵笑了起来。

“尽管我是女人，可我绝对不逃跑，”她的语气仿佛受到侮辱，“但是您在嘲弄我，在耍弄您那老一套，装模作样，从而吸引别人对您的注意。请回答我：决斗时通常在十二步外开枪，是吗？也有的仅相距十步？换句话说，这样的结果必定九死一生，很难幸存吧？”

“决斗时命中率很小。”

“怎么会？难道普希金不是在决斗中被击毙的？”

“这大概只是偶然事件。”

“根本不是；那是一次性命相搏的决斗，于是他丢了性命。”

“被子弹击中的部位很低，当时丹特士瞄准的目标可能要高出一点儿：位置定在胸部或头部。而任何人都不会瞄准子弹所击中的那个部位，所以普希金被击中极有可能是偶然事故，可以说是歪打正着。行家里手都这么跟我说的。”

“但是曾经跟我聊天的一名士兵给我讲过，操典要求他们在散开射击时应把目标定在半中腰。‘半中腰’是他们的术语。因此，对射击目标的规定，既非胸部，更非头部，而是半中腰。我后来又向一名军官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的确是这样。”

“如果相距较远，这么说也许有道理。”

“那么您懂怎么用枪吗？”

“我从未摆弄过枪。”

“莫非就连上弹药也不会？”

“不会。可以说，我明白该怎样去做，可从没亲自干过。”

“哦，也就是说您不会。因为这是要亲身实践的！您听好，千万要记住：首先，买一些好的手枪火药，别买湿的（听说湿的不能用，必须要完全干燥的），要那种细小的颗粒，别买那种大炮用的。听说可以自己设法浇铸。有没有手枪？”

“没有。而且也不需要这个。”公爵突然笑了起来。

“咳，废话少说！必须买一支好手枪，由法国或者英国造的，人家都说这种最好。之后，往枪里装进一小撮或两小撮火药。最好多放进些。再拿一小块毛毡塞紧了（不知为何，听说必须用毡塞实）。这东西随处可见，从床垫里或者门上扯下一块，有人把门用毡包上。毡子塞进去后，才能上子弹，——听清楚，先放火药，再上子弹，如若不然，枪打不响。您干吗在笑？我要求您每天都要练习几次，务必得学会击中目标，您做得到吗？”

公爵仍笑着不搭腔，气得阿格拉娅直跺脚。公爵对她说这些时那种郑重其事的模样觉得有些不解。他模糊地感觉到需要探听些情况，问她点什么，——起码要比询问什么手枪弹药如何安装更为紧迫的事。可这所有的一切都统统飞出他的脑子，他意识到的仅仅是：阿格拉娅在他眼前坐着，他看着她，而关于她说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此时在他全无意义。

终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楼上下来，走上阳台；他面色凝重，满腹心事，却又义无反顾地准备出去。

“哦，是你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打算去哪儿？”他问，而实际上公爵没有一点离开的意思，“咱们一块儿走吧，有句话我想对你讲。”

“告辞了。”阿格拉娅说道，并伸出一只手给公爵。

阳台上早已十分昏暗，她的面孔此刻公爵已看不清楚。不久，在就要跟将军从别墅出来时，他忽然觉得脸颊烧得滚烫，就把自己的右手紧紧握住。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原来和他是同路的。虽然天色已晚，将

军却仍赶着要同某人会谈。这时他先跟公爵说起来，语速急促，口气惶惶焦虑，颇有点儿不知所云，几次都把话题扯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倘若此刻公爵稍加留意，大概他可以猜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企图捎带着从他这儿套出什么，或换言之，是打算直接向他询问些什么，不过总不能击中要害。真是尴尬得很，公爵表现得如此三心二意：他简直从一开始就走了神，直到将军在他跟前站住迫切地提出某一问题时，他这才惭愧地直言相告，自己对他的意思一无所知。

将军耸了下肩膀。

"从每个角度来看，你们全变成一种怪人，"他又打开话匣子，"我在告诉你，我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看法和忧虑根本不理解。她正歇斯底里地哭闹着，说有人让我们受到侮辱，颜面尽丧。什么人？如何蒙羞的？跟谁起了争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我不否认自己的过失（我不否认这个），犯了不小的错误，而这个……惟恐天下不乱的，行为不检的女人如果还无理取闹，可以最终由警察出面干涉。我准备这就去见一些人，先打好招呼。什么事都能悄悄地、平心静气地甚至和睦圆满地加以解决，不伤感情，绝对不会不欢而散。我也明白会有成串的事情在将来发生，会有成堆的问题等待澄清；这中间有见不得人的隐秘；可这也倘若什么都不晓得，那头自然就解释不出什么。假如我闻所未闻，你闻所未闻，他闻所未闻，则要请问一句：谁有所闻呢？依你所见，这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理由——这事差不多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的，就像月光……或者如其他幻觉。"

"她一定是疯了。"公爵蓦地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一切，不由地喃喃自语。

"假若你是指她，那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有时当我这么想时，就可以安稳地睡觉。不过如今我发觉，其实人家说得对，因此我不信她有精神病。可以说她是个行事乖戾的女人，不但没疯，挑起是非来甚至颇工于心计。今天关于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

那件事她搞的恶作剧，即是对此有力的明证。这么做就她而言，其中必有奸诈，起码也是阴险狡诈，心怀鬼胎。”

“这个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是哪位呀？”

“我的天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一点也没听我说话。刚开始我就给你讲他的事；太令我震动了，手脚现在甚至还哆嗦着。我今天在城里多待了一会儿正是因为此事。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拉多姆斯基，正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伯父……”

“啊！”公爵豁然开朗。

“清晨七点钟时，他开枪自尽了。一位倍受尊敬的老人家，享年七十，享乐主义者。那女人说得不假，——确实亏空了一笔巨额公款！”

“她究竟怎么……”

“知晓此事的？哈哈！实话对你讲，她一现身，在周围就组成一个十足的参谋部。知道不，如今都是何许人物去拜访她和谋求与她结交的这种‘荣幸’？显然，今天她大概从这些人那儿得知了什么，因为整个彼得堡现在都满城风雨了；就连这儿，半个帕夫洛夫斯克或可能是整个帕夫洛夫斯克也都知晓了。据别人转告给我的，对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脱掉军服的事，也就是他适时引退的事，她的议论的确切中要害！不，这绝非疯癫的表现。我自然不愿听信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此灾难会发生在某天七点早已知道。不过这一切他能有所预感。然而我本人、大家、还有希公爵原盼着他伯父会有遗产留给他呢！可怕！真太可怕了！可你得清楚，我完全没有埋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意思，并且急切地对你声明此点，不过毕竟让人起疑。希公爵深受震动。一切仿佛很古怪地爆发出来。”

“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有哪些可疑的行为举止吗？”

“根本没有！他表现得光明磊落。我也没发出什么暗示。说到他的个人财产，我认为大概是毫发未损的。利扎韦塔·普罗科

菲耶芙娜自然不愿听……然而更麻烦的是，所有的家庭争端，或更确切说是全部烦恼，真不知该怎么称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实话说，你是我家真正的朋友，你想得到吗：我刚刚得知（但也许并不肯定），一个月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像已向阿格拉娅吐露了他对她的爱意，听说被她一口拒绝。”

“这不是真的！”公爵叫起来，显得很激动。

“莫非你对其中真相有所了解？亲爱的朋友，”将军愣了下神，直挺挺地站着，很诧异，“我对你讲这些可能是徒劳的和不合适的，可这是由于你……你……可以说由于你是这样的人。你大概清楚某些不寻常的情况？”

“我根本不了解……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公爵支支吾吾地说。

“我也一样！小兄弟，她们真个是……真个是要害死我了，要把我给活埋了。就没有想一下，这令别人多么不堪忍受；就不考虑一下，我能不能受得住？刚刚又是一场大闹，太恐怖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拿你当亲生儿子的。阿格拉娅的确在嘲笑母亲，这是最可怕的。有关她可能在一个月前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拒绝和二人当时的明确表态，都是她两个姐姐猜测着对我讲的……但她们很确定。可阿格拉娅好耍性子，满脑子都是千奇百怪的想法，简直叫我没法说！宽容达观、所有心灵和智慧应具备的优秀品性——在她身上可能都闪闪发光，然而她也调皮任性，爱嘲弄人。总之，这丫头的性格难以捉摸，又加上她总突发奇想。她刚才对母亲、姐姐和希公爵当面讽刺嘲弄；对我更是不能放过，她很少有不取笑我的时候。可我是无所谓的，知道吗，我喜欢她，甚至对她嘲笑我也很喜欢，换言之，我对她的爱超过任何人对她的，似乎如此。连您的某些地方她也嘲弄过，我敢打赌。刚才楼上发作一阵后，我见你们在廊台上聊天，她若无其事似的跟你在那儿坐着。”

公爵面红耳赤，紧握右手，可一声不吭。

“亲爱的，我的好心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间将军满蕴感情、语气激荡地说，“我……加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可她开始责骂你，因为你连带着也把我给骂了，不知何故），我们毕竟是爱你的，由衷地爱你、尊重你。不用管别的，我的意思是不管表面如何。不过，亲爱的朋友，你本人也会跟我们意见一致的，忽然听到这个没心肝的丫头说出哪些话，怎不觉得莫名其妙、恼恨交加！（说她没心肝，是因为她当着母亲的面，对我们的全部问题显出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特别在对我的提问时，因为我鬼使神差地做了件傻事，想要要威风，以为自己是一家之主，——你瞧，这不是犯傻吗），这个没心肝的丫头忽然露出冷笑宣称，说那个‘疯女人’（她就这么讲，我不明白她竟跟你想的一样，她还问道：‘难道直到如今你们还看不出？’）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得让我嫁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她想方设法要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从我们家赶走，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她只说了这么多，然后自顾自地捧腹大笑，对她的话不加以任何解释，把我们搞得瞠目结舌。接着她就哗啦一下关上门，径自走了。之后她们对我讲了散步之前她和你之间的那件事，我……我……我觉得，亲爱的公爵，你是个宽容厚道、深明大义的人，你的这一品质我早已发觉，不过……请别恼火：我肯定她是在嘲弄你。她跟小孩儿一样地玩笑胡闹，所以你别怪她，然而事实必定如此。你别多心，她仅仅是拿你和我们大家当消遣，是由于闲极无聊。就这样吧，告辞了！你理解我们的感情，理解我们给予你的诚挚感情，是不是？这种感情是永恒的，始终不渝，毫不改变……然而……我现在得从这儿走了，告辞！我以前不常似此时这样神不守舍的（该怎么说这个？）……咳，这别墅生活真是折磨人！”

当岔路口只有公爵一人时，他向四处瞧了瞧，迅速穿过街道，来到一栋别墅的窗子跟前，这儿有灯光透出，公爵打开一张小纸片。在跟将军谈话时，他始终把它紧紧地攥在右手里。此刻

利用这一丝灯光，他读到：

> 明早七时我在公园的绿色椅子上等着您。我决心，对您讲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它与您有直接关系。
>
> 希望您别给任何人看这张字条，尽管这样嘱咐您我感到惭愧。可是我经过考虑，认为您有必要这样，于是附上这句，同时我因为您的荒唐的性格而觉得羞愧。又及。
>
> 再及，“绿色椅子”就是刚才我指着让您看一下的那张。您的确应该脸红。就连这一点我还得说得清清楚楚才行。

字条写得挺凌乱，折得也马马虎虎，看来是阿格拉娅在上廊台之前匆忙写的。公爵带着无法描述的、几近惶恐的心情将纸条再次攥在手里，仿佛作贼心虚的偷儿似的慌忙逃离窗口的灯光；可就在这个动作发生之时，他一下子结结实实地撞在他肩后的一位先生身上。

“我始终在您后面跟着，公爵。”这个人说。

“凯勒尔？原来是您。”公爵惊奇地叫道。

“公爵，我找您呢。我曾守候在叶潘钦家的别墅附近，进去自然是行不通的。当您与将军同行时，我就跟在后面。我情愿为您效力，公爵，您只管指派我吧。我心甘情愿为您作出牺牲，甚至把我的生命献出，假如需要如此。”

“但……这是为何？”

“唉，您即将迎接挑战。我了解那个莫洛夫措夫中尉，可并不与他相识…他不会对所受的侮辱置之不理。我们这类人，即我和罗戈任之流，在他看来跟废物毫无区别，大概理应如此；于是他便单找您报复。公爵，您对这笔债非偿不可。我听说他正四处搜集您的资料，他的朋友明天一定会找您，也可能此时就已在恭候了。若您让我有幸成为您决斗的帮手，那么就算为您而被贬为士兵我也毫无怨言；公爵，我找您正为此事。”

“您原来也在说决斗！”公爵突然放声大笑，令凯勒尔惊诧万分。

公爵不停地狂笑。本来凯勒尔心急如焚，坐卧不安，直到想出办法，让自己充当决斗的助手时，他才良心稍安。此刻见公爵如此开怀大笑，他差不多觉得是受到侮辱。

“公爵，您曾把他的胳膊拽住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在众目睽睽下对此是无法释然的。”

“但他也朝我胸口推了一下！”公爵笑着叫嚷，“我们毫无理由争来斗去！我会向他表示歉意，事情就解决了。假如还要比试，那就比试一下！让他开枪吧，我倒宁愿如此。哈哈！现在我懂得怎么给手枪装弹药了！您会装弹药吗？凯勒尔？应先买火药，要买手枪用的那种，别买湿的，也不能买那种打炮用的，粗粒的；接着先装火药，从门上或其他什么地方撕下一小块毛毡，然后再上子弹，别在火药装进去之前上子弹，要不然枪打不响。凯勒尔，听好了，要不然枪打不响。哈哈！这不是大大有益吗，凯勒尔，我的朋友？哦，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要给您个拥抱，要亲吻您。哈哈哈！刚才您是怎么一下子在我眼前现身的？快点到我那儿喝香槟去，咱们喝个不醉不休！您可知道，我在列别杰夫的地窖里放着十二瓶香槟酒？是他在前天‘以合适的价钱’卖给我的。那时我刚搬到他那，才第二天，我全给买下来了！我要叫所有人都过来！如何，您今晚还准备睡觉吗？”

“毫不例外于任何一晚，公爵。”

“那好，祝您安然入睡！哈哈！”

公爵过了街，眨眼间就消失在公园里，留下迷惑不解的凯勒尔在那儿绞尽脑汁地想着。他从未看见过公爵有如此古怪的心情，以至于此刻他仍意想不到。

“可能是一时冲动，因为这位确实有点儿神经质，何况还有这一切的影响，不过他不会怯懦的。这种人大都不是懦夫，的确这样！”凯勒尔暗自琢磨。“喔，香槟酒！这终究还是个有诱惑力

的消息。整整十二瓶，刚好一打；挺好，像一支不错的卫戍分队一样储备充足。我敢打赌，这些香槟肯定是列别杰夫从谁那儿接受的作为抵押品。唔……这个公爵倒是挺可爱的；没错，这种人我就是喜欢；可是，得赶紧点，别错过了……如果开香槟，现在正好……”

他认为，公爵一时冲动，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公园里徘徊着，最终“发觉自己”一直在一条林荫路上转来转去，他的意识里留有这么个印象：这条林荫路他曾经走过，长椅与一棵高大醒目的老树之间，共计大约百步的距离，他来来回回已转悠了三四十遍。在最少也有一小时的时间里，他在公园里到底考虑些什么，他居然毫无印象，甚至就算有心去回想也是一无所获。但他终于抓到了一个想法，这令他突然间乐不可支地狂笑起来；尽管毫无可笑之事，他却总忍不住笑。他猜测着，有关决斗的假设也许不是只有凯勒尔的脑子里才萌生出来的，于是，大概给手枪装弹药之事也不是巧合……“啊，”他蓦地想到另外那件事，马上停下了。“我刚才在角落那儿坐着，她来到廊台，见我在那儿，非常诧异，并且——笑容也不同往常，……又问我喝不喝茶；实际上，字条在那时已捏在她手中了，也就是说，她很清楚我呆在阳台上，那么她何故有惊诧之意？哈哈哈！”

公爵从兜里拿出字条，吻了它一下，可旋即又停下来冥思苦想。

“真是奇怪！太奇怪了！”片刻之后他以一种甚至是忧伤的语气说。他老是在感到异常欣喜之际而变得郁郁寡欢，其中的原因他也搞不清楚。他定下神来环视周围，惊奇地发觉自己竟来到这儿。他有些疲倦，就走向长椅坐下来。万籁俱静。车站的演奏早已结束。也许已没其他人留在公园里；显然，起码时间已过了十一点半钟。六月初的彼得堡之夜一向是静谧、温馨而明亮的，而在他所处的绿树繁茂的林荫路上，差不多已是伸手不见五指。

此时此刻如果有人告诉他，他正坠入爱河，并且爱得很痴狂，那他会很惊异地一口否认，甚至可能会感到恼怒。倘若有谁进一步补充，说阿格拉娅的字条就是与恋人相约幽会的一纸情书，则他可能为那人惭愧得面颊滚烫，可能还要跟他决斗。这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他从不曾怀疑，从未有过一丁点儿“模糊不清”的想法——觉得那女孩大概对他萌生了爱情或者自己对她有了爱意。要是有人爱他，爱“似他这等人物”——他认为是无法想像的怪事一桩。他感觉其中若真有花招，也仅仅是她搞的恶作剧；不过对这类恶作剧他好像非常不在乎、非常见怪不怪了；他自有其他事情去操心和忧虑。他毫不怀疑刚才将军激动之余冲口说出的话，也就是她嘲弄大家，特别是嘲弄公爵本人。对此他也从不觉得深受侮辱；依他之见，事情本该如此。就公爵而言，明早要去见她才是重要的，跟她并肩坐在绿色椅子上，看着她，听她讲解如何把弹药装进手枪。其余的事他一概不管。她到底要告诉他什么，那件跟他关系重大的事到底是什么？他的脑子里有一两次曾闪现出这一问题。除此之外，对于阿格拉娅与他相约谈一件“重要事情”，这一点公爵一刻也不曾怀疑。可他现在几乎对这一重要事件毫不理会，甚至没有一点急欲知晓此事的欲望。

林荫路沙地上响起微微的脚步声，令公爵抬起头来。来人的面容在夜色中辩认不出。这人来到长椅前，靠着公爵坐下。公爵马上接近他，差不多是紧靠着，这才看得清罗戈任那张惨白的脸孔。

“我料到你就在这附近蹓跶，果然不大功夫就找到你了。”罗戈任从牙缝里模糊不清地说着。

打从在客店走廊里邂逅之后，这是二人第一次碰面。他的忽然出现令公爵异常惊讶，一时竟不能集中精神，他心底那种苦的感受重新苏醒过来。想必罗戈任清楚自己给对方形成的印象；尽管最初他有一丝困窘，言谈之间好像有一种刻意的大大咧咧的样子，不过公爵很快就发觉这人身上丝毫没有矫揉造作，连一点

特别的窘迫也找不到；要是他的举止和言辞间有什么装腔作势之外，那也仅是表面化的；在内心深处，这人是不会变的。

“你怎么……能发现我在这儿？”公爵为了找话说，开口问道。

“听凯勒尔说的（我去过你那儿），你‘去了公园’，我想，不出所料，就是那回事儿。”

“你指哪‘回事儿’？”公爵揪住罗戈任没头没脑的这句话，焦躁地问道。

罗戈任淡淡一笑，却不进一步说明。

“你的信我已收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这是白费功夫……何必呢？……我打她那里过来找你：她再三叮咛叫你过去，有些话非对你讲不可。她让你今天就过去。”

“明天去吧。现在我得回家；你……去不去我家？”

“去做什么？一切我都告诉你了；告辞。”

“您就不顺路到我那儿坐一会儿？”公爵小声问道。

“你真是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真是出人意料。”

罗戈任嘲弄地冷笑一声。

“究竟因为什么？你如今到底为何这么敌视我？”公爵忧伤而又激动地继续问道。“你如今已很清楚，过去你的所有看法都不是真的。但我一直感觉，你对我仍恨意未消，你了解其中原因吗？因为以前意图为害于我，因此你的恨意还没有消解。我对你讲，我记住的仅仅是曾经某日与我互换十字架而且结拜为兄弟的那位帕尔芬·罗戈任；昨天我在信中已讲明这个，请你也把这件糊涂事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不要再向我旧事重提。为什么对我避而不见？为什么藏起手来不准我看？说真的，曾经的一切我都视同一场噩梦。你在那一整天考虑到的一切，我如今已清楚透彻地知晓了，就如同明了我自己一样。你所猜想的事情完全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横在我俩之间的仇恨为什么仍要继续呢？”

“你的仇恨从何而来?!”听到公爵这一席意想不到的慷慨陈词,罗戈任不觉又笑起来。实际上,他是就在那儿站着,回避公爵的目光,跟他相隔两步,而且把手藏了起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我根本不该再到你那儿。”末了,他慢条斯理而又总结性地做了补充说明。

“你难道真怨恨我到如此程度?”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并不喜欢你,又何必再找你? 唉,你跟个小孩子一般无二,希望得到什么玩意儿——就要马上送到你跟前,但你却不懂道理。你信中所写与现在所言全部吻合,我难道会怀疑你? 你的一字一句我都相信,而且也明白,你未曾蒙骗过我,往后也不会这么做;不过我依然不喜欢你。你信上说,你忘了全部的事,只记住与你交换过十字架的那个兄弟,而非当初曾对你拔刀相向的那个罗戈任。但你如何能体会我的感觉?(罗戈任暗自苦笑)有可能,从那时起我从未对此事有所悔悟,可你却已将你那兄弟般的宽恕写信传达给我。也可能当晚我在考虑的已经是与之无关的其他事,却将此事……”

“忘在脑后!”公爵接言道,“那是自然! 我敢打赌,你当时径直坐上火车赶往帕夫洛夫斯克来听音乐会,跟今天一样,在人群中关注着她。你还能有什么我想不到的惊人之举? 就你那时的情形而言,你的心中只装着这件事。不然,你大概就不会举刀要我性命。我从那天上午开始就盯着你看,有种预感在我心里产生;知不知道你自己那时的神态?这种猜想也许在我们互换十字架时就已在我脑子里萌生了。为什么当时你要把我领去看你家老太太? 你打算以此阻止自己动手吗? 你不会这么想,只不过你是一样深有同感……咱们当时想到一块儿去了。假如你那天没对付我(结果上帝阻止了),那我此时在你眼前又怎么讲呢?不管怎样,我老是疑心此乃你的所作所为,咱们犯了同样的罪,想的也一样!(你不必皱眉! 你为什么笑?)你说自己‘毫无悔悟’! 就算你心里打算忏悔,大概也不会付诸行动,因为即使不算这个,

你也一向不喜欢我。即使在你面前我如天使一样清白纯洁，可只要你认定她爱的人不是你而是我，你就不能清除对我的怨恨。从这可知，此乃妒忌。我在这一周时间里想了又想，帕尔芬；我来对你讲吧：你明不明白，也许如今她对你的爱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以至于她越是让你难过，就越表示她爱你。她不能向你指出这一点，需要用心观察。说到底，不然她为何甘心情愿嫁给你呢？日后她会告诉你其中的道理。有的女人就希望如此被人爱慕，而她碰巧也是这样脾性的女人！可你应该凭借你的性情和你的爱情，令她反而臣服于你！你可明白，女人能毫无愧疚地以残酷和嘲弄去折磨男人，因为每次她看着你痛不欲生的样子就会想：'尽管我日前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可日后我会补上我对他的爱……'"

罗戈任听了公爵说的这些，狂笑起来。

"你自己难道也遇到了这种女人，公爵？我听到某些关于你的传闻，应该并非虚构吧？"

"噢？你会听说些什么事？"公爵蓦地抖了一下，一时十分窘迫，他站住了。

罗戈任依然不停地哈哈大笑。他怀着一丝好奇、大概也稍带欣喜的心情听完了公爵这番话；公爵喜气洋洋、热诚兴奋的样子是他意想不到的，也令他很受鼓舞。

"不只是有所耳闻，并且我现在已亲眼看见这是实情，"他补充着说道，"你何时讲过像刚刚说的那些话？似乎它们并非出自你口。如果我不曾听说关于你的那些情况，我就不可能来这儿了；况且是深更半夜地来到公园。"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帕尔芬·谢苗内奇。"

"你的事儿她早告诉过我，刚才我又亲眼目睹你和那姑娘坐在一起听音乐。她昨天和今天都在对我起誓，说你如痴如狂地爱上了阿格拉娅·叶潘钦小姐。对这事我倒没什么，公爵，何况这又轮不到我说话：就算你不再爱她，可她对你仍不忘旧情。你也

清楚，她决心要撮合你跟那姑娘的姻缘，她发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嘻嘻！她告诉我：‘做不成这事，我便不跟你结婚。只有他们在教堂成了婚，我们才能去教堂。’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不清楚，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清楚：或者她爱你爱得不可救药，或者是……她既然爱你，又为何成全你跟别人的婚姻？她说：‘我愿见到他快乐如意’。显而易见，她是爱你的。”

“我告诉过你，也在信上对你讲过，她……精神不正常。”听过罗戈任的一席话后，公爵苦恼地说。

“天晓得！可能你搞错了……捎带说一句，今天我带她离开音乐会时，她给了我成婚的准日子：三个礼拜过后，也可能会提前，她说，我们一定成婚；她发下誓言，并把圣像取下来吻了它一下。因此，如今就瞧你的了，公爵，嘻嘻！”

“一派胡言！方才你讲的有关我的事儿永远不可能，决不可能！我明天就去你们那儿……”

“为什么她会是精神失常呢？”罗戈任说，“别人都觉得她头脑清醒，为什么偏偏只有你自己说她精神不正常呢？难道她没往那边去信？假如她神经错乱，从信上人家就能发觉。”

“什么信？”公爵胆战心惊地问道。

“写给那个姑娘的，那个姑娘都读过了。莫非你不晓得？唔，早晚能知道；她肯定会亲手把信交给你看。”

“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公爵嚷道。

“咳，你真是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依我之见，在这条路上你仅跑了几步，只是刚刚开始。稍安勿躁，你可以雇佣私家密探，可以昼夜对她进行监视，掌握她的一切举动，只要……”

“够了，别再讲这件事了！”公爵喝止住他，“听我说，帕尔芬，在你找到我之前，我就徘徊在此处，忽然间笑起来，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笑。惟一我能想得出的理由是因为明天恰逢我的生日。现在将近十二点钟了。我们走吧，为我的生日庆贺一番！我家有酒，我们去喝它个不醉不归。你祝福我吧，但我自己此时也不晓得想

听什么祝词，可你一定得向我祝贺，我也祝你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否则你就还给我那个十字架！那事儿发生后，你在第二天并未还给我十字架！你是否仍挂着它？现在仍挂着吗？”

“是的。”罗戈任说道。

“好哇，那么我们走吧。我一定要让你和我一道去迎接崭新的生活才行，因为我的新生活来临了！帕尔芬，你知不知道我的新生活从今天开始？”

“我如今亲眼目睹，也确实清楚你开始了新生活；我就这么报告给她。你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四

当公爵跟罗戈任一块儿来到他所住的别墅近前时，十分诧异地看见他的廊台上灯光闪耀，宾客盈门，非常热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兴致盎然，开怀大笑，纵情歌唱，好像为什么问题争执得声嘶力竭；让人一看便知，他们正快乐逍遥地消遣玩乐。果不其然，公爵上了廊台，看到人们正在尽情欢饮，喝着香槟酒，也许已喝了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些人中有不少已显得十分亢奋。来客都是公爵的老相识，不过他们不约而同地共聚于此倒颇有些让人奇怪，似乎是应邀而来，可实际上公爵谁也没有邀请，而自己的恰逢生日也只是他方才不经意中想到的。

“也许你对谁讲过要开香槟宴客，所以这下他们都拥过来了，”罗戈任随公爵登上阳台，从牙缝里嘀咕着。“我清楚他们这样子，只需冲他们吆哨一声，就连跑带颠地跑过来……”他几乎充满怨恨地补充着说，很明显前不久的事又浮现在他脑海里。

人们发现了公爵，全都以欢呼致意和问候祝贺对他表示欢迎，团团围住了他。一些人大叫大嚷，闹得厉害；另一些人却沉稳多了，可得知公爵的生日恰是今日，也凑过来向他祝贺。客人中

有几位令公爵大感诧异，就像布尔多夫斯基；不过令他最为惊奇的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竟然也在座；发现他后，公爵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差点儿惊跳起来。

正在这时，面红耳赤、几乎欢喜若狂的列别杰夫跑向公爵来解说这一原由；他早已酩酊大醉，喝得差不多了。听他啰哩啰嗦地解释说，大伙是自然而然地齐聚一堂，甚至完全是不约而同。伊波利特是天未黑前第一个来的，他自我感觉不错，打算在廊台上恭候公爵。他就在沙发上歇着，接着列别杰夫过来陪他，接下来他的全家下楼来看他，即他的女儿们和伊沃尔金将军。布尔多夫斯基是陪同伊波利特前来的。加尼亚和普季岑乃路经此地，顺便造访，好像是刚到（他们到此之时恰是车站发生风波之际）；然后，凯勒尔赶来跟大伙讲了公爵今天生日的事儿，要求备好香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是顺路过来拜访，呆了约半小时左右。科利亚强烈提议开香槟，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列别杰夫因此就爽爽快快地取出酒来。

“拿出的可是我自己的酒，是我自己的！”他吐字含糊地对公爵说道，“我请客为您庆祝，呆会儿还有甜点和酒菜，我女儿正张罗着呢；不过，您对眼下的热门话题有了解吗，公爵？哈姆雷特的名言‘生存还是灭亡’您还记得吧。这是当今的流行话题，您呀，时髦话题！质疑与答复……捷连季耶夫先生饶有兴味……连觉都不睡！他只喝了一小口香槟，无损于健康……您过来一下，公爵，讲讲您的真知灼见！大伙都恭候您的到来，等着听您发表高论……”

公爵觉察到薇拉·列别杰娅和善可亲的目光，她也急于从人丛里挤过来。公爵抛下其他客人，首先把手伸给她；薇拉欣喜得满面红晕，祝福公爵“从此日开始一生幸福顺遂”。说完后就飞快地进了厨房；她在那里正预备菜肴；不过在公爵来之前，但凡能有一点空闲，她就多次跑到廊台，吃力而又热切地听醉醺醺的客人们激烈地议论争辩着一些就她而言稀奇古怪而又高深莫测

的问题。她的妹妹在邻屋的一只箱子上张着小嘴睡着了，而列别杰夫的儿子则在科利亚和伊波利特身旁站着。看他那意气风发的神色，就知道他打算站在那有滋有味地听着，就算一动不动地连站上十个小时他也心甘情愿。

“我一直恭候着您，见您如此兴高采烈地回来，我真是特别开心。”伊波利特在公爵见过薇拉后，过来跟他握手时这样说道。

“您何以认为我‘兴高采烈’？”

“您的脸色告诉了我。您向众位来客致意完毕后，赶紧到我们这儿来。我一直等着您。”他又补充了一句，很明显是想突出自己在等他这一点。公爵说：“呆到这时还不睡，别熬坏了身子。”伊波利特回答说，他本人也颇觉纳闷，本以为自己三天前就会死的，但今晚却感觉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

布尔多夫斯基赶快起身，叽哩咕噜地说自己“仅是陪同伊波利特前来”，而且也深感开心；他又说那封信中“有些傻话”，而此时“实在很开心……”似乎话未说完，他就紧紧地与公爵握手，然后坐回椅子上。

跟大伙都打过招呼后，公爵来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面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马上挽住他的胳膊。

“我就有两句话要告诉您，”他轻语道，“关于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我们稍微离开一会儿，只要一会儿，”

“只有两句话，”公爵的另一只耳边也有一个细小的声音说道，然后又一只手从另一侧把他的手臂挽上。公爵吃惊地看到一个满头乱发、满面通红的人，冲他挤眉弄眼地笑着，公爵一下子看出这人是费得先科，天晓得他从哪来。

“记不记得费得先科？”这个人问道。

“您从何处而来？”公爵不由地叫道。

“他深感后悔！”凯勒尔急忙跑过来说道，“他躲闪着没有勇气跟您见面，就躲在那个角落里。他后悔不迭，公爵，他认为自己是有罪之人。”

"他有什么不是之处？这话怎么讲？"

"我遇到了他，公爵，是我方才撞见他，于是带他过来了；他是我的朋友中难得的一位，……不过他已悔悟了。"

"很高兴与二位见面；请到那边去坐吧，和大伙在一起，我随后就到。"公爵好歹脱开身，就赶紧走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贵处实在有趣，"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开口说道，"所以我恭候您的这半个钟头确实愉快得很。事情是这样的，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与库尔梅舍夫已全都讲好了，因此专门过来请您放宽心；您毫无担忧的必要，他还是深明事理的，况且我也认为是他本人的错。"

"哪一位库尔梅舍夫？"

"就是方才被您拉住手臂的那个人哪……他最初时怒气冲天，原已准备找人明天到您这儿来理论一番呢。"

"行了吧，实在可笑！"

"这当然可笑之极，并且闹将起来的后果也必然是荒唐透顶；不过咱们这些人就这样……"

"您来此大概还有其他事情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唔，这是自然，"他笑着说，"亲爱的公爵，我明个一早去彼得堡处理那个不幸(就是我伯父的事)；真是难以置信：只有我一人蒙在鼓里，而这既定事实早已人尽皆知。我对此深受震动，甚至那里(叶潘钦家)我都顾不上去；由于要前往彼得堡，所以明天也去不成，您了解吗？大概有两三天我不在此处，——总之，我真是晦气。尽管这事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我觉得与您直截了当地说明白很有必要，并且事不宜迟，就是说我得在出发之前了结此事。若您允许，我先坐着等一会儿，待您的客人离去后再说，您看如何？况且，除了这儿，我也不知该去何处；我激动万分，辗转难眠。最终，虽然有愧于自己对您的无礼纠缠，也不很得体；不过我仍要跟您讲实话：我来此是为了得到您的友谊，我亲爱的公爵；您是一位无人能及的好人，就是那种从不说谎或者完全不会说

谎的人。而如今我得找个朋友就一件事出谋划策，因为现在我实在霉运当头……”

他又笑了起来。

“难办的是，”公爵思忖了一下，“您打算等这群人散去后再讲，不过天晓得何时他们才散。咱们不妨现在去公园那儿；请他们稍等一会儿；我告罪招待不周即可。”

“可别这样，这么做是有我的理由的，我担心别人对咱们急切地要谈某事起了疑心；在座的某些人很关注我们的关系，——您晓得这情况吗，公爵？因此，若让他们发现咱们原本就关系亲密，不必临时攀交，这是最好的，——您可明白？他们再有两、三个钟点就能散去；我那时再打扰您二十分钟，唔——最多半个钟头……”

“既然如此，那请自便吧；就算您不作说明，我与您见面也十分开心；关于您讲咱们友好密切此等善言，我更是由衷感激。今天我有些神不守舍，请您原谅；知道不，此时我无法聚精会神，不清楚什么原因。”

“我看得出，看得出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露出一丝嘲笑，嘀咕着说。今晚他总不时地发笑。

“您看得出什么？”公爵不禁一愣。

“亲爱的公爵，你就不怀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并不对公爵的问题正面作答，却仍旧笑着说，“您就不怀疑我来此只是为了蒙骗您，捎带从您那旁敲侧击些情况吗？”

“您无疑是试图来刺探些消息，”公爵终于也笑了出来，“也可能您准备叫我上一小当。可这又如何？我并不害怕您；况且现在我对什么都不在意，您信吗？并且……并且……并且由于我首先笃信不疑，您终究是个人中的俊才，没准我们最后真结为知心好友。我很欣赏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是个……我认为，是个十分十分品行端正的人！”

“好，跟您交往起码是相当愉悦的，甭管有什么来往，”叶夫

根尼·帕夫洛维奇最终说道，“走吧，我要为您的健康喝上一杯；能与您打交道我觉得十心称心。啊！”他忽地停住，“这位伊波利特先生搬来跟您住了，是吗？”

“不错。”

“我想他不会就要死去吧？”

“您干吗这么问？”

“不干什么，顺口问问；我和他一块儿在这坐了半个钟头……”

伊波利特在此期间一直等着公爵，在公爵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交谈时，他不时地向他们那边望去。待到他俩走回桌前时，他一下子强烈地振奋起来。他心神不宁而且非常激动，脑门上冒着虚汗。他的双眼焕发出光彩，除了时常流露的恍惚不安之外，还隐约有一种烦躁流露出来；他的视线茫然地从一件事物扫向另一件事物，从一副面孔又扫向另一副面孔。尽管他一直都在踊跃参与人们的高谈阔论，可他的兴头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实际上，他心神不定，对谈话也心不在焉；他的争辩常常漫无边际，嬉笑怒骂并且随意地别出心裁，模棱两可；他前一分钟还激烈地提出的观点，往往没等说完就抛下不管了。公爵诧异而又遗憾地发觉，这晚大伙竟任由他喝了两杯香槟，此时在他面前放着的已是第三杯了，并且他已喝了几口。不过他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个的；此时他还没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上面。

“您可知道，对于您的生日恰逢今天我感到十分开心！”伊波利特高声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

“日后您会明白的，您这会儿快坐下。首先，因为您的……那伙人都聚在这儿了。我猜想这帮人会来的；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做出正确的估计。可惜我不晓得你今天过生日，否则该带些礼物过来……哈哈！但我可能仍有礼物带来！还有多少时间天会亮？”

“不出两小时天就亮了。”普季岑瞧了一眼怀表说道。

“又为何要等到天明？现在外面其实亮得可以看书了。”有人指出说。

“因为我希望欣赏到旭日东升的景象。您意下如何，公爵。可以为太阳的健康干上一杯，是不？”

伊波利特不留情面地朝大伙问道，语气生硬，简直是颐指气使，不过他本人似乎对此未加留意。

“好吧，我们为太阳干杯；但您应该平心静气地休息，您认为呢，伊波利特？”

“公爵，你老催我睡觉，就快成我的保姆了！等太阳冉冉升起，天空‘发出巨响’（这句诗是谁的：‘太阳在天空中发出巨响[1]’？尽管毫无意义，不过很优美！），——我们就去睡。列别杰夫，太阳是生命之源，对吗？《启示录》中讲的‘生命之泉’所指何意？公爵，‘茵陈星’您可曾听说？”

“我听说它是遍及欧洲的铁路网，列别杰夫这么认为。”

“不，很抱歉，这可不行，您呀！”列别杰夫嚷着，手舞足蹈地好像打算抑止即将爆发的哄然大笑，“很抱歉，与这几位先生……所有先生们，”他一下子转向公爵说，“要明白，某些方面，这无非是……”说着，他无礼地连敲两下桌子，令人们更加捧腹大笑。

尽管列别杰夫处于通常的“晚间”状态，不过这次他因为在此之前持续很长时间的“学术”争辩而过于亢奋，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向来对自己的辩论对手怀有一种非常露骨的无比蔑视的态度。

“这么做有失妥当，公爵！半小时前我们已有言在先，不得打断别人的话；不能发笑；允许别人讲完，之后，只要愿意，即便是无神论者也可以提出反驳；我们推举将军充当主席一职，这样才好！否则怎成体统？怎么可以在人家发表高深见解时随意插嘴

[1] 见歌德诗剧《浮士德·天上序曲》。

干扰！……”

“那么您讲好了，继续说吧；不会有人再打岔了！”一些声音催促着。

“接着讲吧，但是不要随口胡言。”

“究竟‘茵陈星’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询问。

“本人无话可说！”伊沃尔金将军答道，他大模大样地就座于方才推举他担任主席的那个位置。

“公爵，我特别爱听这些争执得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当然我是指学术争辩，”凯勒尔这时喃喃自语，他兴味十足并且摩拳擦掌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具有学术性和政治色彩的。”他忽然转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他差不多紧挨着凯勒尔坐着。“您可知道，关于英国议会的报道我最有兴趣去看，我指的并非他们在议论什么（我不是政治家，这您清楚），我是对他们向对方表达自己见解的方式感兴趣，即所谓政治家的举止谈吐和气度风范。比方说：‘对面落座的那位高贵的子爵’，‘与我不谋而合的高贵的伯爵’，‘所推出的方案震惊全欧的我那位高贵的对手’，如此等等。像这样的一切辞令，自由国家的这套议会制度——我辈对此悠然神往！我为之着迷，公爵。我在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是个艺术欣赏家，我发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那又如何？”坐在另一个角落的加尼亚语气激烈，“依您所言，铁路是应受诅咒的，它把毁灭带给人类，它是落在地上玷污‘生命之泉’的罪魁祸首，对不对？”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今晚非常振奋，令公爵感到他心情愉悦，差不多是欢天喜地。他当然是跟列别杰夫闹着玩儿，故意寻他开心，不过说着说着，他自己终于也有些激动起来。

“不是铁路，不，您呀！”列别杰夫驳回这种看法，他在恼怒的同时又感到异常的称心如意，“单凭铁路尚不足以玷污生命之泉，而是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可谴责的；近几世纪以来的整体倾向，总的说来，就科学和实践二者来看，可能确实应受到诅咒，您

呀。”

“究竟是确实应诅咒呢，还是仅为可能？这一点可绝对不能模棱两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道。

“应该受到谴责，该诅咒，确确实实地应受诅咒！”列别杰夫不容置疑地激烈地回答。

“别心急，列别杰夫，您在上午时性情总要温顺得多。”普季岑笑呵呵地说道。

“但在晚上会更加坦诚！每逢晚上要坦率和直爽得多！”列别杰夫转身朝他狂热地说着，“比较淳朴和明快，比较诚实和忠厚，尽管我说这些可能让你们趁机攻击我，不过我不放在心上。现在我勇敢地向在座各位，向一切无神论者发起挑战：你们打算凭什么来挽救这个世界，你们到底为世界寻找到一条什么样的正确道路？——我想请教诸位，包括从事科学、发展工业、创办各种公司和联合会以及拿薪水的等等，凭借什么？靠信贷？何谓信贷？信贷到底将引着你们朝哪个方向去？”

“您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

“我认为任何对这种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不学无术之徒。”

“信贷至少利于促成普遍的合作以及利益的均衡。”普季岑提出一点。

“仅仅如此，没别的了吗！除了使自己之利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此外就无需任何道德基础？普遍的和平，普遍的幸福——完全来自于此种需要！原谅我的唐突，尊贵的先生。我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不知是否妥当？”

“要搞清楚，吃、喝、住，此乃人类的普遍需要，而没有普遍合作和利益的均衡则无法满足此类需要，这种确定无疑的、归根结底也是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信念大概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它完全可以充当未来几世纪的人类的立脚点和‘生命之泉’。”已经认真投入这场争论的加尼亚动情地说。

“对吃喝的需求只不过是自我保存的一种本能要求……”

“就算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莫非这还不够吗？要弄清楚，自我保存的本能乃是人类的天经地义的规则……”

“您听谁这么说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叫道，“是的，这是一条规则，不过是摧毁的法则，甚至自我摧毁的法则可能也一样是理所当然的。自我保存难道是人类惟一的正常规则吗？”

“哇！”伊波利特叫出来，他马上转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带着一种很强的好奇上下端详着他；可他发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正在笑着，也就跟着笑了。然后又捅一下身边的科利亚，问他现在的时间，甚而自己伸手拿过科利亚的银表，贪婪地瞧着表盘的指针。之后，他好像把一切都抛向脑后，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过了半分钟后，他重新坐到桌边，一本正经地聆听极度激愤的列别杰夫在喋喋不休。

“这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暗藏讥讽又令人下不来台的观点！”列别杰夫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古怪论调紧抓不放，“这么说的真正动机是要挑拨论战双方大动干戈，——不过这一见解却一针见血！因为您是社交界以嘲弄别人为乐事的一位骑兵军官（尽管不是无才无能！），所以您并不自知您的这一见解如何的深邃和精辟！不错，您呀。自我摧毁与自我保存这两种法则对人类发挥着相同的作用！魔鬼一样主宰着人类，一直到那个对于我们仍属未知的时间界限。您认为好笑？您怀疑魔鬼的存在？不相信魔鬼乃是法国佬的一种肤浅的思想。您清楚谁是魔鬼吗？您晓得他的名字吗？您都不清楚魔鬼的名字，却讥笑他的外形体态，就像伏尔泰似的，对你们自己编造的魔鬼的爪蹄、尾巴和头角肆意嘲笑；事实上，魔鬼是一种通灵神妙而且威严可怖的精灵，并非你们虚构的那类有爪蹄和双角的怪东西。不过此时的问题并不在于魔鬼身上！……”

“您为何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跟魔鬼有关呢？”伊波利特突

然喊道，并且似乎发病似的大笑起来。

“说得很巧妙，并且蕴含他意！”列别杰夫赞许道。“不过，问题仍不在这儿，我们的问题是有关‘生命之泉’是否干涸，是否是由于……”

“由于铁路的普及？”科利亚叫着插话。

“并非仅仅铁路这种交通方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是整个时代浪潮，但铁路大概可以成为这股浪潮的栩栩如生的艺术概括。它轰隆隆地响着，急匆匆地来来回回，听说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一位隐退的思想家不满地说：‘人类变得过于喧嚣，过于追逐实际利益，缺少精神上的祥和宁静。’而另一个游历四方的思想家端出优胜者的架子回答他说：‘由它闹吧，不过为饥肠辘辘的人类载运粮食的车可能要比精神的宁静更好些。’说完就洋洋自得地昂首离去。在下，浅陋的列别杰夫，偏偏不信那些为人类运送粮食的火车！因为运载着人类的粮食的火车，假如缺少行为举止的道德基础，则有可能把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无情地排挤出对这些粮食的分享权利，并且，这种情况已不是新鲜事儿了。”

“您认为火车也能无情地把他们排挤出去？”有人接着话头问道。

“这已多次发生，”列别杰夫对所提的问题置之不理，重又阐明自己的看法，“曾有一位马尔萨斯[①]先生，自诩为人类之友。可道德基础不牢靠的人类之友就是残食人类的生蕃，他的虚荣心暂且不谈；因为一旦损伤了不计其数的这群人类之友中任何一位的虚荣心，他便为了进行卑鄙而肤浅的报复，马上开始到处纵火将整个世界焚烧殆尽。——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事实上也不例外，公平地讲，最为卑微的人同样如此，当然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可能我会第一个把柴禾抱过来，接着溜之大吉。可问题仍不在此处！”

---

① 马尔萨斯（1766—1854）：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创立者。

“那么究竟问题在哪儿？”

“无聊！”

“问题在于若干世纪之前的一段轶闻，因为我一定要介绍这则古代奇闻。在如今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祖国，我但愿你们众位跟我同样深爱自己的祖国，因为从我本人讲，我甘愿为它流干我的所有鲜血……”

“接着说！接着说！”

“在我们的祖国，正和欧洲一样，人类遭遇到普遍的、殃及各地的、恐怖的饥荒。根据力求完全的统计和本人的记忆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现今每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即每隔二十五年就会发生不超过一次的这种饿殍遍野的灾难。我不想就数字的精确度进行争论，不过相比较而言，这已是很少的次数了。”

“与什么比较而言？”

“与十二世纪以及和它相邻的前后几个世纪比较而言。因为根据书中记载和著作家们的证明，那时大约平均两年，最少平均三年，人类就将面临一次席卷各地的饥荒。于是在那种情形下，人们百般无奈，竟然走分食人肉这条路，尽管严守秘密。一个吃白食的家伙晚年时，在无人强迫的情形下，主动宣称他在艰辛凄苦的这一辈子，竟亲手杀害并以十分秘密的方式吃掉了六十名修道士和一些民家婴孩，——至多不超过六个。换句话说，跟他吃下去的修士比起来，是个极小的数目。据说，对于成年的俗人，他倒是从未带着这种意图去向他们下手。”

“没这回事！”主席身份的将军几乎以动怒的语气喊道，“各位，我经常与他探讨和争论类似这样的观点；可他总讲些十分怪诞和耳不忍闻的事，纯属无稽之谈！”

“将军！记得卡尔斯之围吧，那才是荒诞呢。各位，你们早晚会明白我的这则轶闻是无半点夸大的事实。我想说明，差不多任何事实尽管有自己亘古不变的规则，不过差不多都是不可置信的和虚幻的。甚至于越是确凿的事实，往往越是不可思议。”

“莫非果真能把六十名修道士都吃下去吗?”四周的人们笑着说。

“很明显,他并非把这些人一次都吃掉,或许是在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时间里吃下他们的,这样就能很好理解了,并且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居然还很自然?”

“是自然的呀!”列别杰夫带着一种书呆子似的执拗狡辩着,“另外,就本性而言,天主教的修道士生来好骗并且有强烈的好奇心,能够被毫不费力地诱骗到森林或任何一个偏僻之处,接下来就以上面所说的方法杀死他们并吃掉,——关于被食之人是否过多,甚而到了吃人无数、毫不约束的程度,我不想争论这个。”

“各位,没准真有此事。”公爵突然间插上一句。

在这之前,他都在静静地聆听论战双方的见解,并不参与讨论;经常,随着一阵哄然的笑声,他也跟着衷心地笑起来。显然,他十分喜欢看到人们如此高兴和热烈;甚至也乐于看到大家举杯痛饮。他整晚可能一言不发,说不清为什么,他忽然又打算开口了。他的语气很郑重,致使大伙都好奇地扭头看着他。

“各位,我要指出的是以前确实经常有这种饥荒发生。尽管我对历史不甚了解,但也对这种事有所耳闻。不过依我之见,就过去的情况而言,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我以前去过瑞士的山区,很惊异地在那儿发现好多骑士时代的城堡废墟,它们被建在崖壁陡峭的山坡上,这些悬崖峭壁的垂直高度最少有半俄里(若从山路上下,要走几俄里)。古城堡很明显就是由一堆堆石头垒造起来的。其工程之浩大超出人的想像!这些城堡自然全是由穷苦的农奴们建成的。另外,他们还得缴纳五花八门的赋税,要供奉僧侣修士。他们还有能力抚养家庭、耕种生产吗?当时他们的人数极少,看来可能很多人被活活饿死了,没准儿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有时我甚至考虑:这些人在那时为什么没有灭绝?他们

竟度过难关，到底是如何咬紧牙根熬出来的？一定存在一些视人命如草芥的人，大概这类人有不少，这点上列别杰夫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不懂，为何他非得牵扯进修道士，他打算利用此事证明什么？”

“可能他想以此论证，十二世纪时值得吃掉的独有修士，因为他们是惟一脑满肠肥的人。”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说道。

“说得妙极了，并且很有些深刻思想！”列别杰夫嚷着，“因此他碰都不碰那些俗家人。吃掉六十名修士却不碰一个俗家人，这是一个恐怖的思想，一个具有历史学意义的思想，一个由统计而发掘出的思想，最终，这种事实被一位能力卓越之人改写为历史；因为能以精确的数字来表明，修士僧侣们与那时其余的全部人相比，至少要幸福安逸六十倍。可能与所有其他人相比也至少胖上六十倍……”

“夸大其辞，夸大其辞，列别杰夫！”在座众人又大笑起来。

“此乃一个具有历史学意义的思想，这一点我没有异议，可您到底想表明什么？”公爵接着问。（他的语气郑重其事，大伙全都笑话列别杰夫，可他却全无逗弄和嘲笑列别杰夫的意思，他的口气在众人的一致取笑声中，不觉显得有些可笑；再有一会儿，人们就反而要对他大加嘲弄了，不过他对此毫不在意。）

“公爵，莫非您没发觉这人是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躬身到他面前说道，“有人刚才对我说，他朝思暮想着要做律师和发表辩护演讲，都想疯了，一门心思地巴望去应考。我倒准备瞧瞧他如何丢丑。”

“我将推出一个重要结论，”列别杰夫此时高声叫着，“不过我们首先要对罪犯的心理和法律情况进行分析。如我们所见，这个罪犯，或者说是我的当事人，虽然他没有可吃的东西，在其传奇经历的全过程中，他曾有几次有意悔悟，决心不再吃修士。从一些事实中我们能看清楚这一点：前面我已提过，他终究还是吃

掉五、六个婴孩。相比之下，这个数目微乎其微；可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含义深远。很明显，他的良知遭到极度谴责（因为我这位当事人是宗教信徒，良知未泯，这点我接下来会证明给各位看），他为了尽量减小罪责，曾有六回尝试着把吃神职人员改成吃俗世婴儿。无疑这是一种试验性质的；因为假如只是为换换口味，则这一数字不免有点不值一提了：为何只是六个，却不是三十个（我按照一半比一半来讲）？可假如这仅为一种试验，只是出于畏惧玷污神明和辱没教会的话，则'六'这一数字便容易理解了；因为这种试验必败无疑，所以进行六次尝试就足够抚慰受责备的良心了。首先，我觉得婴儿很小，很小即指个头不大，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对俗家婴孩的需求数量要比修士的需求数多上二到四倍，因此尽管从一方面讲他的罪过减小了，但归根结底，从另一方面看，罪过又加重了，质上无增，可量上增加了。我之所以可以作此断定，各位，是因为我让自己深切体会了十二世纪一名罪犯的心理。说到本人，我生活在十九世纪，想法与过去人的相比可能不尽相同，特别提出此点，所以，各位无需冲我吹胡子瞪眼，而将军您这样做，则尤其不够体面。其次，我个人以为，婴孩营养不良，可能过于甜腻了，所以不能令他的需要得以满足，徒留自责于心。现在收个尾，是结局了，各位，当时和现代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这一结局里！最终，该罪犯去教会投案，主动把自己交与政府判决。依照那时的法规律令，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残酷刑罚呢？——是被车轮碾碎还是被活活烧死？他去投案是受谁怂恿？为何他不干脆在六十这个数上戛然而止，不再干这勾当，把这一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为何不索性放弃啖食修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隐居自省，苦修赎罪？甚至于为何他本人不去做修士？答案就快明了了！想必，存在一种威力无比的思想，它比一切悲惨、荒歉、刑罚、疫病、麻风病都更为强大，它也压过了地狱之苦，若人类缺少这种思想，就熬不过地狱之苦——它是一种制约的力量，为人类指明方向，使生命的源泉永不干涸，哺

育着生命和世间万物！请各位赐教，我们这个罪恶肆虐、遍布铁路的时代，还存在像这种制约力量的东西吗……我原该说是在这个轮船和铁路遍及的时代，可我说成是：在我们这个罪恶肆虐、遍布铁路的时代，因为我醉了，不过我自有理由这么讲！敢问一句，如今存在一种能够使当今的人类团结一致、就算仅有古时那种制约聚合力量的一半也行的思想吗？最后，你们有没有勇气讲，在这颗'星'[①]下面，在缠绊着人们的这张网下面，生命的源泉仍未衰竭，仍未被玷污？没必要拿你们的繁荣富足，拿你们的富有、饥荒罕有和交通便捷来恐吓我！财富增多了，可制约聚合的力量减弱了；使人类万众一心的思想消失了；全都变成软弱无力的，全部都死气沉沉，大家都死气沉沉！我们大家，我们，一切人都死气沉沉！……不过还是免谈吧，此时的问题不在于此，如今的问题在于，最为尊贵的公爵，我们是否应该把为客人布置的点心菜肴献给佳宾们？"

列别杰夫的高谈阔论险些把一些听者惹得怒火朝天（应该说明，酒瓶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开启），不过他的讲演最终居然以点心佳肴作为意想不到的结尾，马上令全部对手跟他握手言欢了。他自诩这个收尾的"巧妙地、律师式地使事态转机"。欢声笑语重新响起，来客们又来了兴头；大家都从桌边起身离座，伸展四肢，在廊台上蹓跶一下。惟独凯勒尔不满于列别杰夫的高谈阔论，并且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对文明大肆抨击，鼓吹十二世纪的暴虐，矫揉造作，根本不是天真纯洁。请问，他这处房产是怎么置办的？"他拖住所有的人，逐个进行公开控诉。

"我看到过一个不折不扣的《启示录》诠释者，"将军在另一处角落里对其他几个人讲，普季岑也在其中，他的衣扣被将军说话时抓着，"他即已过世的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布尔米斯特

① 指《新约·启示录》中的"茵陈"。

罗夫——这个人的语言真正能抓住人的心弦。他首先把眼镜戴好，接着翻开一本黑色封皮的精装大本古书，银髯在胸前拂动，更兼有两枚因捐赠而授予的奖章。他开始演讲时神色威严庄重，将军们在他跟前也俯首称是，而女士们常常惊吓昏厥，哼——而此处的这位竟以点心菜肴作结束语！真不像话！”

普季岑听将军说话时，面露微笑，好像打算要拿礼帽，可又似乎犹豫不决，或者总忘了自己要干什么。加尼亚就在大伙起身离开桌子之前，突然停住喝酒，并推开杯子；他的脸上被一丝阴影遮掩着。当人们起身离开桌子后，他就走向罗戈任，靠在他身边坐下来。令人感觉二人好像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罗戈任开始时曾几度打算不被注意地离开，但此刻却低垂着头，直挺挺地在那儿坐着不动，仿佛不记得自己原本准备走开的。他整晚酒未沾唇，默不作声，思绪缕缕；仅仅有时抬头对所有的人一一扫过。他现在让人感觉，好像正在这儿等待一件与他切身攸关的重大事情，因此才打定主意暂不离开。

公爵一共喝了不过两、三杯酒，仅仅稍微有些兴奋。他从桌旁刚一起身，就接触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视线，记起他们彼此就要进行的解释与表白，于是友善地冲他微微一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亦朝他点了下头，又蓦地指了指伊波利特，示意公爵去看——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关注着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在沙发上舒展着四肢睡着了。

“公爵，请问这臭小子为什么赖在您这儿？”他忽然带着一种气恼和敌视的口气问道，令公爵深感惊奇。“他居心叵测，我敢打赌！”

“我留意到，”公爵说，“至少我这么感觉，今天您对他很有兴趣，我说得对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应补充一下：以我眼下情形来讲，我自己就有太多问题需要思考，所以我本人也甚觉纳闷，竟然整晚眼也不眨地盯着这张令人生厌的脸！”

“他的容貌很英俊……”

“看,看,您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拽了一下公爵的衣袖,连声叫着,“看! ……”

公爵又诧异地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瞧了一眼。

五

列别杰夫滔滔不绝的讲演快收尾时,伊波利特在沙发上一下子睡着了。现在又一下子醒了过来,仿佛有人捅了一下他的腰,他哆嗦一下,支起身子环顾周围,脸色蓦地变得苍白,他似乎有些惊恐地四下扫视;等到他记起一切并且回过神后,脸上差不多显露出惊悸之色。

“怎么了,他们全都要离开了? 结束了吗? 全都结束了? 太阳升起来没有?”他拉住公爵的手惶恐不安地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请看在主的份上回答我:现在几点了? 我睡过了? 我睡了很长时间吗?”他差不多是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补上几句,好像他这一睡过头,把什么起码是对他整个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大事给延误了。

“您睡了有七八分钟时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答道。

伊波利特凝神看了他一眼,思忖片刻。

“哦……就七八分钟,如此说来,我……”

他贪婪地深深吸了口气,好像摆脱了身上不堪负荷的重担。他终于领悟到,一切都尚未“结束”,还没到天明时分,客人们起身离开桌子仅仅是为吃些点心和菜肴,结束的只是列别杰夫的胡言乱语。他释然一笑,肺病患者惯有的两点红晕在他双颊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睡了几分钟您都算过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讥讽地接茬说,“您的视线整晚都跟着我,我发现了……哦! 罗戈

任！方才我梦到他了，"他蹙了一下眉头，轻声地对公爵讲，同时向在桌边坐着的罗戈任那儿对公爵点头示意着。"哦，对了，"他一下子又换了个话题，"演讲家在哪儿呢？列别杰夫哪去了？看来，列别杰夫结束了演说？他说了些什么内容？公爵，您曾有一次说，'美'可以挽救世界，是不是？各位。"他冲大伙喊道，"公爵坚信美可以挽救世界！而我则完全相信，他这种标新立异的想法之所以能产生，原因是他正在谈恋爱。各位，公爵坠入了情网；他方才一进来，我便对这点确定无疑。别害羞，公爵，我会感觉您可怜兮兮的。怎样的美可以挽救世界？是科利亚把这个转告给我的……您是个诚心诚意的基督信徒吗？科利亚说您称自己是基督徒。"

公爵认真地打量他一下，没作回答。

"您对我的提问不予回答！也许您觉得我十分喜欢您吧？"伊波利特忽然又加了一句，似乎撕破了脸。

"不，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明白，您并不喜欢我。"

"哦？就连发生了昨天那事后您也这么认为？昨天我是真心实意对您的吧？"

"即便在昨天我也很清楚，您不喜欢我。"

"换句话说，是由于我对您欣羡妒忌，您老是有这种想法，并且此时仍这么认为，不过……不过我又有什么必要跟您说这个呢！再给我来点儿香槟；帮我倒满，凯勒尔。"

"您不应该再喝了，伊波利特，我不能让您……"

公爵把酒杯从他身旁推开。

"这话不错，……"伊波利特好像思绪沉沉地马上表示毫无异议，"可能是有人要说……他们的话与我何干！是不是？是不是吗？以后随他们说好了，公爵，对吗？况且将来会如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我还没完全醒过来。我做了个极为恐怖的噩梦，此刻才记起……希望您别有这种梦，公爵，尽管我可能的确不喜欢您。事实上，就算讨厌一个人，又有什么必要非巴望他

倒霉呢，是不是？为什么总是我问东问西的？为什么总是我在发问？把您的手伸给我吧；我想牢牢握住它，就如同这般……您还是愿意伸出手给我的？看来您知道我想真诚地同您握手了？……也许我不该再喝了，什么时候了？实际上不必问的，我清楚现在的时刻。是时候了！现在恰逢其时。那边的角落里在做什么？是在摆点心菜肴吗？看来这个桌子是空闲的？太棒了！各位，我……不过全部这些先生们都没在倾听……我准备读一篇文章，公爵；当然了，点心菜肴更加诱人，可是……”

忽然，他出其不意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有公文袋那么大的一个大信封，鲜红的印章盖在上面。他把这个大信封放到自己跟前的桌子上。

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毫无思想准备，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有准备吃点心菜肴的这一伙醉意阑珊的人们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竟然从自己的位置上跳将起来；加尼亚快步走到桌边；罗戈任也是这样，不过怀有一种埋怨和气恼，他似乎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碰巧坐在近处的列别杰夫圆睁双眼，好奇地走近去瞧那个信封，绞尽脑汁地琢磨其中的名堂。

“您这是何物？”公爵忐忑地问道。

“太阳喷薄欲出之时，是我歇息的时刻，公爵，我说过这个；我保证做到，您等着看吧！”伊波利特大叫大嚷，“可是……可是……您难道以为我不会把这袋东西启开？”他附上一句，同时以一种挑战的表情向四周的人挨个瞧过，似乎是满不在乎地冲大伙说的。公爵看见他全身都在不停地战抖。

“我们没有一个人这么想过，”公爵替大家答道，“并且，您为何以为能有人这么想？您为什么突然转这个怪念头，想读文章？您这信封里装着什么，伊波利特？”

“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又玩什么花样？”四周的人问道。

大家都靠到近前，有人还捎带吃着什么；盖着鲜红印章的信封如磁石一样吸引着一切在场的人。

“这是我自己在昨天写下的，就是我跟您保证搬到您这儿之后马上着手写出的，公爵。昨天我写了整整一天，然后又写了一晚上，今早才全部完成；子夜，晨曦微露时，我做了个梦……”

“还是明天再讲吧？”公爵胆怯地把他的话岔开了。

“明天‘时日不复有’了！”伊波利特神经质地冷冷一笑，“但是，别担心，我会用四十分钟读完它，唔……最多一小时吧……您瞧，大伙甚觉有趣，都靠拢过来了；大家都看着我信封口上的朱印；如果我不将文章密封在信封里，就难有任何效果产生了！哈哈！此乃隐秘的意义所在！各位，到底要不要开启？”他大声问道，同时怪异地笑着，双眼精光闪动。“秘密！秘密！公爵，你记不记得，‘时日不复有’是谁宣告的？这是《启示录》中一位威力无比的强大的天使宣告的。”

“还是别读的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蓦地高声叫道，可他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意料之外的惶然，令很多人大惑不解。

“别读了吧！”公爵用手按住信封嚷道。

“这当儿还是吃东西的好，有什么玩意儿可读的？”有人提出。

“是文章？打算投给杂志还是别的什么？”又一人询问道。

“可能很没意思的？”另有一个人加了一句。

“究竟搞什么花样？”余下的人探问道。不过公爵这个有些惊人的举动倒真让伊波利特有点心虚。

“照您之意……不读了？”他有些不安地轻声对公爵说，一抹窘迫的笑容挂在他发青的嘴唇上。“不读了吗？”他嘀咕着，同时四下瞧瞧在场所有的人、所有的面孔、所有的眼睛，然后又端出以前到处挑衅的好战架势紧紧盯着大家。“您……怕了？”他回身又朝公爵问道。

“有什么可怕的？”公爵问道，神色愈益变得难看。

“谁带着两毛的银毫子，二十戈比的？”伊波利特忽然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被谁猛然向上拽了一下，“随便什么硬币都可以，

谁有？”

“给你这个！”列别杰夫立即递过一枚；有个想法在他脑子闪现了出来：患病的伊波利特也许神经错乱了。

“薇拉·列别杰娜！”伊波利特赶忙请她帮一把，“请把这个硬币丢在桌子，看看哪面朝上，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朝上的是正面，那就读！”

薇拉惊悸地朝硬币瞧了一眼，又看了一下伊波利特，接着瞅了父亲一眼，然后不太自然地昂着头，仿佛要确保自己不看着硬币。硬币被抛在桌上，恰好是正面朝上。

“读！”伊波利特低语道，仿佛被命运作出的抉择压得粉身碎骨；就算他听到有人对他宣读死刑处决，他的脸色也将不会比这更为惨白。“但是，”半分钟的沉默后他蓦地哆嗦了一下，“这是为什么？我方才难道扔了硬币？”他仍然用那种涎皮涎脸、无所顾忌的眼神扫视四周所有的人。“不过，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他一下子露出发自心底的诧异之色转向公爵嚷道，“这……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的一种现象，公爵！”他一再重复说明，情绪激昂并且好像静下心神，“您应记录下这种现象，公爵，把它记下来，您正在就死刑方面搜集材料吗？……这是别人告诉我的！哈哈！哦，老天，这种行为多么无聊，多么可笑啊！”他在沙发上坐下，两个胳膊肘支在桌上，脑袋埋在双手里。“这甚至于是耻辱！……可耻辱又与我何干。”他差不多马上抬起头来，“各位，各位，我来开启这信封。”他一下子决心已定地宣布，“我……可是，我决不勉强你们听！……”

他用因为心情激动而发抖的双手把信封打开了，几页信纸被从中取出，信纸上的字密密麻麻的。伊波利特把它们摆在自己眼前，用手展开摊平。

“这是什么东西？搞什么名堂？会读些什么？”有些人怪腔怪调地嘀咕着，还有些人默不作声。不过人们都正襟危坐，充满好奇地看着。可能他们的确在期待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事发生。薇

拉扶着父亲就座的椅子，几乎被吓哭了；科利亚的恐惧跟她不相上下。已然安坐的列别杰夫忽然欠身把烛台向伊波利特推近些，使他读时有充足的光线……

"各位！这……这就是你们就要看到的东西，"伊波利特不知何故又加上一句话，然后忽然开始读起来："《必要的说明》！题首是《Après moil le déluge[①]》……呸，见鬼！"他就像被烫着一样高声叫道，"莫非我果真写了如此愚笨的题首？……各位！听好！……我要对你们讲，所有的全部究其根本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这只是我个人的某些念头……倘若你们觉得其中……存在某种秘密或……不易公开的东西……总而言之……"

"快读吧，不必说什么开始语。"加尼亚把话打断说。

"简直故弄玄虚！"

"废话够多的。"一直一声不吭的罗戈任插话说。

伊波利特突然朝他瞧了一眼，当他俩视线接触时，罗戈任苦恼而懊丧地咧开嘴巴笑了一下，慢悠悠地吐出一句令人纳闷的话：

"这类事不该这么做，小伙子，不该这样做的……"

罗戈任这句话真正的用意自然无人理解，不过他这句话却给大伙造成很奇怪的影响：每个人的脑子里都隐约萌生出一个一致的念头。伊波利特对这句话有一种十分可怕的反应：他抖得很厉害，以至于公爵准备伸手扶他一把，如果他的嗓子没有突然失音，他无疑会高声叫起来。足有一分钟他一个字也讲不出，只能费力地喘着气，盯着罗戈任不放。最终他一面喘息着，一面相当吃力地挤出一句：

"这么说，是您……是您……您曾经？……"

"我曾经如何？我如何啦？"罗戈任迷惑不解地答道，可伊波利特的怒气如火山爆发，几乎发狂（他的心境一下子被它控制

---

①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泛滥，据传是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

了),尖锐地厉声喝道:

“是您!上周,就是上午我去您那儿的当天深夜一点多钟,您去过我那儿! 是您!! 赶紧供认吧,是您没错吧?”

“上周,深夜? 小伙子,你难道真神经错乱了?”

“小伙子”又安静了一分钟,用食指敲着脑门,似乎准备仔细考虑,好弄明白;可他惨白的脸上仍有一抹由于惊惧而略显窘迫的怪笑,这抹笑容里蓦地流露出一种仿佛是狡诈的,甚至是踌躇满志的神情。

“那就是您!”他最终又重申,差不多是低声自语,可无比确定,“您去我那儿,在我窗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响地坐着,足有一小时,甚至比它更长的时间,大致是深夜十二点左右到一点之间;最后您在两点多钟起身离开了……那就是您,就是您!您为何要惊吓我,为何您要令我饱受煎熬,——我不清楚其中原因,可那个人就是您!”

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无比的愤恨,虽然他那由于惊骇而发出的战抖一直停不下来。

“各位,你们即将明了一切,我……我……听好了。”

他相当急切地拿起那几张信纸;它们散乱在那儿,他尽力把它们收拾在一块儿;信纸在他发抖的手里抖动着;许久他都未能平静。

最终,他开始读了。开始的五分钟,这位让人意想不到的文章作者仍气喘吁吁,断断续续,语调颤抖;不过不久后他的声音稳定下来,能够彻底表现文章的内容了。仅仅有时非常剧烈的咳嗽声打断了诵读;读到一半时他的嗓子已十分沙哑;他越往后读,反常的兴奋就愈益牢牢地主宰着他,终于达到最高峰,给听者造成的不快的印象亦随之达到最高点。以下即所读“文章”的全部内容。

我的必要说明

Après moil le déluge

公爵昨天上午来找我;除了谈论某些问题之外,他顺便规劝我搬到他的别墅那儿住。我清楚,他肯定抓住这点不放,我确信,他能毫不拐弯抹角地贸然对我说,去别墅住我能在“人们和树林中轻松得多地死去”(他是这么讲的)。可今天他没有谈及死亡,却说“将可以轻松很多地生活”。不过,就我这种情形而言,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问他如此不断地提及“树木”有什么含意,为何他总唠唠叨叨地向我推销“树木”。诧异地从他嘴里了解到,我自己那晚曾经做这种表示,说来帕夫洛夫斯克的目的是为最后看一眼树木。我当时就对他说明,不论在树根底下还是盯着我窗外的砖墙,结果都是死,不必为两周时间如此劳心伤神,他马上应允了;可他觉得葱绿的林荫和清洁的空气必定能引发我的身体发生某种生理变化,我的烦躁易怒,我那过多的梦境可以被改变,或者,可能可以稍微好转。我又一次笑嘻嘻地告诉他,他的语气仿佛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微笑着回答说自己向来就是唯物主义者。由于他一向不说谎,因此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笑容很迷人;如今我对他观察得比较认真。我不清楚自己如今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现在我无暇思考这个。应该说,我对他这五个月以来的愤恨在这最近一个月里烟消云散了,天晓得,我来帕夫洛夫斯克大概主要是打算看看他。可……我当时为何要从我自己的屋子里走开?必死无疑的人不该从自己的角落走开;倘若此时没有最终的决定,倘若我下定与之相反的决心,那我自然不管怎样都不会从我的屋子走开,也自然不会同意搬到他那,“死”在帕夫洛夫斯克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在明天之前快点完成这篇《说明》。想必我没时间重审和修改了;明天念给公爵和两三位我准备从他那

儿找到的见证人听时再重新审阅。因为本文毫无诳语，句句实言，都是最终的、庄重的实话。因此事前我就深感好奇，在当重读这一《说明》时，那一时刻它将留给我怎样的印象？实际上，我不必写什么“最终的、庄重的实话”；原本就不值得为两周时间说谎，因为只有两周的生命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句句真言的绝好佐证。（注意，别忘了这种猜想：此时，就是说有时我是不是精神失常了？有人毫无疑问地告诉我，晚期肺病患者有时患间歇性精神病。明天读这篇《说明》时我要从听者的反应中验证这个。该问题必须确定无误地予以解决；不然什么都没法开始进行。）

我认为方才我写的净是些笨得要命的蠢话，可我已说过，我无暇重新更改；此外，我向自己起誓，有意对这篇文章的每一行字均不作更改，即使我本人觉察到每隔五行就互相抵触，亦不加改正。我就是准备在明天读它时进行确证，我的逻辑思维是不是清晰正确的；我能否发觉自己的不对之处，从而来检验我这六个月中在我的屋子里一再考虑着的全部，到底对不对，是否仅仅是一场梦话。

如果我在两个月前就要如现在这般彻底离开我的屋子，永远告别了梅耶罗夫公寓的那堵砖墙，则我确信我会十分哀伤。现在我倒没什么感触，可明天我即将离开这间屋子，离开这堵砖墙，并且是永别了！我觉得为那两周已不必要惋惜或陷于某种感触，这一观念已打败我的本性，并且如今已可以控制我的全部情感。可果真如此吗？我的本性果真全都被战胜了吗？假如现在我遭到毒打，肯定要疼得嚷叫，而不会说什么由于仅剩两周的生命，已没有叫嚷和感到痛楚的价值了。

可我只有两周的活头，不会延长多少时候了，这是事实吗？当初在帕夫洛夫斯克我撒了谎：博医生没告诉我什么，也从未看到过我，不过，一周前一名大学生基斯洛罗多夫被

人带至我处；就信仰而言，他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虚无派，这恰是我要他来的原因所在；我需要有人最后能把不加掩饰的实话告诉我，不讲含蓄的话，也不必讲客套话。他照办了，不但一口应允，甚至明显表现出一丝得意（这在我看来是多此一举）。他毫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还有大约一个月的生命；若环境优良，大概能稍延续些日子；可也没准提早一个月就死了。依他之见，我大概会猝死，甚至明天就会死。这种事屡见不鲜，就是前天，住在科洛姆纳的一个肺病患者，跟我情形类似，这位年轻女士准备到市场购买食品，可忽然感觉不适，躺到沙发上叹了口气，就死了。基斯洛罗多夫对我讲这些时，甚至具有一种对自己的不为所动和无所忌讳进行夸耀的姿态，好像这么做是给我面子，即借此表明，他视我为如他一般对一切予以否定的高级生物，就他而言，死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毕竟得承认这样的事实：还能有一个月活头，绝对不会更长！我毫不怀疑，他说得对。

令我万分诧异的是，方才公爵如何能猜出我老做“噩梦”；他的确讲过，“我的暴躁易怒和做的梦”在帕夫洛夫斯克均可发生改变。为何提到梦呢？他若非大夫，就是一个智力超群之人，可以未卜先知（可他完全是个“白痴”，对此不必怀疑）。似乎存心的，我在他来之前做了个美梦（但那也是如今我做过的几百个梦中之一）。我睡了（在他来之前的一小时，我猜），梦到我在一个屋子里（可不是我的那间）。它比我原先的屋子宽敞得多，也高一些，光线充足，家具比较讲究，有大衣柜、五斗柜、沙发，我的床又大又宽敞，绿色缎面的被子铺在上面。可在这个屋子里我看见一种令人生畏的动物，不晓得是哪种怪物。它与蝎子有几分相像，可又不是蝎子，比蝎子丑陋得多，似乎正由于自然界不存在这种动物而更加恐怖，它存心在我的屋子里现形，在这点上好像隐含

着什么秘密。我观察得清清楚楚:褐色的、长着硬壳的虫子,大概四寸多长,头部有两个手指那么粗,至尾部逐渐变细,因而尾巴后端的粗度不足十分之一寸。在距头部一寸之处,从躯干上以四十五度角生着两只爪子,两侧各一,有约两寸长,所以若俯看,这一动物的整体呈现出三叉戟形状。它的头部我没仔细看,只见到两根触须,不是很长,形似钢针,颜色也是褐的。这种触须在它的尾巴末端和每只爪尖上都长着,因此共计八根。这怪虫在屋子里飞快地跑着,以爪子和尾巴为支点,躯体和爪子在跑动时似蛇般扭着,虽然带有硬壳,跑起来却非常迅速,这种样子令人感到十分厌恶。我怕极了,生恐它要螫我;有人告诉我这怪虫有毒,可令人最感惶恐的是,它是被什么人搁进我屋子里的,对我意欲何为,其中有怎样的隐情?怪虫躲进抽屉柜下,藏到大衣柜下,又窜入角落里。我整个人爬上椅子,两腿在身下盘着。它飞速地从整间屋子斜穿而过,消失在我的椅子周围。我惊惧地四下观瞧,可由于我是盘腿坐着,只有祈祷它不要爬到我的椅子上来。忽然间,我听到自己身后,差不多就在头部一侧,响起一种咯咯嚓嚓的声音;我扭头发现这怪虫正沿墙爬行,而且已到了和我的脑袋一般高度的地方,它那不住旋转扭动的尾巴甚至已碰到我的头发。我惊跳而起,这东西就失了踪影。我没有胆量上床,担心它钻进我枕头下面。我妈妈和她的一个熟识进到我屋子。他们动手逮这怪虫,可他们比我冷静得多,甚至毫无惧色。不过他们什么都不明白。忽然这臭东西又出来了;这回它爬得不紧不慢,似乎有种特殊的企图,慢慢扭着身体,越发让人恶心,它再次斜穿过屋子往门口爬去。此时我妈妈把门打开唤来诺尔马,这是我家养的狗,一条黑毛蓬松的纽芬兰犬,它五年前就死了。诺尔马跑进屋子,在这怪虫边动也不动地站住。这东西也停止爬动,可依然扭着身子,爪子和尾巴尖在地上不断喀嚓作声。若我

没搞错的话，动物不会有神秘性的恐惧感产生；可此时我感到诺尔马的惊惧好像有种异常，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味道，看起来它与我有相同的预感，认为这怪物身上带有一种不祥之物和什么秘密。诺尔马面对这个向它谨慎地悄悄爬来的家伙，开始缓缓后退；可这怪虫似乎准备朝它猛然扑去搞出其不意的攻击。可诺尔马虽然惊恐万状，全身发抖，它仍恶狠狠地瞪着怪虫。突然间，它一点一点地龇出可怕的犬牙，张着血盆大口，端好架势，瞧准时机，打算一下子咬住这怪物。这家伙想来一定在有力挣扎，试图逃脱，所以诺尔马在它就快开溜时又捉住了它，两次似吞吃食物一般张大双颚把这企图溜走的家伙送进嘴里，硬壳在犬牙之间的碎裂声阵阵入耳，尾巴和爪子在狗嘴外翘着，急剧不停地抖动着。忽然间，诺尔马凄惨地嗥叫起来：这怪虫终于以如愿以偿地把它的舌头给螫了。诺尔马疼得把嘴张得大大的，同时不停地尖叫哀号。我这时发现，在它口中，那被咬碎了的怪虫仍在颤动，大量的白色毒液从它那已被嚼碎的体内流到犬舌上，这白色毒液好似被踩死的黑蟑螂流出的体液……我在这时醒过来，公爵也恰好走进房间。

“各位，”伊波利特忽然停顿了一下，简直有些羞愧地说，“我不曾通篇审读，可我的确似乎把不少没用的东西加了进去。这个梦境……”

“确实有那么点儿。”加尼亚赶忙插话说。

“文章中有关个人的内容过多，我不否认，换句话说，全都是与我本人相关的……”

伊波利特说这些时十分疲倦和虚弱，他拿手绢把脑门的汗抹去。

“不错呀，您太关注自己了。”列别杰夫小声嘀咕着。

“各位，我再次重申，我不勉强任何人；有谁不愿意听，尽可

以离开。”

“在别人家里……下逐客令。”罗戈任小声咕哝着。

“若我们全都起身离开，如何？”到现在一直不敢开口妄言的费得先科出其不意地说了一句。

伊波利特立时双眼低垂，把信纸牢牢握住；可随即他就又扬起头，目光闪动，双颊上显出两点红晕，他一眼不眨地直盯着费得先科，说道：

“您完全不喜欢我！”

周围笑声起伏；但大多数人并没发笑。伊波利特面红耳赤。

“伊波利特，”公爵开口道，“收起您的文章交与我吧，您就留在这儿，去我房间休息。我们在睡前谈谈，明天也可以再谈谈；可不管何时不要翻开这些纸，可不可以？”

“有这个可能吗？”伊波利特异常诧异地看着公爵。“各位！”他高喊一声，又陷入极度亢奋的状态，“刚刚实在是段蠢笨的插曲，我有不是之处。我将不再打断诵读了。哪位有兴趣听，就听着……”

他匆忙地从杯子里喝口水，匆忙地把胳膊肘支在桌上躲避众人的视线，一意孤行地接着开始读起来。而羞惭不久就消失了……

我被再活几周毫无价值的这一念头完全地主宰了，我估计大概在一个月之前，那时我还有四周的生命，可我是在三天前被彻底征服了，就是打帕夫洛夫斯克那儿返回的那晚开始。这一想法彻底、直接侵入我心底的最初那一刹那，是在公爵的廊台上发生的，那时恰逢我准备进行最后一回生存的尝试，我打算瞧一眼人们和树林（权当是我这么说的），我心潮澎湃地坚决为布尔多夫斯基——“我的邻人”主张权利，我甚至期望那些人能一下子敞开怀抱拥抱我，恳请我的原谅，而我亦恳求他们的饶恕；总而言之，到头来我却

出演了一个笨蛋的角色。就是那时，“最后的信念”在我的心底忽然形成了。如今我觉得奇怪，那不具有这个“信念”的足足六个月我是如何度过的！我十分清楚，我身患肺病，并且无可救药；我不自欺欺人，对实情了如指掌。可我对事实越是清清楚楚，就越是挣扎着希望活下去；我把生命死抓着不松手，不管怎样都巴望能生存下去，我毫不否认，那时我亦曾憎恨残忍冷酷的命运将把我像对待一只苍蝇一样活活踩死，而我自然不清楚个中缘由；不过，在憎恨之余为何我仍心有不甘？为何很清楚不可能从头再来却非想重新生活，明白已勿需尝试却仍想试一下？事实上我即使读一本书都不可能完成，因此索性不去读它。为什么还要读？仅能存留六个月的东西学了又有何益？我多次在这个念头的唆使下扔掉书本。

不错，梅耶罗夫公寓的这面墙能够表明很多事情！在那上面我记录了不少东西。这面脏兮兮的墙面上任何一个斑点我都了然于胸。实在是一堵该受诅咒的墙！可它对我来讲仍比帕夫洛夫斯克的全部树木都珍贵得多，换句话说，倘若如今我并非对一切都毫不在乎，那这面墙应比一切人都珍贵得多。

如今回忆起来，那时我曾以多么强烈的趣味关注着他们的生活；以前从未有过如此浓厚的兴趣。当我病情严重得不能出屋子一步时，经常心急如焚地诅咒着等待科利亚的到来。我对一切琐事都密切注意，对各色传闻饶有兴味，似乎变成了一个造谣生事的家伙。打个比方，我不懂他们拥有这么充沛的生命活力，为什么没成个富翁（可时至今日我仍搞不懂）。我曾与一个穷人相识，后来听人说他饿死了，此时我仍没忘记，我对这事暴跳如雷：倘若有办法让这个穷人重生，也许我会把他处死。有时一连几周我稍感好转，能够到街上蹓跶一下；不过街头景象最后又令我厌恶，于是整日存

心地闭门不出，尽管我可以跟人家一样出去走走。我不堪忍受身边走在人行路上的人，这些人步履匆匆，奔波忙碌，总是满腹忧愁，表情郁闷，惶然焦虑。他们为什么总是哀伤，总是担忧，总是奔忙；他们为什么总一脸恶相，满怀怨恨（他们的确凶巴巴、凶巴巴、凶巴巴）？尽管他们拥有六十年的寿命，但却充满不幸，不懂得生活，这能算谁的过错？扎尔尼岑尚有六十年寿命，为什么他活活饿死？人人都指着自己褴褛的衣衫，伸出做工的手，怒气十足地大声喊叫："我们做牛做马，不嫌苦累地做工，我们长年艰劳，我们却和狗一般忍受饥饿，忍受穷苦！别人无所事事，却生活富足"（老生常谈）！在这些人中间整日奔波的还有一个"贵族出身"的悲惨的倒霉鬼伊万·福米奇·苏里科夫。此人就住在我们那栋楼，在我们楼上住。他总是穿着一件胳膊肘处露两个窟窿，纽扣残缺不全的衣裳，为形形色色的人打下手，对别人的使命遣派唯唯诺诺，并且从早忙到晚。若跟他谈天，他就会抱怨："穷困呀，辛苦呀，一文不名，老婆撒手去了，由于没钱抓药，一个孩子在寒冬被冻死；大女儿被别人当姘妇养着……"他总有诉不尽的苦，流不完的泪！喔，对这种蠢货不管是如今抑或从前我全无同情，一丁点都没有，——我可以光荣地这么讲！他怎么就成不了罗思柴尔德？他没有如罗思柴尔德一般的万贯家私，没有堆成山的金卢布、金法郎——像谢肉节市场上的食物一样堆成山高的金币，这能怪谁呢？他既然活着，就意味着他把握了一切，而他不明白这个，那又能埋怨谁呢？

唔，如今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如今我已没空发脾气了。可当时，我重复一下，当时我由于怒气冲天，的确在晚上气得撕了我的被子和枕头。啊，那时我真的幻想，真的情愿，真的有意期望着被差不多衣衫褴褛的一下子轰到街头，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年轻人，举目无亲地被抛下，无处可住，没

有工作，没有吃的，在偌大的城市无依无靠，忍饥挨饿，并遭到鞭打（这就更妙），不过身体健康，——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将表现一下……

表现什么呢？

喔，莫非你们认为我不清楚，我写下这份《说明》已自暴自弃到何等地步？哼，如今人人都当我是一个不明世事的倒霉蛋，不记得自己并非十八岁，不记得似我这般在六个月中的如此过活已相当于活到了白发苍苍！不过任凭别人去嘲笑吧，去讲全部只是童话故事吧。我的确在过去时常讲童话故事给自己听。我那些辗转难眠的无边长夜是靠它们得以充实的；现在我仍记忆犹新。

不过如今就我而言，已过了讲童话的年龄，难道还要讲这些童话？况且，谁来当听众？当初我靠它们抚慰自己，因为那会儿我看得真切，就连我曾要学习希腊文法都遭到拒绝。正巧我也蓦地想到："还没来得及学到语法，我就得死去"。翻开第一页时我就闪出这个念头，因此书本就被丢到桌子下面了。现在它仍被丢弃在那里；我不容许马特廖娜拾起它。

假如我的《说明》被某人得到而他能耐着性子读完这篇文章，他尽可以认为我是精神病，或者，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中学生。而最有可能的是，他把我当做一个被宣布死刑的人，此人会想当然地认为除了他，其余的所有人都对生命不够珍视，习惯了对生命挥霍糟踏，在对生命的享用上太偷懒，太不讲良心了。因此所有的人都概莫能外地不具备拥有生命的资格！我的读者可以随意猜想。实际上又如何呢？我要在这儿表示？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我的信念根本不是由我的死刑判决来决定的。您只需向他们请教，依据他们的一致理解，是否清楚何谓幸福？喔，你可以确信，哥伦布感觉到幸福并非在他发现美洲之时，却是在就快发现之时；请相信

我所说的，他幸福的巅峰，也许出现在即将发现新大陆的前三天，那时发生动乱的船员在极度失望之余差点将船驶回欧洲！这一问题不在新大陆本身，就算它突然无影无踪也没什么。哥伦布没等到看见它就死了，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已发现了它。问题在于生命本身，仅在于生命本身，在于发现生命这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过程，而丝毫不在于发现了什么！不过，这些话又有何用！我疑心现在我讲的全部就仿佛那些老调子，必定有人会视我为低年级的小学生，把他依照《日出》一题而写的作文拿出来贻笑大方。或有人说，我可能试图发表某些观点，不过虽然有此意愿却无能力……“淋漓尽致地表达”。可我想补充几句：任何一种人类的崭新思想，是英明的天才的思想或仅为某人脑子里萌生的严肃的有意义的思想，其中总有某些东西表达不出，无法让人明了，即使您著有鸿篇巨作，用上三十五年时间以阐释您的思想，仍会有某些东西存留在您的脑子里，无论如何都不想从那里出来；这些东西将伴随着您进入坟墓，可能您无法向别人表达的思想却还是您的所有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若我如今也表达不出在这六个月内令我痛苦的全部想法，则人们起码会清楚这一点，为了获得我如今的“最后信念”，我可能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恰是这点我觉得需要在《说明》里引起重视，其中的用意我本人清楚。

可是，我还得接着往下写。

六

我不打算扯谎：在这六个月期间，我曾一再被现实引诱上当，有时我居然被迷惑得把自己的死刑处决抛在脑后，或更准确地讲，我不想念及它，甚至借干些事情转移注意力。

捎带介绍一下我那时的状况。大约八个月前，我在病情恶化时中止了所有来往关系，与我以前的全部同伴都断了交往。因为我向来是个十分落落寡欢的人，于是同伴们不久就把我抛在脑后了；当然了，就算不发生这一情况，他们一样会把我遗忘的。我在家的环境，我是说“在我家庭内部”的环境，也同样是孤单寂寞的。大概五个月前，我将自己从此反锁在房间里，令自己彻底隔断与家中其余房间的接触。家人对我一直惟命是从，除非在固定时间进屋清扫以及给我送食物，其余时候没人胆敢踏入我的屋子。有时我叫母亲来我的屋子，她对我的要求永远都哆哆嗦嗦地百依百顺，就连在我跟前流泪的胆量都没有。她经常因为我而打弟弟妹妹，不让他们喧闹，不让他们烦扰我；因为我时常抱怨他们大嚷大叫；由此可见他们现在仍深爱着我！“挚友科利亚”（此乃我对他的美誉），我觉得，他也受够了我对他的折磨。最近，他也让我饱受折磨：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天生就需要彼此折磨。不过我觉察到，他好像对自己起誓，要对病人宽容忍让，因此总一声不吭地容忍我那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臭脾性。这当然令我气上加气；不过，想必他打算模仿公爵“基督式的隐忍退让”的精神，这就令人感觉好笑了。他是一个青春、活泼而且热情如火的少年人，自然喜欢仿效一切东西，可有时我认为，他应该在不少问题上动脑思考。我十分喜欢他。住在我们楼上，整日为人家当差的苏里科夫也被我折磨过；我时常拿别人的事例告诉他，他的穷苦是由于他窝囊，我的话最后令他胆战心惊，此后没再到过我这儿。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对任何事都隐忍退让（注意：隐忍退让据说是一种恐怖的力量；这问题要请教公爵，因为这是他讲的）；可三月份我到楼上打算瞧瞧孩子是如何被“冻死了”，在小孩的尸体旁我不经意地流露出嘲笑，因为我再次告诉苏里科夫，过错就在于他“自己窝囊”。这个没出息的倒霉鬼

一听这话，嘴唇一下子战抖起来，他一把揪住我的肩头，另一只手指着门口，轻声轻语、用几乎像咬着耳朵说话时的音量冲我说："您请离开吧！"我走开了，感觉心中涌起一阵快意，以至于即使在他轰我出门时，我的心情也很愉快；可日后我一回想此事，他说的话对我总有一种长久的、压抑的影响。这种感受令我不解——轻视他，又怜悯他，而实际上我完全不想同情他这号人！甚至在蒙受那种羞辱时（尽管我无心如此，可我认为自己的确羞辱了他），即使这种时候，这人都不发脾气！那时，他双唇哆嗦，可根本不是由于气愤。我发誓：他扯着我的手臂，不带一丝怒意地说出那句极妙的"您请离开吧"。他这么说时无比尊严，竟跟他本人毫不相符（所以，说真的，这不由得让人暗自发笑），可毫无怒意。可能他仅仅忽然藐视我而已。此后，我在楼梯上碰见他两三回，他忽然在我跟前脱帽致意，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若他确实轻视我，那也是以他独有的方式来表现这种轻视：他在"温驯忍让地"对我"鄙视"。可能他向我脱帽，只不过是由于恐惧，因为他常欠我母亲钱，并且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我则正是该债主之子。这是最有可能的猜测。我原准备对他讲明这事，并且信心十足，再有十分钟，他定会冲我赔不是，恳请我的宽恕；可我考虑再三，决定最好不理会他。

就在那时候，即苏里科夫把孩子"冻死"前后的三月中旬，我的病情不知何故突然好转，并且这种状况维持了约两星期左右。我开始走出去蹓跶蹓跶，一般在夜色微露的黄昏。三月的黄昏我十分喜欢。那时春寒料峭，街上的煤气灯都亮了起来；有时我会走出好远。一次，在六铺街，一个'贵族'模样的行人在黑暗中匆匆忙忙地从我后面赶上来，我没瞧清楚他的样子；他的衣袋里有个纸包，纸包里似乎包着什么，那人穿着一件短而寒伧的破大衣，——就那时的时节来讲，不免有些单薄。当他走到我前方十步开外的街灯旁时，

我发现一个东西从他衣袋里掉出来。我赶忙上前几步拾起来——捡得很及时，因为恰在这时一个身着俄式长褂的男人三步两步地窜过来，可他见我已拿到那东西，也无心争抢，只朝我手里稍微瞥了一眼，便从旁边悄悄走了。这失物是个旧式的羊皮钱包，里面鼓鼓囊囊地塞着东西；可不知为何我只消一眼便料到里面不论装的什么，决不可能是钱。那个失主走得很急，已距我四、五十步之遥，一晃儿就隐没在人流中，不见了踪影。我向前跑了几步开口叫他；可除“喂”字之外，我不晓得该如何称呼他，因此那人并未回头。忽然，他朝左边转去，进了一所公寓的大门。等我跑进黑漆漆的门洞里时，人已不见了行踪。这是一座高大的公寓，里面是一间间的小住房，是投机商建起来专门出租的；这类大楼一幢有时由成百套房间组成。我跑出门洞后，好像发现大院尽头的右侧角落有人影晃动，周围很黑，我好不容易才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我向那处角落跑去，发现这是个入口，有楼梯建在里面；楼梯狭窄而肮脏，并且黑漆漆的没有灯光；不过可以听见有人走在高处，正在逐级向上，我赶紧爬上楼梯，一心巴望在哪一层有人给他开门时，可以赶上他。结果正合我意。每截楼梯都很短，可楼梯却多得不计其数，因而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有人在五楼开了门，又捎带关好了，我那时离五楼还差三个梯级，可我估计就在五楼。等到我爬到五层，在平台上缓过气来，又摸摸索索地找到门铃，已经有好几分钟溜走了。终于一个女人打开门，当时她正在狭小的厨房给茶炉点火；她一声不响地听了我的提问，自然是莫名其妙，于是一言不发地把隔壁房间的门打开。这同样是个狭小的房间，出奇的低矮，陈设的家具粗陋而又颇不顺眼；一张宽大的床横在屋中，床前垂着帘子，上面躺着捷连季奇（那女人如此称呼他），他看上去似乎喝醉了。一座用于夜间照明的铁制蜡台放在桌子上，上面插着一根蜡头，差不多熄火

了，桌上放着一个差不多滴酒不剩的瓶子。捷连季奇躺在那儿朝我咕哝了一声什么，向另一扇门那边扬了扬手。可那女人已走开了，我无计可施，只有把那扇门推开。我就是这么做的，从而进到另一间屋子。

这屋子比刚才那间还要狭小拥挤，我甚至没处转身；房间一角搁着张窄窄的单人床，可仿佛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余下的家具便只是三张平常的椅子，各种各样的破旧衣服堆在上面，另外还有一个漆布面的破旧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极常见的厨房用的木桌，因而桌子和床的间距都走不了人。这里的桌子同那个房间的桌上一样，有一座用于夜间照明的铁蜡台搁在上面，蜡台上插着根蜡。一个小小的婴孩在床上啼哭，听那哭声，孩子生下大约有三周，可能还没过满月；一个满面病容、面色惨白的女人正在给孩子换尿布。她好像年纪轻轻，可穿得并不齐整，极为懒散随便，大概是产后刚刚下床；可小孩不住地哭着等待吸吮少得可怜的乳汁。沙发上还有一个孩子睡着，这是一个三岁女孩，身上好像搭着件燕尾服。一位衣着破旧的先生站在桌边，（他已把大衣脱掉丢在床上），他正打开一个蓝色纸包，露出大概两俄磅的白面包和两段小香肠。除此之外，桌上还摆着一个茶壶和几块儿胡乱放着的黑面包。一只没上锁的皮箱和两个装破烂货的包裹从床底下露出来。

总而言之，一切都凌乱不堪。我一眼就断定这二位（先生和女士）都是正经人家，可穷困落魄，已沦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随它乱七八糟的吧，没人打算整理一下。房间里的杂乱有增无减愈益明显，他们却从其中寻求到一种痛苦的快感，仿佛有意要在这种凌乱中得到报复性的忧伤的快意。

这位先生在我进屋之前也刚刚走进来，他把装食物的纸包打开，同时语速急促、情绪激动地在跟妻子谈话；女人尽管还没把尿布换好，却已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看来他

带回的消息和平日一样糟糕透顶。这位先生看起来年约二十八岁左右，黑瘦的脸上，黝黑的连鬓胡长在两侧，但下颌剃得光光的。我认为这副面孔十分端正，甚至挺招人喜爱；他面带愁云，眼神阴郁，可又隐约流露出病态的傲气，一种轻易就会伤害自尊的傲气。我的到来引发了一场令人纳闷的风波。

某种人能从自己容易气恼而又常觉委屈的性情中得到很大乐趣，尤其在他们此种情绪达到（这等情绪总是进展迅速）巅峰时；在这一瞬间，他们仿佛感觉被人欺凌与不受欺凌相比，前者更令人心情愉悦。这种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到最后老是后悔不迭，痛苦万分。这自然有个前提，即他们还长脑子，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怒气爆发得超出了正常的十倍。该先生诧异地盯了我一小会儿，他的妻子则恐惧地望着我，似乎有人造访他们家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奇事。忽然间，那位先生几乎朝着我大发雷霆地跳将起来；还没等我讲上两句，更兼他发现我衣冠楚楚，可能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我竟然无所顾忌地闯到他的居所，把他本人为之羞愧不已的穷苦落魄的境况看了个够。自然，他生活落魄，屡遭挫折，能趁机把心头之火撒到某人身上，还是甚感快慰的。刚开始时我还猜想他要扑过来大打出手；他脸色煞白，仿佛女人歇斯底里地搅闹时一样，吓得他妻子六神无主。

"您竟敢贸然闯入？滚！"他喊道，全身气得打颤，几乎语不成声。不过他突然发现他的钱包在我手中。

"这似乎是您失落的。"我尽量心气平和而又生硬地说（其实本该如此）。

他惊恐万分地在我跟前站着，一时醒不过神来；然后急忙翻了一下自己的衣袋，吓得瞠目结舌，在额头上捶了一下。

"老天！您在什么地方拾到的？如何拾得的？"

我简明扼要地把前后经过告诉了他，尽量语气平淡，我如何从地上拾起钱包，如何跑着叫他，追赶他，最终凭推测差不多是凑巧地跟着他摸黑爬到五楼。

“哦，主啊！”他扭头冲妻子喊道，“我们的所有证件，我剩下的医疗用具全在钱包里，都在那里……哦，先生，您可明白您给了我多大的恩惠！否则我就彻底垮下来了！”

恰逢此时，我抓着门柄准备一语不发地离开；可我喘息剧烈，心中的激动把猛烈的咳嗽引发出来，竟搞得我前俯后仰，几乎跌在地上。我见这位先生急匆匆地要帮我拉过一张空椅子，最终他把一张椅子上的破烂丢在地上，慌忙搬过来给我，十分小心地搀着我坐下来，可我仍不停地咳着，大约持续了三分钟。待我平息清醒后，他正在我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好（也许也是先把上面的破烂东西丢到地上），正仔细观察着我。

“您，似乎……患病了吧？”他的口吻仿佛是一名医生在开始察看病情时的惯用语气。“我自己……是给人看病的”（他没说是“医生”），说了这些后，他不知何故伸手向我指点一下屋内的景象，好像在抗议自己如今落魄到这般田地，“我发现，您……”

“我患了肺病。”我竭力简要地说道，然后起身要走。

他马上跳将起来。

“您可能把病情说得严重了，并且……用药后……”

他说了几句就搞不清自己的意思，似乎仍未醒过神来；他左手依然攥着那钱包。

“哦，您放心，”我拉着门柄，再次把他的话打断了，“上周博医生（我又把博医生牵扯进来）帮我察看了，——我的情况已无可更改。抱歉……”

我再次准备打开门，离开这位窘迫的对我充满感激可又羞愧难当的医生，可讨厌的咳嗽非在这时跟我过不去。因

此，我的那位医生强烈要求我重新坐下歇会儿；他扭头朝妻子示意，这位女士因而站在原处向我讲了几句深表感激和诚挚欢迎之类的话。她开口时看起来很难为情，以至于两片红云飞起在她那蜡黄枯瘦的双颊上。我呆了下来，可生恐他们拘谨约束的神态每秒钟都表露无遗（本应如此）。我看得明白，我的这位医生对刚才自己的鲁莽行为深有悔意。

“倘若我……”他开始说道，结结巴巴地，一句话没讲完就跳到另一句，“我对您感激涕零，着实深感愧疚……我……您也觉察到……”他再次指点着房间，“眼下我的境遇……”

“哦，”我开口说，“不必再瞧；事实摆在眼前，看来您失业了，跑到这儿控诉，并打算另谋工作，对不对？”

“您如何……如何了解的？”他吃惊地问。

“一下子便能瞧出端倪，”我不禁语带讥讽地答道。“不少人无限憧憬地打外省来此，四处奔忙，生活状况亦是如此。”

他忽然双唇颤抖、心情激荡地打开了话匣；他开始陈述，开始控诉，我真的被吸引住了，在他家几乎呆了一个钟头。他告诉我他的遭遇，其实这种遭遇寻常得很。他在外省当医生，是公职的，可那里后来有人使诈搞鬼，他妻子竟也被牵扯进去。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时言语冲撞，大闹一场；到头来省里的上层组织产生了倾向于他的仇敌一方的变化，有些人于是暗地里拆他的台，在人前对他造谣中伤；他的饭碗砸了，被迫拿出仅有的积蓄来到彼得堡，向上级控诉。毫无例外地，他的控诉在彼得堡被长期搁置；之后着手处理了，却又遭回绝；之后又承诺重新考虑，接着又遭严词驳斥；之后又叫他写个呈辞说明事情经过，接着拒不受理他出具的材料，叫他另陈诉状。——总的说来，他已奔波了四个月有余，食物吃完了，妻子仅存的几件破旧衣裳也当掉

了，而此时孩子又偏偏呱呱落地，并且，并且……“今天再次驳回我上呈的诉状，可我差不多已家无隔夜粮了，一切都失去了，妻子又生产了，我，我……”

他跳离椅子，别转过头，他的妻子在角落里抽抽搭搭地小声哭着，小孩儿也跟着哭叫起来。我把笔记本取出，将相关情况一一记录。写毕，我站起来，他这时在我眼前站着，神态既担忧又好奇地盯着我。

“我把您的姓名记下了，”我告诉他，“唔，另外还包括你经历中的其他：在哪任职、你们省长的贵姓高名和年月日时间等等。我有个中学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叔叔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个四等文官，如今担任总办……”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的那位医生差不多全身颤栗着喊起来，“您可知道，全部事情差不多由他敲定啊！”

确实，我不经意地在那位医生的经历和结局上给了他很大帮助，所有问题均势如破竹一般得以顺利解决，差不多就像小说的情节，似乎天意如此，存心做这样的安排。我告诉这对不幸的夫妇，请他们千万别寄予我任何期望，因为我自身只是个穷苦学生（我有意夸张自己的地位卑微；实际上我早就中学毕业，并非中学生了），而他们也勿需了解我的姓名，不过对我要马上动身去瓦西利岛去拜访的我那位同窗巴赫穆托夫，我确实信心十足，由于他那位四等文官的叔叔是单身，没有孩子，对他的侄子异常宠惯，视若珍宝，当他是自己家族中惟一的继承者，“我这位同学大概可以为你们，也为我尽一份力，自然，这得看他在叔叔跟前……”

“我只希望能在长官面前讲明情况即可！若蒙抬爱，能口头上跟他作番解释就足够了！”他高声说着，全身哆嗦得仿佛发病似的，双眼泪珠莹莹。他的确如此说道：若蒙抬爱。

我又作出声明，很可能事有不成，那样的话，什么都是多余的。讲到此处，我附上一句：若明日上午我没过来，就意味着事情告吹，请他们不用等待了。夫妻二人不停鞠躬，送我出门，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神情我永生难忘。于是我雇辆马车径直前往瓦西利岛。

中学期间，我同这位巴赫穆托夫一直存在嫌隙。他在学校总被当成贵族，至少我就对他如此指称。他穿戴考究，乘着私家马车上学，可并不自命不凡，是一个亲切随和的同学，生性直爽，总是满面笑容，甚至有时言语诙谐。可该同学才智平平，虽然他总位于班级榜首；我则不论何事都不曾位及人前。每个同学都很喜爱他，除我之外。他在这几年内曾几度打算与我拉近关系，可每次我都紧绷着面孔，一脸怒容地对他置之不理。如今几乎有一年我没跟他见面了；他就读于大学。当八点多钟我到他的住处拜望时（规矩不少，要经仆人先通名报姓），他出来一见是我，起初非常吃惊，甚至无一丝欢迎之意，可旋即兴高采烈，突然瞧着我大笑起来。

“捷连奇耶夫，什么风把您吹到敝处？”他嚷着，那一贯亲切随和又不拘小节的神态，有时尽管无所顾忌，可并不给人以受辱的感觉。他这种神情我十分欣赏，可也因为这种神情而对他恼恨之极。“可，这是怎么了，”他恐惧地喊着，“您竟然病到这种地步！”

我又被咳嗽苦苦折磨，跌倒在椅子上，几乎顺不过气。

他惊讶地坐下，我于是向他如实讲述了那位医生的遭遇，而且指出，由于他对他叔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可能会助他们一臂之力。

“我保证，一定这么做，并且明天就去我叔叔那儿活动；我甚至深感高兴，这事您描述得十分动人……可是，您为何想到请我出马，捷连奇耶夫？”

“由于对此事你叔叔有最大决定权，况且我俩，巴赫穆

托夫，向来是对头，但你胸襟坦荡，想必不会拒绝对头的要求。”我语带嘲讽地添上一句。

“好比拿破仑向英国求和！”他嚷着，放声大笑。“一定照办，保证会这么做！假如有可能，即刻去都可以！”他见我面孔紧绷，郑重其事地起身离座，赶忙补充道。

果不其然，此事意想不到地得以顺利解决，极为圆满。一个半月过后，我的那位医生在另一省份谋得职务，领取了路费，甚至还领到了补助。我对频频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起了疑（我则因此而有意不再去他们那儿。医生有时过来拜候我，我也差不多是冷眼相向），——我疑心巴赫穆托夫甚至说服医生收受了他的借款。这六周期间，我见过巴赫穆托夫两次，之后在为医生饯行时，我们再次见面。为医生送行而举办的香槟酒会设在巴赫穆托夫本人的家里，医生的妻子也参加了；可她没逗留太久，急着回家照看孩子去了。那是个五月初的日落时分，天色明朗，夕阳如一个巨大的球似的缓缓没入海湾。巴赫穆托夫陪同我回去；我们上了尼古拉桥，都有些微醉。巴赫穆托夫说他十分开心，此事居然处理得如此圆满，他向我深表谢意，说他在办完这桩善事后，此时的心情十分舒畅。他反复声明，一切都该归功于我，现在很多人自以为是地宣扬说，个别的助人为乐毫无用处，——这是无稽之谈。我亦很想阐明观点。

“谁抨击个别的‘善举’，”我开始说道，“谁就是在抨击人的本性，轻视个人的人格。不过，组织‘社会救助事业’与捍卫个人自由是性质相异却并不相斥的两个问题。个别的善举会永远存留下去，这是由于一种个人所需，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切身需要。从前有一位在莫斯科居住的老人，是位老‘将军’，即四等文官，看他的姓氏似乎来自日耳曼民族；他把一生的时间都用于去监狱为罪犯看病；被押往西伯利亚的每一批犯人，都提前知道将有一位老‘将军’

来麻雀山探望他们。老人行事严谨、诚心诚意;他到那儿以后,便对围在他身边的一排排的流放犯挨个加以查询,停在每个人眼前,问他们有何需要。他差不多从未指手画脚地教训他们,称那些人'亲爱的'。他把钱、各类生活必需品——裹脚、绑腿、麻布送给他们,有时会带来一些劝善书分发给每个认识字的犯人,确信他们在一路上会看这些书,并且认字的会念给不认字的听。他极少过问他们究竟身犯何罪,只有犯人自愿讲述时他才会去听。在老人眼中,一切犯人均是平等的,毫无分别。他像对待亲弟兄似的同他们交谈,不过犯人们最终视他为亲生父亲。假如他见到一个怀抱孩子的女犯,便会上前抚弄小孩儿一下,弹手指头为孩子逗乐。老人长年以来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么做,确实是殚精竭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他的美名传播开来,整个俄国、整个西伯利亚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人,我指全部犯人。一个曾逗留在西伯利亚的人对我讲,他亲自目睹过一些怙恶不悛的罪犯也一直深切怀念着老将军,实际上将军探视他们时,最多也仅能给每个犯人二十戈比的钱。他们怀念他时固然不是真诚热情或庄重肃穆。在这群'悲惨的人'中间,有一个曾犯下十二桩命案,杀了六个小孩的犯人,这么做只是由于心血来潮(这类人听说并不罕见)。有一天,大概是二十年之久的岁月里的头一遭,突然不知何故地叹口气说:'那个老将军不知如何,是否还在人世?'讲这些话时,他可能会冷笑一声,——仅此罢了。但您又怎能知道,他念念不忘二十年的这位老将军把一粒怎样的种子埋在了他心底?巴赫穆托夫,您又怎能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这种接近将赋予被接近者什么样的意义?……要明白,人生之旅漫长遥远,还有数不胜数的我们发现不到的岔路。最有手段的棋手,其中最有智慧的也仅仅能预知随后的几步棋;一个法国棋手可以预知十步棋就已被视为奇迹大加渲染。则人生需要走多少

步棋子？有多少步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在您散播您的种子时，在您留下您的‘善举’和您不管以何种方式做的善事时，您就是赠予了别人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收纳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加到自己身上；你们互相沟通，彼此靠近了；只需略微留心，您将获得回报，不仅丰富了知识，还将得到许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最终，您定会视自己所投身的事业如一门科学；它将令您把一生投入进去，并能令您的生命充实丰厚。另一方面，您的一切思想，您散播的可能已被遗忘的全部种子，均会展现出来，均会生长壮大；从您那儿取得种子的人将继续把它们传递给别人。您何以清楚在将来对人类命运的决定中您会发挥怎样的功用？倘若知识的增加和一生投身这项事业将最终令您完善而高尚，您便有可能播种一颗巨大的种子，将您丰富的思想遗赠后人，万古流芳，那么……”与此相近的话我那时讲了不少。

“可在讲这些时，您却已要失去享受生命的权利了！不如想想这个。”巴赫穆托夫好像在激烈地责怪某人似的喊道。

谈这些时，我俩正伫立桥头，靠着桥栏遥望着涅瓦河。

“您知不知道我有个怎样的想法？”我问道，身体伏在桥栏上，向外探出很多。

“您莫非打算投河自尽？”巴赫穆托夫差不多是恐惧地叫道，他大概从我的表情中觉察到我这个念头。

“不，眼下我仅有一个念头。我在想：如今我只有三、两个月的生命，可能是四个月；不过，打个比方，就算共余下两个月了，而我却特别希望行一次善事，但这需要不少工作，要四处奔波和忙活，就例如那位医生的事情一般。那么，考虑到这一情况，因为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我惟有丢掉这事儿，再另找一件简单点的，我能够尽力的‘善事’（假如我非要行善不可）。您不能否认，这种念头有趣之极！”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为我忧心忡忡；他一直送我到了家门口，途中很识时务地一次也没试着抚慰我，差不多始终默默无语。跟我分手时，他热情地与我的手相握，而且恳请我同意他常来拜望我。我答复说，若他来探望我，是试图“抚慰”我（我向他说明：因为就算他一言不发，仍是企图抚慰我），则他每次的拜访，只不过是更加提醒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耸了下肩膀，可仍被迫承认了我的想法；我们十分礼貌地道了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可当晚夜里，我“最后的信念”的第一粒种子播种下去了。我热切地把这个新思想紧紧抓住，热切地对它的全部细小差别之处和各种表现方式做出分析（我一夜未睡）。我对它分析得越深入，领悟到的就越多，因而也更令我恐惧。我终于受到那强烈的恐惧感的侵袭，并且这种感觉如影随形地纠缠了我之后的好几天。有时，我一念及这种持续不断的恐惧时，就一下子被又一种新的恐惧搞得心惊肉跳：依据这种恐惧我能够推导出结论：这个“最后的信念”已深植于我的心底，必定会有了结的时候。可真打算去了结，我又拿不定主意。三周又过去了，所有的都完结了，决心也坚定下来，可坚定这个决心是由于发生了一桩怪事。

下面的说明中我准备标记全部的日期和天数。事实上标与不标我都不放在心上，可现在（可能，只在此刻），我但愿那些对我的行为作出评断的人，可以真切地明了，我的“最后的信念”是如何从一串逻辑结论中推导出来的。我方才提及，我对实践这“最后的信念”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终于在后来拿定主意，可恐怕根本不是得自于逻辑结论，却是由于一个奇怪的促动力，来自于一桩可能与事件的演化毫不相干的怪事。大约十天前，罗戈任为一点私事来到我这儿，这里不必闲话此事。在这之前我与他从未谋面，可对他的传说却颇有耳闻。我告诉了他需要的一切情况资料，他随即就

离去了。因为他找我的意图就是准备探听情况，所以我们之间再无瓜葛了。不过我对他有了很大的兴趣，那一整天，我一直受到一些古怪念头的影响，于是我打好主意第二天亲自到他家作为回访。很明显，罗戈任对我的光临全无欢迎之意，甚而‘礼貌地’暗暗提醒我，我们没有交往下去的必要；可我仍过了兴味十足的一个钟头，他可能亦是如此。我俩之间对比鲜明，对此我们势必已有察觉，特别是我。我是风雨飘摇，不久于人世之人，而他则精力旺盛、身强体健、真正地享有生命的每一时刻，完全不必思考"最后的"结论、所余的时数或与他那事不相关的一切事情，就是……就是……不关系到令他发疯的那件事的所有事情。还请罗戈任先对我如此说法给予宽恕，由于我文笔拙劣，实不知应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他待我毫无礼貌可言，我仍认为他脑筋清楚，对很多事有很强的理解力，尽管他对无关事宜毫无兴趣，不屑一顾。我并未对他提起我的"最后的信念"，可我不知为何老认为，他在听我讲话时已琢磨出了我的心事。他一直沉默不语，极不善言谈。临离开前我做了暗示，虽然我俩之间对比鲜明，存在诸多差异，可 Les extrémités se touchent[1]（我以俄语解释给他听了），因而，可能他本人不似从表面看那么与我的"最后的信念"毫不相宜。他用一个十分阴沉郁闷的冷笑对我这话作出回答。然后起身主动帮我取过帽子，装成好像发现我有要走之意的样子，实际上是强行把我逐出他那阴冷的房子，却还装腔作势地恭送我出去。他的房子令我十分惊讶：好似一座坟墓，他好像对这房子情有独钟，但这亦很好解释：他身强体健、生命力旺盛，不必用环境装点自己本已充实的生活。

对罗戈任的这次探访令我疲惫不堪。除此以外，我从清

① 法文，相反的极端也会碰在一块儿。

早开始就有不适之感；傍晚时我觉得软弱无力，便在床上躺下，但有时我觉得在发高烧，偶尔甚至还说胡话。科利亚陪伴着我直到十一点。但他说的和我俩谈的内容，我仍记忆犹新。可有时我闭上双眼，伊万·福米奇·苏里科夫的影像就会浮现在我眼前，好像他成了暴发户，有几百万的财产。他费尽心思也总琢磨不出该把这一大笔钱置于何处，生恐人家窃取他的钱财，吓得全身直哆嗦，终于拿定主意把它们埋到地下。我后来帮他想出个法子，不妨拿这些金币做成金棺材盛殓他那“冻死”的孩子，这比把成堆的金币白白埋进土里要合适多了，为了这一目的，还得从地下再把小孩掘出来。苏里科夫竟然噙着感激的泪水同意了我这个带有讥讽意味的提议，而且马上着手实施这个建议。我似乎吐了口唾沫，从他身边走开了。等我彻底定下心神后，科利亚告诉我，我完全没睡，在这期间一直对他讲苏里科夫。我时不时就感到十分抑郁和恐慌，因而科利亚离开我时十分为我担忧。等他出门，我起身锁门时，我一下子想到了前不久在罗戈任府上那阴森的客厅房门上方挂着的一张画。他经过该处时曾亲自把那幅画指给我看；我在画前似乎整整停了五分钟。从艺术的角度看，此画一无是处；可它却对我造成了一种颇让人不可思议的惶然之感。

画面表现的是刚被从十字架上取下的基督。我认为画家们在描画被钉十字架或被从十字架上取下的基督时，大都惯于将他的面孔刻画得罕见的美丽。即使在他煎熬着惊人的痛苦时，他们甚至也千方百计地想把这种美留住。然而罗戈任家的那幅画却全无美感；根本就是一具死尸，在被钉死之前他已经受了无比的痛楚、伤害和酷刑，背着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时又遭到看守的毒打和群众的殴打；最终，他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受了六小时之久（以我的估计，至少有六小时）的痛苦煎熬。不错，这是刚刚从十字架上被取下的

一个人的面孔，换句话说，尚有生命的、温暖的象征存留在脸上；他的面部表情尚未完全僵硬，所以死者脸上甚至于表现好像他此时仍能感到的苦痛（该画家恰当地把握住这个）；可这副面孔被画得毫无美感，只是本来面目。这根本就是合乎情理的，无论什么人，在忍受了这么多痛苦后，他的尸体理当如此。我晓得，基督教会早在耶稣纪元伊始就已确证，基督承受的苦难并非象征意义的，而是确确实实的真事，则他的血肉之躯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亦该十足地、根本地受制于自然规律。画上的基督，脸被打得青紫肿胀，血肉模糊，非常恐怖；他瞪着双眼，眼球歪斜，露出的眼白闪出死鱼一样的玻璃似的反光。可令人不解的是，你在面对着这具饱经蹂躏的尸体时，不禁会冒出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回味的问题：假如他的全部门人，后来的他那些主要的使徒见到这具尸体（想来这尸体必定此种情状），那群追随着他和在十字架旁伫立的妇女，和那些信奉他、尊崇他的所有人在见到这具尸体后，他们怎能确信这位殉道的基督可以重生呢？这不禁令人闪过一个念头，死亡既然如此恐怖，自然规律亦威力无边，那么如何才能够打败它们？基督曾在生前数度征服自然，令自然对他俯首称臣。在他呼唤："大利大古米[1]时，——她就起来了；他呼唤："拉撒路出来"[2] ——那死人就又活了。但如今即使他亦无法违抗自然规律，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克制呢？面对这幅画，会有一种幻想油然而生，好像自然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铁石心肠的无声的怪兽，或者再准确点说——虽然听起来稍微古怪些，可更为贴切，——它好似一台构造新式的、十分庞大的机器，它满不在乎地攫取、残忍冷酷地压榨和吞咽了伟大的无价生物——一个这

---

① 意为：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见《新约·马可福音》。
② 见《新约·约翰福音》。

种生物的价值就足可匹配全部自然界以及它的一切规律的价值，就足可匹配全部世界的价值。世界则有可能是由于这种生物的出现而特意缔造成的！这幅画恰是试图表达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一股蛮横无理而且全无意义的、永不消失的黑暗力量，所有的一切都受制于它。在面对这幅画时，你们同样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种看法。那些围着死者的活着的人（该画面丝毫没有这种人），在那个全部祈盼和差不多信仰被突然摧毁的夜晚，会感到多么恐怖的哀痛和惊惧呀。他们必定是在极度恐怖的惊惧中四下散去的，尽管一个了不起的观念永远留在每个人心底，这个观念永不可能从他们心中被攫走。假如这位人类的向导在服刑前能够见到自己这种形象，他是否能如现在这般大义凛然地平静地走上十字架？若你看到那幅画时，脑中亦会有如此疑问。

科利亚走后的一个半钟头，所有这些影像都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地呈现在我眼前，实际上可能是掺杂在幻觉里，可有时形象真切清晰。不具形象的东西如何能具有逼真的形象？可有时我仿佛感觉自己在难以想像的一种怪异形状中发现这股无穷的力量，发现这种残忍冷漠、聋且无声的东西。我记得好像被人挽着手，他举着蜡烛把一只庞大而令人生厌的毒蜘蛛指给我看；而且对我讲，它就是那最为阴森、最为残忍麻木且又威力无比的东西，然后他便对我的愤恨大肆嘲弄。在我屋里的圣像前，总在晚上点起一盏灯，——光线幽暗模糊，足可了然一切，靠近小灯还能看书。我猜那会儿大概有十二点多了；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两眼圆睁；突然，门开了，罗戈任进了我的房间。

他进屋后，把门关好，静静瞧了我一眼，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角落的桌边，这张桌子差不多就在那盏灯下面。我大为诧异地盯着他，看他有何举动；罗戈任把手肘撑在桌上，

无声地看着我。就这样有两三分钟，我记得，我对他的无声无息感到异常气愤和懊恼。他为何不开口？这么晚的时间他还来找我，我自然迷惑不解，可我记得自己并未因此而大吃一惊。甚至正相反：我在今天上午尽管没对他清楚地道出我的念头，可我明白他理解我的想法；而这个念头就其严重性质而言完全可以成为再次交谈的原因，即便时候太晚，仍可以过来谈谈。我认为他正为此而来。我们上午告别时带有敌意，甚至我还记得，他怀着嘲讽的神态瞧了我两三回。如今这种嘲讽的神情我又在他的眼神里找到了，正因这种神色令我对他心生气恼。关于此人确为罗戈任而非幽灵或幻觉，我最初便完全肯定，甚至于连一点怀疑的想法都没有。

他当时一直在那儿坐着，仍用那种嘲讽的神情看着我。我气呼呼地在床上翻过身，也用手肘撑在枕头上，故意一言不发，就算一直这么相持下去也决不出声。忽然间，我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这人不是罗戈任而仅是幻觉，那该如何？

不管在患病中或患病前，我从未看到过一个幽灵；可我还小的时候，甚至如今，我指不久前，我一直认为，若我确实见到幽灵，就算仅有一回，我便将马上死去；虽然我从不相信有什么幽灵。不过，在我产生这并非是罗戈任而是幽灵的怪念头时，我记得自己毫无惧意。不但没有恐惧，我对之甚至十分气愤。另有一事比较奇怪：怎么解开这一谜题（就是说这究竟是鬼，还是罗戈任）——不知何故，我对之兴味索然，亦不觉惶惑，实际上，我本应对此深感惶恐无措；我认为自己那时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当时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今天上午罗戈任身着便装，穿着拖鞋，可此时却穿着燕尾服，套着白坎肩，还系着白领结？我也有这种念头：如果这是幽灵，而我对它并不畏惧，那为何我不起身走过去，到他旁边检验一番？不过，可能我没有胆量、心存惧意

吧。可我刚一念及自己也许恐惧时，一下子凉彻全身，哆嗦起来；我觉得后背凉嗖嗖的，双膝战抖着。正在这一刹那，罗戈任好像料到我恐惧了，他放下那条撑在桌上的胳膊，身子绷直，咧开嘴好像要发笑；他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觉得一股怒气袭来，一心想向他扑去，可因我曾起誓决不先行开腔说话，所以仍呆在床上，况且我尚不能确证这到底是不是罗戈任。

究竟僵持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了；也不记得自己有时是否失去了意识。总之罗戈任最后离座起身，同方才进屋时一样，慢悠悠而又全神贯注地打量了我一下，可他已不带嘲弄之意；他静悄悄地、差不多轻手轻脚地向门口走出，开了门出去，又随手把门带上。我没下床；不记得自己睁着眼睛躺了多久，我总是在想；天晓得我考虑些什么；后来我怎么迷迷糊糊睡下的我也记不清了。第二天上午九点时，有人敲门，我才醒了。我同家人已有约定，若九点前我自己没把门打开，也没吩咐送茶，则马特廖娜便该自己来敲我的门。我把门给她打开，马上闪过一个念头：门锁着，他如何进来呢？我问明情况后确信真的罗戈任本人不可能进入房间，因为夜里我家所有的门都是锁好的。

我极尽详细地描述的这桩奇事，就是推动我“坚定决心”的理由。从中可知，推动我完全坚定决心的，并非逻辑结论，也非符合逻辑的信条，而是憎恶。我不能再苟活于世了，因为生活竟已把一些如此怪异的、令我感到气恼的、羞辱的状态显露出来。这个幽灵令我深受其辱。我不会对那股如同毒蜘蛛的黑暗力量俯首听命。时至暮色四合，我终于觉得自己坚定了最后的决心，我心中这时方觉如释重负。这只是第一层次；为进入第一层次，我来到了帕夫洛夫斯克，可对此已不必过多说明。

七

我拥有一把小黑手枪，我很小时就弄到了这家伙。在那个幼稚的年龄，我忽然对关于决斗、拦路抢劫这类故事着了迷，幻想着有人向我提出决斗，而我又如何毫无惧色地站在对手的枪口前面。一个月前我验看了一下那把小手枪以备使用。在装枪的抽屉里我又发现了两粒子弹，在角制火药筒内找到够装三发子弹的火药。这把枪糟透了，射出的子弹老偏离目标，射程共计不多于十五步；不过，若把枪顶在太阳穴上射击，自然可以使脑袋搬家。

我准备当帕夫洛夫斯克旭日东升时到公园那儿去死，这就不会惊扰别墅中的任何一位。我这篇《说明》足够对警方解释一切。对心理学有兴趣的人和需要知悉实情的人均能在这里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结论。可是，我不想把这篇文章公诸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恳请一份由公爵自己保存，另一份交由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小姐保管。这是我的心愿。我的骨骼我将捐赠给医学院用于科研。

我否认别人有对我进行裁决的权力，而且我明白，现在任何法庭都无法管制我。不久前有个设想曾使我深感好笑：如果我突然冒起想杀死不管是谁的念头，就算我连害十命，或干一件被看成世上最为恐怖之事，而在体罚和肉刑已被取消的情形下，法庭在我这个只有两三周活头的人面前将处于怎样窘困尴尬的境地？我将被安置在他们医院里接受精心照顾，将安逸、温暖地离开人世，可能要比死在家里安逸得多、温暖得多。我不懂为何与我境况类似的人没有这种想法，就算只是说着玩儿？但是，大概也有这种念头；即便在我们这种人中，以喜欢取笑逗乐的人也比比皆是。

不过，就算我否认自己受到的审讯，我明白自己仍会遭到审判，但那时我早成了个耳不能闻、口不能言的被告。我不甘心不作丝毫辩解地死去，我的辩词是自愿而非勉强作出的，亦非为给自己开脱，——噢，不是！我不必恳求谁的原谅，也没有需要原谅的地方，——这么做仅是我本人的意愿。

首先，我头脑里存在着一个古怪的观点：对我自己的这两三周生命时间我享有支配权，哪位竟然打算就属于本人的这一权利持有非议？根据什么？目的何在！这与法庭有何相干？到底谁想要我不但接受判刑，还得温驯地度过刑期？莫非的确有哪位有这种需要？是出于道德的需要？我还清楚，如果我在自己年富力强之时剥夺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生命“原本可以有利于我的邻人”等等，则道德尚能依据陈旧观念对我这种轻率对待自己生命大加谴责，或者把只有道德才清楚的其它罪状加在上面。可现在，在已被宣告刑期的现在，哪种道德还需要除你的生命以外那声嘶力竭的最后的嗟叹？为何非要伴着这声嗟叹才允许你把生命的最后一个原子交纳出去，与此同时还得洗耳恭听公爵的抚慰。他依据基督的信念加以论证，肯定可以导出一个幸福的结论：其实您死去反而更好。（似他这种基督信徒无一例外地都可达成这一共识，此乃他们百谈不腻的话题。）他们为什么要提到那些让人好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树木”？是希望令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宁从容？希望以生命和爱的幻象遮掩我的梅耶罗夫砖墙和坦率纯真地写在上面的所有一切，不让我见到这些；莫非他们不懂，事实上我越是忘乎所以，就越发沉迷于这最后的幻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头来只能令人更加凄苦。这不知何时散席的盛筵既然从伊始时即视我为惟一多余的，那么你们的大自然，你们的帕夫洛夫斯克公园，你们的日升日降，你们的晴朗的天空以及你们的春

风得意的面孔，就我而言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的美好景致在我看来有何意义？如今我分分秒秒都一定要明白，也不由得我不明白：即使那只此时在我身边的一缕阳光中嗡嗡叫着的小苍蝇，都可以参与这场盛筵及合唱，也清楚它在其中占有一个位置，它也钟爱这个位置而且感到快乐，偏偏只有我一人被排挤在外，并且由于我的懦弱、退缩，在此之前仍总不想弄清这点！ 噢，我心里清楚，公爵和他们大家非常愿意引我到这一步：令我在那时不是要把这些“阴恶毒辣的言论大加宣讲，而是听天由命地为了感化劝善和道德的取胜来诵唱米尔武阿的一节有名的经典诗句：

O，puissent voir votre beauté sacrée

Tant d'amis sourds à mes adieux！

Qu'ils meurent pleins de jours，que leur mort soit pleurée，

Qu'un ami leur ferme les yeux！[1]

不过，请相信我吧，淳朴忠厚的人们，请相信我，即便在这节亲善淳厚的哀诗里，在这个以法文诗的形式传达给世界的经院式祝愿中，也有如此浓重的苦涩蕴含在里面，如此多无法释怀的只能在诗韵中自行缓和了的哀怨，以至于诗人自己也大概被纠缠不清，把这种哀怨看成了动情的眼泪，并且就这样离开人世；但愿他的灵魂得以安息！ 要明白，这种发觉自己渺小卑微和脆弱无助的屈辱是有一定限度的。超出这一限度，人便走上了绝路，而且他反而开始从自己的屈辱中获得极度快感……就此意义而言，驯顺当然是一股

---

① 法文，意为哦！但愿对我的离世无所知的朋友将看见您神圣的美！但愿他们都是寿终正寝，有人为他们流泪哀悼，有朋友为他们合上双眼。

强大的力量，这我并不否认，尽管我不是从宗教视驯顺为力量的那种意义上来说的。

宗教！我不否认存在着永不凋零的生命，以前我大概也一直承认这点。即便最高统治的意志燃亮了意识；即便这一意识扫视着世界说："我存在着"；即便这最高意志忽然决定摧毁此意识，由于那儿因为什么需要而有此安排（甚至于根本不说清缘由），即便是需要好了，所有的一切我完全可以认同。可另外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在如此情形下还要求我的驯顺？莫非不可以索性吞噬了我而不必非要我称颂吞噬我的那种力量？那边莫非确实有人会由于我自愿放弃两周的生命而大发脾气？我怀疑这个；与此相比更为精确的猜想不过是——需要以我这渺小卑微的生命，仅为一个原子的生命，去装点某种整体的和谐完满，去作为某个正或负的符号以完成某一对比，如此等等。正如每天都要求大量的生物死亡，不牺牲它们的生命，则此外的其余世界就很难维持下去（尽管应该表明，该观念自身就算不上大公无私，气度开阔）。可管它呢！我承认，否则，就是说若没有自相残杀，彼此毁灭，这个世界不管怎样都不会运转正常的；甚至我情愿同意，我对于这一安排茫然不解，可我十分清楚一点：即你令我发觉"我存在着"，则这个世界的设计有误，不然的话它就无法维持，这还与我相干吗？既已这样，以后有谁能责怪我，凭什么责怪我？任由你们作何等感想，总之全部都是无理不公的。

但是，无论我多么热切地希望，我一直不能猜想不存在后世的生命和天意。说得更为准确的是：全部都存在着，不过我们对后世的生命及其规律一无所知。但若它高深莫测，甚至于无法明了，莫非我得因为不能领会其中精深的事理而承担责任？的确，那些人说（公爵自然跟他们一道），对这事要依从，要毫无异议地、俯首贴耳地依从，我的这种温驯

屈从必定会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回报。因为我们不明了天意而气急败坏地拿我们自己的观念去强行对它作出说明，如此就大大辱没了天意。可我再次重申，既然无法对它进行了解，则亦难以让人为不理解的东西担当责任。既如此，又怎能责怪我对天意的真实旨意和它的规律茫然不解呢？不，最好别谈宗教。

况且已说得足够了。在我读到此处时，想必已旭日东升，“在天上发出巨响”，无限的强大力量即将洒向芸芸众生。任由它如此吧！我即将正视着力量和生命之泉，同时离开人世，我要放弃这生命！假如我有不来到世间的权利，则我肯定会对在如此捉弄人的环境下生活而一口回绝。可我尚有结束生存的权利，尽管我仅是把廖廖无几的日子奉还。这并非多大的权利，也并非多大的反叛。

最后指出：我绝非由于忍受不了这三周才结束生命。噢，我有足以忍受过去的力量；并且倘若我情愿，仅仅发觉自己承受了委屈已足够抚慰我的。可我并非一个法国诗人，亦不愿接受这种抚慰。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引诱。自然规律用它裁决的这三周把我的行动局限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自尽大概是我尚有可能凭自己意愿有始有终去做的仅有的一件事。也不错，也许我的确希望把最后一次行事的机会好好把握？有时抗议并非寻常举动……

《说明》就在这儿收尾了；伊波利特终于停止了诵读……

直爽在特别的情形下能够达到一种极为厚颜无耻的地步，当一个神经兮兮的人遭到打击并失去自控时，他已无所畏惧，甚至于试图搅闹随便什么荒诞不经之事并为之心满意足；他会向人们出击，同时自己带着一个不甚清晰但无比坚实的目的，打算必须在一分钟后从钟楼上跳下，从而使此种情形下能够发生的全部误解一了百了。此类状态的症状一般通过体力的几近衰竭

表现出来。至此，始终支持着伊波利特的那种反常的极度紧张已进入这最后阶段。这个病魔缠身的十八岁的年轻人元气大伤，虚弱不堪，仿佛一片从枝头飘零的瑟缩发抖的树叶。可他刚一环顾自己周围的听众，——这还是近一个钟头的首次，——一种极为高傲轻慢、极为不屑一顾和带有羞辱味道的憎恶之意立即表露在他的眼光和笑容里。他急不可待地向人们发出挑衅，可听众亦群情激愤。人们懊丧地从桌旁离座起身，引起一阵很大的声响。疲惫、香槟和紧张令他们形成的印象更显杂乱和肮脏，倘若能够作此描述的话。

忽然间，伊波利特好像被人拉扯下座位一样迅速地跳离椅子。

“旭日东升了！”他见到光芒闪烁的树梢高呼着，同时把这当成奇迹一般指给公爵瞧，“升起来了！”

“您本以为它不会升起来吗？”费得先科插话说。

“又是一天的曝晒，”加尼亚满不在乎地嘟囔着，他把帽子攥在手中，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照这样一月无雨，怎么受得了！……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普季岑？”

伊波利特听到后，差不多惊得哑然失色；蓦地脸色惨白得吓人，浑身哆嗦。

“您愚不可及地假装一副漠然的模样对我恣意羞辱，”他直瞪着加尼亚说，“您这个浑球！”

“哼，实在是鬼迷心窍，怎能如此胡闹！”费得先科叫道，“实在是少有的神经衰弱！”

“无非是个笨蛋！”加尼亚说。

伊波利特极力按捺着自己。

“我很清楚，各位，”他开口说，仍在哆嗦，字句时断时续。“我会招致你们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对于拿这些胡言乱语（他指指那篇《说明》）令你们饱受煎熬而后悔不迭，可我也后悔没让你们烦死……（他露出愚蠢的笑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心烦

透了吧？”伊波利特忽然转而冲他问道，“您是不是被折磨得快死了？快说！”

“略微拖沓冗长了些，可……”

“和盘托出吧！说实话，就算您这一生中只这么一回！”伊波利特战抖着命令道。

“噢，我完全不放在心上！抱歉，请您让我清静些。”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憎恶地转过身去。

“愿您睡个好觉，公爵！”普季岑走到公爵身边说。

“他就要开枪自尽的，你们搞什么鬼！看他！”薇拉惊叫一声，恐惧万分地朝伊波利特冲去，甚至把他的手牢牢攥住，“你们怎么若无其事的？他曾说要在太阳升起时开枪自杀的，不是吗？”

“他不会开枪自杀的！”几个人带着幸灾乐祸的腔调嘀咕着，加尼亚是其中之一。

“各位，请你们留意！”科利亚也把伊波利特的另一只手攥住，叫着，“你们只消瞧瞧他的脸色！您究竟怎么回事！公爵！公爵！”

薇拉、科利亚、凯勒尔和布尔多夫斯基全都围在伊波利特身旁；四人都紧紧抓着他。

“他有这个权利！有权！……”布尔多夫斯基咕哝着，实际上他自己也是神不守舍的。

“公爵，敢问您准备怎么处理？”列别杰夫来到公爵近前，一副醉意十足、气急败坏的凶恶架势。

“处理什么？”

“不！容我讲两句：我是这儿的主人，尽管我无丝毫怠慢您之意。即便您也是这儿的主人，可我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家……就这么回事。”

“这小子在胡搅蛮缠；他不会开枪自杀！”伊沃尔金将军怒气冲冲却又过于蛮有把握地忽然吼了一声。

“将军所言极是！”费得先科表示同意。

“我清楚他不会开枪自尽，将军，我致以万分敬意的将军，可终究……因为我是房主。”

“听我说，捷连奇耶夫先生，”与公爵话别后的普季岑忽然把手伸向伊波利特，“似乎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您的骨骼，您说准备把它们捐赠给科学院！您是指您的骨骼，您自己的，是吗？换句话说，您打算捐赠自己的骨头？”

“不错，是我自己的骨骼……”

“这样就好。我恐怕把这搞错了，听说这种事曾发生过。”

“为什么您要耍弄他？”公爵忽然喝道。

“人家的眼泪都被惹出来了。”费得先科加上一句。

不过伊波利特根本就没哭。他打算挪动下身子，可那四个围着他的人忽然一把握住他的手，这时有笑声响了起来。

“他恰恰巴望着人家把他的手抓住，他读文章即此目的，”罗戈任提示道，“公爵，告辞了。嗯，坐了这么长时间，骨头都酸疼了。”

“捷连奇耶夫，若您的确打算开枪自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着说，“换上我是您的话，听了这种吹捧，一定较着劲不自杀，故意把他们惹火。”

“他们急于希望见到我开枪自杀！”伊波利特恶狠狠地冲着他说。

他的语气仿佛吃了火药，一副随时出击的腔调。

“他们由于没看到这种场面，因此恼羞成怒。”

“如此说来，您也觉得他们见不到这个了？”

“我无意唆使您；恰恰相反，我想您极有可能开枪自尽。关键是您不要动怒……”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摆出一种维护弱小的长辈模样拖长声音说。

“如今我才知道，读这篇文章是我犯下的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伊波利特说着，突然他用一种无限信任的神态看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似乎希望朋友提出一个饱含友情的建议。

"这种境遇很好笑，可是……我确实不清楚应为您提供怎样的建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着答道。

伊波利特一眼不眨地严厉地看着他，一声不吭。显而易见，有时他根本意识模糊。

"不，容我讲两句，这无非是一种架势，"列别杰夫说，"什么'我打算去公园自尽，以免惊扰任何人！'只有他才自以为下了台阶朝公园走上三步，便不致惊动别人了。"

"各位……"公爵正准备开腔。

"不，请允许我讲两句，我致以无比敬意的公爵，"列别杰夫愤愤不平地紧抓住这个话题，"因为您本人也发现这不是闹着玩儿，况且，起码有半数的客人也持有相同看法，而且坚信，他如今既已在此讲出那种话，必然要开枪自尽以维护他的自尊，因此作为主人我要在证人们面前声明，我请求你们的帮助！"

"到底应做些什么，列别杰夫？我很乐意为您效力。"

"听着：首先叫他马上把他方才在我们跟前大加吹捧的那把手枪以及全部弹药乖乖地交出来，假如他老实照办，看在他有病的份上，我会允许他在我家住上一晚，这自然一定要在我的监控之中。不过明天请他务必离开，任由他到何处都可以；很抱歉，公爵！若他不把武器交出来，我定要即刻抓住他的胳膊，我拽一只，将军拽另一只，并且立即差人报警，届时便由警察受理此事，看在老相识的份上，费得先科，你走一遭如何。"

一时人群大乱。列别杰夫万分激动，正无所顾忌；费得先科准备动身去警察局；加尼亚执拗地坚决认为没人会开枪自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则一言不发。

"公爵，您可曾从钟楼上跳下？"伊波利特突然对他耳语道。

"不曾……"公爵心无城府地回答。

"您难道以为所有这些愤恨我未预料到？"伊波利特又轻轻说道，他双眼忽闪地看着公爵，似乎的确在等着他回答。"行了！"忽然他冲着在场的所有人吼道，"我犯了错……比一切人的过失

都严重！列别杰夫，钥匙在这儿（他取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串套在钢圈上的三四把小钥匙），就这把，倒数第二把……科利亚可以把它指给您看……科利亚，科利亚在哪儿？”那时他正对着科利亚，却仿佛看不到似的叫着，“没错……他可以把它指给您看；前不久他刚跟我一块儿把东西装进包里。科利亚，你领他去吧；我的包放在公爵书房的桌子下面……拿这把钥匙，我那把手枪还有火药筒……都在下面一个盒子里放着。前不久他亲自放进里面的。列别杰夫先生，他可以取出来给您看，不过有个交换条件，明早我返回彼得堡时，您得把那枪归还给我。您听到没？我是因为公爵的缘故才把枪交给您，却不是考虑到您。”

“这么做才像话！”列别杰夫拿起钥匙阴冷地笑着，向隔壁房间跑去。

科利亚站在原处没动，原想开口说什么，可列别杰夫连拖带拽地带走了他。

伊波利特瞧着嘻皮笑脸的客人们，公爵发现他牙齿打战，仿佛置身在严寒中那样。

“他们统统都是浑球！”伊波利特怒火中烧地恨恨地向公爵低声说。他在与公爵交谈时，总摆出窃窃私语的姿态。

“不要理会他们；您非常虚弱……”

“立刻就走，立刻……我立刻就离开……”

他忽然拥抱了公爵一下。

“可能您以为我神经错乱了，是吗？”他瞧了公爵一眼，怪模怪样地笑着。

“不是，不过您……”

“立刻就走，立刻，您不要出声；什么话都别讲；您站在这儿……我要看看您的眼睛……您就这么站着，让我看看。我准备跟一个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号的人说再见。”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盯着公爵看了有十秒钟。他脸色煞白，额角被冷汗浸湿了，有些古怪地用一只手抓着

公爵，似乎惟恐把他放走。

“伊波利特，伊波利特，您有什么问题吗？”公爵叫起来。

“立刻就去……行了……我马上就去躺着。我想为太阳的健康干杯……我打算，我打算，不要管我！”

他急速地从桌上拿起酒杯，忽然从原处走开，霎时就来到了下廊台的台阶处。公爵正欲跟上去，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跟公爵握手告别。一秒钟之后，廊台上忽然发出了人们的齐声惊叫，然后就出现一分钟异常混乱的局面。

原来发生的事件是这样的——

伊波利特在挨着下廊台的台阶处停下脚步，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则放在身上那件大衣的右衣袋里。凯勒尔在事后一口咬定，伊波利特在此之前也总把右手揣在右衣袋里；在同公爵交谈时，他左手扯着自己的肩膀和衣领，而右手却始终放在兜里，凯勒尔极力宣称自己即在这时第一次起了疑。无论怎样，总之他在某种惶然忐忑的心情驱使下也跟上了伊波利特。可他没追上。他只发现某个物体在伊波利特的右手中晃了一下，仅在这同一秒钟，一把微型手枪已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凯勒尔扑上去拉他的手，可与此同时伊波利特扣动了扳机。扳机发出干涩尖锐的卡嗒一声，可枪声没跟着响起来。当凯勒尔把伊波利特紧紧抱住时，伊波利特一下瘫倒在他怀里，似乎昏了过去，他大概确实以为自己已饮弹身亡了。手枪已被凯勒尔拿在手里。伊波利特被人搀扶着，有人搬过椅子让他坐下来，大伙都围在他身边，大叫大嚷，问东问西。人们都听见了扳机卡嗒一下，而眼前却仍是活生生一个人，连一点擦伤都没有。伊波利特坐在那儿表情麻木地扫视着四周的一切人，不清楚有什么事发生了。列别杰夫和科利亚在这时跑了进来。

“卡住了？”四周的人纷纷询问。

“大概子弹没放进去？”另一些人作出假设。

“装着呢！”凯勒尔把手枪验看一番，作出了宣告，“不过

……”

“莫非卡住了？”

“压根儿就没火帽。”凯勒尔向人们宣称。

继之的那种哭笑不得的局面实难描述。当初传染了所有人的惊骇立时被哄笑代替了；一些人甚而纵声大笑，从此事中得到了看别人倒霉的快意。伊波利特发神经似的放声大哭，绞着双手向人们哀声申辩，甚至也冲费得先科苦苦辩解，他两手抓着费得先科，对他起誓说自己忘记了，“不经意地彻底忘记了，却非存心忘记”把火帽装进去，说“这些火帽统统放在他背心袋子里，共十个”（他叫四周所有人看），说他不预先装上火帽是由于担心枪在衣袋里走火，觉得必要时安上火帽还赶得及，但没留神竟给忘掉了。他向着公爵、向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哀告，请求凯勒尔把手枪交还给他，他立刻以行动向大伙声明何谓“他的声誉，声誉”……说他自此以后“永远把名誉丧失殆尽了！”……

最后，他的确昏倒了。人们把他抬进公爵的书房。列别杰夫已彻底酒醒了，马上找人请大夫，自个儿跟女儿、儿子、布尔多夫斯基还有将军一同陪在病人身边。在昏迷的伊波利特被抬进屋时，凯勒尔站在廊台中间，心情激荡、激奋昂扬地一字一句、清晰真切地高声表示：

“各位，倘若我们中间仍有谁在我跟前讲什么疑心火帽是存心忘记装上之类的话，或者自以为那可怜的青年仅仅在上演一场闹剧，那么我将找此人算账。”

不过没人理会他。客人们最终搭着伴儿匆忙散去了。普季岑、加尼亚和罗戈任结伴同行。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改了主意，不作出解释便打算告辞，公爵为此十分诧异。

“您不是打算待大伙散了后跟我谈一会儿吗？”他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道。

“的确如此，”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同时一下子坐在椅

子上，并要公爵也在他旁边就座。“可如今我忽然改变初衷。我跟您说实话，我有些彷徨不安，您亦如此。我的思绪如一团乱麻；另外，我打算向您说明的那事就我而言关系重大，对您亦然。公爵，你可明白，我十分希望在自己这一辈子中就算只有一次也可以，去做一件真正光明正大的事情。换句话说，一件彻底不掺杂私利的事，可我觉得自己在如今，此时，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件光明正大之事，再者说，您大概也……也一样……另外……得了，总之咱们日后再说明吧。我如今准备前往彼得堡，假如我们等着这三天时间，事情大概会发展得易于明了，对我对您均为如此。”

他说完后再次离座起身，因此令人纳闷：为何方才又坐下呢？公爵也认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抑郁不快、很是气恼，看着人的神情怀有敌意，眼神跟方才大不相同。

“捎带请问，您这时要去探视病人吗？”

“不错……我不放心。”公爵说。

“放心好了；他一定能有六周的活头，甚至还可能在这儿复原。但明天最好轰他走。”

“可能我的确起了那种鼓动作用，由于……我一言未发，他也许以为我对他能否自尽表示怀疑。您有什么看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根本不是这回事。您的心肠太仁慈了，因而仍无法释怀。这号事我听过，可从未亲眼目睹某人为得到别人的夸奖或者由于没有别人的夸奖而赌气自尽。关键是我对这种露骨的神经脆弱持怀疑态度！但是，明天您最好轰他走。”

“您觉得他还能开枪自尽吗？”

“不会了，如今他不会再自尽了。可是对那些我国出产的拉赛奈[①] 您得提高警惕！我再次请您注意，对于这类无才无能、急

① 拉塞奈：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轰动巴黎的残酷杀人犯。

躁难耐的贪婪的废物而言，犯罪是寻常的避风港。”

“莫非他是个拉赛奈？”

“尽管上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可本质相同。您将见到，正如方才他本人读给我们听的《说明》中所言，实际上仅为‘闹着玩儿’，就打算害死十命。就算该先生不具备做这等事的能力，但这种话如今也把我搅得睡不安稳。”

“您大概多心了。”

“您实在让人诧异，公爵；您不信如今他就可以连伤十命？”

“您这个问题让我不敢回答；所有这一切都十分令人不解，不过……”

“那么好吧，由着您，由着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最后气恼地说，“何况您这人勇气十足；但是您可不要成了那十人中的一员。”

“他极有可能谁都不会伤害。”公爵好像在考虑什么似的看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同时说道。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发出一声冷笑。

“告辞，我应该回去了！您留意了吗，他打算把自己‘表白心声’的文章副本交由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不错，我留意到了……我正考虑此事。”

“这才对，以免他连害十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再次泛起笑容，接着离开了。

一小时过后，已有三点多钟，公爵走进了公园。他原想在家试着睡一觉，可难以成眠，由于心跳得很厉害，但家中诸事已安置妥当，而且尽量使大伙都平心静气了；病人已睡了，请过来的大夫表示，他已无甚大碍。列别杰夫、科利亚、布尔多夫斯基在病人屋里睡，也好交替看护；于是，不必担忧什么了。

可是，公爵的忐忑难安却随着每分钟的过去而不断增加。他在公园四处转悠，看着身边的景致，心思却不在那上面。当他来到车站前方的广场，见到那一排排空无一人的座椅和乐队的谱

架时，他惊诧地停下脚步。此处令他大为吃惊，不知何故，这个地方在他看来异常丑陋可恶。他扭头回去，顺着昨日与叶潘钦母女去车站的那条路直接来到约定的那张绿色长椅所在之处，他坐在椅子上，忽然放声大笑，可马上又为此而义愤填膺。他被郁闷烦恼缠绕着；他十分希望从这儿走开，前往某个地方……他不清楚该去何处。一只小鸟在他头上方的树梢叽叽喳喳，于是他的视线在叶丛中追寻着它；忽然，小鸟扑棱一声飞离了树梢。在这一刹那，他不知为何想到了"一缕热烈的阳光中"的"一只小苍蝇"，伊波利特如此描写，"它清楚自己占有一个位置，是合唱的参与者"，而他"偏偏被排挤在外"。这句话方才便令公爵深受触动，如今又想到了它。尘封已久的一段旧事浮现在他心底，此时忽然变得真真切切，历历在目。

那是他在瑞士接受治疗的第一年，甚至是起初的数月。他那时还根本与白痴一般无二，就连话都讲不好，有时搞不懂别人要他干什么。有一次，在一个艳阳天，他带着一种痛苦的、无论如何也把握不住的想法来到了山上，在那儿徘徊许久。湛蓝炫目的天空横在他眼前，山下是一片湖水，周围景致明朗清新，无边无垠。他看了很长时间，心里却异常伤痛。如今他回忆起来，自己那时向这明净、无穷的苍天伸出双手，黯然流泪。他之所以神伤，是因为这全部的一切都与他无缘。这不散之筵是怎样的？这常年大庆又是怎样的？从他孩提时代起，就始终对这筵席、这欢庆悠然神往，但一直无法靠近、无法亲临其境。如此光辉耀熠的太阳每日清晨都会冉冉升起，每日上午瀑布飞泻之处总有彩虹当空，每日傍晚那座远在天边的最为高耸的雪峰上都会燃烧着鲜红的火焰；"一只小苍蝇在他身边一缕热烈的阳光中嗡嗡叫着，它是这整场合唱的参与者，清楚自己在其中占有的位置，它亦钟爱这一位置并深感幸福"；每一株小草都在成长着而且深感幸福！万物各有其路，万物亦各自清楚自己的路，它们唱着歌离开，唱着歌归来；惟有他自己茫然无知，茫然不解，不理解人类，不了解声

音，他与一切无缘，是个被排挤在外的人。噢，他那时自然不会用这种话来表达，也吐露不出自己的心结；他无声无息地暗暗伤痛；可如今他认为自己当时曾说出这些所有的话，而且，伊波利特关于那只“小苍蝇”的诉说恰是得自于他，是从他那时的言语和泪水中接引来的。他对这点深信不疑，这一想法不知为何令他的心狂乱地跳着……

公爵在椅子上昏昏沉沉地睡了，可即便在梦境中，他依然惶恐不安。他在入睡前念及伊波利特将连杀十人，对这种荒诞的假设他付之一笑。一种美好、明朗的沉静包围着他，只有树叶在沙沙做声，而这令四下里更显静谧安宁。他做了不少梦，统统使他心惊肉跳，令他不时打着哆嗦。最终，一个女人来到他面前；公爵与她相识，并且对她的熟知到了一种痛苦的程度；他总能喊出她的名字，也能指出她身在何处。可奇怪得很，此时她的面孔完全不同于公爵向来所熟悉的那张，因而公爵极不情愿地认为她即那个女人。这副面孔布满了悔悟和惊悸，以至于让人以为她是个令人生畏的罪犯，刚犯下滔天大罪。泪珠在她惨白的面颊上颤巍巍的；他朝公爵扬了下手，与此同时，以一个手指压在唇上，好像在告诫公爵要默默地随在她身后。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不管怎样他都不愿认为她是个罪犯；可他预感到将有某种恐怕之事旋即发生，这事的结果会牵涉到他的一生。她似乎打算把什么东西指给他看，就在离公园不远之处。他起身要随她去，忽然身畔传来某人清脆悦耳、蓬勃明朗的笑声；有人突然把一只手放进他的手心，他拉住这只手牢牢握住，然后醒了过来。阿格拉娅在他眼前站着，放声大笑。

八

她在笑着，可也在气恼。

"他睡了！您竟然睡着了！"她怀着一种轻视而诧异的心情嚷道。

"原来是您！"公爵睡眼惺忪，惊讶地认出是她，咕哝着，"呀，是啊！约定好的……我竟然在这儿睡着了。"

"我见到了。"

"没人喊醒我吗，除您之外？除您之外，这儿没来过其他人吗？我以为这儿……有另外一个女人来过。"

"有另一个女人到过这儿……"

他好不容易醒过神来。

"原来那只是梦境，"他似有所想地说，"怪了，这时候做这样的梦……您请坐吧。"

他牵着她的手，请她在椅子上坐下；自己就在她旁边坐好，思绪沉沉。阿格拉娅一言不发，只仔细打量着他。公爵也凝视着她，可有时仿佛没有发觉她就在自己跟前。阿格拉娅涨红了脸。

"唔，对了！"公爵哆嗦了一下，"伊波利特开枪自尽了！"

"什么时间？在您家吗？"她问道，可并不很吃惊。"他昨晚不还好好的？出了这种事，您方才竟还能倒头大睡？"她突然显得兴奋起来，嚷叫着。

"但他没死成，枪卡壳了。"

公爵在阿格拉娅的软磨硬泡下，被迫立即并详尽地把昨晚之事原封不动陈述一番。她总催促公爵讲快些，可又不住地提着问题打断了叙述，并且提出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她饶有兴味地听了公爵转达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的话，甚至在几个地方她要求公爵再讲一遍。

"得啦，要快点儿，"听过这事后她坚决地说，"我们在这地方逗留一个钟头，呆到八点，因为八点我必须赶回去，以免有人得知我呆在这儿，而我是因为一些事才坐在这儿的，我有很多话一定要对您讲。但刚刚您扰乱了我的思路。至于说伊波利特，我觉得他自杀未遂是预料得到的，这与他的性情更为吻合。可您确定

他真的意欲自尽而非愚弄人。”

“绝非愚弄人。”

“这也可能。他的确写到要您把他另一份《说明》交给我，是吗？那么为何您不把它带过来？”

“他还没死呀。我可以向他索要。”

“您务必给我带来，不用说了。想必他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他开枪自尽的动机可能就是令我事后能看他那份自白书。我恳请您别觉得我这话好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因为事实极有可能就是如此。”

“我没嘲笑您，因为我本人也承认，从某种程度来看，事实极有可能如此。”

“您承认？莫非您也这么想？”阿格拉娅惊讶万分。

她的问题急切，语速也很快，可有时仿佛不知该怎么才好，常常意思尚未表达清楚就住口了。她总急着打算告诫什么。总之，她异常地忧心忡忡，尽管勉强摆出勇敢的姿态和挑战的架势，可大概也有那么一点儿怯懦。她身着一件寻常的连衣裙，可很适合她。她坐在椅子一端，不时打着寒战，脸色通红。公爵也觉得伊波利特是为了让阿格拉娅看他的自白书而有自尽这一举措，这令她大为诧异。

“自然喽，”公爵解释说，“除您之外，他也想让我们大家都对他大大夸奖一番……”

“如何夸奖？”

“就是这么着，这……该对您怎么讲明白呢？很难把这讲解清楚。可他一定想让大家把他团团围住，费尽口舌打消他的觅死之意，告诉他人人都爱他，尊敬他。他最想让您这么做，这极有可能，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提及您……虽然他本人大概不清楚指的是您。”

“这根本令我无法理解：指的是我，却又不清楚指的是我。可我似乎懂了。跟您说吧，当我仅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时，已约

有三十次想到过服毒自尽，而且准备写成遗书留给父母看，还设想自己在棺木里的情形，那时每个人都会因我而号啕大哭并且指责自己不应如此狠心待我……您又为何发笑？”她眉头一蹙迅速补充了一句，“您在单独一人深思默想时，到底在考虑什么？大概您在幻想自己是个元帅，战胜了拿破仑。”

“不错，我确实常有这种想像，尤其在我半梦半醒之时，”公爵笑着说，“可我战胜的并非拿破仑，却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一点儿跟您闹着玩儿的意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准备亲自见一下伊波利特，请您先跟他说一声。但我觉得您不该这么做，因为这正如同您主观妄议伊波利特那样，剖析一个人的心灵是极为鲁莽和放肆的。您铁石心肠：只想着说真话，所以——并不公平。”

公爵陷入了沉思。

“我认为您这样评判我有失公正，”他说，“要明白，我并不觉得他这种想法不妥，因为人人大概都有此想法；况且也许他压根儿就没这个念头，仅仅希望这样……他只希望同大伙见最后一面，获得人们的敬意和喜爱。这原本是很动人的情感，却不知何故搞砸了事情；也许这是由于他的病情，另外还有其他缘由！何况，一些人无论做何事都一帆风顺，而有人则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您补充这些话，也许是扯上自己了吧？”阿格拉娅说道。

“不错，我在讲自己。”公爵答道，对这一提问中夹杂的幸灾乐祸的意味置之不理。

“尽管话是这么讲，可换成我是您，不管怎样也不能睡得着；这证明不管置您于何处，您都立刻能够入睡；您这么做太不应该了。”

“但我彻夜未眠，之后又老在转悠，又到我们听音乐的地方看了看……”

“听音乐的地方？”

“就是昨日乐队表演的那个地方。之后就又到这儿来了，坐着想来想去的，便睡了。”

“哦，原来如此！这倒是可以理解……那么您为何去那个听音乐的地方？”

“不清楚，随意蹓跶一下……”

“行啦，行啦，日后再讲吧；你总扰乱我的思路，你去那个听音乐的地方，跟我有何关系？您梦到哪个女人了？”

“这……她……您见到过……”

“知道了，非常清楚。您对她十分……您如何梦到她的，梦中的她什么样儿？但是，我根本没兴趣了解这些，”她忽然气呼呼地断言，“不要再扰乱我的思路……”

她等了一小会儿，好像在为自己打气儿或是在尽量消解心中的不快。

“我约您过来就只为这回事：我打算同您做个朋友。您干吗忽然如此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她差不多是怒气冲冲地添上一句。

此时，公爵果真正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她，而且看到她又开始满面通红，甚至带有绯色。在如此情形时，她的脸越红，大概就因而更对自己着恼，她那亮闪闪的双眸中很显然地表露出这种神情；一般在一分钟过后，她便不论自己的交谈对象有无过错而把气出在对方身上，并开始挑起口舌之争。她知晓并察觉到自己这一刁蛮乖张和容易羞赧的性格，因而平素寡言少语，与两个姐姐相比就更显得话少，甚至有时表现得过于不喜言谈了。倘若她必须讲话，尤其是处于此等微妙的情形时，则她就拿出一种极为高傲的腔调开口，似乎在提出挑战。她老是可以预知自己何时开始脸红或即将开始脸红。

“可能您不情愿交我这个朋友，是吗？”她高傲地盯着公爵。

“哦，不是，我情愿，可根本不必这样……换言之，我无论如何都没料到有必要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一建议。”公爵十分难为情地说。

“那么您本来料想的是什么？我为何约您来此？您胡思乱想什么了？不过，可能您跟我的家人有相同看法，觉得我是个笨蛋。”

“我不清楚有人会觉得您愚蠢，我……却不这样想。”

“您没这么想？您很机灵，话也讲得更有技巧。”

“依我之见，有时您大概反而绝顶聪明，”公爵接着说，“刚才您一下子讲了句很有头脑的话，有关于我对伊波利特的怀疑态度，您对我说：‘您只想着说真话，所以并不公平。’我一定得牢记此话，认真思考一下。”

听了这些，阿格拉娅欣喜异常，脸上布满红晕。她面部表情的所有变化都是十分坦率而迅速地显露出来的。公爵也感觉心情愉悦，甚至望着她乐滋滋地笑着。

“听我说，”她又开始讲道，“我一直打算对您说这些话，期待了好久，自打您在外地写给我那封信之时，乃至更早的时间，我便苦苦期待着……我昨天已对您说了一半：我觉得您是个最真诚、最忠厚的人，比任何人都更为真诚和忠厚，至于说有人认为您的头脑……认为您有时头脑不正常，那是有失公正的；我确信如此，也同别人有过争执，因为您的头脑尽管确实不太正常（您自然不会恼怒我如此说法，我是以高尺度衡量的），可您那关键的智能却比他们任何人都高超，他们就算做梦也决计得不到这种智能，因为头脑有两种类型：主要的以及非主要的。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究竟有没有道理？”

“大概如此。”公爵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回答，他的心在发颤，狂跳不止。

“您会明白的，我料到了，”她庄重严肃地说，“希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完全不理解这两类头脑。亚历山德拉也对之茫然不解，但您能否想到：妈妈反而理解了。”

“您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极为相似。”

“这是什么意思？莫非真的如此？”阿格拉娅诧异地问道。

“的确如此。”

“我向您致谢，”她思忖了一下说道，“我十分高兴自己会同妈妈相象 。如此说来，您对她满怀敬意？”她补充了一句，压根儿没感觉到自己问得过于幼稚。

“十分十分地尊重，我很高兴您可以对这点作出如此准确的理解。”

“我也同样高兴，因为我发觉时常有人……拿她开心。可我要跟您谈最重要的事：我想了很长时间，最终选中了您。我不想被家人笑话；我不想被别人看成蠢货；我不想被别人拿来寻开心……所有这一切我一下就看得明明白白，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因为我不想别人一心一意地催着我嫁人！我打算……我打算……唔，我打算离家出走，我选中了您！期待着您对我伸出援助之手。”

“离家出走！”公爵嚷起来。

“不错，不错，不错，离家出走！她忽然喊起来，怒火中烧，我不想，不想总被他们羞得满面通红。我不想在家人面前，在希公爵面前，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面前，在其余的任何人面前涨红了脸，于是我选中了您。同您交谈我毫无隐瞒，即使最重要的话，如果我愿意，也会对您说；反之亦然，什么事您都不应瞒着我。我祈盼着起码有一个人我可以对他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就好像是对着我自己。他们最近又莫名其妙地认为我对您心怀期待，对您情有独钟。您到这前他们就已开始这么讲，而我也没把你的信让家人过目，如今这些话四处散播，已尽人皆知了。我要显示出十足的勇气，无所畏惧。我不喜欢参加什么舞会，我想为人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我很早就打算离家出走了。他们把我囚禁在家里已经二十年了，一心打算让我嫁人。我年仅十四岁时，就打算从这儿逃开，尽管那时我蠢得很。如今我已考虑周全了，就等着您来，以便详尽地了解一下国外的事情。就连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我都未曾见过。我希望去罗马，我希望参观全部的博物

馆，我希望去巴黎求学；我在近一年一直自学备考，读了不少书，读过全部禁书。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可以看任何书，可不许我读全部的书，监督着我。我不愿意同姐姐争执，可我早已向父母声明，我准备完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决心献身于教育工作，我寄希望于您呢，因为您曾说您喜欢孩子。我们可以共同从事教育，即便眼下不可能实现，今后总会可能的，您说是不是？我们共同来做一些为民众谋利的事；我不愿做将军之女……请对我说，您是不是学识渊博的人？”

“嗯，根本不是。”

“真令人惋惜，我曾以为……究竟我以为如何呢？可您仍应该引导我，因为我选中您了。”

“这真是荒唐可笑，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我打算出走，我打算离家出走！”她大声喊道，双眼光彩流露，“倘若您反对，我就跟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结婚。我不想被家人视为贱女人，对我横加指责，天晓得有多少罪状加在我头上。”

“您头脑还正常吗？”公爵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给您安加罪状？是谁往您身上加罪状了？”

“家人，全部的人，妈妈、姐姐、爸爸、希公爵，甚至还包括您的可恨的科利亚！就算不是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起码心里有这种想法。我曾当着他们全体说出我的这种想法，连带父母在内。妈妈因此而足足病了一天；第二天，亚历山德拉和爸爸告诉我，我自己也不清楚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那些话不堪入耳。我马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已非孩童，我全都明白，对说过的话也很清楚。还是两年以前时，我便已特意看了两本保尔·德·科克[1]的小说，目的在于知晓一切。妈妈一听此话，几乎昏厥。”

---

①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通俗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巴黎生活，稍有色情描写，作品在欧洲和俄国很流行。

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闪现在公爵脑子里。他凝神注视着阿格拉娅，淡淡一笑。

公爵实在难以置信，挨着自己坐着的就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就是曾无比高傲和轻慢地把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信读给他听的那个姑娘。他实在搞不懂，如此一个傲视一切、卓尔不群的美貌小姐，竟然有那么天真的内心世界，如今可能也的确不是对成人的一切话语都能明了的小孩子。

“您是否一向都幽居在深门大院中，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问道，“我的意思是，您从未去某所学校上过学，从未在女子中学读过书，是这样的吗？”

“我从未去过什么地方，从未走出家门；总是留在家中，如同被放到瓶子里，再用塞子封闭住，日后再从瓶中放出来，马上嫁出去；您干吗又发笑？我觉得您也在嘲弄我，好像跟他们同流合污。”她眉头微蹙，面孔绷紧，又补充了一句，“不要把我惹恼了，我原本心情就不舒畅，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我确定，您是胸有成竹地来到这儿的，蛮有把握地认为我对您心存爱慕并跟您幽会。”她忿忿地断言。

“昨天我确实恐怕会是如此，”公爵实话实说，他窘迫得很，却不留神说走了嘴，“可我今天完全相信，您……”

“您说什么！”阿格拉娅大喊一声，下唇忽然颤抖起来，“您恐怕我……您居然敢认为我……上帝啊！您可能猜疑，我约您来这儿的目的是有意诱您进圈套，接着令别人恰巧发现我们在此，逼迫您跟我成婚……”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这么说难道不怕羞？这种无耻的念头怎能在您纯洁无邪的心灵中出现？连您自己对您讲的每句话都充满怀疑，并且……您根本不清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对此我敢打赌！”

阿格拉娅深深地低垂着头坐在那儿，她本人好像也被自己说的那些话给吓呆了。

“我压根儿都不难为情，”她咕哝着，“您如何晓得我的心灵是纯真的？您那会儿怎么有胆量写情书给我？”

“情书？我的信竟然是情书？那是我怀着恭恭敬敬的态度写的一封信；那是在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候，包含着我的心声的一封信！那时每当我想起您，便好像见到了光明……我……”

“咳，行了，行了，”她忽然把他的话打断，可语气已与刚才截然不同，她后悔不迭，差不多有一丝惊惧，甚至躬身挨近他，仍没有勇气迎接他的目光，好像打算拍拍他的肩，以此表示更大的诚意请他千万别气恼。“行了，”她又补充道，感觉十分愧疚，“我觉得自己方才讲了句混账话。我这是随口胡言……打算试探您的心意。您权当没听见这些话。倘若我让您气恼了，请您宽恕我。请别这么正视我，把脸扭过去一点儿。方才您说这是十分无耻的念头；我是有意为了惹恼您才说出这些话的。我有时对自己想讲出的话也觉得恐惧，但硬是一股脑倒了出来。方才您说您在一辈子最痛苦时写了那封信……我明白那是何时。”她轻声细语地说，垂目盯着地面。

“唉，您怎能清楚一切内情啊！”

“我清楚一切！”她喊着，心情激荡，“您那时同那贱女人私奔，在一所公寓里足足呆了一个月……”

说这话时她的脸不是通红的了，而是变成惨白，言毕她又一下子站起身，似乎不知所以，可回过神后，马上又坐下了；她双唇仍在颤抖，并且持续良久。大概有一分钟俩人就这么默不作声。公爵对这一出其不意的举措感到极为诧异，不明白这到底为了什么。

“我对您毫无爱意。”她忽然毫不掩饰地坚决说道。

公爵没作回答；双方之间又出现了约一分钟的沉默。

“我爱的是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一口气地往下说，可声音小得几不可闻，头更低地垂下来。

“这并非事实。”公爵低语，声音同样小得几乎听不见。

“如此说来，我在扯谎？这是事实；我应允他了，就在前天，正是在这张长椅上。”

公爵大吃一惊，有一段时间思绪沉沉。

“这并非事实，”他坚决地再次说道，“这一切全是您一手编造的。”

“您太彬彬有礼了。知道吗，他已洗心革面；他爱我甚于珍爱自己的生命。他曾在我跟前把自己的手烧伤了，只是想证明给我看：他爱我甚于珍爱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手烧伤了？”

“不错，是烧他自己的手。信或不信由您，我不放在心上。”

公爵又一言不发了。阿格拉娅说得不像是闹着玩儿；她正气冲冲的。

“如此说来，若此事发生在这里，他就得把蜡烛带在身上，是吗？不然的话，我设想不出……”

“是的……随身带着蜡烛。这还有什么无法设想的？”

“是带着一整支蜡烛，还是插在烛台上带过来的？”

“唔，是的……不错……是带着半支……是一支蜡头……是完整的一支，——还不都是一样，不要在这儿跟我纠缠不清！……他还把火柴带了过来，假如您有兴趣知道的话。他把蜡烛点燃，一个手指头在火焰上烤了足有半个钟头；莫非这没有可能性？”

“昨天我遇着他，他的手指完好无损，全然没有烧伤的痕迹。”

阿格拉娅蓦地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儿。

“您可明白方才我为何说谎？”她忽然转向公爵，流露出一种孩子气十足的无比信任的神情，一抹娇憨的笑容仍挂在嘴角，“因为说谎时如果把一件极为罕见，古里古怪的事，甚至于过分夸大或压根儿没有的事情给巧妙地编造进去，那么谎言就将提高可信度。我早就发觉这个绝招了。可由于我擅长作戏，到头来

还是穿帮了……"

她突然又蹙起了眉头，好像恍然大悟一般。

"我那次，"她一本正经地，甚至面带哀伤地瞧着公爵，"我那次尽管诵读《可怜的骑士》的故事让您听，我原本要以此……对您的品性大加赞扬，可马上又转了个念头，反而要对您的行为进行指责，并向您证明我都清楚……"

"您对我……和对刚才您拿如此不堪入耳的字眼指称的那个可怜的女人，都极不公正，阿格拉娅。"

"因为我清楚一切，我全都清楚，因此才使用那个字眼！因为我知道您曾经在半年前在所有人面前请求她嫁给您。不要把我的话打断，您看，我说这些时不附带任何评议。她后来跟着罗戈任逃跑了。之后，您再次和她一块儿在某个乡村或城里呆了段时间，她又把您甩下住到别人那儿了。（阿格拉娅说到此处，已面红耳赤。）她后来重新回到那个如同……如同疯子一般痴狂地爱着她的罗戈任身边。之后，您这个头脑也很灵活的人，获悉她已返回彼得堡，便立即紧追不舍地赶过来了。您昨晚不顾一切地奋力护着她，刚刚又在睡梦中与她邂逅……您看，我统统都知道；您就是因为她，正是为她才来到彼得堡的，对不对？"

"不错，是因为她，"公爵轻声答道，酸楚而又似有所想地低垂着头，丝毫没有料想到阿格拉娅那么双目炯炯地盯着她，"是因为她，我是为了搞清楚……我怀疑她与罗戈任在一起就能拥有幸福。尽管……总之，我不清楚自己在这儿能替她干些什么，如何才能帮助她，可我终究来到这儿了。"

他战抖了一下，抬眼看了一下阿格拉娅；阿格拉娅怒气冲冲地听着他的全部诉说。

"您既然不清楚来做什么却还是来了，显而易见您对她用情之深。"她最终说道。

"不，"公爵答道，"不是，我并不爱她。哦，您可知道，我一回忆起和她共度的那段时间，心中就泛起极度的恐惧！"

他说这些时，甚至浑身发抖。

“您想说什么就竹筒倒豆子全说了吧。”阿格拉娅说道。

“这里面不存在一丁点儿您不能入耳的话。我为何只想告诉您这一切，并且仅仅讲述给您一人听呢，——其中缘由我不清楚；可能因为我曾经确实十分喜爱您。那个苦命的女人确信自己是这世间最沉沦、最败坏的女人。哦，请您别对她羞辱谩骂，别向她丢石头。她因为发觉自己遭受到不该承受的屈辱，已把自己折磨得够苦的了！她何错之有呢。哦，我的主啊！她无时无刻不在放声狂呼，否认自己有罪，她是遭人蹂躏的牺牲品，是被一个淫贼和恶棍作践了的牺牲品；可无论她向您诉说什么，您可明白，她首先怀疑自己，正相反，她以自己整个的良心确信，她……她本人是有罪过的。我曾尝试着把她心间的这团阴云驱走消解，但我越是开解，她便愈加痛苦，以至于只要我无法忘怀那段令人恐惧的时光，留在我心中的伤口就永不会愈合。我的心仿佛被戳穿了一样完全破碎了。您明白她为何逃离我吗？就是为了证明给我看，她是下贱的。可这里面最为恐怖的是：她自己可能不明白她仅为能让我知道这一点，而她逃走是由于她心里不管怎样一定要想干出一件丢脸之事，如此她便能立即有理有据地告诉自己：‘看呀，你又干出一件丢脸之事，显然你是个下贱之人！’哦，可能您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阿格拉娅！您知道吗，在这种持续的自轻自贱中可能含有某种恐怖的、不正常的快意，似乎在报复谁一样。我有时对她循循善诱，令她似乎又发觉自己被光明环绕着；可她立即又大发雷霆，痛苦地谴责我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鄙视她（实际上我全无此意）。最终，针对我的求婚，她索性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她既不需要谁施予傲慢的同情和相助，也不要谁恩赐给她高贵的地位，一生的荣华。昨天您看见她了，您难道觉得她与那群人在一块儿十分幸福快乐吗？她莫非就该跟那群人混在一起？您不知道她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多么强的领悟力！她有时甚至令我感到吃惊！”

“您在那儿也这么对她振振有词地……教训吗？”

“哦，不是，”公爵没有留意她这一问话里语带讥刺，仍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差不多始终缄默无语。我确实时常打算开口讲些什么，可说实话，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您也明白，有的情形还是三缄其口为妙的。哦，我曾深爱着她；唔，非常热烈而深沉地爱她……可后来……后来……后来她全都看清楚了。”

“她看清了什么？”

“她看清楚我仅仅是同情她，并且我……已不再爱她了。”

“您如何知道呢？可能她的确爱上那个把她从农村带走的……那个地主了？”

“不可能的，我统统明白；她仅仅是嬉笑怒骂地寻他开心。”

“她从未嘲笑过您吗？”

“没——没有过。她只有在气愤之极时才拿我取乐；哦，她那时曾严厉地谴责我，并且怒火中烧，可她自己也异常痛苦！不过……后来……哦，算了，不要令我再提及那段旧事！”

他伸出手，把脸藏在手里。

“您知不知道，她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我？”

“如此说来，这是事实！”公爵惶恐地惊叫着。“我听人家说起，可总不想承认这是事实。”

“您听谁说过？”阿格拉娅担心地提高了警惕。

“罗戈任昨天跟我讲的，可他没怎么说明白。”

“昨天？昨天上午吗？昨天哪个时间？是我们听音乐以前，还是之后？”

“是听完音乐之后；晚上十一点多。”

“哦——哦，既是罗戈任……你知不知道她写信跟我讲的什么？”

“我不会对她说的任何话觉得惊奇，她神经错乱了。”

“这便是那些信（阿格拉娅从衣兜里拿出三封各有信皮儿的信，丢到公爵跟前）。已足有一周时间了，她对我恳请、劝说、诱

惑，要我跟您结婚。她……唔，不错，她聪明得很，尽管有点疯癫，您所言极是，她比我聪明多了……她在信里说，她喜欢上我了，每天都寻觅时机看我一眼，即便是远望一下也行。她告诉我，您爱慕我，她对此事早就有所察觉，她还说，您在那边时常与她提起我来。她期望目睹我们的幸福如意；她也确信，惟有我才能给您带来幸福……她的信写得古怪……让人读得迷惑不解……这些信我从未拿给谁看，我在等着您；您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您猜测不出什么吗？”

“这是精神失常；这表明她神经错乱了。”公爵说道，双唇打着哆嗦。

“您是不是哭了？”

“没有，阿格拉娅，不是，我没有哭。”公爵抬眼看了看她。

“目前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您能否帮我想个主意？我总不能一直都收这种信呀！”

“哦，不要理会她，我请求您！”公爵嚷道，“如此一团迷雾，您能怎么办呢；我会想方设法阻止她向您写信。”

“倘若如此，您就是没心没肝的人！”阿格拉娅喊着，“您莫非觉察不到，她爱上的并非是我，而是您？她惟独爱着您一人！难道她一切的心事您都发觉到了，却觉察不出这个心思吗？您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信表明了什么？这是妒忌；这是比妒忌更为强烈的妒意！您认为她……真的能跟罗戈任结婚，就如她在这些信里讲的那样？只要您娶了我，她第二天就会自尽！”

公爵突然全身一震；他的心跳似已停止。可他仍然诧异地看着阿格拉娅。他被迫同意，这小丫头早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了，可他总为之深感迷惑。

“苍天可鉴，阿格拉娅，为了能令她重新拥有安宁和幸福，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我已不能再爱她了，她对此也很清楚！”

“那么您要牺牲自己，这才符合您的个性！因为您是个软心

肠的大好人。不要称我‘阿格拉娅’……刚才您总是直称我‘阿格拉娅’[①] ……您应该，您有责任让她重获新生，您应该再同她到另外的地方，抚慰、排解她那已四分五裂的心，您如今还是十分爱她的，不是吗？”

“我无法让自己作出这种牺牲，尽管我曾有一次准备这么做……可能我如今也愿意这样。不过我敢确定，同我在一块儿她必定将自我毁灭，所以我才离她而去。我今天七点应该跟她见面；可如今我可能不会去了。她心高气傲，因此永远不能宽恕我给予她这种爱，——因而，我俩将一起毁灭！这是反常的，可有关这件事的一切都是反常的，您认为她爱我，但这莫非就是爱情！当我已承受了的那痛苦的一切发生以后，莫非仍能存在这种爱情！不，这是一种别的情感，但决非爱情！”

“您的脸色太惨白了！”阿格拉娅突然感到惊悸。

“没事的，我睡眠不足；全身无力……我……我们那时候真的提起您了，阿格拉娅……”

“此话当真？您确实会同她谈起我吗，并且……当时您一共才跟我见过一面，您如何能喜欢上我呢？”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那时我觉得被阴云迷雾包围着，我在梦想中见到……或者说隐约见到那崭新的光辉。我不明白为何自己最先想起了您。我在那时写给您的信中句句实言，我确实不明白。所有的一切只是梦想，因为那时的可怕……之后我便投身于工作；原本我三年之内不会来彼得堡的……”

“如此说来，您到这儿是因为她？”

阿格拉娅的声音微微颤抖。

“不错，是为了她。”

二人之间压抑的沉默持续了两分钟之久。接着，阿格拉娅起身离座。

---

① 俄国习俗：对人称呼时应加父称以示尊敬，但关系极亲密之人可直呼其名。

"您既然认为，"她慢吞吞地说，"您既然确信这个……这个您的女人……神经错乱，那么我便可以对她那些疯言疯语置之不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烦请您帮我把这几封信丢还给她！假如她，"阿格拉娅忽然直着嗓门嚷，"假如她再斗胆寄给我一个字，则请您转告她，我会对爸爸揭露此事，将她关到教养所去……"

公爵惊跳起来，恐惧地看着怒不可遏的阿格拉娅；一团迷雾仿佛立刻在他眼前蔓延……

"您不会这么想的……您别讲真话！"他喃喃说着。

"这就是实话！实话！"阿格拉娅几乎疯狂地喊道。

"实话指的是什么？怎样的实话？"一个惊惧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响起。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实话就是说我要跟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结婚！就是说我爱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并且明天就随他私奔！"阿格拉娅对着她妈妈发了狂。"您都听清楚了吗？您的好奇心是否已得到满足？如此您便称心如意了吧？"

然后阿格拉娅跑回家里去了。

"不行，我的公爵大人，您此时还不可以走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拦住公爵，"烦请您去我家把这事解释清楚……这到底是哪世犯的罪过呀，我已经一夜没睡……"

公爵跟着她离开了。

九

回家以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在头一间屋子里停下了脚步；她实在是走不动了，疲惫不堪地跌坐在沙发榻上，竟然忘记了请公爵坐下来。这间客厅很大，一张圆桌放置在它的中

央，壁炉则设置在客厅的一侧，繁盛的鲜花点缀在窗户旁边的花架子上，后墙上的一扇玻璃门是通向花园的。很快，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跟着走进来了，她们迷惑不解地望着公爵和母亲。

别墅里的小姐们常常在九点钟左右才起床，例外的只有阿格拉娅一人，她在最近的两三天里起得比平时稍稍早了些，在花园里散散步，不过，并不是在七点，而是八点或八点以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因为放心不下许多事，的确一夜都没有睡安稳，她起床时大概八点钟左右，她猜想阿格拉娅已经起床了，于是专门跑到花园里去找她；然而，不管是在花园里，还是在卧室里，阿格拉娅都不见踪影。她马上惊慌了，一时没了主张，就叫醒了另外两个女儿。女佣人告诉她们，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早在六点多钟时就到公园里去了。爱幻想的妹妹标新立异的新奇做法让两位小姐不觉哑然失笑了。她们告诉妈妈，阿格拉娅现在肯定坐在那张绿色长椅上看书，如果她们到公园里去找她，她也许会生气的。阿格拉娅在三天前就说起过这张长椅，而且为了希公爵认为这张长椅的位置没有丝毫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她差点就跟他吵了起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进入公园之后，正好碰到他俩约会。同时，她听到女儿说了一些话，那话说得奇奇怪怪，因为很多原因，她十分吃惊；只是现在，当她把公爵带到家里来以后，她又有些害怕了，她害怕这件事情摆明了之后，别人会问："阿格拉娅为什么不能跟公爵在公园里会见交谈呢？即使在那里见面是事先就约定好了的，那又如何？"

"公爵先生，"她整理了一下思绪后说道，"您别误会我想把您拖过来审问您……亲爱的，自从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就不想再见到您……"

她一时之间语塞了，找不到恰当的词，就停了停。

"不过，我今天怎么会碰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您应该很愿意知道吧？"公爵十分冷静地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愿意，又怎么啦！"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马上就愤怒

了。“我可不怕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我既不想找任何人的碴，也无意于找任何人的碴……”

“怎么这么说呢，说不上找什么人的碴嘛，您是母亲，当然很自然地想知道其中的原因。蒙昨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邀请，我今天早晨七点整来了，和她在那张绿色长椅旁边见面。她昨天写了一张便笺给我，说她想见见我，想同我商谈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碰面后，整整一个小时我们都在谈话，话题只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一个人有关；只是这样。”

“肯定只是这样，先生，毫无疑问只是这样。”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郑重地说。

“好极了，公爵！”阿格拉娅忽然走进屋子里，她说道，“真心地感谢您，谢谢，因为您没有认定我丢失尊严地来说谎骗人。妈妈，您已经审问得差不多了吧，也许，您还需要继续？”

“你该明白，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因为做错了什么事而在你面前脸红过……虽然，你大概高兴是这样的情况，”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带着告诫的口气答道，“再见了，公爵；打扰您了，很抱歉。我但愿您仍然会相信，我一如既往地尊敬您。”

公爵很快向她们母女鞠躬，一言不发地告辞而去。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微笑着，小声地议论着，谁也听不清她们在说着什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神情严肃地瞪了她们俩几眼。

“妈妈，我们不过是笑，”阿杰莱达笑着说，“公爵鞠躬的样子够潇洒的：有时那么笨头笨脑的，可现在，竟忽然像……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那样洒脱。”

“举止有礼和行为洒脱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舞蹈老师教会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这话时像在宣读治家真理，然后，她看都不看阿格拉娅一眼就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九点钟左右，公爵回到别墅，他在凉台上遇上了薇拉·卢基扬诺芙娜和一名女仆。她们俩正在布置、清扫着昨天晚上弄成一

团糟的房间。

“谢谢上帝，幸好在您回来之前干完了！”薇拉十分高兴地说着。

“你们好！我头有点晕；我睡得不太好；我想再睡一会儿。”

“像昨天那样睡在这凉台上？那好吧。我吩咐大家别打扰您睡觉。爸爸不在家。”

女仆走出去了；薇拉也想和她一同出去，可是，才走了两步，她又若有所思地回到公爵身旁。

“公爵，您怜悯一下，这个……不幸的人吧，请您今天别赶他走了。”

“我当然不会赶他走；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这时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您别对他太严厉。”

“哦，不会的，有这必要吗？”

“还有……您也别嘲笑他；这是最最重要的。”

“哦，绝对不会的！”

“我竟然会说这样的事，而且是对着您这样的人，我真是太笨了，”薇拉满脸通红。“您显然看起来很疲倦了，”她侧转过身子准备走开，笑着说，“但是，您的双眼却在此刻显得多么美丽……多么幸福。”

“难道真的很幸福？”公爵的神情兴奋起来，他高兴地笑起来。

薇拉原本心地纯朴，像个男孩一样不拘小节，但此刻她却不知怎么突然变得不好意思了，她的脸更红了，一面笑着，一面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屋子。

“多么……可爱的女孩……”公爵心里想着，然而，他马上又忘了她。他走到凉台的一角，那里放着一张沙发榻，榻前是一张茶几，他坐下来后，双手捂着脸呆了十分钟左右；突然，他惊慌失措地匆匆将手伸进衣服侧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三封信。

然而，门又开了，科利亚走进来了。公爵又用手把信塞回到

口袋里，他显得很高兴，因为又可以推迟看信的时刻了。

“嗨，竟是这样的事！”科利亚说着，他坐在沙发榻上，像所有同龄的少年一样，直入主题，“现在，您是怎么看待伊波利特的呢？不能再对他表示敬意了吧？”

“为什么呢……但是，科利亚，我很累……而且重新谈论这些问题太让人感到忧愁了……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正在睡觉，还能再睡两个小时。我理解；您在公园里徘徊着而不是在家里睡觉……当然啦，心潮澎湃……这是不用说的！”

“您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在家里睡觉却在公园里面走来走去？”

“刚才薇拉告诉我的。她让我不要进来。我熬不住了，我只呆一会儿。这两个小时我一直在他的床边守着他；现在我叫科斯佳·列别杰夫代我的班。布尔多夫斯基走了。因此，公爵，您睡觉吧，祝您晚……噢，祝您日安！不过，您该知道，我感到非常惊讶呢！”

“当然……所有这些事……”

“不，公爵，不是这样的；让我惊讶的是那份《自白》。尤其是谈到幽灵和未来生活的那个部分，它里面蕴藏着一个伟——大——的思想！”

公爵和蔼地瞧着科利亚，他此行的目的自然是想赶快议论这个伟大的思想。

“不过，最主要的不是一种思想，而是整个意境！如果伏尔泰、卢梭、普鲁东写了这样的东西，我会去读，也会挖掘出新的思想，但我绝不会惊讶到如此程度。然而，一个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十分钟了，他还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这真是让人为之骄傲呢！这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地方，它意味着勇敢地直面人生……不，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还武断地认为他是故意不把火帽放进枪膛里面的，这真是太卑劣了，太不近情理了！但是您得明白，昨天是他欺骗人，玩弄把戏：

我根本不曾同他一起收拾旅行包，也从来没有见过手枪；东西都是他自己收拾的，所以，他一下子就把我弄得迷迷糊糊了。薇拉说，您想让他住在这儿；我保证，不可能出现危险，更何况我们这些人都不离他左右呢。”

“你们这些人中谁昨天晚上在那里？”

“我，科斯佳·列别杰夫、布尔多夫斯基；凯勒尔没呆多久，因为那时我们那里没有床铺。他后来就到列别杰夫那儿去睡觉了，费得先科也在七点钟动身到列别杰夫家去睡了，将军一直都在列别杰夫那儿，现在也离开了……列别杰夫也许会马上赶到您这儿来；他找您找过两次了，不知道有什么事。您要是现在躺下睡觉的话，还放他进来吗？我也想去睡觉了。噢，对了，我正要对您讲一件事：刚才，将军让我十分惊讶：布尔多夫斯基在六点多时叫醒我，让我去值班，也许才刚刚六点钟呢；我出去没多大一会儿，忽然碰上了将军，他甚至醉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站在我面前就像是根木桩子；才清醒一点就对我嚷：‘病人情况怎样？我是来询问病人情况的……’我如此这般地向他汇报了情况。‘很好，’他说，‘但是我来这儿，而且是起早来，就是为了警告你；我有理由认为，在费得先科的面前说话应有所顾忌，不能什么话都倒出来。’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公爵？”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

“是这样，没有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又不是共济会成员！所以我感到十分迷惑不解，将军竟然会专程在夜里跑过来叫醒我，就只为了这件事。”

“您是不是说费得先科走了？”

“七点钟走的；他顺路到我那儿去了一趟，那时我正值班呢！他说，他要去伊沃尔金那儿睡个痛快；伊沃尔金，就是那个嗜酒如命的家伙。好了，我要走了！看看，卢基扬·季莫菲伊奇来了……卢基扬·季莫菲伊奇，公爵要睡觉了，你往回走吧！”

“敬爱的公爵，就打扰您一小会儿，有一件事，在我看来十分

重要，”列别杰夫走进来了，他用一种似乎十分坦诚的口吻悄声说着，看起来有些做作，而且他还有模有样地向公爵鞠躬。由于他才从外面赶回来，连家都还没来得及回，因而仍然拿着礼帽在手里。他显得有些忧愁，而且脸上现出的神态还带着一种特殊的、不同寻常的庄重。公爵让他先坐下来慢慢说话。

“您找过我两次吧？您是不是还在为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事担心？”

“您指的是昨天那个年轻人的事吗，公爵？哦，不，您瞧；昨天，我的头脑一片混乱……不过，今天我已经不打算和您争执了，不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争……您在说什么呢？”

“争执；这是一个法国词，但它已经成为了俄语的组成部分，就如同俄语中的其他众多外来词一样；不过，我也不是很赞同这种‘洋泾浜’俄语。”

“列别杰夫，您今天是怎么回事，总是那样庄重而且神气，说起话来还一字一句的，有板有眼。”公爵笑着问。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列别杰夫转向科利亚，用一种几乎是哀求的口气说道：“我想对公爵谈一件私事……”

“没错，不用说，不用说，我无权干涉！公爵，再见！”科利亚马上走出去了。

“这孩子真明白事理，我挺欣赏他的，”列别杰夫注视着他的背影，说，“这孩子手脚挺灵巧的，做事干脆利索，就是有点爱打破炒锅问到底，讨厌。敬爱的公爵，一件很大的不幸降临到我头上了，说不清是昨晚呢，还是今天清晨……我一时也说不准确切的时间。”

“到底怎么啦？”

“敬爱的公爵，我丢了四百卢布，就在我衣服侧边的口袋里，是被人偷走的！”列别杰夫苦笑着，随即又补上一句。

“您丢失了四百卢布啊？真是遗憾！”

“特别是，这是个正直的人，他十分贫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那是，那是；可这究竟是怎么会弄丢的呢？”

“喝酒造成的，您瞧。敬爱的公爵，我怀着拜谒神明的崇拜心情来见您。昨儿下午五点的时候，我收到了这四百卢布，是从一个债户手中拿来的，然后，我坐着火车赶回来。我把钱放在口袋里边的钱包里。我把制服换下，穿上家用的便服，然后随手把钱放进口袋里，我原本是打算先带在身边，等到晚上再转手出借给另外的人……我就等着中间人了。”

“卢基扬·季莫菲伊奇，顺便问一问，听说您在报纸上登过广告，用金银物件作为抵押品来借钱放债，——会不会是事实呢？”

“我干这事都是通过中间人的；我从来没有说出我的姓名，住址就更不会提起了。我正好有这么一点微薄的资本，而且我有家有室，又添了个孩子，因此愿意用本钱谋求一点点薄利，我觉得这交易挺公平的……”

“对，对！我没别的意思，只随便问问；我打断了您的话，非常抱歉。”

“中间人一直没有出现。正当那时候，他们送来了那个不幸的可怜的年轻人。午饭后，我稍微有点醉了；然后，这些客人们也来了，喝了……茶，甚至……只能说我是注定要倒霉了，我竟然也激动起来。天色很晚的时候，那个叫凯勒尔的人走进来了，他宣布今天是您的生日，他连声吩咐开香槟来庆贺，所以，亲爱的受人尊敬的公爵，我的这颗心（我活该受到这样的报应，您也许早已看出来了呢），我的这颗心虽然不是十分敏感，但却有恩必报，这是我深感骄傲的一点，——我为了让您的生日聚会更庄重一点，而且我还得等着向您表示我的祝贺。因此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换下了身上穿着的那件便装，它太旧太破了，然后我穿上那件回家之后脱下来的制服。我就是这样做的，公爵，您也

许看出来了，我一直穿着那件制服呢，整晚都这样。可我在换掉便服时忘记了衣服里的钱包……上帝想要惩治某个人，肯定会先使他丧失理智，俗话说得没错。等到我今天七点钟醒来时，才像个疯子一样从床上跳下来，头一件事就是一把抓起我的那件便服，——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口袋空了！钱包不见了。”

“唉！是够倒霉的！”

“简直是太倒霉了；您真会说话，一言中的。”列别杰夫说话的语气带点狡黠。

“那是，可是……”公爵沉思着，很不安地说，“这件事情挺严重的。”

“严重透顶了，——公爵，您这个词用得太准确了，它表达……”

“得了吧，这还用得着寻找合适的词儿吗，卢基扬·季莫菲伊奇？说什么样的话一点也不重要……您再想想，您会不会醉醺醺地把钱从口袋里弄丢了呢？”

“也许吧。您说得没错，敬爱的公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一个醉汉身上发生！可是，您再想想：如果钱包是在我换衣服的时候掉出来的，那它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板上吧。那么，它又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您也许把它放在桌子抽屉里的什么地方了吧？”

“全部翻了个遍，每一处都仔细找过了，况且我根本就没有藏到过什么地方，就没有拉开任何抽屉，我没有记错。”

“柜子里面查过了吗？”

“头一眼就查过了，今天都看过好多遍了呢……况且我干吗把它塞到柜子里呢，尊敬的公爵？”

“列别杰夫，我想这事的确让我深感不安。如此说来，有人在地板上把它拾走了？”

“也许是从口袋里偷走的！肯定是其中之一。”

“这真令人不安极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究竟是谁干了

这事呢？”

“的确，这是问题的关键，您一语中的，这真让人惊讶，公爵阁下。”

“噢，别逗笑了，卢基扬·季莫菲伊奇，这时……”

“逗笑！”列别杰夫拍着双手嚷道。

“好吧，好吧，我并没有责怪您呀，不是这么回事……我在担心着别人。您说说谁令人怀疑呢？”

“这个问题可太难了……太复杂了！我想女仆不该受到猜疑：她一直呆在厨房里没有出来。亲生的孩子们，也不会是的……”

“毫无疑问。”

“这样，就只剩客人中的某个人了。”

“有这种可能性吗？”

“应该是没有的，绝不应该出现这种可能，不过又只能是这样了。只是我愿意做这样的设想，或许一定是这样的。在晚上是不可能发生偷窃事件的，因为大家当时都聚在一团，那就可能是这里过夜的一个人在深夜或者凌晨之前的时候干的。”

“噢，上帝呀！”

“当然，我完全可以排除布尔多夫斯基和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到我的房间里去。”

“毫无疑问，就算他们曾经走进去过，他们也不会干的！在您那里过夜的都有谁呢？”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包括我在内，共住在两个紧挨着的房间里：我、将军、凯勒尔以及费得先科先生。您看，应该就是我们四个人中间的一个！”

“其实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个，可是那会是谁呢？”

“为了显示出公正，也为了合乎情理，我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不过，公爵，您当然也会认为我不可能监守自盗，显然，这样的事世上有时也会发生……

“天啦，这太无聊了，列别杰夫！别东拉西扯了，”公爵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他高声说，“您怎么这么不干脆利索呢，说正经的！……”

“就是说，凯勒尔先生是剩下的三个人中的首选。他反复无常，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在有些方面，也就是说在钱袋这方面，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其他方面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还不如说是古代骑士类型的更为恰当。最开始他是睡在病人的房间里，后来他托辞说睡在光地板上太硬了，半夜三更的还换到我们这儿来。”

“您认为是他？”

“我是曾经这样想。在早晨七点多时，那时我像发疯了一样跳起来用手抚着前额，立即叫醒了睡得正香甜的将军。费得先科令人惊讶地不见了，想到这点我们就产生了怀疑，于是我俩决定马上搜查凯勒尔，那时他睡得就跟……跟……可以说睡得跟死猪一样。我们里里外外地搜得十分彻底：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而且每个口袋都有窟窿。倒是有一块脏得不成样子的蓝色方格手帕。还有一封也不知是哪个女仆写给他的情书，信中除了向他要钱外还威胁他，另外的就是您知道的那篇小文章的碎片。将军觉得他应该是无辜的。我们叫醒了他想把事情彻底弄明白，好不容易才推醒他；他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张着大嘴，醉醺醺的样子，露出一幅奇怪的、无辜的，而且可以说是愚笨的神情，——他不是的！”

“噢，我太高兴了！”公爵松了口气，高兴地说，“我刚才还为他担心得很呢！”

“担心？这么说，您也有着怀疑他的证据喽？”列别杰夫微眯着眼睛问道。

“噢，不，我只不过说说而已，”公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真是太愚蠢了，我竟然说担心。帮帮忙，列别杰夫，这话可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公爵，公爵！我把您的话埋在心底里了……埋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一定不吐露半个字！……”列别杰夫把礼帽按在心口上，神情飞扬。

“嗯，那就行了！……这么说，只有费得先科啦？换句话说，我觉得，您在怀疑费得先科吧？”

“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了呀！”列别杰夫低声说着，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公爵。

“对啊，毫无疑问……不可能是别人了吧……可是我还得问，您手中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有啦。首先，他在早晨七点钟，或许只是六点多钟就走了，连招呼也没打。”

“我知道这个，科利亚对我说起过，他还去找过科利亚呢，他说想找个地方把没有睡好的觉补回来，准备到一个朋友家去睡，是……我没记住是到谁家。”

“维尔金。那就是说，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都把这些对您说了？”

“他没有说过偷钱的事。”

“我想暂时先封锁消息，所以他不知道。反正，他是到伊沃尔金家去了；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奇怪，一个醉鬼到另一个同他一样的醉鬼那儿去，虽然当时天还只是刚刚发白，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您看呢？可是他还是露出了破绽，正好是这里：他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他要去的地址……您看，问题就在于，他有什么必要留下这个地址呢？……他为什么要特意地绕个弯儿跑到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那儿去，而且对他说：‘我想到伊沃尔金家补上没睡足的觉。’他要到伊沃尔金家去，谁理这碴呢？有告诉别人的必要吗？不，此地无银，妙就妙在这儿呢！他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并不想隐藏我的去向，贼会像我这样干吗？哪会有向你们告知他的行踪这样的贼呢？’他可真是小聪明耍得过分了，就是为了排除别人对他的疑心，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欲盖弥彰……尊

敬的公爵，您是否明白？”

“当然，非常明白，只是总不能就凭这一点啊？”

“还有第二条证据：他说的去向不正确，他给的地址也不对头。刚过一小时，那时正好是八点钟的时候，我就去敲维尔金家的门；瞧，这个人我知道的，他就住在这里的第五街上。什么费得先科，人影也没有。我费尽心思才从一个聋女仆那里打探出消息，的确是有一个人在一小时前敲过他们家的门，敲得凶极了，而且扯坏了他们家的门铃。只是这个女仆不肯开门，因为她不愿意去叫伊沃尔金先生，或许，她自己也不想起床呢。这事经常发生。”

“您所说的全部证据就这样？太不充分了。”

“可是，您看，再也没有其他人可怀疑了啊，公爵？”列别杰夫装腔作势地说，他的笑声中带着点故弄玄虚的意味。

“你应该再仔细地察看一下这两个房间以及所有抽屉！”公爵沉思着，他显得十分忧愁。

“您瞧，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了。”列别杰夫长吁一声。

“噢！……您瞧您干吗要换下那件便服呢？”公爵敲着桌子，烦恼地叫着。

“这个问题是在一出古老的喜剧中提出来的。不过，我的慈悲为怀的公爵！您太关注我的不幸了！我哪值得您这样做呢。其实，我这个人不该承受您这样的关心；然而您是否也在为这个罪人……这个同样不值一提的费得先科先生而悲痛呢？”

“对，是的，是这样的，我确实在为您着急呢，”公爵心不在焉而又显得有些不高兴地将他的话打断。“您既然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这事是费得先科干下的……那么，您下一步到底准备干什么呢？”

“公爵，尊敬的公爵，除了他，还能有谁呢？”列别杰夫那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意味更重了，他说，“既然没有别的怀疑对象可想，即只能怀疑费得先科先生，没法怀疑其他任何人，这就成

了加在费得先科身上不利于他的另一罪证，第三条证据。因为，除了他，我谁也不能怀疑吧？我能去怀疑布尔多斯基先生吗，嗬嗬嗬？”

“瞧您，别再胡说了吧！”

“还有，难道将军也该受到猜疑？嗬嗬嗬！”

“您到底在胡扯些什么呀！”公爵叫道，他似乎有点生气了，在座位上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不是胡说还能是什么呀！嗬嗬嗬！我差点被一个人给笑死了，他就是将军呢！今天清晨，我和他一道跟踪追到伊沃尔金家……我应该对您点明，我发现钱被偷了之后，最先叫醒他，他比我还要震惊呢，而且连脸色都变了，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最后居然愤怒起来，一副声张正义的样子，我起初可没料到他竟然会激愤成这样，您瞧。他真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哪！他常常说大话，他的癖好就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确品格高尚，而且心无城府，人们可以因为他的天真而信任他。尊敬的公爵，我早对您讲过，他不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甚至还喜欢他了。那时他忽然在大街中央停下，把礼服解开，露出胸膛说：‘请搜我吧，您已经搜过了凯勒尔，您怎么不搜我呢？这样做才合乎公道！’他甚至手脚都在哆嗦，脸色惨白惨白的，神情威猛得可怕。我笑着说，‘将军，你听好了，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用这样的话语谈论你，我马上双手取下自己的脑袋，用一只大盘子盛着亲手端到所有对你心存猜疑的人眼前，告诉他们说瞧瞧吧，你们看看这颗脑袋吧，我要用自己的这颗脑袋替他的人格担保，不仅仅用脑袋，我还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瞧，我准备怎样为你担保吧。’他当时就马上扑到我面前和我拥抱，就站在大街中央，流着眼泪，颤栗着身子，将我紧紧搂住，憋得我都要咳嗽起来了。他说：‘你是我苦难的生活中仅存的知音啊！’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呢！当然喽，他因而在路上马上就给我讲了他诸如此类的不幸。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怀疑偷窃了五百卢布，可是，他第二天就

冲进大火蔓延的房子里，把怀疑他的伯爵和还是个女孩儿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从熊熊烈焰中救了出来。伯爵紧紧拥抱了他，他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婚姻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至于那个装着丢失的钱的匣子，在第二天被人从火灾后的废墟中找到了。这只英国构造的、带着暗锁的铁盒子，不知怎么弄地就掉到地板下面了，所以没有人能找到它，也只有火灾之后它才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完全是信口胡言。不过他在谈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时候，甚至还啜泣了呢。尼娜·亚历山德芙娜尽管总是对我有气，但她的确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人。”

“你们俩认识吗？”

“可以说不认识，不过我倒还真想和她认识呢，即使只是为了辩解几句。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好像总以为我正带坏着她的丈夫，让他贪恋杯中之物，因而对我不满。可是，我不仅没有带坏他，我甚至还劝告他呢。现在，我也许还在帮他摆脱掉那些害人的家伙的影响。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不会抛开他不管啦。这点我向您说明白，我的意思是，不管他去哪儿，我都跟着他去，因为只有采用这种以情动人的办法才能感召他。现在，他甚至可以不再去见那个上尉太太了，虽然他在心里很想去和她会面，甚至有时会为了她长吁短叹的，尤其是每天早上起床穿靴子的那阵子，我也弄不清干吗是在那种时候。他惨就惨在没有钱，如果有钱哪能往她那里去呢？他向您要过钱吗，尊敬的公爵？”

“没有，从来没有。”

“他难为情呢。他曾经向我坦白他其实想过，他想麻烦您，可就是难于开口，您刚刚借钱给他没多久，而且他觉得您不愿意再给他了。他说这些是把我当成了忠诚的朋友。”

“那您是不是给过他钱呢？”

“公爵！尊敬的公爵！这么说吧，为了他，不说是钱，就算是豁出性命……不，我倒不想太夸张，不说性命吧，但至少可以说，我的确甘愿为了这个人遭受一次热病之苦，害一个脓肿的病或

者咳嗽，只要有这样的必要；因为，我认定了他是个被埋没了的、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的确如此！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等于说他得到了您给的钱喽？”

“不，我没有给他钱，我绝不愿意这样做，他自己也明白的，但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让他有所节制并最终改正。他现在为了要跟我一起上彼得堡而和我磨蹭；我是为了趁机追踪费得先科先生才去彼得堡的，我断定他一定是在那边，我的将军倒性急得不得了；不过我猜想，他到了彼得堡之后肯定会悄悄溜去找那个上尉太太。实话实说，我甚至会故意放开他，我们早商量好了一到彼得堡就立刻分开，这样会更有把握抓住费得先科先生。就是这样，我要先放了他，然后以他来不及躲避的速度赶到上尉太太那儿去把他揪出来，——当然，这是为了让他自觉惭愧，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作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人，他会明白的。”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列别杰夫，您不要大声嚷嚷、四处宣扬。”公爵低声地说着，他颇为不安。

“噢，哪会呢，我是为了让他学会羞惭并且我同时也想欣赏欣赏他那狼狈相才这样干的，——尊敬的公爵，因为他的那副神情就会告诉你许多事情，特别是他那样的人！啊，公爵！虽然我自己也正遭受着巨大的不幸，但是就算是这种时刻，我也要为他着想，盼望着他能够重新做人。尊敬的公爵，我想向您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请求，老实说，也是我此行的目的；您和他们家的人都那么稔熟，而且您还曾经住在他们家；慈悲的公爵，如果您能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一下就好了，说实话，我也是为了将军，完全是为他好呢……”

列别杰夫像祈祷一样双手合一。

“帮什么忙呢？要我怎么帮呢？您可以相信我，列别杰夫，我很乐意透彻地了解您。”

“我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才会跑过来找您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可以用来完成这件事情；她可以在自己家里审视他，或

者也可以常常监视他的举动。很不幸，我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家的那个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可以说用自己整颗年轻的心崇拜着您呢，他也许会帮得上忙……”

“不——不可以……上帝保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可千万别和这事扯上关系！……科利亚也不能……再说，我也许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您的意思呢，列别杰夫。”

“这会儿，您根本不用弄清楚！”列别杰夫甚至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只需要用感情去感化他——这可是仙药，专治我们这位病人的。您会允许我称呼他为病人吧，公爵？”

“这样甚至能显示出您的彬彬有礼和聪慧灵敏呢。”

“我向您解释一下吧，先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打个比方可能更利于把问题说清楚。您看，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忘记这个上尉太太，他就是这样的人，可是，见她而不带钱去是行不通的，我准备今天在上尉太太家将他当场抓住，我可是为了他好才这样做的，您看！不过，我们假设，即使他犯下了或许是真正的罪行，也与上尉太太毫无关联。比如说，他做下了一件颇没脸面的事情（即使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可如何是好？我觉得，只要光明磊落地用温情去感化他，肯定能成，因为他毕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哪！我相信，不用五天，他自己就会忍不住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会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如果干得巧妙些，并且做得光明正大，由您和他的家人一齐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噢，慈悲的公爵！”列别杰夫兴奋得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跳了起来，嚷着，“我从没肯定就是他干了什么事……这样说吧，我愿意为了他流尽我的每一滴鲜血，即使您也会认为，他整天毫无节制地贪杯，总是醉醺醺，而且又沉湎在对那位上尉太太的渴望中，这一切非逼得他做出什么事来不可。”

“我当然十分乐意出一点力，只要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公爵站起来，说道，“但是，我还是有点心里话想说，现在我很担心啦；我想问您，您现在……您还怀疑费得先科先生吗？那是您

自己说的呀！”

“我难道不是只能怀疑他吗？最真诚的公爵，还会有别人吗？”列别杰夫脸上的微笑又有些装模作样了，他甚至特意做了个双手合一的姿势。

公爵紧皱眉头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卢基扬·季莫菲伊奇，我觉得，搞错了是最最可怕的。费得先科……我无意于说他闲话……不过，这个费得先科……老实说，谁能说清这事呢，没准就是他呢！……我的意思是，他大概确实有干这事儿的可能性，特别是和其他人比起来……”

列别杰夫眼睛一下子睁圆了，他专心地聆听着。

“您知道，”公爵越说越混乱，他紧锁着眉头，而且皱得越来越厉害，来来回回地在房间里走动，尽力使自己不抬头碰上列别杰夫的目光。“曾经有人对我暗示过……对我说到过费得先科的事情，好像他有着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另外，他似乎还是这样的人，人们不应该在他面前毫无顾忌地谈论一切……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您能明白吗？我其实是想说，和其他人相比较，他也许真的更具有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事千万错不得，您该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那么，又是谁告诉您费得先科先生的事呢？”列别杰夫进一步问道。

“这不重要，是别人私下里对我说的；只是，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我又没法不说这些话，这真让我气恼万分。不过，您得相信我这一点，我自己也不相信这话是真的……都太荒唐了……唉，瞧我干得多愚蠢啊！”

“公爵，您得明白，”列别杰夫竟然全身颤栗着，他说，“这点很重要，现在它太重要了，就是说刚才您谈到的关于费得先科先生的事情，还有，这话到底是怎么让您给听到的。（列别杰夫这时一边说话，一边紧紧跟在公爵后面来回走动，竭力跟上公爵的步伐。）公爵，现在我有一件事情得告诉您：今儿清晨，我和他一同

去找维尔金，正好是在他对我讲完那段不幸的往事之后，他忽然间十分愤慨（这点很容易看出来），讲了费得先科先生同样的话，不过由于他说得毫无逻辑性，漏洞百出，我就顺便提了几个问题。这下可巧啦，我一下子完全明白了，原来这些话，不过是将军大人一时兴起胡编乱造出来的……老实说，他也不过是想声张正义罢了。他即使说了谎话，其原因也仅仅是由于他那好动感情、易冲动的习惯。现在您说：如果他只是胡言乱语一通（我确信事实如此），那您又是如何听到这些话的呢？公爵，您应该明白，那不过是他一时兴起而胡诌的——那么，您是打谁那儿听到这些话的？这点十分重要，的确……可以这样说……”

“这话是科利亚对我讲的，他也是在大清早时听他父亲告诉他的。那时他正好出门想办什么事，他父亲在外屋碰巧遇上他，当时大概是六点钟，或者六点多吧。”

然后，公爵原原本本地将所有的经过讲了出来。

“噢，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蛛丝马迹，”列别杰夫一边搓着双手，一边得意地微笑着，他说，“我早料到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瞧，将军大人特意在清晨五点多的时候打断自己的睡梦，去唤醒钟爱的儿子，就是为了提醒他不要与费得先科先生交往，因为那样太危险了！这样看来，危险的人又怎么可能是费得先科先生呢？将军大人那种父亲的不安又是源于什么呢？嗬嗬！……”

“列别杰夫，”公爵说话的时候似乎显得很窘迫，“您听我说吧，请您悄悄地把这事给解决了！别弄得沸沸扬扬地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了！算我求您了，列别杰夫，我请求您……只要是这样，我一定和您协作，不过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一定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您就放心吧，最善良、最真诚、最高贵的公爵，”列别杰夫激动起来，他兴奋地嚷着：“请放心，我这颗高尚的心灵将永远埋葬这所有的事情，咱们悄悄地动手，齐心协力！悄悄地动手，齐心协

力！我甚至宁愿献出我的满腔热血……公爵阁下，我虽然灵魂卑微、精神萎缩，不过您可以去问任何一个混球，而不仅仅只是灵魂卑微的人：和谁打交道他更乐意，是跟和他一样的混球，还是跟像您这样品格高尚的君子呢？他一定会坦言，他愿意和品格高尚的君子来往。这，就是道德的胜利成果！我尊敬的公爵，再见了！悄悄地动手……悄悄地动手，而且……齐心协力。”

十

现在公爵到底还是想明白了，他怎么会每次接触到这三封信时都觉得全身像浸在凉水中一样，他又怎么会总想把读信的时刻推到晚上。早在今天上午，他一直不能决定下来到底该拆开这三封信中间的哪一封，后来就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在梦中，那个“有罪的女人”走向他。她一直望着他，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覆着长长的睫毛。她招呼他跟着她走，他随即就像不久前那样惊醒过来，带着深深的痛苦回想着她的神情。他甚至打算立刻往她那里去，可是他去不得；他已经无法可想了，终于，他打开信读着。

这些信也给人一种梦的感觉。有时候，人可能会做一些怪诞的梦，它既不可能也不自然，当您清醒过来，这些梦还清晰地印在您的脑海中，它所显现的怪异的事情让您万分惊奇：您首先会想起，在整个梦境中，理智总是跟随着您；您还会记得，在这么长的过程中，凶手们把您包围了，他们在您面前耍手段，表面上友好地待您，不暴露他们的诡计，其实，他们早已经把武器准备好了，剑拔弩张，只等着某种信号出现就要下手了。而您呢，您巧妙地和他们周旋着；您还会想起，您是怎么样终于运用智慧使他们上当，从而躲开了他们；后来，您猜测到，他们其实对您的欺骗了如指掌，只是故意在您的面前装糊涂；不露声色地掩饰真相；不

过您却更狡猾了，又一次让他们进了圈套，您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这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样明摆着是荒诞不经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您的理智当时怎么会容忍它，让它占据着您的整个梦境？在您的眼中，一个凶手变成了女人，然后又由女人变成了一个又矮小又奸狡又阴毒的小矮子，可是您却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把这一切当做事实；而且正好是在同一时间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您的理智却正最为紧张，它展示了不同一般的力量，机敏、洞察力、推理能力，——这是怎么回事呢？您从梦中清醒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您差不多无一例外地能够察觉出，甚至有时候您根据一种非凡的力量察觉出这样的印象，您将某个您解不开的谜和梦境一起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您嘲弄着梦的荒诞不经，但您同时又发现，某种思想就蕴藏在这荒诞不经的组合中，而这个思想却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是从属于您的真实生活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存留在您心灵深处的，您的梦仿佛是给您展现了某种您所期盼着的带有预言性的新鲜东西，您得到了强烈的印象。它能让人快乐，让人悲伤，但是它到底蕴含着什么，展示了什么——您却不能理解，也无法记住这所有的一切。

读完这几封信之后，情况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公爵在还没有拆开它们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这几封信居然存在着和可能会存在着，这本身就几乎可以算得上像一场噩梦了。晚上，他独自一人漫步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徘徊，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他常常自问，她怎么会下决心给她写信呢？她怎么能把这种事都往信里写呢？这样毫无理智的幻想怎么会在她的头脑中产生的呢？可是，这种幻想已经渐渐成真了，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在看那几封信的时候差点就相信了实现这种幻想是很有希望的，更有甚者，他竟然相信了这种想法不无道理。这当然只是梦，是噩梦，是疯狂之举。然而，它里面却蕴含了某种道理，这种道理具有令人痛苦的现实性和正确性，它在为这个梦，为这个噩梦，

为着这个疯狂之举进行辩护。他一连几个小时念念有词地絮叨着读到的信，就像说梦话一般，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其中的某些片断，有时他的记忆就停留在某些词语上，默默地思考着。有时候他还想告诉自己，其实他把一切都预料到了，很早以前就预料到了；而且他认为，仿佛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某个时候他就已经看过了这一切。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总是思考着的，忧愁着的，痛苦着的一切，其实全部都包含在他那很早以前就读过的信之中。

当您打开这封信时（这是第一封信的开头），您最好先看一下信末的署名。这个署名将会把一切都告诉您，将一切都解释清楚，所以用不着我来对您辩白，也无需我向您解释。如果我和您之间稍稍有点儿平等的话，您肯定会为了我的鲁莽无礼，没有自知之明而十分生气；可是，您是什么样的人，而我又只不过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是两个迥然相对的极端，我在您的面前是一个低等的卑贱的人，所以，我即使想使您生气，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啊。

接着，她又在信的另外一个地方写道：

您不要以为我的话语只是一个脑筋有毛病的人那种病态的兴奋，不过，您在我眼里是一个如此完美的人！我曾经看到过您，而且我每天都见到您。我无意于评论您；我并不是凭着理性来得到您完美无瑕这个结论；我只是这样确定而已。可是，我对您而言却是有罪的：原因就是我对您的爱。一个完美的人怎么能够被爱呢；完美的人就只该被视为完美的人，要对他顶礼膜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可是我却爱您。爱情虽然能使人人平等，不过您尽可放心，我从没有拿自己和您相提并论，即使在我思想最细微最深邃的地方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在信上写着：‘请放心吧’；您难道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如果能够的话，我可以伏下身子亲吻您的脚印。噢，我从没打算和您平等……您快看看署名，快点看看信上的署名吧！

可我还得说，我发现（这些话是她的另外一封信里的），我把您和他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您到底爱不爱他呢？他对您一见钟情。他想念您就像想念着"光明"一般；他的原话就是这样，我是从他那儿听来这句话的。不过就算他不说出来，我也清楚得很，对他而言您的确是光明。我在他身旁呆了足足有一个月，于是我知道了您也爱着他；您和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体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接着写道）？我昨天从您身旁走过去时，您似乎脸红了？这可能只是我的错觉，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就算带您到最肮脏最淫乱的地方，把所有的罪恶都在您面前展露出来，您也不应该会脸红；就算有人使您难堪，您也绝不会表现出来。您会仇视所有卑劣下流的东西，但是那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其他的人，为了那些被他们欺侮了的人。不能有任何人来欺侮您。您要知道，我觉得您应该对我有好感。我心目中的您和他心目中的您是一样的：光明的天使；而天使不可以爱，也不可以恨。很多次我问自己：能否爱大家，爱所有的人，爱自己除外的所有的人？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根本就不近情理。在抽象的爱的人类中，可以去爱的差不多始终就只有自己。不过，我们无法做到这样，您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谁能和您相比呢？您超越了任何属于个人的不满和愤怒，像您这样的人怎么会不爱谁呢？只有您才能够爱得没有半点私心，能够不为自己而爱，而去为您爱的人去爱。噢，如果我知道了您为了我而倍觉羞辱和气愤，我会多么痛苦啊！这下，您可完了：您一下子降低身份和我平起平坐了……

我昨天遇上您后，回到家里设想了一幅图画。所有的画

家都是根据福音书上的传说画着基督的像，但假使让我画，我一定要画得和别人的完全不同：我仅仅画他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门徒也会抛下他一个人的。我只画一个小孩和他在一起，这个小孩在他身旁玩耍；或许，他正用自己那孩子气十足的语言对他诉说着什么，基督在听他说话，不过他此时似乎陷于沉思之中；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用手忘情地抚摸着孩子长着浅色头发的脑袋。他望向远方，视线停留在地平线上；他的目光如炬，仿佛那里面蕴藏着一个像整个世界一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忧愁。小孩把话说完之后，将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一只手托着脸颊，抬头作沉思状，就像儿童有时也会陷入沉思之中似的，两眼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夕阳，正徐徐落向西边的天际……我要画的就正是这样的一幅画呀！您那么纯洁，您的纯洁玉成了您的完美。噢，记住吧！我对您充满感情，只不过那又关您什么事儿呢？现在您早已是我最神圣的崇拜对象，我必将毕生追随在您的身边……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这之后，在最后那封信里写着这样的话：

请不要对我有一丝一毫的疑心，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认为我写这样的信是一种自我蔑视，也别认为我以蔑视自我而获得快乐，即使这也许是自尊的表现。不，我必须这样做，我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如何向您解释这些呢，太难了。甚至我对自己都解释不清这其中的奥妙，虽然它正是我痛苦的源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即使是源于自尊，我也绝不会自我蔑视。我更不会出于纯洁的心灵而自我蔑视。可以说，我绝不是自我蔑视、自我贬低。

我干吗期待着你们在一起呢：为你们，为我自己？理所当然是为了我自己啦。这样，我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我以前就对自己这样说……听说您的姐姐阿杰莱达曾经评论过我的照片，说凭这样的美貌简直可以倾国倾城，不过我不需要这样；您大概会认为我的话可笑之极，因为您亲眼见到我穿得花枝招展，戴得珠光宝气，混迹于一群酒鬼和无赖之中。我很清楚，我已经失去自我了，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您不用看这些表面现象，只有上帝明白究竟是什么取我而代之，活在人世间。每天我都在两只令人恐怖的眼睛里发现这一点，这两只眼睛总是注视着我，即使它们不在我的面前，我也感觉到它没有放开我。这双眼睛现在处于静寂之中（它们一直以来都十分安静），不过，我清楚它们里面的秘密。他的家里，房子阴沉沉的，那里也满载着秘密。我相信他就像莫斯科的那个杀人凶手一样，将一把用丝绸包裹起来的剃刀藏在抽屉里；那个人也就是这样的，和周亲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用丝绸裹着剃刀，以备割断某人的喉咙之用。我住在他们家的那阵子，老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也许是在地板的某块木板之下藏着一个死人，用一块漆布遮盖起来，就同莫斯科的那具尸体一样，四周摆满了玻璃瓶，那里面装着日丹诺夫防腐剂。这具尸体也许就是他父亲藏的，我甚至能告诉您他就在哪个角落里。他始终沉默着，不过他非常爱我，爱得无法对我产生恨意，这点我知道。我们将一起举行婚礼，你们的和我的，我和他早已商量好了。我对他毫无秘密。否则我也许会由于害怕而杀死他……不过他会先动手杀死我……他现在正在笑呢，说我只不过是在说梦话罢了，他知道我正在写信给您。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梦话充满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其中第二封信用的是两张大号的信纸，上面全都是蝇头小字。

终于，公爵走出了那个幽深黑暗的公园，他像昨天一样在这里徘徊着，很久很久也没有离去。他觉得夜色十分明亮，竟比平

时更亮。“难道现在还很早？”他寻思着（他忘记把表带身上了）。远处的什么地方似乎飘过来一阵音乐。“那可能是车站吧，”他心里想着，“他们今天自然不可能在那里。”想着想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他们家的别墅前了；他其实早已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目的地是在这里，因而，他悄悄地走上了阳台。阳台上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出来。等了一会儿后，他推开那扇进厅房的门。“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曾关过这一扇门，”这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可是厅房里面同样一个人也没有，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分明。他百思不得其解地站在房子中央。门却突然间被拉开了，手执蜡烛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走进房子里。她看见公爵站在房子里，十分惊讶，于是停到他的面前似乎想等着他的解释。显然，她只不过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中途得通过这间房子，压根儿没料到居然会碰上别人。

“您怎么会来这儿呢？”她终于开口了。

“我……顺路……”

“妈妈有点不舒服，阿格拉娅也有一点。阿杰莱达已经睡下了，我也正准备去睡觉。我们今天整晚都留在家里没出门，爸爸和公爵呆在彼得堡。”

“我来……我来你们这……现在……”

“现在已经什么时候了，您知道吗？”

“不知道……”

“十二点半。平时，一点钟我们就都睡了。”

“噢，我以为……才九点半呢。”

“没什么！”她笑着说，“刚才您怎么没有过来？有人也许在等待着您呢。”

“我……以为……”他嘟囔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再见了！明天我可以让大家笑个够啦。”

顺着环绕公园的路，他走向自己的别墅。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思绪一片紊乱，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像是在梦境中一样。突然

间，就如同前两次在他醒来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幻景一样，同样的幻景再次浮现在他的面前。那个女人从公园里走到他身前，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出现。他不觉颤抖了一下，停住了前行的脚步；她紧紧地抓起他的手握住。“不，这个并不是幻景！”

于是，她终于在他俩分开之后首次和他面对面了；她的嘴唇嚅动着，在倾诉着什么，但他只是沉默地望着她；他心潮澎湃，痛苦极了。哎，从此之后，他将会永远将这次街头偶遇烙在心里，而且每次都以同样痛苦的心情回忆起它。她跪在他的脚下，像疯狂了一般跪在马路的中央；他害怕了，连连后退，她却捉住他的手不停地吻着，这情形就跟他以前在梦中见过的一模一样。此时，她那长长的睫毛上的泪珠还一闪一闪地，晶莹剔透。

“起来，起来！”他伸出手来将他扶起，像受惊吓了一样低声说道，“快点起来！”

“你幸福吗？感到幸福吗？”她一连声地问道，“你只要回答我这一句问话，你此刻的确感到幸福吗？今天？就是此时此刻？你去她那儿了吧？她对你说了些什么话呢？”

她没有听从他的要求，总不肯站起身来；她急匆匆地问着话，急匆匆地诉说着，就像她身后有人在追赶着她一样。

“我听你的话，明天就离开这里。我不再回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现在就正是最后一次！”

“你先起来，别激动！”他显得很悲伤。

她还是抓着他的手，贪婪地凝视着他。

“别了！”她终于站了起来，就像逃难一样飞快地从他身边跑开了。公爵看到罗戈任突然在她的身边出现了，他扶着她的手臂，带她离开了那里。

“公爵，请您稍稍等一会，”罗戈任一边走一边回头嚷道，“再过五分钟，我就会赶回来的。”

他果真在五分钟之后赶回来了；公爵依然站在原来那地方等着。

“我把她扶上了马车，”他说道，“有一辆马车从十点钟起就一直在那边的角落里等着。她早就猜想到你会在她那里度过整晚的时间。你前一阵子写信告诉我的那些话，我也都一一对她说了。她不会再给那位小姐写信了；她已经同意了；遵从你的吩咐，明天她就会离开这儿的。虽然你不愿意见到她，她仍期待着再最后见一见你，我们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就呆在那边，坐在那长椅上等着。”

“是她自己把你带来的？”

“那还能怎样？”罗戈任咧开嘴笑了笑，道，“我看到的都是意想之中的事情。就是说，你已经看过那几封信了？”

“你真的也看过这些信了吗？”公爵问道，他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当然啦；她亲手把每封信都拿来给我看了。她曾经提起过剃刀的事，你还记得吧？嗬嗬嗬！”

“真是疯了！”公爵叫起来，他绞着自己的双手。

“她疯还是没疯谁也不知道，也许，她并不疯呢。”罗戈任低声嘟囔了一句，似乎在自言自语。

公爵没有答话。

“好吧，再见了，”罗戈任说道，“明天，我也会一起走的；过去有诸多得罪的地方，请你原谅！可为什么，兄弟，”他快速地转身面对公爵，又补上一句，“你怎么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呢？‘你究竟感到幸福吗？’”

“不，不，不！”公爵悲痛万分地嚷着。

“自然是不用说啦，要‘幸福’才怪呢！”罗戈任带着恶意哈哈大笑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第 四 部

一

我们这本书中的两个主角在那张绿色长椅上约会之后大约过了一星期。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大概十点半钟，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普季岑娜出门拜访朋友之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一副忧郁的样子。

有一种人，人们几乎无法用几句话勾勒出他们最具有典型性、最具有个性的特点；这就是那些所谓的“普普通通”的，“绝大多数”的人，而他们的确占据了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作家们大多会努力在自己的中、长篇小说中塑造社会的典型人物，将他们表现得更形象、更具有艺术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其实几乎是没有的，然而他们差不多比现实生活本身更加具有现实性。波德科辽辛就被看作是一种典型，也许可以说有些夸张化了，但绝不能说这是无中生有、完全虚构的。有许许多多聪明的人从果戈理的笔下和波德科辽辛相识了，然后他们很快就发觉了成十、成百的旧相识和朋友简直就和波德科辽辛一模一样。他们在未读果戈理的作品时就早已知道，他们的这些朋友就是和波德科辽辛同类的人，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应该把这样的称呼加在这些人的头上。在现实生活中，极少有在临近婚礼时刻却跳窗而逃的新郎，且不用说其他的原因，至少这样做会让人很为难很窘迫；只是又有几个新郎，其中还包括那些值得敬仰的聪明人，在婚礼前敢于在自己的内心中坦言自己就是一个波德科辽辛呢。并不是所有的丈夫动辄就会大呼小叫着：“Tu l’as voulu，George Dandin！”[①] 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个丈夫在蜜月之后呼喊着这一心声，不惜几百万次甚至几十亿次地喋喋不

① 法语：“你自己找的，乔治·唐丹。”出自莫里哀的喜剧《乔治·唐丹》。

休，甚至，也许就是在婚礼之后的第二天。

于是，我们无需再进行更详尽的解释了，只需指出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典型性似乎被水稀释了，但所有的这些乔治·唐丹和波德科辽辛的的确确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每天都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去去，只不过仿佛有点儿被淡化了。最后，为了将道理说得更全面些，有必要再顺便补充一点，完完全全和莫里哀塑造出的乔治·唐丹一样的鲜活的乔治·唐丹，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碰上的机率很小，但还是有可能的。我们的议论应该打住了，它逐渐有点杂志上的批评文章的味道了。然而，还有一个疑问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那些十分普通、十分平凡的人，小说家该如何安排呢，如何才能将他们放到读者的眼前，使读者多多少少对他们稍加注意呢？普普通通的人时时刻刻都是现实生活中主要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要想在叙述的过程中将他们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对他们避而不谈就会削弱、损害小说的真实性。仅仅只凭借几个典型来构成小说，或者为了吸引读者而在小说里处处设置光怪陆离的虚拟的人物，那根本就没有真实性，可想而知，它也不会吸引人。以我们的眼光，即便是描写普普通通的人，作家也应该尽力抓住他们最富有意义的和能给人启迪的特点。比如说，有些普通人恰好是在他们始终如一的普遍性这点上体现出了他们的本质，或者进一步说，虽然这些普通人为了摆脱平凡和保守的困境而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但他们的结局还是一成不变，永远只能因循守旧，那就可以说这样的人甚至也就拥有了他们自身的典型性——一种普通人的典型，他们非常不满于他们正担任着的普通人这种角色，想方设法想成为有独立意识的、出类拔萃的人，但又没有一点儿别出心裁的能力。

我们故事当中的一些人就可以归类于“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到现在还只向读者介绍了他们的一点点情况（这一点我应该承认）。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普季岑娜、她的丈夫

普季岑先生，还有她的兄长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都算得上是这一类人。

当然，做一个诸如此类的人比什么都要令人沮丧：拥有可观的财富，高贵的出身，不俗的外表，较好的教育，脑瓜子也不笨，甚至说得上心地善良；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具备任何能力、任何优势，甚至任何稀奇古怪的举动、任何一个出于自己头脑中的思想，彻底地“跟大家一样”。有财产，然而却不如罗思柴尔德那样家财万贯；有好的出身，然而却没有什么标志；有不俗的外表，然而却表明不了什么；受过较好的教育，然而却不能恰当地运用；有较强的智力，然而却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心地善良，然而却不够宽容，等等，各方面都是这样。像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多如牛毛，甚至要比你所能想像得到的还多。如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被归在两大类里：一类是没有多少聪明才智的人，另一类则“远为聪明”。前一类人相对来说更幸运。把自己想像成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人，这对那种没多少聪明才智的人来说轻而易举，他们会十分乐意这样做，并以此获得自我安慰。我们有些小姐仅仅只是将头发剪短了，再配戴上蓝色的眼镜，就以虚无主义者自称，而且很快就相信，只要她们一戴上眼镜，就会马上开始形成自己的“信念”。有的人只要发觉了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对世人的仁爱和善良，就会立刻相信谁也不可能具有像他那般高尚的品质，从全面素养这个角度讲他就是凤毛麟角。另外也有人只要随便听到一点关于什么思想的风声，或者没头没尾地读了一页什么书，就会立刻相信，这是“他自己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就这样，既天真单纯同时又不知廉耻（如果允许用这样的词语的话），几乎达到了让人莫名惊诧的程度；这所有的一切都似乎令人无法理解，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里戈理通过庇罗果夫中尉这样一个让人感叹不已的典型人物，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愚蠢的家伙那种既天真单纯而又不知廉耻的心态，他自以为非常了不起，自以为具有出众的才华。

庇罗果夫甚至坚信自己是一个天才。而且比天才还要天才，他居然自信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从来不曾问过自己是否称得上天才；不过老实说，对自己提出疑问这样的事儿对他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伟大的作家为了让读者们受了伤害的道德情感得到满足，迫不得已在最后让他挨了揍。然而，我们这位大人物被揍了之后，仅仅只是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然后再吃了一只千层饼来补足精神，作者目睹这样的场景，摊开两手，惊得目瞪口呆了，只好将读者抛到脑后，掉头而去。我时常叹惜，果戈理笔下的大人物庇罗果夫居然是一名下级军官，因为庇罗果夫十分自得，对他而言，想像随着斗转星移，他肩上的肩章就会一点点往上升，一点点加厚，最终形成图案，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例如军中统帅，这样的想像不费吹灰之力；而且还不是凭空地想入非非，而是完全有可能，甚至一定会这样：只要成了将军，何其不是军中统帅？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在后来的战场遇到挫败呢？而又有过多少如同庇罗果夫一样的存在于我们的文学家、学者、科学家和宣传工作者当中呢？我这里用“有过”，老实说，很明显现在也还是存在着。

本书中的人物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应该是另一类人；他应归于“聪明得多”的那一类里去，虽然他满头满脑都是建功立业的念头。不过这类人要比前一类人不幸得多，我们在前文中早已指出过。问题的症结在于，聪明的“普通人”，虽然偶尔他会想入非非（或许一生都这样），自认为是个天才和与众不同的人，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总会存在着隐隐约约的怀疑，这让他惶惑不安，并最终使这个聪明人有时彻底绝望；即便他信命，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会因为虚荣感而将自己的前途看得毫无希望。不过，我们这话有点耸人听闻了，实际上这类聪明人中的大多数都绝不会落得这样凄怆的下场；最多不过在晚年的时候，由于肝火太盛而身体稍稍受损罢了。然而，即便是这样，这些人在安分守己，顺应命运之前，在从青年时期一直到信

命、知足的年龄这段有时也许会非常漫长的时间里，他们总会捣腾一番，这些举动都出于那种幻想着出类拔萃，建功立业的思想。有时甚至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人本性颇为老实、安分，但为了出人头地，他们不惜低声下气，甚至去干龌龊肮脏的事；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这些不幸的人当中，有些人不仅老实安分，而且十分善良，他支撑着整个家庭，不但靠着自己的双手维系着家庭的生活，而且还对其他一些毫无关系的人施以援手，那又会怎么样呢？他还是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他是那样的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但每次想到这点，他并不是满心欣慰，恰恰相反，他浑身冒火，十分气恼。他想着："看看，我一辈子忙忙碌碌地都干了些什么呀，浪费光阴而已，都是这些琐碎小事拖累了我，使我无法大展身手，都是这些琐碎小事阻碍了我发明火药！如果没有这些障碍，说不准哪天我就会发明或者发现什么（也许是发明了火药，也许是发现了美洲），虽然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但总归是一定会有所发现或发明的，那简直就是一定的！"这些人的最大特征就是，他们确实一生都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要发明或发现什么，他们一生到底准备发明或发现什么：是发明火药呢，还是去发现美洲？但是，他们那种迫切地想要发明什么或发现什么的愿望带给他们的痛苦，只怕比起哥伦布或伽利略当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就以这样的形式开始了他的生活历程，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他必将捣腾很长的时间。一方面，他一直深信自己的无能，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着一种无法压抑的期待，自以为他是一个桀骜不驯、能够大显身手的人，——大概从他少年时期开始，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就深深地伤害了他。这个年轻人对什么都嫉妒，而且易冲动，想要什么就一定要马上得到，他似乎天生就有点儿神经质，他的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冲动，他自诩为一种力量。他对出人头地念念不忘，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为了获得成功，他有时候简直要孤注一

掷了；只不过当事情到了必须得孤注一掷的关头时，我们这位大人物往往又会摆出他那过分的精明，左思右想，不敢轻举妄动。这让他感到痛苦。如果遇到好的时机，他或许会宁愿去干最肮脏最卑劣的事情，只要能达到他的目标；然而，似乎故意与他作对，每次赶上需要采取措施的紧要关头，与要干的事情的卑劣程度相比，他又显得太高尚了（但是，他会随时准备着干那些卑劣的小事情）。他满怀着厌烦和愤恨，目睹着自己这个家庭一日日贫困并衰败。他甚至对待自己的母亲也神情傲慢，不屑一顾，尽管母亲的声誉和品格直到现在都是对他事业的最有力的支柱，而这一点他心里清楚得很。到叶潘钦将军家里去后，他当时就对自己说："反正要做卑劣肮脏的事，干脆干得彻底一点，只要成为赢家。"然而，他差不多没有一次彻底地干过什么事。话又说回来，他干吗一定得想到去做卑劣肮脏的事情呢？那时，他几乎对阿格拉娅心存害怕，但他不想放弃和她的联系，总是怀着渺茫的希望坚持着，即使他自始至终都不曾真正相信她会迁就他。后来发生了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纠缠的事情，他从中蓦然间领会出，钱是达到一切的关键。"卑劣肮脏就卑劣肮脏吧，"那些天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唠叨着这句话，心里充斥着满足和害怕，"反正是要卑劣肮脏的，干脆就彻彻底底地卑劣肮脏吧！"他不时地鼓励自己，"在这种紧要关头还安分守己只能说是胆小怕事的表现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胆小怕事之人！"他输了，失去了阿格拉娅，又被当时的情形压得无法动弹，于是彻底地失去了斗争的热情，当真把那时那个疯狂的女人给他的钱送到公爵手中（那女人的钱也是一个疯狂的人送来的）。这之后，他为了还钱这个举动而遗憾、后悔了无数次，虽然他同时又以此为荣，到处吹嘘自己。公爵呆在彼得堡的那三天，他的的确确哭了三天，可是也正是在这三天中，他开始对公爵心怀愤恨了。这是由于公爵对他表现出了过分的同情，而当时他将这样大的一笔数额归还于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决心做这样的事的"。然而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虚

荣心不断地受到压抑就是他全部的痛苦，同时这种承认又对他折磨得厉害。很长时间过去了，他才看清楚并且相信，阿格拉娅这样单纯、古怪的小姐也许还真能和他发生点什么。他的心沉浸在悔恨之中；他辞掉了职务，整天苦恼万分而且灰心失望。他和父母亲一起都住在普季岑家里，并靠他供养。但与此同时，他又一点也不把普季岑放在眼里，虽然他总是顺从他的建议，而且通情达理地征求他的想法。比如，普季岑从不期望自己做罗思柴尔德那样的人，他从不为自己立下这样的目标，这点让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大为生气。"既然已经在放高利贷了，就应该干得更痛快些，应该去压榨别人，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榨出来，要像一个犹太人一样敢于硬干！"普季岑性情温和，他微微笑着，只有一次他觉得应该和加尼亚好好地解释一番，他甚至是带着尊严做这件事的。他认为加尼亚将他称为犹太人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没做过哪怕是一丁点儿不正当的事情，他就这点向加尼亚证明：如果说通过那样的手段得到了钱，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做事勤勤恳恳，诚实而且正直，他只不过是代为处理"这些"事情罢了。他最后还声明，因为他办事严谨认真，已经在那些很有地位的人的圈子中享有了良好的声誉，他正在慢慢扩大他的事业。"我根本做不成罗思柴尔德，而且也毫无必要，"他微笑着又加上一句，"我准备在利捷伊纳亚街上置一幢房子，或许两幢，这我也就满足了。""谁说得清，没准就会是三幢呢！"他心里暗暗想着，但没有说出口，只将这种念头隐藏在脑海中。幸运之神就欣赏并青睐这样的人；它会给普季岑奖赏的，不是三幢，绝对是四幢，这正是由于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白，他不可能成为罗思柴尔德。只不过命运怎么也不会给他超过四幢的楼房，普季岑的事业到此应划上句号了。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妹妹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她同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但执着更甚于冲动。在事情的最紧要关头，她仍然没有丧失理智，而事实上即便事情并没有

进行到最后的时刻，理智也始终紧随着她。的确是这样的，她虽然也应该归于期盼着出类拔萃的“普通人”那一类，但她能够立刻清醒地意识到，她身上没有半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带给她过多的伤心，这大概是出于她那种别样的自尊吧，谁能说清呢。她嫁给了普季岑先生，这是她依靠顽强的毅力做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只是她并没有在出嫁的时候告诫自己：“卑劣肮脏也就卑劣肮脏吧，只要目标能够实现。”这点不像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肯定会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以兄长的身份同意了她的决定，他还差点儿就在她的面前将这话溜出口了）。与此相反，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直都坚信她未来的夫婿是个易让人产生好感的谦谦君子，他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个有教养的人，不管怎么样都绝不会去做大奸大恶之事。正是由于对此坚信不疑，她嫁给了他。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像对待无关痛痒的小事一样对待那些细微的缺憾。从不过问；哪儿没有类似的小缺憾呢？又不是找到了十全十美的人！况且她心里清楚，她的婚姻还能带给父母亲、兄弟们一个容身之所。目睹兄长的不幸遭遇，虽然家庭内部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快，她仍然想帮助他。普季岑也曾经（态度当然是十分亲切和善）劝加尼亚出去找份活儿干。他有时候戏谑说：“你轻视将军和将军的头衔，可是，总有那么一天你会亲眼目睹，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将军。”“他们有什么证据说我轻视将军和将军的头衔呢？”加尼亚暗暗想着，心里有些不满。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为了助兄长一臂之力，她决定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厚着脸皮进了叶潘钦府上，这也还是孩提时代的交情发生了效力，她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她和她的兄长自幼就与叶潘钦府上的三姐妹一同玩耍一同游戏。应该说明的是，假若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时不时地往叶潘钦府上跑，并怀着某种妄想，那么她说不定就会立刻从她现在的这个类群中脱出身来；只不过她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妄想；对她来

说，她的计划还应该算得上很有可行性。她的依据就是这个家族的性格。她以前曾不辞辛苦地仔细研究过阿格拉娅的性格。她还给自己下达了一条命令，即让他们俩（她的兄长和阿格拉娅）重新言和；她或许真的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有可能她的计划出了漏洞，例如，她将她的兄长估计得太高，她期待他做到的事情实际上是超出他的能力的，而且是不管怎样他都无法做到的。但无论如何，她在叶潘钦府上周旋得非常巧妙：她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她的兄长，说话立场十分公正，态度诚挚，虽然言行都十分随和，但处处却显示着尊严。说到她内心里的念头，她并不害怕反问自己，而且她根本就不觉得她有任何地方该被人指责。这点正好给了她力量。只是她有时也会察觉到自己压抑不住的脾气，她的自尊心太强了，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一种被强制力压抑着的虚荣心；特别是她每次离开叶潘钦府时，常常正是在这些时候，她差不多总是能察觉到自己的这种毛病。

她现在正好从叶潘钦府上回来，她在这种时候正愁闷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这点我们已经在上文提到了。可以从这种愁闷中找出某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和忧愁。普季岑住在帕夫洛夫斯克，那是一座不出众，但却很宽敞的木屋。这座木屋处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上，它不用多久就会完全归于他的名下了，所以他已经计划着把这幢房子转手卖给其他人。辨认出这吵闹声来自她的兄长和爸爸。她走进了客厅，只见加尼亚在屋子里跑前跑后的，脸色因气愤而显得苍白，只差点儿就扯他自己的头发了。她皱着眉，满脸疲倦地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连帽子都没有摘下来。瓦里娅心里很清楚，只要她还沉默一分钟，而不主动去问问她兄长跑前跑后的原因，他一定会怒气冲天，所以，她不得不在最后匆匆地问了一句：

“还是为了那老问题？”

“什么老问题！”加尼亚嚷着。“老问题！才不，天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绝不是以前的老问题！老头子差点就疯

狂了……妈妈在大哭呢。说实话，不管你的想法是怎样的，瓦里娅，总之我是一定得把这个老家伙赶出去才算罢休。如果不这样……如果不这样呢，我就从你们身边走开，自己搬到外面去。”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可能是他记起来自己也是寄住在别人的家里，怎么能把人从别人的家里轰走呢？

“应该互相容忍体谅点呀。”瓦里娅小声地嘟囔着。

“凭什么要容忍体谅？对谁？”加尼亚气急败坏地说，“对他的卑劣无耻行为容忍体谅吗？不，不管你怎么想都行，总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什么样的态度：自己做错了事，还比谁都神气。‘我不愿意走大门，替我拆了这围墙！……’你的神色怎么会这样？没有一丝血色？”

“什么血色。”瓦里娅怏怏不乐。

加尼亚凝神瞧了她几眼。

“往那边去过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问话。

“去过了！”

“等一下，又在叫喊着了！真是丢脸，而且还偏偏在这种时刻。”

“什么这种时刻？这种时刻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刻呀。”

加尼亚更加凝神看了妹妹一眼。

“听到了什么消息了吗？”他问道。

“至少都在我的意想之中。我打听过了，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丈夫所说的比我们俩都对；原先他觉得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一发生了。他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公爵现在是正式的未婚夫了，这事已经定下来了。两个姐姐就是这样对我说的。阿格拉娅已经答应了；她们甚至不再隐瞒了（在这之前这事一直是被掩藏着的，神秘兮兮的）。阿杰莱达的婚礼又推迟了，他们打算一齐操办这两件喜事，就在同一天里，——这真是太有诗情画意了！简直就像一首诗。你还是为了

对他们的新婚表示祝贺而赋诗一首吧，别跑前跑后的在屋里捣腾得慌。今晚，别洛孔斯卡娅准备去他们家里，她正好来得是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客人。虽然他已经早就和别洛孔斯卡娅认识了，他们还是准备将他介绍给她。这样看来，大概会当众宣布了。她们就担心他会在当着大家的面进屋的时候，可别弄翻或者打碎什么东西，或者他自己“扑通”一声倒下去；他这人可真没准儿。”

加尼亚很认真地听妹妹把话说完，只不过使他妹妹十分惊讶的是，这个对她而言很令人震惊的消息，仿佛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令人惊讶的效应。

“这话该怎么说呢，道理摆得很清楚了呀，”他思考了一会儿，又说道，“这就是表示，一切都结束了！”他顽皮地盯着妹妹的脸，似乎带着戏谑的语气说着，而且他继续在屋子里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的，只不过放慢了步速。

“你能这么冷静明智地对待这件事，很好；说实话，我觉得很高兴。”瓦里娅说。

“就像卸下了一副重担吧；至少你身上的责任轻了许多。”

“我应该说是出自内心地想给你帮上一点忙，既不想埋怨什么，也不愿意惹别人厌烦；我以前没有问你，你想娶阿格拉娅究竟是准备寻觅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呢？”

“怎么我……我准备娶阿格拉娅就是为了寻觅幸福呢？”

“算了吧，拜托你了，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结束了，咱们俩也被耍够了。说实话，我原本就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对待过这门婚事，办这样的事儿只不过是‘瞎碰’罢了，我把希望寄托在她那令人发笑的性格上，主要原因就是想让你高兴高兴；十有八九事情会泡汤。而且一直到此时此刻，我都无法确定，你究竟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打算。”

“此时此刻，你会和妹夫一起追着赶着让我出去找件工作干干；会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什么人活在世上应当坚持不懈，不怕

困难啦，做什么事都得从点点滴滴做起啦，等等，这些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加尼亚说完，大笑起来。

“他那头脑中只怕又会闪出什么新的念头了！”瓦里娅心里想。

“那边的情形是怎样的——欢欢喜喜的，我是说爸爸妈妈？”加尼亚突然问道。

“大概不是高兴的样儿。但是，你自己也可以想一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心满意足；妈妈胆战心惊；以前，她就觉得看着他就心里不舒服，对这门婚事不怎么乐意；这个不说你心里也明白。”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样的女婿真是不可思议，难以想像。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我只不过是问现在，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她正式答应了吗？”

“她到现在也没有说出‘不乐意’，——这不就对了嘛；只是也别期待着她有其它的什么表示了，你也知道的，她向来都有点扭扭捏捏的，放不开手脚，几乎有点疯狂：小的时候，她会为了不愿意出去见客人而躲到柜子里面去，一躲就是两、三个小时；现在虽说长高了可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你知不知道，我也不知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总觉得那边的确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甚至就是她那方面的。听说，她从早到晚地取笑公爵，可是她肯定也会不露声色地每天都对他说些悄悄话，因为他就像身处在天堂里一样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听说他可笑极了。这些都是从她们那里听来的。我也感觉到她们那两个姐姐当着我的面嘲笑我。”

加尼亚最后显得有些忧郁了；大概瓦里娅是存心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挖掘下去，以此来看穿他的真正用心。然而又一阵叫嚷声从上面传下来。

“我要把他赶出去！”加尼亚大声地咆哮着，似乎很高兴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宣泄他自己的苦闷。

“那么，他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处让我们的脸面丢尽！”

“怎么是——和昨天一样呢？和昨天一样——这到底是什么事？……难道……”加尼亚顷刻间惊慌失措起来。

“噢，我的上帝啊，怎么你竟然一点也不知情？”瓦里娅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

“怎么回事……这么说是真的啦，他真的去过那边了，”加尼亚羞愧而且愤怒，脸庞涨得通红通红的，大声地嚷嚷着，“上帝啊，你难道不是从那边过来的吗？你了解到了些什么呢？老家伙有没有去过那边？是去过了还是没有去？”

加尼亚冲向门口，瓦里娅奔过去用双手抓住他。

“你想干什么？你说说，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她说，“如果你现在将他赶出去，他一定会干出更糟的事情，会去找所有的人的！……”

“他到那里去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他们自己也没有讲清楚，也不太明白；但是大家都被他吓惨了。他去找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不在那里，他就提出见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要求。开始请她找个职位，找一份工作，后来他就开始说些对咱们的怨言，说我，说我的丈夫，特别是说你……说了一大堆的话。”

“你没有查清楚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加尼亚想彻底发作一样浑身颤栗着。

“怎么行呢！他自己只怕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大概她们传达给我的不是全部。”

加尼亚抱住脑袋，跳着跑到窗口那边去；瓦里娅坐到了另一扇窗户下边。

“令人发笑的阿格拉娅，”她突然间又说道，“她把我叫住，告诉我说：‘请向您的爸爸妈妈转达我个人的特别的敬意；哪天我一定会寻找时机和您的爸爸见一见。’她说得很认真。这真是太奇怪了……”

“她这话没有嘲笑的意味？也不是讽刺人？”

“我正是因为觉得不是那样而深感奇怪的。”

“她知道老头子的事情吗，你对这事怎么看？”

“他们家里不了解这事，这点我可以保证；然而，你倒让我形成了一个看法：阿格拉娅也许知道。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事，因为当时她神情认真地让我转达对爸爸的问候，她的两个姐姐觉得很惊讶。而且她是出于什么原因向他表示敬意呢？假如她了解到了，那应该是公爵告诉他的。”

“很容易就能知道她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居然做起了小偷！这还有完吗？就发生在我们家里，而且还是‘一家之主’。”

“嗬，废话！”瓦里娅彻底被激怒了，她叫嚷道，“那都是因为喝醉了胡闹出来的，没什么其他的意思。是谁造谣？列别杰夫，公爵……他们自己全是大好人；有过人的聪明之处。我却对这一点并不怎么看得起。”

“老家伙是小偷和醉鬼，”加尼亚还是尖刻地说，‘我是个穷光蛋，妹夫是个放高利贷的人，这些还真有让阿格拉娅嫉妒的地方！没啥好说的，还说得真动听！”

“这个放高利贷的妹夫，他在……”

“在养活我，是不是这样？你别那么斯文了。”

“你这是耍哪门子的脾气呢？”瓦里娅猛然间恍然大悟，道，“你就如同一个小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这些会让你的形象在阿格拉娅心中的地位下跌吗？你还不了解她的性格；她可以对头等富裕的有钱的女婿不理不睬的，而情愿跟着某个大学生住到他的阁楼上，同他一起饿得死去活来，这就是她追求的理想生活！你永远都无法明白，如果你能意志坚定的而且自尊自爱地忍受着我们这样的家庭环境，你就会在她的眼中变得有价值多了！公爵用来引诱她的办法是：第一，从来都不去引诱她；第二，他在众人面前装成一个白痴。她为了他而将整个府上弄得乱七八糟的，仅仅只凭这一条，她现在就会认为好极了。哎，您一点也

不理解！”

“算了吧，到底理不理解，还得再往下看，”加尼亚故弄玄虚地小声说，“只是我还是不愿意让他知道老家伙的事情。我觉得，公爵肯定是会三缄其口的，不会将它讲出去。他同样会让列别杰夫也不要向外讲的；就在我纠缠着向他询问时，他也不愿意将一切都告诉我……”

“这么说，你自己也明白了，除了他以外其他人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了。你现在还准备干些什么呢？还有啥好指望的呢？假如说你认为还存有一线生机的话，那也不过是在她的眼中你变成了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

“嗬，虽然说阿格拉娅整个人充满幻想和浪漫气息，但是，这样丢脸的事情也会让她畏惧不前的。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什么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限度，你们都是这样的。”

“阿格拉娅会畏惧？”瓦里娅不以为然地瞟了兄长一眼，发怒了，“但是，你的精神是低下的！你们这样的人全部都是毫无价值的。即使她有点可笑，有些古怪，但是，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崇高几千倍。”

“好了嘛，别生气，没什么的，没什么。”加尼亚带着满意的神情咕哝着。

“我只不过是同情妈妈，”瓦里娅还是接着说，“我害怕爸爸的这件事情会让她听到。哎，这真令人忧心忡忡啊！”

“她一定已经知道了。”加尼亚说道。

瓦里娅原本是打算站起身到楼上去看望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然而她停住了脚步，用心地瞧了瞧兄长。

“有谁会对她说这个呢？”

“大概是伊波利特吧。他一搬到我们家，头一件大事就是告诉妈妈这件事情，我想是这样的。”

“那么，他又是怎样得知的呢？公爵和列别杰夫已经做出不对任何人吐露只言片语的决定，科利亚更是一点也不知情啊。”

“你是问的伊波利特？他自己打听到的嘛。你根本就无法想像，这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混球；他专门爱制造谣言，惹是生非，他的嗅觉灵敏极了，有什么伤风败俗，丢人脸面的事情，他只要闻一闻就能清楚。我可是相信他早已将阿格拉娅置于她的掌握之中了，这个信不信由你！就算是没有在掌握中，也是没多久的事了，他一定会牢牢抓住她的。罗戈任也和他有些交情。公爵怎么会一点也看不出来呢！现在他是多么地想背后算计我，将我打败啊！他把我视为阻碍，这点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干吗这样呢，他这是何苦呢？人都要死了，——我真是搞不懂，不过我一定得让他吃个暗亏；等着瞧吧，不会是他将我打败，而会是我将他打败。”

“你既然恨他到如此地步，干吗又将他引进家门呢？而且，他值得你使诡计将他打败吗？”

“将他引进门，这可是你的想法。”

“我以为，这个人没准会有价值；他现在爱着阿格拉娅，还曾经写过信给她，这事你听说过吗？她们问过我关于这件事……他还差点儿就写信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了呢。”

“从这点来看，他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危险性！”加尼亚冷笑了一声，说，“不过再说吧，这里边肯定有点奇怪的地方。说到他爱上了阿格拉娅，这点可能性极大，毕竟他怎么说也是个男人嘛！但是……他肯定不可能给那个老太婆写匿名信的。他是一个平庸的人，心怀鬼胎，渺小而又自以为是！我相信，我可以肯定，他一定在她的面前挑拨离间，说我是个爱玩弄把戏的人，他一定是从这里开始入手的。实话实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几乎就像一个白痴，在他面前说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话语；我认为，如果他只是要达到报复公爵的目的，这对我非常有益；我怎么会想到他居然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坏蛋，现在，我可以说是看穿他了。说到偷钱的那事儿，他一定是从他的妈妈（就是那个上尉太太）的嘴边听到的。老头子还不是为了那个上尉太太才不惜干出这样的丑

事。他突然间毫无理由地对我说，‘将军’许诺给他的妈妈四百卢布，就这样，毫无理由而且是一点儿也不礼貌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心里雪亮的了。他盯着我的眼睛看的那种神情，一副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他一定也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只不过就是想让她伤心欲绝，他就可以因此而获得乐趣。我倒是想问问，他怎么还没死呀？你要明白，他以前曾经承诺过，说再过三个星期他就要去死的呀。但是现在，在咱们这儿，他竟然反倒变得更肥胖了！咳嗽也给止住了；昨儿晚上，他还说过，已经有两天都没有咯血了。”

“叫他滚吧。”

“我倒不是怨恨他，而是看不起他，”加尼亚神情高傲地说，“好吧好吧，就算我对他满怀仇恨吧，就这样吧！”他突然间勃然大怒，大声叫嚷道。“我要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这样的话，就算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如果你看过他写的自白书的话，一切都清楚了，——天啦，实在是太不知羞耻太头脑简单了！他是庇罗果夫中尉，他是那个最后结局悲惨的诺兹德廖夫[1]，但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混球！我只想结结实实地将他揍一顿，也好让他惊讶惊讶，掂掂自己有几分分量……只是为了当时他没有成功，所以竟然向其他的所有的人挑衅报复……这是怎么搞的？楼上又开始吵架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吵得这么厉害，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普季岑！”他对着刚跨进房门的普季岑叫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咱们这儿才会停一停？……这……这……”

但是，吵闹声越来越近，房门突然间被人打开，只见伊沃尔金老头红涨着脸，一副被气坏了的样子，怒气冲天地扑向普季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科利亚紧紧追随着老头，伊波利特在最后面紧追不舍。

---

① 诺兹德廖夫：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地主，爱撒谎、说大话、挑衅。

二

从伊波利特搬到普季岑家去住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五天了。这事发生得好像十分自然，既没有多花费多少口舌，他和公爵之间也没有任何争执；不仅是没有争执，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俩分手时还像好朋友一般。尽管那天晚上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副与伊波利特势不两立的样子，俩人像是结下了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但就在出事后的第三天，却又亲自前去拜访他，也许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别有一番打算。叫人不解的是，罗戈任也时常来看望病人。刚开始时，公爵甚至认为，伊波利特搬出他家，对于这个"有病的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更好的事。但伊波利特在搬家时就表明他要搬到普季岑家去，因为"普季岑心地好，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他却一次也没有说他要搬到加尼亚家去，尽管加尼亚竭力主张他到他们家去住。他这样做，似乎是存心要气气加尼亚的。加尼亚当时就注意到这点，因而暗自怀恨在心。

他对妹妹说的话也不假，病人确实已经康复了。任何人一眼都能看出来伊波利特的病情比起过去来的确是好多了。他慢慢悠悠地跟在大家后面进了房间，一丝嘲弄的、不怀好意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慌慌张张地走进屋来。（这半年以来，她变瘦了，打从女儿嫁人，她搬过来和女儿同住以后，从表面上看，她几乎已经不再插手孩子们的事了。）科利亚满腹心事，但又莫名其妙，关于"将军的发疯"（这是他自己的话）他还有很多地方弄不明白，自然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场新的家庭风波。但他清楚地看到，他父亲仿佛一下像变了个人，处处跟人过不去，跟人抬扛。另外让他觉得不安的就是，这三天来，他父亲竟然不曾沾过一滴酒。他知道，他父亲已经跟列别杰夫和

公爵决裂了，甚至俩人还大吵了一番。科利亚刚从外面回来，带着他自己花钱买的一瓶伏特加。

还在楼上时，他就对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妈妈，真的，还不如让他喝点儿酒呢。他滴酒不沾已经有三天了，一定该犯酒瘾了。真的，还不如让他喝好；他因债务坐大牢那时，我都给他送酒去……”

房门砰地一声被打开了，将军站在门槛上，浑身发抖，像是十分生气。

“阁下，”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冲普季岑叫道，“假如您当真铁了心要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浑蛋小子和无神论者牺牲一位为皇上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受人尊敬的老人，也就是您的父亲，至少是岳父吧，那么从现在起，我将永远不再让我的脚踏进您的家门。您选择吧，先生，马上选择；要么是我，要么是这个……螺丝钉！是的，螺丝钉！我误打误撞还真说的没错儿，他就是螺丝钉！因为他像螺丝钉一样钻进我心里，像螺丝钉一样毫无礼貌、毫无敬意！”

伊波利特插了一句：“是开瓶塞的螺丝起子吗？”

“不是螺丝起子！因为在你面前，我不是酒瓶，我是将军！我得到过奖章，凭我的战功得到的军功章……而你两手空空。有我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我。先生，您选择吧，现在就选择，马上！”他又像疯子一般对着普季岑嚷嚷。科利亚恰在这时给他拿过来一把椅子，他像虚脱了一般跌坐在椅子上。

普季岑已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是喃喃地说道：“您最好还是……去上床休息休息吧。”

加尼亚压低了嗓门对妹妹说：“他还在威风凛凛地威逼人家呢！”

“睡觉！”，将军大喝道，“我没喝醉，阁下，我知道，您这是在侮辱我！”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嚷道，“我知道，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和我过不去。够了！我走就是了……但阁下，您要知道

……”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就将他按进椅子里，劝他冷静些，有话慢慢讲。加尼亚十分气愤，自己走到一边去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哭泣，浑身还不停地哆嗦。

“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他威风十足地穷嚷嚷什么！”伊波利特咬牙切齿地叫着。

“您还没有对不起他？”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说，“您应该觉得非常的羞愧……存心惹一个老人生气是残忍、没有人性的……况且还处于您这样的地位。”

“首先，我处于什么地位？太太，我一向都很敬重您，因为您本人而敬重您，但是……”

“他是螺丝钉！”将军叫着，“他在腐蚀我的灵魂和心扉。他要把我也变成无神论者！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你放清楚点，你还没出娘胎时，我就已经立下赫赫战功、威名一时了。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专爱嫉妒的可怜虫，任人宰割，还咳嗽……正是因为你心里满怀怨恨，又不相信上帝，所以你就要死了……都是加夫里亚多管闲事，才会让你搬到这儿来住。所有的人都跟我对着干，不相干的外人这样，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这样。”

“够了，别演戏了，别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样！”加尼亚叫道，“别让我们在全城人面前没面子就感谢上帝了！”

“什么，我让你没面子！你这个臭小子，我只会让你们引以为荣，决不会让你们没面子！”

他从椅子上一下跳了起来，没人能阻止他了。但显然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您还好意思讲让我们引以为荣！”他咬着牙叫道。

“你说什么？”将军大喊了一声，朝他逼近一步，脸色在刹那间变得苍白。

“只要我一开口，您就……”加尼亚忽然大叫道，但他的话只说了半截。两人剑拔弩张地对视着，愤怒似乎立即就会爆发出

来，尤其是加尼亚。

“加尼亚，你这是要干什么！”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尖叫着冲过去拦住儿子，不准他瞎说下去。

“大家都疯了。”瓦里娅气愤地抓住母亲的手，“算了吧，妈。”

“看在母亲的面子上，这次就放您一次。”加尼亚悲哀地说道。

“你给我说出来！”将军似乎完全陷入了疯狂，“您说出来，只要你不怕父亲的诅咒……你说呀！”

“我才不怕您的诅咒呢！八天了，您总是跟个疯子一样，这是谁的错？八天了，您瞧，我连天数都计算着呢。您可小心点，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什么都会捅出来的……昨天您到叶潘钦家去干什么了？还是老人呢，头发都白了，还算是一家之主，名人之父呢！干得可真够丢人的！”

“闭嘴，加尼亚！”科利亚喊道，“闭嘴，傻瓜！”

“可我又做什么刺伤他了？”伊波利特还是那句老话，不过仍然是用那种似乎是讽刺的口气，“大家都听到了，他凭什么说我是螺丝钉？是他自己总来纠缠我，刚才还非要跟我讲什么叶罗佩戈夫上尉。将军，我根本就不想和您呆在一起，过去我就一直让自己躲您远点儿，您自己也知道的。叶罗佩戈夫上尉与我有什么相干，您自己也承认，对吧？我搬到这儿来，根本不是为了叶罗佩戈夫上尉。我不过是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说或许压根儿就没有这位叶罗佩戈夫上尉。他就火冒三丈，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

“毫无疑问，就是没有这个人！”加尼亚断言。

但将军却惊愕得六神无主，只是茫然四顾。儿子的话竟那样坦率，让他震惊得手足无措。甚至在最初的一瞬间他不知该说些什么。直到最后，伊波利特用哈哈大笑作为对加尼亚的话的回答，并叫道：“您自己也听见了吧，您儿子也说没有什么叶罗佩戈夫上尉。”老头已经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到这时才反应过来，喃喃地说：

"是卡皮通·叶罗佩戈夫，不是上尉[1] ……他姓叶罗佩戈夫，卡皮通是他的姓……他是退伍中校。"

"连卡皮通也根本不存在！"加尼亚忍不住怒吼道。

"为……为什么不存在？"将军一下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够了，够了！"普季岑和瓦里娅劝阻道。

"闭嘴，加尼亚！"科利亚又叫道。

但别人的帮忙反而让将军一下变得清醒起来。

"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他厉声责问儿子。

"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就是这话。我跟您说，您不要老跟我纠缠不清。"

"这是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我把他……上帝呀！他非要说叶罗佩戈夫不存在……叶罗什卡·叶罗佩戈尔不存在！"

"听清楚了吧，刚才是卡皮通，现在又成了叶罗什卡！"伊波利特插嘴说。

"是卡皮通，先生，是卡皮通，不是叶罗什卡！卡皮通·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对，是卡皮丹……中校……退役中校……他娶了马里娅……马里娅·彼得罗芙娜·苏……苏图戈娃……从当士官生时起……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为他流过……我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挡过……他被打死了。卡皮通·叶罗佩戈夫不存在了！没有这个人了！"

将军疯狂地喊叫着，可他的喊叫只能让人认为他说的和事实根本就是两码事。的确，假如换个时间，哪怕有比说卡皮通·叶罗佩戈夫不存在更令人恼火的事，他也会忍受的，最多是发顿脾气，吵闹一通，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可如今，由于别人无法测及的原因，连有人怀疑叶罗佩戈夫是否存在这样的事，也让他觉得无法容忍这样的委屈。老头气得

---

① 卡皮通与上尉两词在俄语中发音相近。

满脸赤红，双手高举喊道：

“够了！该死的，我诅咒你……我要离开这个家！尼古拉，去给我拿我的旅行包，我走……我走！”

他怒气冲天地匆匆走了出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科利亚和普季岑忙跟着他追了出来。

“瞧你把事情弄成什么样了！”瓦里娅对哥哥说，“恐怕他又会去那个地方了。真是丢人现眼！”

“谁叫他要偷东西呢！”加尼亚气得快无法呼吸了，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突然，他的目光与伊波利特的相遇了，加尼亚为此打了个寒战。“而您，先生，”他嚷道，“应该清楚您毕竟是住在人家家里，而且……享受着别人殷勤的礼遇，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一个显然已经精神狂乱的老头……”

伊波利特似乎叫他的话震得颤栗了一下，但他很快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同您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在您父亲是否精神狂乱这一点上，”他沉静地答道，“我觉得事实恰好与您所说的相反，最近，他几乎可以说是变聪明了，真的；您不相信？他变得小心翼翼，而且是过分的小心，他总是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疑心重重，老是疑神疑鬼地去刺探别人……他对我提那个卡皮通绝不是无意的；请您想想吧，他是想引诱我怀疑……”

“打住吧，他想引诱您怀疑什么，可与我毫无关系。先生，请您在我面前收起这套，别在这儿跟我遮遮掩掩了！”加尼亚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假如您知道老头为何会变得这样（我想，毫无疑问，您是知道的，您已经在这座房子里秘密侦察了五天了），那您就绝对不应该去惹火……这个不幸的人。更不应该的是，您还故意将事情夸大去折磨我的母亲。因为这件事不过是酒后胡闹，何况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整个儿是瞎扯。在我眼里，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可您，您却在这儿当密探，还要存心地造谣诽谤伤害别人，这都是因为您……您……”

“因为我是螺丝钉。”伊波利特冷冷地回答道，嘴角依然挂着嘲笑。

“因为您是混蛋，是个没用的混蛋。您让大家受了半小时的罪，想用您那把根本就没有装子弹的手枪自杀来威吓大家。结果呢，您丑态百出，您这个没用的孬种，长着两条腿的……恶魔，我殷勤地招待了您，您胖了，咳嗽的毛病也没了，可是您却以怨报德，回报我的是……”

“抱歉请允许我说两句；我是住在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家里，而不是住在阁下您的府上；您从不曾给过我什么热情的招待，我倒觉得您是在享受普季岑先生的殷勤招待。四天之前，我请家母在帕夫洛夫斯克给我找所房子，她可以搬去和我一起住，因为在这里我的病的确是有所好转，虽然我没有多长出一镑肉，并且还仍然在咳嗽。昨夜我接到家母的通知，房子已经找好了，所以现在就告诉您，在表达了对令堂和令妹诚挚的谢意之后，我会在今天就离开这里。昨晚我就这样决定了。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话。对了，您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哦，既然是如此……”加尼亚颤抖着说。

“既然是如此，那就请您允许我坐下来，”伊波利特再次打断了他，若无其事地坐进刚才将军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无论如何，我还是个病人吧；好了，现在我可以洗耳恭听您的话了，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机会，甚至在此之后，您我可能不会再有见面的时候了。”

愧疚在一刹那间占据了加尼亚的心。

“请您相信我，我决不会跟您算账的，我还没有自贱到那种程度，”他说，“如果您……”

“您完全不必显得这么傲慢，”伊波利特没让他说下去，“就我而言，在我搬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跟自己说，在我离开这里，我们分手话别的时候，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将所有的一切跟您说清楚。现在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了，当然，我会让您先说完的。”

“请您立即从这个房间里消失。”

“不，您还是把您想说的说出来吧，否则，迟早有一天您会觉得后悔的。”

“够了，伊波利特。您行行好，别再说了，所有这些都只会叫人无地自容。”

“那么看在女士的份上，”伊波利特大笑着站了起来，“好，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为着您，我会尽量压缩我的话的，不过不能是不说。因为有些话我必须对令兄说清楚。否则，我是不能安安心心地从这所房子里离开的。”

“您可真会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加尼亚嚷道，“看来您不留下点儿谣言是不会离开的。”

“瞧，”伊波利特很冷静地说，“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出来吧，别让自己以后再后悔。我再给您一次机会，让您先说。”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以轻蔑的眼光瞥着他，没有吭声。

“看来您是打算沉默到底了，那只好由我来说，我会说得尽可能简洁的。今天，我已经有两三次都听您指责我以怨报德，受了人家的招待还忘恩负义；您的指责是不公正的。您邀请我上您家来住，不过是想指望我会报复公爵，您只是设好圈套想笼络和利用我。另外，您还说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对我怀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曾读过我的自白书。真不知您为什么就判断我会乖乖地听从您的旨意，不过您是希望我能为您效劳的。我不用再说什么了！您不用当众承认；您只消问问您高贵的良心。现在咱俩的事已经了结得很清楚了，这就够了。”

“但是，天知道，您将一件普普通通的事闹成了什么样子！”瓦里娅叫了起来。

“我早就说过，他不过是个四处造谣生非的混蛋。”加尼亚说道。

“对不起，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我不得不继续说

下去。我无法去爱公爵，也无法去尊敬他，但这并不能让我否认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尽管……可笑了些。因而我绝对没有必要去恨他；当令兄撺掇我反对公爵时，我什么也没说，我是打算在这场戏演完的时候再给他来番取笑。我知道，令兄一定会透露出他的秘谋来，最终也一定会大失所望。结果果然如此……现在，我打算宽恕他，这仅仅是因为我尊重您，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但在对您解释清我不会轻易上当之后，我还要对您说明为什么我要这样作弄令兄。坦白地说，我是因为憎恨才如此做。如果我能作弄一下那种迫害了我一辈子，也让我痛恨了一辈的人，哪怕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么在我临死之前（因为我必定是要死的，尽管你们说我长胖了点），我也会感到无比的安详和宁静。而您这位可敬的哥哥，不幸正是这种人里的典型。我憎恶您，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仅仅是因为在您身上，那么强烈，那么完整地体现着无耻、卑鄙、傲慢、自负，仅仅是因为这个，不为别的。（这可能会让您觉得吃惊）您不过是个卑俗的庸人，是最最守旧的人，可您还那么的不可一世。不管是您的头脑，还是您的心灵，从来就没产生过一星半点您自己的思想。您固执又愚蠢地认为您是世上最伟大的天才，但当您觉得忧伤时，您又会怀疑自己，所以您就妒恨他人，并且有着无穷无尽的嫉妒心。哦，在您的前途中还有些阴暗和黑点，不过等到您彻底变蠢的那天（这一天指日可待），它们就不复存在了；话说回来，毕竟您面前的道路还是漫长而复杂的，我真高兴，它不是快乐的。现在，我首先就对您预言，那位小姐是不会属于您的……”

瓦里娅大叫起来：“您令人无法容忍！您这个没完没了的讨厌鬼！”

加尼亚的脸刷地变得苍白，他浑身哆嗦，一个字也不说。伊波利特心满意足地望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瓦里娅，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微微鞠了一躬，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完全有理由抱怨自己命运的

不济。瓦里娅有好一会儿都下不了决心开口跟他说话，甚至当他迈着大步从身边走过时，她也没抬头看他一眼。最后，当他已走到窗口背对着她时，一条俄罗斯谚语迅速地浮现在瓦里娅脑海中：祸福难测，吉凶未卜。楼上又响起了吵闹声。

加尼亚听见瓦里娅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声音，便突然转身面向她，问："你要走？等等，你先看看这个。"

他走过去，丢给她一张便条样的小纸。

"上帝啊！"瓦里娅惊呼，不由得拍了下手。

小纸上只有寥寥几行字：

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深深地相信您对我所抱有的良好的情感，所以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想求得您的意见。请您在明天早晨七点在我们别墅附近的绿色长椅那里等我。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定会陪您来的，她很熟悉那里。

阿·叶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摊开双手，道："她可真是让人惊讶，以后可得重新评价她了。"

无论此时加尼亚有多想假作镇静，他也无法遏制住那股洋洋自得的神态，尤其这是在听了伊波利特那番贬损他的预言之后。自鸣得意的微笑毫不掩饰地绽放在他脸上，他一下变得神采奕奕，瓦里娅也高兴地笑着，神采飞扬。

"而且这还是他们宣布订婚的那天！真让人惊讶，这以后真得重新看待她了！"

加尼亚问："你猜想她明天会说些什么？"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分手六个月以来她第一次表示愿意同你见面。你听我说，加尼亚，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事情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这约会可是很重要的！你要慎重点，不要再

马马虎虎，不要又拿腔拿调地故做姿态，当然，也不能胆怯。你想，她会不知道这半年里我老往她那儿跑是为了什么？她倒沉得住气，今天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不显山不露水的。你可要明白，我是偷偷到她那儿去的，总要提防被老太婆知道了把我赶出去。我这么冒险，可都是为了你，要打听到……”

吵闹声又一次从楼上传来。几个人正跑下楼来。

“不管怎样，现在绝不能让这事传出去！”瓦里娅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嚷道，“不能丢一丝一毫的丑！快去吧，去跟他赔罪，请求他的谅解！”

但一家之主已经跑到街上去了。科利亚拎着旅行包跟在他身后。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哭泣着，无助地站在台阶上；她本想跑出去追他，但普季岑拦住了她。

“您这样只会让他更加恼火，”他劝她说，“他能到什么地方去？半个小时后，科利亚会照我说的把他送回来的；您就让他由着性子胡闹一阵吧。”

“您要干什么呀！您能到哪儿去？”加尼亚从窗口叫道，“您根本就无处可去！”

“爸爸，回来！”瓦里娅冲着背影喊道，“街坊们都已经听见了。”

将军停住了，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指着家门，大声叫道：

“我憎恶这个家！”

“他就会演戏！”窗户砰地一下被加尼亚关上了。

街坊们真的听到了。瓦里娅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瓦里娅出去以后，加尼亚拿起椅子上的便条，兴奋地吻了一下，又用舌头响亮地在口腔里弹了一声，还像芭蕾舞演员一般来了个腾空跳跃。

三

倘若将军掀起的这场风波是发生在任何别的时候，那很快就会风平浪静的。从前他也这般胡吵乱嚷过，但他毕竟还是个好脾气的老实人，所以那不过是有限的几次。或许他已经无数次地与自己近年来总爱挑惹是非的坏毛病作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有时他会猛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家之主”，绝不该这样胡闹，那时他会真诚地去对妻子忏悔，在痛哭一番后和她言归于好。他尊敬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到了崇拜景仰的地步，因为她对他是那么宽宏大量，无数次默默地原谅了他，即使是在他像小丑一般丢人现眼时，她也依然是爱他的。但遗憾的是，通常情况下，将军与挑惹是非的坏毛病之间的思想斗争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的人，虽然这不过是一方面的情况；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无法容忍将自己关在家里潜心思过的无聊，所以他要起来抗议；狂热、急躁时常来袭击他，也许此时他已经在心里责备自己不该这样了，但是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先是与人争吵，接着就发表啰哩啰嗦、没完没了的演讲，目的是要让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服服帖帖。最后，他就愤然离家，甚至有时能离家很长时间。他对家里这两年来所发生的事也就知道个大致情况，其中许多还是道听途说得来的，不过他本身也不想详细过问这些事，因为他并不觉得他这个“一家之主”必须要承担什么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这次风波却非同寻常；似乎所有的人都有所察觉，但又没有人敢提起这事。将军正式回家，也就是回到他的妻子，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来，不过仅仅是三天以前的事，但这次他回来不是像往常那样因满怀愧疚而显得平易安静，相反——他异常的烦躁。他整天絮絮叨叨，又焦虑不安，不管碰上谁，都抓

住人家跟他交谈，好像他有着说不完的话；但他说的话又总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叫人难以意料，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心神不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快乐，但他又常常像是陷入了沉思，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思考些什么；有时他会突然口若悬河地讲个没完，从叶潘钦家讲到公爵又讲到列别杰夫，但讲了一半，他又戛然打住，任别人继续问他什么问题，也不再开口，只是呵呵地傻笑。其实，他根本没发觉人家在问他问题，他只是自己在笑。昨天夜里，他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哼哼，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被他折腾了一宵，整夜都在给他做热敷；天快亮时，他又突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四个小时之后醒来便疑心病大发，最终同伊波利特大吵一场，又诅咒了这个家，才算是罢休。人们还察觉到，在回来的这三天里，他虚荣心特别强烈，似乎十足地自尊，以致稍不留意，就有人会触怒他。科利亚劝母亲相信这都是他酒瘾发作造成的，也许还跟思念列别杰夫有关（将军近来和他异乎寻常地要好）。可三天前，他突然和列别杰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俩人分道扬镳时他怒气冲天，甚至为此跟公爵也有了矛盾。科利亚曾想从公爵那里打听一下原因，但公爵的回答只是让他怀疑公爵一定有什么事想瞒着他。假如事实真像加尼亚推想的一般，也就是说，伊波利特的确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之间有过某种特别的交谈，那么这个被加尼亚说成是造谣生事之徒的混蛋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去开导科利亚倒是件叫人奇怪的事，因为这对他而言，不也是件乐事吗？他何乐而不为呢？看来，这个“混蛋”没有像加尼亚给妹妹描绘的那样坏。他确实坏，但是另一类坏法，况且他也未必会仅仅为了要让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伤心难过，就将自己观察得来的结果告诉她。我们不能忘记，促使一个人去做某件事的原因，通常要远比我们事后所能找出的原因错综复杂，真正的原因是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准确地描述出来的。对讲故事的人来说，有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将事情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在下面对这场由将军惹起的风波的继续解释

中，我就将这样做；因为尽管我竭尽全力想简简单单地一带而过，我还是发现我必须让这个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占据比我原本设想更多的篇幅。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列别杰夫到彼得堡去寻找费得先科之后，当天就与将军一道回来了。但他未对公爵提及他此行究竟有何收获。倘若公爵当时不是在忙于思考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稍加留意的话，他一定能看出，列别杰夫不但什么也没对他说，并且还总是尽量地避免与他碰面，在这之后的两天里都是如此。最后，公爵终于意识到了这点，他回想起这两天里他偶尔碰上列别杰夫时，几乎总是能同时碰到将军，而且列别杰夫好像总是春风满面，兴致高昂，这让公爵大为迷惑。这两个朋友似乎已经要好到了连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地步。公爵时时能听到楼上传来的他俩的高谈阔论声和夹杂着哈哈大笑的愉快的争辩声；甚至有天深夜，他还听到楼上突然响起了军队里的祝酒歌，那沙哑的男低音一定是从将军的喉咙中发出的。可歌刚唱了开头就寂然无音了。在接下去的近一个小时里，楼上的俩人还一直在兴高采烈地进行着亲密的交谈，根据种种情况来看，他们都已经喝醉了。可以想像，两个开怀痛饮的朋友正在互相拥抱。后来，公爵听到了其中一个的哭声。再后来，突然又响起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就过去了，楼上恢复了平静。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科利亚一直忧心忡忡，焦灼不安。公爵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有时回家也很晚；他总是听人说科利亚整天都在四处寻找他的踪迹。但俩人见了面，科利亚却并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表示了他对将军及其目前的举止行为的极度不满，说他们“四处闲逛，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狂饮买醉，在大街上当众拥抱，随意骂人，互相争吵，又舍不得分手”。公爵告诉他，过去几乎每天也都这般时，科利亚哑口无言，他实在是无法解释清楚现在他为什么这样担忧、不安。

第二天上午，在那个唱过祝酒歌和发生争吵的夜晚之后，大

约十一点，公爵正欲出门，将军突然立在他面前，不知为何显得十分的激动，又非常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我深深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求机会能荣幸地见到您，”他紧紧地握住公爵的手，用了那么大的力，几乎让公爵感到疼了，口中喃喃地说，“很久，很久以来。”

公爵请他坐下说话。

“不，不坐了，我已经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下次吧，下次再说，趁此机会我可以恭敬您……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什么心愿？”

公爵有些尴尬。他以为谁也不会看到或者猜想到他心里在想什么，处于他这种状况的人通常都是这样认为的。

“请不必担心，尽管放心！我不会去触及您那敏感微妙的感情的。我懂得什么叫不识时务，就像谚语说的……什么……不要狗逮耗子，多管闲事……每天早晨，我都会亲身体验到这一点。我冒昧地打搅您是为了另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公爵。”

公爵再一次请他坐下，同时自己也在一旁坐下了。

“那么我就坐一小会儿……我是来请求您的指导的。自然，我现在过得很不像样，没有什么实际的生活目的，但我还有自尊，我尊重……被俄罗斯人轻视的务实精神，总之……我希望能让我自己、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有地位……都受人尊敬……简而言之，我是向您，尊敬的公爵，请求指点来的。”

公爵对他的这番打算给予了毫不吝啬的热情称赞。

“唉，这都是瞎扯，”将军很快打断了他，“我想谈的主要并非这个，而是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所以来找您，是因为我对您待人的真诚和情操的高洁深信不疑，还有……我的话没有让您觉得吃惊吧？”

即使公爵没有感到特别的惊讶，但对这位客人，他已经有了浓厚的好奇心。他注视着脸色有些发白的将军，看到他的唇时时

在微微地颤栗，两只手挪来挪去，似乎不知该放在何处才是。仅仅几分钟之内，他已经两次莫名其妙地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又突然坐下去，很明显，他压根儿不在意自己的举止是否得体。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几本书；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拿起一本书，但仅仅是随手翻开扫了一眼，就合上书，放到桌子上。换上另一本，不过这次他没再打开了，而是让那本书一直握在他手里，时不时挥动几下。

“行了！”他突然高叫，“我知道，我打扰您太长时间了。”

“不，不，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请继续讲吧，我正用心地倾听，希望能理解……”

“公爵！我希望我能受人尊敬……我希望尊重自己，还有……自己的权利。”

“一个人有这样的愿望，就凭这一点，他已经完全应当获得别人的尊敬了。”

公爵相信他这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会带来良好的效果。他仿佛是凭借本能的直觉猜测到，说说这种空洞无益但会让人舒心悦耳的话是能对将军发挥作用的，特别是在他处于这种状态的情况下，这种话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不管如何，公爵将让这样的客人心情轻松愉快的离开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句话的确让将军十分欣喜，它让他大为感动，也变得高兴起来。因此，他一下子改变了说话的语气，开始进行激动热烈又滔滔不绝的解释。但公爵无论怎样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去仔细倾听，还是什么也没听明白。大约有十分钟，将军一直在热烈地开合着他的双唇，他说得快极了，生怕来不及抓住涌上他心头的万端思绪；到最后，他眼中甚至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但他所说的，全都是些没头没尾的句子，那些突如其来、出人意外的思想和话语迅速地闪烁、跳跃，只能叫人摸不着头绪。

“够了，您能理解我，我也就可以放心了，”他站起身来，想要结束他的话，“像您这样拥有一颗真诚而博大的心灵，是一定能

够理解一个正遭受痛苦的折磨的人的。公爵，您真可以说是我们的理想和典范！和您相比，其余的人算得了什么？但您还年轻，我为您虔诚地祝福。最后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来是想请求您能定下一个时间让我与您之间进行一次重要的谈话，这就是我找您的最主要的目的。我寻求的是心灵和友谊，公爵；我从来不曾让我的心灵得到过满足。”

“那为什么现在不接着谈下去呢？我会洗耳恭听的……”

“不，不，公爵，”将军急切地打断他，“不是现在！现在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件事太、太重要了！在我进行这次谈话的同时，我也就是在决定我最终的命运。这个时刻是属于我的，我不希望有什么人冒冒失失、厚颜无耻地闯进来打断我和您的谈话，这样的无耻小人到处都有，我不希望让他们来践踏那个神圣而庄严的时刻。”他顿了顿，俯下身去，将嘴凑近公爵耳旁，用一种奇怪、神秘而又杂着些惊恐的声音低语说，“这样的无耻小人连您脚上的鞋跟都不如，尊敬的公爵！哦，请您注意，我说的是您的鞋后根，而不是我的，要知道，像我这样自重的人是不会这么直言其事的；但只有您一人能理解，我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提我自己的鞋后根，那也许纯粹是出于我高度的自尊和自豪。除了您，谁也不会理解的，他们什么都不懂，真的，公爵，是彻底不懂！只有拥有一颗心的人，才会理解！”

到最后，公爵几乎有些怕他了，于是便约他明天这个时候再见面交谈。将军像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满足，他的心也差不多平定下来了，便神情高昂地离开了。晚上六点左右，公爵派人请列别杰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列别杰夫匆匆赶来。一进门，他就喊道：“承蒙您的召见，真是荣幸之至！”好像这三天来，他根本就不曾有意躲得远远的，避免跟公爵打照面。他在椅子边上欠身坐下，满脸堆笑，还不断地挤眉弄眼扮着鬼脸，被笑容挤得只剩两条缝的小眼睛四处张望，两只手则没完没了地搓来搓去，那副神情，仿佛是在天真可爱地

等着公爵宣布什么重大的消息似的——对这消息，大家似乎都心中有数了，但还都伸长了脖子期待它被说出来。公爵突然觉得对此十分厌恶和恶心。他太清楚了，所有的人都将目光对准了他，等着看他将做出什么举动，说起话来也是拐弯抹角地暗示他，一个个挤眉弄眼地笑着，像是要跟他道喜似的。凯勒尔已经来过三次了，也是那副道喜似的神态，每次又总是话一开头就急忙告辞。（这几天他不知在什么地方纵酒狂欢，听说还在一家弹子房里大闹了一通。）就连满腹心事的科利亚，也有几次含含糊糊地要跟公爵说起什么。

公爵直截了当地问列别杰夫他对将军目前的情况有何看法，是什么导致将军如此的心神不宁，言语之中，颇带几分恼怒和不满。他将今天上午将军来找他的情况简简单单地告诉了列别杰夫。

“公爵，不管是谁都会有不安的，何况是处在我们这个奇怪而又不安的时代的人；事情就这么简单。”列别杰不情愿地回答了他，神情很有几分冷漠，像是很失望似的。

公爵对这回答并不满意，他微微一笑，“您这算是什么哲学！”

“对咱们这个时代而言，哲学是不可不讲的，尤其是在实际运用中，它非常重要，可它却总是被人们轻蔑地抛在一边，您瞧，事实就是如此。尊敬的公爵，虽然承蒙您的信任，我无比荣幸，但那也只是在您知道的某一件事上，而且程度十分的有限，绝不可随意越过界限……这个，我懂，而且我不会因而对您有丝毫的怨言。”

“列别杰夫，看来您是在为什么事赌气？”

“不，我绝无此意，深受敬重而又光焰照人的公爵。我敢起誓，我绝没有丝毫这样的念头！”列别杰夫将一只手贴在心口上，得意而激动地叫道，“正好相反，我马上就明白了，不论是我的社会地位，还是我的心智水平，不论我积累的财富，还是我过去的

行为，都不能使我配得上享有您那可敬的信任，我做梦也没能想到您会慷慨地给予我这么大的信任；如果我能为您效犬马之劳，我宁愿做您忠心的奴仆，决不会有丝毫的怨言……我不是赌气，我只是伤心，您明白吗？”

“卢基扬·季莫维伊奇，您可别这么说！”

“绝无怨言！现在如此，就是在当前，也是如此！每当我遇见您，并以我的全部心灵和思想专注于您的行为时，我就告诉自己：虽然我不值得他像对朋友一般地专门通知，但在预期的大喜日子到来之前，他一定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给我这个房东一点儿暗示，提醒我一下即将到来的变化……”

他说这番话时，一双小眼锐利地死死盯着满脸惊诧的公爵；他还指望能从公爵的脸上读出点什么来，好满足他那强烈的好奇心。

“老天，你都在说些什么！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明白。”公爵用近乎愤怒的声音喊道，“您……您简直是个叫人极端害怕的阴险家！”说完这话，他突然放声大笑，听得出，他的笑不是假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

跟着，列别杰夫也哈哈大笑起来，那得意的神情告诉我们，他所期望得到的证实实现了，而且得到的是加倍的证实。

“卢基扬·季莫维伊奇，您知道吗，我要对您说些什么？不过您可不要对我的话见怪生气，您的（而且不光是您一个人的）天真幼稚让我非常的吃惊！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您还那么天真地期望看到我做出什么举动来，这可真让我觉得有愧于您，只因为我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你强烈的好奇心稍稍获得一点满足；不过我可以对您起誓，绝对是什么事也没有，您自己本来也可以想到的。”

公爵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列别杰夫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架子。这个人的好奇心有时的确很强烈，那种过分的天真幼稚只会让人厌烦；但

同时，他又相当狡黠，常常喜欢旁敲侧击地去窥探别人的秘密，但在应该深藏不露时，又会极有城府地保持缄默。由于公爵对他一直很冷待，公爵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仇人。但公爵对他的反感和疏远，倒并非因为瞧不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好奇心总是要牵涉一些十分微妙复杂的事情。几天之前，公爵还认为自己抱有某些幻想是种罪过，可在卢基扬·季莫维伊奇看来，公爵之所以对他如此冷淡，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不信任和讨厌，因而他时常是带着伤心痛苦离去的；因为对公爵的恼恨，他嫉恨科利亚和凯勒尔，因为公爵对他们更热情；甚至嫉妒自己的女儿薇拉·卢基扬诺芙娜。本来在此时他可以提供给公爵一个公爵极感兴趣的消息，或许他也是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这样做的，但他却阴沉着脸，一声也不吭。

“说真的，我尊敬的公爵，您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不胜荣幸地为您效劳，您瞧，毕竟您……专门把我……叫过来了。”片刻沉默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我请您来是想跟您打听一下将军的情况，”公爵像是从沉思中突然惊醒过来，说，“另外……您告诉我的失窃事件……关于……这件事……”

“关于什么事？”

“得了，难道您会不懂我在说什么？老天，卢基杨·季莫菲伊奇，您干吗非得装模作样的呢？我说的钱，您的钱，那四百卢布，放在钱夹里的，不就是早晨您动身去彼得堡时告诉我的那码事吗，演什么戏呀！”

“哎，您指的是那四百卢布呀！”列别杰夫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又拖长了声音拿腔拿调地说：“公爵，我太感激您了，您这么真切地关心我，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只是……那钱……我已经找着了……找着很久了。”

“啊，找着了！真是感谢上帝！”

“您这声感叹太崇高了，毕竟对于一个整日里辛辛苦苦干

活，还要抚养一大群没娘的孩子来说，四百卢布可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数目……”

“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自然，您找到钱是件好事，我也为您高兴呢，”公爵赶忙解释说，“只是……您是怎样找到它们的呢？”

“这很简单，就在椅子底下，我曾将衣服放在那把椅子上，那钱夹自然就是从口袋里掉到地上的了。”

“掉到椅子下去？不可能，您不是跟我说，您将房里每一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搜查过了吗，怎么会落下这个最主要的地方呢？”

“叫人奇怪的正是这点！我绝对清楚地知道，我是看过那地方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睛告诉我那里什么也没有，光溜溜的就如我的手掌一般，所以，我搬开了椅子，爬在地上，用我的双手将那块地方一小片一小片地摸遍了，可还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人丢了重要的东西，他是那么伤心……急切地想要找到它，尽管他知道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却忍不住总要往那里看，反反复复地看上十几遍、几十遍。每当这种时候，他常常会陷入沮丧和绝望的感情中。”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只是为何会这样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公爵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您刚才说，那地方本来什么都没有的，而且您还那么仔细地找过，可为什么会一下子又冒出来了？”

“可它的确是一下子冒出来的。”

公爵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了看列别杰夫。

“那将军呢？”他的声音突然响起。

“您说谁，将军？”列别杰夫不明白怎么突然又提到将军了。

“上帝！我是问，您在椅子底下发现钱夹之后，将军有何反应？你们最初不是一块儿找的吗？”

“最初是一块儿找的，但跟您讲实话，这次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已经找着钱夹了。

“为……为什么呢？钱没丢吧？”

“没丢，我打开钱夹一看，连一个卢布都没丢。”

“那么至少您应该过来跟我说一声。”公爵说道，他似乎又陷入了什么思考之中。

“我不敢过来打扰您，公爵，因为，或许您自己的事就已经够让您……这么说吧，让您伤神费脑了；另外，我自己也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打开钱夹看过之后，我又将它按原来的样子放回椅子底下了。”

“您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没别的，就是出于好奇。”列别杰夫搓着双手，笑嘻嘻地突然回答。

“那么现在它还在那儿，而且已经放了三天了？”

“噢，不，只放了一天一夜。要知道，我所以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想让将军也找找。您想，既然我能找到，那将军为什么会找不到呢？它躺在椅子下，是非常显眼、很容易被发现的。甚至我还好几次故意搬动这张椅子，以便让整个钱夹完完全全地显出形来。可这样过了整整一天一夜，将军却压根儿不曾注意过。您简直难以想像，他现在成天魂不守舍似的，一秒钟之前还有说有笑，一下子又冲我大叫大嚷地发脾气，让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我们走出房间时，我故意没有锁门，他却踌躇了，好像是想说点儿什么，可能是担心钱夹里的钱吧，但他突然又大发雷霆，一句话也不说；我们一起在街上没走几步，他就怒气冲冲地和我分道扬镳，自个儿朝另一个方向走了。直到晚上，我才在酒馆里见着他。”

“无论如何，最终您还是把钱夹从椅子下拿走了？”

“不，就在那天夜里，钱夹又奇怪地从椅子下失踪了。”

“那现在它究竟在哪儿？”

“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儿，”列别杰夫笑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挺了挺腰板，望着公爵快活地说，“它突然又出现在这儿，哪，

就是我上衣的衣襟这儿。您亲自瞧瞧，再摸一摸吧。”

的确，就在上衣的左衣襟处，在最容易被人注意的正前方，非常明显地凸起了一块，像是只大口袋似的。只须摸一下，就会清楚那里面是一个钱夹，是因为口袋破了，才掉到衣襟里去的。

“我掏出来看过，一个子儿也不少。我又把它放回衣襟里，而且从昨天上午到现在，它一直都呆在里面，我一走动，它就会碰上我的两条腿。”

“您居然没有察觉？”

“我确实是没察觉，嘻嘻！敬爱的公爵，您设想一下（当然这事不值得劳您费这么多心），我的上衣口袋一直都是好好的，可我一觉醒来，它就破了这么大一个洞，实在太叫人奇怪了。所以我好奇地仔细查看了一下，——您能相信吗，竟然像是有人用小刀划破的，这太出乎人意料了，您说呢？”

“那么……将军怎么了？”

“从昨天到今天都在生闷气，非常不满似的；您瞧，他一会儿兴高采烈，甚至甜言蜜语地巴结讨好人，一会儿又悲悲哀哀地哭哭啼啼，突然又变得火冒三丈，那样子叫我想起来都害怕。您想，公爵，我终究不是他那样的一介武夫。昨天我们在小酒馆喝酒时，我不小心撩起了衣襟，撩得很高很明显，他斜着眼瞟了瞟，我能看出，他心里正恼怒着呢。如今他早就不拿正眼看我了，除非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或者是动了感情时，才会正眼瞧我一下；可昨天，有好几次，他都眼睛正视着我，盯得我浑身发麻。不过，我想好了，明天就把这钱夹拿出来，只是在这之前，我还要让它在里面再呆上一晚。”

“您这样折磨他又是何必呢？”公爵喊了起来。

“我可没有折磨他，公爵，不是折磨他，”列别杰夫急忙接过话来，“我是真心地爱他的，还……尊重他；也许您不相信，但现在我确实更看重他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和评价也更高了！”

列别杰夫是以一种相当庄重严肃的口气讲这话的，这使公

爵更加恼怒。

“您爱他，得了吧！您明明是在折磨他！他把您丢的钱放在椅子下，放在您的上衣口袋里，都是最显眼最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他这是在跟您说，他不是存心戏弄您，而且诚恳地请求您能原谅他。懂了吗，他请求您原谅他！他是那么信任您，相信您对他的友情会让您大度地饶恕他，不再计较他的过错。可您……您却这样地来折磨和污辱他这个……忠诚老实的人！”

“忠诚老实，是的，公爵，他正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列别杰夫眼里泪光闪烁，激动地说，“我最最高尚，最最尊敬的公爵，只有您，才会为他说出这样公道的话来！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您无比的忠心耿耿，甚至热烈地崇拜您，尽管我有那么多糟糕透顶的臭毛病！就这么定了！现在我就把钱夹拿出来，就现在，当着您的面，而不是明天。您瞧，这不是钱夹吗，里面一个子儿也不少。最最高贵的公爵，请您先将钱夹收着，明天，或者后天我再过来拿；对了，我觉得丢钱的第一天晚上，它一定是被藏到我家小花园的哪块石头下去了，您看呢？”

“您可要小心一点儿，不要直接地对他说钱包已经找着了。您只须让他看到衣襟里什么也没有了，他自然就会知道的。”

“这样好吗？不如就干脆地说找到了，就装作以前什么也不知道？”

公爵稍稍想了想，说：“不行，实在不行，现在才说已经太迟了，这样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不如什么也别说！但是您对他要和气一些，友好一些，当然……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太明显了，还有……还有……您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公爵，我知道这事我可能办不到，因为我没有一颗像您这样善良宽广的心。况且他这个人火气又大，还爱招惹人，现在他对我，一会儿高高在上，自以为了不得，一会儿又痛哭流涕地拥抱我，一会儿又侮辱我，讽刺我；我就干脆把衣襟撩起来让他看看，嘿嘿！好了，我该告辞了，显然我耽误了您的正

事，或许该说是，打扰了您愉悦的联翩的浮想……”

“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要像过去一样，不能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我一定会小心谨慎地行动的，您就放心吧！”

这事就此算是了结了，但公爵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了。他忧心忡忡，急切地等待着明天和将军的会面。

四

俩人约好的时间是十一点，但公爵却意外地没有守时。他回家时，将军正在家中等他。公爵立刻就感觉到了将军的不满和恼意，或许就因为他在这儿等了自己一会儿。诚恳地致歉之后公爵赶紧坐了下来，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心，似乎他的客人是一尊瓷器，而他一不小心，随时都会让它粉身碎骨。以前他从来不害怕和将军呆在一起，连想都没想过他会惧怕。很快，公爵就清楚地看出，今天的将军和昨天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昨天他心神焦灼不安，今天却非常的镇定冷静；可以从他的神情看出，他是下定决心要豁出去了。但是，他的沉着冷静更多只是表面上做出来的，内心并非如此。话说回来，无论如何，这位客人的表现是大大方方，毫不拘谨的，尽管他显得有点儿矜持和清高，甚至在开始时还带着些许对公爵施恩宽容的意味——有些孤清高傲的人在受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时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表现。他说话很和气，尽管里面夹杂着丝丝感伤。

“这是两天前我向您借走的书，”他仿佛别有用意地朝他放在桌上的一本书颔了颔首，“非常感谢。”

“啊，好的；您读其中那篇文章了吗，将军？您是否觉得它有点儿意思？”公爵很高兴谈话能从这种不相干的题外话开始。

“也许它会叫人觉得有点儿意思，但它太粗俗了，而且荒诞

不经。恐怕都是些骗人的谎言。”

将军对自己的看法颇为得意，甚至还让自己的声音拖得稍微长了一些。

“啊，这是篇真实朴素的文章，是一个老兵对他所亲眼目睹的法国人占领莫斯科的情形的记述，有的地方写得相当不错。况且亲眼目击者的描述总是珍贵的，即使不管这个目击者本人是什么身份。您说呢？”

“假如我是编辑，我是决不会让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的；至于说目击者的描述，那是因为人们宁肯去相信那些编造荒唐但有趣好笑的谎言的人，而不去相信真正值得和应当相信的人。我知道一些追述一八一二年的文章，这些文章……我已经决定了，公爵，我要从这房子——列别杰夫先生的房子里搬出去。”

将军颇有深意地朝公爵望了一眼。

“您在帕夫洛夫斯克，也就是在……在您的女儿那里有您自己的住所。”公爵说，他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记起，将军是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与他命运紧密相关的事来请救的。

“是在我妻子那里，当然，也可以说是在我自己那里，也是我女儿那里。”

“很抱歉，我……”

“亲爱的公爵，我所以要决定离开列别杰夫的屋子，是因为我跟这人已经分道扬镳、毫无瓜葛了。事情是昨天晚上发生的，我真后悔这一天没能早点儿到来。我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尊重，甚至希望从那些我将自己的心灵献给他的人那里得到尊重。公爵，我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他人，可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欺骗和愚弄。这个人不值得让我将心灵奉献给他。”

“这个人的确有很多缺点，”公爵小心地斟酌词句，“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在一切之中可以看到他有一颗狡诈诡谲的心，只是有时显得滑稽可笑。”

这种明确的论断以及公爵庄重文雅的语气显然很令将军满

意，虽说他看公爵的目光中有时仍然会突然流露出怀疑和不信任。但公爵说话时是那么的真诚，又看不出有丝毫的矫饰做作，叫人无法再起疑心。

“说他有着优秀的品格，”将军接着说，“这还是我头一个说的，我还险些把自己满腔真挚的情谊全部献给了他。我不是没有家的人，因而我并不需要他的房子和他的款待。我有坏毛病，但我并不打算去掩饰它，去为它辩护；我缺乏自制；我曾经跟他在一起狂饮作乐，或许现在我该为这事而羞愧、流泪。但我决不是就为了喝酒（请原谅，公爵，请原谅我在一怒之下的莽撞和坦率），不是就为喝酒才与他来往的。正如同您所说的，他的品格，才是吸引我与他交往的原因。但是什么都不能太过分，连品格也不例外。如果他突然当着你的面蛮横粗鲁地强迫你相信，他在一八一二年，也就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了左腿，而且还把掉下的这条腿安葬在莫斯科的瓦岗科夫公墓，这事就干得太过分了，显得他吊儿郎当，对你并无敬意，而且，也太肆意妄为，太不懂羞耻了……”

“或许，这只是跟您开个玩笑，逗您乐一乐。”

“我知道。倘若是为了逗别人乐一乐编一个没什么大碍的谎言，哪怕这个谎言很粗陋，并不高明，它也不会叫一个人觉得受到了伤害。有些人说谎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友情，为了让朋友开心一些；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不尊敬的成份表露出来了，那，或许，他正是想通过这种将不尊重泄露出来的方法来提醒你，你和他的交往已经成为一个他极力想摆脱的负担。这时候，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君子就只能够和他断绝来往，对他置之不理，并请这个侮辱你尊严的人要懂得自重自爱。”

将军是涨红了脸才说出这番话的。

“一八一二年，不可能，列别杰夫那会儿还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在莫斯科；这太荒唐无聊了。”

“这是其一；但是，姑且就算他那时已经出生了吧，可他又怎

么可以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说谎，说他的腿是一个为了找乐的法国士兵用大炮给炸掉的；还说他把那条腿捡回家去，后来将它葬在了瓦岗科夫公墓，甚至还说他在墓前竖了墓碑，上边一面刻着‘这里长眠着十品文官列别杰夫之腿’，另一面刻着‘安息吧，至亲的遗骸，直到那欢乐的拂晓！’又瞎说他每年都会专门去莫斯科拜祭这条腿（这真是在亵渎神灵）。为了叫我相信，他还让我跟他一道去莫斯科，要亲自把那坟墓指给我看，还要带我去参观陈放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法国大炮，就是从宫门数起的第十一门，那是被俘获的。”

“可谁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两条腿都没什么毛病！”公爵笑着答道，“我肯定，这只是他随意开个玩笑；您可别在意。”

“但是，请让我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对于他分明有着两条完好的腿这事——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并非完全是匪夷所思的；可他又非要说这是切尔诺斯维托夫的假肢……”

“切尔诺斯维托夫，是啊，听说装上他的假肢，跳舞都不成问题。”

“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点。切尔诺斯维托夫在发明了假肢之后，第一个找的人就是我，让我看他伟大的发明。但切尔诺斯维托夫是在很久之后才发明出假肢的……而且他还瞎扯说就连他那死去的妻子，跟了他这么多年，也从来不知道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成的假腿。当我说他这纯粹是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时，他却说：‘既然您能在一八一二年做拿破仑的小侍卫，那您就应当同意我将自己的一条腿埋在瓦岗科夫公墓。’”

“难道您……”公爵想问点儿什么，但一开口就立即不好意思地闭了嘴。

将军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了看公爵，那眼光里除了傲慢，甚至还带有一些嘲讽讪笑的神色。

“您继续说下去吧，公爵，”他悠悠闲闲地拖长了声调说道，“说下去吧，我心胸宽广，是不会在意的，您尽可以把一切都道出

来：您可以说，您面前的这个人破落潦倒，尊严扫地，而且……是个没用的窝囊废，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可同时，您又听说，这么个人竟然目睹、经历过……那么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这叫您一想起来就觉得荒唐可笑。难道他还没有竭力地向您……制造谣言中伤他人吗？”

“没有，假如您指的是列别杰夫，他什么也不曾跟我说过……”

“是吗？我倒以为正好相反。实不相瞒，昨天我俩谈论的正是这篇……被当作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的文章。我指出了它的不真实和荒谬，因为我自己是亲眼目睹过当时的情景的……公爵，您在看着我的脸发笑吧？”

“不，不，没有，我……”

“看起来我还年轻，”将军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但实际上我的年龄要比外表看上去稍微大一些。一八一二年时，我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一岁。不过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当时我有多大。我的履历表上少填了几岁，我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得比实际小一些。”

“我敢跟您打赌，将军，我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一八一二年您在莫斯科这事是叫人奇怪或者叫人怀疑的，而且……当然，要是您能像当年所有的经历过那情景的人一样谈点什么……咱们国家有位作家就在他的一本自传中讲到了一八一二年，在莫斯科那时他还不过是个吃奶的孩子，他吃过法国士兵给他的面包。”

“您看，”将军宽容大度地说，“我的经历自然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但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离奇之处。我们经常都会发现一些事，它们本来是真实的，可从表面去判断，它们就像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做皇上的小侍卫！当然，这事听起来很叫人奇怪，更难以置信，但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也许正是因为他幼小的年纪，他才会有这样奇特的经历。假如换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种事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绝对不会。倘若当时我是十五

岁而不是十岁，我肯定不会在拿破仑攻进莫斯科的那天，从老巴斯曼街上我家的木屋里跑上街去，我是不会离开我母亲身边的（没来得及离开莫斯科逃往别处的她那天被吓得浑身上下不停地哆嗦）。倘若我是十五岁，我会感到恐惧、害怕，可偏偏那时我只有十岁，所以才毫不畏惧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直到钻到了宫廷的台阶前，而那一时刻，拿破仑正从他的马上下来。

“无疑，您的见解非常正确，正是因为只有十岁，才能做到这样的天不怕，地不怕……”公爵喏喏地附和着，他因为担心自己会脸红而显得很不自然，又很不安。

“的确如此，这事从头到尾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非常简单，只有那些真实的事情才会这样。倘是让一个小说家来写这事，他肯定会瞎编出许多荒谬的、无法令人信服的情形出来。”

“噢，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公爵大声地回应说，“我也曾经因这种想法感到惊奇，并且就是在不久之前。我了解一件因为偷表而谋杀他人的真实的案件，这事现在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如果这是有人凭借想像编造虚构出的，那些对真实的民众生活了如指掌的内行和评论家一定会立即起来抗议，说这是不真实的，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而当您在报上读到这一事实时，您就会体会到，正是这样的事实，能让我们看到俄国的一些现实情况。将军，您的见解真是太正确了！”公爵兴高采烈地结束了他的话，才能够避免满脸通红的狼狈模样，他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不就是这样吗？不是吗？”将军快活地喊道，兴奋使他的两眼散发出强烈的光芒，“一个还不懂得危险意味着什么的小男孩，想从人群里钻出来，看一看那辉煌壮观的场面、漂亮笔挺的制服，神气十足的侍从，还有那个显赫一时、名扬天下的伟大人物。因为那时在连着好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传播他的名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如雷贯耳了。拿破仑在离我身旁两步远的地方走过时，在无意中一眼瞥见了我。当时我穿着小西装，就是小少爷穿的那

种，家里人总是把我打扮得漂亮又体面。在黑压压一大群人之中，就只有我是这种样子，您可以想像……”

“我确信，这一定让他大为吃惊，而且也向他表明，并非所有的人都逃走了，还有一些贵族和他们的孩子仍然留在莫斯科。”

“没错，没错，他就是想要拉拢俄国的贵族！当他那鹰隼般的眼睛直直地射向我时，我也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Voilà un garcon bien évellé！Qui est ton père？’[1]我激动得几乎呼吸不过来了，急忙回答道：‘他是一位战死沙场的将军。’‘Le fils d'un boyard et d'un brave par—dessus le marché！J'aime les boyards. M'aimes—tu，petit？’[2]他的问题问得直率，但我也同样对答如流：‘即使是对祖国的敌人，俄国人的心也能判断识别谁是伟人！’老实说，现在我也记不清当时是否真是这样说的……我还只是个十岁的小孩……但表达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拿破仑十分惊奇，他略略思考了一下后对身旁的侍从说：‘我喜欢这个孩子的傲劲！但假如所有的俄国人都像他这样，那……’他没把话说完，就径直走进宫里去了。我立刻混在他的侍从中，跟在他后面。侍从们纷纷给我让道，望着我的神情就仿佛在对着皇帝的一个新宠一般。只是这些在霎时间就过去了……我还能记起的只是，皇帝在走入第一间大厅之后，忽然伫留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画像前，久久地凝视着，陷入沉思，到最后，他说道：‘这是个伟大的女人！’说完就自己走了。两天之后，宫里上上下下都认识了我，大家都叫我‘Le petit boyard’。[3]只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回家。家里人为我担忧，急得都差点快疯了。又过了两天，拿破仑的少年侍卫德·巴章库尔男爵经不住远征的劳苦死去了。拿破仑想到了我；于是有人找到我，没作任何解释，就让我穿

---

① 法文，多机智的孩子！谁是你的父亲？

② 法文，你是贵族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位英勇的贵族的孩子。我喜欢贵族。你喜欢我吗，小男孩？

③ 法文，小男孩。

上那位已经死去的十二岁的少年侍卫的制服。穿戴停当之后，我被带到皇帝跟前。他冲我点了点头，便有人向我宣布我已经被恩准升为皇帝的少年侍卫。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的确对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好感，这种好感是素来就存在的，不是那一天两天内产生的，另外……我想您也会同意，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能穿一套漂亮笔挺的制服是件多么令他骄傲、自豪的事……我穿着墨绿色的燕尾服，拖着两片又长又窄的后襟，金色的纽扣闪闪发光；袖口镶有红边，还绣了金线，领子上也用金线绣了，高高地敞开着；后襟上同样绣着美丽的花纹，下面是白色的紧身裤，鹿皮做的，配着白色的缎子马甲和白色的长袜，皮鞋是带搭扣的……如果皇帝在骑马散步时，我也跟随在一旁，那么就穿高筒的马靴。虽然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大家都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会来临，但仍然尽量地遵照宫里的礼节，甚至越是感到大祸临头，就越是要竭尽所能地力求符合那些礼节。”

“不错，当然……”公爵口中含含糊糊地说道，他的神色已经是全然近似于麻木、茫然，“倘若您将您的所见所闻写下来，……那一定会很有趣的。”

将军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当然也就是昨天他跟列别杰夫讲的，所以他再讲起来就很熟练，也很流畅，但他还是向公爵投去了不信任的一瞥。

“我的所见所闻，”他说话时神气显得更加豪迈了，“把我的所见所闻写下来？我压根儿没有这番打算，公爵！假如非要我写不可，那我也可以说它已经写出来了，只是……躲在我的书桌里。在我撒手人世后，再把它拿出来公诸于世。我相信它会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倒不是由于它有很高的文学上的流传价值。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尽管我当时只是个小孩，但我终究是亲眼目睹了这些重要的事件，谁也无法否认，这些事件的确是太重大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是小孩，所以我可以进出这位‘伟大人物’的最具隐秘色彩的私人卧房！每个夜晚，我都能清楚地听

到这个‘不幸的伟人’在哀叹、在呻吟，在一个小孩面前，他不会觉得有损尊严或者不好意思，他不必压制自己的哀叹甚至哭泣，虽然我当时已经明白是什么造成了他这般的痛苦，也就是沙皇亚历山大的保持沉默。”

“正是，他曾经写过几封信……在信里……提议讲和……”公爵怯懦地应和道。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信里写了什么提议，我们只看见他成天都在写，时时刻刻不停地写，一封接一封地写！而且他非常的焦灼不安。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呆着时，我跑到他身旁，满含热泪地对他叫道（要知道，我是真正爱他的，发自心底的）：‘您就向亚历山大皇帝请求原谅吧！’其实，我不该这么讲，而是该说‘您就和亚历山大皇帝握手言和吧！’可我那时只是个小孩，所以我天真地道出了自己原本的想法。‘哦，我的小孩！’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哦，我的小孩！’当时他仿佛没有意识到我只有十岁，甚至还喜欢跟我谈天。‘哦，我的小孩，我情愿跪在亚历山大皇帝面前，亲吻他的脚，但是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哦，我永远憎恶这两个人，而且……归根到底……你根本就不懂得政治！’似乎他猛然醒悟了他是在跟什么人说话，于是刹住了谈话，但两眼仍然冒着愤怒的火花。喏，假如我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因为我是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而且现在就让它面世的话，所有的那些批评家，那些企慕虚荣、天性善妒的文学界人士，那些帮派，以及……不，在下实在难以完成这件事！”

“说到帮派，您的意见很对，我完全同意，”公爵稍稍沉默了一下，轻声说道，“不久之前，我读了沙拉斯的一本有关滑铁卢之战的书。无疑，这本书是严肃认真的，专家们也肯定了它，称赞沙拉斯通晓古今，写得非常不错。但是从这本书每页的字里行间中，人们都能体会出作者以贬损拿破仑为乐事的态度。假如可以对拿破仑在别的战役中所表现出的任何一点军事天赋和才能发表一通不同见解的话，沙拉斯无疑会感到非常愉快；在一部这么

认真严肃的作品中，这么做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派别之见在其中捣乱。您那时……侍奉皇帝，一定是公务缠身，很繁忙吧？”

将军实在太高兴了。公爵那些说得既认真又朴实的话语，终于使他打消了最后的一丝不信任感。

“噢，沙拉斯！我也非常恼火！当时我就给他写信，但是……老实说，现在我已经回忆不清了……刚才您问我，是否公务缠身，很繁忙？哦，一点也不忙！尽管那时我是被称为少年侍卫，可我并没真把它当回事。何况，拿破仑笼络俄国人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所以接近我，本来是出自政治目的，要不是……要不是他是真正喜欢我本人，我敢说，他肯定也就会把我扔在脑后了。我倒的确是对他怀有好感的。至于说公务，也没有什么：隔一段时间我去宫里露个面……骑着马陪皇帝逛逛，仅此罢了。我骑马的技术很不赖。他时常在午饭前出宫去，通常都是达武[1]、我和近卫兵鲁斯坦[2] 跟随在他旁边……”

“康斯坦[3]。”不知为何，公爵突然把这个名字说了一遍。

“不，不，康斯坦那时不在；他送信去了……给约瑟芬[4] 皇后送信去了；但虽然他不在，还是有两个传令兵和几个波兰枪骑兵在皇帝身边侍奉着……嗯，这些就是当时所有的随从，当然，不包括那些经常被拿破仑带在身边的将军和元帅，他们是要陪同拿破仑察看地形、视察部队以及商讨军情的……现在我还能记起来，经常陪侍在皇帝身边的是达武：他身材魁梧，头脑清醒镇定，戴着眼镜，眼光怪异。皇帝经常和他在一起讨论军情，也很欣赏他的观点和意见。我记得，他俩已经讨论了好几天了；达武上午来，晚上也来，俩人间常常还会发生争吵辩论；到最后，拿破仑似乎有点儿被说服了。他们呆在书房里，我是在场的惟一的外

---

① 达武：拿破仑一世的元帅和军事大臣。
② 鲁斯坦：拿破仑的宠臣和贴身警卫。
③ 康斯坦：拿破仑宠信的近侍。
④ 约瑟芬（1763—1814）：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一八〇九年与拿破仑离异。

人，他们几乎都没意识到我的存在。突然拿破仑的眼睛偶尔瞟到了我，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在他眼中。他突然转向我说：'孩子！假如我改信正教并且解放你们的农奴，你认为俄国人会拥护我，跟着我走吗？''绝对不会！永远也不会！'我气愤地叫道。拿破仑大为惊讶。'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闪耀着对自己祖国的忠贞和热爱，'他说，'我由此看见了所有俄国人的意见。算了吧，达武！这些都只是虚幻的空想！说说您另外一个设想吧。'"

"的确如此，但这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设想！"公爵说道，显然他对此很有兴趣，"那么，您以为这个设想是达武提的？"

"至少是他们一同商讨的结果。当然，这想法是拿破仑的，这是他那鹰隼般锋锐的思想，但另一种设想也相当不错……那就是有名的'Conseil du lion'①，拿破仑本人就是用这个来称呼达武的这一设想的。这个设想就是让全军都固守在克里姆林宫里，修建兵营，挖掘壕沟，架设大炮，尽量多地宰杀马匹，腌制马肉，尽量多地攒积粮食，以挨过严冬；等到春天时再突围。拿破仑对这个设想十分赞赏。我们每天都骑着马围绕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巡视，他一一指出，什么地方该拆，什么地方该修，什么地方该设置眼镜堡，什么地方该设置三角堡，什么地方又该设置排堡……眼光独特精确，又当机立断，魄力十足！终于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达武便不断地催促他作最后的决定。他们俩又呆在一起，我又是在场的第三人。拿破仑抱着双臂，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我的眼睛无法从他身上移走，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十分激烈。达武说了句：'我告退了。''到哪儿去？'拿破仑问。达武回答说：'腌马肉去。'拿破仑打了个哆嗦，决定命运的时刻降临了。'孩子！'他突然面对我问，'你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计划的？'这就像是一个头脑本来十分聪明的人有时却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借助抛钢蹦儿来作最终的决定。我没有回答拿破仑，而是凭着似乎是

① 法文，狮子的提议。

一时涌上心头的灵感对达武说：‘将军，您赶快逃离这里回家去吧！’设想就此被否定了，达武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在出去时口里咕哝道：‘Bah！Il devient superstitieux！’[①] 第二天，法军就宣布撤退。”

“您讲的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公爵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如果它们真是这样的话……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他急忙修正自己刚才的话。

“噢，公爵！”将军喊了起来，他沉醉于自己讲的故事里，以至于公爵一时不慎的失言也未引起他的注意，大概他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您说‘它们真是这样的话’，不仅真是这样，还有更多的事，比这些多得多的事！请您相信我，这些只是一点儿少得不能再少的政治事件。但我还是要再向您重申一次，我是这位伟人夜晚哀叹和哭泣的目睹人；并且，我是惟一的目睹人！的确，到最后他已经不再哭了，不再掉泪，只是有时止不住地长吁短叹，但他脸色却越来越阴沉，似乎他已经永远处于一双黑色巨翅的笼罩之下。有的夜晚，只有我和他呆在一起，一连几个小时，俩人都沉默不语，隔壁房间通常会传来近卫兵鲁斯坦打鼾的声音，这个人总是睡得死沉沉的。‘但他对于我和王朝是忠心不二的。’拿破仑这样说他。有天我心里很伤感，他突然发现我眼睛里滚动着泪花；他似乎深受感动，望着我大声地说：‘你同情我，孩子！除了你，或许还有一个人会同情我，他就是我的儿子，Le roi de Rome[②]；除了你们，所有的人统统憎恶我，当大祸临头时，首先出卖我的便会是我现在的那些兄弟！’我禁不住扑进他怀里，呜呜大哭；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俩人的泪水也混在一起。‘您写封信吧，写给约瑟芬皇后！’我痛哭流涕地对他说。拿破仑颤栗了一下，略略想了想，对我说：‘谢

① 法文，他居然变成一个迷信的人了！
② 法文，罗马王，拿破仑给他儿子约瑟夫·弗朗苏阿·沙尔的封号。

谢你，我的小朋友！你提醒了我这世界上还有第三颗爱着我的心。’他当即坐下来，提笔写信给约瑟芬，第二天就派康斯坦把信送走了。”

“您做得太正确了，”公爵说，“您在他因绝望而滋生恶念的时候，帮助他唤回了善良美好的情感。”

“的确是这样，公爵，您对这事的解释太好了，跟您那颗善良高贵的心是完全相符的！”将军激动地嚷道，而奇怪的是，他的眼里竟还真有几星泪光在闪烁。“没错，公爵，这场面伟大又感人肺腑。您恐怕不知道，差一点儿我就跟他去了巴黎，真要去了，就会和他一起被‘囚禁在那酷热的孤岛上’[①]，和他一起承担苦难，可是，命运却将我们分隔了！我们各奔东西：他去了那酷热的孤岛，当他在那里度过伤心痛苦的时候，恐怕至少有那么一回，他会重新记起一个曾在莫斯科拥抱过他，宽恕过他的可怜的男孩的眼泪；而我，则被送进了士官学校，那里有的只是严格苛刻的训练和同学对我的粗鲁无礼以及……唉！一切都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了！‘我不带你走，是因为我不想从你母亲身边夺走她的儿子，’他在撤走的那天对我说，‘但我很乐意为你做点什么。’说这话时，他正要跨上马背。‘请您在我妹妹的纪念册上写点什么，算是留给我的纪念吧！’我怯怯地说，因为他当时心里很痛苦，神色阴郁。他回过身来，要了管笔，拿起纪念册。‘你妹妹多大了？’他问。‘三岁。’我答道。‘Petite fille alors。’[②] 说完他就挥笔在纪念册上写下：

‘Ne mentez jamais!
Napoleon，votre ami siniere’[③]

---

① 语出普希金《拿破仑》一诗。
② 法文，还完全是个小姑娘。
③ 法文，永远不要撒谎！您真挚的朋友拿破仑。

在这种时刻写下这样的忠告，您一定也会同意的，公爵！”

“正是，这很有意义。”

“这张珍贵的纸，被放进镶着金边的玻璃框里，一直挂在我妹妹的客厅里最显眼、最醒目的地方，直到她死去（她是生孩子时死去的）；现在这张纸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呀，老天！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我打扰您太长时间了，公爵！这是无法原谅的。”

将军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噢，不，正好相反！”公爵说得很慢，似乎有些费劲，“您所讲的让我听得都入神了……况且……这很有趣；我非常感激您！”

“公爵！”将军抓住公爵的手，使劲地握着，握得公爵都感到疼痛了，而且他的眼睛直直地专注地盯着对方，仿佛是被一个突然来临的念头惊慑住了，一副豁然开朗的神情。“公爵！您的心太善良了，也太单纯质朴了，我有时甚至会可怜您。我看着您，就止不住要心疼怜惜您；哦，但愿上帝降福于您！但愿您的生活……能在爱情中重新寻找到幸福和美满。我的生活算是完蛋了！哦，抱歉，实在是抱歉！”

他双手捂着脸，急急地出去了。公爵丝毫也不怀疑他的激动是真心诚意的。并且他也知道，将军在告辞出门时一定正沉醉在他自己的成功中，但毕竟他也预感到，将军属于这样一种说大话的人，这种人尽管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和快慰，甚至进入了一种沉浸于其中自我陶醉的境地，但当他们的这种自我陶醉到达巅峰时，他们心里还是有疑虑和担心，担心别人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他们。将军在眼下，可能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会感到无比的羞惭，会疑心公爵是过分地可怜他而让他蒙受到耻辱。“我让他变得这么亢奋，是否做得太过分了？”公爵忧虑不安地想着，可突然他又忍不住仰头大笑起来，一直笑了将近十多分钟。他本欲责怪自己不该这样；可他马上又打消了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指责自己的，因为他对将军有着无限的同情。

他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了。晚上，他收到一张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便条，条子写得很简单，但能看出写条人的态度很决绝。将军告诉他，他将和他永远分手，不再相见，又说“他内心虽然充满了对他的尊敬、感激之情，但即便是他，他也不能容许他做出同情、怜悯的表示来损伤一个老人的尊严，况且这个老人本身就已经十分不幸了”。后来公爵听人说，将军回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去了，并且将自己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他也就差不多放下心来了，但在前面我们就已经知道，将军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那儿也惹了不少麻烦事。我们无法在这里细说详情，但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一下，那次见面的实际情况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被将军吓了一大跳，而将军又话里藏针地说了有关加尼亚的一些坏话，使得她更加恼怒。他满含羞辱地被赶出了门。就因为这个，他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和早晨之后，索性像疯了一般跑到了大街上。

科利亚仍然没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甚至希望通过对他采取严厉点的态度来迫使他乖乖投降。

“您说，将军，现在咱俩还能上哪儿去呢？”他说，“到公爵那儿吧，您不会乐意；到列别杰夫那儿吧，您又已经跟他闹翻了。钱，您是身无分文，我也从来都是一个子儿也不曾有过：这下咱俩是一文不名，无路可走了。”

“哪怕有一分钱，也比一分都没有强，”将军嘀咕着说，“我曾用这句……双关语……引得一群军官哈哈大笑……那是在四十四……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时，没错，是一八四四年！……我记不清楚了……哦，不用提醒我，不用！‘我的青春在哪里！我蓬勃焕发的朝气在哪里！’有人发出过这样的呐喊……是谁呀，科利亚？”

“这是果戈里《死魂灵》里的话，爸爸。”科利亚战战兢兢地看了看父亲，回答道。

“死魂灵！哦，对了，是死魂灵！等你埋我入土时，要在我的

墓碑上写下：‘死魂灵安息之处！’

羞耻给我带来烦恼！

这话又是谁说的，科利亚？”

“我没听过，爸爸。”

“没有叶罗佩戈夫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叶罗什卡·叶罗佩戈夫这个人！……”他在街心停下脚步，疯狂地高声喊叫，“这也叫儿子，我亲生的儿子！有十一个月，叶罗佩戈夫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我还为他去决斗……有一次喝酒的时候，我们的队长韦戈列茨基公爵问他：‘格里沙，你说给我听听，你的安娜勋章是打哪儿来的？’‘当然是在祖国的疆场上，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我对此叫道：‘格里沙，回答得真棒！’就这样，决斗发生了。后来他就娶了马里娅·彼得罗芙娜·苏……苏图戈娃，再后来，就死在了战场上……一颗子弹打在我胸前挂着的十字架上，从那儿弹开，飞向了他的脑袋，正击中他的脑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叫了一声，就永远地倒下去了。我……我在部队里光明磊落，没有丝毫可以让别人诟病的地方，可是羞耻……‘羞耻给我带来烦恼！’将来你和尼娜一定要到我坟前来看看我……‘可怜的尼娜，’以前我就是这样称呼她的，那是很久以前了，科利亚，最初的时候，她是那么全心全意地爱我……尼娜，我可怜的尼娜！我都给你带来了什么呀，让你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你这默默忍受的人，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呢？科利亚，你的母亲，她的心就和天使一样纯洁善良，她的灵魂就像天使的灵魂一样散发着金光！”

“我知道，爸爸，亲爱的爸爸，我们回到妈妈身边去吧！刚才她还追出来想让我们回家呢？哎，您这是怎么了？好像您听不明白我的话一样……嘿，您干吗要哭呢？”

科利亚抓起父亲的手送到自己嘴边吻着，他的泪水也止不住滚滚而下。

"你在亲吻我的手,我的手!"

"没错,正是您的手,您的。这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呢? 好了,您何必要在大街上又哭又嚷呢?您可是将军,是军人哩,好了,我们回家去吧!"

"我的好孩子,愿上帝保佑你,因为你还这么毕恭毕敬地对待你的父亲——一个无耻的、令你蒙羞的老头子……但愿将来你也能有这么一个懂得孝敬的好孩子……Le ori de Rome[1]……噢,'我憎恶,我诅咒这个家!'"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科利亚终于按捺不住,突然激怒地叫了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您现在不肯回家? 为什么您要像发疯了一般?"

"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我会给你解释得一清二楚的;别那么大声嚷嚷,别人都会听到的……Le roi de Rome……噢,我太痛苦了,我太苦恼了!

奶妈呀,你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这又是谁说的,科利亚?"

"我不知道,我从没听过! 我们这就回家去吧,现在就回家!如果有这个必要,我会揍加尼亚的……您这又是要上哪儿?"

但将军还是将他拖到了旁边一座房屋前的台阶上。

"您要上哪儿去? 这可是别人家的台阶!"

将军一屁股在台阶上坐下,同时还紧抓着科利亚的一只手,拼命地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来。

"你弯下腰来,弯下腰!"他口中念念有词,"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羞耻……你弯下腰来……把耳朵凑到我嘴边来……我要悄悄地告诉你……就说给你一个人听……"

---

① 法文,罗马王。

“您想要干什么？”科利亚被将军吓坏了，耳朵也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

“Le roi de Rome！……”将军浑身颤抖着，声音压得低低的。

“什么呀？……为什么您老是在重复地喊着Le roi de Rome呢？……什么？”

“我……我……”将军低微的声音又在科利亚耳边响起，并且他将“他的好孩子”的肩膀抓得更紧了，“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说给你听，玛里娅……彼得罗芙娜……苏……苏图……”

科利亚从将军的手中挣脱出来，自己用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吓得脸色发白，既害怕又疑虑地望着他。将军的脸涨成了紫红色，嘴唇是青紫色的，脸上正涌起一阵阵细微的痉挛。突然他身子软了下来，斜着倒进科利亚怀里。

“他中风了！”科利亚终于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他对着整条街上的人大声地喊了出来。

五

说实话，在跟哥哥聊天时，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讲到公爵向阿格拉娅·叶潘钦娜求婚一事，对它的真实性稍微夸张了一些。也许，她料事如神，对即将来临的事情能准确地进行推测，或许，由于她自己的梦想早就破灭了（其实，她本人也并未对这梦想抱有多大的希望），不过她是一个人，就不可能不用这种把不幸夸大的方法，来使哥哥的心中更加怨恨，并且使自己从中获得快乐。对自己的哥哥，她也爱他，可怜他。但是，不论怎么样，她始终没能从女朋友叶潘钦姐妹们那得到一些准确的信息，除了一些暗示性的、欲言又止的、模糊的言行，仿佛猜谜一样。也

有可能是阿格拉娅的两位姐姐有意地暴露一些信息，从而使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中计，吐露出更多的情况；最后，在女人的乐趣地引诱下，她们想稍微地捉弄一下这位自小就一起生活的女友，因为她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一定会觉察到她心里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想法和念头。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公爵对列别杰夫说他没有什么可以相告，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这看起来千真万确的话，也许还是错误的。其实，几乎人人都意识到一种古怪的情况：看上去好像风平浪静，可同时又好像发生了许多事情。凭着她那女人的敏感，多次试探而未失败过的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觉察到后面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忽然之间，叶潘钦家里的人都有了这种相同的念头呢？——好像是阿格拉娅有了某种巨大的变化，这决定着她一生的幸福——想清清楚楚地讲出其中的原委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大家刚刚意识到这个念头，马上就说这是她们早就觉察到的，而且已经清晰地预料到这些情状，事情在她诵读《可怜的骑士》或许更早的时候就很明了了，只是对于这种荒唐事，大家不想信以为真。不过两位姐姐都是如此说的，当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觉察和预料到这种情况比其他人都要早，而且为此不知操了多少心。不过，无论早晚，如今，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公爵，心里就涌起一种难言的感觉。此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可是非但不能解决它，可怜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苦思冥想也不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事情挺棘手的："公爵究竟如何？这事究竟好不好？要是不好（这是确信无疑的），不好在什么地方？要是好（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又好在什么地方？"这件事对于一家之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来说，首先是吃惊，接着就马上承认，"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确始终觉得这种事有可能发生，有时忽地就想像到这种事发生的种种情景！"看着夫人严肃的目光，他闭上嘴巴不再说话了。不

过，这只是早晨、晚上和夫人呆在一起，无法不开口时，他突然又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想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其实，要是事情的确如此，实在令人想不通，他现在也不辩解什么，不过……”（她又止住了话头。）“不过换个角度看，要是正视现实的话，说实话，公爵还是个蛮不错的小伙子，再说……再说，唉，总之，我们应该想到门当户对吧。换句话说，在上流社会里我们家已经不再显赫。这件事，可以使我们家重新、重新获得高贵的地位……根据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因为……当然是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就是上流社会，不过，公爵也不是没有财产，尽管只是那么一点儿。他有……况且……况且……况且……”（他又不再说话了，而且再也没开口。）听罢这席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忍耐不住了，大发雷霆。

从她的观点，这些事情是“是无法宽恕的，是有罪的，是胡作非为、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是荒谬的、愚笨的！首先，这是个身体有病的白痴公爵；其次，他是个傻瓜，对上流社会一无所知，而且也不占有一席之地：你能把他领给谁看，又能把他摆在什么地方？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民主派，什么官衔都没有，况且……况且……看见他，别洛孔斯卡娅能怎么说？这个人就是我们给阿格拉娅想像和寻找的丈夫吗？”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理由。想到这一点，身为母亲的她心里就不停地在流血流泪。尽管同时有某个低微的声音在她心中说：“究竟在哪些方面公爵不是您要的那种人？”唉，令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烦躁不堪的就是这些来自她内心的抗议。

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姐姐对此要公爵做自己妹夫的这个主意，很开心，而且没有丝毫的惊奇。一句话，她们可以全身心地支持公爵。不过，她俩打定主意不发表任何意见。这个家里有这么一种现象，对于一个大家都有争议的问题，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反对和否定越是坚定不移，大家心里就越明白，她或许对这件事已经赞同了。不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这次一言

未发。在妈妈眼里，她是一个可以商量家事的人，现在妈妈更是不断地找她讲讲自己的看法，更主要是回想回想，这事是如何发生的？怎么会没人看出来？为什么那时没把“可怜的骑士”这一称呼的含义找出来？为什么对大家操心的偏要是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要她看到一切，预料一切，而其他人却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等，等等。起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还只是很谨慎地认为爸爸的想法很对，选择梅什金公爵作为叶潘钦家女儿的丈夫，上流社会会认为这是相当般配的。后来她越来越激动，还补充说，公爵完全不是“傻瓜”，也永远不是“傻瓜”，说到地位问题，几年后鬼才知道，如何判定一个俄罗斯正派人的地位，也许是曾有的高官厚禄，也许还有其他的标准呢。妈妈听了这些话，毫不犹豫地认为亚历山德拉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都是该死的妇女问题使她变成这样”。然后，过了半小时，她就去城里了，再从城里去石岛拜见别洛孔斯卡娅，那会儿她恰巧在彼得堡，不过即将离开。她是阿格拉娅的教母。

听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地讲完这一切，这个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太”，丝毫也没有被她的眼泪所打动，甚至用一种讥讽嘲弄的眼神瞅着她。这个老太太不但冷酷无情而且专横跋扈。即使是朋友，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她也不能平等地对待，她始终像三十五年前一样，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当成自己保护的对象，对她个性中的独立和固执无法忍受。她在做活时，还说，“也许，由于自己的贯有的习惯，他们都有点言过其实，把苍蝇夸张成大象。现在，她仔细地听了她的话，还是不能确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他们家发生了，现在只能耐心地等待，看看事情有何进展；而且她认为公爵是个体面规矩的小伙子，尽管有病，有点古怪，地位低些，但是公开养个情妇是糟糕透顶的。”别洛孔斯卡娅还在生气，因为她推举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被拒绝了，这一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清二楚。和她离开时相比，回到帕夫洛夫斯克后的她脾气更大

了，每个人都被骂了一顿，无非是因为“大家都疯了”。没有谁会像他们这样办事儿？“着什么急？有什么事嘛？虽然我细致入微地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耐心地等待吧！等有事再说！至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猜疑，让它见鬼吧！那只不过是把苍蝇夸张成大象，言过其实罢了。”等等，等等。

所以，最后大家得出一个要冷静头脑，耐心等待的结论。不过，唉，连十分钟还不到，这种冷静就被打破了。妈妈去石岛的那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一件事最先击碎了这种冷静。（头一天公爵来访后，第二天一大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就离开了，只是公爵是十二点来访而非九点）两个姐姐对妈妈匆匆的寻问作了详尽的回答。第一，“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没什么事发生”。公爵来了，阿格拉娅过了很久，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才出来见他，出来后就提议公爵跟她下棋；由于公爵对棋一窍不通，阿格拉娅轻而易举地赢了，她就趁机竭力地嘲笑他不会下棋，看起来很开心，那时看着公爵，真让人同情。接着，她又要跟公爵玩牌，打“杜拉科”。不过这回公爵反败为胜，他在打牌中显得得心应手，简直……是一个玩牌高手，玩技很高。不过阿格拉娅耍小聪明，私下里换牌。毫不顾忌地偷他的赢牌，尽管如此，她每次都没逃脱当“杜拉科”的命运，五次都是这样。阿格拉娅气极了，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对公爵讲了许多嘲讽和粗俗的话，最后公爵的脸色都沉了下来。最后，她告诉他：“如果他仍旧在这里呆着，她就再也不踏进这个房间一步，而且，那些事发生以后，他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在半夜十二点钟来她们家。”他听完这句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然后，阿格拉娅呼地摔上门走了。虽然她俩想尽办法抚慰公爵，可公爵仍像刚刚参加葬礼一样，离开她们家。公爵离开大约十五分钟后，阿格拉娅突然从楼上奔到下面的阳台上，她的眼睛是红肿的，连眼睛都没来得及擦一下，就急匆匆地跑了下来。她之所以跑下来，是由于科利亚带着一只刺猬来了。于是她们就围着刺猬观察起来。科利亚回答她们说，这不是

他的刺猬，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同学叫科斯佳·列别杰夫，由于带着斧头不好意思进来，就呆在外边。他又说，他们在路上碰到一个农民，从他那儿他们买来了斧头和刺猬，他们花了五十戈比买了刺猬。由于斧子非常锋利而且很有用，他们是强迫农民卖给他们的。阿格拉娅这时像发疯似的非要科利亚把刺猬卖给她，她纠缠不休，甚至叫科利亚"亲爱的"。科利亚犹豫了半天，坚持不住，就叫科斯佳·列别杰夫进来了。那个男孩果然拎着一把斧头，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不过，她们这时才发觉，这只刺猬是另一个叫彼得罗夫的男孩的，而不是他们的。他给了他们俩钱，叫他俩去向另一个学生买一本施洛赛尔的《历史》书。由于这个学生缺钱，所以价钱很低；他俩本打算去买施洛赛尔的《历史》书，却忍不住买了刺猬，所以，刺猬和斧头都是那个委托他俩买书的男孩的。此时，他们就是把这两样东西替代施洛赛尔的《历史》书给他送过去，不过经不住阿格拉娅的纠缠，他们俩不得不将刺猬卖给她。刺猬一买到手，阿格拉娅就在科利亚的帮助下，将刺猬装到一只篮子里，还把一块餐巾盖在上面，她请科利亚先不要去其它地方，而要马上以她的名义把刺猬送给公爵，而且恳请公爵收下，并致以"深深的敬意"。科利亚痛快地答应保证完成任务，不过他紧接着又不停地问她："您为什么要送他一只刺猬做礼物呢？"阿格拉娅告诉他这与他无关。他说，他知道这其中肯定别有深意。阿格拉娅听他这么说，顿时就发起脾气，毫不留情地说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小混蛋。科利亚马上反驳道，要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要不是他信奉"好男不跟女斗"，他马上可以让她见到，他是如何回答这种侮辱人的话语的。不过，吵了一通之后，科利亚还是开开心心地去送刺猬了；科斯佳·列别杰夫在他后边紧紧地跟着。瞧见科利亚一边跑一边摇晃那只小篮子，它晃得太剧烈了，阿格拉娅禁不住站在阳台上大声的叫他："亲爱的，不要让它掉出来！科利亚！"似乎他们刚才根本没有吵过架；科利亚也像没有那回事似的，停下来，温和地说："您放心吧，阿格拉娅·

伊万诺芙娜，我不会让它掉出来的！”说完就飞快地跑开了。阿格拉娅在科利亚离开后，哈哈大笑起来，几乎都喘不过气来，她洋洋得意地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接下来的一天中，她心情都不错。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这件事不禁非常震惊。好像，该如何说呢？显而易见，她就是有那种情绪。由于那只刺猬，她恐慌到了极点。这只刺猬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何暗示？有什么密码？又是什么记号？况且，这时候，可怜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恰好呆在她旁边，在她的寻问下，他胡乱的回答使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一团糟，在他看来，哪里有什么密码，刺猬嘛——“刺猬就是刺猬，——除外，还意味着友谊，把以前的不快乐抛开，大家和好如初之类的意思，总之，这都是捣乱，尽管如此，这捣乱也很幼稚，是可以宽恕的。”

不过我们可以顺便说一句：他推测的很正确，离开阿格拉娅之后，公爵回到家中，她的侮辱，她如此不留情面的把他赶走都使公爵失望之极。他坐在家里，半小时之后，科利亚拎着刺猬来到他这儿。乌云散尽，公爵又恢复了生机，他反反复复地向科利亚询问，仔细地品味着科利亚的回话，然后又是十几次地问，接着笑得像个孩子。两个男孩瞪着眼睛看着他，也笑了起来。他笑着走到俩个孩子面前，握着他们的手。看来，阿格拉娅不再生他的气了，他今晚又可以去看她了。这对于他不仅仅是重要的，简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其实只是一些孩子啊，科利亚！而且……而且……我们仍是孩子，这太棒了！”他十分沉醉地抒发着自己心中的感慨。

“很简单，公爵，她爱上您了，就是这样。”科利亚很严肃地说，像一个专家。

公爵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不过这回他没有说什么。科利亚拍着手，大声地笑着。一会儿，公爵也开心地笑起来，接着，他每隔五分钟就看一下手表，直到天黑。他是想知道过了多久，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晚上。

不过焦躁不安的情绪占据了优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无法控制自己，大发脾气了。她马上吩咐把阿格拉娅找来，尽管丈夫和女儿一致反对，她坚持要问她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让她明确最终的回答。“都是为了要彻底地完结这件事，为了以后永不提起！”“要不然”，她说，“我天黑就会死去！”大家这时才有所领悟，这件事实在是搞砸了。阿格拉娅只是装作吃惊、生气，又大笑起来，嘲笑公爵和这些盘问她的人，除此之外，阿格拉娅什么都没说出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直躺在床上，直到公爵要来喝茶时才起来。她在等着公爵，浑身直打冷战，当他出现时，她几乎又要发作了。

公爵也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来的，笑得有点不自然，看着大家的眼睛，好像在寻问什么，他有点胆战心惊，因为阿格拉娅仍不在这里。今天在座的都是家里的成员，没有外人。希公爵为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伯父的事情，在彼得堡还没回来。“如果他在这儿的话，也许会讲些什么话来帮我。”因为他不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很遗憾。带着一种非常忧愁的神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坐在那里，两位姐姐都板着脸，好像存心不说一句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晓得该怎样引出话题，最后，她忽然把铁路运输狠狠地臭骂了一顿，接着又望了望公爵，一副挑衅的神态。

哎呀，阿格拉娅还是没有出来，公爵几乎完全绝望了。他魂不守舍，喃喃地说铁路是有益的，这时阿杰莱达笑了起来，公爵又闭上嘴巴一言不发了。就在这时，阿格拉娅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冷静而优雅，她冲公爵有礼貌地行了个礼，很严肃地在桌边最引人注意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她有点迷惑地看了看公爵，大家知道，这是把谜团解开的时候了。

“我送您的刺猬，您收到了吗？”她断然地问道，有点气呼呼地。

“收到了。”公爵回答道，他的脸涨得通红，紧张得不敢大口

喘气。

“您能否马上说说您有何感想?这关系到妈妈和我全家的安定幸福。”

“听我说,阿格拉娅……”突然之间,将军有点紧张。

“这,这太过分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莫名其妙地胆怯起来。

“这并不过分,妈妈,”小女儿立即很威严地说,“今天我把一只刺猬送给公爵,现在只想了解一下,他有何看法,公爵,如何?”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问的是我有什么看法吗?”

“是对刺猬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觉得,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想知道,我是如何接下……刺猬的……也许,应该说,我是如何看待……您给我的这个……刺猬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之……”

他太紧张了,上气不接下气,停住了。

“哼,您什么也没说出来,”五分钟后,阿格拉娅又说,“好了,关于刺猬,我不再说什么了。不过,令我开心的是现在可以把这团谜彻底解开了。最后,我想请你当面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想向我求婚?”

“噢!上帝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禁叫了起来。

公爵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向后退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目瞪口呆,两个姐姐也把眉头皱了起来。

“公爵,请您实话实说。正是因为您,我被他们莫名其妙地审问了一顿,这种审问到底是不是无稽之谈,请您说说吧!”

“虽然我并没有向您求过婚,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突然兴奋起来,说道,“不过……您该明白,我是那么爱您,信任您……甚至此时此刻……”

“请您回答我,此刻您是否要向我求婚?”

“不错,我向您求婚。”公爵回答,脉搏几乎停止了跳动。

这时，在座的人都激动起来。

“朋友，亲爱的，完全不是那回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情绪激动地说，“根本不可能，假如这是真的，格拉莎……很抱歉，公爵，对不起，亲爱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他转向夫人请求帮助，“这该……仔细考虑考虑……”

“我不同意，不同意！”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慌忙地摇摇手。

“妈妈，听我说说吧，对于这种事，我自己的意见也很重要，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阿格拉娅就是如此说的），所以我一定要问清楚……而且能当着大家的面，我也很开心……我想问的是，公爵，要是您的确有这种想法，您凭什么可以使我获得幸福呢？”

“说实话，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对您这个问题，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该如何回答呢？况且……有必要吗？”

“您也许有点难为情，还有点喘不过气；您休息一会儿，冷静冷静，喝点水，但是，很快就会给您送来。”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我爱您，很爱您，而且只爱您一个人……请不要开玩笑，我真的很爱您。”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是小孩子，不论什么都该充分的考虑一下……您现在告诉我，您究竟有多少财产？”

“天啊，天啊，阿格拉娅，你这是怎么啦？不能这样问，不能这样问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点怯意的自言自语道。

“丢人现眼！”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地训斥着。

“你难道疯了？”亚历山德拉禁不住大声地责问道。

“就是那样。”

“我……我现在有十三万五千。”公爵红着脸小声地说。

“这么少？”阿格拉娅没有丝毫地难为情，她惊讶地说：“但是，这也没关系，要是精打细算……您打算找份工作吗？”

“我打算参加考试取得家庭教师的资格……”

"这太棒了,这当然可以增加收入。您没想过去当一名侍卫吗?"

"侍卫?这我可从未想过?但是……"

此时,姐姐们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阿杰莱达早就觉察到阿格拉娅脸上微微颤动的肌肉,她也在竭力地忍住笑,不过坚持不了多久。阿格拉娅朝笑得前仰后合的两位姐姐狠狠地瞪了一眼,可还不到一秒钟,她终于噗哧一声,疯狂地近乎歇斯底里的哈哈大笑起来,最后,她蓦地从位子上跳了起来,朝屋外跑去。

"我早料到了,这只是为了引人发笑,此外什么都不是!"阿杰莱达高声叫着,"从一开始,从送出那个刺猬起,我就预料到了!"

"不行,这种事我决不允许,决不!"忽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火冒三丈,追着阿格拉娅跑出去。姐姐们随后也跟着跑出去。只有公爵和一家之主将军两个人呆在房间里。

"你能……能想出这样的事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将军高声叫着,显而易见,他也不知所措,"不,说实话,说实话,你能想出来吗?"

"我觉得,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是在捉弄嘲笑我。"公爵很伤心地说。

"别急,老弟,我去一下就回来,你稍微等等……因为……你起码应该让我明白,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解释一点点: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回事,整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弟,你瞧,我是她爸爸,不论如何,我起码是个爸爸,可我就是不明白,所以,你总得给我解释解释吧!"

"我爱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对此,她很清楚,而且……很早就清楚了。"

将军耸了耸肩膀。

"怪事,怪事,……你仍非常爱她?"

"是的,非常爱她。"

“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或者说，这太出人意料了，太突然了，以至于……听我说，亲爱的，我指的不是财产（尽管我希望你能更富有）不过……女儿终身的幸福对于我来说……归根结底……你能保证……也就是说，保证她……幸福？而且……而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而是指她？”

这时门外传来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呼喊爸爸的声音。

“等一下，老弟，别急！等一会儿仔细地想一想，我一会儿就来……”他急冲冲地说着，就朝亚历山德拉呼喊的方向跑去。

他看到夫人和小女儿彼此拥抱着，流着眼泪。这眼泪意味着幸福、原谅和感动。阿格拉娅热烈地亲吻着妈妈的双手、面颊和双唇；俩人亲切激动地相依相偎着。

“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看她，这才是她的庐山真面目！”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道。

阿格拉娅从妈妈怀中扭过那还流着眼泪的幸福的小脸，朝爸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着，奔向他，紧紧地拥抱他，不住地吻他。接着又奔回母亲身边，把脸藏在她怀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又哭了起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拿着披肩的一角遮住她的脸。

“唉，你要我们如何收场，如何收场？这么多事都发生了，你真是个铁石心肠的丫头，就是这样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高兴地说着，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许多。

“我铁石心肠，不错，铁石心肠！”阿格拉娅突然接过妈妈的话，“我是个被惯坏了的坏女孩，就这样告诉爸爸吧！呀，他就在这里，爸爸，您在这里？您一定听见了吧？”她含着泪珠笑着说。

“心爱的，你真是我的宝贝！”将军亲吻着她的手，幸福之极，满面红光（阿格拉娅没有把手抽回来），“也就是说，你爱这个……这个小伙子喽？……”

“不——不——不！我不能接受……您的小伙子，我不能接

受！”阿格拉娅突然恼怒地抬起头，“爸爸，您要是再这样……我是认真对您说的，我告诉您，我不是开玩笑！”

她的确不是在开玩笑，脸涨得红红的，双眼喷出怒火。爸爸猛然间吃了一惊，被吓坏了。不过在阿格拉娅身后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向他打了个手势，他知道这是在暗示他“不要刨根问底”。

“要是这样的话，宝贝，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那边他还等着呢，是否该婉转地暗示他，他应该走了？”

将军朝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递了个眼色。

“不，不，这完全没有必要，特别是婉转的暗示。您先回到他那儿去，我马上就到，很快。我想请他……原谅我，因为我捉弄了他。”

“使他受了很大的捉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很严肃地说。

“那么，就这样吧……你们暂时呆在这儿，我先去，你们过一会儿就过来，这样安排还是比较明智的。”

这时已经走到门口的她，突然回转过来。

“我会笑出来的！会笑得疯起来的！”她抑郁地说道。

不过她突然又转过身，朝公爵那儿奔去。

“咦，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你是如何看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连忙问。

“我实在很怕把话明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急匆匆地说，“要我说，一切都显而易见嘛！”

“我觉得，清清楚楚，像白昼一般清楚，她爱他。”

“何止爱他，简直爱得发疯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回答，“不过谁知道她到底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愿上帝祝福她吧，要是这就是她的命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十分虔诚地在胸口划着十字。

“这样看来，是命运安排的，”将军赞同说，“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这话一说完,大家都朝着客厅走去,不过,他们在那里又看到一种出人意料的情景。

阿格拉娅来到公爵身边,不仅不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哈哈大笑,而且还有点胆怯地对公爵说:

“原谅我吧,我是一个蠢笨的被宠坏的女孩(她握住了他的手),相信我,没有一个人不敬重您。要是我居然嘲弄了您的纯真和真诚,您一定要原谅我,我还是个孩子,而且还相当调皮。方才那任性的荒唐事情,您也要原谅我,当然,这件事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阿格拉娅把最后几句话说得特别重。

爸爸、妈妈和姐姐们走进客厅时,恰好耳闻目睹了这一幕,令他们吃惊的是,那句语气沉重的“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和说这句话时阿格拉娅一本正经的神情。大家迷惑地交换着眼色,不过,对这些话,公爵似乎一点都没有听明白,反而觉得异常幸福。

“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他低低地说,“您没有……必要……请求我的原谅……”

也许他更想说的是他不配接受道歉。谁知道呢,或许他意识到“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这句话的涵义,不过这个怪人或许会因为这句话而开心呢。毫无疑问,从今以后,他仍旧可以随时随地来找阿格拉娅,可以跟她聊天,和她一块坐,一块散步,——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无比的幸福了,或许这些,就可以让他一辈子都别无所求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看起来正是对他这种满足不放心。她在暗暗地琢磨他,似乎有许多事让她放心不下,不过她本人也弄不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事)。

无法想像,公爵在这个晚上兴奋、激动到何种地步。别人看到公爵的欢快的笑脸也情不自禁地快乐起来(这是阿格拉娅的姐姐们后来说的)。他是那样从容的侃侃而谈,这几乎在半年前的那个早晨,从他认识叶潘钦家起从未有过的事情。回到彼得堡

以来，他很显然有意识地不说话 。前不久，他还当众漫不经心地告诉希公爵，他一定要努力控制自己，保持沉默少说话，由于他没有把思想和盘托出和贬低它价值的权利。可是这个晚上，差不多只是他独自一个人在不停地讲。他海阔天空，十分明确，十分高兴地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没有一丁点儿奉承和讨好的意思从他话中流露出来。他讲的观点都是很严肃的，有的还很深奥。公爵还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自己私下里观察的结果讲了出来。如果不是把这些讲得津津有味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这些其实是相当荒唐可笑的。居然将军对比较严肃的话题很感兴趣，不过他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都暗地里认为学术研究气氛太浓了，所以，他俩在晚会马上就要结束时，有点不开心。不过，公爵一直到最后仍然兴致勃勃，竟然说了几个有趣逗乐的笑话，而且边讲边乐，把在座的人们都逗笑了，其实并不是由于笑话有趣，而是他自己开心的笑把大家逗乐的。不过，整个晚上，阿格拉娅差不多一言未发。但她始终专心致志地听他说话，更确切地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话。

“她就那样望着他，紧紧地盯着他，仔细品味他的每一句话，就那样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不轻易放过一句话，一个字！”这是后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告诉自己丈夫的。“她不能忍受别人说她爱他，要不然，她就会发疯胡闹！”

“这是没有办法的呀！——是命中注定的呀！”将军耸耸肩，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他的老一套。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将军是一个务实的人，对于眼下事物所处的状况，他对好多事情都看不顺眼，这主要在于事情都很模糊，不过，他也打定主意暂时保持沉默，还是看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脸色行事吧。

不过，这种愉快的气氛并没延续多长时间。第二天阿格拉娅和公爵又吵了起来，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还连续不断地发生争吵。有时，她像对待小丑一样把公爵嘲笑几个钟头。当然，也有时，他们俩一起在花园的小亭子中待一两个小时，不过，大家

注意到，这种时候总是公爵在给阿格拉娅读报或是一本书。

“听我说，”有一次，阿格拉娅把正在读报的公爵打断，说：“我注意到，您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教育，要是问您什么问题，像是什么人，什么时间，或是什么条约之类的，您都一无所知，您就太可怜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学问，这是我早就告诉过您的。”公爵回答道。

“那么您还有什么本领？怎样使我尊敬您呢？继续念吧，但是，没必要了，不要再念了。”

那天晚上，她又做了一些让大家吃惊的事。希公爵回来了，阿格拉娅对他很热情，还寻问了许多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情况。（那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还没有来）突然之间，希公爵很肆无忌惮地透露“家里最近一段时期会有新的变化”，还涉及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无意中泄露的几句话，说是大概必须推迟阿杰莱达的婚礼，从而把两桩婚事一起操办。实在无法想像，对这种“蠢笨”的念头，阿格拉娅是多么地恼火，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她还不想去补任何人情妇的缺！”

这些话使大家都惊讶万分，特别是她的爸爸妈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私下里和将军商量他必须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跟公爵讲清楚。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保证说，这些都是一种“冲动的举止”，完全可以归结到阿格拉娅的“难为情”，要是希公爵没有提起婚礼的事，这种冲动的举止就不会发生，因为阿格拉娅本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对他的诬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和罗戈任结婚，这件事和公爵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仅如此，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过任何关系，要是实话实说的话。

不过公爵对此毫不理睬，仍旧悠然闲适。其实，有些时候，他从阿格拉娅的眼中也能觉察出某种忧虑和不安，不过，他更加坚

信的是其它情况，这样他心中的不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他毫不怀疑，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动摇。或许，他太冷静了；起码伊波利特是这样认为的。有一次，他们在公园里偶尔碰到了。

“我那时就说您在谈恋爱，怎么样，我没猜错吧？”他来到公爵身边，拦住他，开口说道。可是公爵却向他递过手，说他“气色看起来很好，”肺结核患者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看上去是很有精神的。

他之所以来到公爵身边，只是想来挖苦嘲讽一下喜气洋洋的公爵。不过，他立刻就跑了题，讲起自己的情况，不断地埋怨，这样说了许久，也说了许多，但都是些啰哩啰嗦，没有条理的话。

“您一定不会相信，”他最后说，“那里的人总是非常爱发脾气，言过其实，爱慕虚荣，自私自利，您信吗？他们把我接过去住，惟一的条件就是希望我早一天死掉。由于我活得更健康了，他们气得简直要发疯了。这的确是出喜剧！我敢打赌，我刚才的话，您并不相信！”

公爵不愿意反驳什么。

“有时，我真想搬回去，和您住在一起，”伊波利特漫不经心地说，“您肯定不会认为他们是为了想让这个人死去，尽快死去，才收留他的吧？”

“我觉得，他们是出于其它原因才邀请您去住的。”

“噢！别人说您头脑简单，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现在还不到时候，要不然我会向您透露一些和加尼亚以及他的图谋有关的事情。公爵，他们在挖您的墙角，而且很冷酷……看您还这样毫不在乎的，实在令人同情，但是，嗨，您这种人也只能这个样子！”

“原来这就是所说的同情！”公爵笑了笑，“在您来看，要是我不这样悠闲安逸，也许会更加幸福？”

“只要心里头清清楚楚，不幸福也在所不惜……这要比被人蒙骗却感到快乐满足强得多。也许，有人在跟您竞争这回事，您

一点都不信，况且……就是那边在使劲？”

“伊波利特，您所说的关于竞争的话实在有点卑鄙，对不起，对您的问题，我无权回答。对于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要是您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他的情况，您本人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他在一切都失去后，能否还做到心平气和？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观察，能更清楚一些。现在他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他还有许多时间，而且生活又是多么美好……但是……但是……”突然公爵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您说的什么挖墙角的事，……我几乎被弄糊涂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讲这些了，行吗，伊波利特？”

“既然这样，那就先不说了；再说，您也只能装出这种宽宏大量的君子作风。当然，公爵，要是您亲自用手触摸后，您就不会不相信了，哈哈！这会儿，您是不是很轻视我？”

“怎么会呢？难道仅仅由于您过去和现在比我们受了更多的痛苦吗？”

“不，其实我实在是不配痛苦的。”

“能忍受更多痛苦的人就配得上更多的痛苦。您的《自白》书，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也读过，而且她希望能够见您，不过……”

“不过，拖得时间太久了……她就不能来了，我明白，我明白……”伊波利特把他打断了，似乎不愿提起这种话题。“顺便问问，据说，我这篇乱七八糟的文章是您读给她听的；其实，这不过是我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并且，也做出来的。我实在搞不懂，用这份自白书来斥责我，用这个武器来攻击的人到了一种什么地步。我不说是残忍（这实在是小瞧我），应该说是一种天真的虚荣心和复仇心！当然，请不要担心，我说的并不是您……”

“伊波利特，我非常失望，为什么您又在批判这份自白呢，它是率直坦诚的。况且，您知道吗，这其中荒唐可笑的地方，这种地方并不少（伊波利特这时把眉头皱了起来），但您的痛苦补偿了

它们，因为承认它们本身就是十分痛苦的，况且……这是需要勇气的。一定是有某种高尚的目标促使您这样做的，不论它看起来如何。我发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事越来越明白。我并不是在批评您什么，我只是想把我的意见说出来，我非常遗憾当时我没有说……”

这时，伊波利特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一个想法出现在他脑中，公爵是在演戏，是想找他的不是。不过，他仔细地打量了公爵的表情，他无法不相信他是坦诚的，于是伊波利特的脸色又恢复了正常。

“横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他几乎想脱口说出，“像我这样的人！”“您可以想一想，您的加夫里亚是如何虐待欺侮我的，他竟然反驳我说，有三、四个听我念那个自白的人，会死得比我还早！话怎么能这么说？可他自认为是在抚慰我，哈哈！首先还没有人死，就算这些人一个接一个都死了，您认为，这又怎么会感到抚慰呢？他只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他人的罢了，但是，他会走得更远，如今他居然骂街了，还说什么，一个正派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毫无声息地死去的，我这样自我吹捧，实在是受了利己主义的影响！怎么能这样说！哼，他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呢！不过，他们的利己主义与其说是精巧不如说是野蛮，但是他们永远无法从自身觉察到这一点！……公爵，十八世纪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斯杰潘·格列波夫被处死的事，您读过吗？昨天，我偶尔读到了这个故事……”

“斯杰潘·格列波夫是谁？”

“就是那个斯杰潘·格列波夫，被彼得大帝捆绑在木桩上的。”

“噢，天啊，我知道。冰天雪地里，被绑在木桩上，整整十五个小时；穿着皮大衣，直到最后坚持不了了才死去，我曾经读过……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吗？”

“上帝给一些人安排了这种死法，但却未安排给我们！大概，

您认为我不能那样死，像格列波夫一样？”

“嗯，当然不是，”公爵有点困窘，“我的意思是……您，我不是说您不能像格列波夫那样死去，不过……您……更像是……”

“我说，您想说，像奥斯杰尔曼，而不是格列波夫，您是这样想的吗？”

“奥斯杰尔曼是谁？”公爵吃惊地问他。

“就是彼得大帝时的奥斯杰尔曼，他是当时的外交官。”伊波利特忽然有点不知所措地嘟哝起来，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

“哦，不，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公爵停了一会儿，才猛地拖着声音说，“我认为，您……永远都不能像奥斯杰尔曼那样……”

听了这话，伊波利特把眉头皱了起来。

“但是，我如此肯定的原因，”突然，公爵又继续说到，很显然，他想更改自己刚才的话，“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人（我敢发誓，我总是为此惊叹不已），跟我们现在的人完全不相同。他们好像是其他人种，与我们现在的人种不相同……那时候人们好像只有一种思想，可是今天的人们都有些神经质，思维更敏锐，头脑更发达，而且可以兼容两、三种观点……今天的人眼界更开阔——我想，正因为如此，您不可能变回到过去那种头脑简单的人……我……刚才，我只想表达这种意思，而非……”

“我懂，您不同意我是出于天真，如今您又由于幼稚，竭力来抚慰我，哈哈！公爵，您真是个孩子。不过，我觉察到，在您眼里，我似乎是一只瓷杯……当然，我并不生气，这没什么。不论如何，我们谈话的这种结果很荒唐；公爵，有时，您的确是个孩子。但是，听我说，或许，我愿意做一个比奥斯杰尔曼更好的人；可是，我认为不值得为了做奥斯杰尔曼而重新复活……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早一点死掉，要不然我……不要理睬我。再见！嗯，就这样吧，您必须告诉我，嗯，依您看，如何，我如何死最好？……换句话说，尽量死得……体面一些？来，告诉我！”

“从我们身边轻轻地走过，原谅我们的幸福快乐！”公爵轻声

说道。

“哈——哈哈！这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就知道会是这种话！不过您……不过……就这样吧，就这样，你们真是会说话啊！再见！再见！”

六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一五一十地告诉哥哥，叶潘钦家将要在别墅里举行晚会，特别邀请别洛孔斯卡娅光临。这天晚上，他们家要招待来客，不过她把这件事表达得有些过于焦躁了。其实，正是由于这家做事不同于别人，这次晚会不仅准备得有些急躁，而且还有些不必要的兴奋和紧张。这种情况不外乎下面两个原因：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希望再这样犹豫不决”地等待了，他们做父母的一心扑在女儿的幸福生活上。而且别洛孔斯卡娅马上就要走了，在上流社会，她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希望公爵能得到老太婆的喜欢，从而通过她这条途径，使阿格拉娅的未婚夫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有了这样的庇护，即使这件事本身有点怪，看起来，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夫妻二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确定：“这桩婚事到底奇不奇怪？奇怪都奇到什么地步了呢？还是完全不奇怪？”在目前这种时刻，一些权威和有资格的人的真诚意见就很有用处，况且，因为阿格拉娅的原因，最后的决定还未作出。总之，不论早晚，公爵不得不接触一下上流社会，虽然他对此一无所知。一句话，他们想让他先露露面。但是晚会布置得很随便；仅有很少的几位和这家关系甚好的朋友等候在这里。除了别洛孔斯卡娅，他们还邀请了一位显赫高贵的妻子。除了跟别洛孔斯卡娅一起来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几乎没有别的年轻人。

在晚会的前三天，公爵就听说别洛孔斯卡娅要来参加晚会。

而且，从全家紧紧张张准备的神态，和跟他谈话时忧虑焦躁的神态以及一些暗示中，他明白了，他们担心他会给客人留下什么印象。不过，叶潘钦家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有点呆，而他本人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大家都在担心他。所以，看着他，每个人心里都很焦急。但是实际上，对于眼前这件事，公爵一点儿都没有重视。他内心牵挂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他痛苦的是阿格拉娅的任性似乎一小时比一小时强烈，而且越来越抑郁。听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要来，公爵很开心地说自己非常想看看他。可是没有人喜欢听他说的这几句话。阿格拉娅很焦躁地离开了房间，直到十一点多，公爵想要告辞了，在送他走时，她才单独跟他讲了几句话：

“我希望，明天一天您不要到我家来，等到晚上，……客人都到齐了，您再来。明天，有客人要来，您知道吗？”

她不仅很严肃而且很不耐烦地说着；这是她第一次讲到“晚会”的事。大家也觉察到，她几乎无法忍受去想客人这回事。为此，她真想和父母吵一架，她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出于难为情和骄傲。听了她的话，公爵顿时明白了，她实际上也在担心他（只是不肯承认罢了），见到这种情况，公爵不由也害怕了起来。

“嗯，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他回答说。

很明显，她几乎不知该怎样继续说下去。

“能不能和您真正地谈一谈？要知道，一生就这么一回？”突然，她非常恼火，不知什么原因，无法抑制住。

“当然，我很愿意，我洗耳恭听。”公爵轻轻地回答。

差不多沉默了一分钟左右，阿格拉娅很明显地有点厌烦地接着说：

“这件事我并不想和他们争辩什么，跟她们，有些事是无法说清的。有时我很讨厌妈妈做事的一些方式，至于爸爸，他不负责任何事情。妈妈，其实是个品德高尚的女人，要是您冒昧地想让她做一些可耻之事，有您好瞧的。不过，对这个可恶的女人

……她却异常崇拜!我指的并不是别洛孔斯卡娅一个人:她不仅人很坏,而且脾气也很大,不过她却很聪明,能把每人都握在自己的手里头,——恐怕这也是她的本事吧。哼,无耻之极,也可笑之极:我们为什么要钻到上流社会中去呢?我们是中层阶段的最中间的人家。要不是希公爵在这乱搅,姐姐们也不会想往上爬。为什么您听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会来,反而这么高兴?”

“我知道,阿格拉娅,”公爵说,“我知道,您也不放心我,担心明天……我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出差错,对吗?”

“对您?不放心?”阿格拉娅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为什么我不放心您,即使您……出了差错又怎么样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您会这样说? 什么叫‘出错’? 这是多不体面的话,多俗气。”

“这不过是……学生说的话罢了。”

“就是呀,一句学生说的话!可耻的话,也许明天您也想说这种话。不如您现在回去再多找些这种话,明天舒舒服服地说,这一定会产生轰动效应的!我很遗憾,进门时,您还风度翩翩,您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要是别人都有意地看您的话,您会温文尔雅地把茶杯端起来慢慢地喝茶吧?”

“我觉得,我会那样做。”

“我真的很失望,要不然,我会哈哈大笑起来。至少,您也该打碎客厅里的那只中国花瓶吧?它相当珍奇,来吧,把它砸碎,这是别人送给妈妈的,她会气疯的,会当众哭泣的——这是她最心爱的东西。就像您平时随便做的那样,挥挥手,砸碎它吧。而且,您还要特意坐在花瓶边。”

“谢谢您告诉我,我会离它远远的。”

“也就是说,您自己也担心会手舞足蹈。我敢起誓,您肯定会滔滔不绝地谈什么严肃的学究气很浓的话题,对吗?这样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呀!”

“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要是这话说得不得体

的话。”

“听我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只说一遍，”阿格拉娅无法控制自己，“要是您在这种场合里高谈阔论什么死刑，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或者‘用美来挽救世界’这类的话题，当然……我会很开心，并且会开怀大笑，不过……我先告诫您：要是那样，您就永远别想来见我！我是严肃认真的！我这一回是认真的！”

她非常严厉地威胁公爵，而且公爵发觉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她的眼神和话语里，这是以前没有的，很显然，这不是在开玩笑。

“哦，在您看来，这次我真的会‘滔滔不绝’，也许……会把花瓶砸碎。我刚刚还无所畏惧，现在却什么都害怕。肯定会做错什么的。”

“那么您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那怎么行；因为恐惧，我会不停地说，也许……会把花瓶打碎。我或许会在光滑的地板上摔一跤，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今晚，我会不停地梦见这种事，您怎么会说这种话！”

阿格拉娅面色阴沉地瞅了他一眼。

“听我说，我明天还是不要来了，就说我病了，一切就都了结了！”他最后打定主意。

阿格拉娅脸色苍白，气得直跺脚。

“上帝啊！您在这儿干什么呀！大家都专门为了他……可他却不来了！唉，天啊！我十分荣幸地认识了您这位糊里糊涂的人！”

“好啦，我会来的，会来的！”公爵马上把她打断，“我发誓，明天晚上，我会自始至终坐在那儿，什么话都不说，我肯定会做到的。”

“要是您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方才您说：‘就说您病了’，您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为什么您总喜欢跟我说这种俗气的话？您是不是在有意地取笑我？”

“我很抱歉，这不过也是学生的话罢了；我再不会说这些了。您能相信吗？此刻我是多么地胆怯，但听了您的话我又感到很开心。不过，我起誓，这些胆怯，这所有的都是无关紧要、荒唐可笑的。阿格拉娅，开心是会保留下来的。您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善良的孩子，我真的很喜欢您！阿格拉娅，您会成为一个美丽高尚的人的！”

当然，阿格拉娅十分恼火，而且已经准备大吵一通了，不过突然之间，她的心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出人意料的感情占据了。

“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没有礼貌的话，您会怪我吗？……将来……或是以后什么时候？”她突然问公爵。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再说您为什么又发脾气了呢？看看您自己，又这样板着脸，瞪着人！有时候，您看人的眼神很忧郁，阿格拉娅，这是以前没有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不，还是应该讲出来。我早想说了，况且，我已经开始说了，不过……不止这些，因为您并没有相信我。有个人一直夹在我们中间……”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阿格拉娅猛地打断他的话，把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恐惧。正在这时，有人叫她，她似乎很开心地跑开了，把他扔在那儿。

整个晚上，公爵都在发高烧，而且连续几天，他都是这样。这回，一个想法从他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冒出来：如果他的病在那么多人面前突然发作该如何是好！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事。这种想法使他浑身发冷。整个夜里，他幻想着自己呆在一群稀奇古怪、未曾听说过的人当中，关键是他在天南地北地说；他知道不该说这些，可是却停不下来，似乎他在努力地劝服大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伊波利特呆在客人中间，似乎还很亲热。

他一觉醒来，马上要到九点了，他的头很疼，而且乱糟糟的，有种很怪的印象。不知什么原因，他特别想见罗戈任，而且有许

多话想跟他说——不过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想说些什么；接着，因为有些事他就决定去找伊波利特。他心里糊里糊涂的，甚至于尽管他对这天上午遇到的一些事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却仍旧感觉很不全面。其中一件就是列别杰夫来见他。

大约刚过九点，列别杰夫就来了，醉得几乎不省人事。尽管最近一段时间里，公爵没有留心一些事情，但他还是觉察到这样一件事：伊沃尔金将军从这儿搬走的三天中，列别杰夫的言行突然之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仅是肮脏、拖沓、歪歪扭扭地系着领带，被撕破了衣服的领子；而且他在家时，经常在喝完酒之后，大发雷霆，即使隔着一个院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薇拉跑过来，哭着向公爵讲诉一切。如今，他又来到公爵家里，莫名其妙地一边敲打着自己的前胸，一边不停地自我责备……

“因为我无耻，因为我不忠实，所以我……受到了惩罚……被打了一记耳光！”他痛心疾首地说。

“耳光？谁把您打了？……而且这么早？”

“这么早？”列别杰夫撇了撇嘴讥讽地笑着说，“这和时间没有任何联系……可以说和我脸上的这个耳光也无任何联系……我是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非我脸上的。”

接着，他就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不过他讲得语无伦次，让人听得乱七八糟；本来公爵皱着眉头想离开他，不过突然他说了几句令人惊讶的话。公爵呆若木鸡……列别杰夫的确讲了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最初提到一封信，还说到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这个名字。接着，列别杰夫又很心痛地把公爵埋怨了一顿，据他所说，他对公爵很恼火。开始时，公爵很相信他，托他去办一个名人（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可是后来公爵就和他一刀两断，还把他赶走了，不仅让他丢了面子，更气人的是，最后那次，对他提出的那个“关于近期家里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动的小问题”置之不理。解酒后神智不清的列别杰夫泪流满面地承认：“从那时起，

他就无法忍受了，而且又耳闻了许多……可以说相当多……罗戈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还有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本人亲口……对他说，还有……从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那儿得来的消息。您不妨想像一下，通过薇拉，我让我可爱的小女儿，仅有的小女儿去打听……当然，您知道，也不能叫做仅有的，我有三个孩子。只是究竟是谁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写信，给她传递消息，还不泄露一点风声呢，嘻嘻！告诉她一切有关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事情的人究竟是谁呢？哈哈！您知道，他是谁吗？这匿名信是谁写的？”

“该不会是您吧？”公爵高声叫了起来。

“不错，正是在下，”这个酒鬼洋洋得意地说，“而且今天早上八点半，就在半个钟头之前……唉，不，已经有三刻钟了，我又对这位高贵的母亲说，有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她……我写了一封信，让一位姑娘，从后门塞进去，而且她也收下了。”

“刚才，你去见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了？”公爵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高声叫了起来。

“不错，而且挨了一记耳光……精神上的重击。她把信还给我，是扔进来的，拆都没拆……粗鲁地把我赶走……但是，这只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但是，也没什么大区别，就一点点而已！”

“她没拆什么信就扔还给您了？”

“难道……嘿嘿！我还没有说给您听呢！原以为我早就告诉您了……这是一封委托我转交给她的信……”

“是谁写的？给谁的？”

不过，列别杰夫的“解释”似是而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公爵或多或少明白了一点：今天早晨，一个女仆把这封信送给薇拉·列别杰娅，拜托她按照信封的地址转交……“和以前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出自同一人，送给某某人，……（我叫其中

的一个为“一人”，而另外一个叫她某某人，以示轻蔑和区别，这是因为一位是纯洁无瑕的将军女儿，另一个是……浪荡女人，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一句话，写这封信的人的名字的首字是一个‘阿’。”

“这不可能！是写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胡言乱语！”公爵大声说。

“这是真的，真的！不过如果不是写给她的，就是写给罗戈任的，这并没有什么差别，给罗戈任也没有差别，……有一次还委托捷连季耶夫先生转交，同样是这个名字以‘阿’开头的人写的。”列别杰夫眨了眨眼，轻轻笑了一下。

由于他说话总是这样语无伦次，常常不记得自己开始讲了什么，所以公爵就不再插话，让他自己一个劲地讲下去。不过，公爵还是没弄清：是谁把这些信转交的，是他还是薇拉？要是他告诉别人：“不论给罗戈任，还是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都没有差别”的话，由此，我们引以断定，要是有书信这回事，由他转交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信此刻会在他手里。最好的解释是，信是他从薇拉那里偷来的……不声不响地偷来的，接着又心怀诡计地把它送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公爵最后就是这样推测的。

“您疯了吗？”他叫了起来，有些惶乱。

“并不是这样，我尊敬的公爵，”列别杰夫有点忿忿地说，“其实，我本打算送给您，亲手送给您，替您办事……不过，想了半天我决定最好还是帮帮那边，把所有的一切告诉这位敬爱的母亲……由于过去我写过匿名信来告诉她，这一次，我先在纸条上写下要在八点二十分见她一面，我署的名字是“您的秘密信使”，于是我马上就见到了她，她有点匆忙地让我从后门进去………拜见那位尊敬的母亲。”

“结果呢？……”

“结果？您早就知道了，我差一点就挨了一顿打，就差一点

点；也可以认为我基本是挨了打。她把信扔给我。其实，我观察到，她仍想把这封信留在自己那儿，最终，还是改变了决定，又扔给了我，还说：‘既然是别人委托你这种人来转交，那么，您就去完成使命吧……’她当时已经发脾气了。既然她当着我的面毫不尴尬地说出这种话，无疑，她是发火了。她可真是急脾气！”

“那么信呢，在哪儿？”

“看，在我这儿，一直都在。”

他一边说一边把阿格拉娅写给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信交给公爵，就是这封信在这天上午两小时之后，被加夫里亚炫耀地拿给妹妹看。

“这封信不能留在你那里。”

“给您，给您！我带来就是想送给您的，”列别杰夫很热情地接过话说，“虽然我曾在短期时间里不忠于您，不过如今我再次成为您的奴隶，上上下下，内内外外，没有一处不属于您！正如托马斯·莫尔……在英国和大不列颠所说的那样，我的心可以被处罚，可是这胡子是应该得到宽恕的。罗马主教也说过，Mea culpa，meaculpa[①]……更确切地说是罗马教皇，可我却称他为‘罗马主教’。”

“该立即把这封信送去，”公爵有点着急，“还是由我去送给他吧！”

“能不能……能不能……品德高尚的公爵，能不能……这么干！”

列别杰夫忽然做了一个古怪而又奉承的怪相，接着就像猛地被针扎了一下，在位子上坐立不安。他张牙舞爪的想暗示什么，同时还狡黠地眨了眨眼睛。

“您想干什么？”公爵严厉地问他。

“能不能把信拆开看看！”他轻声说道，一副既忠心耿耿，又

---

① 拉丁语：我有罪，我有罪。

讨好的样子。

听罢，公爵气得蹦了起来。原本早已被吓跑了的列别杰夫，在门口又停住了脚步，希望能得到公爵的原谅和饶恕。

“天啊，列别杰夫，您为什么，为什么已经变得这样卑鄙下流了呢？”公爵痛心疾首地叹息着。列别杰夫的脸色顿时明朗起来。

“卑鄙，无耻！”他泪流满面，捶着自己的胸膛，又走到公爵身边。

“您实在是下流无耻！”

“就是下流，千真万确！”

“您怎么会有这种坏毛病……爱做这种古怪的事情？您……可以称得上间谍！您写匿名信去骚扰……这样一位高贵、和蔼的母亲到底有什么目的？况且，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愿意写信给谁就写信给谁，这难道不是她的权利吗？今天，您去那里是想打小报告吗？您想有什么收获呢？您去告密到底为了什么？”

“这完全是由于一种让人快活的好奇心和……一种无私为人服务的热心，仅此而已！”列别杰夫低语道，“如今我完完全全都是您的，都是您的！即使绞死我，我依旧还是您的！”

“您去见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是这副尊容？”公爵好奇地问他，语气中有明显的厌恶之意。

“不……比现在整洁……而且还要好些；这副模样……是在挨了打之后才弄成的。”

“哦，就这样吧，不要再打扰我了。”

但是，等到这位客人决定要告辞时，公爵已经把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这时，已经打开门的列别杰夫又转身回来，轻手轻脚地走到房间中央，用双手比划着要公爵拆开信，因为他已经没有说出这个建议的胆量了。然后，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笑轻轻地走出门去。

这些听起来的确让人压抑伤心。从中，不难看出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事实：不知什么原因，阿格拉娅陷入一种无边的痛苦，无

边的焦躁，无边的犹疑之中（“因为嫉妒”，公爵喃喃地说道）。不过，肯定也有些心怀诡计的人使她心神不定。但令人吃惊的是，对他们的话，她居然毫不怀疑。或许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计谋正在这个不经人事，高傲又冲动的脑袋里计划着，也许是生死攸关的，再说……这实在不成体统。公爵非常恐惧，心情烦乱，不知所措。他感觉到，必须想出一个预防的措施。他又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由于他信任她，对这件事，他并没有紧张，也没有怀疑，这封信让他对另外一件事感到担忧：对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并不信任。即使这样，他还是决定把信送给他，为了送信，他已经走出了家门，不过在中途，他又改变了主意。马上要到普季岑家时，公爵正好碰到了科利亚。于是公爵就委托他把信交给他哥哥，似乎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直接让科利亚转交一样，科利亚没问什么就去送了，所以加尼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封信实际上经过了这么多的中间环节。公爵一回到家，就找来了薇拉·卢基扬诺芙娜，告诉她该知道的事，并安慰她，在此之前，她因为找不到这封信都急哭了。当她听说是爸爸把信拿走时，她非常害怕。（后来，从薇拉那儿，公爵得知，她为罗戈任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效劳多次了，不过她没有意识到这会对公爵不利……）

公爵心烦意乱，所以，两小时过后，当科利亚托人赶来告诉他，自己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刚开始，他都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由于这件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的心绪才稳定下来。一直到黄昏，他都呆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毫无疑问，病人被抬到她那儿了）。虽然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但实际上并没有分担什么，不过有的人在心绪坏时，只要能在自己身边看见他们，心情莫名其妙的就会开朗一些。这事给科利亚的打击很大，他总是嚎啕地哭个不停，不过他始终都忙忙碌碌地东跑西跑：飞快地找来了三位医生，又跑去药房，又去理发店。将军总算又活了过来，只是仍未恢复知觉；医生都一致认为“不管怎么样，将军

处境仍旧很危险。”瓦里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直看护着病人；加尼亚内心很紧张，非常惶恐，不过他不想到楼上去，也不敢去看病人；他不断地绞着自己的手，颠三倒四、断断续续地和公爵说着话。他想要说的是：“这种倒霉事，真是会找时间，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公爵认为，他心里很清楚，他的“这节骨眼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在普季岑家里，公爵没看见伊波利特。黄昏时，列别杰夫跑来了，上午的“解释”过后，他一直睡到这会儿才醒过来。现在，他完全清醒了，像哭自己的亲兄长一样，在病人床边痛哭流涕。他高声责斥自己，却说不出什么理由，他纠缠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硬要她相信，“是他，一切都该归在他身上，只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他只是由于令人高兴的好奇心……而‘死者’（尽管将军并没有死，他仍然坚持这样叫他）称得上是一位颇具天赋的人！”他一本正经地强调“天赋”这两个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非同凡响的氛围。看见他这样悲痛欲绝，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最终打消了责备他的念头，反而很温和地劝他：“好了，上帝会保佑您的！好了，不要再哭了，不要哭了，上帝会宽恕您的！”她的话和她的语气使列别杰夫感动得整个晚上都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呆在一起（接下来，直到将军去世的几天里，他差不多整天都没离开过）。这一天，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两次派人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询问将军的病情。晚上九点钟，公爵一到叶潘钦家的房厅（这里已经是宾客满座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马上十分关切问他病人的详细情况。别洛孔斯卡娅好奇地问她：“谁是病人？谁又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将军夫人很认真地告诉她。见此情景，公爵非常满意。在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介绍病人情况时，他也表现得温文尔雅，后来，阿格拉娅的两位姐姐评价说：“他谈吐谦逊，彬彬有礼，语言简练，没有手舞足蹈，反而大方得体。穿着也很体面讲究，非但没有发生所担心的、摔倒在光滑的地板上这种事，反而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至于公爵本人，在椅子上坐下来后，四处看看就觉察到，这个客厅中的来宾完全不同于昨天阿格拉娅恐吓他时所说的那样，也不同于他晚上在噩梦中所看见的那样。这是他从出生到现在头一次看见拥有“上流社会”如此恐怖头衔的社会的一个小角。出于一些非同一般的计划、希望和喜好，能进入这个充满诱惑的人的圈子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所以，对这次的最初印象他感受很强烈。而且可以说是让人沉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猛然之间觉得，好像这些人这样呆在一块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叶潘钦家也并没举行任何晚会，什么客人也没请，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而自己原本就和他们是好朋友，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只不过是离别一段时间后又相逢了。文质彬彬的言行，淳厚的性格，外表的真诚的魅力令人迷醉。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预料到，不管是优雅、朴实，还是聪慧和自尊或许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高贵华丽的艺术化了的东西罢了。大多数看起来很威严体面的客人，只不过是一些内心空虚的人，但是，自认为高贵的他们从未意料到，自己引以为荣的这些长处无非是些精致的点缀物而已。当然，这并不能归罪他们本人，因为它们是通过机械地延续祖辈的遗产而获利的。由于这种迷人的最初印象使公爵沉醉，对此他一点也不想抱有任何疑问。比方说，他见到这样一位年龄可做他爷爷的官位显赫的老人，为了听他这样一个年纪轻轻，少不更事的人说话，竟然停住了自己想要说的话，而且这位老人不仅认真地听他说，而且看得出还很尊重他的见解；虽然他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素不相识，但他对待公爵是如此地亲切，如此地诚挚。或许，只有对公爵这种热情细腻的人，这种文质彬彬的细心才会产生最大的影响。或许，对于这样美妙的情景，他原本就有一种好感和一种主观的偏向。

但是，尽管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自己人”，相互也都认为彼此是世交，公爵被介绍给他们时，他对他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可是对叶潘钦和别的人而言，他们根本称不上朋友，其中有

的人说什么都不会认为叶潘钦家可以跟自己的地位相配，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有的人可以说是彼此针锋相对的，对那个“官位显赫”的老头的夫人，别洛孔斯卡娅这个老太太始终都抱着轻视的态度，而后者同样不喜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这位“官位显赫”的人物，她的丈夫，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叶潘钦夫妇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保护人，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对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来说，他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只要他出席，除了对他的崇拜和惊惶之外，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几乎一点都感觉不到其他什么，要是把他视为与自己有同样地位的人，而非俄林波斯圣山的尤比特，哪怕仅有一分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会从内心里瞧不起自己的。这里也有些多年不曾见面的人，互相之间没有丝毫的感情，除去厌恶，剩下的只有冷漠了。不过他们聚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他们昨天还在要好的朋友家中见过。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在这里聚会。除了重要人物别洛孔斯卡娅和“官位显赫”的老头外，除了老头的妻子，还有一位相貌堂堂的武职将军。在这里要提一下，他是个男爵或伯爵，是日耳曼姓氏，他一向说话很少，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政务的娴熟和精通，堪称享有学识广博的美誉。他和那类道貌岸然的行政长官一样，除了本国的知识外，什么都知道；而且每五年，他会说一句必定成为谚语的“内涵丰富”的名言，即使是最高层的人物也会听到一些。这种行政长官差不多都是混了很久（久得令人难以相信），在去世前，获得了高官厚禄，尽管没有建立什么功勋，而且还仇视所谓的成就丰业之类的事。这位将军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上司，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由于一种对恩惠的热烈报答之情和严重的虚荣的自尊心，一直认为他是自己的恩公。不过，对此，这位将军矢口否认，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很冷淡，尽管很高兴他为自己做了许多事儿，要是因为某种特殊的需要的话，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用别人来顶替他。这里还有一位地位高贵的老爷，年纪不小，似乎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亲戚，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

仅官位显要，家财万贯，身世高贵，还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很健谈，以对世事不满，牢骚满腹（实际上，他的牢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而著称。他有着火爆脾气（不过他的这一特点也很令人开心），他有着英国贵族的风度和英国式的嗜好（例如，带血丝的烤牛肉，有英国味的马具和奴仆，他都喜欢）。他和那位“官位显赫”的老头是知己，经常分担他的忧愁，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常会产生一个古怪的想法，也许这位年岁已高的老爷（这个人多少有点风流，是个好色之徒）突然之间要向亚历山德拉求婚，从而结成幸福美满的一对。除去这些最显要，最知名的人物，客人中还有一些年轻的宾客，同样的引人注目，同样具有高雅的人品。除了希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有一位 N 公爵，他的风流遐迩闻名，以前在整个欧洲吸引和征服了很多美女，虽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看起来却仍旧洒脱倜傥，温文尔雅，口若悬河，他的家产也很多，只是有点走下坡路，而且他已习惯在国外居住。最后一些人在这里好像构成了一个相当特别的第三阶层。他们本身不是“禁区”范围内的人物，不过，和叶潘钦有点相同，不知什么原因经常在这个范围里相遇。叶潘钦家并不是经常举行晚会，不过他们对请客却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同时邀请上流社会中的达官贵族和层次较低的一些人（他们是“中等人士”中的精英）。因此，叶潘钦夫妇经常听到这样的称赞，说他们有自知之明，会待人处世，而且夫妇二人也颇引以为荣。今天晚会上这类中等人士精英的代表之一，是一位主管工程的上校，他不苟言笑，是希公爵的好友，来叶潘钦家也是通过希公爵的介绍。不过，在这种宾客满座的场合，这位上校总是一言不发，一枚相当大的引人注目的戒指戴在右手粗大的食指上，大概是上司赏赐的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位从事诗歌创作的文学家，这位父母都是日耳曼人的俄罗斯诗人彬彬有礼，把他引荐给上流社会是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的。他长得很英俊，可不知怎么回事让人感到恶心，他年龄大约三十八岁，穿着讲究体面，

是来自于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受人敬重的德国家庭;他善于把握各种时机,从而赢得高官贵族们的保护和重视。过去,他把一位德国著名诗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从德文译过来,他善于在自己译本上用诗来写题词献给某人,借此炫耀他和某位出名的已经去世的俄国诗人是朋友(喜欢在刊物上无中生有,讲述自己和已去世的著名文学家的深厚交情的作家并不少)。“官位显赫”的老头的夫人最近把他介绍给叶潘钦家。这位夫人向来以保护文人学者而著称,她也确实通过一些大官(她是能够说得上话的)的帮助,给一、两位文人作家弄到一些补助。某种程度上,她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她大约有四十五岁(所以,和他年老体衰的丈夫比起来,她相当年轻),年轻的时候,她长得很美。和很多四十五岁的女人一样,她现在仍旧爱打扮得非常光艳,花枝招展的。不过她的智慧有限,文学常识更是让人怀疑。和她爱打扮得艳丽、稀奇古怪一样,她喜欢保护文学家。有些作品和译作都是专门奉献给她的。经过她的同意,有几位作家把写给她的信在刊物上登出来,这些信中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可是,如此一个社交界,公爵却认为它是一个精华的聚会,是一块没有任何杂质的纯金。而且这些人在这个晚会上不仅兴致勃勃,而且洋洋自得。没有谁不知道,今晚,他们来参加这个晚会,给叶潘钦家带来了很大的荣耀。不过可惜的是,这其中的玄秘,公爵一无所知。比方说,他没有料到,叶潘钦家为了女儿的婚事而采取这样关键的步骤中,他们居然不敢不让他们家的保护人——那个“官位显赫”的老头先看一看这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这个官位显要的老头无论叶潘家遭遇怎样的灾祸,都会从容自若,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过,要是叶潘钦夫妇自作主张决定了女儿的终身大事,而没有征得他的允许,他一定会很恼火。对于人人都喜欢,聪明灵活,心胸宽广的 N 公爵来说,他坚信,自己就像是夜间升起在叶潘钦家客厅上的太阳。他认为自己比他们不知高贵多少倍,正由于有这种简单而又不凡的想法,使他用一种让

人吃惊的、可爱的、大方随和友好的方式来对待叶潘钦一家。他知道，他必定要在晚会上说点让人沉醉的话。为此，他还兴致勃勃地做了点准备工作，听他讲完之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表示，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如此精彩的幽默，如此快活，如此感动，而且这些都是N公爵这位唐璜式[1]的人物所说的。但是，这是个陈旧的故事，无论在谁家的客厅里没有人不会背诵，这老掉牙的故事人们早就听腻了，也只有在单纯幼稚的叶潘钦家里，才被当成新鲜事，被当成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突然之间所发出的真挚的、精彩的回忆，要是公爵对这一切有所了解该多好啊！最后，尽管那个德国诗人表现出过度的有礼貌和殷勤，他同样地以为自己的来访为这家添了不少的光彩。不过，公爵对这事的反面没有丝毫觉察，更是没有留心其中的奥妙。对这种不幸，连阿格拉娅也没有丝毫的准备。她自己打扮得异常美艳。三位小姐都刻意打扮了一番，尽管并不是特别艳丽，不过她们连头发都精心地梳理了。阿格拉娅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坐在一起，很亲切地和他聊天，开开玩笑。也许为了对这些达官显贵表示一定的尊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言行比平时正经了不少。但是，他是上流社会所熟悉的，虽然他还年轻，不过，上流社会早已把他当做自己人。这天晚上，他戴着饰有黑纱的帽子来参加晚会，为此，别洛孔斯卡娅还表扬他：在这种场合下，其他的在上流社会有点名气的侄子，是不可能给这样的大伯戴孝的。对此，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很满意。不过一句话，她看起来很担心。公爵看见，有两回，阿格拉娅很认真地瞅了瞅他，好像也挺满意他的表现。他逐渐地觉得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方才（和列别杰夫谈过话后），自己的“荒谬”的想法和忧虑，如今，他又反反复复地想了起来，突然觉得它们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可笑的梦。（不久前和这一整天，即使是无意的，尽力使自己不相信这个梦

[1] 唐璜：源出拜伦的《唐璜》，意为喜爱追逐女人的花花公子。

是他最大的希望和向往！）他说话不多，除了别人问他，他作出必要的回答外，他几乎是一言不发，就在那儿坐着，聆听他人的谈话，不过看得出他沉湎于一种满足开心的状态中。但是，他身上慢慢地积累起一种像灵感似的东西，正伺机待发……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开口讲话，也是由于要回答一些问题，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

七

阿格拉娅、N 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亲切友好地交谈着，公爵专注地看着她，心里洋溢着快乐。这时，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那个不年轻的英国化的老爷正在讲一件有趣的事给“官位显赫”的老头听，兴致很高。忽然，他说起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这个名字。于是公爵就快速地朝他们那边转过身来，听他们聊天。

他们聊的是某省的地主庄园的管理状况和今天的社会状况。英国化老爷一定讲了一些开心逗乐的事情，虽然他采用的是一种尖酸刻薄、怒气冲冲的词语，可最后，老头冲着他笑了起来。他好像对世道有点儿不满意，把声调拖长了，连元音也读得柔软轻盈，不紧不慢地讲他迫不得已把某省的一个非常棒的庄园卖掉的原因（迫于现在的世道），而且尽管他并不急需钱，却仍旧只卖了一半价钱。与此同时，他只能把一个债台高筑、即将倒闭的、还和别人有官司的庄园留下来，并且要不断地倒贴钱进去。“我就是因为不想和帕夫利谢夫为了一块田地而对簿公堂，才跑到这里，这样的遗产要是再有一两份，我可真要倾家荡产了。不过，那边已经有三千俄亩肥沃的田地归我所有了！”

“你知道……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已经去世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是亲戚……你要找他的亲戚，对吗？”

这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来到公爵旁边，见到公爵在仔细地听他们聊天，就低声告诉公爵。刚才，他始终在陪着自己的顶头上司说话，不过，他早就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孤单一个人，坐在那儿，心里有点紧张，他想让公爵多多少少地参与进谈话中来，就再次把他介绍给这些“达官显贵”。

“父母亲都去世以后，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收做养子。”他盯着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眼睛，说道。

“非——常——高——兴，”伊万·彼得罗维奇说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刚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介绍您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把您认出来了，连您的容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其实，您的容貌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那时，我见到您不过是个十岁或十一岁的孩子，和您现在在容貌上仍有些像……”

“您见过小时候的我？”公爵问，很惊奇。

“哦，当然，这事过去很长时间了，”伊万·彼得罗维奇接着说，“那时，您住在兹拉托韦尔霍沃，我的两个表姐家里。——以前，我经常到兹拉托韦尔霍沃，——您把我忘了？忘了，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时……您似乎生着病，所以有一回我见到您，居然有些惊奇……”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公爵热切地说。

他们又交流了一些事情，伊万·彼得罗维奇不紧不慢，滔滔不绝，可是公爵却兴奋不已。事情是这样的，抚养公爵长大的两个太太是老姑娘，是已经去世的帕夫利谢夫的亲戚，住在兹拉托韦尔霍沃庄园，同时他们也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表姐。为什么帕夫利谢夫对他的养子——年幼的公爵如此地关心，和其他人一样，伊万·彼得罗维奇也不明白。“那时，我也不记得问问她们其中的缘由，”不过，他的记忆力惊人，他居然能想起大表姐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严厉地对待这个年幼的养子，“有一回，我还和她大吵了一顿，是关于如何来教育您的事，因为她总是对一个有

病的孩子使用鞭子，——您知道，……您也会赞同的……”可是小表姐纳塔利娅·尼基季什娜恰恰相反，异常温柔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小孩……“如今，她们两个人，”他又继续说，“都在某某省定居下来（但是，她俩是否还活着，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地方，从帕夫利谢夫的遗产中，她们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庄园。玛尔法·尼基季什娜好像想去修道院，但是，我也不完全确定。或许，这是另外一个人的事，不错，这是我不久以前，听说一位医生夫人想到修道院里去修行……”

听完这番话，公爵异常兴奋，两眼含着泪水。他急切而又坦诚地对伊万·彼得罗维奇说，他一辈子都不能饶恕自己，因为六个月以来，他在国内各省游玩，可是却没有去寻找曾经抚养自己长大的夫人。“每天，我都想去找她们，可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不过，现在我可以起誓，……我一定去……即使到某某省去一次……如此说来，您对纳塔利娅·尼基季什娜一定很熟悉了？这个人是多么美丽，多么纯洁啊！其实，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也是……很抱歉，您一定误解了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了！虽然她对我的要求很严，不过，……您知道，对待我这样一个白痴（过去，我是个白痴）（嘻——嘻！），不可能不失去耐性。您知道吗？那时，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也许您不信吧（嘻——嘻！）。但是……那时，您真地见过我？……多奇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么说，您……天啊，我的天，您确实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亲戚吗？”

“我可以——向——您起誓。”伊万·彼得罗维奇轻轻笑着说，端详着公爵。

“当然，我不是不……相信……况且，能对这种事产生怀疑吗？（嘻嘻！）……即使是一点点怀疑？……我是说，哪怕有一点点怀疑都不行！！（嘿嘿！）但是，我只是想说，已经去世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是一位大善人。千真万确！一个慷慨豪爽的人，您一定要相信我！”

这么说吧，公爵此时并非上气不接下气，用第二天上午阿杰莱达和自己未婚夫希公爵聊天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太高兴，以至于说不出话来了。”

“噢，我的上帝呀！”伊万·彼得罗维奇哈哈大笑，说道，“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慷慨豪爽的人呢？”

“噢，天啊，”公爵高声嚷了起来。他十分窘迫，十分激动。“我……我又在胡说了，不过……这并不奇怪，由于我……我……我，但是我不该说这些的！况且我对这事如此地感兴趣……如此地好奇……请告诉我，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和一个如此慷慨豪爽的人相比，——要知道，他的确是个慷慨豪爽的人，对吗？对吗？”

这时，公爵浑身哆嗦起来。他怎么突然之间如此地惊恐？怎么会出现这种疯狂？这种疯狂出现得莫名其妙，而且和话题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令人费解。不过，他当时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当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几乎感激不尽，不知该怎样报答，——或许，这个人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差不多又好像是每一位在座的宾客。他“幸福”得不得了。这时，伊万·彼得罗维奇开始用比以前更凝神的眼神端详起他，那个“官位显赫”的老头也打量起他来。一言不发的别洛孔斯卡娅气势汹汹地盯着公爵。N 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希公爵，和女士们这时都不再交谈，来聆听公爵的谈话。阿格拉娅吓呆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胆战心惊。这母女俩其实也叫人琢磨不透：她们最初认为而且打定主意，公爵一个晚上都不要开口说话。不过，方才看见他呆在角落里孤孤单单一个人，马上又担心起来。亚历山德拉就想到他的身边去，她谨慎地穿过屋子，加入到他们那帮人中，就是别洛孔斯卡娅身旁，N 公爵那帮人，可是公爵一开口说话，她们就紧张得不得了。

“您完全正确，他是个大善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收敛笑容，很严肃地说，“不错，不错……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受人尊

敬的人!”他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可以说这些尊敬和名誉,他当之无愧!”在他停顿了第三次后,他更加郑重地说:“见到您对他……我……我真的很高兴……”

“这个帕夫利谢夫是否出过这么一回事……怪事……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个天主教神父……我记不清,是哪个神父,不过那会儿对这件事,大家都议论纷纷。”大官老头回忆着说。

“是和那个耶稣会教士——古罗神父!”伊万·彼得罗维奇提示他说,“是啊,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善人!可不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家财丰厚的名门贵族,要是……他干下去……无疑是高等侍从……不过,突然之间他舍弃了一切,包括职位,去信奉天主教,成了一名耶稣会的教徒……而且对这一切他都毫不掩饰,伴随着一种激情。说真的,正好在这时他死了……的确如此,当时,大家都这样议论……”

公爵无法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帕夫利谢夫……帕夫利谢夫成为天主教的信徒?这不是真的!”他惊惶地大声叫起来。

“哼!‘不是真的’!”伊万·彼得罗维一本正经又有点模糊地自言自语道,“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了,公爵,您本人也会这么认为……但是,您如此地敬重他……其实,他的确很善良,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个狡猾奸诈的古罗才能成功。不过您至少该询问我,询问我后来的情况,我不知碰到多少麻烦,经历了多少周折……都是为了和这个古罗交交手!您知道吗?”突然,他朝老头大官转过身去,“他们居然想在遗产问题上占便宜,那时,我只能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使他们头脑清醒一点……因为他们无一不是老手! 无——所——不——能! 不过,上帝保佑,这事在莫斯科一发生,我立即去找伯爵,我们最后让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了……”

“您信吗,听了您的话,我是多么的惊讶,多么的痛心!”公爵又高声说道。

“我很抱歉，不过，说老实话，这些都是微乎其微的小事，我坚信，它会像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销声匿迹。去年夏天，”他又冲着大官老头说，“听说，在外国时，K 伯爵的夫人也参加了一座天主教的修道院的修行；我们的人万一被这些……狡诈的人……所引诱……特别是在外国，经常是坚持不住而上当受骗。”

“我觉得，这其中原因是由于……我们都很疲倦，”老头大官不紧不慢地，用一种权威专家般的语气说，”况且，他们采用了一种很优雅的……传教方式，新颖……还很会威胁人。实话对您说，一八三二年，在维也纳，我也被他们威胁过，但是，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溜得远远的，哈哈！”

“大人，您忘了吗？您连职位都抛弃了，带着年轻貌美的伯爵夫人利维茨卡娅，离开维也纳，逃到巴黎，您根本不是从耶稣会教士那儿溜掉的。”别洛孔斯卡娅突然插了一句话。

“哦，就是从耶稣会教士那儿溜掉的，无论怎么样，就是从耶稣会教士那儿溜掉的呀！”老头大官因为对往事的回忆而开心地哈哈大笑，接着说，“或许，对于宗教，您抱有一种虔诚的态度，如今的年轻人很少这样，”他朝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温和地说。公爵听着他说话，嘴巴因为特别惊诧而张得大大的，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老头对公爵产生的极大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他。

“帕夫利谢夫是个明智的人，头脑非常清晰，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公爵蓦地说道，“他会信奉……背叛基督教呢？信奉天主教无异于背叛基督教——！”他突然又补充说道，这时候，公爵双目烁烁发光，目视前方，仿佛扫视了客厅里所有的宾客。

“噢，您这么说，就有点言过其实了。”老头大官自言自语地说道，与此同时，他用惊异的目光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了看。

“为什么您说信奉天主教就是背叛基督教呢？”伊万·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转向公爵，“如此说来，天主教又是什么呢？”

“它是基督教的反叛，这是首要的一点！”公爵的情绪很激动，热烈地又重复了一遍，“这是首要的一点；其次，我个人认为，罗马天主教比无神论还要坏，不错！我就这样认为的！无神论的主张是没有主，而天主教却走得更远：它到处宣传的是另外一种变了形的基督，被欺侮、被玷污的基督，是一种相反的基督！我可以发誓，相信我，它所宣扬的是一种对立的基督！很早以前，我就有了这种看法，为此，我曾异常地痛苦；……罗马天主教的主张是，一个国家政权不能没有一个掌握大权的君主，否则教会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所以他们不停地叫着：“Non possumus！”[1] 对我来说，罗马天主教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宗教，无异于西罗马帝国的延续。天主教中所有的一切，从信仰开始，都是无条件的服从这一思想的。自从教皇占领了土地、人间的皇位，又举起了宝剑，一切都遵循这种进程。除了宝剑，增加的不过是谎言、狡诈、欺骗、迷信、迷狂、为所欲为，把世人最珍贵、最坦诚、最朴实的感情玩弄于掌心，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只是为了获得钱财，为了获得低贱的人世间的一点儿权势。这还不能称得上是基督的对立面吗？！无神论又怎么能不从中产生呢？正是从他们那儿，从罗马天主教那儿诞生了无神论思想。无神论最初就是从他们本身萌芽出来的：难道他们能把自己作为信仰的对象吗？无神论之所以能够逐渐地壮大，正是由于对他们的厌恶；他们的谎言和精神空虚的结果就是无神论！这就是无神论！在俄罗斯，有一些特殊的阶层是不信奉上帝的，用几天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经典话来说，这个特殊的阶层丧失了他们的根。不过在外国、在欧洲，不信基督的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最初是由于他们的愚昧，由于他们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如今他们是因为疯狂，因为敌视教会，憎恶基督教！”

公爵停了下来，喘喘气。他说得特别快。他的脸色苍白，而

---

① 拉丁文，不能。

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在座的宾客们都互相递着眼神，不过最后，老头大官居然当众哈哈大笑起来。N 公爵拿出带柄眼镜，专注地端详着公爵；那个德国诗人，也从房间的角落里钻了出来，不怀好意地朝桌子这边走来。

“您简直是在夸——大——其——辞嘛，”伊万·彼得罗维奇似乎有点内疚，他毫无意义地拉长了语句，“外国的教会里，值得我们尊敬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不少……”

“我并不是指那些个别人物。我的意思是在说罗马，罗马天主教的本质。教会难道能彻底的消失吗？我根本没这么说过。”

“我赞成，不过众所周知，这些……其实……没必要……是属于神学的……”

“噢，不，不。您知道吗，并非仅此而已，它和我们息息相关，可能超过您的想像。仅仅把它当做神学，正是我们所犯的错误！听我说，天主教和天主教实质的另一个结果是社会主义！同它的兄弟无神论一样，社会主义也是从绝望中诞生的，在精神灵魂上是不同于天主教的，它想代替宗教所丧失的精神上的权势，想让人类急切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它用来拯救人类的不是基督而是暴力。也可以说，是借助暴力来赢得自由，借助于剑和血来实现联合！”“不信仰上帝，不许拥有私人财产，不许有个性，fraternité ou la mort，[①]二百万颗人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认识他们。不要认为这些都是不可怕的，不会危害我们的思想。天啊，我们应该抓紧一切时间立刻进行反击！应该用我们强大无比的基督的光芒来反击欧洲，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把基督保留了下来！如今，我们应该毫不胆怯地站在他们面前，带给他们俄罗斯的灿烂文化，而不要糊里糊涂地被耶稣会教士欺骗，我希望不要再像某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传教的方式很优雅……”

① 法文，博爱或死亡。

“不过，请原谅，请原谅！”伊万·彼得罗维奇看起来紧张不安，他看看周围的人们，心里有些胆怯，“您的这些见解都是值得人们称赞的，它们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不过这都有些言过其实……最好，我们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不，我不但没有言过其实，恰恰相反，因为我口才不好，把它给缩小了，不过……”

“请原谅！”

公爵立刻沉默无语，他坐在椅子上，把上身挺了挺，用好像要喷火的眼睛专注地看着伊万·彼得罗维奇。

“我认为，您由于恩公的那桩事受到很大的打击，”老头大官温和而又沉着地说，“或许是由于太孤单了，……所以现在，您的情绪才会如此激动。如果您经常和人们来往，我想，您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是完全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的，而且，当您心平气和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再说，这种不常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依我看，一半是因为我们酒足饭饱，一半是因为……无事可做，很无聊……”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公爵又叫起来，“这番话真是精辟！‘是因为无事可做，很无聊，’不是因为酒足饭饱，而是因为饥肠辘辘……不是因为酒足饭饱，这一点，您错了！饥肠辘辘还不够，还有热烈的激情，急切的需求！而且……您不能小看它，认为可以轻易地了结它；很抱歉，我们应该有敏锐的预感！我们总是登上岸，并确信这就是岸时，就会兴奋激动，一直走到头为止，其中原因何在？对帕夫利谢夫的事，你们都觉得惊诧，你们认为他的善良和狂热是事情的原因，其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俄罗斯人的那种坚韧不仅使我们自己感到震惊，连整个欧洲都是如此。要是在座的各位中有信奉天主教的，他肯定会是一个隐密的耶稣会教徒；要是有人信奉无神论，那他必定会借助于武力，借助于剑来消灭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怎么会突然这样疯狂？您还不清楚吗？这是由于他太兴奋了，在这里他知道自己以

前把祖国忽视了；他看到了海岸、土地，就不顾一切地去吻它！亲它！俄罗斯出现无神论者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爱面子，并不完全是由于令人厌恶的虚荣心，而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苦闷、精神上的饥渴，和对高尚事业、坚实彼岸的追求。他们因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祖国，所以对曾经不信奉的祖国也充满了向往！俄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无神论的追随者，这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容易得多！而且，俄罗斯人不仅仅要做一个无神论者，他们会信奉它，认为它是一种崭新的信仰，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信仰所向往的其实是海市蜃楼。这就是我们俄罗斯饥肠辘辘的人！'谁脚下没有立足点，谁就没有上帝！'这并非出自我之口，我是在周游路上遇见的一位旧式信教的商人说的。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他说的是：'谁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谁就抛弃了自己的上帝。'想想吧，我们国家中，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然也会去参加鞭打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它不比那些虚无主义、耶稣会、无神论要好得多？而且，还更深刻！不过，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痛苦！……让我们去帮助那些饥肠辘辘的疯狂的哥伦布们去发现'新大陆'的海岸吧，帮助俄国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新大陆'，使他们发现这不为人知的秘密的金子和宝藏！用俄罗斯的信仰为他们指点迷津，使他们明白，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足以让人类踏上变革和复活的旅途。那时，会有一个威武强劲，文质彬彬而又英明真诚的巨人出现在你们面前，让全世界为之惊叹，——他们之所以惊叹、惶恐，是因为他们始终觉得我们只能凭借剑和武力；他们始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除了暴力手段外，我们无能为力。至今，他们并没有改变这种观点，而且越来越坚定！况且……"

不过，就在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了公爵的长篇大论。

这所有的激昂的演说，还有这所有的热切的接踵而至的话语和兴奋激动的思想，似乎胡乱地挤在一起，不停地蹦跳着，一

切的一切都在暗示着这个莫名其妙滔滔不绝的年轻人，正处于一种异常的危险的状态中。房间中所有了解公爵的人们，无一不对他如此作为感到惊奇（有的人提心吊胆，有的人甚至感到内心有愧）。要知道，公爵平日很拘谨，有点难为情，为人处世相当有礼貌，而且对上流社会的礼仪非常敏感，可他现在是多么地反常呀！但是这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有关帕夫利谢夫的事并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角落里坐着的夫人小姐，都以为他发神经了。后来，别洛孔斯卡娅坦白说："再过一分钟，她一定会忍受不了，逃之夭夭的。""官位显赫"的老头最初觉得惊诧不已，后来就觉得焦躁烦闷；那个顶头上司将军，带着满脸的憎恶和严肃，端正地坐在那里。那个主管工程的上校一动不动地坐着，那个德国诗人苍白的脸上挂着一种做作的笑容，四处张望，想看看其他人的反应。不过，所有的这些丢人现眼的事或许只要再过一分钟，就可以得到解决，用最常见、最自然的方法解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特别惊恐，不过比其他人更早清醒过来的他，几次想阻止公爵继续说下去，都失败了。所以他走了过去，想果断地制止他。再过一分钟，要是需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会温和地带公爵离开这里，把他身体有病作为理由，而且，也许事实就是这样。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自己也确信不疑，他的病可能又发作了……不过，事情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地进行下去。

开始，刚进入客厅的公爵，找了一个离那只阿格拉娅曾恐吓过他的中国花瓶很远的地方坐了下来，让人吃惊的是，他在阿格拉娅告诫过他之后就有一种无法忘记的念头，这是一种古怪的令人无法相信的预感：无论他离花瓶多远，无论他怎样小心谨慎，明天那只花瓶一定会被他打碎，确定无疑！事情真地这样发生了。我们在前面曾说过，在整个晚会过程中，他脑海中不断涌现的是与花瓶不相干的一些快活而又强烈的印象。于是他把自己的预感抛到了脑后。当帕夫利谢夫这个名字传到他耳朵里，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邀请他过去又把他引荐给伊万・彼得罗维

奇以后，他就换到桌子旁边的那个位子上，紧紧挨着那只华丽的中国花瓶。那只花瓶在一只台座上放着，只要再往后一点点，就会碰着他的胳膊肘。

就在他说出最后几句话时，他突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随便挥了挥手臂，肩膀无意识地动了一下，随后……一阵惊叫从四面响了起来！花瓶最初好像在犹豫是否该掉下去，摇了一下，朝一个老头的头上倒去，突然之间它又向另一面倒去，朝那个吓得慌忙躲开的德国诗人倒去，轰的一声掉在地板上。一声巨响，一片叫声，还有散在地毯上的花瓶的碎片，是惶恐，是惊愕——其实，难以描绘出当时公爵的表情，也没必要这样做！不过，我们必须提一下，公爵在这一瞬间，异常惊讶，因为一种古怪的感觉从这些混乱、模糊的意识中脱颖而出：让他惊讶万分的不是羞愧，不是犯了错，不是恐惧，也不是出乎意料，而是事情像预料的一模一样！他自己也说不明白，这个念头里究竟有什么让他如此心驰神往，他站在那里所觉察到的只是一种让心灵震动的神秘和吃惊。一会儿，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面前烟消云散了，愉快、光明和开心取代了惊惧，他有点喘不上气儿……不过，这种情况一眨眼就过去了，上帝保佑，并不是毛病想要发作！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四周看了看。

看起来，周围乱糟糟的人们，让他花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弄明白，更确切地说，他看到了一切，也明白了一切，却像一个与此毫无关系的人站在那里，仿佛童话故事里潜入屋子中的隐身人，什么都不干，只是感兴趣地看着那些和他没有关系的人们。他看见什么人打扫地上的碎片，他听见许多人飞快地谈论着，他看见阿格拉娅面色苍白，奇怪地望着自己，不过她并没有怨恨和气愤，只是用一种惶恐和怜悯的眼神看着他，却用一种闪闪发光的眼神看着其他人……突然之间，一种甜甜的酸楚涌上他的心头。后来，令他奇怪的是，人们又重新坐下，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一分钟过后，笑声又大了起来，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大家

仍旧亲切地、温和地朝他笑着；很多人又开始和他聊天，很和蔼，很亲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第一个跟他说起话来，她面带笑容，说了一些很温和的话。他忽然感觉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肩膀；伊万·彼罗维奇也在亲切地笑着，不过那个老头大官对他更亲切，让他感到更加温和。他把公爵的手握在手里，又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仿佛在抚慰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公爵对此感到非常开心。后来，老头还让公爵在自己身边坐下，公爵非常快活地望着他，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依旧气喘吁吁地说不出一句话。不过，他特别喜欢这个老头的面容。

“怎么？”他终于开口低声说到，“你们真的不怪我？还有……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笑声更响了，公爵的眼睛中已经含满了热泪，他仿佛中了邪一样，他连自己都不能相信。

“是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我记得，这只花瓶摆放在这儿整整十五年了，不错……十五年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道。

“噢，这并不算什么？连人最终都难逃一死，何况这只土制的花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真的吓坏了？”她不放心地又补充说，“好了，亲爱的，没事了，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对于这一切您都不介意？除了花瓶，还有其余的所有的一切？”突然，公爵想站起身来，不过老头大官把他的手拉住不放，不想放开他。

“C'est très curieux et c'est très sérieux！”① 他朝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不过声音仍旧很大，公爵或许也听到了。

“也就是说，我没有得罪在座的每一个人，是吗？你们不知

---

① 法文，这是一件有趣的发人深省的事。

道，这对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难道我会在这里得罪什么人吗？要是我有个念头；那我实在是在侮辱你们。”

“请不要担心，我的朋友，没这么严重，您不必如此感恩戴德，当然，这种感情非常好，只是有点过头了。”

“我并不是在道谢，我只是……欣赏你们，只要看着你们，我就有一种满足，或许，我在胡说八道，不过，我仍要说，要解释……即使是出于我的自尊。”

他的言谈举止仍旧是疯狂的、突如其来的，也许，他并没有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他望着周围的人，好像在询问，他能否讲下去？ 他把目光停在别洛孔斯卡娅的脸上。

“当然，先生，请说下去，说下去，只要不气喘吁吁就行，”她说，“方才就是因为您气不够喘，才会闹出那件事；不过你不用为说话而担忧。比你更奇怪的人，他们也见过，他们不会因为你而惊异的。而且，你的话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只是把一只花瓶打碎了，让大家受到了惊吓而已。”

公爵面带微笑地听着她说。

“就是您，”他突然朝老头大官转过身去，“是您在三个月之前让一名大学生波德库莫夫和一名小职员什瓦勃林遭受被免除被流放的命运，对吗？”

老头大官的脸稍微红了一点，他喃喃地要求公爵冷静些。

“您信吗，对于您的事，我也早有耳闻，”他马上又朝伊万·彼得罗维奇转去，“在某省，当那些已经获得自由却又给您惹了不少烦心事的农民遭到火灾时，您慷慨地无条件地把木材送给他们，让他们盖房子，对吗？”

“噢，您又在夸张，”伊万·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但他很高兴地装出一种很郑重的样子，这回他倒没说错，——“这实在是夸大其辞”。这只是公爵所听说的一些不准确的传闻而已。

“还有您，公爵夫人，”突然，他又笑着对别洛孔斯卡娅说，

“半年前，在莫斯科，在收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信后，不正是您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我吗？而且，您又像待亲儿子一样，替我做了一个决定，这都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您没有忘记吧？”

“为什么你老爱钻牛角尖？”别洛孔斯卡娅有点恼火地说，“你是个好人，不过也很荒唐；给你两个钢蹦，你就会像对待救命恩人一样，感恩戴德，别认为这种行为让人称赞，实际上很让人讨厌。”

她气势汹汹地好像要大发脾气，不过突然又很亲切地笑了起来。这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脸色才渐渐明朗起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喜上眉梢。

“我以前就说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是个……总而言之，要是说话时喘不过气，就会像公爵夫人所说的那样……”将军很兴奋地喃喃地说道，把别洛孔斯卡娅那句令人震惊的话反反复复地说个不停。

不知为什么，阿格拉娅仍旧很伤心，大概是由于生气，她的脸红红的。

“说实话，他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个老头大官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又低声地议论着。

“我是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来到这里的，”公爵接着说，不过说着说着，他又表现出一种慌乱、古怪、激动，而且越来越快，“我……我怕你们，也怕自己。最怕的还是我自己。我一回到彼得堡，就打定主意要亲自去拜访俄罗斯第一流的人物和那些有着贵族出身的名流。我自己也是出身于贵族，也可以称得上是名门望族。此时此刻，我不正与那些和我一样的公爵们共处一室吗？我想去了解你们，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以前，我常常听到有关你们的坏话，许多，比好话多得多，说你们思想陈旧，睚眦必报，一无是处，生活的习惯很荒唐，——噢，关于你们的事，人们写了也说了不少！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好

奇，还有疑惑，我想亲自见识一下，弄明白，这个俄罗斯的上流社会难道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吗？以前的精力早已消耗殆尽，等待的只是死亡的到来，不过由于它心胸狭窄，爱嫉妒，仍旧与……未来的人们相争斗，阻碍着他们前进，却觉察不到自己已经危在旦夕。就算过去那段时间，对于这种看法我也未曾相信，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最高的阶层，除去殿前大臣，穿将帅服的……也许是凭借着某种机会，不过如今不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吗？不是么？ 不是么？”

“不，完全不是这样。”伊万·彼得罗维奇狰狞地大笑着。

“看看，又要闹别扭了！”别洛孔斯卡娅忍不住说了一句。

“Laissez le dire[1]，看他浑身都在哆嗦。”那个老头大官小声地告诫人们。

公爵似乎又失去了理智，无法控制自己。

“可结果如何呢？ 我所看见的是一些温文尔雅、坦诚真挚的有头脑的人，我还看见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对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他还是那么耐心听我说话，还有一些体贴人的心胸宽广的人，同我在外国接触过的那些善良、仁慈的人一样，他们是善良的俄罗斯人。你们知道吗，我是多么地高兴和欣喜！噢，请让我讲完！对于以前听到的议论，我也曾经毫不怀疑，什么上层社会只不过是一个花哨的外壳罢了，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如今我耳闻目睹，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是不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只能在其它地方发生，决非我们这里，你们会是耶稣会的教士和谎言家吗？刚才，我清楚地听到N公爵的话，这不正体现了一种敦厚朴实、机智巧妙的诙谐吗？ 这不正是真正的仁慈吗？很难想像一个精神和智慧早已干枯的……人能说出这种话！ 难道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能像你们一样对待我吗？ 难道你们不正是国家的栋梁……我们的未来还充满了光明吗？ 这种人难道会不

① 法文，让他说吧。

通情理，会思想陈腐吗？”

“亲爱的公爵，我再一次请您，冷静一点，把这些留到下次再谈，行不行？我会很荣幸……”老头大官阴冷地笑了笑。

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身子在软椅上扭了扭，咳了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安起来，将军上司理也不理公爵，亲切地和老头大官的太太聊起天来。不过，老头大官的太太仍旧不时地聆听公爵所说的话，还不经意地看他几眼。

“不，听我说，你们最好还是让我继续讲下去！”公爵接着说，显露出一种新的疯狂。不知为什么，他特别相信老头大官，以至于对他毫无保留。“昨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还叮嘱我今天不要说话，还有一些不能谈及的话题；一谈起这些，我就显得很荒唐，对此她一清二楚！虽然我二十六周岁，不过我总是像个小孩子。以前我就说过，我无权来表述我的想法；在莫斯科时，我才毫无保留地和罗戈任谈过一次……我和他一块把普希金的作品读了一遍。过去，他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听说过普希金这位诗人……我本人可怕的模样会使思想和观点受到破坏，这一点，我始终很忧虑。我不会装模作样，要是我那样的话，总会使人发笑，使我的思想受到讥讽。主要是我不会把握分寸，这或许是最主要的……我想，我坐着，一言不发是最好不过的。在我保持沉默时，我看上去头脑清楚，还能仔细地考虑考虑。不过，此时此刻，我最好还是讲下去。正是由于您如此亲切温和地看着我，我才想要说，您的脸是多么的迷人！我昨天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发过誓，在这个晚会上我会不说一句话。”

“vraiment？[1]”老头大官轻轻笑了一下。

“不过，有时候我想，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坦诚比装腔作势宝贵得多，对吗？对吗？”

“有时候，的确如此。”

---

① 法文，是吗？

“我很希望能把所有的一切都讲清楚，一切，一切，一切！噢，还有！您把我当成乌托邦？空想家？哦，不是，您信吗？……我的脑袋里充满这些单纯的想法。您在笑？您知道吗？有时候，我很无耻，因为我没有了信仰。方才，往这里来时，我还在想：‘哎，我跟他们该聊些什么呢？该如何引出话题呢？起码应该让他们懂我的话！’我那时非常忧虑，不过最让我担心的还是你们，非常担心！不过，我怎么可以不放心呢？这种忧虑难道不卑劣吗？因为一群思想落后、心怀诡计的人一起对付一个思想进步的人而担心，不是可耻的吗？我现在非常兴奋，因为我可以坚信，这里没有一个思想陈腐、心怀诡计的人，这些真实的材料足可以证实这一点。别人觉得我们很荒唐，这很无聊，对吗？不过这是事实，我们荒唐、冲动、习惯不好、无所事事，不善于观察、分析理解问题，无一例外，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您、我，还有他们，都是如此！我当面告诉您，您很无聊，您不会因此而生气吧？就算如此，您不仍旧是国家的栋梁吗？您知道吗，在我看来，一个很荒唐的人有时候也不错，甚至相当好；因为大家不可能彼此全部理解，不可能一开始就一点瑕疵都没有，于是人们互相原谅、忍让；在达到完善的程度之前，肯定有许许多多不能理解的东西！如果理解得太快，可能理解得就不深刻。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对许多事情你们既善于理解……又不善于理解。如今，我不会再让你们担忧了，你们不会生气吗？因为我这样一个少不经事的人如此对你们说话。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笑了，您一定觉得我在替那些人操心，在替他们辩护，我是个民主人士，在宣传平等？”他疯狂地笑了起来（这种急促而又兴奋的笑声经常从他口中爆发出来）。“我在担心您，你们所有的人，我们大家。我本人就是一个悠久家族里的公爵，此时此刻和你们坐在一起。我说这些话，是为了救我们自己，为了使我们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仅仅因为我们不能互相谅解，不明事理，互相责骂。既然我们可以称得上进步人士和先锋队，我们为什么要消失，把这把交椅拱手让人呢？

只要我们思想进步，就会是先锋，我们可以先从仆人做起，再做领袖。”

他不停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不过，那个老头大官一次又一次，把他拉回到座位上，望着他的眼神越来越忧虑。

“听我讲下去，我知道，不能光说空话，应该做个样子，或者该开始了……现在我已经开始了……而且——我真地会遭受不幸吗？天啊，要是我可以成为幸福的人，这点痛苦和遭遇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知道吗？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经过大树时看到摇摆的枝叶却没有幸福的感觉。为什么你跟你的爱人聊天却没有幸福的感觉！噢，我的口才实在太差劲了……世上美好的事物太多太多了，无处不有，即使最糊涂的人也会发现这些美妙的东西！来，看看孩子吧，看看朝霞吧；看看茁壮成长的绿草，看看这些凝望着你们、爱你们的眼睛……”

他早已站在那里说这些话了。老头大官用恐惧的目光盯着他。“天啊，上帝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第一个觉出异常，拍着双手尖叫起来。阿格拉娅飞快地跑到他身边，用双手把他抱住。接着这个不幸的人因为抽风倒在地上，发出使“魔鬼都害怕”的尖叫，这令阿格拉娅异常的痛苦和恐惧。病人在地毯上躺了下来，有人连忙在他的头下面，放了一只软垫。

这实在是出人意料。N 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那位老头大官在十五分钟后，努力想把晚会的气氛活跃起来，不过半小时后，大家彼此就告别回家了。大家表示了对公爵的同情和遗憾，也讲了不少的意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曾说过：“这个小伙子是个斯拉夫派，或者是这一类的人，但是，这并没有什么。”那个“官位显赫”的老头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当然，这是后来大约第二天或第三天时，大家都有些恼火，伊万·彼得罗维奇还很不满意，但也不厉害。那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顶头上司对他也有一段时间的冷淡。叶潘钦的“保护人”也不紧不慢地告诫了他们夫妇二人，而且说他对阿格拉娅的婚事很关心，——叶潘钦家对

此非常高兴。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在晚会上，他之所以对公爵好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前不久公爵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段风流事儿，他也听说过，也很有兴趣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在离开晚会时，别洛孔斯卡娅告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其实，这个人说好也行，说坏也行，要是想知道我的意见，我多半会说不好。你也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病人啊！"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已经决定：他是不可能成为阿格拉娅的未婚夫的。晚上，她自己打定主意："只要她还有一口气，阿格拉娅就不可能嫁给公爵。"早晨，她在起床时，她就打定主意了。不过，这只是在早晨，到十二点多吃早饭时，她又不知该怎么办了，心里不停地斗争。

不过，两个姐姐小心翼翼地征求阿格拉娅的看法时，阿格拉娅高傲地、面无表情而又非常果断地说：

"我对他没有任何承诺，也从未把他当做我未来的丈夫，像其他和我没有关系的人一样，他与我无关。"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你竟能说出这种话，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很伤心，"我也明白，不可能让你嫁给他，而且谢天谢地，我们俩意见一致。不过我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说！我还以为您有其它主意呢，换了我，我会把他留下，撵走所有的人，他这人是多么善良啊！……"

突然，她闭紧了嘴，她为自己的话感到胆战心惊。此时此刻，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委屈了自己的女儿！阿格拉娅其实早就打定了主意，在适当的时候，她会果断地决定一切，可此时，哪怕是一点点暗示和无意的提醒，都会令她心如刀绞，非常痛苦，思绪也会因此而乱成一团。

八

从这天一早起，一种强烈又沉重的预感就笼罩着公爵；我们可以用他的病来作为对这种预感的原因的解释，但最令他感到痛苦不已的，却是他那没有缘由、无法解释的郁闷和忧伤。自然，他面对着的是沉重的、叫他难以忘怀也叫他为之伤心痛苦的事实，但他的郁闷和忧伤，却远比他所能想像的要浓厚、深刻；他知道，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使自己的心趋于平静。他逐渐地在内心里升起了一种期盼，而且成了坚信不疑的期盼！今天，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无法更改的事降临他的头上。尽管昨晚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毕竟来势不重：除了情绪有点儿抑郁，头脑有点儿昏昏沉沉和四肢有点酸软疼痛之外，他并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虽然他的心情不佳，但他的头脑还相当的清醒。这天他起床时已经很晚了，但一起床，他就立即回忆起了昨天的晚会；虽然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详细，但还是记起了他是在发病后半小时后被人送回家的。有人告诉他，叶潘钦家已差人来探听他的身体情况了。十一点半时，又有他家打发的人过来；这令他感到十分喜欢。薇拉·列别杰娅是第一个跑来探望他的，还为他做了不少的事儿。她刚看到他就忽然哭了起来，但公爵马上安慰她，叫她放心，自己没什么，这终于使她擦干了眼泪，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不知为什么，这姑娘对他深情的体贴和关爱使他一下子觉得很惊讶；他抓住她的手，放到唇边吻了一下。薇拉立即满脸布满了红晕。

“啊，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做什么！”她像受了惊吓一般，边叫着边急忙将手从公爵那儿抽了回来。

很快，她就告辞了，走的时候很奇怪地显得有些羞涩不安。顺便插一句，她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告诉他，她父亲今天大清早

起来就去看“死者”去了(“死者”是他对将军的称呼),想问问他是否已经在夜里过世了,听说将军撒手归天的时刻大概已经不久了。十一点多时,列别杰夫回来了,他来看了公爵,但只是呆了“一会儿,来看看公爵是否觉得舒适”,除了这一目的,也是为了来看看他的“小酒柜”。他除了长叹了几声,什么话也没说,因而公爵没过多长时间就让他走了。但虽然如此,他毕竟还是试着探听了一些有关公爵昨晚发病的情况,尽管可以看出,他对具体情况已经了解得非常细致了。他走之后,科利亚也来了,也没坐多久;他倒的确是有事而来的,看上去很忧虑也很着急。他一进来就直截了当地请求公爵把所有对他隐瞒的事情全说出来,然后他又补充说,昨天他差不多已经把一切都弄明白了。他被深深地震动了。

公爵尽了最大可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出来,并且还与事情的真实面貌完全符合,在他的叙述中,饱含着同情和哀悯。这可怜的孩子听完之后,犹如全身遭了雷击,呆住了。他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默默地任泪水在脸上流淌。公爵感到,这事将会在这个青年的头脑中、灵魂中留下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印迹,并将成为影响他后半生的转折点。他连忙将自己对这事的态度说给他听,并且补充说,他认为,老人的死,很可能是由做了那件错事之后心里愧疚和惧怕导致的,这种悔恨、自责,并非所有人在做了错事之后都会有的。公爵的这番话说得科利亚两眼泪光闪闪。

“甘卡、瓦里娅和普季岑都是一群混蛋!我不会去跟他们争吵,但从此之后,我们将不再有任何的关系,各走各的路!噢,公爵,从昨天起,我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和看法;这对我是一次教训!现在,我想,应该由我来赡养母亲;尽管在瓦里娅那里,她可以不愁衣食,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他猛然间想起还有人在等他,于是就赶紧起身,匆匆地询问了一下公爵的身体是否安康。在听完回复后,他突然又急急忙忙地补充说: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我听人说，昨天……（不过，我没有权利让您非说出来不可）但是，当您有什么事需要一个忠诚的仆人为您效劳的时候，我一定会听候您的召唤。我想，您和我都是不幸的人，难道不是吗？但是……我不再问下去了，不再问下去了……”

他离开后，公爵陷入了更深的沉思中：大家都在说将会发生某件不幸的事，仿佛大家都已经下了定论。大家都在观望等待，似乎他们都清楚一些事，而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列别杰夫曲曲折折地想从他口中探听出什么，科利亚则开门见山地暗示他，薇拉则独自落泪。最后，他垂头丧气地摆了摆手，想：“这都是该死的病带来的猜疑。”一点多钟时，叶潘钦的妻子带着女儿来看望他，并且宣称就呆“一小会儿”，他看到她们，立即变得满心欢喜，脸上的阴郁也一扫而光。她们确实只呆“一小会儿”。早饭一吃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就站起来向大家宣布，现在立刻出去散步。她是以命令的口吻下达这一通告的，语气冷淡生硬，也没附加任何说明。大家走出家门，这所谓的大家，包括母亲和三位小姐，以及希公爵。刚一出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就径直向平日里散步相反的方向走去。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怎么回事，但谁也不敢开口去惹她恼火，而她头也不回地在大家前面走着，好像也是要为了逃避来自大家的指责和反对。后来，阿杰莱达说，既然是散步，根本用不着像急着赶路一般，走得这么快，大家都赶不上妈妈了。

突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停了下来，回过身说：“现在，我们正经过他的门前。不管阿格拉娅是怎么想的，也不管以后的情况会如何，他毕竟算得上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而且他现在又遭遇了不幸，还生着病；反正，我是要进去看看他的，你们愿意的就跟我一起进去，不愿意的，就继续往前走，没有谁会阻拦你们的。”

不消说，大家都进去了。公爵自然急忙再一次请求大家对他

昨天打碎花瓶和……出丑闯祸的行为给予原谅。

“好了，没什么关系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回答道，“花瓶碎了倒没什么可惋惜的，叫人难过的是你。你看，现在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出丑了，也惹祸了：‘第二天早晨……’终究不同，但这也没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不好再对你加以责备了。好了，再见了；如果你的身体能坚持，就出去走走，散散步，然后再躺下——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如果什么时候你想到家里来，那就仍然像从前一样过来；你永远都要相信这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是我们家的朋友，最起码，是我的朋友。至少，我可以保证我会做到……”

大家都紧跟着表示他们同妈妈一样，对公爵的友好感情会一如既往。说完这些安慰人的、亲切的话之后，他们就走了，就连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仓促间说出的似乎是和蔼可亲的话中，实际隐含着许多残酷无情的东西。从她对公爵发出的“像从前一样过来”的邀请中，还有她的“起码，是我的朋友”的担保中，都可以听出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公爵开始回忆阿格拉娅当时的表情和态度。无可否认，她在刚进来和告辞的时候，都曾叫人惊奇地对她投以嫣然的微笑，但她始终保持着沉默，即使是在大家纷纷表示要和他如同以前一样保持友好的朋友关系时，她也缄默不语，尽管她曾有两次将专注、深沉的目光投向他。她的脸色比起平日显得苍白，仿佛夜里她休息得不好。公爵下了决心，晚上要“像从前一样”上他们家去，又焦急难耐地看了看时间。叶潘钦母女走了三分钟后，薇拉进了他的房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刚才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悄悄地让我替她给您带个信。”

公爵激动得不由颤栗了一下。

“是便条吗？”

“不是，是口信；而且连这也差点儿没来得及说。她恳请您今

天一整天都不要出门，直到晚上七点，或者是到九点，当时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她要让我这么做呢？”

“我一点儿也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她只是叮嘱我一定要把这话转告给您。”

“她真地对您说‘一定’了吗？”

“不，没有，她没有这个词，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我跑到她身旁，她的时间只允许她急匆匆地把这句话说完。但我能从她的神色看出来，她是要让我“一定”转告给您的。她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简直都叫我紧张得快出不了气了……”

公爵又问了她几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得到更多信息，但他的焦虑不安却加倍地增长了。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躺到沙发上，又开始苦苦思索：“或许，是某个人将在他们家一直呆到九点，而她又担心我会再次在客人面前丢丑，惹出什么事来。”最后，他想明白了，又开始急迫地等待夜幕早点儿降临，并且无数次地看表，但离晚上还早得很，谜底就已经被揭示出来。是一个新的来访者揭开了谜底，而这个谜底揭开之后，又诞生了一个令人难以解答的新的谜题：叶潘钦母女离开半小时后，公爵又有了一位新客人——伊波利特。他进屋时看上去筋疲力尽，进来后一句话都没说，就像昏厥了一般跌进沙发里，又立即剧烈地咳嗽起来，甚至连血都咳出来了。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颊由于发烧而升起了两堆红团。公爵轻声地对他说了几句话，但他没有回答，很长时间里，他只是不断地摆手，让别人暂且不要打搅他。最后，他终于回过神来。

“我要离开这儿！”他费劲地从沙哑的嗓子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倘若您愿意的话，我这就送您回家。”公爵刚从椅子里抬起半个身子，就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刚才阿格拉娅告诉他不要出门的话来。

伊波利特笑了笑。

“我不是指的离开您这儿，”他在持续不止的喘气和咳嗽的间隙中说话。“相反，我认为我有上您这儿来的必要，有件事……否则就不会冒昧地前来打搅你了。我要到那儿去了，这次看来是真的得去了。命归黄泉！我来不是想从您这儿获取同情和怜悯，请您相信……今天十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躺在床上了。而且是打算永远地沉睡下去，不再醒来。直到那一刻，我改变了计划，又从床上起来，直奔您这儿来了……看起来，我来这一趟是非常应该的。”

“瞧瞧，您病成这副可怜样了，何必还要亲自跑过来呢；您随便派个人来叫我一声，我自然就会上您那儿去了。”

“算了，算了，别再说那些没用的客套话了。按照上流社会的礼仪规矩，表示了您的同情、可怜，也就行了……对了，我忘记问候您了：您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的身体现在很好。昨天……昨天倒有点……”

“我都听人说了。那只中国花瓶可真够倒霉的；遗憾的是当时我不在那儿！我今天来是要跟您谈论一件事。首先，今天我幸运地目睹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幽会，地点就在那张绿色的长椅旁边。叫我吃惊的是，一个人竟然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在加夫里亚·阿尔利翁诺维奇走了之后，我就把这想法直接告诉了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您似乎连一丝惊讶的表情都没有，”他难以置信地望着公爵那张平静、镇定自如的脸，补充说，“据说对任何事情都处惊不变表明这人有着超出常人的大智；按照我的看法，这可能同样也表明这是个愚蠢得无可救药的人……对不起，当然，我不是在指桑骂槐地影射您……我今天总是用错词，一开口就闯祸。”

“我在昨天，就已经知道了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公爵吞吞吐吐地说道，他的欲言又止很明显地表明了他的不好意思，尽管他没有做出惊奇的反应很令伊波利特感到丧气。

“您知道！这倒是条最新消息！话说回来，这样也好，省得您再说了……今天，您该不会亲自跑去看这场约会吧？”

“如果您当时在场的话，您一定不难发现，我并不在那儿。”

“哼，或许您正藏在灌木丛背后呢。不过，无论怎样，我还是为您感到由衷地高兴，否则，我还以为，她对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有那种意思呢！”

“伊波利特，请您就此打住，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也不要用这种词。”

“况且您对全部情况都已经了如指掌了。”

“您说的不对。实际上，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而且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恐怕也知道这一点。关于他俩的约会，我其实从来不曾听说过……刚才您说，他俩约会了？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又说不知道？您说‘算了，我们不谈这个’？哼，有的人您不要太相信了！尤其是假若您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话。正是由于您的不知情，才使您错误地轻信别人。那您是否知道这两兄弟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可能您对此也有所怀疑吧？……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事……”他察觉出公爵脸上流露出的不耐烦的神情，还是又补充了一句，“但我是为我自己的事来找您的，我想对这事……解释一下。不做一下解释，我死都难以安心，真是他妈的活见鬼；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对你倾吐，您愿意听吗？”

“您开口吧，我当然非常地愿意。”

“不过，我又改变主意了：我还是要先讲加涅奇卡。今天我也有个约会，而且地点竟然也是在那张绿色长椅那儿。但是，我不想骗您：是我自己低声下气地硬求她来赴约的，我答应向她透露一个秘密。我不知是否是自己去得太早了（现在来看，确实是太早了），反正我刚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身边坐下，就看见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手挽手地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

翁诺芙娜朝我们这边走来，俩人装作是在散步的样子。他俩一见到我，就显出大惊失色的样子，甚至显得十分尴尬难堪：谁也不曾料想到我会出现在那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立即变得满脸通红，信不信由您，她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这是因为我的在场呢，还是只是因为她看到了英俊漂亮的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总之她的脸是刷地一下红了。仅仅在一秒钟之内，事情就了结了，而且是以一种令人发笑的方式结束的：她站起来，对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了礼，也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那小心翼翼的讨好的微笑还了礼，然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约你们二位前来，是为了向你们表明，你们对我的真诚的友谊使我感到不胜荣幸和欣慰，倘使将来我需要这种友好的情谊，请你们相信……’话没说完，她就行了个屈膝礼先告辞了，他俩也就走了，——我不能断定，他俩感到是受了捉弄呢，还是觉得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当然，加涅奇卡是被捉弄了一番；他的脸涨得通红，稀里糊涂的，似乎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他的表情是叫人很奇怪的）。但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头脑还保持着清醒，她知道：现在必须立即离开，即便如此，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这一举动，给她的打击也够大了，所以她马上拽了哥哥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比起他来说，要聪明得多，我想，现在她一定是在洋洋得意。至于我到那里去，目的是要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讨论一下她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面的事宜。”

“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极为惊讶地叫了出来。

“哈哈！您终于不再镇定自若，开始感到吃惊了？对此我非常满意，因为您这才像一个普通平常的人。因此我要让您乐一乐。我今天被她赏赐了一个耳光，这便是要讨好那些心高气傲的年轻小姐们的结果！”

“您说的耳光是指精神上的吧？”公爵不禁问道。

“当然，不是肉体上的。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对我这样一个人

伸出手来打我，哪怕是女人现在也不会，甚至加尼亚，他也不会打我的！尽管昨天我曾经认为他会像猛虎扑食一般扑向我……我敢打赌，我知道您的心里此时正在想什么？您在想：'就假定不应该动手打他吧，但也可以用个枕头或一块湿抹布什么的，趁着他熟睡的时候，堵住他的呼吸，叫他活活憋气而死，这样干甚至简直是应该的'……您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告诉我，您此时正是这样想的。"

"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公爵厌烦地、没好气地说。

"这我不知道，反正今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人……用湿抹布……把我捂得断气了……嗯，我告诉您这人是谁吧：您自己或许也能想到——是罗戈任！在您看来，湿抹布是否可以致人于死地呢？"

"我不知道这点。"

"我听别人说是可以的。算了，我们不再提这事了。哼，凭什么要把我说成是一个专爱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的人？她凭什么用这样的话来骂我？您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她是在听完了我所有的话，并且还反反复复地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这样辱骂我的……不过，女人就是这样！为了她，我才去和罗戈任打交道，他倒是个有趣的人；同样是为了她，我才安排了她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之间的私下会面。难道是因为我话里暗含她乐意接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享用过的'残羹冷炙'这一意思，使她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说实在话，我完全是为了她好才反复地跟她讲这个道理的。我不想否认，我写过两封类似内容的信给她，今天是第三次了，约她见面……刚才，我一开始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有损她自己、她家族的尊严的……况且'残羹冷炙'这个词也不是我头一个说的，是别人最先想出来的，至少在加涅奇卡家，大家都这样说；她自己也承认这是事实。哼，那她又凭什么要说我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的小人？您现在看着我，我从您的脸上知道，您一定在暗自觉得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敢打赌，您

脑袋里一定冒过两句愚蠢无聊的诗，您用它来比喻我：

> 也许，当我哀伤地告别人世时，
> 爱情将会对我闪露离别的笑容。

“哈哈哈……”他突然发出一阵叫人不寒而栗的笑声，并且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请看看，”他一边咳喘着，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加涅奇卡是什么玩艺儿：他自己说了是‘残羹冷炙’，可现在他又乘机占便宜！”

公爵极为惊惧，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沉默不语。

“您刚才说的是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面？”他终于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唉，难道您真地对今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的事一无所知？为此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还专门拜托了罗戈任，通过他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从彼得堡请来。经过我从中斡旋，她现在正和罗戈任一起住在一个离您相当近的地方，也就是在从前的那栋房子里，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的女友家里，那个来路不明、身份可疑的女人家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将在今天，上那个可疑的女人家去，去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真诚、友好地谈一谈，想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清楚。她们想要把问题弄清楚。您真地不知道吗？您说的是真话吗？”

“这叫人难以相信！”

“好吧，既然难以相信，也就罢了；可是您又怎么知道这事可信不可信呢？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苍蝇打这儿飞过，也不会有人不知道的：这就是这种小地方的特点！不过，我预先告诉了您，您应该为此而对我心存感激。好了，再见吧——也许只可能在阴间再见面了。对了，还有一件事：虽然我的确对您做了卑鄙无耻的事，因为……我为什么要把我想得到的东西白白地拱手相让呢？

难道是要为了让您得到好处吗?您可知道,我的自白书是专门献给她的(您不知道吗?),而且她接受的时候,是多么的欣喜呀!嘿,嘿!不过,我没对她做过什么可耻的事,也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她却将我辱骂了一番,叫我尴尬难堪……回过头来说,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我刚才确实说了'残羹冷炙'之类的话,但现在我已经将她们会面的日期、钟点和地点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您,为您揭示了这整场游戏的机密……当然,这是出自我的恼恨,而不是因为我的宽宏大量。告辞了,我这个结巴和痨病鬼,实在是太能啰哩啰嗦了;您注意着点儿,要尽快采取措施,如果您还想做一个人的话。会面定在今天晚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伊波利特正要走出门去,但公爵叫了他一下,于是他又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这样的话,照您的看法,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今晚要亲自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了?"公爵问道,红晕立即浮现在他的双颊和额头上。

"我不能保证一定会如此,但很有可能会是这样,"伊波利特转过半个头来,斜视着公爵答道,"不过,不这样也没什么别的可能了。总不可能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跑到她家里去吧?而且,也不可能是在加涅奇卡家;他家里几乎是等于躺着个死人。对了,将军的情况如何?"

"就凭这一条就不可能!"公爵说,"即便她想出去,可她根本就无法出门。您不了解……她家里的规矩:她不可能自己一人从家里出来,跑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儿去;这太不可能了!"

"我的公爵,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可在发生了火灾的时候,哪怕是最有身份的绅士和女士,都会从窗户里跳出去的。既然必须得这样,那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位高贵的小姐也只好自己出门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

娜了。难道说，那个家里不让几位小姐出门到别的任何地方去吗？”

“不，我的话不是指这个意思……”

“啊，不是这意思，那她只需要走下她家的台阶再直接往前走就成了，即使是今后再不回这个家也没什么。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有的情况得要横下心来，从此不回家当然也是可以的了；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早餐加午餐再加上希公爵这样的人。我觉得，您将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看作是娇贵的富家小姐或者是寄宿学校里的女学生了；我也跟她说过这一看法；她对此似乎很赞同。您就等着吧，在七、八点的时候……倘若我是您，我一定会派个人到那边去盯着，抓住她下台阶的那一时刻。喏，就算派科利亚去都行；他可愿意干这种暗中刺探别人的事了，我可以保证，这是为了您……因为这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相互牵连的嘛……哈哈哈！”

伊波利特离去了。公爵压根儿就不必派谁去当密探，就算他愿意这么做，也没有这个必要。阿格拉娅之所以要让他别走出家门去的理由，也大致明了了：或许，她要来找他一起前去。自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不想让他在那里出现，所以要让他呆在家里……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他的头眩晕了，整个房间都在他眼前不停地旋转，他挪到沙发边，躺下去，合上了眼睛。

无论怎样，这件事事关重大，甚至会起到决定全局的作用。不，公爵并没有把阿格拉娅视作娇贵的富家小姐或者寄宿学校的女生；他现在觉得，他早先担忧的就是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为什么她要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呢？一阵寒意袭过他全身；他又觉得时冷时热了。

不，他并没有把她当做孩子！近来她的一些想法、一些话语，时时令他感到惊诧骇怕。有时候，他觉得她仿佛太克制自己，太隐忍压抑了，他记起来，这使他有段时间觉得很可怕。在这些天里，他固然尽力地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尽力地将那些叫他烦恼

的念头从头脑里扫出去，但是，在她那颗心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很早以前，这问题就叫他费尽了心思去琢磨，可结果还是一片迷惘，反而徒增了不少烦恼，尽管对于这颗心灵，他是完完全全地相信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在今天弄清楚，在今天解决。这是多么可怕的念头呀！又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他总会有种感觉，觉得这个女人肯定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像把一根朽烂的绳子扯断一般把他的命运扯碎？他总是会有这种感觉，虽然他现在心里迷迷糊糊，但他仍然敢发誓说这是真话。如果说近来他是在努力地让自己忘掉她，那惟一的原因也只是因为他怕她。对这个女人，他究竟是爱，还是恨？今天，他还不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可以做到心安的：他很清楚自己爱的究竟是谁……他并不是怕她们俩见面，不是这次稀奇古怪的见面叫他感到害怕，不是他所不了解的这次见面的原因；同样也不是目前还无法得知的这次见面的结果叫他害怕，——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这个女人，叫他害怕。过了几天后，他在回想时记起，他当时在恍恍惚惚、忽冷忽热之中，仿佛眼前总是浮现着她的那双眼睛，耳边总是响着她说话的声音——她说了一些蹊跷古怪的话。虽然在经历了冷热交替袭击和苦恼烦闷的几个小时之后，他已经记不清那段时间里他究竟在想什么，又都做了什么。比如，他费了很大的劲才记起来，薇拉是怎样地给他送来了饭，他又是怎样吃了饭，但他怎么也不能记起来，吃完饭后他是否睡觉了。他只知道，那天晚上阿格拉娅来看他，她刚走进露台，他就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到屋子中央去迎接她；那时是七点过一刻——他就是在那一刻变得完全清醒起来的。阿格拉娅独自一人来的，穿着普通又简单，套着一件宽袖的薄大衣，似乎是在很仓促的时间里完成她的穿戴打扮的。她的脸色和上午来看他时一样苍白，但两眼却闪闪发光，而且是那种明亮的、清冷的光；他从来不曾见到她眼里有过这种光芒。她仔仔细细地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已经都准备好了吧,”她好像很平静地低声说道,“衣服穿好了,帽子也拿在手里;看起来您已经预先得到某人的通知了,而且我知道给您报信的人是谁:是伊波利特吧?”

“是的,是他跟我说的……”公爵有气无力地咕哝着说。

“那就走吧:您知道的,您必须得陪我去。我想,您的体力还可以支撑您出去一趟吧?”

“我可以出去的,可是……这难道可能吗?”

他的话一下子断了,而且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这是他惟一做的企图阻止失去了理智的阿格拉娅的一次努力。而后,他就像被俘获的囚犯一样跟在她身后,走出了房门。不论他多么心乱如麻,他还是很清楚的,即便他不跟她去,她也同样会自己前去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应该陪她去的。他能看出她是铁了心的,她那种强烈的冲动和愿望,决不是他所能阻止的。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走着,他发现,她对这条路很熟悉。他想绕一条远一点儿的小巷,因为那里较少有人过往,因此他向她提出了这一建议,她似乎很专心地听他讲着,听完却冷淡生硬地回答说:“反正都是一样!”当他们马上就快走到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门前时(她家是一幢很大的旧木屋),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和一位年轻的小姐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俩人进了停在台阶旁的一辆豪华的马车,她们大声地说笑着,甚至没对就在她们身边的人用眼瞄上一眼,仿佛就像没看见他俩一样。马车刚刚离去,门又一次开启了,正在等候他们的罗戈任请公爵和阿格拉娅进屋去,随后,门又一次被关上了。

“现在,整栋房子里,除去我们四个人,就没有第五个人了。”他大声地说道,又用奇怪的眼光看了公爵一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第一个房间等候他们。她也穿得很简单,一身黑色的衣服。她站起来迎接他们,但脸上没有一丝的笑意,甚至没有将手伸给公爵。

她迫不及待地用她那惶恐不安的眼光专注地盯着阿格拉

娅。她俩坐的地方相距比较远，阿格拉娅坐在位于房间角落里的沙发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则坐在靠窗的地方。公爵和罗戈任站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没有请他们坐下。公爵向罗戈任投去了疑惑又满含痛苦不安的一眼，但罗戈任依然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微笑。沉默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上终于闪现出一种不祥的神色；她的眼光变得固执起来，简直可以说满含仇恨，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女客人，一刻也没移开。阿格拉娅明显地显得非常窘迫，但她并没有胆怯畏惧。进屋时她鼓起全部的勇气强迫自己看了一眼对手，进屋后她就一直静静地坐着，眼帘低垂，若有所思。有两次她在无意中抬起眼来环视了一下房间，一种鄙视厌恶的表情毫不掩饰地流露在她脸上，仿佛她感到坐在这里是对自己的玷污。她无意识地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有一次甚至还向沙发最深的角落挪了挪。她自己未必也就注意到了自己的这些举止，但正是由于这种无意识，使得这些举止包含了更深的侮辱的意味，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她们两个女人之间的怨恨和矛盾。最后她终于坚决地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视着，并且立刻就读懂了她的对手那恶狠狠的眼光所包含的一切。女人是很容易懂得她的同类的。阿格拉娅不由打了个哆嗦。

“我想，您自然明白我之所以邀请您来的原因。”她终于带头打破了沉默，但她的声音很低，并且就在说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中还有两次停顿。

“不，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冷冷地给了她一个生硬的答复。

阿格拉娅的脸在那一瞬间刷地变红了。或许她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太荒唐、太叫人难以置信了：她竟然会坐在“这个女人”的房间里，和“这个女人”呆在同一间屋子里，而且还等待着听她的回答。当她一听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声音，她的全身似乎都在颤抖。这些，当然都是十分清楚地被“这个女人”看

在眼里的。

“您什么都知道……您只是在佯作不知。”阿格拉娅喃喃地说道，眼睛忧伤地望着地面。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上露出隐隐的笑意。

“您是想利用我所处的情境……我现在是在您的家里。”阿格拉娅费劲地、笨拙地继续说道，她的样子实在有些可笑。

“您所以会有这样的处境，都是由您自己造成的，不能责怪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变得怒不可遏，“不是我请您来的，正相反，是您让我来的，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阿格拉娅高傲地抬起头来。

“您免开尊口吧，我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要用您的这种武器和您争斗的……”

“哟！这么说来，您到底还是为了和我‘争斗’来这儿的？不过，我原以为您……会更聪明伶俐些的……”

俩人怒目相向，都不再掩盖对对方的怨恨和敌意。而这两个女人里其中的一个，就在没多长时间之间还写过一封那样的信给另一个呢。现在俩人一见面，刚开口说话，一切就成为往事了。那又如何呢？眼下呆在这房间里的四个人里，似乎没有谁认为这事有什么可奇怪的。昨天公爵还无法相信自己会见到这种场面，他相信，即使是在梦里，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情景，可现在他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听着，仿佛他对这一切早就有过预感。最最离奇的梦一下子成为了最清楚、最明确的现实。这两个女人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是如此的鄙薄，而且她是如此强烈地希望将这一点明确地告诉她（也许，这是她来这儿的惟一目的，罗戈任在第二天是这样说的），以致另一个头乱如麻、心痛如绞的女人，不管事先下了多大的决心，抱定了什么念头，面对着这种刻薄的来自她对手的鄙夷蔑视，也无法抵挡。公爵坚信，纳斯塔西娅·菲利

波芙娜绝对不会自己先提信的事;他可以从她那发光的眼睛看出,现在她要为写这些信付出多大的代价;公爵宁愿献出自己的半条性命,只求阿格拉娅现在也不要开口提信的事情。

但是,阿格拉娅仿佛一下子定下心神来,控制住了自己。

“您误会我的话了,”她说,“我来不是要和您……争吵的,尽管我并不喜欢您。我……请您来……是想两个人能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请您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自己要跟您说些什么,既然是已经想好了的事,就绝对不会放弃,虽然您完全没能理解我的话。这样并非是对我不利,而是对您自己有害。我想答复您给我写的那封信,并且是当着您的面答复,因为在我看来,这样更为方便。下面就是我关于您的那封信的回答:从我那天第一次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起,以及在后来耳闻了在您所举行的那场晚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就对他开始怀有深深的同情。我所以会同情他,是因为他是那么忠实,以至于他天真地认为与一个……有着这样的性格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就会获得幸福。不出我的意料,我为他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您一点儿也不爱他,您在将他折磨得伤痕累累之后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扔到一旁。您不爱他,因为您太高傲了……不是,我说得不对,不是高傲,而是虚荣,您的虚荣心太重了……我还是没说对:您这人自私自利,达到了……疯狂的、不择手段的地步。您给我的那封信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您是不会对他这么一个老实人产生爱情的,甚至极有可能,您还打心眼里鄙视他,嘲笑他,能够让您爱的,只有您自己的羞耻,以及您永远也难以忘却的您被人糟践、玷污和被人侮辱、嘲弄。假如您没有遭受这么多的耻辱,或者根本不曾遭受过的话,您反而会更加不幸……(阿格拉娅痛快淋漓地急切地说着,这些话是她早就思忖过无数遍,已经烂熟于心的,当她在梦里都还不曾想到过这次会面的时候,她就准备好了;她用恶毒的眼光盯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张气得变形的脸,观察她的这些话所发挥的效用。)“您

不会忘记吧，”她继续说：“那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您知道甚至还亲自读过这封信。在看完这封信之后，我就全明白了，而且事实正与我所预料的一致；不久之前，他自己也向我承认了这一点，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些，也就是那天他对我说的，我甚至连一个字也没变。收到那封信之后，我就开始等候。我的意料并没错，您一定会来这里的，因为您不能离开彼得堡；对于您这种年轻又美貌的女人来说，生活在外省真是一种莫大的浪费……不过，这话并不是我要说的。”她涨红着脸补充了一句，从这时起，一直到她把话说完，她的脸上一直保持着那两团红晕。“当我又看到公爵时，我为他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气恼。您不用笑；如果您要笑，那您就没有资格理解我说这话的道理……”

“您看仔细了，我并没有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忧伤而又严肃地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您想笑，您就笑吧，反正与我无关。我亲自询问过他，他亲口对我说，他对您早就没有爱情了，甚至您让他每每想起，都觉得痛苦不堪。可是他同情您，想到您时，他就心痛如绞。我还应该让您知道，在我们的这一生里，我从来还不曾遇见过第二个像他这么有着高尚纯朴的心灵，对他人无比信任的人。从他说的这话里，我就明白了，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他的人都可以叫他上当，而且不管是谁，不管是怎样地欺骗了他，最后他总会宽恕这人对他犯下的过错。我之所以会爱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阿格拉娅说到此时，忽然停了下来，似乎她被自己所说出的话震惊了，似乎她不相信这样的话竟是从她的口中发出的。但就在同时，她的眼神里又闪烁着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仿佛她现在已经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这个女人”要笑，那就让她去笑吧，去嘲笑她刚才在不经意中脱口而出的自白。

“我想说的都已经说过了，现在您总该知道我为什么请您来了吧？”

“或许是知道了；但是，我希望能听到您亲口说出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很低的声音回答道。

阿格拉娅的心头顿时燃起了怒火。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坚决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说，“您有什么权利来干涉他和我之间的感情？您有什么权利给我写那种信？您又有什么权利时时刻刻地对他又对我宣称您爱他，而且是在您自己抛弃了他，还叫人气愤地、可耻地从他身边逃走以后……”

“无论是对您，还是对他，我都从来不曾说过我爱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此外……您说得很正确，我的确是从他身边逃走的……”她用低得几乎不能再低的声音又补充了一句。

“什么叫‘不论对他还是对我’都不曾宣称过？”阿格拉娅提高了嗓门叫道，“那您写给我的信不算吗？又有谁请您来给我们牵线搭桥，还劝我和他结婚的？难道说这些都不是宣称？为什么您总是不知羞耻地纠缠着我们？起初我还以为，您硬插到我们中间，是想煽动起我对他的讨厌憎恶，从而使我离弃他。一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不过是想用这一套假情假意、虚伪造作的手段来为自己赢得个好的声名……哼，您是这般地贪慕虚荣，您又怎能真挚地爱他呢？您为何要给我写那些可笑的信，而不干干脆脆地离开这地方？您现在为何不嫁给一个深爱着您，还给了您脸面、向您求过婚的高贵的上流人物？您所做的一切，原因都清楚不过了：您嫁给罗戈任，又有什么委屈您的地方呢？相反，您会因之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荣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曾这样形容过您，他说您读过很多的诗，但‘您的学识较之您的……地位来说，实在是太多了’；他还说您是个沉醉在书本里的娇生惯养的女人；又加之您强烈的虚荣心，这就是您的所作所为的全部原因……”

“难道您不是被娇生惯养的吗？”

事情是如此仓促、如此明显露骨地发展到这么一个谁也不曾料想过的地步，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前往帕夫洛夫斯克时，尽管她也预料到此行是凶多吉少，可她还是多多少少地抱有一些幻想。阿格拉娅整个儿处于感情的极度冲动中，由于终于复了仇而产生的巨大的快乐和兴奋使她无法控制自己，就像是身不由己地从山上一路滚下去似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对这样的一个阿格拉娅，简直太惊诧了；她望着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最初的那一瞬间，她甚至有点儿瞠目结舌，完全不知所措。她是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的那样是个读了太多诗的女人，还是像公爵所坚信的那样，不过是个没有理智的疯狂的女人？诚然，她在有些时候做过一些可耻的、放肆的事情，但不管如何，这个女人远远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恬不知耻，那么粗俗蛮横，她也会轻易地相信别人。实际上，她的血液里有很浓的书卷气息，她性格内向沉静，喜欢无边无际的幻想，向往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同时，她身上又有着坚韧顽强的品质……对这个，公爵是很清楚的；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痛苦。阿格拉娅对此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您怎敢这么对我说话？”她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居高临下的傲慢语气回答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她的反驳。

“您听错了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莫名其妙。“我对您说话时又怎么了？”

“如果您想做个规矩正派的女人，那当时您为何不甩掉引诱您的托茨基……而要虚伪地演戏？”阿格拉娅突然没有来由地说。

“您对我的情况知道多少？您又有什么权利来斥责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打了个冷战，脸色一下子变得可怕的苍白。

“我知道，您没有去找活儿干，而是跟着有钱的罗戈任跑了，想从而扮作一个被无辜地逐出天国的天使。而为了这个天使，托茨基曾经要开枪自尽，我真是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以理解。”

“您给我闭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厌恶地喝道，她看上去像是陷入了极度的痛苦。“您对我的理解就和……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女佣对我的理解一样，前些日子，她还跟自己的未婚夫找到民事法官那儿去打官司。说实话，您的理解也许还比不上她的……”

“我想，规矩正经的姑娘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您为什么要这般地鄙视一个以劳动谋生的女佣？”

“我并不是鄙视劳动，让我鄙视的，是在这儿大谈劳动的您。”

“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女人，就应该去给人家作洗衣佣。”

俩人都站起身来，面色都十分苍白，两双眼睛则充满仇意地互相对视着。

“阿格拉娅，不要再说了！您这样说，对她是不公平的。”公爵惊惶地叫道。罗戈任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他只是紧咬着嘴，抱着两臂，一言不发地听着、看着。

“你们瞧瞧她的样子，”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气得浑身不停地颤抖。“你们瞧瞧这位尊贵的小姐！过去，我一直把她当做纯洁无瑕的天使！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屈尊上我这儿来，怎么没带上您的家庭女教师呢？……您是否要……要让我直接地打开天窗说亮话，告诉您，您为什么会屈尊到这个有辱您身份的地方来？您心里害怕了，恐惧了，所以您才来找我了。”

“害怕您？”阿格拉娅反问道。她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竟然敢对她说出这样的话而掩饰不住地表现出极度的、幼稚的惊讶。

“当然是害怕我！既然您下决心来找我，这本身就足以表明您害怕我。您若是害怕一个人，您就不会鄙视他。您想，我对您一直都是十分尊重的，直到这一分钟之前！您想听听我为什么说您害怕我，还有此刻您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吗？您来只是想亲自验证一番：看他是对您的爱意更浓还是更加爱我，因为您强烈

的嫉妒心在作祟……”

“他已经对我说过，他不爱您，他恨您……”阿格拉娅喃喃道。

“或许是吧；或许我不值得他爱，但是……但是我认为，您说的并不是实话！他不可能恨我，他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尽管如此，我并没打算和您计较这个……因为我设身处地地考虑了您现在的处境……但回过头来说，我总是把您想像得比真实的您更好一些；说真的，我过去认为您是一个更聪明，甚至更漂亮美丽的姑娘……好了，带着您的宝贝一块儿离开这儿吧……嗯，他就在旁边，神情恍恍惚惚地望着您。您把他带走吧，只是您要遵守一个条件：马上就离开，马上就从我眼前消失……”

她瘫软地倒进沙发里，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般滚滚滑下脸庞。但很快，她的眼睛突然又变得炯炯有神，她凝视了一下阿格拉娅，从沙发里站起身来。

“您是不是想让我立即……下一道命——令？您知道吗，只要我一声令下，他就会立刻离开您的身边，他就永远属于我，并且娶我，而您呢，您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悲泣着跑回家去？您要我这样做么？”她像疯子一般地嚷嚷道，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话会是她说的。

阿格拉娅吓得赶紧朝门口奔去，可到了门口，她又停住了脚步，立在那儿，像脚底生了根一样，继续听她说。

“想不想让我把罗戈任赶走？你以为，我为了让你心头满意，就已经和罗戈任结婚了吗？我此刻就可以当着你的面对他大叫一声：‘滚蛋，罗戈任！’而我要对公爵说：‘你还记得曾经对我许下的承诺吗？’上帝呀！我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的，仿佛我就是天生比他们低贱一等呢？公爵，难道您忘了，您曾亲口对我信誓旦旦，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您都会呆在我的身边，永远都不离开我；您还说您爱我，对我过去的一切您都可以毫不计较，并且还会尊……尊重我。是的，这话也是您说的！而我从您

身边逃走，只是想让您恢复自由之身。但现在，我不愿意再这样了！她凭什么侮辱我，把我说成是不守规矩的下贱女人！您去问问罗戈任，他会跟您说清楚，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下贱的浪荡女人！现在，她侮辱了我，而且这种侮辱是当着您的面加到我身上的，您是否想要扔下我不闻不问，然后挽着她的手和她一起离开呢？以前，我只信任您一个人，如果现在您要做出这种事来，您就该下地狱。罗戈任，你滚开，我不需要你！”她几乎丧失了理智，只是极力地想将憋在心里的话通通发泄出来，她的脸因为愤怒而被挤得变了形，嘴干渴得要命，很显然，对这些刚才夸下的海口，她自己也并不相信。但同时，她又希望这一时刻能够延长一些，即使只是延长一秒钟，也能让她多欺骗自己一会儿。此时的她是如此的冲动，很有可能，她会因此而突然一头倒下，再也醒不过来，至少公爵有这种感觉。“瞧，他就在这儿！”她拿手指着公爵，对阿格拉娅气势汹汹地叫道，“如果他现在不走到我身边来，不要我，不肯抛弃你，那你就带着他走。我把他让给你，我不要他！……”

她和阿格拉娅都一动不动地站着，俩人都发疯似的死死地望着公爵，仿佛在等待最后的抉择。但是，他也许并不明白这一挑战所蕴含的全部力量，我们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确实是不明白。他只看到自己面前那张充满着绝望、疯狂的痛苦的脸，只要一看到这张脸，他就觉得“心痛如绞”，就像有一次他对阿格拉娅所说的那样。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指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半哀求半责怪地对阿格拉娅说：

“难道可能这样吗！您可知道，她……是多么的不幸！”

但他的话刚刚说完，抬头便迎接到了阿格拉娅那可怕的目光，那目光使他不敢再开口说些什么。在那双眼睛里，贮满了无限的悲痛，无限的怨恨，致使他不禁猛拍了一下双手，惊呼着冲向她身边。但已经为时太晚了！她无法容忍他丝毫的动摇和犹豫，她伸出双手掩住脸，凄厉地叫了声：“天啊，我的上帝！”就一

头冲出房门去。罗戈任也赶紧跟在她身后跑了出来，为她打开了整栋房子最外面的大门。

公爵也紧随其后地想要追出去，但在门口，一双手将他的腰死死地抱住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绝望的面孔直直地面对着他，发青的双唇嗫嚅着问：

“您还要去追她？去追她……”

话未说完，她就已经晕倒在他怀里。他将她抱进房间，轻轻地放进沙发里，自己则傻傻地站在一旁守着。回到屋里来的罗戈任见状急忙抓过放在茶几上的一杯水，朝她的脸上泼去。她虚弱地睁开了眼，有一会儿她像是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在环视四周之后，她突然打了个哆嗦，接着便尖叫着扑向公爵的怀里。

“您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她兴奋地高声喊道，“高傲的小姐跑回家去了！哈哈哈！”她不顾一切地笑着，“哈哈哈，我竟然曾经把他让给这个小姐！为什么要让呢？为什么？真是傻瓜、疯子……滚开吧，罗戈任！哈哈哈！”

罗戈任凝视了他们一会儿，一句话也不说，拿起自己的帽子就转身出去了。十分钟之后，公爵坐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旁，像对一个小孩一般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面孔，目光始终不从她身上移开。她快活地大笑，他也就跟着她笑；她若是哭泣，他也就跟着流泪。他一直没开口说话，只是认真地倾听她那由于过度喜悦而东拉西扯的低声嘀咕。他未必就能听懂她所说的，但他总是保持着平静的微笑，只要稍稍感到她又有了一丝忧愁或者又开始流泪或埋怨，他就开始温柔地抚摸她的头，用手在她的脸上慢慢地来回摩挲，抚慰她、劝释她，就如同在爱抚着一个孩子一般。

九

距离本书上一章所描述的事情发生之日，时间已经相隔了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里，我们这部书里的几个人物的情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不加一番特别的说明，我们就很难将故事继续讲述下去。但是，我们又认为，我们还是只应该简单明了地将事情的真实面貌讲叙出来，尽量不去作任何附加的说明。之所以应该如此，原因很简单：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是无法将所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的。我们首先作了如此的说明，一定会令读者们觉得惊诧和迷惑不解：你自己都无法说清，并且也没有你个人的见解，那故事还能继续讲下去吗？为了不使自己陷入一个更难堪的地步，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尽可能地给予说明吧，或许给予我厚爱的读者最终会明白，我们到底有什么难以言说的苦衷。况且，这个例子也并非是与故事本身无关的横生枝节，与之相反，它正是故事自然而然的顺承和继续。

两个星期之后，已经进入了七月初。在这过去的两星期里，我们这部书里的主人公的故事，尤其是新近以来在他们中间上演的种种曲折传奇的情节，竟然逐渐被演绎成一桩叫人听了难以相信但却又足以逗人发笑的奇闻，而且这奇闻还几乎是非常明显的。慢慢地，在与列别杰夫、普季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叶潘钦家邻近的所有街道上，人们都在传播这桩奇闻轶事，总之，它几乎传遍了全城的每个角落，甚至还被传到了城郊。差不多整个社会（包括本地人、前来避暑和前来听音乐的外地人），都在谈说一个相同的故事，尽管人言各殊，但故事都是这样讲的一位公爵，在一个颇有声望、受人尊重的家族里惹出了一桩丑事。他拒绝了与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这户人家的小姐再保持任何关系，而是神魂颠倒地对一个有名的放荡女人着了魔，以至于不

顾一切地，对所有对他的威胁和愤慨的指责置之不顾，一心计划在最近就同这个曾遭到人们耻笑的女人结婚，而且婚礼就将在这儿，也就是帕夫洛夫斯克，大张旗鼓地公开举行。这则奇闻又被凭空增添了许多不光彩的丑恶的东西，还和许多有名的要人联系了起来。同时，人们还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它更显得像谜一般难以猜测。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它又分明是无法抵赖的事实，而且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大家普遍的好奇心理和人们传播的种种流言蜚语，自然也就是可以原谅的了。那些最巧妙又最合情合理的议论，源自那几位装作正人君子又专爱散播流言、挑拨是非的人之口，他们这种人向来被别人称为头脑机智灵活，在每次社交活动中，他们总是扮演忙于向别人解释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果的角色。在他们看来，承担这样的任务是他们不容推辞的使命，而且这本来也就是一件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年轻的公爵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族，可以算得上很有资产，可惜是个白痴。但他又是个民主派，信奉屠格涅夫先生所发现的虚无主义。他几乎不会讲俄语，爱上了叶潘钦将军家的一位小姐，到后来终于成为了这位小姐的未婚夫，将军一家对他十分满意。但他正同报上最近刊登的那个法国神学院学生一样：那学生故意上书请求人家授予他神父的职务，他还按照规定，履行了所有的仪式，比如叩头、亲吻十字架、宣读誓言等等。可到了第二天，他却写信给主教，说他丝毫也不信仰上帝，还说他觉得靠欺骗人民来混饭吃是叫人羞耻的，所以他自动卸下昨天授给他的神职，并且他还把这封信公开在自由派办的报纸上。公爵也就像这个无神论者一样玩弄花招，戏弄人家。据他们说，他似乎有意等待着，在他未来的岳父母举行盛宴，将他介绍给许多达官要人时，当着众多客人的面，公开表白他的思想，将那些受惯了别人尊崇的达官贵人们痛斥一顿，还羞辱性地拒绝了与将军女儿的婚事；并且在反抗想要将他带走的仆人时，摔碎了一只非常典雅美丽的中国花瓶。

除此之外,他们又依照当时社会流行的风气加了段补充,说这个傻瓜倒是真心真意地爱着这位小姐的,他拒绝这位小姐,完全是受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为了制造混乱。他要当着整个上层社会的面和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结婚,是想逞一时之快;也是想借此向众人表白,在他的思想里,没有谁是堕落卑贱的女人,也没有谁是高贵纯洁的女人,有的只是主张和追求自由的女人;他对上流社会里流传已久的陈旧的划分女人的方法嗤之以鼻,他只相信"妇女问题"。说穿了,一个堕落的不守妇德的女人,在他看去,甚至比一个不堕落的女人还要高尚,还要值得尊重和爱。这一解释听上去非常合乎情理,因而大多数前去该地避暑的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它,更何况每天发生的种种事实又为它提供了充分有力的证据。当然,还剩下许多事情无法得到完满的解释:有些人说,这位叫人同情的小姐十分地爱她的未婚夫,也就是公爵,竟然在他拒绝她的第二天,亲自跑去找他,而他那时正怡然自得地呆在那个放荡的女人家里;另外的一些人则说,事实与此恰好相反,他是有意将她引到那个下流女人那儿去的,目的就是要让她出丑,这显然又是他的虚无主义在捣鬼。不论大家如何的众说纷纭,反正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况且,那被人们视为一大丑闻的婚礼,无疑是真的快举行了。

　　如此一来,假若有读者要我说个清楚——自然不是就这件事的虚无主义色彩而言,而仅是就关于这场婚礼的一些问题:公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这场婚礼实现了自己真实的意愿?目前这些意愿到底有何表现?眼下又怎样来判定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我只清楚一点,那就是婚礼的日期确实已经订下来了,公爵把这事全权托付给列别杰夫、凯勒尔以及列别杰夫的一个朋友(这人是列别杰夫为这次婚事特意介绍给公爵的),由他们负责操持整个婚事,不管是与教会打交道还是采办日常用品;他还吩咐他们不要吝惜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坚持要举

办这场婚礼，而且一再催促；最后决定让凯勒尔担当公爵的傧相，这是他强烈要求的结果；布尔多夫斯基则将担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傧相，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婚礼的日子，则被确定在七月初。可除去了这些确凿无疑的情况之外，我还知道的另外一些事实则令我完完全全迷惑了，因为它们正好与上面所提到的相矛盾。比如说吧，我就怀疑，公爵在将婚礼的事完全托付给列别杰夫等人之后，他几乎在当天就将他有了婚礼司仪、有了傧相、确立了婚礼日期这回事忘得干干净净了；如果说他忙着要做出这些安排，把所有的事都交给别人去打理，那纯粹是因为他想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或许，甚至是想要自己尽快忘掉这事。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想的是什么？他想要记住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件事上他没有遭到任何外来的强加于他的力量的干扰（比如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给他施加的压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确是期望能够尽快地举办婚礼，而且想这样做的，也是她而不是公爵；但公爵答应她时很痛快，一点儿也没犹豫，就像她是在请求他做一件非常普通的小事一般。摆在我眼前的这类叫人奇怪的事太多了，但照我的理解来看，这些事不仅不能将事情弄得清楚一些，反而将事情弄得更复杂和混乱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再举出一个例子来。

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星期的每一个白天和晚上，公爵都是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一起度过的；她将他带在身边，一同去散步、听音乐；他每天都带着她坐马车出去兜风；只要有一个小时俩人不在一起，公爵就开始挂念她（从这些现象看来，他的确是发自内心地爱她的），不管她说什么，他都带着温柔的微笑静静地听着，一连几个小时，几乎一次也不开口去打断她。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在这两个星期里，他有几次，甚至可以说是好多次，突然到叶潘钦将军家去，并且他也不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隐瞒自己的行踪，这几乎让她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们知

道的还有，叶潘钦家留在帕夫洛夫斯克时，他并没有受到接待，他想与阿格拉娅见面的请求也总是遭到拒绝；他一言不发地离去，第二天又出现在叶潘钦家门口，似乎全然忘记了昨天所吃的闭门羹，不用问，他当然是只能再尝试一次被人拒之于门外的滋味了。此外，我们还知道，在阿格拉亚・伊万诺芙娜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中跑出去的一小时之后，或许，还没有一小时，公爵已经出现在叶潘钦家。他无疑认为自己准能在那儿找到阿格拉娅，他的出现让叶潘钦全家都非常的不解和惊恐，因为阿格拉娅还没有回到家中来，而且他们是从公爵口中才知道她同他一道去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据有的人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甚至希公爵对公爵都十分的冷淡生硬和不友好，而且当时就言辞激烈地表示要与公爵绝交，尤其是在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突然跑来告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已经在她那里呆了近一个小时，并且眼下的情况大为不好，看来，是绝不愿回家的之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显然被这一最新消息震呆了，而且这一消息完全符合情理：阿格拉娅在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儿离开之后，她的确会宁肯死去，也不愿去面对家里的人，所以她才会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里去。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当即就觉得应该一刻也不耽误地将事情通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于是母女三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赶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家，紧随其后的是刚刚到家的一家之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至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尽管这家人毫不留情面地驱赶他走，他还是跟在他们身后慢慢地走着；但按照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吩咐，那边的人并没有放他进门去见阿格拉娅。不过，事情是这样结局的，阿格拉娅一见到母亲和两个姐姐都为她悲伤哭泣，丝毫也没流露出责备她的意思，就扑向她们怀里，马上与她们一道回家了。据有的人说（虽说这些传言并不完全真实可信），加夫里亚・

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在这次发生的事上，也还是很不幸运。他抓住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跑去通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单独与阿格拉娅单独呆在一起的时机，突发奇想地向她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尽管阿格拉娅当时还在不停地流泪抽泣，可听了他的话，她还是忍俊不禁，大笑起来，并且还突然问了他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他敢不敢将自己的手指放到蜡烛上去烧，以此来证明他对她的爱是真诚的？听说，这个提议让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惊慌失措，神色既有几分迷茫，又有几分难堪，他这副模样让阿格拉娅咯咯笑个没完。她笑着从他身边跑开，跑到楼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房间里去了，她的父母正是在那里找到她的。而第二天，公爵是从伊波利特口中听说这件有趣的事的。伊波利特病得已经下不了床，他特地请人将公爵叫到他床前，告诉了他这桩趣闻。至于伊波利特是从何处得知这件事的，我们就无法弄清楚了。不过，当公爵听到关于将手放在蜡烛上烧的情节时，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叫伊波利特都感到惊讶，但后来，他忽然又浑身发颤，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般不住地流下来……总的说来，他这些日子里整日惶恐不安，非常痛苦，像是受着什么巨大的煎熬，可又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伊波利特干脆断定他神经出了毛病；但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好随随便便地下结论。

我们依据事实的本来面貌提供了这些情况，又不愿意对之加以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之所以要这样做，绝对不是想要在读者面前替我们的主人公辩护。何况，我们完全支持他的朋友对他感到的愤慨。有段时间，甚至薇拉·列别杰娅也很对他感到恼火；科利亚也很气愤；在没有选中做傧相之前，凯勒尔也对他极为不满，更别提列别杰夫了。他甚至开始玩弄花样，存心和公爵对着干，不过这也是由于他实在义愤难平，而且甚至完完全全是出于义愤，但是这事还是留给以后再说吧。总而言之，我们完全同意并且非常赞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一些很有力

度，甚至从心理学上讲，算得了是很深刻的话。他的这些话是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发生了那件事之后的第六天或者第七天，在一次朋友间的友好的谈话中，几乎毫不顾及情面地直接向公爵道出来的。我们还得顺便在这里指出，不光是叶潘钦家里的人，甚至所有那些与叶潘钦家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都认为应当与公爵绝交。比如，希公爵在跟公爵照面时甚至有意将头扭到一旁去，也不回他的礼。可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却不担心自己的好名声会因之受损，他依旧去看公爵，尽管他又开始每天上叶潘钦家拜会，并且在他们家显然受到了规格很高的招待，他们家可说是对他青眼有加。他正好在叶潘钦全家离开帕夫洛夫斯克后的第二天，前去拜访公爵。在迈进大门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人们口中传播着的种种流言，甚至这其中还有着他的一份功劳。公爵见到他非常高兴，并且马上和他谈论起了叶潘钦家的事；面对如此的坦率和真诚，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任何的拘束，他也就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奔主题地谈起了正事。

在此之前，公爵还一点不知叶潘钦家搬走的消息；他非常惊讶，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了；但一分钟后，他摇了摇头，似乎在思索什么问题，但神色依然是忐忑不安的，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但他立刻又跟着探听他们家到底搬到哪儿去了。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他所有的表现：不停地提问，并且是真诚质朴的提问，既显得惊惶，又奇怪地表现出坦诚、激动和不安，——这一切都叫他感到万分的惊讶。然而，他还是客气地将他知道的一切详详尽尽地告诉了公爵。很多事公爵都不知晓，他是第一个将消息从叶潘钦家带来的人。他证明说，阿格拉娅确实病了，并且连着三天三夜发着高烧，几乎整宿都不能入睡；现在，她好了点儿，已经脱离了危险，但仍然处于一种神经质的、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幸亏家里很和气安宁！不仅没有人当着阿格拉娅提那件

事，甚至他们在私下的交谈中也避开那个话题。阿格拉娅的父母已经决定了，等阿杰莱达的喜事一办完，也就是秋天，就立即动身去国外旅行；有人无意中在阿格拉娅面前说漏了嘴，她知道这个计划后也以沉默表示了同意。”至于他，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很有可能要去国外。甚至希公爵，也打算跟阿杰莱达一起离开俄国，去国外呆两、三个月，如果他能从公事中抽出身来的话。只有将军自己打算留下来。现在，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到家里的科尔米诺庄园去了，那里距离彼得堡大约有二十俄里，有一幢很宽敞的房子可以供主人们居住。别洛孔斯卡娅还没离开这里去莫斯科，似乎是故意留下来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坚持认为，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绝对没有可能继续留在帕夫洛夫斯克；每天，她都会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口里听到城里流传的种种流言蜚语。至于说住到在叶拉金[1]的别墅去，大家都觉得是行不通的。

“哎，的确也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补充说，“您也会同意，怎么能够忍受呢……尤其是她们都清楚，在您这儿，也就是您家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些什么。另外，公爵，虽然您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于门外，您还是每天去那里登门求见……”

“是的，您说得很对，是的，我是希望能见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又摇了摇头。

“哎，亲爱的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既哀伤又起劲地叫道，“您当时怎么可以让……让这一切发生呢？当然喽，您也不曾意料到事情会这样……我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您不知如何是好是必然不可避免的……而且去阻止一个失去了理智的、近乎发了疯的姑娘，也不是您能做到的！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位姑娘对您的……爱达到了强烈得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不希望有另一个女人来和她分享这种爱，而您……您却抛弃和毁坏

---

[1] 叶拉金：波得堡涅瓦河最北部的一个小岛。

了这样一件值得珍爱的宝物！”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是我的错，”公爵忧心忡忡地说，“您要知道，就她一个人，仅仅就阿格拉娅一个人才是这样看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别的人都不是这样看她的。”

“这一切之所以叫人愤怒，就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根本就无足轻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以一种无法遏止的激动嚷了起来，“公爵，请您原谅我，但是……我……思考过这件事，公爵；我反反复复地思考过。我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半年前都发生了些什么，这些，这所有的——都没什么不得了的！它们不过是一时热情之下的幻想，不过是场很快就会消散的过眼云烟，只有头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的少女由于她的妒意和恐惧，才会将这些看得有多么的了不得！”

这时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已经撕破情面，他只管尽情地将自己心中的愤慨得以发泄出来。他理性十足、有条不紊，甚至，我再重复一次，在心理上非常深刻地向公爵展示了过去公爵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俩人间全部的关系状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向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为人称道，现在他简直达到了口若悬河的地步。“从一开始起，”他断言，“您就是以虚假开头的；凡以虚假开头的，必然要以虚假结束，这是必然的规律。有人把您称为白痴，我从不这样认为，您的智慧使这个称号绝对不属于您，并且，我对这些人这样称呼您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您又总是显得很奇怪，总是与众不同，您自己也不会否认这点。我认为，整件事都发生在这样的基础上：首先是因为，我这样说吧，您天生就缺乏经验（请注意，公爵，我用的是‘天生’这个词）；其次，您太质朴；再其次，您非常地缺乏分寸感（您自己也有好几次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最后，在您的头脑里，积存着太多的规矩、信条，您太老实了，以至于到现在还把它们当做是固有的、必然的信念！我想，您自己也会意识到，公爵，在您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关系中，您从头到尾都沉迷于所谓的‘妇女问题’中，

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假民主的色彩（为了说得简单一点儿，我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对罗戈任送钱来的那天晚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上演的那出荒诞不经的丑剧，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对你们一一加以详细的分析，让您像照镜子一样看看您自己，我非常清楚整件事的发生过程以及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当您还在瑞士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您向往祖国，您热切地渴望能回到俄罗斯来。对于您来说，它是一块蒙了面纱的神秘的土地，但却又是快乐和幸福的家园；您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这些书或许本身都是不错的，但它们对于您而言，却是有害无益的。您怀着满腔的热忱回来了，渴望能放开手脚，大展鸿图。就在那天，有人对您，对您这么一个骑士和初涉情感的青年讲叙了一个遭受凌辱的女人的故事，故事忧伤得令人心碎，而且它是关于女人的。当天您就亲眼见到了这个女人，她的美貌一下就让你惊呆了、痴迷了，那是神话般的、有蛊惑力的美艳（我也同意，她的确是个美人）。再加上您的神经质和癫痫病，以及彼得堡那扰乱人的神智的春冬交接的天气。除此之外。整整一天里，您都身处一个对您来说是陌生、新奇、梦幻般的城市里，走马观花般地经历了许多的场面，认识了许多的人，您所面对的现实完完全全地在您的意想之外。您见到了叶潘钦的三个美丽的女儿，其中包括阿格拉娅；再说还有疲惫、头晕；再加上纳斯塔西亚·菲利波芙娜的客厅和它的气氛，以及……我倒是想请您说说，在那种情况下，您还期望自己有怎样的举动呢？”

“是的，是的，”公爵红着脸点了点头说，“是的，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您可知道，头天晚上在火车上我几乎整夜都没合眼，再前一天晚上也如此，而且我的情绪也很低落……”

“正是这样，这不就对了吗，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兴奋地继续向下说，“显然，这时您沉醉在一种欣喜，甚至狂热中，您迫不及待地要寻找机会来对众人表达

您豁达开通的思想。那就是：您，尽管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族，尽管是没有任何污点的清清白白的公爵，但您并不认为这样一个遭受侮辱的女人是可鄙的，因为这不是由于她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完全是由上流社会里那些可恶的混蛋所造成的罪孽。噢，老天，这不是不可理解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儿，亲爱的公爵，关键在于：您的感情是不是诚挚的，是不是真正源自您的内心，或许它只是一时的冲动？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尽管在教堂里她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但这并不等于说她做得很对，所有的人都应因之而赞赏她、敬重她呀！难道在三个月之后，您还没能理智地看清这点吗？好吧，我们退一步来讲，就算她真是无辜的（我并不坚持这点，因为我不愿这样做），那么，难道她可以用她所有古怪离奇的遭遇，来为她那叫人无法容忍的恶魔般的高傲，还有那种贪婪无耻的利己主义作辩解吗？很抱歉，公爵，我说得过火了，但……”

“的确，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或许您说得很正确……”公爵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轻声说道，“她确实很容易冲动和激怒，您说得没错，不过……”

“我的公爵，您是想说，她值得同情吗？但难道为了要同情她、怜悯她，为了要让她得到满足和快乐，您就有权羞辱另外一位纯真又高尚的小姐，而且是在那双高傲又满怀恨意的眼睛注视下公然地让她蒙受羞辱？即使您是充满了对那个人的同情，您又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这简直是叫人无法相信的虚张声势！您既然爱一个姑娘，那您怎么忍心当着她的情敌去羞辱她？您既然已经真诚地向她求过婚，那您又怎能为了另外的一个女人而离弃她，并且是当着这另一个女人的面做出的？……您不会忘记吧，您已经向她求过婚，并且当时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都在场的！公爵，请原谅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在做了这一切之后，还能算作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吗？而且……而且，您还非要说您爱她，您这不是在欺骗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姑娘吗？”

“是的，您说得很对，是的，我知道我做错了！”公爵满脸忧伤地低声说道。

“难道您就这样说说就行了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怒火中烧，“难道就一句‘我错了’就算了结了？您既然知道错了，您为什么又顽固地不去纠正、挽回？您的良心，您的‘基督徒’的良心这时又跑哪儿去了？您可是亲眼见到她的脸的：她脸上的痛苦，比起您的那个女人，比起那个冒充第三者，无耻地破坏人家美满婚姻的女人，要少一丝一毫吗？您怎么能在目睹了这情形之后还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呢？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但是……您应该知道，我没有听之任之呀……”公爵可怜地喃喃道。

“您没有听之任之？”

“是的，我半点儿也没有听之任之。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清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我当时跑出去追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可就在那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晕过去了，但从那时直到此刻，我都从未被允许见到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这也没什么不同的，即使是那个女人晕倒了，您也应该跑出去追阿格拉娅！”

“是的，您说得对，我是应该……可是她会去死的！她会去自杀的！您不知道她的脾气，况且……反正都一样，以后我会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而且……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知您是否知道，我能看出，您仿佛并不了解事情的所有情况。请告诉我，她们为何不允许我见到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呢？如果我能有机会见到她，我会把一切都对她解释清楚的。您要明白，她俩当时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完全不是她们各自心中想要说的话，结果她俩就搞得……这道理我无法跟您说明白，但要是跟阿格拉娅说，她或许能理解的……噢，上帝！您提到当时她苍白的脸色，提到她当时跑出去时的样子……噢，我的上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地记得！咱们走吧，这就

走！”他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猛地一把扯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袖子，要拉他出去。

“您这是要上哪儿去？”

“去找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咱们去找她，这就去……”

“刚才我不是告诉您她现在已经离开帕夫洛夫斯克了吗，您还去干什么？”

“她会理解的，会理解的！”公爵双手作祈求状，口里喃喃地念着，像是在对上帝祈祷一般，“她会理解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而纯粹是另外的样子。”

“怎么纯粹是另外一回事？说到底，你们俩不是已经计划好要结婚了吗？可见，您非要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您究竟要不要结婚呢？”

“嗯，要的……我要结婚；是的，我要结婚！”

“那为什么又还要说不是那么回事呢？”

“哦，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反正，反正我结不结婚都没什么区别，这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区别、没有关系呢？您要弄明白，这可不是像小孩做游戏呀！您是跟一个您爱的女人结婚，给她带去幸福和欢乐。您做这些，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是看见并且知道一切的，又怎么会没有区别呢？”

“幸福？噢，不，我仅仅是简简单单地结一下婚而已；她非要结婚不可；我结了婚，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反正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不依从她，她一定会死的。现在我明白了，她与罗戈任的那场婚姻简直是疯子的行为！以前我不懂，现在我全弄清楚了，您知道吗，当时她俩彼此面对着站在一起，我真不愿让自己去面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张脸，简直是让我难以忍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他带着神秘的表情压低了桑门），我从来没对谁说过这一点，即使是阿格拉娅也不知道，我实在不能忍受去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

张脸。……方才您提到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举办的那场晚会，您说得没错，但您还漏了一点，因为您不知道：我看见了她的脸！那天上午对着那张照片时，我就不能忍受那张脸……比如薇拉·列别杰娅，她就完全是另一种眼神；我……我惧怕见她的那张脸！”他又补充了一句，脸上呈现出一种恐惧骇怕的表情。

“您害怕？”

“是的，我怕，她是个疯子！”他满脸煞白，低低地喃喃道。

“您的确知晓这一点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奇地问道。

“是的，我的确是知道的，而且现在我已经确信了；这几天，我已经对此毫不怀疑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这么做？”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忍不住惊叫起来，“这样看来，您跟她结婚是因为您怕她喽？这叫人太难理解了……也许，您和她结婚，而您根本不爱她？”

“噢，不，我爱她，全身心地爱她。可她……她是个孩子，完全是个孩子！ 噢，您不会明白的！”

“可您同时又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起誓说您爱她！”

“是的，是的，我爱她！”

“这算怎么回事？ 难道，这两个女人，您都爱？”

“噢，是的，正是这样！”

“上帝！ 公爵，您知道您自己在说什么吗？ 您的头脑不清醒了吧？”

“没有阿格拉娅，我……我一定要见她！ 我……我很快就会在睡梦中死去；我想，就会在今天夜里。噢，如果能让阿格拉娅知道这一切，该有多好呀……我一定要让她知道。因为她必须得知道关于这件事的一切，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从来都难以做到了解另一个人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当这个人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而这本身是多么必要的呀！ ……可是，我都不知自己现在在

说些什么，我头脑里一片混乱；您的话太让我吃惊了……难道现在她的脸色还和当时跑出去时一样？噢，是的，是我犯下的错误！很可能，这一切错误都是我酿就的！我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可我知道是我的错……这里面有些情况我无法对您说清楚，但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是能够明白的！哦，我坚信，她会明白的。”

“不，公爵，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是不会明白的！她爱您，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是一个鲜活的人对另一个鲜活的人的爱，而不是……抽象的精神上的爱恋。可怜的公爵，您知道吗，最确切的情况是，您从没真正爱过谁，不论是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

“我不知道……也许您说的是对的，也许我就是这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您都是对的。您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啊，我的头疼又发作了，我们去找她吧！求您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和我一起去吧！”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她已经离开帕夫洛夫斯克了，她现在在科尔米诺。”

“那我们就去科为米诺去，现在就出发！”

“这是不——可——能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边拉长了声音说着，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您听我说，我写封信给她，您帮我捎去吧！”

“不，公爵，不行！您就别把这样的差事派到我头上吧，我办不到！”

俩人分手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告辞离开的时候，头脑里突然生出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他觉得公爵的神经有点儿毛病。“他怕那张脸，可他又爱那张脸，这意味着什么呢？与此同时，他确实会因为失去了阿格拉娅而死去，那么阿格拉娅或许永远也无从得知他对她的爱是如何之深、如何之强烈了！哈哈！怎么能同时两个女人都爱呢？这两种爱是方式不同的爱吗？这倒

是件有趣的事……可怜的白痴！现在他会做出什么来呢？”

十

但是，公爵并没有像他自己在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谈话中所预言的那样，在举行婚礼之前死去，不论是在“睡梦中的时候”，还是在睁着眼醒着的时候，他都没有死去。晚上他的确睡不好觉，经常被噩梦困扰；但白天，跟别人在一起时，他不但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是满意、愉快，只不过是有时当他身旁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会变得满腹心事，思虑重重。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忙碌着，订下的婚礼的日期正好是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登门拜访那天有一星期左右。婚事办得这么匆忙，即使公爵最好的朋友（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也对他们为了“拯救”这个可怜的白痴所做出的一切尝试和努力感到深深的失望。很多人都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公爵的这次访问，似乎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这对夫妻的怂恿。但是，即使他俩慈悲的心怀让他们有可能想帮助这可怜的白痴从深渊里解脱出来，那这种帮助最多也不过体现为这样的一次微微的尝试；他们无法做出更多的努力，这是他们的地位，或许还有他们的心理（这是自然而然的）所决定的。我们曾经提起过，就是公爵身边的人，也都颇有微词。但是，薇拉·列别杰娅的反应仅仅是一个人独自哭泣。另外，她大多数时间里是将自己关在家里，而不像从前那样经常到公爵那儿去看看。科利亚此时正忙于为他父亲操办后事，老头子在第一次中风之后的第七、八天，再次中风，没多久就死去了。对于这家人所遭受的不幸，公爵非常同情。在头几天里，他每天都要抽出好几个小时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呆在一起，安慰和陪伴她；他参加了老头的葬礼，还去了教堂参加

祈祷仪式。很多人都察觉到，在教堂里，人们从公爵露面时起，一直到他起身离开，都始终不停地在私下里嘀嘀咕咕；在大街上和花园里的情况通常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是徒步走着，还是坐在马车上路过，周围便会响起一片乱哄哄的窃窃私语声，还有人对着他指指点点，口中念着他的名字，另外，也还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名字。举行葬礼时，有人专门留意地看她是否会在葬礼上出现，但她并没有来。上尉太太也没有参加葬礼，列别杰夫苦口婆心的劝说制止了她。葬礼上的安魂弥撒给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影响：当他还在教堂里对列别杰夫提出的一个问题进行回答时，就悄声地告诉他，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东正教的安魂弥撒，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当他还是小孩时他曾经在一座乡村教堂里，参加过另外的一种安魂弥撒。

“是啊，您瞧，谁都觉得躺在棺材里的并不是原来的他一样，您记得吗，就在没多久之前，我们还让他做主席呢！”列别杰夫对公爵低语说，“您在找谁？”

“不找谁，不过是随意看看。我好像感觉到……”

“您该不是想找罗戈任吧？”

“难道他会在这儿吗？”

“没错，他正在教堂里。”

“难怪我会感觉到我看见了他的那双眼睛，”公爵嘀咕说，他显得有些惶恐不安，“他怎么……他怎么会在这里？邀请他了吗？”

“当然没有，谁也没想到过要邀请他呀。他又算不上是死者的什么亲朋好友。您瞧瞧，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过都是前来观看的人而已。您为什么会这么惊诧？我现在可经常能碰上他；在最近的一星期里，就在帕夫洛夫斯克这地方，我就已经有三、四次突然遇上他了。”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打那以后。”公爵喃喃地说。

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从来不曾跟他说过她“打那

以后”见过罗戈任，所以公爵因之断言，罗戈任是为了某种原因有意躲起来不露面。这一整天，他都在苦苦地思虑着，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这一整天里，包括整个晚上，都非常地愉快。

科利亚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前，就和公爵重归于好了，他建议公爵请凯勒尔和布尔多夫斯基做傧相（因为这事很急迫，不能再拖了）。他向公爵担保说凯勒尔的举止一定会规矩得体，也许他正派得上用场，至于布尔多夫斯基就更不必担心了，这人一向稳重沉静。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列别杰夫还向公爵提意见说，既然婚事已经定下来了，那何必非要在帕夫洛夫斯克举行婚礼呢？而且还非要选在这个四处都是避暑的人的时节，非要如此张扬呢？将婚礼安排在彼得堡，甚至安排在家里，不是更好吗？公爵非常清楚他们的这些忧虑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但他只是简单地以这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意愿来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第二天，凯勒尔来见公爵，他已经得到了请他作傧相的通知。在进门之前，他立在门口，一见到公爵，就举起右手，食指向上伸出，像发誓似的高喊：

“我保证不喝酒！”

说完，就走到公爵面前，紧紧握住他的两只手，还上下摇晃了几下，接着就声言道，在他刚听说这事时自然是非常恼怒的，并且还在打弹子球时公开宣布从此与公爵断绝关系。之所以会这样，完全只是因为他一直期望能看到公爵与一位罗甘家族[1]的公主结婚，他每天都在迫切地期望着这一天的降临，但现在，他亲眼目睹了，公爵的心灵是如此的高尚，比起他们所有这些人的心灵“加起来”还要高尚十二倍！因为公爵并不想要威风显赫，更不想要金钱、名声，他要的只是人的良心和本分！对于那些达

① 罗甘家族：法国最古老、最有名望的王公贵族。

官显贵的是非善恶，所有的人都再清楚不过了，可公爵他太有才学、太有教养了，他是不屑于与那些达官显贵们混迹一处的！“但有些混账小人却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这些人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不管是在俱乐部里还是在小酒馆里，甚至在音乐会上，在弹子房里，都在吵吵嚷嚷地议论这件即将发生的事儿，说着种种的闲言碎语。据说，还有人甚至想在窗下起哄闹事，而且还是打算在新婚之夜这么干！公爵，如果您需要有一个仗义的朋友用他的枪来帮助您的话，那么我会在第二天早晨您从新婚的床上起身之前，用半打的子弹，叫那些人接受接受惩罚。”他建议预先在院子里准备好救火用的水龙，因为婚礼仪式结束之后从教堂出来时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涌进来看热闹，但列别杰夫摇头否定了他的这一建议：“一用水龙的话，那么多人四处乱窜，房子会被挤倒的。”

“公爵，这个列别杰夫正在搞诡计谋算您呢，千真万确！他们想将您置于官方的监管之下，您很容易就能想到，把您的一切，把您的自由和财产，也就是我们作为人能够与四条腿的动物区分开来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把它们置于官方的监管和控制之下！我听说这个阴谋了，千真万确听说了！真的，公爵，这是真的！”

公爵记起来了，他自己好像也曾听过类似的话的，但自然，他没往心里放。现在，他也只是一笑了之，随即就将这事抛诸脑后了。列别杰夫确实是来来回回地忙碌了一阵子；他这人办起事情总是一时兴起，可由于冲动又时常会横生枝节，东顾顾，西顾顾，反而将本来要做的事晾一边儿去了；他忙碌了一辈子，却没能成就一番事业，恐怕原因也正在于此。后来，几乎就是在婚礼举行的当天，他来找公爵道歉认错（他始终保留着一个习惯：当他阴谋去算计一个人之后，尤其是在这种算计未能如愿以偿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去向被他算计的人悔过）。他说，他本身就是个

塔莱朗[1],可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还是只是列别杰夫。接下去他把他谋划的诡计一五一十地向公爵坦白了,这倒令公爵大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开始时,他是想从大人们中寻找几个做后台,以便在用得着的时候有个依靠,于是他去找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感到很为难,他说,他很希望这个"年轻人"好,但是又说,"即使他有心帮助这个年轻人从深渊中解脱出来,但他也不便出面参与这事。"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则压根儿不愿出来见他,更不要提听他说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希公爵则对他的话连连摆手。但列别杰夫并没有因此而失望、放弃,他跑去找了一个颇有声望的律师,那律师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一个恩公。律师在听完他的讲述后说,只要能出示具有权威性的证明,证明他精神失常,这事完全可以办到,但同时,也要有上层人物做依靠。列别杰夫仍然没有气馁,他甚至马上在某一天带了个医生来见公爵。这医生和那律师一样,也是个声誉很高、受人尊敬的老头,他是来这里的别墅里避暑的,脖子上还挂着一枚安娜勋章。据列别杰夫当时说,带他前来,仅仅是为了看看这地方,介绍他跟公爵认识认识,以及跟公爵谈谈他的健康状况,当然,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正正式式地谈,而是像朋友间一样随便而友好地聊聊。公爵回忆起了那次医生对他的拜访。他记得,还在前一天,列别杰夫就缠着他不停地说他身体不好,该找个医生来看看,在公爵坚决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之后,第二天,他突然带着一位医生来了,借口说他们刚从捷连季耶夫家出来,他的病情很严重,医生要跟公爵谈谈病人的情况。公爵夸奖了列别杰夫,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医生。他们马上就围绕伊波利特的病情进行了交谈,医生要求公爵详细地叙述一下伊波利特当时自杀的情

[1] 塔莱朗:法国外交官,他曾十八次向法国不同的政府宣誓效忠,每次均以变节告终。因而这个名词被用来形容那些狡黠多变,善于玩弄手段的人。

形，结果公爵对这事的讲述和说明使大夫完全被迷住了。他们还探讨了彼得堡的天气，公爵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瑞士和施奈德。公爵讲了有关施奈德采用的治疗手段，还讲了别的一些事情，听得医生意兴大发，以至于不知不觉中就一下子在那儿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他抽着公爵上好的雪茄烟，列别杰夫也让薇拉送来了甜美可口的果子酒。医生本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却极力地对薇拉大献殷勤，说了许多恭维奉承她的话，让薇拉非常恼怒。分手的时候，医生和公爵已经成为朋友了。与公爵辞别之后，医生对列别杰夫说，如果像公爵这样的人都需要别人的保护，那谁还能来提供保护呢？尽管列别杰夫悲痛又沉重地将即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医生，医生对此只是别有用意地狡黠地晃了晃头。最后下结论说，且不管结婚是所有男女的必经之路这一条，“仅是凭着这个女人美艳惊人的容貌，仅是凭着这一点，她就足以令有钱人为她神魂颠倒了，何况除去这个以外，她还拥有从托茨基和罗戈任那里得来的大笔钱财、珠宝首饰和衣物家私（至少我听说是这样的）。因此眼下公爵的选择不但不能表白他是所谓的傻瓜、白痴，相反，这正说明公爵是个相当精明睿智、富有头脑和眼光的人，我们也因而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对公爵而言完全是很好的结论”……对医生的这一想法，列别杰夫感到极为震惊；他只得就此打消他的计划，现在，他对公爵补充说：“到了现在，除了一颗忠诚的、甘于为您抛洒热血的心之外，您不会从我的身上发现任何别的东西；我也正是怀着这样的一颗赤诚之心来的。”

　　最近这些日子里，公爵还总是要为伊波利特操心，他频频地被伊波利特差来的人请过去。伊波利特家住在离公爵家不远的一幢小屋子里；他家的小孩，也就是伊波利特的弟弟和妹妹对这幢屋子十分满意，至少他们可以跑到花园里去玩，而不必和病中的哥哥呆在一起；上尉夫人则可怜多了，她得完完全全听从他的旨意，成天被他呼来唤去，简直成了专供他撒气的工具；每天公爵都得在他们二人中调解纠纷，平息吵闹。他仍旧继续被病人称

作自己的“保姆”，而由于他老是在扮演调解和劝架者的角色，病人也似乎有了敢于看轻他的理由。对科利亚他是满怀怨气的，因为他几乎不曾上他那儿去过，先是守在快断气的父亲床边，后来又守着饱经丧夫之痛的母亲。最后，伊波利特又对公爵即将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的事加以嗤笑。公爵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终于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并且不再登他家门了。过了两天，上尉太太一大清早就来了，涕泪交加地请求公爵屈尊上他家一趟，不然她会被他活活吞掉的。她又加了一句话，他想透露给公爵一个天大的机密。公爵于是前去了。伊波利特哭着表达了他希望言归于好的愿望，当然，哭完之后，他心里又多积了一层怨恨，只不过不敢表现出来而已。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容乐观，从种种迹象来看，不久之后，他就会告别人世。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机密可以告诉公爵，他只是非常激动地，以至于上气不接下气地（也许这是他有意做给公爵看的）告诉公爵“要提防罗戈任。这个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他提醒他说，“公爵，这个人可不是像您我这样的人。只要他想干什么，他就绝不会心慈手软……”起初公爵还很有耐心地仔细向他询问一些事实依据，但伊波利特除了说说这些他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之外，提供不了任何的可作为证据的事实。伊波利特对于他终于将公爵唬住了这一点感到相当满意。对他提出的一些非同一般的问题，公爵起初并不愿意给予回答。他所提的建议“哪怕跑到国外去呢，俄国的神父到处都有，可以到了国外再结婚”，也只是收到了公爵的微微一笑作为回报。但是，到最后，伊波利特又说：“我只是担心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对她的深爱，罗戈任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您从他怀里抢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就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会去杀死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虽然她现在不会再成为您的妻子了，但您还是会因此而遭受痛苦的折磨的，难道不是吗，公爵？”伊波利特终于实现了他的目的：公爵走的时候已经恍恍惚惚，仿佛灵魂飞出了躯体之外一

般。

婚礼将在公爵听到这番警诫他提防罗戈任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举行。这天晚上，是公爵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结婚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并未能使他那颗惶惶不可终日的心镇静下来，甚至与此相反，最近她总是给他带去更多的惶恐、焦虑和不安。过去，也就是几天之前，每次两人见面，她总是绞尽脑汁地极力使他变得快乐起来，他那双注满忧郁和伤悲的眼睛太让她感到害怕和无所适从了；她甚至尝试着给他唱歌听；最常做的是将她所能回忆起的所有的令人发笑的趣事一一说给他听。公爵几乎总是装作被逗笑了的样子，有时他的笑也真正是发自肺腑的，那是在她因为投入了自己的情感，所以把故事讲得栩栩如生，并且也展露出她聪明的才智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是很多的，因为她经常都会激动和动情。每当她看到公爵的脸上有了笑容，或是听到公爵发出了笑声，她就知道自己讲的故事发挥了作用，她会因而兴高采烈，还会感到自豪和骄傲，但现在她却打不起精神来，像是被什么心事困扰着，而且这种郁郁寡欢几乎每一小时都在加剧。幸亏公爵对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形成了确切、固定的看法，否则的话，现在的她一定会让他觉得像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般无从捉摸。但他打心眼里相信，她会恢复过来，重新变得生气勃勃的。他曾经真诚地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过，他爱她，真心诚意地爱她。他说的这话没有掺杂半点儿的虚情假意，而且，在他对她的爱中，的确有着一种对一个有病的、叫人同情和怜爱的孩子的温柔和呵护，这样的孩子，是叫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把他扔在一旁、不理不睬的。他对她怀有的这种情感，他从来不曾向任何人提起过，即便是在谈话不得不涉及这方面内容时，他也不愿意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人；至于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他俩似乎早就心照不宣地立下了什么誓约一般，在俩人的谈话中，从来不将“感情”这类的问题牵扯进去。他俩的谈话总是就像平常朋友

间那种愉快又轻松活泼的聊天，任何人都能加入。后来，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满心欢喜地注视着他俩，津津有味地欣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但是，公爵对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精神和思想状况的这种看法，也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很多其他的疑虑和困惑。与三个月以前他所认识的那个女人相比，现在的她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他现在已经不再让自己去想，诸如为什么她当初不惜痛哭流涕和咒骂不止地来避免与他结婚，而现在又坚持要求尽快完成俩人的婚事这一类的问题。公爵认为可以由此看出，她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害怕与他结为夫妻会给他带来灾难和不幸了。在他看来，她的自信心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得以恢复，这绝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生的事。决不会仅仅是由于对阿格拉娅的嫉恨，就使她重新增长了自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决不是这么一个浅薄无聊的人。那么该不会是由于害怕吧，害怕与罗戈任结婚？总的说来，这些原因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他感觉最强烈的，也是他怀疑已久的就是，这个可怜的有病的孩子的心灵已经不堪重负了。这些思考尽管减去了他在某些方面的疑惑和不解，但它们并没能使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平息下来，也没有让他平心静气地休息休息。有时候，他似乎也努力地去做到让自己什么也不去想，似乎在他眼中，这场婚姻不过是徒具虚名的形式；甚至他自己的命运，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至于别人对他的做法表示不赞同，或者是说一些闲话，比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那次谈话，他无言以对，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回答那些问题，因而也尽量地避免与别人进行这种谈话。

但是，他也意识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十分清醒地知道，阿格拉娅在他的心目中究竟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她不过是没有当面讲出来罢了。但当初，她撞上他有时到叶潘钦那儿去时，他是很清楚地看见了她当时的“脸色”和神情的。当叶潘钦家

从帕夫洛夫斯克搬走之后，她脸上的阴郁就一扫而光，简直可以说变得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不管他有多么麻痹大意，有多么不精明，但有个想法却让他坐立难安，他怕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挑起事端，大闹一场，她为了将阿格拉娅从帕夫洛夫斯克撵走，是什么都做得出的。关于婚事的种种流言，传遍了城里所有的名门大户。当然，这或多或少地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暗中支持有关，她就是想以此来惹怒她的情场对手。因为很难碰到叶潘钦母女，所以有一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故意让公爵上了她的马车，叫马车夫专门从叶潘钦家别墅的窗前驶过。这事太叫公爵难以预料了；公爵的习惯是总是要求事情已经坏得不能再坏时，他才醒悟过来，而那时，马车正行驶在她们家的窗户下。他什么也没说，但在此之后，他连续有两天说自己病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以后再也没做过这样的尝试。在婚礼前的最后几天里，她像是有着满腹的心事，郁郁不乐；以前她总是能够克服她的忧郁，重新恢复快活、开心的模样。但这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一直很安静沉稳，不再说说笑笑、吵吵闹闹的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幸福和快乐。公爵更加小心地注意她了。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她从不跟他谈任何有关罗戈任的事。只是有一次，离婚礼还有五天左右的一天，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突然派人来请他赶紧过去，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状况不佳，他察觉到她似乎神智不清醒了；她浑身哆嗦着，又尖着嗓门吵吵嚷嚷地叫着罗戈任就藏在她家的花园里，她刚才还亲眼看到他了，又说罗戈任是躲在那儿等着夜里去杀掉她！她在整整一天里情绪都没有稳定下来。但就在当天晚上，公爵去了趟伊波利特家，上尉夫人刚从城里办完一些事情回来，她说今天罗戈任去了她在彼得堡的家里找她，想要得知一些帕夫洛夫斯克的消息。公爵又追问时间，而上尉夫人所讲的罗戈任上她家去的时间竟正好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所说的白天在花园里看见他的时间相吻合。这事只能解释成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

芙娜的幻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又亲自跑去向上尉太太详详细细地询问了一番,这才彻底地安下心来。

婚礼的头天晚上,公爵离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时,她正沉醉在极度的兴奋和喜悦中:彼得堡的时装师差人送来了明天穿的结婚礼服、帽子等等。她对这些衣服所表现出的欣喜若狂,实在是公爵事先不曾预料到的;他自己则对所有的服饰都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因为他的称赞而显得更加的欢喜和幸福。但是她无意中泄露了她独自隐藏在心里的想法:她已经有所耳闻,对他们的这桩婚事,城里有很多人都愤愤不平,而且一些纨袴子弟正计划着起哄闹事,他们准备了音乐,或许还有专为这事写的打油诗。而他们的行动,几乎得到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人的支持、赞同,但她不怕,她偏要在他们面前昂首挺胸地走过,要用她的美貌和华丽的服饰去打垮他们。"如果他们够大胆,就让他们喊去吧,就让他们吹口哨吧! 只要他们敢!"她一想到这一点,就双目生辉,人也变得更加神气了。她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心愿:那就是她希望阿格拉娅到时也会夹在教堂的人群中亲眼看到这一切;或者,即使阿格拉娅自己不出现,那她派一个人偷偷地混在众人中观看后回去再告诉她也行。她为了这个在私下暗暗准备着。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她跟公爵分手时,脑子里尽想着这些事;但还不到半夜,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就派人来通知公爵"赶紧过去,情形非常严重"。公爵急急赶去,他的未婚妻正将自己独自锁在卧房里,悲痛欲绝地哭泣着,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也不管门外的人对她在说些什么,只是自己在房里痛哭。后来,她把门打开了,只待公爵走进去,就马上又将门锁上了,然后就跪在公爵面前。(至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她当时趁机偷看了一下房里的情形。)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上帝,我都在对你干些什么!"她颤抖着抱紧了公爵的腿,像疯狂了一样大声叫道。

后来的一小时里,公爵一直陪她坐着,但我无从知晓他们的

谈话内容。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一小时后，他们心平气和地、愉快地分了手。这天夜里，公爵还专门派人来打听过一次情况，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安然入睡了。第二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公爵又两次打发人到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那儿去，最后一个派去的人回来传话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现在正被一大堆从彼得堡过来的时装师和发艺师簇拥着，昨天的事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非常的忙，忙着跟人讨论究竟该戴哪样的钻石首饰，究竟该如何戴。像她这样的美人在婚礼前必定是要尽其所能地忙着梳妆打扮了。"公爵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关于这场婚礼接下来发生的情况都是从知道内幕真相的人那儿听来的，似乎他们的讲述真实确凿，并非是捏造杜撰的。

婚礼安排在下午八点举行；还在七点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穿戴停当、准备好了；从六点开始，列别杰夫别墅周围就渐渐聚集了一大群想要看热闹的人；七点后，教堂里也开始人群骚动。薇拉·列别杰娅和科利亚都非常为公爵担心；但家中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们：他们得在公爵的几个房间里负责招待宾客和布置喜酒。实际上，几乎没有打算要在婚礼结束之后再举行什么聚会；除了一些与婚礼有关的必要人士之外，列别杰夫只邀请了普季岑夫妇、加尼亚、佩戴安娜勋章的医生和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菲娜。公爵疑惑不解地问列别杰夫，他跟那位医生没打过什么交道，怎么他也会在被邀请之列，列别杰夫洋洋得意地回答："有个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人在这儿，可以震震别人，让婚礼显得更加体面。"他这番话惹得公爵不禁笑出声来。凯勒尔和布尔多夫斯基穿着燕尾服，还戴着雪白的手套，派头十足；但凯勒尔仍旧叫公爵和推举他的人觉得有些不妥贴，因为他的样子像是随时准备伸出拳头去把别人揍一顿，而且他的眼睛斜瞅着别墅四周看热闹的人，含有极大的敌意。七点半，公爵终于坐上了前往教堂的马车。顺便提一句，他用心去使这场婚礼符合约定

俗成的婚俗习惯，连一个细节也不让它有错漏，他做这些时毫不掩饰，正大光明。到教堂之后，凯勒尔在前面开道，公爵走在他身后，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人群中一路挤出来，暂时隐身在祭坛。公爵在人群中穿挤时，耳边不断传来周围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凯勒尔则将严厉的眼光不断向两旁的人群中射去。接着，凯勒尔前去接新娘子。他看到，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门前的台阶周围，聚集了比公爵那里多一倍甚至两倍的凑热闹的人，而且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上台阶时，只听到人群里不断发出闹哄哄的吵嚷声，他实在忍无可忍，正摩拳擦掌地准备将这帮无聊的人痛斥一番，幸亏布尔多夫斯基和急忙从台阶上跑下来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及时制止了他：他俩夹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拖进了房间。凯勒尔气呼呼地急着要离开这个地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站起来最后一次看了看镜子中的她，对着镜子"苦笑"了一下（这是凯勒尔后来描绘时所用的词），说她的脸"白得和死人一般"，在虔诚地向圣像行了礼之后，她走出房间，来到台阶前。她刚出现，人群中就一片哗然。当然，在最初的一瞬间，听到的是哄笑声、拍手声，甚至还有人打口哨；但很快，人群里就响起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她可真是美若天仙！"有人叫道。

"有什么稀奇的：她不是头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傻瓜，都被婚纱遮起来了！"

"不，这样的绝色美人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台阶旁边的人喊着。

"她真是地地道道的公爵夫人！我宁愿拿我的灵魂去交换和这样的公爵夫人共度一夜良宵的权利！"一个办公室职员样子的人叫道，"我宁愿以生命为代价，来交换这黯然销魂的良夜！……"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走出来时，脸色确实苍白得如同纯白的丝帕；但她那双黑得似炭一般的大眼睛却炯炯有神地投

向人群，并熠熠生光；在她的凝视下，众人的愤慨不由不转变成了欢呼。马车的两扇门已经启开了，凯勒尔的手也已经伸向了新娘，可她却突然惊叫了一声，蹬蹬冲下台阶，直直地跑向密密的人群。所有送她前往教堂的人都在这一眨眼间变得目瞪口呆，人们自动地退向两边，为她让开道路，罗戈任却突然立在离台阶五、六步远的地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正是在围集的人群中注视到了他的眼睛。她像发了疯一般地跑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救救我吧！带我离开这里！不管到哪儿去都可以，快点带我走！”

罗戈任几乎是将她抱到了马车前。然后，他迅速地掏出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给马车夫。

“上火车站！快！这一百还是给你的！”

话音落下，他就紧跟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跳上马车，砰地一声关紧了车门。马车夫一分一秒也不敢耽误，扬起马鞭就朝马身上挥去。凯勒尔在事后埋怨说全都是由于事情发生得太匆忙，太出人意料了：“再多一秒的时间，我就能想出对策来，决不会让他得手！”他如此说明这桩意外的祸事。他本来是打算和布尔多夫斯基一道拦住一辆正好经过的马车去追他们的，可走在途中，他又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赶都迟了！强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且公爵也不会希望我们这么干！”布尔多夫斯基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罗戈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火车出发之前赶到了火车站。罗戈任跳下马车，就在马上就要登上火车时，还不失时机地拦住了一位穿着一件还算过得去的旧斗篷，头上扎着一块丝绸头巾的姑娘。

“我出五十卢布换您的斗篷！”他一下递给她五十卢布。她正惊愕地想弄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张五十卢布的钞票已经被

塞进她手中了，而她的斗篷和头巾，也已被罗戈任取下来，

转身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穿戴上了。她那身衣服实在太豪华了，在火车上十分容易招人眼目。后来那姑娘才知道了这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来买她那值不了两个钱的旧斗篷。

这件完全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事情很快就被传到了教堂。当凯勒尔走到公爵面前时，立即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围拢上来询问发生的事情。人们议论纷纷，有摇头的，也有讥讽嘲笑的，但所有的人都不愿离开教堂，都想等着看新郎会有怎样的反应。公爵的脸一霎时变得苍白了，但听完这消息后，他显得很镇定，仅仅说："我曾经担心过会有这样的事，但没想到它竟真正发生了……"稍许沉默之后，他又补充说："不过……处于她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是情理之中的。"后来，凯勒尔称这种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哲学。"从教堂里出来时，公爵看起来很平静，精神也很饱满；起码当时许多人看起来是这么回事，后来也是这么说的。他似乎很想尽快回到家中，以便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但人们并没有让他如愿。一些被请来的客人在他之后跟着进了房间，其中包括普季岑、加夫里亚·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有那位不愿离去的医生。除了他们以外，整幢屋子简直被闲杂人等围得严严实实。还在露台上，公爵就听到凯勒尔和列别杰夫与几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之间正发生着强烈的争执，从外表上看，那几个人都是一些下级官吏，他们非要坚持到露台上来不可。公爵来到正唇枪舌战的人们面前，了解清情况后，就很有礼貌地支开了凯勒尔和列别杰夫。这几个人中的一个站在台阶上，他身体很壮，但两鬓已经花白了，看来他是他们的头儿。公爵彬彬有礼地邀请这位先生进屋。这位先生反倒有些不自在了，但终究还是朝屋里走了去，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俩人。接着，人群中又有七八个"勇敢"者尽力做出轻松随便的样子跟着进去了；但除了他们，再也没有更多的人愿意进屋去，而且没过多久人群中就响起了对这些爱出风头的人的指责声。公爵请进来的人一一坐下后便开始了与他

们的交谈，仆人给客人们送上了茶水，这礼貌周到又谦逊得体的招待叫进来的人都不免觉得惊奇。当然，这些人里也有人尝试了几次想将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一些，并且言归正传；还有人毫不顾及公爵情面地提了一些不客气的问题，谈了一些居心叵测的意见。公爵在回答问题时既热情和气，又保持着尊严，他表示说相信自己的客人都是正人君子而非无聊小人。这么一来，那些不客气的问题就自然地无影无踪了，谈话的内容也逐渐变得严肃、正经起来。一位先生突然激愤地起誓，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出卖自己的庄园；相反，他要等待出头的那天，因为他坚信"产业一定会战胜金钱"的；他还说："亲爱的先生，实话跟您讲，这就是我的经营体制。"由于这话他是对公爵说的，所以尽管列别杰夫悄声告诉了公爵这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庄园，公爵仍旧热忱地称赞了这位先生。一个小时后，茶也喝完了，客人们也终于觉得没有理由和脸面再继续待下去了。医生和那位两鬓花白的先生向公爵告辞，所有的人也都跟着与公爵道别。他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比如说"不值得为这事伤心，也许，这反而是件好事"之类。当然，也还有年轻人想要讨香槟酒喝，但年长的客人劝阻了他们的这一打算。待到大家都离开了之后，凯勒尔低头对列别杰夫说："要是就让咱俩跟他们争吵下去，最后一定会大打出手，招来警察；可他，您瞧，倒把这帮人变成了他的朋友，我可知道这都是群什么样的人！"列别杰夫已经"醉"得很不同寻常了，他哀叹道："在聪明人面前，他不吐露半点儿真情，在幼稚愚弱的人面前，他反倒倾吐一切，我早就说过这话的。但现在我还得再补充一句，真是感谢上帝，将他这个本来也天真幼稚的人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了，感谢上帝和诸位圣人！"

在快十点半的时候，公爵才终于得以一个人待着，他头痛欲裂；科利亚在帮助公爵脱下结婚礼服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后，最后一个告辞。他们热情愉快地互相道了别。科利亚没对已经发生

的事情多提什么，他只是答应明天早点过来。后来他证实说，在这最后的一次道别时，公爵没给他任何暗示。由此来看，甚至是对他，他也不愿泄露自己的心事。很快整个屋子里就几乎没剩下别人了：布尔多夫斯基去了伊波利特家，凯勒尔和列别杰夫也不知去向。只有薇拉·列别杰娅还在公爵的房间里多待了会儿，她忙着撤去为婚礼而添设的喜庆布置，让房间恢复原样。离去时她去看了看公爵。他双手捧着脑袋，坐在桌子旁边，手就支在桌子上。她轻手轻脚地来到他面前，碰了碰他的肩。公爵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她，几乎有一分钟的时间，他似乎都在努力地想要回忆些什么；但一旦他清楚地想起了一切之后，他又立刻变得激动万分。不过，最后他急切地对薇拉提了个不寻常的请求，让她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时敲门叫醒他，好来得及赶上头一班火车。薇拉同意了；公爵又强烈地请求她对此事保密，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她也答应了。最后，当薇拉已经将门完全敞开，准备离开的时候，公爵第三次喊住了她，拿起她的手放到唇边吻了吻，又俯下身来吻了吻她的额头，最后对她说了声"明天再见！"神情很"不同寻常"，起码后来薇拉是这样叙述的。她离开时，心里暗自为他感到十分的担心。第二天早晨七点，她按头天夜里约好的时间来到公爵房前，鼓了鼓勇气，敲响了房门，并且对他说去彼得堡的火车将在一刻钟之后驶出；她认为，为她开门时的他看上去情绪还很不错，甚至还面带笑容。夜里他几乎没有脱衣服就上床睡了。他说他会在当天回来。看来，他认为，在当时，他只能够也只需要让她一个人知道，他上城里去了。

十　一

一小时之后，他已经呆在彼得堡了。到九点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按着罗戈任的门铃了。他从正门走进去，过了很长一段时

间也没有人来为他打开里面的门。直到最后，罗戈任老母亲房间里的门开了，一个仪表端庄大方的老女仆站在门口。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没有呆在家中。”她从门里边传出问话，“您想找哪一位？”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

“他不在家中。”

女仆上下打量着公爵，目光中透着一种令人奇怪的好奇。

“最起码您可以告诉我，他在家里过夜了吗？另外……他昨天是不是孤身一人回家来的呢？”

女仆仍然打量着他，却一句话也不回答。

“昨儿晚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没有跟他一起……回到这儿来？”

“请问，你是谁呢？”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我们彼此都很熟悉。”

“他不在家里。”

女仆垂下了眼帘。

“那，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呢？”

“这个，我什么也不清楚。”

“请稍等一等，等一等！他回来时是什么时候了？”

“我也不清楚。”

门被关上了。

公爵准备过一小时后再来这里。他向院子里面瞟了一眼，碰巧见到了管理这个院子的那个人。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在不在家？”

“在。”

“怎么刚才告诉我说不在家里呢？”

“是他家里的人说的吗？”

“不是，是他妈妈的女仆告诉我的，但是我按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家的门铃时，没有一个人给我开门。”

“说不定是出门了呢，”管理院子的人说道，“他可常常不告诉别人。有时候将钥匙也带在身上，房间常常连着几天铁将军把门。”

“您应该知道昨天他在不在家吧？”

“在的。有时候他从正门出去，那样我也瞧不见。”

“那，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昨天和他在一起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她并不经常往这儿跑，如果她来了的话，我想我大概是应该知道的。”

公爵走了出去，在人行道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沉思着，良久良久。罗戈任住的几间房子的窗户全都是紧闭着的，他妈妈住的另一半房间的窗户却全部敞开着。天气晴朗而且炎热，公爵横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又停住脚步瞟了窗户一眼：它们不但只是被关上了，而且，差不多每一扇窗户都遮上了白色的窗帘。

他在那里伫立了大约一分钟，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觉得，有一个窗帘的边角被掀开了一点点，罗戈任的脸一闪而过，很快就消失了。他再等了一会儿，本来是打算再去按按门铃的，但是后来又改变了想法，他下决心再往后延推一个小时：“谁能说清，说不定是眼花了呢……”

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更渴望去伊兹梅洛夫团[1]，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前不久曾经住过的一所公寓。他得知，按照他们的要求，在三个星期之前，她搬离了帕夫洛夫斯克，搬到伊兹梅洛夫团的一位过去交情不错的旧相识那儿。那是一位寡居的教师的妻子，她是个受人爱戴的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女人，她差不多仅仅靠着出租一套配备有上好的家具的房间来谋生。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又搬回到帕夫洛夫斯克那

① 伊兹梅洛夫团：旧时对彼得堡一个区的习惯称呼，因御林军伊兹梅洛夫团驻扎于此，故名。

儿去住的时候，将这套住房留了下来；最起码在这所宅子里过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当然啦，昨天是罗戈任将她送到那儿去的。公爵雇用了一辆马车。走在路上，他突然间闪出一个念头，应当最先从这里开始寻找，因为她不可能在夜里直接往罗戈任家里跑。此刻他又回忆起管理院子的人说过的话，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并不是经常往那跑。既然本来就不是常常往那去，干吗现在却要到罗戈任那里过夜呢？公爵心里想着这些，因而略感欣慰，提起精神来赶路，终于疲惫不堪地到了伊兹梅洛夫团。

这一下让他大为惊诧，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教师的妻子都没有听说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而且不仅是这样，她家里的人都像观赏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似的跑出来看他。教师的妻子有许多家庭成员——几乎都是年龄相差一岁的女孩儿，从十五岁一直到七岁——她们一窝蜂似的紧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出来，将他围在中间，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从她们身后走出来的是姑姑，脸色焦黄，身材瘦削得像木板，头上扎着黑色的发巾；最后出现的是奶奶，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太太。教师的妻子很诚恳地请公爵进屋去坐一会儿，他答应了。他马上猜出，她们，她们对他的身份了如指掌，而且，她们也知道昨天是他原定的举行婚礼的日子，所以她们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非常想向他询问婚礼的有关情况，另外还有那本来应该同他一起在帕夫洛夫斯克的，而此刻他却回过头来向她们打听的那位新娘到底去了哪里，——这真是荒唐，但因担心过于唐突而不敢随便开口询问。他提纲挈领地讲述了婚礼的情况，使她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然后她们开始唉声叹气起来，因而他只好将其余的情况也差不多都告诉了她们，当然也只是讲个梗概。最后，这几个聪慧的而且正处在激动之中的女人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必须要去敲开罗戈任家的门，找到他，将所有的情况都问个一清二楚。假如他不在家里（必须得情况属实），或者他不愿意开口，那就去找一位住在谢苗诺夫团的德国女人，她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的女朋友，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或许由于惊慌失措而想先避一下，说不准就会住到她们家里去。公爵心情沮丧地站了起来；用她们后来所形容的：他的脸在那一刻"'刷'的一下变得十分苍白"；的确，他两腿几乎都发软了。最后，他终于从一片嘈杂的叽哩呱啦的说话声中分辨出，她们正在商量着和他携起手来一起行动，并且还向他打听他城里的住址。只不过他在城里面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她们建议他先凑合着找家旅馆住下来。公爵思索了一会儿，给了她们一个以前曾经住过的旅店的地址，那就是差不多五个星期之前，他生病时住过的那家旅店。然后，他又出发往罗戈任家里走去。

这一次，不仅仅罗戈任住的那边没有人给他打开门，就连老太婆那边的房门也一直紧紧地关闭着。公爵去楼下找那个看门的人，费了老大功夫才在院子里将他找到了；看门人正忙着在干什么事儿，对他爱理不理的，而且始终没有认真地瞧过他一眼，不过他终究还是很肯定地告诉他，帕尔芬·谢苗诺维奇"清晨就出门往帕夫洛夫斯克去了，今天不回来"。

"我会等他的；傍晚的时候他或许总该回家吧？"

"说不定一个星期都不回家呢，谁能说清他的事啊。"

"这就是说，今天他总该还在这儿住宿的吧？"

"住宿倒是在这儿住宿……"

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怀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名堂。在这段时间内，看门人很有可能已经接到了新的命令：他刚才还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现在却守口如瓶。不过公爵仍然做出决定，大约两小时之后他要再走一趟，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他就索性守在门外了。但由于他现在还存有一点机会，还能够去找那个德国女人，所以他又坐上车往谢苗诺夫团那儿赶去。

然而，在德国女人那儿，母女俩人都对公爵的来意迷惑不解。而且他凭着那些躲躲闪闪的只言片语猜到：大约在两个礼拜之前，这个美丽的德国女人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闹翻了，

因而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所有关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她全部不知道。现在她竭力地试图使公爵领会到，她不愿意听而且也压根儿毫无兴趣听，“即使她嫁给了世界上全部的公爵”。公爵马上走出去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她说不定像上次那样，又跑到莫斯科去了呢，当然，罗戈任也跟随着她去了，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同路走的。“至少，总该得到一点情况呀！”可是他又想到，他必须得首先找到一家旅馆住下来，所以他急匆匆地赶到翻砂街去；很快那儿给他开了一个房间。侍者问他是不是先吃点东西；他心不在焉，随口答应了，可等他突然间醒悟到是怎么一回事后，他又开始责怪自己：又得浪费半小时在吃东西上了，最后，他才想起来，他可以不吃那些送来的东西而将它们留下来。楼道里阴沉沉的而且十分闷热，他的心头都笼罩在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当中，这种感觉让人难受得竭力想形成某种念头，然而他却怎么也猜测不出来，这个不由自主地浮上来的新念头到底是什么。他最终神情恍惚地走出了旅馆；他觉得有点头昏，他究竟该往哪儿去呢？他又匆匆忙忙地往罗戈任家赶去。

罗戈任还是没有回家，按门铃也没人来开门；他按罗戈任家老太婆的门铃；门开了，但是还是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不在家中，说不定两、三天都不会回来。那个女仆还是用那种透着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这让公爵倍感尴尬。他这次压根儿就找不到看门人了。他又像上次那样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注视着楼上的窗户。酷暑难当，他仍然在那里踟蹰了半个小时左右，大概还超过了半个小时；可这次却一点情况都没发生；窗户依然紧闭着，白色的窗帘也纹丝不动。最后，他终于醒悟过来，上一次肯定是他产生的幻觉，因为从各方面现象来推测，而且窗户上黑黑的，很长时间都没被擦洗过了，就算当真会有人透过玻璃窗向外窥视也看不清。想着想着，他逐渐地心情欢快起来，又出发到伊兹梅洛夫团那去找教师的妻子。

那边的人都已经在等着他了。教师的妻子已经找了三、四个地方，而且还顺路走了一遭去找罗戈任：什么消息都没有。公爵沉默着听完她的话，进屋坐到沙发榻上，然后开始盯着大家看，就好像没听懂大家在和他说些什么一样。这也真够怪的：他有时候明察秋毫，有时候又忽然间神情恍惚。后来，全家人都说，这一天他的神情奇怪得“使人惊讶”，所以，“也许当时一切情况都已经露出迹象了”。最后，他站起来，请求让他去看一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房间。那两间房子宽敞明亮，配备有价值不低的家俱。这几个女人后来说，公爵仔细地看过了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他瞧见了茶桌上有一本摊开着的书，是从图书馆借的，法国长篇小说《Madame Bovary》[①]。他发现那打开的一页被折了起来，就提出将这本书带回去的请求，而且不管她们怎么声称这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仍然不等人家讲完就毫不理会地将它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他坐到打开着的窗口，一张写满了粉笔字的小牌桌出现在他的眼前。他问：是哪位在玩牌呢？她们对他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罗戈任每天晚上都打杜拉克、朴列费兰斯、梅利尼克、惠斯特、自选王牌等各种各样的牌戏，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帕夫洛夫斯克搬到彼得堡之后这一段日子才开始玩牌的，这是由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总是埋怨日子太无聊，罗戈任整夜整夜地坐着，一声不吭，而她却经常哭泣；所以有一天晚上，罗戈任突然间从口袋里拿出一副纸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马上就眉开眼笑的，他们于是就打起牌来。公爵问道，他们玩的牌放在什么地方呢？可是牌没有放在这里，罗戈任总是自己将牌放在口袋中带过来，每天都换一副新的，玩完之后再随身带走。

这几个女人劝公爵再往罗戈任家里走一趟，要重重地敲门，但别在现在去，而应该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或许会在家”。同时

---

① 法文，《包法利夫人》。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

教师妻子自动请求要在天黑之前往帕夫洛夫斯克走一遭，找找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探听一下那边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新的消息。她们请公爵不管怎样都要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来她们这儿，这样大家可以计划计划第二天的行动。虽然她们时不时地劝慰他而且不断地给他鼓气，公爵依然陷在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带着无以言说的烦恼徒步回到自己的旅店里。夏天的彼得堡处处尘土飞扬，令人窒息，似乎是一把铁钳夹得他没法呼吸；他在神情冷漠或者醉醺醺的人群中挤进挤出，漫无目的地瞪着面前的行人的脸，他可能走了许多的弯路；天差不多完全黑了的时候，他才走进自己的房间里。他准备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听从她们的劝告往罗戈任那里再走一次。公爵坐在沙发上面，双肘撑着桌子沉思着。

他想了那么久，又想了些什么，也只有上帝知道了。他牵挂着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为了自己的那种极度害怕而倍感痛苦。他想起了薇拉·列别杰娅；后来他又想到列别杰夫说不定就知道一点什么消息，即便他不知道，也能够比他更迅速而且更轻易地获得。接着他又回想起了伊波利特和罗戈任经常去找伊波利特的事情。紧接着他又想起了罗戈任这个人：前些时在安魂弥撒上，后来是在公园里面，再后来——他突然间出现在这里的走廊上，那时的他手拿着刀悄悄地藏在角落里等着他。此时此刻他想起他的眼睛，那双在黑暗中盯着他的眼睛。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刚才那在他脑海中缠绕着的想法此刻又蓦地浮了出来。

这种想法大致可以这么表述：假如罗戈任仍然呆在彼得堡，那么虽然他会躲避一段时间，但最终他肯定还是要来找公爵，不管他是出于好心还是坏念头，他总是会像以前那样跑过来找他的。起码可以说，如果罗戈任有来的必要，那么除了到这里来，到这条走廊上来，他不会再有其它的地方可去了。他不知公爵的住址，所以有可能会想到以前公爵曾经住过的旅店，最起码他会试着想从这儿开始寻找他……假如说有这个必要的话。可是谁能

说得明白呢，说不定对他来说是有必要的呢？

他就这样想着，而且不知怎么搞的他总觉得这个想法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他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例如，罗戈任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需要他呢？他们为什么最终还是必须要见上一面呢？不管怎么想他都没法弄清楚这其中的关节。只不过这个念头却压得他的头沉甸甸的。“如果他觉得很好，他是不会往这儿来的，”公爵继续往下想，“如果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呢，他大概是极有可能会来的；而他绝对会觉得不怎么对劲……”

既然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就应当呆在旅店的房间里面等着罗戈任；然而，他又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刚产生的新念头。于是他跳起来一把抓起帽子向外跑去。走廊里差不多已经漆黑一片了。“现在如果他突然间从那个角落里面走出来，把我拦在楼梯旁，我该怎么办呢？”当他靠近那个他十分熟悉的地方时，这样的想法蓦地在他的头脑中一闪而过。可是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他走下楼梯，走近大门，来到人行道上。拥挤不堪的人群在渐渐西下的残阳中涌上了街头，（假期中的彼得堡就是这种情况，）这颇让他觉得惊讶，然后他走向豌豆街。在第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离旅店五十步远的地点，有个人忽然间在人群中碰了碰他的臂膀，并小声地在他耳旁说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兄弟，有点事，跟着我来吧。”

他就是罗戈任。

很奇怪：公爵一下子高兴起来，他喋喋不休地告诉他，差点儿就喘不过气来了，他告诉他刚才在旅店的楼梯那儿他是如何地苦苦等候着他。

“走吧，我曾经去过那儿的。”罗戈任的回答让人始料不及。

这样的回答让公爵觉得莫名惊诧，不过他开始感到惊诧也是在过了最少两分钟之后，那时他已经醒悟过来了。他听清楚他的回话之后，觉得很害怕，用惊诧的眼神观察着罗戈任。罗戈任在和他相隔大约半步的前边走着，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并不正

眼看看对面走过来的人，而与此同时，他又小心谨慎地、机械地给所有的人让路。

“既然已经去了旅店……怎么您不去房间里面找我？”公爵蓦地问了这么一句。

罗戈任停步不前，他瞅瞅他，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压根儿就没有弄明白他的问话，说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样吧，你从这儿开步走，径直朝前，直走到我家的房子前面为止，明白了吗？我走街的另一边。但是要小心一点，咱们可别给冲散了，要一起走……”

他说完这些话后就横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接着他又转头瞟了公爵一眼，看看他是否跟着他走。他发现公爵仍然呆立在原地，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他，于是他对着公爵向豌豆街的方向指了指，自个儿往前走了，然而他还是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瞅一瞅公爵，要求他走在他的身后。后来他发现公爵已经弄懂了他的所指，并没有从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来，横过街道来到他的这一边，他很明显地露出愉快的神情。公爵以为，也许他想要在街道上寻找谁，怕不小心给错过去，因而他才往对面的人行道上走去。“只不过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想寻找哪一位呢？”他们俩就这样走了大约五百多步，公爵不知怎么搞的蓦然间浑身颤抖起来；罗戈任仍然时不时地往回望，虽然次数没有那么频繁了；公爵忍耐不住了，向他招了招手要他过来。罗戈任马上横过街道来到他的面前。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难道是在你的家中？”

“是在我家里。”

“那个不久前在窗帘后边窥探我的人是不是就是您呢？”

“就是我……”

“怎么你……”

只是公爵一时间不知道该再怎么问了，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结束这个问句；而且，他的心剧烈地跳着，使得他说话都有

些困难了。罗戈任也是一声不吭，还是如同刚才那样看着他，似乎在想些什么。

“那我走了，”他突然说道，准备再往街道对面去，“你自个儿走吧，我们俩在街上分开着走……这样会好一点……分在两边……你会理解我的意思。”

当他们俩最后终于从不同的两条人行道上走到豌豆街，开始接近罗戈任家的时候，公爵又觉得两腿发软了，几乎都走不动了。此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十点。老太婆那边的窗户还像上次那样敞开着，罗戈任这边的窗户依然关得紧紧的，夜色已经很浓了，那垂下的白色窗帘好像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了。公爵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到房子前面，罗戈任从自己走的那条人行道上登上台阶，向他招手示意。公爵横过街道，走到他的面前，也跨上了台阶。

“说到我啊，现在就算是看门的人也不知道我已经回家了。我刚才对看门的人说，我要去帕夫洛夫斯克了，我也是这么对我妈说的。”他微笑着，狡黠而且有些得意洋洋地说道，“咱们俩进去，没有人能听见的。”

他已经将钥匙拿到手上了。上楼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叮嘱公爵脚步要放轻点。他蹑手蹑脚地把自己的房门打开，先让公爵进去了，接着他小心谨慎地走在他的后边，顺手将房门上了锁，将钥匙放回到口袋里面。

“走吧。”他悄悄地说道。

早在翻砂街的人行道上时，他就开始低着嗓子说话了。尽管他从外表上看来十分镇静，然而他的内心却极度惊惧而且慌乱。在他们俩走进客厅里面并一直走近书房的时候，他走到窗子前面，向公爵招了招手让他过去，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今天上午，你按门铃来找我时，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我当时马上就想到是你来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听你和帕夫努捷耶芙娜说话，但是我早在天刚刚发亮的时候就吩咐过她了：如果

是你或者是你派的什么人过来，不管是谁过来敲我的门，无论怎样绝不允许说出我就呆在家里的事；尤其是假如你亲自跑过来找我，我对她说了你的名字。你后来出去之后，我蓦地念头一转：如果你此刻就站在那儿窥视我，或者是从街上向这边望，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走到这扇窗户前面，掀开窗帘，果然看见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睁大着双眼，盯着我……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公爵喘着气问。

“她……就在这里。”罗戈任似乎并不急着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道。

“她究竟在什么地方？”

罗戈任抬起眼睛，认真地看着公爵：

“走吧……”

他一直低着嗓子说话，而且还慢悠悠的，一点也不着急，依然同刚才那样一副沉思的样子，让人觉得奇怪。而且尽管他在讲掀起窗帘的事时神情很激动，但却像在讲另外的事一样。

他们走进了书房。这个房间里的布置和公爵上次到这里看到的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变动：整间房子横挂着一道绿色的花缎丝质的布帘，房间两边分别有一个出入口，从而将书房和放有罗戈任的床的内室分隔开。厚重的布帘垂着，入口也是关闭着的。只不过房间里黑黑的；彼得堡的夏天，白夜已经开始逐渐暗淡下来了，所以如果天上不是满月，在罗戈任这间遮着厚实的窗帘的昏暗的房子里面几乎什么也看不分明。的确是这样的，虽然还隐隐约约能分辨出是人的脸，但却已经模模糊糊了。罗戈任仍然苍白着脸；两眼凝神注视着公爵，闪烁着很亮很亮的光芒，但仿佛有些呆滞。

“就算你燃上一支蜡烛也好点吧？”公爵说道。

“不，不需要。”罗戈任回答道，他挽起公爵的手臂将他按在椅子上面；他自己挪过来一把椅子，在公爵对面坐下，差不多都

逼近得触到公爵的膝盖了。在他俩的中间稍微向外一点的地方放着一张圆形的小桌子。“你坐，先暂且坐一坐吧！”他说道，似乎在建议对方再多坐一会儿。俩人默默无言良久。“我早就料想到你会住在这家旅店里面，”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他有的时候常做的一样，在开始切入谈话的中心内容之前总是先谈论与话题没有直接联系的间接的琐事，“我走进了走廊里，想着：说不定此刻他正坐在那里等我，就如同我现在等待着他一样。你曾经往教师的妻子家里去了吧？”

“是的。”公爵的心剧烈地“怦怦”跳着，好不容易才吐出几个字来。

“我早就意识到这点了。我认为，肯定还是有些闲话要扯的……后来，我想：我把她领到这儿来过夜吧，那样今天的整个晚上我们都能够共处了……”

“罗戈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去哪儿了呢？”公爵蓦地压低了嗓音问，而且浑身颤抖着站起身来。罗戈任跟着也站了起来。

“在那儿。”他向布帘那边点了点头，同样压低着声音回答。

“她睡着了吗？”公爵悄悄地问。

罗戈任又和刚才一样认真地瞅了他一眼。

“还是过去看看吧！……但你……罢了，去吧！”

他掀开布帘，往一边站去，然后将脸转过来面对着公爵。

“请进吧！”他朝着布帘后面点点头，要求公爵先走进去。公爵就走了进去。

“这里漆黑漆黑的。”他说道。

“还可以看得清！”罗戈任嘟囔着。

“我只能隐隐瞧见……一张床。”

“再向前走一点吧。”罗戈任小声地提个建议。

公爵再往前走了一点，一步，两步，然后停下了脚步。他呆立在那儿凝视了约一、两分钟；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个人一声不吭、

默默地站在床铺的旁边;公爵的心在剧烈地跳着,似乎房间里那死一般的静寂中都能听见他的心跳声。只不过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因而能够将整个床铺瞧得清清楚楚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地睡着;没有一丝动静,也听不到一丝呼吸的声音。那个睡着的人盖着一条白色的被单,头被蒙得严严的。然而手脚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来;只是从凸起的外形来推测,这个人躺得直挺挺的。四周狼藉一片,床上、脚边、床边的沙发上、还有地板上,处处都是脱下的衣服,昂贵的白绸衣裙、鲜花和绸带。一颗摘下来的钻石被随随便便地抛在床头边的小桌上面,熠熠生辉。脚边是一些被揉成一团的花边,而在白色的花边和床单之间,现出一只裸露着的脚尖;这脚尖看起来就如同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一样,纹丝不动。公爵渐渐觉得他越盯着那里,房间里就愈加寂静沉默,让人觉得恐怖。突然间,一只从睡眠中醒过来的苍蝇嗡嗡嗡地叫起来,从床上飞过,停在床头,然后就不再吱声了。公爵哆嗦了一下。

“出去吧。”罗戈任碰了碰他的手臂。

他们两个人走出去后,又在刚才坐过的那两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俩人相对而坐,面面相觑。公爵还在颤栗着,而且越来越严重了,他死死地盯着罗戈任,一副疑惑的神情。

“我看得出你在颤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罗戈任最终张嘴说话了,“这情形与您以前生病的时候相差无几。您还记得起来,这样的情形曾在莫斯科发生过吗?也许和您以前的顽疾发作前的症状一样。现在我该把你怎么办呢?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公爵仔细地聆听着他说话,想尽力弄清楚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同时对他抛去询问的眼光。

“你干吗?”他点了点头,指着布帘,终于开口了。

“就是我……”罗戈任垂下了眼帘,轻轻地说。

两个人又不说话了,寂静中时间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因为，”罗戈任突然间又开始接着往下说，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将谈话打断过一样，“因为如果你现在又发病了，开始呼叫起来，那就有可能会被街上、院子里的人听见，他们猜到这屋子里有人在过夜，肯定会过来叩门进屋的……因为他们全都认为我没有呆在家里边。我甚至没点蜡烛，也就是为了防备有人从街上或者院子里看到光亮，这是由于向来我不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三、四天都没人进来打扫卫生。所以，为了咱俩在这儿过夜的事不被别人知道……”

“等一等吧，”公爵说，“上次我过来的时候，问过那位看门的人和老太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不是在这儿过夜呢？这就是说，他们早就了解这件事了。”

“你曾经问过他们，这事我听说了。我告诉过帕夫努捷耶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昨天来过了，但她当天就回到帕夫洛夫斯克了，但一共只在我这里停留了十分钟。他们没人知道她在这儿呆了一夜——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俩昨天就是这样偷偷地溜进来的，就和咱俩今天进来的情况一模一样。一路上我还担心，也许她不情愿偷偷地溜进来，——可根本就不是那样！她轻言细语而且蹑手蹑脚的，拎着裙子不让它发出窸窣声，走到楼梯上的时候，她甚至还对我伸出一个指头，告诫我别出声，——她一直担心你会找来。正是因为害怕，她在火车上就像彻底疯狂了一样，她是自愿来我这儿过夜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打算送她到那位教师的妻子家去，在她以前住过的那间套房里住一宿，——这怎么行得通呢！她说：‘如果住到那里，天一亮他就能找到我，你先将我藏一藏，明儿一清早就去莫斯科。’接着，她还打算到奥廖尔那儿去避一避。就算在临睡的那一刻她还一直念念不忘，说要往奥廖尔那儿去……”

“等一等；帕尔芬，现在你要怎么做呢？你准备怎么行动呢？”

“你一直在颤抖，我怀疑你又犯了老毛病。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住一宿，一起住一宿。这里只有那床被褥，除此之外别无他

物了，我想这样吧，拿下那两张长沙发椅上的坐垫和靠垫，放到这儿，并列着铺在布帘旁边，咱们一人一半，就一块儿睡下吧。因为如果有人进来了，稍稍查看一下，寻找一下，就会马上瞧见她，将她抬走。他们肯定会审问我的，我就承认这是我干下的，他们肯定会马上带走我。现在倒不如就让她躺在那儿，躺在咱们俩人的旁边，和你我挨在一起……”

“好的，好的！”公爵极力赞成。

“就是说，不去自首，也不让人将她抬走。”

“怎么也不让！绝对不让！”公爵态度坚决。

“我也是这个主意，绝对不让，兄弟，咱不将她交到任何人手中！咱们悄悄地过完今天一夜。今天，我只在一清早时出去过一小时，其余时间一直和她呆在一起。后来，在夜色快要降临的时候出去找你。天气太热了，只怕会有异味，我就担心这个。你是不是嗅到异味了？”

“大概是的，我不能确定。一定会在天亮之前产生异味的。”

“我用一块漆布，上好的美国漆布，替她盖着了，而且还加了层床单，放了四瓶日丹诺夫药水，都拧开盖了，现在也还在那儿呢。”

“和……在莫斯科的情形相同吗？”

“兄弟，怕变味呀。你知道她怎么样躺着的吗……明天天亮的时候，你一看就会明白的。你怎么搞的，竟站不起来了？”罗戈任见公爵不停地颤抖，以致站不稳身子，他有些担心又有些吃惊。

“腿不听话，”公爵咕哝着，“出于恐惧，我明白……恐惧过去后我会站起身来的。”

“等等，让我先为咱们铺上垫子，这样你就可以躺在上面了……我和你一起躺下吧……谛听……兄弟，因为我还不了解……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因而我先告诉你，让你快点洞悉一切……”

罗戈任含含混混地嘟囔着，同时开始动手铺垫子。很明显，说不定早在上午的时候他就已经自个儿计划好了铺床的事。昨儿晚上他是睡卧在沙发上的。只不过沙发容不下两个人并排睡着，但现在又非得铺在一起不可，因此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两只沙发上一大一小的垫子穿过整间房挪到布帘后面的入口，这样才算勉强将铺位安排妥当了。他来到公爵面前，神情激动地轻轻扶着他的臂膀，将他扶起来带到铺位前；公爵却已经能行动自如了，也就是说“恐惧已经消失了；”只不过他还是浑身颤栗着。

“兄弟，天气太热了，”罗戈任将公爵扶到左边那个稍好的垫子上躺下，自己枕着双手，衣服也没脱就在右边躺下，然后突然间发话了，“你也清楚，会变味的……我不敢将窗户打开；妈妈养了些盆花，花开得挺茂盛的，而且香味很醇，我准备将它们挪过来。但得提防着帕夫努捷耶芙娜，她一定能猜到，她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她的确是这样。”公爵表示同意。

“要不，去买些鲜花放在她的四周？不过我又觉得，朋友，将她放在鲜花里面岂不是太令人惋惜了！”

“我说……”公爵问着，好像一片茫然，又像在考虑到底该提什么问题，还像顷刻间将刚刚想好的问题给遗忘了一样，“我说，你告诉我吧！你是怎么杀死她的？是用刀吗？就是那一把？”

“是的。”

“别着急！帕尔芬，我还有话要问……我还有许多的话要问，有关此事的所有情况……但你最好让我知道：你在我的婚礼之前，在举行婚礼之前，就想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刀子将她杀死吗？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也说不清是不是想过……”罗戈任答得干巴巴的，就像惊讶于他的问话，甚至一副不知所以的模样。

“你从来就没带那把刀去帕夫洛夫斯克吗？”

“从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只能透露一点和那把刀有

关的信息，”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补充道，“今天早上三点多，我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那把刀，它就一直夹在我那本书里……而且……我深感诧异：这刀似乎就只刺进了一俄寸半……顶多两俄寸……就在左边的胸口上……一共也只流了约半汤匙血到衬衣上；再就没流过了……”

“这，这，这，”公爵一下子立起身，神情激动，“我知道这个，我读过这个的……这叫内出血……而且一滴血都不流也有可能。假如正好刺中心脏……”

“等一下，听见没有？”罗戈任蓦然截断他的话，恐惧地从垫子上坐起来，“听见了吗？”

“没听见！”公爵两眼瞪着罗戈任迅速地说道，那神情也是一样的恐惧惊慌。

“有人！你听到了吗？在客厅里面……”

俩人开始聆听。

“听到了。”公爵悄悄地做了肯定的回答。

“是有人吧？”

“有！”

“门要不要插上？”

“插吧……”

门被插上之后，两个人重新躺下来了，良久，仍然一声不吭。

“噢，这就是了！”公爵突然间又低声地说话了，就像刚才那样激动而又迅速地说着，似乎刚捕捉到了自己的念头，害怕眨眼之间它就溜掉了，而且他还一下子从床铺上坐起来，“这就是了……我想得到……那副牌！牌……我听别人说你经常和她一起玩牌？”

“对。”罗戈任有一会儿没吱声。

“在什么地方……那牌？”

“就在这里……”罗戈任在又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吭声之后，再接着说道，“给吧……”

他将一副玩过了的、外面裹着一围纸的扑克牌从衣服口袋里取出来，送到公爵手中。公爵带着仿佛有点迷惑的样子接过扑克牌。他的心被一种新的感伤和痛苦压抑着；蓦然间他恍然大悟，现在还有早在很久以前，他所说的话一直以来都不该说，所做的事也不该做，而这副纸牌，此刻在他手中的，令他如此欣慰的纸牌，现在也是对他没有一点用处了。他站了起来，沮丧地拍了一下手。罗戈任依然躺着，纹丝不动，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他那显示出内心绝望的举动；然而他的眼睛却圆睁着，一眨不眨，在黑暗中发着明亮的光芒。公爵坐到椅上，神情恐惧地望着他。半小时左右过去了；罗戈任一下子高声大气地、断断续续地开口了，又是叫嚷又是狂笑，似乎已经忘了应该避免大声说话：

“那位军官，那位军官……你还有印象吗，她在音乐会上是怎样使劲地掴那个军官耳光的，你还回忆得起来吗，哈哈！还是个士官生呢……士官生……这位士官生蹦出来……”

公爵心头又涌上一种新的害怕，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罗戈任静下来了（只一刹那间他就宁静了），公爵悄悄地朝他弯下身，在他旁边坐下，注视着他。公爵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甚至在喘着粗气。罗戈任并没有转过身子面对他，竟像忘了他的存在一样。公爵凝视着、等待着；时间偷偷地溜走了，天已经发白了。偶尔有几次，罗戈任蓦然间开始高声地、刺耳的语无伦次地咕哝些莫名其妙的话；有时则大叫大嚷并且狂笑不已；每当那种时刻，公爵总是伸出自己颤抖着的手，轻轻地碰一碰他的脑袋、头发，抚摸着它们，抚摸着他的脸……他只能干这些了，别无良策。他又开始全身颤抖了，他的两条腿又似乎一下子动都动不了啦。他的心倍受折磨，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一种毫无尽头的苦闷。天色这时已经大亮了；终于，他仿佛已经彻底地疲倦而且绝望了，躺倒在垫子上面；他的脸紧紧地贴在罗戈任惨白惨白的、毫无反应的脸上；他的眼眶里流出了泪水，流到罗戈任的腮上，只不过，他大概在那一刻已经觉察不到自己在流泪，已经对所有的这一类

事情都毫无知觉了……

至少也是在好几个小时之后，门开了，有人进屋了，他们看到凶手已经彻底晕过去了，还发着烧。公爵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的垫子上，每次病人开始大叫或者胡言乱语时，他就赶紧用颤抖着的手去抚摸他的头发和脸，似乎在爱抚他、哄着他一样。然而，公爵已经一点也意识不到别人在对他提什么问题，也已经认不出走进来的和围在他身边的人。如果施奈德此时从瑞士跑过来，亲眼看看自己的这个过去的学生和病人，他肯定会回忆起公爵在瑞士治病的前一年时常发生的症状，此刻的他肯定会像那时一样，扬扬手说声："白痴！"

十二　结束语

教师的妻子乘车赶至帕夫洛夫斯克，径直去找从昨天起就心神不安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她，她简直都吓得不行了。很快，两个女人决定联络列别杰夫，以他房东兼房客的朋友的身份，只怕也该惶恐不已了。薇拉·列别杰娅对她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一切。顺从列别杰夫建议，他们三人准备赶往彼得堡以免发生"极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罗戈任的住宅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被打开了，警方人员、列别杰夫、那两个女人以及住在罗戈任房间旁边的他的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罗戈任都到场了。管理院子的人提供了对案件进展最有作用的证词，他昨儿晚上发现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和一个客人一起从台阶上走进房间，而且俩人鬼鬼祟祟的。这个证词消除了一切既存的疑问，警方人员破门而入了。

罗戈任熬过了两个月之久的脑炎，病好之后，他接受了审讯。他承认了一切，并提出了最确凿无疑和最肯定的证词，所以

从开始起就没有对公爵提出诉讼。罗戈任在整个受审过程中始终三缄其口。他和那个精明能干、辩才极佳的律师之间并无嫌隙，律师证明他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脑炎，而被告因悲伤过度在犯罪前很长时间就早已患上了这种病，他的发言既明析又严密。只不过罗戈任自己并没有为证实这一点而加上任何说明，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准确无误地描绘了事情发生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出于对他可以从轻判刑的考虑，他得到了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五年的判决。他冷漠地沉默着、“沉思着”听完了判决。他的所有的巨额财产，除开早期他酗酒而浪费掉的极微小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都到了他的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手上，使他窃喜不已。罗戈任老太太依然还活着，时不时地仿佛回忆起了她钟爱的儿子帕尔芬，只不过模模糊糊的：上帝对她施加了援救，让她的心神意识不到这个阴森森的家中所遭遇的灾难。

列别杰夫、凯勒尔、加尼亚、普季岑以及这本书中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还是如同过去那样生存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差不多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事情拿来交待。伊波利特在激动过分的情形中比人们想像中要早离开人间，那是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死了两星期之后。科利亚惊诧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和他的妈妈彻底和好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了他的儿子总是显出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沉思而担忧着；说不定，他会逐渐成为一个好人的。顺便提一提，公爵的命运后来有了一定的安排，这部分源于他的努力：他最近一段时间结识了不少人，其中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显得别具一格，他看出了这点；他第一个就找到了他的头上，将他所了解到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告知，同时也描述了一下公爵当时的境况。他没弄错：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倾注他最大的热情插手于这个可怜的“白痴”的命运，公爵因他的费心和操劳又回到了国外施奈德的诊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自己也出国了，他准备在欧洲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他公开宣称自己“完完全全是俄罗斯的多余人”。他频繁

地去探望那个在施奈德的地方治疗的生病的朋友，最起码也是几个月去一次；然而施奈德却愈来愈紧锁眉头而且一再摇头了；他暗示公爵大脑里的器官已经彻底地被损害了，他甚至毫不隐藏地做出一点也不抱希望的暗示，虽然他并没有断言说这是不治之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非常牵挂着这件事，他极有心，举事实来证明：他常常会接到科利亚的信，有时还会自己跑回来。另外，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令人奇怪的特点；也正因为这个特点是美好的，我想一吐为快。每次拜访了施奈德后，他除了写信给科利亚外，另外也还给一个在彼得堡的人写信，用最详细最同情的笔触描绘公爵当时的病体情况。除了毕恭毕敬地表达个人的忠实外，偶尔（甚至越来越频繁），一些坦诚地表达看法和感情的文字出现在这些信之中——一句话，某种和友好与亲密相似的感情逐渐显露出来。这个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通信（尽管很少），而且赢得了他那种关怀和尊敬的人就是薇拉·列别杰娅。这样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无论怎样也无法得知；当然啦，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关系，无非是因为公爵的那段故事，另外薇拉·列夫杰娅十分悲痛竟卧床不起，然而他们俩究竟是如何相识进而交好的，——我们就打听不出了。我们着意提起这几封信的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几封信谈及了叶潘钦家，特别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近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从巴黎寄来一封字迹十分潦草的信，信中告知她对一位流亡国外的波兰籍伯爵产生了特别的好感，没过多久就嫁给了他，虽然她的父母亲不赞同，然而最终毕竟还是点头答应了，而他们答应的原因，只不过是怕因不赞成而有闹得天下大乱的可能性。后来，经过半年左右的沉默以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寄来了一封长信，十分详尽地告知自己的女友，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去瑞士拜访施奈德教授了，他竟然在那里和叶潘钦一家人（当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由于太忙了而滞留在彼得堡除外）以及希公爵相逢了。这次相遇的情景怪怪的：她们见到叶夫根尼·帕夫洛

维奇后，仿佛十分喜悦；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不知凭什么竟觉得她们最起码也应该对他致以谢意，感谢他“像个天使般的对可怜的公爵予以关怀照顾”。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触及公爵生病的那副落魄样子，竟悲从心起，哭了起来。这样看来，他的一切都得到了原谅。希公爵借此机会摆了几句很明理又很聪明的大道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认为，他同阿杰莱达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心意相通，只不过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脾气急躁的阿杰莱达最终会在将来完完全全地、心悦诚服地自愿服从于希公爵的聪明和阅历。而且，她家的所有不幸也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阿格拉娅与那位波兰籍流亡伯爵发生的事。她们家为了大局而勉强同意让阿格拉娅嫁给那位伯爵时，大家都捏了一把汗，所担忧的一切，在半年的时间内一一发生了，甚至还搭上了一系列的让人始料不及的、甚至是连想都不曾去想的事情。原来，这位伯爵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伯爵，就算是流亡者吧，其来历也令人生疑，形迹也暧昧不清。他迷惑了阿格拉娅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十分崇高的心，痛苦地怀念着他的祖国，他竟然能让阿格拉娅痴迷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她还没有正式嫁给她之前，就成为了某个波兰复兴海外委员会的成员。另外，她还走进了一位十分有名的天主教神父的忏悔室里，而且竟然被那个神父弄得神情恍惚。听说，这位伯爵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他还曾经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希公爵出示了与这笔财富有关的材料，材料看来差不多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最后却是竹篮打水。另外，结婚之后才过半年，这位伯爵就和他的朋友（即那位听取人们忏悔的有名的神父），已经让阿格拉娅和她的家里人彻底闹翻了，所以已经有几个月了，她们根本就再没见过她……

总之，原本应该是有满肚子的话要倾诉的，然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他的二位小姐，而且还有希公爵，却被这整个“可怕的手段”吓倒了，吓得他们在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

奇交谈时都对某些事不敢触及，虽然他们心里明白，就算他们口里不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是清清楚楚地了解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最近以来所干的糊涂事。可怜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芙娜一心一意只想回俄国，而且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证明，她曾经很气愤而且颇为偏激地对他指责过国外的一切："无论在什么地方，连像模像样地烤个面包都不能够。一到冬天，就如同地洞中的老鼠一样，只有受冻的份。"她说道，"不管怎样在这里总算见到了这个不幸的人，我总算能像俄国人一样扯开喉咙大哭一场了。"她神情激动地指着已经一点也认不出她来的公爵，补充了一句。"别糊涂了，现在已到了想想事情的时候了。这所有的一切，整个国外，还有你们的整个欧洲，这一切都只是痴心妄想，我们这些人漂流海外，身处异乡，也只是个幻想罢了……记着我说的吧，您会目睹这一切的！"她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告别的时候，差不多是愤愤然地总结出上面的观点。